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七七冊目次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二）（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〇〇一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二）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一

皇王部十六

後漢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孝殤皇帝
恭宗孝安皇帝　少帝北鄉侯

顯宗孝明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爵爲王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爲宜承先序建武十七年十月廢郭皇后陰貴人爲皇后以上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畧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平二年二月世祖崩皇后太子即位永平二年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射禮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甲子上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覽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三年十月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觀行部署不用輦甲夜讀衆書乙夜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五年十月上幸鄴櫛趙王會鄴賜錢百萬八年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手書赦令尚書僕射侍節詔三公十年閏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至復祠於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娱嘉賓至頃勞饗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被野十三年二月上耕籍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生非太公子亦非文王也十五年二月東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子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説經幸東平王宫上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聖皇子與馬悉賦予之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内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是夜上夢見先帝太后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上陵百官胡客悉會太常丞上言陵樹華有甘露上令百官採甘露受賜畢罷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音簾）中物流涕勑易奩中脂澤粧具自帝即位尊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豫政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於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之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豫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於王善節約謙儉如此八月帝崩于東宫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日而祠祫祭於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删定擬議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内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計

又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鋭上頳赤色有似於堯上曰赤色名之曰陽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吴季子陽對曰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曰少推誠對師傅無以易其辭

華嶠後漢書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崧崧
走入牀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赦之
又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帝尤任文法物攬威柄權不借
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植斷獄號居前世
之十二中興已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懇
切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薛瑩漢記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聽九之德著矣及臨萬
機約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
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
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潛夫論曰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

蠲其制
後漢書曰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
侯與政館陶公主(帝姊)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
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
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後漢書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
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
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
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肅宗孝章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章皇帝諱炟孝明皇帝太子永平三年二
月以皇子立爲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
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

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
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於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永平十
八年孝明皇帝崩帝即位
范曄後漢書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明選舉進柔良退
貪猾順時令理冤獄又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四年
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
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帝
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又立京
氏易至建武中復置嚴氏顏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
所以扶進微學廣道蓺也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杜在其中矣戴漢並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
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魏應承制問侍
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

虎議奏(今白虎通也)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人有產子者復勿筭
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
爲令又詔三公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
其令有司罪非殊死勿案驗章和元年八月南巡狩幸梁
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二年正月帝崩於章德前殿在位
十三年時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葬敬
陵廟曰肅宗論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
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奉承明
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
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群后德讓
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東觀漢記序曰孝章帝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
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寬靜

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兹四徳以繼祖考
目下百僚力誦聖徳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
以累日月之光
袁山松後漢書曰孝章皇帝弘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
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
賢君矣
薛瑩漢記賛曰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
于兄弟息省傜賦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
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並集不可勝載考
之圖籍有微云爾
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祕
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家
三輔決録注曰何敞字文高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
有刻鏤屏風爲帝張設詔命侍中黄香銘之曰古典務農
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敞懼禮賢命士敢脩徳化

穆宗孝和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
早薨上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明寛和篤仁孝章猶是
深珎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歳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尚
書遂兼覧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
帝崩太子即位永元三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四年六月大
將軍竇憲潛圖弑逆幸北宫詔收捕憲黨使謁者收憲大
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五年正月宗祀
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宫果
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收捕不收其税十二年
春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覧書林閲
篇籍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外憂庶績
内勤經埶首左右近目皆誦詩書徳教在寛仁恕並洽是
以黎元寧康方國協和貞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
故靡得而記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于章徳前殿在位十
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東觀漢記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
艾動式舊典宫無嬪嬙鄭衛之讌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
履玄徳虚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後漢書曰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
卿極言得失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
騰險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
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
人之本其勑令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續漢書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横之權即昭帝幾上
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懃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
稽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虚妄抑而不
宣云爾
范曄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
存不擾是以齊民歳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
都護西指則通譯四方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
懐來自有數也

孝殤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
十生者輙夭故殤帝養於民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是
日倉卒殤帝時生百餘日乃立以爲皇太子其夜即位尊
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繦褓太后臨朝延平元年八月

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又曰孝殤繈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
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臨朝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恭宗孝安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安皇帝諱祜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
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
赤蛇嘉應照耀於室內盤紆殿屋牀第之間孝王常異之
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
在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即
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於清河邸欲為儲副殤帝崩
以王青蓋迎齋中殿中拜為長安侯乃即帝位謙讓恪懃
孜孜經學志在供養委政長樂宮永初元年十一月上始講
尚書敎於典藝三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延光四年三月帝

崩于葉縣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飲食百官
鼓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宮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
京樊豐等共興偽詐不欲令群臣知上道崩欲偽道得病
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証罔靈祇以士為存
其夕發喪羣寮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
陵
范曄後漢書論曰孝安皇帝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
損徹膳服克念治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
成陵弊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荅天眚詩
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薛瑩漢書贊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
佞邪始進閹宦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
姦黨摇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典略曰安帝永初元年以災故免司空尹勤凡以災冦故
輙免三公多以鄉為之或再三退而還復其故桓靈又甚
自此始也

少帝北鄉侯

續漢書曰安帝崩太子前廢後無繼子皇后與兄閻顯謀
以北鄉侯犢為帝嗣三月立北鄉侯皇太后臨朝十月辛
亥北鄉侯薨顯及江京等徵濟北河間王子欲以為嗣中
黃門孫程王康等十九人共計京等迎立濟陰王
皇德傳曰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十月北鄉侯薨以王禮
葬未即帝位不成君故以王禮葬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一

後漢敬宗孝順皇帝　孝沖皇帝
孝質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孝靈皇帝　廢帝弘農王　孝獻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順皇帝諱保孝安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愨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愬京懼有後害遂共構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王廢黜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食粥北鄉侯薨車騎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今用怨人白閻太后後徵諸王子閉門發兵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以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鍾下即皇帝位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建康元年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陵廟曰敬宗

續漢書曰帝爲太子四歲避疾當阿母王聖弟新治乳母王男廚監邴吉以爲犯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誣諸男吉皆物故太子思慕男等數爲之歎息聖永懼有後害遂與京豐等共構太子坐廢爲王

孝沖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沖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永熹元年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懷陵

帝王世紀曰孝沖皇帝即位一年年三歲

孝質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之曾孫也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於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即皇帝位本初元年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歲葬靜陵

漢晉春秋曰帝初年幼小聞梁冀專權於天下每朝出輒目之曰此跋扈將軍冀聞而大懼遂陰行鴆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問病帝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不可語未絕而崩

威宗孝桓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母曰匽明諳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於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太初元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冀定策於禁中迎帝即位時年十五改元建和元年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橫爲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於是封超等爲五侯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名臣少府李膺等並爲閹人所譖誣爲黨人下獄死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薛瑩漢記贊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群妖滿側姦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

漸積遠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於天地有
與立焉不數世淫不能斃也信矣

孝靈皇帝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章帝玄孫河間孝王曾孫解瀆
亭侯淑之孫萇之子也母曰董姬萇薨上襲爵為侯永康
元年十二月桓帝崩先是數有皇子夭昏不遂太后與父
竇武定策禁中建寧元年正月徵到止夏門亭以王青蓋
車迎入于殿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四年正月帝加元服光
和元年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引後試能為尺牘
辭賦及以工書鳥篆相課試至千人皆尺一勑州郡三公
舉用辟召或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侯賜爵四年於後
宮與官人為列肆販賣使相偷盜爭鬬上臨視以為樂又
於西園令狗帶綬著進賢冠中平元年初賣官自關內侯

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二年收天下田畝十錢以
治宮殿發太原河東豫道林木黃門常侍斷截州郡送林
文石掌主吏譴呵不中退賣之貴戚因緣賤買十倍入官
其貴戚所入者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調
發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錢大郡至二千万諸詔
所徵皆令西園騶密約勑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財賂
天下騷動起為盜賊矣是歲又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
藏別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間買田業起弟觀
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官家曾無私錢故
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万又云張常侍是
我翁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專朝日益奢僭無度各起
弟宅擬則宮室上嘗登永安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臺
見居處樓殿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
則百姓虛自後遂不復登臺榭矣四年又賣關內侯假
金紫入錢五百萬六年四月帝崩于嘉德殿在位二十二
年時年三十四葬文陵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帳胡床胡飯胡箜篌胡笛胡
儛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其後董卓多縱胡兵虜掠夜發掘
園陵帝又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
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效至相謀奪驢價與馬齊
獻帝春秋曰初黃巾賊起靈帝建九重華蓋自稱無上將
軍身被介冑講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錢猶五銖而有四道
連於邊輪百姓　有識者以為妖徵竊言新錢有四道京
城將壞而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言
華嶠漢記贊曰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
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姦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

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祇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
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於
皁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摧仆忠賢佞諛在側
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於下位遂至姦邪
蜂起法防隳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帶城邑大者連
州郡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
即世則禍釁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
夏使京室為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典略曰建寧二年帝年時十三歲宦官用事排疾士人熹
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義五十章光和五年帝幸太學自
就石碑作賦

廢帝弘農王

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

正名養子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後漢書曰中平六年四月丙辰靈帝崩于南宮嘉德殿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太后臨朝八月中常侍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偽司隸校尉樊陵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劫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之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還宮九月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英雄記曰董卓在顯陽苑請官僚共議欲有廢立謂袁紹曰劉氏之種不足復遺袁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恐衆不從公議卓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紹請立

觀之橫刀長揖而去坐中皆驚愕時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之卓於是遂策廢皇太后遷之永安宮其夜崩廢皇帝史侯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皇帝卓聞東方州郡謀欲舉兵恐其以弘農王為主乃置王閣上薦之以棘召王太傅責問之曰弘農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太醫致藥即日弘農王及妃唐氏皆薨。袁山松後漢書曰董卓使弘農郎中令李孝儒進鴆於弘農王曰服此辟惡王曰此必是毒也弗肯飲强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共飲酒王自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棄爾兮適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坐者噓欷不自勝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復為吏民妻也行矣自愛從此長辭遂飲死

孝獻皇帝

續漢書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少子也母曰王美人何皇后妬而害之靈帝母永樂太后董氏收養焉故號董侯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太子辯即尊位年幼皇太后詔封上為渤海王七月徙封陳留王九月董卓廢天子立陳留王是日即皇帝位年九歲董卓秉政初平元年二月天子自雒陽還都長安興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二年十月上自長安東還建安元年七月至雒陽八月上自雒陽遷都於許二十五年十月上禪位於魏魏王即帝位封上為山陽公青龍二年三月薨以天子禮葬禪陵

獻帝春秋曰袁紹將兵入宮誅諸黃門張讓等逼迫以天一詔開大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有螢火照道到盟津河上傳國六璽不及自隨百僚分散唯河南中部

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比曉到河上天子飢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讓曰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輦還宮時董卓適至中顯陽苑聞帝當至率兵迎帝於北邙帝見卓兵擁衆自勝群公曰有詔卻兵卓曰公為大臣不能匡輔國朝至令幼主蒙塵播越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帝幸北宮改年號曰昭寧於閣上得六璽失傳國璽又曰興平元年蝗虫起百姓飢穀一斛五六萬錢帝勑主者盡賣廐馬二百餘疋及御府雜繒二萬疋賜公卿已下及貧民車騎將軍李傕不聽盡取以置其邸李傕郭汜有隙傕使兄子副車中郎將李暹勒兵數千繞宮使虎賁王曹等三百人以軺車三乘載帝及伏后李傕營又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移御府諸署繒綵珍寶上方在廐車馬乘

輿器物盡置其邸放兵燒府庫及居民被害者不可勝數
五月或欲轉乘輿幸黄白城帝不肯司徒趙温以帝當東
歸而傕等方亂以忠節責傕傕怒欲斬温傕從弟上軍校
尉維故温掾請諫乃止於是開温與帝同門設反關校尉
以監察之十一月車駕東幸到黄巷亭庚午乘輿到弘農
張濟欲與董承楊奉交質而留乘輿承奉不肯白帝東行
到澗中濟郭汜放兵欲留車駕承奉力戰乘輿得過公卿
婦女衣服悉見斂奪未解帶便斫刺寒凍死者不可勝計
天子得過路次曹陽乘輿到安邑十二月使侍中史跱里直
初太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還宮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
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皆諾安邑建安元年七月乘輿到洛
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舍百官披荆棘依故丘墟間侍郎
以下皆出莽采四方州郡各擁強兵莫有至者曹操白帝

遷都許庚申車駕出洛轘轅而東陽奉韓暹引軍追之輕
騎既至曹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峽中大敗之九月車駕
到許幸曹操營設有司營宗廟社稷自帝西遷朝廷傾覆
王制節度於是始建
漢晉陽秋曰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
舊恩戚議郎趙彦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
内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
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
輔兵入朝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
敢復朝請
袁山松後漢書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萍
流蓬轉嶮岨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
而神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終至

階天遂力制群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廻山
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
所乘不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鉤者誅
竊國者爲諸侯之門仁義在焉信矣
范曄後漢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
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斯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
山陽其何誅焉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二

魏太祖武皇帝
文皇帝

魏太祖武皇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名操字孟德漢相國叅之後（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也）祖騰漢桓帝時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九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

整肅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兗州刺史劉岱渤海太守袁紹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董卓聞兵起乃從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皐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去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楊州募兵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青州黃巾眾百餘萬人兗州劉岱欲擊之鮑信諫岱不從遂與戰果為賊所殺信乃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追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天子拜太祖兗州牧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於曹陽渡河幸安邑太祖軍臨武迎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時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

追乃縱奇兵出夾攻大破之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何以策賊必破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以是知勝矣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為吾奉也張繡率眾降公軍官渡劉備殺徐州刺史曹冑舉兵屯沛五年公自征備諸將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棄之東若何公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破備備奔紹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公於是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從之遂擊破斬良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公縱奇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悉擒

紹軍大震八月紹連營稍前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
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
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臨官渡
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
天之大機也公與紹相距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
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
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
紹軍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
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
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
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稍近
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
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破瓊等吾
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
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
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
人書皆焚之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小子尚代譚自號
車騎將軍屯黎陽秋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攻其
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
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
勸公許之公乃引軍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公北
乃釋平原還鄴公進軍攻鄴尚懼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
尚夜遁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鄴
定公臨祠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之
雜繒絮廩食之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
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

奔固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
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公入平原略定諸縣攻譚
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
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三郡烏丸
承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初袁紹皆立其酋豪
西單于蹋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
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孤水名平虜渠引軍出盧龍塞
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
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
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登白
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
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
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初遼東太
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
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公引軍自
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
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
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關中諸將疑公欲自襲馬超遂與
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及公西征之與超夾關爲軍乃與
剋日會戰先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
成宜李堪等超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天子命公贊
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加蕭何故事使御史大夫郗
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
爲貴人又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又命公承制封拜諸
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
凡六等以賞軍功又進公爵爲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

歸王崩于洛陽時年六十六謚曰武葬高陵
又曰漢桓帝時有黄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商𠨧善天文
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破
袁紹之歲凡五十年天下莫敵矣
魏書曰漢末太祖拒董卓命歸鄉里過故人成皐吕伯奢
伯奢不在其子八人備賓主之禮太祖自以背卓聞其食
器聲以爲圖已夜殺八人而去既而歎曰寧我負人無人
負我
又曰太祖自御海内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
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
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
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
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

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中皆佐命立
功列於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
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
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
才力絶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
十三頭及造作宫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
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宫不衣錦繡侍御履不二綵帷帳
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温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
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恡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
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
而無益俗又過之故豫自爲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
帝王世紀曰黄初元年追尊號謚曰武皇帝廟號曰太祖
曹瞞傳曰操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
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
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而口皃如故
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
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
操於是益得肆意及爲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
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
殺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黄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
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
操故遷爲頓丘令操爲人輕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
但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盤囊以盛手巾細物時
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
悅大笑至以頭投杯案中餚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
然持法峻刻諸將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

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輙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嘗
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
以相付時操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
義罰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
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刀割髮以置地
世語曰魏武將見匈奴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
代當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
荅曰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馳
追殺此使
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
草書而太祖亞焉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眞
郭凱等善圍棊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
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他甘陵甘始陽城郤儉無

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以多飲鴆酒
世說曰魏武帝嘗過曹娥碑不解楊脩讀碑背上題云黄絹幼婦外孫齏臼魏武謂脩曰卿解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黄絹色絲也於字為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絶妙好辭武帝亦記之與脩言同帝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較三十里
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運而遞昌貴賤廢興莫非天命故龍顔日角顯帝王之符電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昔漢室三分羣雄並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

武之姿常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觀沉溺而不拯視顛覆而不持乖徇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黄星之應久彰五十啓期真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文皇帝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十月升壇即祚改延康為黄初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荆州孫權領牧故也荆州江北諸郡為郢州權破劉備於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孫權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七年春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還洛陽宮五月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劒州舉茂才不行
又曰文帝初在東宮氣疫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歎與素所善者大理王朗書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吳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

還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巾角撇棊
典論曰初平之元年董卓弑帝鴆后盪覆王室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教余乘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十歲乘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乎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夕體倦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獻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弟同獵於鄴西終日獲麞鹿九雉兔二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

使搞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息笑曰乃爾余曰射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胸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俱拊手曰善余又好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雖好書籍縱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學則思專長則忌於長大而能勉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四　皇王部十九

魏烈祖明皇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烈祖明皇帝

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于廟門之外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幸陂觀龍於是改元為青龍摩陂為龍陂二年三月山陽公薨素服發哀使持節典護喪追謚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秋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群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必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景初元年泰山茌縣言黃龍見[illegible]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定曆改年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太白之旗改太和曆為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曆數之序二年十二月帝寢疾不豫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卧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

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矣宣王頓首流涕即日
帝崩于嘉福殿年三十六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
爾三世矣每朝讌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
特留心於法理容止可觀望之儼恪即位之後容受直言
聽受吏民士卒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
猶覽省究意無厭倦
又曰青龍三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
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
立八坊諸才人以次第序處其中貴人夫人已上轉南附
焉其秩名擬百官之數帝常遊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
附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分當畫可自
貴人已下至尚保及給掖庭洒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

引穀水過九龍前王井綺闌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
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
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外罘罳思音太子舍人
張茂以吴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
賜與无度帑藏空竭乃上書諫之
魏氏春秋曰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
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位處之政自已出而
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摧戮也其君人之量
如此之偉然不思建德垂風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
社稷無衛悲夫
魏略曰明帝欲平北邙令登臺見孟津辛毗諫曰若九河
溢涌洪水爲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末傳曰初帝爲平原王母甄后如文帝殺之故不立爲

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詔明帝射鹿子明
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
箭以此深奇之而建樹之意定矣

廢帝齊王芳

魏志曰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
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也青龍三年立
爲齊王景初三年正月明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是月即
皇帝位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
示百僚帝加元服賜群臣各有差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
廢帝以聞皇太后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
躭淫內寵沉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延六宮家人留
止內房毀人倫之叙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叙奉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是日遷居

別宮時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之重
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
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
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令太將軍意已成又勒兵在外以
備非常但當從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
所說芝曰何可見耶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御
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懽又遣使者授齊王
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
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
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
之季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
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太

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以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公年四十三太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廢帝高貴鄉公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立公十月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丙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荅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

后是日即皇帝位百僚陪位者欣欣焉甘露元年夏四月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庖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納雲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庖犧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庖犧氏作乎俊不能荅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耶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文質折中裁之聖思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施報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教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耶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側其原逌等主者宣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

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甘露元年二月帝讌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岢有立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漢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優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復困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

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爾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漢晉陽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

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板投地曰行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沉業奔走告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揮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旗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帝王世紀曰高貴鄉公爲太子舍人成濟所害年二十以公禮葬之

陳留王

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入于洛陽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景元四年詔伐蜀命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蹴討若擒姜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所至輒克十一月蜀主劉禪降巴蜀皆平咸熙二年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八月相國晉王薨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十二月禪位于晉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在位六年

帝王世紀曰陳留王即位禪晉封陳留王就國治鄴奉魏

宗祀魏世譜曰晉封帝爲陳留王年二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魏志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嫡若嫡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肆忿自陷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五

皇王部二十

西晉宣帝

晉書曰宣帝諱懿字仲達河内温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尅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楚漢間司馬卬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殷王都河内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有知人鑒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尚書清河

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遷黄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吴質朱鑠號爲四友遷爲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而食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綱紀喪事内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魏文受漢禪以帝爲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黄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吴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大將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録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爲榮乃爲分憂耳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吴命帝居守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留帝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群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張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于宛加督

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吴固蜀潛圖中國帝以書諭之達得書大喜猶與不决帝乃潛軍進討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悦附焉時邊郡新附民無名户魏朝欲知隱實爲帝朝于京師天子訪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爲先對曰吴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先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illegible]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

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眞伐蜀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遂進軍隃（城未）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誘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帝攻之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勞軍增封邑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音眉）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將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

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遂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音己）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千餘人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　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尅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唯明者能深度彼我乃能豫有所割棄此非其

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勑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揔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鋭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攻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

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賊恃水樵採自若朝廷聞師遇雨咸謂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鈎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尅日送任而守者日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斬于梁（渼又作）水上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齊王即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九年春三月黄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一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帝疾篤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潜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荆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侍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能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尔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

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弟兄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表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内踈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

帝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群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黄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黄門令罷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

天子幸許昌傳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以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今古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黄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二月天子以帝爲丞相增封八縣邑二萬户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三年天子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冊命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固讓不受六月帝寢疾八月崩于京師

時年七十三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虞預晉書曰上雖服膺文藝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值魏氏短祚內外多難謀而鮮過舉必獨克知人拔善顯外反陋王基鄧艾周泰賈越之徒皆起自寒門而著績於朝經略之才可謂遠矣

異苑曰晉宣帝誅王陵後寢疾曰見陵過帝呼曰彥雲彥雲陵字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為祟以日遂薨初陵既被執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及永嘉之亂有覡見帝涕泗云家國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玄以時望被戮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六

皇王部二十一

西晉景帝　文皇帝
世祖武皇帝

景帝

晉書曰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為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知之也將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其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凡入黃門監蘇鑠[illegible]奴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羕以車迎豐見迫隨羕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姧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糺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帝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惰情舉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

聽王振之音詩云示人不恌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
顒顒式仰癸巳天子詔登位相國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
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帝固辭相國二年春正月有
彗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
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
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眾六萬渡
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
肅及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
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萬兵大會于陳許之
郊甲申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
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之帝深壁高壘以
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淮南將士本無反

志且儉欽欲蹈縱橫之跡習秦儀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
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
敗困獸思鬬速戰便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
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
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
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
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
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進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
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
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
走矣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
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
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

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城儉聞欽敗棄眾宵遁淮南安風津
都尉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
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六軍大恐蒙之以被痛
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
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廟
稱世宗

文皇帝

晉書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皇帝母弟魏景初二年封新
城鄉侯正元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
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
之伐蜀也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
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以據險
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還

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眾
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
高都侯邑二千戶毋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
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
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
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劍履上殿固辭不受甘露元年春加
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九
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劍履上殿又不受秋八月庚申加
假黃鉞增封三縣二年夏六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
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為質於吳以請
救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
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秋七

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
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城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
中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因命合圍三年春
正月諸葛誕文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内
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欽計事於誕忤誕手刃殺欽
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
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
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令改丘頭為武
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
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為晉公加
九錫進位相國九讓乃止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既以帝
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
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

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黄素詔
示之戒嚴俟旦沈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
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
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
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僚謀故
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定于曲室謂曰玄
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唯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
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
之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二年秋
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
公茅土九錫固辭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弓甲
貂皮等天子命歸于大將軍府四年夏帝將伐蜀徵四方之
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

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絶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
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
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
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
太守楊欣趣其後鍾會分為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
含於樂城又使部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
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頎追敗維於強川維
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劍閣鍾會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諸侯
獻捷交至詔加九錫帝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
陰平踰絶險至于江由破蜀將葛瞻於綿竹斬瞻首傳道
進軍雒縣劉禪降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於是上節
傳去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之號焉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
帝奉天子西征至于長安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

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景辰
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進爵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冬十
月景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二年五月
天子命晃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
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
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
之號皆如帝者之儀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時年五十
五葬崇陽陵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世祖武皇帝

晉書曰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沉深
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
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
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為世子拜撫軍

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旣宣皇之嫡早世
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
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帝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
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
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咸熙二年
五月立爲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
位十一月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是時晉德旣
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冲奉策
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
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玆厥後
天又輯(音集)大命于漢火德旣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
四代之明顯我弗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弼我
皇家勳德光于四海格于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

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
以敬授爾位曆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
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公卿及何曾王沈等固
請乃從之太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于南郊百寮在
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於
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
見于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衷爲皇太子九月甲申詔曰
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爲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
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
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四年叶一月(木騂)王公卿尹及郡國守
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
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
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錄廷尉洛陽獄囚親平决焉八年
春正月癸亥帝耕于藉田二月乙亥禁雕文綺組非禮法
之物(詔內外群官擧任邊郡者)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
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
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
朕之意遂免徽官咸寧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
裘帝以奇伎異服非典禮焚之于殿前五年大舉伐吳遣
鎮東將軍琅琊王伷出徐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
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
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
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行冠軍
楊濟爲副總統衆軍十萬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
氣貫日癸巳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武威將軍周
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陽城庚申又克西陵壬戌

濬又克夷道樂鄉城甲戌杜預克江陵三月壬寅王濬以
舟師至于建業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
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縣
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
男女二百三十萬其牧守以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
之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賜醻五日恤孤老困窮
九月羣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謙讓弗許泰熙元年
春正月辛酉改元夏四月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
五在位二十五年葬峻陽陵廟號世祖。謝靈運論曰世
祖受命禎祥屢臻苛慝不作萬國欣戴遠至迩安德足以彰
天咨其運民樂其功矣反古之道當以美事爲先今五等
罔刑井田王制凡諸禮律未能是正而採擇嬪嬙不拘華
門若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不以助紂爲虐而世祖平

皓納吳妓五千是同皓之蛈婦人之封六國亂政如追贈
外曾祖毋違古之道凡此非事並見前書誠有累於徽猷
史氏所不敢藏也

唐太宗晉武帝紀論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寓敷化乳道民以佚而代勞世以治而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約俾澆風而反淳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民足聿脩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

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存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外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而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奸志而擁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棟梁迴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以至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弃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亂國不可以安也亡家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二世而成業延三葉以喪身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劬勤史策不能無懍慨焉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六

西晉惠皇帝　趙王倫附

惠皇帝

晉書曰孝惠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太始三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熈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熈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后以太尉楊駿爲大傅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音聿）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子太傅永平元年春正月詔改永熈二年爲永平元年又詔子弟及羣官並不得謁陵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龐氏壬寅徵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音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九月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爲衛將軍録尚書事以趙王倫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三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五年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寳十二月景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六年八月秦雍氐羌悉叛推氐羌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于涇陽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録尚書事以北中郎將河間王顒爲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爲鎮北大將軍鎮鄴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殺太子之母謝氏永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三月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日有食之癸巳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音隗五罪切）文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帝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彤爲太宰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爲太孫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尅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廸皆遇害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纂帝位景寅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爲濮陽王五星經天縱横無常癸酉倫害濮陽王臧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俱永切）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澗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州刺史王彦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遣其將閭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堮坂以拒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黄橋以拒穎及穎將趙驤石超戰於溴（音狊）水會等大敗棄軍走四月辛酉左衛將軍王輿尚書淮南王漼（七罪反）勒兵入宮擒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反駱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群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詔大赦改元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庚午東萊王蕤左衛將軍王輿謀廢齊王冏事泄廢蕤爲庶人輿伏誅夷三族甲戌以齊王冏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録尚書事河間王顒爲太尉罷丞相復置司徒官太安元年五月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爲皇太子賜孤寡帛大酺

觽五日以齊王冏為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秋七月兖豫
徐冀等四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間王顒表
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
陽王虓許交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
上東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大
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七月中
書令卞粹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等貳於長沙王乂疑而
害之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為
大都督帥軍禦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顒遣
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
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拒方於宜陽己巳帝旋軍于
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丑帝次
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為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

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帝旋于城東景申進軍緱氏
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
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緱氏
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
機于建春門石超斬其大將軍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
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王師
攻方壘不利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
舂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
奴助兵號為四部司馬公私窮踧子六米石萬錢詔命所至
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景辰地震癸亥東
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甲子大
赦永興元年春正月成都王穎自鄴諷于帝乃大赦改元
為永安帝逼於河間王顒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

皇甫重以討之沉舉兵攻長安為顒所敗張方大掠洛中
還長安於是軍中大餒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為丞相穎遣
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
穎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衛二月乙酉廢皇后羊氏幽于
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復為清河王三月河間王顒表請立
成都王穎為太弟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承鴻緒于茲十
有五載禍亂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廢重宮宗廟幾絕成
都王穎溫仁惠和尅平暴亂其以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
諸軍事丞相如故秋七月景申朔右衛將軍陳眕軫詔召百
寮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皇
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吳王
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
二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六軍敗績於蕩陰矢

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
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
鄴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府有九
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文鶡尾明日乃備法駕幸于鄴唯
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申大赦改為建武八
月戊辰穎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
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
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
車走洛陽御服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
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食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客舍
宮人有持升餘秔米飯燥及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
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盂帝噉兩盂有老父
獻蒸雞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

涕左右皆歔欷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奉
迎方拜謁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賞從者有差冬十一月乙
未方請帝謁陵因劫帝幸長安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
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黄門鼓吹十二人步從唯中書
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載宮人寶物軍人因略
妻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所積之物掃地無遺矣行次
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
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帝下車止之以征
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他昆反）太常鄭球河南尹
周馥（音服）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
西臺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李雄僭號成都王劉元海僭號漢王十二月丁亥詔曰天
禍晉邦家嗣莫繼成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

望不可承重器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問日
新四海注意今以為皇太弟以隆我晉邦以司空越為太
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録朝政光祿大夫王
衍為尚書左僕射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
乂輕陷重刑封其子紹為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
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户調田租三分
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
以河間王顒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
長安夏四月景子張方廢皇后羊氏七月東海王越嚴兵
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眾攻陷郡
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
遣將軍趙驤擊破之九月壬子以成都王穎為鎮軍大將
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間王顒遣將軍呂朗屯洛陽

冬十月景子詔曰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
迫脅驃騎將軍虓拒逆詔命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
眾擅用苟晞為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劉弘
平南將軍彭城王釋等各勤所統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
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建武將軍呂朗廣
武將軍騫韜（勑俱反）建威將軍刁默等為軍前鋒共會許昌
除輿兄弟丁丑使前車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輿
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
將軍宋胄等屯河橋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
平西將軍復皇后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皇
后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張方
劉弘等並按兵不能禦范陽王虓濟自官渡拔滎陽石超
襲許昌破劉喬於蕭喬奔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自號

楚公矯稱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
陽太守王曠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帝在長
安河間王顒聞劉喬破大懼遂殺張方請和於東海王越
越不聽宋胄等破穎將樓裒進逼洛陽穎奔長安甲子越
遣其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
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六月景辰朔至自長安外舊
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八月
以太尉東海王越録尚書事驃騎將軍范陽王虓為司空
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冬十月司空
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害成都王穎十一月庚午帝崩于
顯陽殿在位十六年時年四十八葬太陽陵帝之為太子
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衛瓘常侍宴撫武帝所坐床曰可
惜此坐和嶠亦以為言曰皇太子有淳古風而季代多偽

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不答後武帝欲廢太子楊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太子遂定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紀綱大壞貨賂公行天下為之市賈焉帝又嘗幸華林園聞蛙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者為官在私地者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甚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建鄴宮屋材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者土剎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

趙王倫

晉書曰趙王倫字子彝宣帝弟九子也毋曰栢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封琅琊郡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音低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之廢也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常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妒[illegible]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己必不得志更說倫曰太子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害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䠞板奏請手詔倫等以為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送賈庶人于金墉尋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音孚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况羽反散騎侍郎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侯封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琊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憾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無學不知書

秀亦以狡黠(反胡八)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唯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令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邙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邙山謂逆謀可成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

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自端門登太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任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行倫之詔令秀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令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密與荂牋具說秀專權動違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將軍督諸軍以拒義師倫復受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眾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座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西四品以下子弟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秀懼自崇禮闥走還下舍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

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勑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付金墉城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及殺害近十萬人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七

西晉懷帝　愍帝　東晉元帝　明帝　成帝

懷皇帝

晉書曰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光熙元
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絶
賓遊不務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初拜散騎常侍及趙
王倫篡見收為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
軍事未之鎮永興元年改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中諸軍
事十二月丁亥立為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
敢當典書令廬陵脩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
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眾
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
氏羌飲馬於涇川螘眾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

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顒顒之望帝曰卿吾之宋
昌也乃從之光熙元年十一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
弟為嫂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閤侍中華
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皇后羊氏為惠皇后
居弘訓宮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
后十二月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於雍谷永嘉元年春正
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二
月辛巳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寇青徐二州三月庚午立豫
章王詮為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東海王越出鎮許昌五
月馬牧帥汲桑聚衆反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害新
蔡王騰燒鄴宮火旬日不滅入掠平原山陽公劉秋遇害
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秋
七月己酉朔東海王越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己未以平東
將軍琅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
鎮建鄴八月己卯朔撫軍將軍苟晞敗汲桑於鄴十二
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斬汲桑于樂陵東海王越矯
詔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為丞相以撫軍苟晞
為征東大將軍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蝕之丁未大
赦二月辛卯清河郡王覃為東海王越所害冬十月甲戌
劉元海僭帝號於平陽仍稱漢三年三月丁巳東海王越
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宮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
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九月景
寅劉聰寇浚儀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東
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
破之使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討劉聰王師敗績
堪奔還京師劉聰攻洛陽西明門不尅冬十一月石勒陷

長樂安北將軍王斌遇害因居黎陽乞活帥李惲薄盛等
帥衆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四年十月壬子
以驃騎將軍王浚為司空平北將軍劉琨為平北大將軍
京師飢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
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十一月甲
戌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饉
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
鼓之音不絶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鎮東將軍周馥表迎
大駕遷都壽陽越使裴碩討馥為馥所敗走保東城請救
於琅琊王睿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苟晞討東海王越罪狀
告方鎮討之以征東大將軍苟晞為大將軍景子東海王
越薨五月進司空王浚為大司馬琅琊王睿為鎮東大將
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

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潘不敢奉詔且宮中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飢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之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檝為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為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荀藩移檄州鎮以琅琊王為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苟晞晞立為皇太子自領尚書令且置

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飢米斛萬餘價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模遇害長安遺人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端並沒于賊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九月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業為皇太子於長安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在位七年時年三十

晉陽秋曰懷帝天姿清劭少有聲名若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去王室無幽厲之釁而有犬戎之禍悲夫

愍皇帝

晉書曰愍皇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獻王柬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趨許潁豫州刺史閻鼎與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疇等中塗復叛鼎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鼎遂扶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綜助守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元年九月辛巳奉秦王為皇太子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賈疋討賊張連遇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為盟主承制選置建興元年夏四月景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為使持節領軍

將軍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右僕射五月詔琅琊王曰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為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勛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二年秋七月劉曜趙冉等又逼京都領

軍將軍麴允討破之四年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
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師曜進
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曹充散騎常侍梁緯少
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鎮西將
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
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
弘農上洛四部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
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飢甚米斗金二兩人
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為粥以供帝至
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
朕事也然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聞城未陷為羞死之事
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十一月乙未
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羣
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
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
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
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麴允
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
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
庚子虹霓彌天三日並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十一月
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姓聚而觀
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
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座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
慟哭為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在位五年
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
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

板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
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
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

東晉元皇帝

晉書曰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
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
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
也年十五嗣位琅耶王幼有令問惠皇之際王室多故每
恭儉退讓以免于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故時人
未之識焉唯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耶王毛骨非常殆
非人臣之相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從
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叔父東安王繇為穎所害帝懼禍
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無由得去甚窘迫有
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
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
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至洛陽迎太妃歸國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
軍尋加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
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
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
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
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
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
哲至宣愍帝詔曰時遭屯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
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
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詔丞相具宣

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脩復陵廟以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群僚參佐州郡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唯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耶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太興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景辰百寮上尊號即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膺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疇諮庶尹至于華戎致輯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

登壇南面受終文祖燔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纘戎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尒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共茲休慶於是大赦改元庚午立太子紹為皇太子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為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都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被甲徇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夏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應賊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尚書令刁協奔于江乘為賊所害鎮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耶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户十一月己丑帝崩于內殿在位六年時年四十七葬平陵廟號中宗○孫盛晉陽秋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曰秣陵吳人以為孫權帝之表也盛案始皇遊歲至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乎且秦政東遊至是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之後當有王者也又孫皓將亡吳郡臨無湖一夜草木自除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尺廣二寸餘上有白帝字時人莫察其祥意者豈中宗興五湖之徵歟太康三年建業有寇餘姚人任振以周易筮之曰寇已滅矣後三十

八年楊州當有天子又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耶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歲鎮辰太白四聚於牛斗之間五緯又見于晉陵賓數玄感若合符契焉又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欽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世說曰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事志常懷慙榮跪荅曰臣聞王者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九鼎後洛邑願陛下無以遷都為念

又曰元帝正會引丞相王導登御床王公既固辭中宗引之彌苦文獻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仰瞻

明皇帝

晉書曰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聦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寮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爲晉王及即帝位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爲皇太后太寧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二年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乗雄冉曽並爲敦所害六月敦將舉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乗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

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黄敦故爲帝去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僅以獲免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帥六軍出次南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三年春二月戊戌復三族刑唯不及婦人三月戊辰立皇太子衍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閏八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壷車騎將軍郄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温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戊子帝崩于東堂在位三年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祖

晉陽秋曰明帝文武器斷初在東宮敬禮賢士暱近明德自王導庾亮温嶠桓彝阮放皆見親待分好綢繆雅好辭章談論辯明理義與二三君子並著詩論槩然可覩于時東宮號爲多士王敦既平思求民瘼詔尚書令僕射尚書曰吾飢於飡直言渴於求亮正想諸君達此懷矣今達汝弼堯舜之相君臣吾雖虚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諸君居之矣望共勗之○世説曰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之明帝爲太子好養武士夕中作池比曉便成即今謂太子池是也

成皇帝

晉書曰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爲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疋尊皇后庾氏

爲皇太后秋七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入姑孰屠蕪湖三年二月庚戌峻至于蔣山假領軍將軍卞壷節六師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景辰峻攻青溪柵因風縱火王師又大敗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壷丹陽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内遂携其諸弟與郭默趙胤奔尋陽於是司徒王導右光禄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於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乗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宫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震響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自爲驃騎將軍録尚書事

五月乙未峻逼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為宮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護楊謙攻峻于石頭溫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拒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為帥四年二月大雨霖丙戌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于柤浦陽軍敗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之逸等大敗含奉帝御于溫嶠舟羣臣頓首號泣請罪丁亥大赦時大兵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甲午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乙未將軍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揚州諸郡饑遣使賑給八年夏六月庚申帝不豫詔曰朕以眇年獲嗣洪緒託于羣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

道翦除逋昬夙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興是用震悼于厥心年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耶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羣公卿士其輔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无墜祖宗之顯命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受顧命癸巳帝崩于西堂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九　皇王部二十四

東晉康皇帝　穆皇帝　哀皇帝
廢帝海西公　簡文皇帝　孝武皇帝

康皇帝

晉書曰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耶王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詔以琅耶王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耶王弈為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氏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賑恤鰥寡孤獨三月以中書監庾冰為車騎將軍二年九月丙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在位三年時年二十三葬崇平陵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

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踈乃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世說曰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為元輔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子庾及朝議以外強寇嗣子幼欲立康帝康帝既登祚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功使于時用微臣今不覩聖明之世上有慙色

穆皇帝

晉書曰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景申立為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二

年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溫師廣將軍周撫輔國將軍
譙王元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輙行十二月枉矢自
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三年春三月桓溫攻成都尅之
李勢降益州平十年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溫帥師
伐關中廢揚州刺史殷浩為庶人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
及桓溫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九月桓溫以糧盡遂還升
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廟始親萬機大
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宮五年五月丁巳帝
崩顯陽殿在位十七年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哀皇帝

晉書曰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為
琅耶王永和九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
三年除驃騎將軍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

救疾亂嗣未建琅耶王丕本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
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
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天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
耶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
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稱永安宮興
寧元年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溫帥衆北伐癸亥以皇子生
大赦二年二月癸卯帝親耕籍田三月庚戌朔大閱人戶
嚴法禁辛亥帝不豫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
多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三年二月景
申帝崩于西堂在位四年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廢帝海西公

晉書曰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為東
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尋加鎮軍將軍升平四年拜
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耶王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景申哀帝崩無嗣丁酉皇
太后詔曰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遺緒泯然哀慟切心
琅耶王奕明德茂親屬當儲副宜奉祖宗纂承大統便速
正大禮以寧人神於是百官奉迎于琅耶第是日即皇帝
位大赦太和四年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
卯暐將慕容垂帥衆拒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桓溫裨將
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溫至枋
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六年十一月癸卯桓溫自廣
陵屯于白石丁未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
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恭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
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己酉集百官
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

儲宮靡立琅耶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
不建乃至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
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
孽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
不可懷今廢奕為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
昌邑故事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
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
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笫易誣乃言帝為閹遂行廢
辱初帝平生每以為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
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
月降封帝為海西縣公
臧榮緒晉書曰太和元年桓溫表率方伯北伐秋九月溫
以王師敗績于枋頭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集百官于朝堂

稱崇德太后詔廢帝爲東海王妖賊盧悚遣弟殿中監許
龍到稱太后密詔奉迎稱覆帝曰我得罪在此幸蒙寬宥
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使應官屬來迎何得如此必狂亂
因吒左右縛之龍懼逆走由是朝廷以帝安於屈辱無侻
倖之望不復懷疑帝亦知天命不再而深慮橫禍乃閉聰
塞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養庶保天年
吳民憐之爲作歌謠帝崩于吳宮年三十五因葬其地
續晉陽秋曰帝少同閹人之疾　初在東海琅
耶因親近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並侍卧內美人田氏
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貳大
司馬温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僚並還朝堂本省温
平旦以衆入分兵屯宮門呈草於皇太后曰今廢弈爲東
海王以還弟供衛之儀如漢朝昌邑故事丞相録尚書事

會稽王昱體自中宗明德劭令民望依係爲日已久宜順
天人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但未亡人不幸
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
悲塞如何可言時太后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
太后乃出堂倚户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
止求筆題奏後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
温奏未有此五十字即奏遂廻換內之

簡文帝

晉中興書曰太宗簡文帝諱昱字道成中宗少子也母曰
鄭夫人永昌二年封琅耶王咸和元年鄭夫人薨上時年
七歲哀號守誠乞得服重朝議哀之故從封會稽王康獻
皇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録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將
軍何充薨皇太后詔上內揔萬機海西公即位七月以琅

耶王封絶復徙上爲琅耶王封子昌明爲會稽王固讓不
受太和元年十月詔以爲丞相尚書入朝不趨讃拜不名
劒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固讓不受海西公廢
於是大司馬温及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於
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流涕即位改太和
六年爲咸安元年乙卯廢太宰武陵王爲庶人二年七月
上不豫己未立皇太子昌明爲皇太子封皇子道子爲琅
耶王領會稽國是日帝崩于東堂在位一年時年五十二
續晉陽秋曰桓温始以雄盛入輔係以廢立帝雖登祚內
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至是熒惑猶在太微
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
耶超云大司馬臣温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
以百口保之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事一至於

此由吾不能以道自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又
誦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因泣下及不預詔温曰
吾遂委頓足下便入巢得相見又詔曰不謂疾患遂至於
此今者慨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
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計當
何以寧濟社稷國事家計一託之於公
又曰帝以太興三年生弱而慧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
姿好清言舉止端詳器服陳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
友由登庸歷位散騎常侍右將軍撫軍將軍以懿親民望
任登宰輔值穆帝幼冲母后臨朝桓温有平蜀洛之勳體
強西陝帝於家國之寄具瞻所歸而自斷之弱無以抗之
陳郡人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又琅耶王洽承相
導子既是名公子少有聲望乃以浩爲湘州刺史洽爲長

史徐州刺史嵆羡亦以清貴居藩同心憂國温見此檛置知在抗巳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恭爽比討以成樂推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乃屠豫州刺史袁真於壽陽城既而問郗超曰足下以何雪枋頭之恥乎超因說温以廢立之事温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既廢昬立明民人悅服然恭巳南面政自温出帝性謙深沉雅有局鎮常與太宰武陵王晞桓温同乘至板橋温密勑令無因而鳴角鼓譟部伍並皆驚馳温佯爲駭異而晞大震蒼黄求下車帝舉止自若音顏不變温每以此稱其德望故論者謂服憚之深若假帝脩年則温篡逆之圖絶矣

世說曰桓公既廢太宰武陵王晞父子仍上表云應割近情以存遠計欲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云所不忍言况過於言桓公得此答又重有表亂轉苦切爲家國之

計必應行事簡文復手答云若使晉室靈長明公便應奉詔書若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汗流而止遂徙新安而已

孝武帝

晉書曰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七月甲申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巳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奄丁悶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藐然幼冲眇若綴旒深爲社稷之重大懼不克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德之祀先帝淳風玄德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勳隆德盛顧命之託寔賴匡訓羣后率職百僚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弘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冬十一月甲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擒之是歲三吴大旱人多餓死詔所在賑給寧康元年春正月改元二月大司馬桓温來朝秋七月巳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三年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酉日有蝕之十二月甲申神獸門災癸未皇太后詔曰頃者日蝕告變水旱不適雖尅巳思救未盡其方賜百姓窮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釋奠于中室祠孔子以顔回配泰元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景午帝始臨朝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諸沙門以居之八年八月苻堅帥衆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拒之九月詔司徒琅耶王道子録尚書六條事冬十月苻堅

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於肥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十二年六月癸卯束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在位二十四年時年三十五葬平陵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巳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夜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昬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初以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

也李太右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産東方始明因以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續晉陽秋曰初帝耽於色末年殆爲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多居内殿留連於盤鑄之間時張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閫内年幾三十帝妙列伎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已年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上不覺上酣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絶云以魘崩至丑時方還登太極前殿○異苑曰晉孝武太元末帝每閑手巾箱中有鼓吹鞏角之響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摸經案晉祚自此而衰

太平御覽卷第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　皇王部二十五

東晉安皇帝　桓玄　恭皇帝

安皇帝

晉書曰安皇帝諱德宗孝武帝長子也泰元十二年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崩辛酉太子即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歸政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悦于恭恭乃罷兵二年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愉奔于臨川九月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黄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元顯等討桓玄等輔國將軍劉牢之次

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尋遣太常殷茂諭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尋陽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陷會稽内史王凝之死之吴國内史桓謙等並委官而遁遣衛將軍謝琰等逆擊走之四年五月孫恩寇浹[illegible]謝琰爲孫恩所陷死之恩轉寇臨海六月輔國司馬劉裕破恩于南山恩將盧循陷廣陵元興元年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元顯前鋒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以討桓玄二月景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河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壬申桓玄自爲侍中丞相録尚書事二年春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爲桓玄所害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楚王九

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爲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宫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耶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户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景辰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及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斬玄將吴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於羅落巳未桓玄衆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辛酉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及愉子荆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温詳辛未桓玄逼帝西上景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機虛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

中餘如故并大赦謀反大逆巳下唯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巳丑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及玄戰于峥嶸洲又破之巳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荆州别駕王康産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於南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閏月巳丑桓玄楊武將軍桓振陷江陵帝復蒙塵于賊營義熙元年正月帝在江陵太守曾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巳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耶王幸道規舟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于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隋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六年十二月劉裕破盧循于豫章七年春二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斬之十二年八月劉裕及琅耶王德文率衆伐姚泓景午大赦冬十月景寅姚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巳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十三年秋七月劉裕尅長安執姚泓收其彝器歸京師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在位二十三年時年四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巳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

桓玄

晉書曰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月下坐見流星墜銅盆中忽爲二珠璨

然明静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妳媪每抱詣温輙易人而後至其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年七歳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淚被面衆並異之及長形皃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時咸憚之年二十三拜爲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迹故抑玄兄弟而爲素官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弃官歸國自以元勲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䟽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刼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西平巴蜀北清伊洛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脩復大恥載雪飲馬

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泰和末皇基有潛移之
懼遂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晉室之機危於𢦏漢先臣之功高
於伊霍矣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
談者誰之由也若陛下志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斐之說
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玄宫
耳疏寢不報玄在荆楚積年優遊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敬
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
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宜興晉陽之師以
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恭爲盟主此桓
文之舉也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
死於是罷兵詔以玄爲廣州刺史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
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
尅捷一時響應仲堪令玄與楊佺期爲前鋒玄至盆口獲

王愉詔以玄爲江州各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
盟主後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
伐之至江陵仲堪數道拒之不尅佺期自襄陽來救期敗
走殷仲堪亦見害於是平荆雍詔以玄督八州荆州牧玄
於是樹腹心兵馬日盛其後孫恩逼京師玄建牙聚衆
外託勤王實欲觀釁以兄偉爲冠軍江州刺史留偉守
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玄既興師
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
甚悅將吏亦振先使其將馮該等攻譙王尚之敗之劉牢
之遣子敬宣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加已
總百揆爲丞相加黃鉞羽葆鼓吹府置官屬乃徙太傅道
子于安成害元顯于市多戮朝望改易百官各置所親大
赦改年爲大亨玄將出居姑孰其中書令王謐對曰公羊

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
爲心玄善其對而不從遂大築城府乃出鎮焉大政皆諮
之小事則決其僕射桓謙及卞範之後諷朝廷封諸子弟
爲公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
催促之於是先改授郡司其黨皆三公又矯詔封十郡爲
楚王加九錫備物楚國丞相以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
前殿而策授焉玄屬僞讓詔遣百僚敦勸乃就命玄僞上
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
天子作詔固留十一月矯制加其備天子禮服御禮樂鬙
焉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奉皇帝璽禪位於已出居永安
宮移晉神主于琅耶廟初玄恐帝不爲手詔又慮璽不可
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爲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
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

里立郊壇以玄壯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妄稱萬歲
遂外壇燎于南郊大赦改元永始初僞詔改年爲建始右
丞王悏之曰建始侵是王莽始執權之歲也其兆號不祥
宜改僭逆如此國號大楚以南康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
王車旗正朔如舊與遷居尋陽依陳留王魏鄴宮故事追
尊其父溫宣武皇帝諸子皆爲王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
儀飾皆傾及小會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
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群臣竊相謂曰此頗
似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玄以其妻劉氏爲皇后更造
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
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玄自篡盜之後驕奢
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
馬省前禁內雜亂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

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克復裕等斬桓脩于京口斬𢔶于廣陵裕率義軍至竹里玄遣吳甫之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敷及甫之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自以爲堯舜之世何敢妄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二萬拒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于時東北風急義兵放火煙塵張天鼓噪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

船相與南奔或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麁飯咽不能下其子昇時年數歲抱玄胷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揔百官遣劉道規躡玄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於道作起居注叙其拒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玄至江陵石康納之未三旬衆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覲卿等入石頭並雲霄中人也玄遣何澹之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等破之帥舟艦二百發江陵以徐放爲常侍遣說無忌等解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解甲當與之

更始授任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時道規已至玄與戰於崢嶸州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敗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玄留永安太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江陵玄欲出投漢州而制令不行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横玄僅免於是荆州別駕王康産奉帝入南郡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先爲玄校尉誘玄以入蜀至枚回洲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被箭其子昇拔去之益州督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簪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首時年三十六自簒逆至敗凡八旬矣

恭皇帝

晉書曰恭帝諱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耶王歷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録尚書六條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事進位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玄簒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户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耶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五年置左右司馬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月戊寅安帝崩是日即帝位大赦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立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去爲劉

公所延二十載矣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耶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宋永初二年九月崩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冲平陵

續晉陽秋曰初安皇不慧起居動止不自已帝每侍左右飢涼溫飢飽之中而恭謹備焉時人稱其順悌又雅信佛鑄貝貨十萬造丈六金像於瓦官寺外國齊日迎像宮步從十許里安皇帝歸陵有詔當出送八座奏諫以爲宜加珍攝乃止

沈約宋書曰褚秀之妹爲恭帝后兄弟並盡忠孝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恭帝居秣陵宮帝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酖毒自煑食於床前高祖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褚淡之兄弟視后出別宮官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飮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

中興書曰昔中宗以丁丑之歲始稱晉王改築宗廟使郭璞筮之云載祀二百蹔令禪代庚申之歲凡百有二年而天祿永終璞精於數術理無乖二抑以百四期促故竊嗣爲二百乎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回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釁勢踰颰指六師咸泯焚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道頹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慎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黃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凋候理之自然觀其零落人有爲之流涕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

皇王部二十六

後魏諸帝　太祖道武皇帝

諸帝

後魏書序紀曰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録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爲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民賴其勲帝舜嘉之命爲田祖爰歷三代以及於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殘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

毛立聰武明智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成帝崩節皇帝諱貸立節帝崩其後四世宣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其後六世獻皇帝諱隣立時有神人言於國曰此土方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復徙居帝年時衰老乃以授子

聖武帝諱詰汾獻帝命令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初聖武帝常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别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遊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諱力微生而聦叡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國民離散依於沒鹿迴部大人竇賓始祖有雄傑之度時人莫測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令其部内求與馬之人賞當加重賞始祖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以奉始祖不受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始祖其子不從乃陰謀爲逆始祖召而殺之盡并其衆部大人悉皆從服控弦士馬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始祖乃告諸大人曰我歷觀前世匈奴蹋頓之徒苟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而多其死傷復不足相補更招寇讎百姓塗炭非長計也於是

與魏和親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爲魏賓之冠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晉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遺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豐厚車牛百乘行達并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雄異恐爲後患乃密白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帛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部人皆受瓘貨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爲女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並先馳還始祖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術

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帝在晉之後諸子愛寵日進
始祖年踰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語意乃有疑因曰不
可容者便當除之於是大人乃馳詣塞南害帝後乃追謚
焉始祖尋崩凡饗國五十八年年一百四歲太祖即位尊
爲始祖
章皇帝諱悉鹿立始祖之子也饗國九年而崩平皇帝諱
綽立章帝之少弟也饗國七年而崩思帝弗立文帝少子思
即位一年崩昭皇帝立諱祿官始祖神元之子也九年分國
爲三部帝自以一部居東在上谷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
部以文帝之長子桓皇帝諱猗㐌統一部居代郡之參合
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諱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盛樂
故城自始祖以來與晉和好百姓又安財畜富實控弦騎
士四十餘萬十年晉惠帝爲成都王穎逼留在鄴匈奴別
種劉淵反於離石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帝與
桓帝同時大舉以助之大破淵衆於西河上黨晉假桓帝
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
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
木參合陂土無林樹故世人異之至今傳記十三年昭帝
崩是歲徙胡石勒與晉馬牧帥汲桑反穆皇帝天姿英峙
勇略過人昭帝崩後遂總攝三部以爲一統元年劉淵僭
帝自稱大漢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使以子爲質又遣
使乞師救洛陽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晉太傅東海王司馬
越辭以洛中飢饉師還是年劉淵死子聰僭立五年劉琨
遣使乞師以討劉聰石勒以琨忠義矜而許之會聰遣其
子粲攻洛陽害琨父母而據其城琨來告難帝大怒遣長
子六脩桓帝子普根及衛雄范班姬澹等爲前鋒帝統大
衆二十四萬爲後繼粲懼焚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斬其
將劉豐伏尸數百里琨來拜謝帝以禮待之琨固請進軍
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後時相愧今卿已復
州境然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期賊豈可盡乎與琨馬
牛羊各千餘車牛百乘又留勁銳戍之而還六年城盛樂
以爲北都脩故平城以爲南都帝登平城西山望觀地勢
乃更南百里於㶟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
平城使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九年帝召六脩不至帝怒
討之失利乃微服民間遂崩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
六脩滅之普根立月餘而薨也
平文皇帝諱鬱律立思帝之子也二年西兼烏孫故地東
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劉聰死其子曜僭立
帝聞晉愍帝爲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
我乎劉曜遣使請和帝不納是年司馬叡稱大位於江南
四年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於己子帝遂崩大人死
者數十人天興初尊曰太祖惠皇帝諱賀傉立桓帝之中
子也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
國使四年帝始臨朝五年崩煬皇帝諱紇那立惠帝之弟
也五年出居於宇文部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烈皇
帝諱翳槐立平文之長子也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
皇帝如襄國二年石勒僭立自稱大趙王烈皇帝崩昭成
皇帝諱什翼犍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喜
怒不形于色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
席烈帝崩顧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
孤乃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
繁時之北時年十九二年始置百官分掌衆職八年張

駿私署假涼王十三年魏郡人冉閔殺石鑒僭立十四年
氐苻健僭稱天王自號大秦十五年慕容儁滅冉閔僭稱
尊號二十七年春車駕還雲中冬十一月討沒歌部破之
獲牛馬羊數百萬頭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
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獻明皇帝諱寔格之傷脅夏五月
薨後追謚焉秋七月皇孫珪生大赦三十九年苻堅遣其
大司馬苻洛率衆二十萬朱彤張蚝音刺鄧羌等諸道來寇
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獨孤部禦之敗績南部大人劉
庫仁走雲中復遣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王師不
利帝時不豫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帝崩時年五十七
太祖即位尊曰高祖帝雅性寬厚智通仁恕時國中少繒
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
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謙或慙而自殺爲財辱士非也

太祖道武皇帝

後魏書曰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
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遊于雲澤即而寢因
夢日出室内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
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
羣臣稱慶大赦告於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
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弱而能言目
有光曜廣顙大耳衆咸異之年六歲昭成崩元年葬昭成
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材盡生成林帝雖冲幼而嶷然不
羣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興復洪業光揚
祖宗者必此主也登國元年春正月帝即代王位郊天建
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爲
北部大人班叙勳舊各有差夏四月改稱魏王是歲慕容

垂僭稱皇帝位於中山自號大燕姚萇僭稱皇帝於長安自
號大秦六年秋七月講武於牛川慕容永使其大鴻臚慕
容鈞奉表勸進尊號冬十月北征蠕蠕如蠢切追之及於大
磧南商山下大破之班賜從臣各有差十有二月　出居
于馬邑是歲起河南宮七年秋八月行幸漢南仍築巡臺
八年春正月帝出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起白樓皇始元年春
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三月慕容垂來寇桑乾川陳留
公元虔先鎮平城時帝徵兵未集虔率麾下邀擊失利死
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踰山結營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
甚遂遁走死於上谷子寶迎喪而還至中山乃僭立秋七
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
蹕於是改元八月治兵于東郊大舉討慕容寶親勒六軍
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于句注旌旗駱驛二千餘里寶并

州牧遼西王農棄城東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
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
留心慰納諸王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賜見存問
周悉人得自盡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冬十月車駕出井陘
十一月進軍中山引騎圍之二年春正月饗羣臣於魯口
慕容寶遣其左衛將軍慕容騰寇博陵殺中山太守及高
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是時信都未下帝乃進軍引騎圍
之寶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以下舉城降寶聞
帝幸信都乃趣博之深澤屯滹沲水遣弟賀麟寇楊城三
月車駕次于盧奴寶遣使求和解焉仍請割常山以西奉
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車駕次中山命諸
將圍之是夜寶弟賀麟妻子出走西山寶見賀麟走恐先
據和龍壬子夜遂將其妻子及兄弟親族數千騎北遁城

內共立慕容普驎為主驎復入中山殺普驎而自立九月賀驎飢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帝進軍西市賀驎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賀驎單馬走西山遂奔鄴慕容德殺之中山平遣三萬騎赴衛王儀將以攻鄴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克鄴車駕幸鄴巡登臺榭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意乃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鎮鄴車駕自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在州郡復貲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通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六月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主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為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揔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土宇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焉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經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冬十月起天文殿十有一月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揔而裁之十有二月帝駕臨

於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大赦改年追尊成皇帝已下及后號諡樂將皇始之舞詔有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未社辰臘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于代都二年春正月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二月破高車以所獲之衆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為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鴻鴈池三月初令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秋七月起天華殿大閱于鹿苑饗賜各有差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于太廟三年三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內作東西魚池夏四月姚興遣使朝貢五月車駕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舜廟七月車駕還宮起大中殿及雲母堂金華室四年三月帝親漁薦于寢廟五月起紫極殿玄武樓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六年冬十月起西昭陽殿乙卯立皇子嗣為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是年島夷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而自立僭稱大楚天賜三年九月幸漠南鹽池至漠中觀天鹽池六年夏帝不豫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逾甚而灾變屢見憂懣莫困切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便見殺害其餘或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

節或以言詞失指帝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敢相督擿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耳冬十月帝崩於天安殿在位十四年時年三十九先時國內有讖曰珪厄清河死萬人帝破滅清河郡手殺萬人以厭之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萬人知處帝子清河王紹與萬人通懼罪同害帝帝歎曰清河萬人乃是汝耶元帝立誅紹及萬人永興二年九月上謚宣武皇帝葬於盛樂金陵廟號太祖太常五年改謚曰道武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

皇王部二十七

後魏太宗明元皇帝　世祖太武皇帝
高宗文成皇帝

太宗明元皇帝

後魏書曰太宗明元皇帝諱嗣太祖道武皇帝之長子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雲中宮太祖晚有男聞而大悅乃大赦天下帝明叡寬毅非禮不動太祖甚奇之天興六年封曰齊王加車騎大將軍拜相國初帝母既賜死太祖乃召帝告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預國政使外家爲亂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宮哀不自止日夜號泣太祖知又召之帝欲入左右諫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和解而進不晚也帝從之乃遊行於外天賜六年冬十月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興元年追尊皇妣爲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罷歸第不與朝者悉復登用之是年乞伏乾歸自稱秦王海夷馮跋僭號天王國稱大燕三年春二月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飢寒切已惟恐朝夕不濟所急者溫飽而已何暇及於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由於此非夫耕婦織內外相承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賜鰥民三月詔侍臣常佩劍四年二月登虎圈射虎夏四月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勿有所諱秋七月東巡置四廂大將又於十二時置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公元屈行左右丞相是歲沮渠蒙遜僭稱河西王神瑞元年春正月以禎瑞頻集

改年大赦二年六月幸去畿陂觀漁次于濡源甗臺遂射
白熊于頹牛山獲之幸赤城親見長老問民之疾苦復租
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田租之半壬申
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以太牢祠黃帝唐堯廟幸廣寧
事如上谷登廣寧之曆山以太牢祠虞舜廟帝親加禮焉
泰常元年六月帝自犀陂西行大獮于牛川登釜山臨殷
繁水而南觀于九十九泉三年春正月帝自長川詔護高
車郎將薛繁率高車丁零十二部大人衆二萬北至弱水
招懷伐叛降者二千餘落獲牛馬二萬餘頭是年赫連勃
勃僭稱皇帝四年夏四月車駕有事於東廟遠蕃助祭者
數百國五月詔曰宣武皇帝體得一之玄遠應自然之冲
妙配純化而御世演大道以宣風大行大名未盡盛美其
改宣曰道更上尊謚曰道武皇帝是年劉裕廢殺其主司

馬德文僭稱皇帝自號為宋七年夏四月封皇子燾為太
平王拜相國初帝服寒食散頻年動發不堪萬機五月詔皇
太子臨朝聽政冬十月車駕南巡出自天門關踰恒嶺四
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從者五萬餘人十有一月皇太子
親統六軍出鎮塞上八年正月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
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三月田於鄴南
韓陵山幸汲郡至于枋頭濟自靈昌津幸陳留東郡濟河
而北西之河內造浮橋於冶坂津夏四月幸成皐觀虎牢
而城內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轒轀絕其汲路轒
分切轀於云切兵車也又穿地道以奪其井丁丑幸洛陽觀石經繼
王梅安率渠帥數千人來朝閏月還幸河內北登太行幸
高都晉陽賜百官王公已下至於廝賤無不霑洽五月還
次鴈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

自南巡冬十月廣西宮起外牆周迴二十里是歲民飢詔
所在開倉賑給十有一月帝崩於西宮在位十五年時年
三十二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大臣自司徒長孫
嵩已下至于士卒各有差十二月上謚曰明元皇帝葬于
雲中金陵廟稱太宗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
說苑新序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摭
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

世祖太武皇帝

後魏書曰世祖太武皇帝諱燾太宗明元皇帝長子也母
曰杜貴嬪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悅之
曰成吾業者此子也泰常七年四月封太平王五月為監
國太宗有疾命帝總攝百揆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十
一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追尊皇妣為密皇太

后進司徒長孫嵩爵為北平王司空奚斤爲宜城王藍田
公長孫翰為平陽王其餘普增爵位各有差始光元年夏
四月東巡幸大寧二年三月尊保母竇氏曰保太后營故
東宮為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造新
字千餘詔曰昔帝軒刱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跡以
立文字纔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
頒下遠近永為楷式是年赫連屈丐死子昌僭立三年春
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祠孔子以顏淵配十有一月帝率輕
騎二萬襲赫連昌至其城下徙萬餘家而還十有二月武
都氐王楊玄及沮渠蒙遜等皆遣使內附四年春赫連昌
遣其弟平原公定率衆二萬向長安帝聞之乃遣就陰山
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車駕還宮三月遣高源王禮鎮長安
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濟

君子津至于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焉六月昌引衆出城大破之車駕入城虜昌羣弟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八月車駕至自征飲至策勳告於宗廟班軍實以賜留臺百寮各有差冬十一月以氐王楊玄爲都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假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南秦王神䴥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二月改元是歲皇子晃生三年春正月行幸廣寧臨溫泉作溫泉之歌三月帝聞劉義隆將寇邊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已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備之秋七月詔諸征鎮將軍王公杖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詔大鴻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爲諸軍節度九月立密皇太后廟于鄴甲辰行幸統萬遂往平涼十一月車駕至平涼先是赫連定將數萬人東禦於鄜城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城守帝至于涼登北原使赫連昌招喻之社于不降遂撫慰圍守之十二月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縛出降涼平收其珍寶定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奔走關中平車駕東還留巴東公延普等鎮安定四年九月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詔曰頃逆命縱逸方夏未寧戎車屢駕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馬無爲方將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昧旦思求想遇師輔訪諸有司咸稱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閒邢穎滄水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羽儀之用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隱跡衡門不

耀名譽者盡勑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叙用冬十月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延和元年春正月尊保太后爲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立皇子晃爲皇太子謁於太廟大赦改年大延元年出太祖太宗宮人令得嫁大赦改年六月詔曰去春小旱冬作不茂憂勤克己祈請靈祇上下咸秩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洒流澤沾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鮮白光照內映印有三字爲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朕用嘉焉比者以來禎瑞仍臻所在非一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所以內省驚震欣懼交懷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荅天意以求福祿二年十一月行幸棝（音固）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三年高麗契丹國龜茲悅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槃陁鄯善諸國各遣使朝獻奉汗血馬四年春罷沙門年五十已下五年六月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八月車駕至姑臧牧犍兄子祖踰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來降是日牧犍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之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冬十月車駕東還徙涼州民三萬餘家于京師太平真君元年六月皇孫濬生大赦改元三年春正月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十一月封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王四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剪暴除亂掃清不順二十年矣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

代謝授子任賢所以休息優隆功臣式固長久蓋古今不
易之令典也令皇太子副理萬幾總統百揆諸朕功臣勤
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論道陳謨而已
不宜復煩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主者明為科制以稱
朕心五年春正月皇太子始總百揆諸上書者皆稱臣詔
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
伎之書又沙門之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
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養沙門師
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曹不得容匿限今
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
宣告咸使知聞詔曰自頃已來軍國多事未宜文教非所
以整齊風俗示軌則於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
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

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六年春正月車駕行
幸定州引見長老存問之二月遂西幸上黨觀連理樹於
玄氏十一月遣殿中尚書安定公韓茂率騎屯相州之陽平
郡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音交）磝（五交切）津七年二月幸長
安存問父老丁亥幸昆明池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
像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於京師車駕旋軫幸洛水貢
四月車駕至自長安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
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
傳國璽八年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元處真等八將坐盜
沒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九年冬十月以婚
姻奢靡葬過度詔有司更為科限十有一年春正月行
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對高年存恤孤寡逐征懸瓠負[illegible]
月車駕還宮賜從者及留臺郎吏已下生口各有差六月

誅司徒崔浩九月車駕南伐冬十月車駕濟河詔諸將分
道並進使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自洛陽出壽春尚書長
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車
駕自中道十一月至鄒山劉義隆魯郡太守崔耶利率屬
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次于彭城遂趨盱（音吁）眙（音怡）十
二月車駕至淮詔刈雈葦作筏數萬而濟義隆盱眙守
將臧質閉門距守將軍胡崇之等率眾二萬援盱眙燕王
譚大破之梟崇之等斬首萬餘級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
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送京師斬之車駕臨江
起行宮於瓜步山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
皇孫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
報之帝詔皇孫為書致馬通問焉正平元年二月車駕濟河
次于魯口皇太子朝於行宮十一月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

勳告於宗廟夏五月大赦六月改年十月封皇孫濬為高陽
王尋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止改封秦王翰為東平王燕
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二年二
月帝崩於永安宮在位二十九年時年四十五秘不發喪中
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大
赦改元為承平三月上尊謚曰太武皇帝葬于雲中金陵
廟號世祖冬十月余為宗愛所賊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
書陸麗迎立皇孫是為高宗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識
言則悲慟哀感傍人太宗聞而嘉歎暨太宗不豫衣不釋
帶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
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
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
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天下未平方

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
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皆是死事勳績之家親
戚愛寵未曾横有所及

高宗文成皇帝

後魏書曰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母曰
閭氏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世祖愛之常置
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世祖北巡帝在後逢虜師桎一
奴欲加其罰帝謂之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師奉命解縛
世祖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既長風格
異常每有大政常參決可否正平二年二月中常侍宗愛
弑逆立南安王余十月又賊余於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
尚書陸麗奉迎皇孫即帝位於永安前殿改元興安元年
十二月初復佛法二年二月發京師五千人穿天淵池是

月劉義隆子劭殺其父而自立夏五月行幸崞山是月
劉邵弟駿殺劭而自立閏月太后赫連氏崩八月詔曰朕
以眇身纂承大業即位以來百姓晏安風雨順序邊方無
事衆瑞兼呈不可稱數又於內苑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
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
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民大酺
三日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興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壇
受圖籙七月皇子弘生大赦改元太安元年遣尚書穆伏
真等二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二年春正月立皇后馮
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三年冬十月
將東巡狩詔太宰常英起行宫於遼西黄山四年春正月
至遼西黄山宫二月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於山上班
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爲樂遊山築壇記功於海濱冬十

月北巡至陰山有古冢毀發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
仁自今有穿毀墳塚者斬之和平二年正月詔曰刺史牧
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射時
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同通分以潤屋故編戶之家
困於凍餒豪富之門日有兼積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
切禁絶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行
幸中山遂幸信都車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
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
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
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三年冬十月詔曰夫三代
之隆莫不崇尚年齒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
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者也諸曹選補宜各先盡勞
舊才能十二月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曜兵有飛

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四年春三月賜京師民年七
十已上太官廚食以終其年夏四月上幸西苑親射虎三
頭五月行幸陰山秋七月詔曰朕每歲閏月命羣臣講武
平壤所幸之處必立宫壇糜費之功損勞非一宜仍舊貫
何必改作也八月遂由於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
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圍之義其勅從官及典圍者
將校自今已後不聽濫殺其田獲皮肉別日頒賚十二月
詔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殊等級示軌儀今喪葬
嫁娶之禮未備貴勢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謂式昭典憲者
也有司可爲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詔
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古以來
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
無所擇選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

以宜示典謨垂于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婚犯者加罪六年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寳劒五月帝崩於太華殿在位十四年時年二十六六月上尊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葬雲中之金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

皇王部二十八

後魏顯宗獻文皇帝 高祖孝文皇帝

世宗宣武皇帝 肅宗孝明皇帝

顯宗獻文皇帝

後魏書曰顯宗獻文皇帝諱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李貴人興光元年秋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聰叡機悟幼有濟民神武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和平六年夏五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秋七月太尉乙渾爲丞相事無大小皆决於渾是歲劉子業叔父彧殺子業僭立天安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二月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皇興元年閏月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兗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請舉州內屬二年夏四月

高麗庫莫奚契丹于闐波斯諸國各遣使朝獻四年三月詔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物任醫所須量給之八月帝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帝乃止後下詔曰朕承洪業運屬太平淮岱率從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淡泊躬覽萬務則損頤神之和一日或曠政有滯淹之失且子有天下歸尊於父父有天下傳之於子今稽叶靈運考會羣心爰命儲宮踐升大位朕方優游恭已栖心浩然社稷乂安克廣其業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予以答天休宣布寓內咸使聞悉於是羣公奏曰三皇之世澹泊無爲故稱皇是以漢高既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今皇明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揔之謹上尊號太上皇帝乃從之太上皇徙御崇光宮採椽不斲土堦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

明元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在位六年謚曰獻文皇帝廟
號顯祖葬雲中金陵

高祖孝文皇帝

後魏書曰高祖孝文皇帝諱宏顯祖獻文皇帝之長子母
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生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氤
氳和氣充塞帝生而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淵裕仁孝
綽然有君人之表顯祖尤愛異之三年夏六月立為皇太
子五年秋八月即皇帝位於太華前殿大赦改元延興元
年冬十月沃野統萬二鎮叛詔太尉隴西王元賀追擊至
枹罕滅之斬首三萬餘級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為
營戶十二月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媯苟之復其家畢世
以彰盛德之不朽二年春二月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
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隣非所
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
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
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
福犯者以違制論夏四月詔工商雜類盡聽赴農詔沙門
不得去寺浮遊民間是月劉彧死子昱僭立秋七月詔州
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詔
縣令能靜一縣刼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
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
如之三年還為刺史三月詔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
民夏四月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為崇聖大夫
給以十戶供酒掃四年九月以劉昱內相攻戰詔將軍元
蘭將三萬騎及假東陽王丕為後繼伐蜀漢承明元年六
月太上皇帝崩大赦改年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臨朝稱

制秋七月追尊皇妣李貴人為思皇太后太和元年七月
劉昱死弟准僭立二年夏四月京師旱祈天文於北苑親
自禮焉減膳避正殿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九月龜茲國遣
使獻龍馬三年四月吐谷渾國遣獻犛牛五十頭是年島
夷齊道成廢其主劉准而僭立自號曰齊四年春罷畜鷹
鷂之所以其地為報德佛寺五月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
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不傜役六年三月蕭道成死
子賾僭立七年閏月皇子生大赦天下定州上言為粥飢
民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八月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
無以至治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
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
朕將親覽以知世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九年
春正月詔曰圖讖之興起於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為妖
邪所憑自今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一切焚之
留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卜
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大饗群臣于太華殿班賜皇誥
十年春正月帝始服袞冕饗萬國二月初立黨里鄰三長
定民戶籍夏四月始制五等公服帝服以法服御輦祀於
西郊八月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九
月詔起明堂辟雍冬十月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
十有一年春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十有一月詔罷
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
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半
班賚百官及京師民庶下至工商皂隷逮於六鎮戍士各
有差十二月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
之體十有二年春正月初建五牛旌旗五月詔雲中河西

及關內六郡各脩水田通渠溉灌增置彝器於太廟九月起宣文堂經武殿十三年春正月車駕有事於圜丘於是初備大駕七月幸靈泉池與羣臣御龍舟賦詩而罷立孔子廟於京師十有四年八月詔議國之行次九月皇太后馮氏崩冬十月葬文明太后於永固陵車駕謁永固陵羣臣固請公除帝不許帝居廬引見羣寮於太和殿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十五年春正月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夏四月帝始進蔬食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有司奏祈詔百神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息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行祀事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五月議改律令上於東明觀折疑獄八月議養

老又議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之禮帝親臨決詔郡國有時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定親祫禘之禮議律令十有一月詔二千石考在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疋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賜衣一襲十有二月帝為高麗王璉舉哀於城東行宮車駕迎春於東郊十有六年春正月饗羣臣於太華殿帝始為王公興懸而不樂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詔定行次以水承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者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二月詔祀唐堯於平陽祀虞舜於廣寧夏禹於安邑周文王於洛陽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謚孔廟夏四月頒新律令大赦天下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遜位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又養國老庶老詔曰夫

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也相藉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叡未捨兵甲之行今則訓文有典教於習武之方猶未盡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勅有司豫脩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勅冬十月太極殿成大饗羣臣十有七年夏四月立皇后馮氏六月帝將南伐詔造河橋立皇子恂為皇太子秋七月以皇太子立詔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月蕭賾死孫昭業僭立八月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曰臨戎不語內事宜停車駕至肆州幸并州親見高年問疾苦車駕所經傷民秋稼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賜高年爵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帛二疋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趾帝顧

謂侍臣曰晉德不脩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觀河橋幸太學觀石經詔六軍發軫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冬十月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陽帝幸河南城幸豫州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天下還幸鄴十有八年春朝羣臣於鄴宮車駕南巡幸洛陽西宮三月行幸河陽規建方澤之所車駕北巡至平城宮臨朝堂部分遷留三月罷西郊祭天帝臨太極殿喻在代羣臣以遷移之略秋七月以宋王劉昶為大將軍是月島夷蕭鸞殺其主蕭昭業立業弟昭文冬十月親告太廟奉遷神主車駕發平城宮次於中山之唐湖是月蕭鸞廢殺其主蕭昭文而僭立車駕幸鄴經比干墓祭以其忠而獲戾親為弔文

樹碑而刊之車駕至洛陽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降
十有二月車駕至懸瓠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
之口皆放還南十有九年春正月饗羣臣於懸瓠講武於
汝水之西大賚六軍車駕濟淮二月幸八公山路中雨甚
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恤之車駕至鍾離軍士擒蕭鸞三
卒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之車駕發鍾離遣使
臨江數蕭鸞罪惡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行
幸瑕丘以太牢祠岱岳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百户
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兖州爲孔子起園栢脩飾墳壠更建碑
銘褒揚聖德行幸滑臺次于石濟車駕至自南伐六月詔
始爲漢語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
官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優賞詔遷
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爲河南
洛陽人詔改長尺大斗依周制度班之天下八月詔選天
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九月六宮
及文武盡遷洛陽十有二月引見羣臣於光極堂宣示品
令爲大選之始二十年春正月詔改姓爲元氏二月詔介
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帝以旱咸秩羣臣自癸未不
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十有二月開鹽池之禁與民
共之置常平倉二十有一年春正月立皇子恪爲皇太子夏
四月行幸長安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武王於鎬
六月車駕至自長安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八月
車駕南討九月車駕至新野冬十月四面進攻不尅詔左右軍
築長圍以守之二十有二年春正月拔新野三月大破蕭
鸞將平北將軍崔慧景黄門郎蕭衍軍於鄧城斬獲首虜
二萬有餘秋七月詔曰朕以寡德屬兹[illegible]亂實賴群英凱清

南夏宜約躬賞效以勸茂績后之私府便可損半六宮嬪
御五服男女恒恤恒供亦令減半在我之親三分省一是
月蕭鸞死子寶卷僭立九月當以蕭鸞死禮不伐喪乃詔
反旆二十有三年春正月朝羣臣於鄴宮三月車駕南伐
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攝百揆車駕至馬圈
賊將蔡道福成公期率萬人奔順陽遁走帝疾甚車駕北
次穀塘原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祚夏四月帝崩於
穀塘原之行宫在位二十九年時年三十三秘諱至魯陽發
喪還京師上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葬長陵帝幼有至
性寡欲寬慈毎垂矜捨進食者曾以熱羹傷帝手曾又於食
中得蟲穢之物笑而恕之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
帝數十帝默而不自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覽政事
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
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
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探其精奥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
談莊老尤明釋義才藻富贍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興而
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泰和十年
已後詔冊皆帝之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
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
不以世務嬰心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
碎羊髆骨及射禽獸莫不隨志而斃之至年十五便不復
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
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世宗宣武皇帝

後魏書曰世宗宣武皇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之弟二子
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之床下日化爲龍繞夫

人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泰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正月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即皇帝位于魯陽大赦天下帝居諒闇委政宰輔秋八月遵遺詔高祖三夫人以下悉歸家景明元年春正月車駕謁長陵大赦改年丁未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二年春正月帝始親政三月詔曰比尚簡靜任貴應事州府佐史除授稍多誠為損弊無益政道又京師百司冗局散雜官有閑長者亦同此例苟非精要悉從鐲省是月蕭衍立寶卷弟南康王寶融為主年號中興東赴建業九年發畿內夫五萬五千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立皇后于氏十有一月禁圜丘於伊水之陽仍有事焉是月寶卷直後張齊殺寶卷降蕭衍衍克建業三年二月寶卷第建安王寶寅來降是月蕭衍又廢其主寶融而僭立自

稱曰梁九月車駕行幸鄴詔使者弔殷比干墓閱武於鄴南冬十月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四年春正月車駕籍田於千畝三月皇后先蠶於北郊夏四月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正始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八月詔洛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元英攻義陽拔之擒送蕭衍冠軍蔡靈恩等十餘將英又大破衍將仍清三關冬十有一月勅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十二月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戶詔羣臣議定律令二年詔尚書李崇太府卿于忠散騎常侍游肇諫議大夫鄧羨俱為大使糾斷畿內其守令之徒各失彰露者即使施決州鎮重職聽為表聞三年春正月皇子生大赦天下十一月帝為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悅講孝經於式乾殿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馬自碣石至於劍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

二都尉永平元年六月詔曰慎重獄刑著於往誥朕御茲寶曆明鑒未遠斷決煩疑寔有攸愧可依洛陽舊國修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録問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假尚書李平鎮北將軍行冀州刺史討之大赦改元平苑信都執愉羣臣請誅帝弗許詔送京兆二年春正月胡密安就磨切密盤是悉萬斤辛豆那越狀切諸國並遣使朝獻嚈噠薄知國遣使來朝貢白象高昌國遣使朝貢冬十月郢州獻七寶牀詔不納十一月詔禁屠殺含孕以為永制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三年冬十月詔曰朕乘乾曆年周一紀而道謝擊壤教慙刑措至於下人之煢鰥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豈為民父母之意也可勅太常於閑敞之處嚴勅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雖齡數有期脩短分定

然六疾不同或賴針石庶秦扁之言理驗今日矣又經方浩博條流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尋篇推簡務有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郡縣備寫布下鄉邑使知救患之術延昌元年三月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賑貧者夏四月詔曰肆州地震陷死傷甚多言念毀沒有酸懷抱亡者不可復追生病之徒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取之藥就治之大赦改元二年夏四月庚子以絹五十五萬疋賑恤河南郡饑民三年春二月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祗畏兢兢若臨深谷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四年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三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葬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慍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高祖欲觀諸子

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高祖謂彭城王勰協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有君人之量矣

肅宗孝明皇帝

後魏書曰肅宗孝明皇帝諱詡世宗宣武皇帝之第二子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帝生於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于庭中延昌元年十月立為皇太子四年春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又詔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百官總己以聽於二王二月尊皇后高氏為皇太后三月皇太后出俗為尼徙御金墉城八月尊皇太妃為皇太后帝朝皇太后於宣光殿大

赦天下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皇太后親覽萬機熙平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二年八月寘太祖已來宗室年十五已上於顯陽殿申家人之禮九月詔曰察訟理冤實惟政首躬親聽覽民信所由自今月望當暫出城闔親決滯枉王者可宣諸近遠咸使聞知神龜元年二月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年七月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二年九月皇太后幸嵩高山正光元年秋七月侍中元叉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曰世祖宣武皇帝以叡明承業鄭寧區夏而鴻功未半早年登遐乃車書所同勍寇尚熾幼主稚弱夙纂寶曆曾定宗祏莫尅祗奉朕所以敬慎羣請臨朝攝政僶俛從事以迄于茲自此春來先疾屢發夏首及今數加動劇恐不堪日覽萬務巨細兼省帝齒周星紀識學逾蹐日就月將人君道茂足以撫緝萬邦諧

決百揆朕當率前志敬遜別宮乃幽皇太后於北宮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乂等將勒禁旅決事殿中帝加元服大赦改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來奔以太師高陽王雍為丞相十月詔曰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漠表隣通上國百有餘載宜且優以賓禮期之立功蹤爵胙土大啓河岳可封朔郡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戶錫以袞冕加之輕蓋禄秩儀衛同於戚藩二年三月駕幸國子學講孝經祠孔子以顏淵配十有二月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服章三年春正月辛亥帝耕籍田十有一月車駕有事圜丘詔曰治曆明時前王茂軌革成正律弈代通規去神龜中始命儒官改度易憲紀會旋衡今天正斯始陽昫將開品物初萌宜變耳目所謂魏雖舊邦其曆惟新者也便可班宣內外號曰正光曆思與億兆共此惟新可大赦天下十

二月以牧守妄立碑頌輙興寺塔第宅豐侈店肆商販詔中尉端衡肅厲威風以見事糺劾七品六品祿足代耕亦不聽錮店占肆爭利城市也四年春二月蠕蠕主阿那瓌帥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持節喻之四月阿那瓌執元孚驅掠畜牧北遁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中軍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元纂帥騎十萬討蠕蠕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而還五年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彥詔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南秦州城人孫掩張長命韓祖香據城反殺刺史崔遊以應大提遣城人卜胡襲克高平殺鎮將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死子念生代立僭稱天子年號天建置立百官孝昌元年春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諒自稱宋王年號天啓遣其子景仲歸於蕭衍遣其將朝龍牙

成景儁元略等帥衆赴彭城詔祕書監安樂王鑒迴師以討之鑒於彭城南擊元略大破之盡俘其衆既而不備爲元法僧所敗㪅遣子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其寮屬守令兵武及郭邑士女萬餘口南入夏四月辛卯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羣臣面陳得失詔曰神龜之末權臣擅命元乂劉騰陰相影響遂使皇太后幽隔後宮爲有無君之心積習不臣之迹緣事弥彰蔽耳目之明專生殺之柄天下爲之不康四郊由茲多壘此而可忍孰不可懷騰身既往可追削爵乂之罪狀𢦤合徽纆但以宗枝舅戚特全弘貸之法可除名爲民秋八月詔斷遠近貢獻珎麗違者免官九月詔減天下租調之半十二月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置官寮二年春正月五原降户鮮于脩禮反於定州號魯興元年二月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寃訟六月詔曰

自運屬寇難厯載於茲烽驛交馳征鼓不息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俾是蒼生罹此荼炭何以苟安黄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食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有直言正諫之士敢决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班告内外咸使聞知八月賊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爲賊黨葛榮所殺都督尒朱榮於肆州執刺史尉慶賓令其從叔羽生統州事九月葛榮敗都廣陽王淵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邏融歿於陣榮自稱天子號曰齊國年稱廣安冬十一月杜洛周攻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丙午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閏月稅市人入者各一錢居店舍爲五等三年春正月葛榮陷殷州刺史崔楷固執節死之三月詔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大都督討葛榮冬十月以衛將軍討虜大都督尒朱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自號曰齊年稱隆緒武泰元年春正月定州爲杜洛周所陷執刺史楊津是月皇女生祕言皇子大赦改元二月帝崩於顯陽殿年十九皇子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詔曰皇家握厯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朕以寡昧親臨萬邦識謝塗山德慙文母屬妖逆遄與四郊多故實賴宰輔之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冀誕儲貳而熊羆無兆唯虺遂彰于時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係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國道中微大行絶祀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及翌日弗愈大漸彌留乃延清蒲受命玉几暨陳衣在庭登策靡及允膺大寶即日踐祚朕是用惶懼忸怩心焉靡許今

遷君有君宗祐惟固宜議賞卿士爰及百辟凡厥在位並加陟叙効主即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尒朱榮抗表請奔喪乃勒兵而入三月上尊謚曰孝明皇帝葬於定陵廟號肅宗夏四月尒朱榮濟河皇太后幼主皆崩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

皇王部二十九

後魏敬宗孝莊皇帝　節閔皇帝
廢帝安定王　孝武皇帝
文皇帝　廢帝
恭皇帝　東魏孝靜皇帝

敬宗孝莊皇帝

後魏書曰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諱)之第三子母曰李妃肅宗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功封帝武城縣開國公幼侍肅宗書於禁內及長風神秀慧姿皃甚美拜中書侍郎城門校尉兼給事黃門侍郎雅為肅宗所親待長直禁中遷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轉侍中中軍將軍及武太元年春二月肅宗崩大都督爾朱

榮將兵向京師謀欲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兼人望陰與帝通榮乃帥衆來赴夏四月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於河陽南濟河即帝位以兄彭城王劭為無上王弟霸成公子正為始平王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衛封太原王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綬備法駕奉迎於河梁車駕巡河西至淘渚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公卿已下二千餘人列騎衛帝迁於便幕車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天下改武太為建義元年是月汝南王悅北海王顥臨淮王彧前後奔蕭衍郢州刺史元顯達據城叛五月加大將軍尔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尚書右僕射元欣為東道大使征東將軍光祿勳元欣副之循方黜陟先行後聞大將軍尔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六月通直散騎常侍高乾邕及弟帥合流民起兵於青州之太原頻破州軍詔東道大使元欣喻之乃降是月葛榮飢使其僕射任褒帥車三萬餘乘南寇至沁水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餘萬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署漢王年號天統詔諸有司馬伏從戎者職人優兩大階詔當親御六戎掃清燕代大將軍太原王尔朱榮帥精銳十萬為左軍上黨王天穆總衆八萬為前軍司徒公楊椿勒兵十萬為右軍司空公穆紹統卒八萬為後軍是月葛榮衆退屯相州之北七月齊獻武王於鄴西北招慰葛榮別帥稱王者七人衆萬餘降之加大將軍尔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光州人劉舉聚衆數千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月高平鎮人万俟(墨其二音)醜奴僭大位署置百官八月葛榮帥衆圍相州九月詔太尉公上黨王天穆討葛榮次於

朝歌以征東將軍齊州刺史元欣為沛郡王柱國大將軍尔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擒之餘衆帥降冀定滄瀛殷五州平大赦天下已改為永安元年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尔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冬十月蕭衍以北海王顥為魏主年號孝基入據南兗之銍縣城二年夏四月上黨王天穆齊獻武王大破邢杲於齊州之濟南杲降送京師五月元顥剋梁國內外戒嚴癸酉元顥陷滎陽甲戌夜車駕北巡幸河內景子元顥入洛戊寅太原王尔朱榮會車駕於長子即日反旆上黨王天穆北渡河會車駕於河內秋七月都督尔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濟破顥子冠受及安豐王延明軍元顥敗走車駕入居華林園昇大夏門大赦天下宴勞天柱大將軍尔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平來督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

萬疋班賜有差三年春三月雍州刺史尒朱天光討醜奴
蕭寶寅於安定破擒之因送京師六月嚈噠國獻師子九
月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帝殺榮及
天穆於明光殿大赦天下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
侯淵帥衆鎮北中是夜左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
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攻河橋擒殺奚毅等害之據
北中城南逼京邑十月通直散騎常侍假平西將軍都督李
苗以火舡焚河橋尒朱世隆退走壬寅尒朱世隆停建興之
高都尒朱兆自晉陽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
長廣王曄為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十二月尒朱兆寇丹
谷都督崔伯鳳戰歿都督羊文義史五龍降兆大都督源
子恭奔退尒朱兆尒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涉度以襲
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

之佛寺殺皇子亂兵殺司徒公臨淮王彧僕射范陽王誨
戊申元曄大赦天下尒朱度律自鎮京師尒朱兆遷帝於
晉陽崩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中興二年謚為武
懷皇帝太昌元年又謚孝莊皇帝廟號敬宗葬靜陵

節閔皇帝

後魏書曰節閔皇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之子也母曰王
氏王少端謹有志度長而好學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
襲爵延昌中拜通直散騎常侍正光三年加散騎常侍領
給事黃門侍郎以元乂擅權遂稱疾不起乂之因託瘖病
五年就除金紫光祿大夫建義元年除儀同三司既絕言
垂將一紀居於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者
言王不語將有異圖民間遊聲又云有天子之氣王懼禍
逃匿上洛尋見追躡執送京師拘執多日以無狀獲免及

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元曄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潛
嘿晦身有過人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王所親申其
意且兼迫脅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春三月
曄迫至邙南世隆等奉王東郭之外行揖讓之禮太尉公
尒朱度律進璽綬衮冕之服及就輅車百官侍衛入自建
春雲龍門昇太極殿前羣臣拜禮畢遂登閶闔門詔大赦
天下以魏為大魏改建明二年為普泰是月幽州刺史劉
靈助起兵於薊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侍中河北大
使高乾邕及弟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敖曹率衆
夜襲冀州執刺史元嶷如力共推前河內太守封隆之行州
事三月封長廣王為東海王潁川王尒朱兆為天柱將軍
晉州刺史平陽郡開國公高歡封勃海信都王夏四月詔
有司不得復稱偽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還往高歡以

尒朱逆亂始興義兵於信都西定殷州斬其刺史尒朱羽
生命南趙郡太守李元忠為刺史鎮廣阿八月追尊皇考
為先帝皇妣為先太妃封皇弟永業為高密王皇子子恕
為青州勃海王既而高歡推立安定王為帝於信都二年
三月高歡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高歡使魏蘭根
慰喻洛邑且觀帝之為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
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為孝武帝
五月帝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孝武帝詔百司赴會大
鴻臚監護喪事葬用王禮加以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
二十人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後廢帝安定王

後魏書曰後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
程氏少聰明悟永安二年為肆州魯郡王後軍府司馬元

轉之建明二年正月爲冀州渤海太守及高歡起義兵將
誅暴逆乃推戴之冬十月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升壇柴
燎大赦稱中興元年以高歡爲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録尚書大行臺增邑三萬戶以兼侍中撫河北
大使高乾邕爲侍中司空以前平北將軍通直散騎常侍
高敖曹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以終其身十
一月高歡率師攻鄴城二年春正月拔鄴擒刺史劉誕二
月以高歡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增封三萬戶并前
爲六萬戶三月以齊文襄王起家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車駕幸鄴閏月尒朱天光兆度律仲遠等屯於洹水之
南高歡出頓紫陌尒朱兆率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
不尅退走高歡大破尒朱天光等四胡於韓陵前廢帝鎮
軍將軍賀拔勝徐州刺史杜德於陣降尒朱兆走并州仲
遠奔東郡天光度律將赴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賈顯智倍
道先還夏四月椿等據河橋擢罪自効尋擒天光度律於
河橋西北大行臺長孫稚都督賈顯智等率騎入京師執
尒朱世隆彥伯斬於都街口送天光度律於高歡尒朱仲
遠奔蕭衍車駕至河陽乃遜於別邸太昌元年五月封安
定郡王邑一萬戶後以罪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永熙
二年葬鄴西南野馬崗

孝武皇帝

後魏書曰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
子母曰李氏性沉厚少言好武治封汝陽縣公拜通直散
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建義初除散騎常侍尋遷平東將軍
兼太常卿又爲鎮東將軍宗正卿永安三年封平陽王普
泰初轉侍中鎮東將軍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又加侍
中尚書右僕射中興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疎遠未允
四海之心請遜大位齊獻武王高歡與百寮會議僉謂高
祖不可無後乃共奉王即帝位於東郭之外自東陽雲龍
門御太極前殿群臣朝賀禮畢升閶闔門大赦天下改中
興二年爲太昌元年帝以世易除授齊獻武王爲大丞相
大將軍還鄴車駕餞別於乾脯山殺大司馬汝南王悅大
赦天下改太昌爲永興以同太宗時號尋改爲永熙二年
春正月車駕幸崧高石窟靈巖寺十二月車駕狩於嵩陽
遂幸溫湯車駕還宮三年春二月壬子大赦壬午封左衛
將軍元斌之爲潁川王夏四月癸丑日有蝕之五月丙戌
直勳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二百人閤內部曲數
千人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爲領軍使與王思政等統
之以爲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

諸刺史辛卯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秋七月己丑
帝親總六軍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斛斯椿
以五千騎宿於瀍西陽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
千牛刀以從有牛百頭盡殺以食軍士衆知帝將出其夜
亡者過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
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駱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
崤中己酉高歡入洛遣元慶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
侍官追帝請迴駕高昂率勁卒及帝於陝西帝揚鞭長騖
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麥飯壺漿獻帝甘之復一
村十年帝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八月宇文
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
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
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

歲逐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爲宮大赦甲寅高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摠萬機居尚書省歡追車駕至潼關九月己酉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斬其行臺華長瑜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十二月帝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葬雲陵

文皇帝

後魏書曰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母曰楊氏帝正始初坐父愉罪兄弟皆幽宗正寺及宣武崩乃得雪正光中拜直閤將軍時胡太后嬖寵帝與明帝謀誅之事泄免官武泰中封邵縣侯永安三年進封南陽王孝武即位拜太尉加侍中永熙二年進位太保開府尚書令三年孝武與高歡搆難以帝中軍四面大都督及

從入關拜太宰録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羣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大統元年春三月戊申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追尊皇考爲文景皇妣楊氏爲皇后己酉進丞相略陽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乙卯立妃乙氏爲皇后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東魏攻陷夏州三年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拜泰柱國大將軍四年春正月辛酉拜天於清暉室終帝世遂爲常二月東魏攻陷南汾潁豫廣四州廢皇后乙氏三月立蠕蠕蠕蠕主女郁九閭氏爲皇后大赦秋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帝與安定公宇文泰東伐九月車駕至東伐五年冬十月於陽武門外縣鼓置紙筆以求得失六年春正月庚戌朝群臣自西還至此

禮樂始備七年十二月御遺雲觀引見諸王叙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誡十條以賜之八年春正月初置六軍十六年五月東魏靜帝遜位於齊秋七月安定公宇文泰東伐至恒農齊師不出乃還九月大赦十七年春正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葬於永陵謚曰文皇帝

廢帝

後魏書曰廢帝名欽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乙皇后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爲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尉遲迥克成都劍南平冬十一月安定公宇文泰殺尚書元烈三年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並垂泣諫帝不聽故及於辱

恭皇帝

後魏書曰恭皇帝諱廓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爲齊王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十一月師滅梁戕[illegible]梁元帝梁太尉王僧辯奉元帝子方智爲王承制居建業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爲太師冢宰以柱國李弼爲大司徒以趙貴爲太保大宗伯以尚書令獨孤信爲大司馬以于謹爲大司寇以侯莫陳崇爲司空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於周閔帝元年正月東魏封帝爲宋公尋殂

東魏孝靜皇帝

後魏書曰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二年拜通直散騎侍郎秋八月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孝武既入關渤海王高歡奉迎不克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肅宗之後時年十一月冬十月即位

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爲天平元年有事於太廟詔曰安
安能遷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規是以殷遷八
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數隆替無恒事由於通變理出於不
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觀乾象俯協人謀發自武州
來幸嵩縣魏雖舊國其命惟新及正光之季國步孔棘喪
亂不已寇賊相侵俾我生民無所措手今遠遵古式深驗
時事考龜襲吉遷宅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寶曆主者明
爲條格及時發邁車駕北遷詔渤海王高歡留後部分以
衛軍大將軍尚書令元弼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洛州
刺史鎮洛陽十一月車駕幸鄴是冬蕭衍以元慶和爲鎮
北將軍魏王入據平瀨鄉孝武崩於長安二年春正月渤
海王高歡襲擊山胡劉蠡升大破之詔以高歡爲相國假
黃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王固讓不受三月高歡討劉蠡

升斬之蠡升子南海王復僭帝號高歡進擊破擒之及其
弟西海王皇后夫人王公已下四百餘人并獲逋逃之民
二萬餘户八月發七萬六千人營新宮十二月車駕狩於
鄴是歲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三月春正月詔加渤海王高
歡九錫之禮遣侍中元子思敦喩固讓乃止二月詔加勃
海王世子澄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秋七月大赦
天下四年夏四月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天下先是蕭
衍圍泰州刺史侯和請降遣李謀等往於蕭衍冬十月西魏遣其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如願逼
洛州行軍事廣陽王湛弃城退還季海如願遂據金墉潁
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迄西叛引西魏都督梁迴據城
西魏又遣其都督趙繼宗右丞韋孝寬等攻陷豫州大象
元年春正月巨象至自碭郡陂中南兗州獲送大赦改年
大都督賀拔仁攻西魏南汾州拔之率豫州刺史堯雄等

與大行臺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干等於北
豫相會俱討潁州梁迴等弃城逃走潁川平秋七月行臺
侯景司徒高敖曹圍西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八月大
敗西魏於河陰司徒高敖曹儀同三司大都督李猛宗顯
並戰歿西魏留其長孫子彥守金墉渤海王高歡濟河子
彥棄城走興和元年五月立皇后高氏大赦天下秋七月
詔渤海王高歡爲相國録尚書事大行臺固辭相國九月
發畿内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十一月以新宮成
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徙新宮大赦天下三年冬十月詔
羣官於麟趾閣議新定制令頒於天下發夫五萬人築漳
濱堰四年夏五月渤海王高歡請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
明揚仄陋納諫屛邪親理獄訟武定元年春正月大赦改
年車駕蒐於邯鄲之西山三月渤海王高歡討宇文黑獺

於邙山大破之擒西魏臨洮王森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
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追奔至恒農而還豫洛二州平二年
春正月渤海王高歡請在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没之口
三月渤海王世子高澄爲大將軍五年春正月渤海王高
歡薨於晉陽司徒侯景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附之
景入據潁城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廣州刺史暴顯等司
空韓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仁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可朱渾道元左衛將軍劉豐等率衆討之景乃遣使
降於西魏請師救援西魏遣其將李景和王思政帥騎赴
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侯景復背西魏歸於
蕭衍衍置景爲河南王大將軍承制六月司徒韓軌司空
可朱渾道元等自潁川班師大將軍高澄迎勞於石濟高
澄還晉陽秋七月以大將軍高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九月蕭衍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率衆寇徐州堰泗州於寒山以灌彭城冬十月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樂討淵明十一月大破之擒淵明及其二子六年正月大都督高岳等戰於渦陽大破侯景俘斬五萬餘人溺於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走淮南冬十月侯景濟江推蕭衍弟子臨賀世王正德爲主以攻建業蕭衍弟子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以鍾離内屬三月侯景尅建業還以蕭衍爲主衍第子北兗州刺史定襄侯蕭祗湘潭侯蕭退來降夏四月詔渤海王高澄緑綫跋讃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是月侯景殺蕭衍立子綱爲主六月尅潁州擒西魏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東道大行臺太原郡開國公王思政潁州刺史皇甫僧顯及戰

士男女數萬口八月盗殺渤海王高澄甲午太原公高洋如晉陽八年春正月帝爲渤海王高澄舉哀於東堂詔太原公高洋嗣事三月進爵爲齊王夏五月詔齊王爲相國揔百揆備九錫之禮以齊国太妃爲王太后王妃爲王太后詔歸帝位於齊國即日遜於別宫齊天保元年封中山王二年冬十二月殂時年二十八謚曰孝靜皇帝葬於漳西山岡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

皇王部三十

後周太祖文皇帝　孝閔皇帝
明皇帝　武皇帝
宣皇帝　靜皇帝

後周太祖文皇帝

周書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黄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有葛烏兎者雄武多筭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揔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其後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有文曰皇帝璽普回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焉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毋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

矣魏孝昌二年燕州亂太宗始以統軍從尒朱榮征之先是北海王顥奔梁梁人立爲魏王令率兵入洛魏孝莊帝出居河内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太祖與岳有舊乃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户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上音墨下音其）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尒朱天光及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魏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閤將軍行原州事太常元年岳以太祖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決焉表太祖爲持節衛將軍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正月岳與侯莫陳悅討曹泥二月岳爲悅所害四月太祖率輕騎臨悅軍悅大懼太祖統兵奮擊大破之悅遁走追及斬之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

進太祖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洛
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七月丁未從帝洛陽率輕
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八月齊神武襲陷
潼關侵華陰太祖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齊神武留其將薛
瑾守關而退太祖乃進軍襲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
丞相冬十月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徙都於
鄴是爲東魏閏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立魏南陽王寶
炬爲嗣是爲文皇帝大統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
子嗣位太祖以冢宰總百揆三年魏帝有怨言魏臨淮王
育廣平王贊等垂泣諫之帝不聽於是太祖與公卿定議
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饗群臣魏史柳
虯執簡書告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帝託於
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

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
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囑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
祖乃令太常盧辯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衆士維
文皇帝以機祿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
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
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
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魏帝詔封太祖子邕爲輔城公憲爲
安城公邑各二千戶三年九月太祖有疾還至雲陽命中山
公護受遺輔嗣子冬十月乙亥崩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
時年五十二葬于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
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爲文皇帝

孝閔皇帝

後周書曰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
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
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
壽不足以稱之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爲安定公世子十月
乙亥太祖崩丙子世子嗣位爲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
帝詔以岐陽之地封帝爲周公庚子禪位於帝元年春正
月辛丑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門追尊皇考文
公爲文王皇妣爲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爲宋公帝性剛
果見晉公護執政深忌之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
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
潛謀請帝誅護帝然之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密白
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鳳等遂不自安
更奏帝將召群臣入因此誅護光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
遲綱揔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共謀廢立令綱入殿中詐呼鳳

等論事既至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乃罷禁兵帝方悟
無左右獨在內殿令宮人持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
祥逼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以弒崩時年十六護誅後
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明皇帝

後周書曰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
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因以名焉
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十六年行華州事尋拜開府儀
同三司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將軍鎮
隴右孝閔踐祚進位柱國轉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治有
美政黎民懷之及孝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秋
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甲子群臣上表勸進備法駕
奉迎帝固讓群臣固請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

羣臣於延壽殿武成元年春正月乙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惣焉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爲文皇帝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辛丑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謚曰明皇帝廟稱世宗葬昭陵

武皇帝

後周書曰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祢羅突太祖第四子母曰叱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㓜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太祖異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公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祖即位遷柱

國授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爲大司空治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爲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共參議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成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帝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保定元年春正月戊寅詔曰寒暑亟周奄及促歳改元命始國之典章朕承寶圖宜遵故實可改武成三年爲保定元年嘉號既新惠澤宜溥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冢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四年十月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於是護惣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天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合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素毀此典茫然已墜千𢧐昔周王受命請問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猶伊未學而能志此宜依是日有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廢朝以齊武成薨故也道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賻焉建德元年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齊遣使來聘丙辰誅大冢宰晉國公護其子柱國譚國公會會弟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二年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辰集百寮於文德殿帝責躬罪己問以治政

得失五年十月乙酉帝惣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惣管杞國公亮爲右二軍惣管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惣管譙王儉爲左一軍惣管大將軍竇恭爲左二軍惣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惣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六年春正月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爲溫國公宣政元年三月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宮甲戌初服常冠以皁縠爲之加簪而不施纓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鄭國公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五月己丑帝惣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馬驢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於雲

陽宮丙申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謚曰武皇帝廟稱高祖葬孝陵

宣皇帝

後周書曰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景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為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揔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象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揔管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

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二月辛巳詔曰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協無疆之祚帝王之量不肅而成天祿之期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海深合謳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年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旂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二年五月甲午夜帝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帝不豫還宮詔隋國公堅入侍疾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曰宣皇帝葬定陵

靜皇帝

後周書曰靜皇帝諱衍後改為闡宣帝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宮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為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露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天下停洛陽宮作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朕以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速遽及此辰窮慕纏綿言增號絕躬祀華號寔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為大定元年二月庚申大丞相隋王楊堅為相國揔百揆備九錫之禮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並依魏晉故事甲子隋王楊堅稱號帝遜於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邑萬戶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為表荅不稱詔有其文事竟不行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年九歲謚曰靜皇帝葬恭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

皇王部三十一

隋高祖文皇帝　煬皇帝

隋高祖文皇帝

隋書曰高祖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惠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薨贈太保謚曰桓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爲人龍顏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長上短下沉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太祖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武帝即位遷左小宮伯出爲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世稱純孝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娉高祖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帝平齊進位

柱國與宇文憲破齊任城王高湝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太僕丞右司武俄轉大　帝每巡幸恒委以居守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爲揚州總管將發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宣帝崩時靜帝幼沖未能親理政事內史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皇后之父衆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周氏諸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爲詞以徵之丁未發喪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丞相百官總已而聽焉十二月甲子周帝詔以鄖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王上隋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高祖再讓不許於是建臺置官大定元年二月丙辰詔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爲王后長子爲太子前後三讓乃授俄而周帝以衆望有歸乃下　詔遣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奉皇帝璽紱百官勸進高祖乃受焉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柴燎告天是日大赦改元爲開皇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爲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黃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黃百寮畢賀二年六月景申詔曰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所在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仍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大府少卿高龍义等創造新都三年春正月庚

子將入新都大赦天下六年二月丁亥發丁男十一萬修
築長城三旬而罷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於太廟乙未制
諸州歲貢三人丁巳祀朝日於東郊己巳陳遣兼散騎常
侍王亨兼通直散騎常侍王晉來聘壬申車駕幸醴泉宮
是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己酉幸
晉王第庚戌於楊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八年冬十月甲
子將伐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
為行軍元帥以伐陳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夾日辛未賀
若弼拔陳京口韓擒虎拔陳南豫州癸酉以尚書右僕射
虞慶則為右衛大將軍景子賀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
將蕭摩訶韓擒虎進師入建業獲其將任蠻奴獲陳主叔
寶陳國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癸巳遣使持節巡撫
之夏四月己亥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

太廟拜晉王廣為太尉五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為尚
書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為納言丁丑以吏
部侍郎盧愷為禮部尚書時朝野物議咸願登封秋七月
景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
寡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
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二十年冬十月乙丑皇太子勇及
其諸子並廢為庶人殺柱國太平縣公史萬歲己巳殺左
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師大
風雪以晉王廣為皇太子十二月戊午詔東宮官屬不得
稱臣於皇太子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
書右僕射楊素為尚書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尚書右僕射
丁酉徙河南王昭為晉王三年七月詔令州縣搜揚賢哲
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源不限多

以不得不舉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四年
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於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
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大赦
天下八月甲辰上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寮辭訣並握手
歔欷是時唯太子及陳宣華夫人侍疾太子無禮宣華訴
之帝怒曰死狗那堪付後事遽令召勇楊素祕不宣乃屏
左右令張衡入拉帝血濺屏風冤痛之聲聞于外年六十
四在位二十四年

史臣曰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稀
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當時所許是
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
尉遲迥舉全齊之眾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
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荊揚未一劬

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
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
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
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
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
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
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學術不能
任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
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人皆同帝制靡所適
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人滅父子之
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剪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
屠戮松檟纔列天下皆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
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

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煬皇帝

隋書曰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麽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拜柱國并州摠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韶安道公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旣而高祖幸上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內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進位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復拜并州摠管高祖之祠太山領武候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恒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卽皇帝位於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摠管漢王諒舉兵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十一月癸丑詔可於伊雒營建東京卽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大業元年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爲皇后改豫州爲溱州洛州爲豫州廢諸州摠管府丙申立晉王昭爲皇太子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

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實之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萬餘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七月景子詔曰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卽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舳艫相接二百餘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摠管內給復三年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辛亥上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三年四月甲午詔曰夫孝悌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眾善畢舉與時無弃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景申車駕北巡狩六月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秋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各有差八月壬午車駕

發榆林乙酉啓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
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
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己丑
啓民可汗歸蕃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宮
九月己未次濟源辛酉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己巳至
于東都五年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
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壬寅高昌吐谷渾伊吾並遣使
來朝乙巳狄道党項羌來貢方物癸亥出臨津關渡黃河
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
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嶺甲申宴羣臣於金山之上六
月景午次張掖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
壯超絕等倫在官勤舊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禦四
科舉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

數千里之地上大悅景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
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
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文皇已來流配悉
放還鄉晉陽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一年行經之所
給復二年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
効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六年二月庚申徵魏齊周
陳樂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宮甲子以鴻臚卿史
祥爲左驍衛大將軍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
各有差七年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寮頒賜
各有差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
濟渠遂幸於涿郡八年正月辛巳大軍集於涿郡壬午下
詔曰高麗小醜昏迷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荐食遼獩之境
親總六師用伸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若高麗泯首轅門

自歸司寇即宜解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順
咸加撫慰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
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
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
摠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
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
之盛未之有也三月癸巳上御師甲子臨戎於遼水橋戊
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
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渡遼大
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
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
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
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

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寅上至東都九年春正月丁丑徵
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於涿郡二月戊寅幸遼東以越王
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預聚徒
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
車駕渡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五月丁丑熒惑
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寇掠城邑六月乙
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丙辰玄感逼東都河南贊
治裴弘策拒之反爲賊所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於高
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
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十年二月辛卯
詔曰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
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
戮封豕於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沮水

滄海舟檝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汚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
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
而長惡靡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
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
水順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
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
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秋七月甲子高
麗遣使降因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二月壬申
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十二年七月甲子
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
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摠
留後事十三年二月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
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

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
崱擊之反為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
年開倉以賑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五月
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丙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
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丙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
攻陷河西諸郡自稱凉王建元安東八月辛巳唐公破武
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
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帝在江都
聞唐公舉兵動容者久之以手頻按曰渠有奇相渠得之
矣如此者再三遂欲渡江幸丹陽時宿衛諸將皆是秦人
各有懷土之志宇文化及因人之心與裴虔通作亂入犯
宮闈宿衛皆走遂執帝將出示衆數以十罪復引帝入求
鴆不得令狐行達牽帝使坐以練布縊之時年五十蕭后

令宮人撤床簀為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
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
異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蕃王次不當立
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
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
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
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
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等因機
搆扇遂成廢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

皇王部三十二

隋恭皇帝　李密　王世充　竇建德附

隋恭皇帝

隋書曰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器度大業三年立為陳王後數載徙為代王邑万户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揔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奉帝纂業大業十三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於大興殿詔大赦天下改義寧元年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甲子以光禄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為假黄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二年三月丙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弑太上皇於江都宫立秦王浩為帝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以下一依舊式五月戊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遭不造哀號永感心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揔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賴德侔造化工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為人臣載違天命在昔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已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恥於皇祖守禋祀於孝孫朝聞夕殞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遜于舊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

前典趨上尊号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勑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于大唐唐以上為酅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鏞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李密

唐書曰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也父寛隋上柱國蒲山公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常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寛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専以讀書為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乘一黄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悦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玄感傾心結託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玄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関迎密以為謀主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賫粮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関中四塞天府之國若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

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尅万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密計遂不行及玄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為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麗密與其黨俱送帝所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夜醼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夜穿牆而遁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藋藜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万古傳名謚寄言世上英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万餘人密往歸之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雄才大略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異遣說諸小賊所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以為然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為公破之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別統所部密尋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群兵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傑之才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翦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都

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万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衆至數十万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万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為主号為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拜翟讓為司徒封東郡公於是城洛口以居之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万餘人襲興洛倉破之入東都郭郭掠居人燒天津橋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密復親率兵三万逼東都將軍段達等出兵七万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興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數煬帝十罪以移郡縣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內東都復出兵乘之密衆大潰弃興洛倉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万擊之密與戰不利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平原賊帥郝孝德等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為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若汝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讓軍以失利密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明日讓至密所欲為宴樂具饌以待之密引讓而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遣壯士自後斬之

并殺其兄寛及王儒信讓部將徐世勣單雄信等頓首求
哀密並釋而慰諭之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
衆末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
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
下密簡鋭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乘勝陷偃師於是
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將作大匠宇文愷叛東都
降于密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
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並隨使通
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官屬咸勸密即尊號密曰東都未
平不可議此及義旗建密負其強盛欲自為盟主乃致書
于高祖為請兄合從以滅隋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於
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末遑東討即相阻絶
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為吾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

此中原鞠為茂草與言感歎實救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
報末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
茲鴻業密得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
定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俄而宇文化及率衆自
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隋越
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
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將與化及相抗
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焉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
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糧且盡因
偽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
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密為流矢
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糧盡衆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
縣密引兵而西遣使朝于東都執弑煬帝者于弘達以獻

越王侗召密入朝至溫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
城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
兵由是衆心漸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衆五千來決
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
之世充軍至密遂敗績於萬餘人馳向洛密將入洛口倉
城邴元真以遣人潛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
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
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
牢元真以城降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
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
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
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慟絶衆皆泣莫
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弃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

功諸君必保富貴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高祖遣使迎
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衆百萬一朝至此命
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
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比於竇融勳亦
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尋拜光
祿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
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仕經略世充時王伯當為
左武衛將軍亦令為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大懼
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
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乃簡驍勇數
十人著婦人衣戴冪䍠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率之入桃
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畜産直趣南山時
右翊衛將軍史万寶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彥師率步騎數

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彥師伏兵山谷密
軍半渡横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七 王世充附
又曰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世充頗涉經史
尤好兵法及龜筴推歩之術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善敷
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
利口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中累
遷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
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毎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
奏遠方珎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十年齊郡賊帥孟讓
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大
破之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小盗所向盡
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
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煬

帝聞之以爲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及李密攻
陥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以拒密
又遣就軍拜世充爲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
李密戰世充軍敗績乃率餘衆歸河陽時天寒大雪至河
陽繞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徴還洛
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宇文化
及作難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
公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
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内史令入居禁中子
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未幾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
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乗其弊而擊之恐人心不
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
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討則兵皆疫死充兵

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
二千餘疋軍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世充令軍人秣馬
蓐食遅明而薄密密軍潰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衆入朝世
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侗進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爲府備
置官属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遂大嘔吐疑遇毒所致
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絶矣遣雲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
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惣百揆封鄭王加九錫
備物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
盛願陛下揖譲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四月假爲侗詔策
禪位遣兄世惲廢侗於含涼殿僣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
國號鄭立子玄應爲皇太子世充毎聽朝必殷勤誨諭言
詞重複千端萬緒或輕騎遊歴街衢亦不請道百姓但避
路而已按轡徐行謂百姓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下情無

由聞徹世充非貪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毎事
親覽當與士庶共評朝政令上於順天門外置座聽朝又
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事日有數
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世充遣其姪行
本鴆殺侗謚曰恭皇帝十月世充率衆東徇地至于滑州
仍以兵臨黎陽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七
月秦王率兵攻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
言曰隋末喪乱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唯願
自守不敢西侵王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
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内皆承正朔
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思
致力至尊重違衆願有斯吊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
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

鎭所至輒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轅縣於是河南
州縣相次降附十一月竇建德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
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
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世充軍敗因乘
勝追之屯其城門世充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
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迴至
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
知所爲將潰圍而出南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荅乃率其將
吏詣軍門請降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
曰計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祖
乃釋之與兄弟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爲讎人獨孤脩德所
殺世充自篡位凡三歲而滅 竇建德附
又曰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爲事初里長

犯法亡去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有所贈皆讓而
不受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補建德爲二百長時
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爲水所漂妻子餒
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貧自言于漳南令
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
饑建德謂安祖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爲逃亡之
虜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
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
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産者得數百人
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爲羣盜安祖自稱將軍時鄃人張金
稱亦結聚得万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
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殺掠居人焚
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閭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

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
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後安祖
爲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
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
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
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統衆欲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
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拒絢大破絢軍絢以數十
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是建德之
勢益振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張金稱破之
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
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歷觀
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
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必將疲倦乘便

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
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義臣果大破士達於
陣前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既少聞士達敗衆皆
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
憂建德復還平原招集亡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
軍此後隋郡縣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
人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
號丁丑署官屬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
食盡又聞煬帝被殺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
之琮因使者請降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宮自是郡縣多下
之武德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建德即日引兵討化
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
城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弒煬帝元謀者斬之梟

首棘門之外囚化及并其二子同攻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遷都于洺州號萬春宮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絶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然猶依倚突厥隋義城公主先嫁突厥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南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又進攻衛州陷黎陽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羅藝出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先是曹州濟陰人孟海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四年二月建德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衆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

于滎陽三月春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時世充弟世辯爲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千人從之合衆十餘萬號爲三十萬次城皐築宮于板堵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爲表裏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其衆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洛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賫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敬固爭建德怒扶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鋭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卻秦王馳騎深入大破之建德中矟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于洛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既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清命無爲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與故將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于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

皇王部三十三

唐高祖神堯皇帝

唐書曰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諱淵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暠生歆歆生重耳仕魏爲弘農太守重耳生熙爲金門鎮將領豪族鎮武川因家焉儀鳳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賜仕魏爲幢主儀鳳中追尊光皇帝生皇祖諱虎後魏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馬獨狐信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爲八柱國家仍賜姓大野氏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至隋文帝作相還復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諱昞𥘅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唐國公謚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年襲唐國公及

長偶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隋受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即高祖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爲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負大業初爲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爲殿內少監九年遷衛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於懷遠鎮及楊玄感反詔高祖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高祖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款附時煬帝多所猜忌人懷疑懼會有詔徵高祖詣行在所遇疾未謁時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不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迹焉十一年煬帝幸汾陽宮命高祖往山西河東黜陟討捕師次龍門賊帥毋端兒帥衆數千薄于城下高祖從十餘騎擊之所射七十發皆

應弦而倒賊乃大潰十二年爲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爲副將羣賊蜂起江都阻絶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及門下客長孫順德劉弘基各募兵旬日間衆且一萬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于河東威與君雅見兵大集恐高祖爲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爲不利晉陽鄉長劉世龍知之以告高祖陰爲之備五月甲子高祖與威君雅視事太宗密嚴兵於外以備非常遣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告威等謀反即斬之以徇遂起義兵遣劉文靜使於突厥始畢可汗令率兵相應六月甲申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癸巳建大將軍府并置三軍分爲左右開倉庫以賑窮乏遠近響應秋七月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景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

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饋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景戌進下臨汾郡及絳郡癸巳至龍門突厥始畢可汗遣康梢利率兵與劉文靜會于麾下隋驍衛大將軍屈突通鎮河東津梁斷絶關中向義者頗以爲阻於是水濱居人競進舟檝不謀而至者前後數百人九月壬寅馮翊賊帥孫華土門賊帥白玄度各率其衆送款并具舟檝以待義師高祖令華與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武牙郎將桑顯和率兵數千夜襲長諧義師不利太宗以遊騎數百掩其後顯和潰散義軍復振景辰馮翊太守蕭造以郡來降戊午高祖親率衆圍河東屈突通自

守不出乃命攻城不利而還文武將吏請高祖領太尉加
置僚佐從之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來降庚申高祖率
軍濟河舍于長春宮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數高祖禮之
咸過所望人皆喜悅景寅遣隴西公建成司馬劉文靜屯兵
永豐倉兼守潼關以備他盜太宗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
前後數萬人自渭北徇三輔所至皆下高祖從父弟神通
起兵鄠縣柴氏婦舉兵於司竹至是並與太宗會乙亥命
太宗自渭汭屯兵阿城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趣霸上高祖
率大軍自下邽西上經煬帝行宮園苑悉罷之宮女放還
親屬冬十月辛巳至長樂宮有衆二十萬京師留守刑部
尚書衛文昇右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挾代王
侑籍以拒義師高祖遣使至城下諭以匡服之意再三皆
不報諸將固請圍城十一月景辰攻拔京城衛文昇先已

病死以陰世師滑儀等拒義兵並斬之癸亥率百僚備法駕
立代王侑爲天子遥尊煬帝爲太上皇大赦改元爲義寧甲
子隋帝詔加高祖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
丞相進封唐王總錄萬機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爲令
以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太宗爲京兆尹改封秦王姑
臧公元吉爲齊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長史司錄已下
官僚金城賊帥薛舉寇扶風命太宗爲元帥擊之遣趙郡
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癸巳太宗大破薛舉之衆於
扶風屈突通自潼關奔東都劉文靜等追擒於閿鄉虜
其衆數萬河池太守蕭瑀籍以郡降丙午遣雲陽令詹俊
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二年春正月戊辰世子建
成爲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太宗爲副總兵七萬徇地東都
三月景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弑隋太上皇於江都宮立

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徙封太宗爲趙國公戊辰隋帝
進高祖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唐國置丞相已下立
皇高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夏四月戊戌世子建
成及太宗自東都班師五月乙巳天子詔高祖冕十有二旒
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
典戊午隋帝詔遣使持節兼太保刑部尚書光祿大夫梁
郡公蕭造兼太尉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綬于高祖
高祖辭讓百寮上表勸進至于三乃從之隋帝遜于舊邸
改大興殿爲太極殿甲子高祖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
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天下改隋義寧二年
爲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賜爵一級義師所行之處給復
三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丁卯宴百官于太極殿賜
帛有差東都留守共立隋越王侗僭爲帝壬申命相國長

史裴寂等修律令六月甲戌太宗爲尚書令廢隋大業律
令頒新格己卯備法駕迎皇高祖宣簡公已下神主祔于
太廟追謚妃竇氏爲穆皇后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
封太宗爲秦王齊國公元吉爲齊王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
癸未封隋帝爲酅國公薛舉寇涇州命秦王爲西討元帥征
之改封永康王神通爲淮安王壬辰加秦王雍州牧餘官
如故秋七月秦王與薛舉大戰於涇州我師敗績八月壬
午薛舉死其子仁杲復僭稱帝命秦王爲元帥以討之涼
州賊帥李軌以其地來降拜涼州總管封涼王九月乙巳
親錄囚徒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宇文化及至魏州
鴆殺秦王浩僭稱天子國號許冬十月李密率衆來降十
一月秦王大破薛仁杲於淺水原降之隴右平乙巳涼王
李軌僭稱天子於涼州詔頒五十三條格以約法緩刑十

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陜東道大行臺庚子李密叛於桃林行軍揔管盛彦師追討斬之二年春二月丁酉竇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傳首突厥閏月辛丑劉武周侵我并州巳酉李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之衆及河南十郡降授黎州揔管封曹國公賜姓李氏庚戌上微行都邑以察甿俗即日還宫甲寅賊帥朱粲殺我使散騎常侍段確奔洛陽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簒越王侗位僭稱天子國號鄭辛亥李軌爲其僞尚書安興貴所執以降河右平九月辛未賊帥李子通據江都僭稱天子國號吳沈法興據毗陵僭稱梁王丁丑和州賊帥杜伏威遣使來降授和州揔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封楚王裴寂與劉武周將宋金剛戰於介州我師敗績右武衛大將軍姜寶誼死之并州揔管齊王元吉懼武周所逼奔于京師并州陷乙未京師地

震甲子上親祠華岳十一月景子竇建德陷黎陽盡有山東之地淮安王神通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皆没於賊十二月景申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狐懷恩揔管于筠爲劉武周宋金剛擒襲並沒焉甲辰狩于華山壬子大風拔木三年春正月辛巳幸蒲州命祀舜廟癸巳至自蒲州甲午李世勣於竇建德所自拔歸國建德僭稱夏王四月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臺尚書令秦王大破宋金剛於介州金剛與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偽揔管尉遲敬德尋相以介州降六月壬辰從封楚王杜伏威爲吳王賜姓李氏加授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景午親録囚徒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皇太子鎭蒲州以備突厥景申突厥殺劉武周於白道冬十月庚子懷戎賊帥高開道遣使降授蔚州揔管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四年五月己未秦王大

破竇建德之衆於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景寅王世充舉東都降河南平秋七月甲子秦王凱旋獻俘於太廟丁卯大赦天下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斬竇建德於市流王世充於蜀甲戌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南反置山東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八月兖州揔管徐圓朗舉兵反以應劉黑闥僭稱魯王冬十月乙丑加秦王天策上將軍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陜東道大行臺尚書令齊王元吉爲司空乙巳趙郡王孝恭平荆州獲蕭銑五年春正月景申劉黑闥據洺州僭稱漢東王三月丁未秦王破劉黑闥于洺水上盡復所陷州縣黑闥亡奔突厥蔚州揔管北平王高開道叛寇易州夏四月庚戌秦王還京師高祖迎勞於長樂宫壬申代州揔管定襄郡王大恩爲虜所敗戰死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置諫議大夫官員秋七月隋漢陽太守馮

盎以南越之地來降嶺表悉定八月辛亥以洺荆并幽交五州爲大揔管府改封恒山王承乾爲中山王葬隋煬帝于揚州景辰突厥頡利寇鴈門己未進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冬十月己酉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於洺州時山東州縣多爲黑闥所守所在殺長吏以應之行軍揔管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于下博道玄敗没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討劉黑闥景申幸宜州簡閲將士十二月景辰校獵於華池庚申至自宜州皇太子破劉黑闥於魏州斬之山東平六年春二月辛亥校獵於驪山三月乙未幸昆明池宴百官夏四月己未幸舊宅改爲通義宮曲赦京城繫囚於是置酒高會賜從官帛各有差癸酉以尚書右僕射魏國公裴寂爲左僕射中書令宋國公蕭瑀爲右僕射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

并州以備之六月壬子東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僭稱宋王遣趙郡王孝恭及嶺南道大使永康縣公李靖討之景寅吐谷渾內附九月景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師七年二月丁巳幸國子學親臨釋奠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三月戊寅廢尚書省六司侍郎增吏部郎中秩正四品掌選事戊戌趙郡王孝恭大破輔公祏擒之丹陽平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頒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詔遭父母喪者聽終制五月造仁智宮於宜州之宜君縣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六月辛丑幸仁智宮秋七月巂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八月戊辰突厥寇并州京師戒嚴壬午突厥退乙未京師解嚴八年夏六月甲子幸太和宮突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突厥八月并州道總管張公謹與突厥戰于大谷王師敗績中書令溫彥博沒於賊九月

突厥退冬十月辛巳幸周氏陂校獵因幸龍躍宮九年春正月景申命州縣修城隍備突厥尚書左僕射魏國公裴寂為司空二月庚申以齊王元吉為司徒戊寅親祀社稷三月辛卯幸昆明池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詔立秦王為皇太子總統萬機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詔傳位于皇太子尊帝為太上皇徙居弘義宮改名太安宮貞觀八年三月甲戌高祖讌西突厥使者於兩儀殿顧謂長孫無忌曰當今蠻夷率服古未嘗有無忌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以酒賜太宗太宗又奉觴上壽流涕而言曰百姓獲安四夷咸附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於是太宗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禮是歲閱武於城西高祖親自臨視勞將士而還置酒於未央宮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

遣南越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觴上壽曰臣早蒙慈訓教以文道爰從義旗平定京邑重以薛舉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筭幸而尅定三數年間混一區宇天慈崇寵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時和歲阜被髮左衽並為臣妾此豈臣智力皆由上禀聖筭高祖大悅羣臣皆呼萬歲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漸下詔從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儉約是日崩於太安宮之垂拱前殿年七十謚曰大武皇帝廟號高祖葬獻陵高宗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神堯皇帝天寶十三年上尊號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

皇王部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唐書曰太宗文皇帝諱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順聖皇后竇氏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因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懼其言大將殺之忽失所在陰採濟世安民之義以為名焉太宗幼聰叡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也大業末煬帝於鴈門為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賫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舉國之師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之師次崞音郭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時年十八有高陽賊帥魏刀兒自號歷山飛來攻太原高祖擊之深入賊陣太宗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於萬衆之中適會步兵至高祖與太宗又奮擊大破之時隋祚已終太宗潛圖義舉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及義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尅之拜右領大都督右三軍皆隸焉封燉煌郡公大軍西上賈胡堡音保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與裴寂議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遇小敵即班師將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以為賊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納促令引發太宗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高祖召問其故對曰今兵以義動戰則必尅退還則必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須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八月己卯雨霽高祖引師趣霍邑太宗恐老生不出戰乃將數騎先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開門出兵背城而陣高祖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與建成軍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騎馳下峻坂衝斷其軍引兵奮擊賊衆大敗各捨仗而走懸門發老生引繩欲上遂斬之平霍邑至河東關中豪傑爭走赴義太宗請進師入關取永豐倉以賑窮乏收群盜以圖京師高祖稱善太宗以前軍濟河先定渭北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攜幼滿於麾下收納英俊以備僚列遠近聞者咸自託焉師次于涇陽勝兵九萬破胡賊劉鷂子并其衆留殷開山劉弘基屯長安故城太宗自趣司竹賊帥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來會頓于阿城獲兵十三萬長安父老賫牛酒詣旌門者不可勝紀勞而遣之一無所受軍令嚴肅秋毫無所犯尋與大軍平京城高祖輔政授唐國內史改封秦國公會薛舉以勁卒十萬來逼渭濱太宗親擊之大破其衆追斬萬餘級略地至于隴坻義寧元年十二月復為右元帥總兵十萬徇東都及將旋謂左右曰賊見吾還必相追躡設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發伏擊之段達大敗追奔至于城下因於宜陽新安置熊穀二州戍之而還徙封趙國公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

州牧三年七月揔率諸將攻王世充於洛邑師次穀州世
充率精兵三萬陣於慈澗太宗以輕騎挑之時衆寡不敵
陷於重圍左右咸懼太宗命左右先歸獨留後殿世充驍
將單雄信數百騎夾道來逼交搶競進太宗幾爲所敗太
宗左右射之無不應弦而倒獲其大將燕頎世充乃拔慈
澗之鎮歸于東都太宗遣行軍揔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
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内王君廓自洛口斷賊糧道
又遣黄君漢夜從孝水河中下舟師襲廻洛城尅之黄河
已南莫不響應城堡相次來降大軍進屯邙山九月太宗
以五百騎先觀戰地卒與世充萬餘人相遇會戰復破之
斬首三千餘級獲大將陳智略世充僅以身免其揔管楊
慶遣使請降遣李世勣率師出轘轅道安撫其衆滎汴洧
豫九州相繼來降世充遂求救於竇建德四年二月又進

屯青城宫營壘未立世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臨穀水而
陣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山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以
擊之因誡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騎軍南下兵纔接
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相應賊衆殊死戰散
而復合者數焉自辰及午賊衆始退縱兵乘之俘斬八千
人於是進營城下世充不敢復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
之援建德以兵十餘萬來援世充至于酸棗蕭瑀(音禹)屈突
通封德彜皆以腹背受敵恐非萬全請退師穀州以觀之
太宗曰世充糧盡内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建
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吾當進據武牢扼其襟要賊若
冒險與我爭鋒破之必矣如其不戰旬月間世充當自潰
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併力將若
之何通又請解圍就險以就其變太宗不許於是留通輔

齊王元吉以圍世充親率步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德
自滎陽西上築壘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餘日諜
者曰建德伺官軍芻盡俟牧馬於河北因將襲武牢太宗
知其謀遂牧馬於河北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陳
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鼓譟諸將大
懼太宗將數騎外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
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
不出彼遇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無往不尅
吾與公等約必以午時後破之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
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太宗曰可擊親率輕騎
誘之衆擾至建德廻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登擊之所
向皆靡俄而衆軍合戰囂塵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齩金
秦叔寶宇文歆等纒幡而入直突出其陣後張我旗幟賊

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生擒建德於陣太宗數之曰我以干
戈問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預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
鋒建德股慄而言曰今若不來恐勞遠取乃將建德至東都
城下世充懼率其官屬二千餘人詣軍門請降山東悉平
太宗入據宫城令蕭瑀竇軌等封守府庫一無所取令記
室房玄齡收隋圖籍於是誅其同惡段達等五十餘人大
饗將士班賜有差高祖令尚書左僕射裴寂勞於軍中六
月凱旋太宗親被金甲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前後部
鼓吹俘二僞主及隋氏器物輦輅獻于太廟高祖大悦行
飲至禮以享焉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乃別表徽號
用旌勳德十月加號天策上將軍陝東道大行臺位在王
公上增邑二萬户通前三萬户賜金輅一乘袞冕之服玉
璧一雙黄金六千斤前後部鼓吹及九部之樂班劍四十人

于時海内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
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每更直閤下
降以温顔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八年加中書令九
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
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等於玄武門誅之甲子
立爲皇太子庶政皆斷決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
太宗即位于東宮顯德殿遣司空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
天下癸酉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景子立妃長孫氏爲皇后
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軍摠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
涇陽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頡利至于渭水便橋
之北遣其酋帥執失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太宗命囚
之親出玄武門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
以負約俄而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

由是大懼遂請和詔許焉即日還宮乙酉又幸便橋與頡
利刑白馬設盟突厥引退九月景戌頡利獻馬三千疋羊
萬口帝不受令頡利歸所掠中國户口丁未引諸軍衛騎
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庭謂將軍以下曰自古突厥與
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
馳方邵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于隋代不使兵士
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遣中國生民塗炭於寇
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
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鬭戰亦望汝前無横敵於是每日引
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自
是後士卒皆爲精銳十月癸亥立中山王承乾爲皇太子
貞觀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十二月
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

愛好遂爲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仙
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以待之還至沙丘
而死漢武帝爲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既無驗便行誅戮既
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二年春二月景戌靺鞨(上音末下音曷)内
屬三月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閱内諸州出御府金寶
贖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夏四月己卯
詔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瘞景申契丹内屬初詔天下州
縣並置義倉六月庚寅皇子治生三年春正月辛亥契丹
渠帥來朝戊午謁太廟癸亥親耕籍田四月辛巳太上皇
徙居太安宮甲子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六月戊寅以旱
親録囚徒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於名山大川中書
舍人杜正倫等往關内諸州慰撫又令文武百官各上封
事極言得失是歲户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

後内附開四夷爲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四年春
正月乙亥李靖大破突厥獲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
道送之京師二月癸亥幸温湯甲辰李靖又破突厥于陰
山頡利可汗輕騎遠遁甲寅大赦賜酺五月三日庚辰大
同道行軍副摠管張寶相生擒頡利可汗獻于京師甲午
以俘頡利告於太廟夏四月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
捷自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於是降璽書冊
命其君長則兼稱之九月庚午令收瘞長城之南骸骨仍
令致祭壬午令自古明王聖帝賢臣烈士墳墓無得芻牧
春秋致祭冬十月壬辰幸隴州曲赦岐隴二州給復一年
十日校獵於貴泉谷十三日校獵於魚龍川自射鹿獻於
太安宮甲子至自隴州戊寅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
孔穴針灸所失高昌王麴文泰來朝是歲斷死刑二十九

子177-087

人幾致刑措山東至于海河南至于嶺皆外戶不閉行旅
不賫糧焉六年十二月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
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是
歲党項諸羗前後內屬三十萬口八年二月乙巳皇太子
加元服景午賜天下酺三日三月庚辰幸九成宮五月丁
丑上初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九年五月太上皇崩于
太安宮七月甲寅增修太廟爲六室冬十月庚寅葬高祖
於獻陵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謁獻陵曲赦三原縣及行
從大辟罪四月戊寅幸九成宮甲申阿史那結社爾犯御營
伏誅壬寅雲陽石燃者方丈晝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
則焚歷年而止十二月壬辰狩于咸陽是歲滁州言野蚕
食槲(音斛)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六千五百七十石高
麗新羅西突厥吐火羅康國安國波斯疏勒于闐焉耆高

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蠻酋相次遣使朝貢十五年詔以來
年二月有事太山所司詳定儀制五月壬申并州僧道及
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
上於武成殿賜宴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羣聚博
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
爲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
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耶皆奏即
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
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因固請過并州上謂曰飛鳥過故鄉
猶躑躅徘徊況朕於太原起義兵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
不忘岱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有差六月戊
申詔天下諸州舉學綜古今及孝悌淳篤文章秀異者並以
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已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景辰停封

泰山避正殿以思咎命尚食減膳秋七月甲戌太孛星滅十
六年冬十一月景辰狩于岐山辛酉使祭隋文帝陵丁卯
宴武功士女於慶善宮南門酒酣上與父老等涕泣論舊
事老人等遞起爲舞爭上千萬歲壽上各盡一杯庚午至
自岐州十二月癸卯幸温湯甲辰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
圍兵斷絕上乘高望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廻轡入
谷以避之十七年正月戊申詔圖畫司徒趙國公無忌等
勳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三月丁巳熒惑守心前星十九
日而退夏四月皇太子承乾有罪廢爲庶人景戌立晉王
治爲皇太子大赦賜酺三日巳丑加司徒長孫無忌太子
太師司空房玄齡太子太傅特進蕭瑀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李勣爲太子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庚寅上親謁太
廟以謝承乾之過五月乙丑手詔舉孝廉茂才異能之士

十八年十一月命太子詹事英國公李勣爲遼東道行軍
摠管出柳城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書鄖
國公張亮爲平壤道行軍摠管以舟師出萊州左領軍常
何瀘州都督左難當副之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
壤以伐高麗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親統六軍發洛陽
乙卯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
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太子少詹事張行成太子右庶子
高季輔五人同掌機務以吏部尚書安德郡公楊師道
爲中書令贈殷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
祠堂春秋祀以少牢上自爲文以祭之三月壬辰上發
定州以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岑文本楊師道從夏四
月癸卯誓師於幽州城南大饗六軍以遣之癸亥李世
勣攻蓋牟城破之五月丁丑車駕渡遼東甲申上親率鐵

騎與世勣會圍遼東城因烈風發火弩斮須城上屋及樓皆盡麾戰士令登乃拔之六月景辰師次安市城丁巳高麗別將高延壽高惠真帥兵十五萬來援安市以拒王師李世勣率兵奮擊上自高峯引軍臨之高麗大潰殺獲不可勝紀延壽等以其衆降因名所幸爲駐蹕山刻石紀功焉賜天下大酺二日秋七月李世勣進軍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尅乃班師冬十月景辰入臨渝關皇太子自定州迎謁戊午次漢武臺刻石以紀功德十一月幸幽州癸酉大饗還師十二月幸幷州二十年春正月上在幷州遣大理卿孫伏伽黄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庚辰曲赦幷州宴從官及起義元從賜帛給復有差三月車駕至京師六月遣兵部尚書固安公崔敦禮特進英國公李世勣擊破薛延陁於欝督山北前後斬首

宋圭

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二十一年正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甲寅賜京師酺三日八月詔以河北大水停封禪辛未骨利幹國遣使貢名馬二十三年三月辛酉大赦丁卯太宗以不豫勑皇太子於金液門聽政是月日赤無光夏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上疾甚令草遺詔有頃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二遺詔於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喪紀宜依漢制秘不發喪庚午遣舊將統飛騎勁兵從皇太子先還京發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於道及安化門翼從乃入大行與從官侍御如常壬申發喪六月甲戌殯于太極殿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葬昭陵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文武聖皇帝天寶十二載改上尊號爲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

皇王部三十五

唐高宗天皇大帝　則天皇后

中宗孝和皇帝　睿宗玄真皇帝

高宗天皇大帝

唐書曰高宗天皇大帝諱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以貞觀二年六月生於東宮之麗正殿五年封晉王七年遥授幷州都督幼而岐嶷端審寬仁孝友初授孝經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太宗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晉王時年九歲哀慕感動左右太宗屢加慰撫由是特深寵異尋拜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皇太子承乾廢魏王泰亦以罪黜太宗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等計議立晉王爲皇太子太宗每視朝常令在側觀決庶政或令參議太宗數稱其善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命太子留鎮定州及駕發有期悲啼累日因請飛驛遞表起居幷遞勑垂報並許之及軍旋太子從至幷州時太宗患疽太子親吮（徂兗反）之扶輦步從數日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六月甲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詔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勳官一級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詔改元景午立妃王氏爲皇后二年春正月戊戌詔曰去歲關輔之地頗弊蝗螟（音冥）天下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間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己載深憂惕今獻歲肇春東作方始糧廩或空事資賑給其遣蟲求瘼有貧乏者量以正義倉賑貸五年

任通

春三月戊午幸萬年宮辛未曲赦所經州縣繫囚以工部尚書閻立德領丁夫四萬築長安羅郭八月大理奏決死囚總有七十餘人六年九月庚午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以諫立武昭儀貶授潭州都督乙酉洛州大水毀天津橋冬十月己酉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大赦天下七年正月辛未廢皇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弘爲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爲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進史館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五年八月庚辰蘇定方等討平百濟面縛其王扶餘義慈國分爲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麟德元年三月辛亥展大射禮十二月景戌殺西臺侍郎上官儀戊子庶人忠坐與儀交通賜死二年十月司禮太常伯劉常道上疏請封禪癸亥高麗王高藏遣其子福男來朝丁卯將封泰山發自東都是歲大稔米斗五錢麰麥不列于市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車駕至泰山頓是日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帝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饗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辛未御降禪壇壬申御朝覲壇受朝賀改麟德三年爲乾封元年正月景戌發自泰山甲午次曲阜縣幸孔子廟追贈太師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其褒聖侯德倫子孫並免賦役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創造祠堂改谷陽縣爲眞源縣縣內宗姓特給復一年夏四月甲辰車駕至自泰山先謁太廟而後入庚寅改鑄乾封泉寶錢冬十月己酉司空英國公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三年二月戊寅以明堂制度歷代不同漢魏以還

彌更訛舛遂增損古今新制其圖下詔大赦改元爲總章元年二月戊寅幸九成宮九月癸巳司空英國公勣破高麗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歸境內盡降其城一百七十上元二年三月丁巳天后親蠶於邙山之陽時帝風疾不能聽朝政事皆決於天后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內外稱爲二聖帝欲下詔令天后攝國政中書侍郎郝處俊諫止之調露元年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二年八月甲子廢皇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乙丑立英王哲爲皇太子改調露二年爲永隆元年大赦天下二年閏七月庚申上以服餌令皇太子監國景寅雍州大風害稼米價翔踊是月裴行儉大破突厥史伏念之衆伏念爲程務挺急追來降行儉於是盡平突厥餘黨行儉執伏念振旅凱旋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嶽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啓母巢父許由等祠十一月丁未自奉天宮還東都上疾甚宰臣已下並不得謁見十二月丁巳詔改永淳二年爲弘道元年將宣赦書上欲親御則天門樓氣逆不能上馬遂召百姓於殿前宣之禮畢上問侍臣曰民庶喜否曰百姓蒙赦無不感悅上曰蒼生雖喜我命危篤天地神祇若延吾一兩月之命得還長安死亦無恨是夕帝崩於貞觀殿時年五十六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文明元年八月葬于乾陵天寶十三載改謚曰天皇大弘孝皇帝

則天皇后

唐書曰則天皇后武氏諱明空并州文水人也父士彠（憂縛切）隋大業末爲鷹揚府隊正高祖行軍於汾晉每休止其家

義旗初起從平京城貞觀中累遷工部尚書荊州都督封
應國公初則天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容止召入宮立為
才人及太宗崩遂為尼居感業寺大帝於寺見之復召入
宮拜昭儀時皇后王氏良娣蕭氏頻與武昭儀爭寵互讒
毀之帝皆不納進號宸妃永徽六年廢王皇后而立武宸
妃為皇后高宗稱天皇武后亦稱天后后素多智計兼涉
文史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
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弘
道元年十二月大帝崩皇太子顯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
既將篡奪是日自臨朝稱制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
元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于別所仍改名哲己未
立豫王輪為皇帝令居於別殿大赦天下改為文明皇太
后仍臨朝稱制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為庶人九月柳州司

馬徐敬業殺揚州長史陳敬之舉兵移檄天下左玉鈐衛
大將軍李孝逸討平之垂拱四年五月皇太后加尊號曰
聖母神皇秋七月大赦天下八月壬寅博州刺史瑯琊王
沖據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將軍丘神勣為行軍總管討之
庚戌沖父豫州刺史越王貞又舉兵與沖相應九月命內史
岑長倩鳳閣侍郎張光輔左監門大將軍麴崇裕率兵討之
景寅斬貞及沖等傳首神都改姓為虺借氏由赦博州韓
王元嘉魯王靈夔元嘉子黃國公譔靈夔子左散騎常
侍范陽王藹霍王元軌及子江都王緒故號王元鳳子東
莞郡公融坐與貞通謀元嘉靈夔自殺元軌配流黔州謀
等伏誅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諸王相繼誅死者殆將盡矣
其子孫年幼者咸配流嶺外并誅其親黨數百餘家載初
元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為

正月改十二月為臘月改舊正月為壹月大酺三日神皇
以曌字為名遂改詔書為制書秋九月革唐命改國號為
周改元為天授大赦天下乙酉加尊號為聖神皇帝降皇
帝輪為皇嗣景戌立武氏七廟追尊神皇父士彠為孝明
皇帝證聖元年春正月加尊號曰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
帝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二月上去慈氏越古尊號秋
九月親祀南郊加尊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大赦天下改
元為天冊萬歲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惡常赦所不原者咸
赦除之大酺九日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于嵩
嶽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丁亥禪于少室山聖曆元年
正月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三月召廬陵王
哲於房州九月景子廬陵王哲為皇太子令依舊名顯大
赦天下神龍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上不豫制自文明元

年已後得罪人除揚豫博三州及諸逆魁首咸赦除之癸
卯麟臺監張易之與弟司僕卿昌宗謀反皇太子率左右
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誅之甲辰皇太子
監國大赦天下是日上傳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陽宮
戊申皇帝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冬十一月壬寅則天
將大漸遺制祔廟歸陵令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是日
崩于洛陽宮之仙居殿年八十三謚曰則天大聖皇后祔
葬于乾陵

中宗和皇帝

唐書曰中宗孝和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順聖后
顯慶元年十一月生於長安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儀鳳二
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章懷太子廢
其年立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皇太子即帝

位皇太后臨朝稱制改元嗣聖元年二月皇太后廢帝爲
盧陵王幽於別所其年五月遷於均州尋徙居房陵聖曆
元年召還東都立爲皇太子依舊名顯時張易之與弟昌
宗潛圖逆亂神龍元年鳳閣侍郎張柬之鸞臺侍郎崔
玄暐𨌺左羽林將軍敬暉右羽林將軍桓彥範司刑少卿
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誅易之昌宗迎皇太子赦天下
鳳閣侍郎韋承慶正諫大夫房融司禮卿崔神慶等下獄甲
辰命地官侍郎樊忱[illegible]往京師告陵廟乙巳則天傳位於
皇太子景午即皇帝位於通天宮大赦天下唯易之黨與
不在原限二月甲寅復國號依舊爲唐社稷宗廟陵寢郊
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臺閣官名並依永淳已
前故事甲子立妃韋氏爲皇后大赦天下詔九品已上及
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兼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景

龍三年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登壇亞獻左僕射舒
國公韋巨源爲終獻大赦天下四年五月丁卯前許州司
兵參軍燕欽融上書言皇后干預國政安樂公主武延秀
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欽融庭見撲殺之時安樂公主
志欲皇后臨朝稱制而求立爲皇太女由是與后合謀進
鴆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龍殿年五十五秘不發喪皇
后親總庶政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甲申發喪于太極殿
宣遺制皇太后臨朝大赦天下改元爲唐隆丁亥皇太子
即帝位時年十六皇太后韋氏臨朝稱制大赦天下常赦所
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兵馬令諸親王掌仍令韋溫總知時
召諸府折衝兵五萬人分屯京城列爲左右營諸軍子姪分
統之庚子夜臨淄王諱舉兵誅諸韋諸武皆梟首於安福門
外韋太后爲亂兵所殺九月丁卯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中

宗葬定陵天寶十三載二月改謚曰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睿宗玄真皇帝

唐書曰睿宗玄真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龍朔
二年六月己未生於長安其年封殷王遥領冀州大都督
單于大都護右金吾衛大將軍及長謙恭孝友好學工草
隸尤愛文字訓詁之書乾封元年徙封豫王總章二年徙
封冀王上初名旭輪至是去旭字上元二年徙封相王拜
右衛大將軍儀鳳三年遷洛州牧改名旦徙封豫王嗣聖
元年則天臨朝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爲皇帝仍臨朝
稱制及革命改國號爲周降帝爲皇嗣令依舊名輪徙居
東宮其儀一比皇太子聖曆元年中宗自房陵還帝數稱
疾不朝請讓位於中宗則天遂立中宗爲皇太子封帝爲
相王又改名旦授太子右衛率長安中拜司徒右羽林衛

大將軍自則天初臨朝及革命之際王室屢有變故帝每
恭儉退讓竟免于禍神龍元年以誅張易之兄弟功進號
安國相王遷太尉加實封其年立爲皇太弟固辭不受景
龍四年夏六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引用其黨分握政柄
忌帝望實素高潛謀危害庚子夜臨淄王與太平公主子
薛崇簡前朝邑尉劉幽求長上果毅麻嗣宗宮苑總監鍾
紹京等率兵入北軍誅韋溫紀處訥宗楚客武延秀馬秦
客葉靜能趙履溫楊均等諸韋武黨與皆誅之辛丑帝挾
少主御安福門樓慰諭百姓大赦天下其日王公百寮上
表咸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以帝衆望所歸請即尊位甲
辰少帝詔曰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讓于先帝孝
友寬簡彰信兆人神龍之初已有明旨將立太弟以爲副
君爲王懇辭未行册命所以東宮虛位至于歷年數綫[illegible]

妡在辰禍變倉卒然後稱制討立沖人欽奉前恢顯遵理命上申先聖之旨下遂蒼生之心俯稽國緯之文仰峻祖宗之列起今日請叔父相王即皇帝位朕退守本藩歸于舊邸凡百卿士努承朕言克贊我天人之休期光我有唐之勳業布告遐邇咸使聞知相王上表讓曰臣以宗社事重國家情深誅鋤巨逆奉戴嗣主今承制旨猥推宸極在臣虛薄不敢祗膺循環震驚無任感哽制答曰皇極大寶天下至公王者臨之蓋非獲已王先聖鍾愛蒼生推仰龍光紫宸實允保望請遵前旨勿或議推於是少帝遜于別宮是日即皇帝位御承天門樓大赦天下景雲三年春正月辛未朔親謁太廟癸酉上始釋禫七稔切服御正殿受朝賀甲戌并汾絳三州地震壞人廬舍辛巳親祀南郊戊子躬耕籍田己丑大赦天下改元爲太極二月丁亥皇太子釋奠於

國學追贈顏回爲太子太師曾參爲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及曾參從祀列于二十二賢之上八月庚子帝傳位于皇太子自稱曰太上皇帝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自稱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獄並自决之其處分事稱誥令皇帝每日受朝於武德殿自稱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並令决之其處分事稱制敕甲辰大赦天下改元爲先天二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與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等謀逆事覺皇帝率兵誅之窮其黨與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右羽林將軍李慈李欽中書舍人李猷中書令崔湜尚書左丞盧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範等皆誅之兵部尚書郭元振從上御承天門樓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無輕重咸赦除之翌日太上皇誥曰朕將高居無爲自今後軍國刑政一事已上並取皇帝處分開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時年五十五謚曰大聖真皇帝廟曰睿宗冬十月葬于橋陵天寶十三載改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

皇王部三十六

玄宗明皇帝　安祿山附

唐書曰玄宗明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順
聖皇后竇氏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生於東都性英斷多
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三年閏七月
丁卯封楚王天授二年十月戊戌出閤開府置官屬年始七
歲朔望車騎至朝堂金吾將軍武懿宗忌上嚴整訶排儀
仗因欲折之上叱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騎從
則天聞而特加寵異尋却入閤長壽二年臘月丁卯改封
臨淄郡王聖曆元年出閤賜第於東都積善坊久視元年
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長安中歷右衛郎將尚輦奉御神
龍元年遷衛尉少卿景龍二年四月兼潞州別駕十二月州

境有黃龍白日昇天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後從者望而得
之前後符瑞凡一十九事四年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
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蓍立奇瑞非
常也不可言屬中宗末年王室多故上常陰引材力之士
以自助上所居宅外有水池浸溢頃餘望氣者以為龍氣
四月中宗幸其第因遊其池結綵為樓舡令巨象踏之至
六月中宗暴崩韋后臨朝稱制韋溫宗楚客紀處訥等謀
傾宗社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謀不利道士馮道力處士劉
承祖皆善占兆詣上布誠款上所居里名隆慶時人語訛云
隆為龍韋庶人稱制改元又為唐隆皆符御名上益自負乃
與太平公主謀之公主喜以子崇簡從上乃與崇簡朝邑尉
劉幽求長上折衝麻嗣宗押萬騎果毅葛福順李仙鳧寶昌
寺僧普潤等定策誅之或曰先啓大王上曰我拯社稷之危
赴君父之急事成福歸於宗社不成身死於忠孝安可先請
憂怖大王乎若請而從是王與危事請而不從則吾計失矣
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數十人自苑南入總監鍾紹京又
率丁匠百餘人以從分遣萬騎往玄武門殺羽林將軍韋
璿韋播高嵩持首而至衆騅叫大集攻白獸玄德等門斬
關而進左萬騎自左入右萬騎自右入合於凌煙閣前時
太極殿前有宿衛梓宮萬騎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庶人
惶惑走入飛騎營為亂兵所害於是分遣誅韋氏之黨比
明內外討捕皆斬之乃馳謁睿宗謝不先啓請之罪睿宗
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禍難由汝安定神祇萬姓賴汝之
力也拜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押左右萬騎進封平
王睿宗即位與侍臣議立皇太子僉曰除天下之禍者享
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聖德定天

下又聞成器已下咸有推讓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從
之景午制立為皇太子延和元年凶黨因術人聞睿宗曰
據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災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東
宮矣睿宗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七月壬午下制曰皇太
子其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稷溫文既習聖敬克躋
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服之知子麻不負
時曆數在躬宜膺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
比迹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事豈不美
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上惶懼遽馳見叩頭請所以傳位之
旨睿宗曰吾因汝功業得宗社今帝座有眚思欲避避唯
盛德大勳始轉禍為福易位於汝吾知免矣上始居武德
殿視事三品已下除授及徙罪皆決之先天二年七月三
日尚書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崔湜雍

州長史李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羽林將軍李慈等
與太平公主同謀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兵作亂上密知
之因以中旨告岐王範薛王業兵部尚書郭元振將軍王
毛仲殿中監姜皎中書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等定計
因毛仲取閑廐馬及家人三百餘人率太僕少卿李令問
王守一內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親信十數人出武德殿
入虔化門梟常元楷李慈於北闕擒賈膺福李猷於內客
省以出執蕭至忠岑羲於朝堂皆斬之睿宗明日下詔曰
朕將高居無爲自今軍國刑政一事已上並取皇帝處分
上御承天門樓下制大赦天下冬十一月甲申幸新豐之
溫湯癸卯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代國公郭元振坐虧失
軍容配流新州給事中攝太常少卿唐紹以軍禮有失斬
於纛下甲辰畋獵于渭川同州刺史梁國公姚元崇爲兵

覽百十一　三　宋庚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戊子上加尊號爲開元
神武皇帝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元爲開元四年六
月癸亥太上皇崩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
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二策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
務收賢俊十三年冬十月辛酉東封泰山發自東都十一
月丙戌至兗州岱宗頓丁亥致齋於行宮己丑日南至備
法駕登山仗衛羅列嶽下百餘里詔行從留於谷口上與
宰臣禮官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於上壇有司祀五帝百
神于下壇禮畢藏玉册於封祀壇之石𥓌然後燔柴燎發
群臣稱萬歲傳呼自山頂至嶽下震動山谷上還齋宮慶
雲見日抱戴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藏玉册於石𥓌如封
祀壇之禮壬辰御帳殿受朝賀大赦天下封太山神爲天
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環山十里禁其樵採賜酺七日甲

午發岱嶽景申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十二月己巳至東都時
累歲豐稔東都米斗十錢青齊米斗五錢是冬分吏部爲銓
勑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等分掌
選事十四年五月癸卯戶部進計帳今年管戶七百六萬九
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十二年五月關中大風拔木同州尤甚是夏上自於苑中
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
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此歲
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
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
休運多謝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小大必慎自臨寰宇子育
蒸黎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叶平邦
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惡罪宜令中書

覽一百十一　四　宋庚

門下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秋七月己卯大理少
卿徐嶠奏天下今歲斷死刑五十八幾致刑措二十七年
八月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顏回爲兗國公餘十
哲皆爲侯夾坐後嗣襲聖侯改封爲文宣公二十九年正月制
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并置崇玄學天寶元年春正月
丁未朔大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咸赦除之百姓有欠負租
稅及諸色並免之前資官及白身人有儒學博通文詞秀逸
及軍謀武藝者所在具以名薦京文武官才堪爲刺史者各
令封狀自舉改黃鉞爲金鉞內外官各賜勳兩轉甲寅陳王
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
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關尹喜臺西發得之
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二月丁亥上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
文神武皇帝辛卯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甲午親享太廟景

中合祭天地于南郊制天下囚徒罪無輕重並釋放三載正
月景辰朔改年爲載四載秋八月甲辰冊太眞妃楊氏爲貴
妃七載三月乙酉大同殿柱産王芝有神光照殿羣臣請
加皇帝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許之夏五月壬
午上御興慶宮受冊徽號大赦天下六月范陽節度使安
祿山賜實封及鐵券十一載十一月庚申御史大夫兼蜀
郡長史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十三載二月祿山奏
前後討奚契丹立功將士跳盪等請超三資於是超授將
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十四載冬十月壬辰
幸華清宮景寅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率蕃漢之兵十餘萬自
幽州南向指闕以誅楊國忠爲名先殺太原尹楊光翽於博
陵郡壬申聞於行在所癸酉以郭子儀爲靈武太守朔方
節度使封常清自安西入奏至行在甲戌以常清爲范陽

平盧節度使令募兵三萬以禦逆胡戊寅還京十二月景
戌朔祿山於靈昌郡渡河辛卯陷陳留郡殺張介然甲午
陷滎陽郡殺太守崔無詖景申封常清與賊戰于成臯罌
子谷官軍敗績常清奔于陝郡丁酉祿山陷東京殺留守
李憕中丞盧奕判官蔣清將高仙芝鎮陝郡棄城西保潼
關常山太守顏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賈深等殺賊將李欽
湊執賊將何千年高邈送京師辛丑詔皇太子統兵東討
十五年春正月乙卯御宣政殿受朝其日祿山僭號於東
京六月庚寅哥舒翰將兵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
西原官軍大敗死者十六七甲午將謀幸蜀乃下詔親征
仗下後士庶恐駭奔走于路乙未凌晨自延秋門出微雨
霑濕扈從唯宰相楊國忠韋見素內侍高力士太子親王
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亚明渡便橋國忠欲斷橋上

曰後來者何以能濟命緩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置頓官吏
駭散無復儲擬上憩於宮門之樹下亭午未進食俄有老父
獻麨上謂之曰爾可進飯於是百姓獻食相繼俄又尚食
持御膳至上須給從官而後食是夕次金城縣官吏已遁
令魏方進男允招誘稍得智藏寺僧進芻粟行從方給景
辰次馬嵬驛諸衛頓軍不進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奏曰逆
胡指闕以誅國忠爲名然中外羣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
阻乘輿震蕩陛下宜徇羣情爲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致
之於法會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國忠告訴於驛門衆即呼
曰楊國忠連蕃人謀逆兵士圍驛四合及誅楊國忠魏方
進一族兵猶未解上令高力士詰之迴奏曰諸將既誅國
忠以貴妃在宮人情恐懼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玄禮
等見上請罪命釋之丁酉將發馬嵬驛朝臣唯見韋素一

人乃命素子京兆府司錄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議其
所向軍士或言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言還京爲便韋諤
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兵馬未集恐非萬全不如且幸扶
風徐圖所向上詢于衆衆以爲然及行百姓遮路乞留皇
太子願戮力破賊收復京城即日留太子戊戌次扶風縣
己亥次扶風郡軍士各懷去就咸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
會益州貢春綵十萬疋上悉命置于庭召諸將諭之曰卿
等國家功臣陳力久矣朕之優奬常亦不輕逆胡背恩事
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親辭九廟言
發涕流又曰朕須幸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供承今有
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隨便
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涕泣曰死生願從陛下上曰去住任卿
自是悖亂之言稍息庚子以司勳郎中劍南節度留後崔

圖爲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副大使以潁王璬爲劍南節度大使以監察御史宋若思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韋諤充巡閣道使並令先發辛丑發扶風郡是夕次陳倉壬寅次散關分部下爲六軍潁王璬先行壽王瑁等分統六軍前後左右相次景午次河池郡崔圓奏劍南歲稔民安儲供無闕上悅授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如故以前華州刺史魏仲犀爲梁州長史秋七月壬戌次益昌縣渡吉柏江有雙魚夾舟而躍議者以爲龍甲子次普安郡憲部侍郎房琯自後至上與語甚悅即日拜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卯詔以皇太子諱充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兵馬收復兩京庚午次巴西郡庚辰車駕至蜀郡扈從官吏軍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而已八月癸未朔御蜀

郡府衙宣詔大赦天下癸巳靈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靈武冊稱上皇詔稱誥己亥上皇臨軒降冊冊肅宗命宰臣韋見素房琯使靈武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俟克復兩京朕當怡神姑射偃息大庭明年九月郭子儀收復西京十月肅宗遣中使啖廷瑤入蜀奉迎丁卯上皇發蜀郡十一月景申次鳳翔郡肅宗遣精騎三千至扶風迎衛十二月景午肅宗具法駕至咸陽望賢驛迎奉上皇御宮之南樓肅宗拜慶樓下嗚咽流涕不自勝爲上皇徒步控轡上皇撫背止之即騎馬前導丁未至京師文武百寮京城士庶夾道歡呼靡不流涕即日御大明宮之含元殿見百寮上皇親自撫問人人感咽上皇詣廟請罪遂幸興慶宮三載二月肅宗與群臣奉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帝乾元三年七月丁未移幸西内之甘露殿時閹宦李輔國離間肅宗故移居西内高力士陳玄禮等遷謫上皇寖不懌上元二年四月甲寅崩于神龍殿時年七十八謚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玄宗初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崗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至是追奉先旨以創寢園廣德元年三月辛酉葬泰陵

安祿山附

唐書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爲業開元初與將軍安道買男俱逃出突厥中安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别駕收獲之年十餘歲矣冒姓爲安及長解六蕃語二十年張守珪爲幽州節度祿山盜羊事覺守珪剝坐欲棒殺之大呼曰大夫不

欲滅兩蕃耶何爲打殺祿山守珪見其肥白壯其言而釋之令與鄉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剋獲拔爲偏將以驍勇聞遂養爲子二十八年爲平盧兵馬使性巧密人多譽之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厚賂往來者乞爲好言玄宗益信嚮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以祿山攝中丞爲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寵之三載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平盧軍等使如故採訪使張利貞嘗受其賂及李林甫並言其美玄宗意益堅後請爲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怪問之對曰臣是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悅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爲兄弟姊妹晚年益肥壯垂手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檯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爲第宇窮極壯麗上御勤政樓於御坐東爲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坐之十載入朝又求爲河東節度因拜之長

子慶宗大僕卿少子慶緒鴻臚卿慶宗又尚郡主祿山陰有
逆謀於范陽北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積穀為保
守之計戰馬萬五千疋牛羊稱是兼三節度進奏無不允
每月進奉生口駞馬鷹犬（不絕人無聊生矣祿山貯肥大不任戰）十一載八月祿
山併率河東等軍十五萬以討契丹去平盧千餘里至土
護真河即北黃河也倍程奄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皆
漲濕將士困極奚又夾攻之殺傷略盡祿山被射以麾下
奚小兒二十餘人走上山墜坑中其男慶緒等扶之會夜解
走投平盧城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玄宗使中官輔璆琳覘
之得其賄賂盛言其忠十三載正月謁於華清宮因涕泣言
臣蕃人不識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楊國忠欲得殺臣玄宗益
親厚之遂以為左僕射却迴又請為閑廄隴右群牧等都
使又請知摠監事既為閑廄羣牧等使上筋腳馬皆陰選

擇之三月歸范陽疾行出關日三四百里至范陽令言反者
玄宗必大怒縛送與之十四載十一月反於范陽矯稱奉恩
命以兵討逆賊楊國忠以諸蕃馬步十五萬以高尚嚴莊為
謀主孫孝哲高邈何千年為腹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
聞其兵起朝廷震驚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乃以高仙芝
封常清等擊之祿山又嚴肅得士死力無不一當百遇之
必敗十二月渡河遂入陳留郡太守郭納出降至滎陽太
守崔無詖拒戰城陷死之次于氾水甖子谷乃取谷南而
過東京留守李憕中丞盧弈使採訪判官蔣清燒絕河陽橋
祿山入東京殺李憕盧弈蔣清召河南尹達奚珣使之莅事
十五年正月賊竊號燕國年號聖武達奚珣已下署為將相
五月南陽節度魯炅率荊襄黔中嶺南子弟十萬與賊將武
令珣戰于葉縣城北滍河王師盡沒六月李光弼郭子儀

出土門路大破賊衆於常山郡東嘉山河北諸郡歸順者
十餘祿山窘急圖欲却投范陽會哥舒翰自潼關領馬步
八萬與賊將崔乾祐戰于靈寶西為賊覆敗翰西奔潼關為
其帳下執送于賊關門不守玄宗幸蜀十一月遣阿史那
承慶攻陷潁川屠之祿山以體肥及造逆後而眼漸暗至
是不見物又著疽疾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瘡甚而中罷尤
躁急動用斧鉞嚴莊亦被捶撻莊謀立慶緒領堅李豬兒
同入祿山帳中豬兒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眼無所見捫床
頭刀不得但撼幄帳中大呼曰是我家賊腸已數斗流在床
上言訖氣絕莊即宣言於外言祿山傳位於晉王慶緒縱
樂飲酒無度呼莊為兄事之小大必咨之慶緒為偽主素懦
精神言詞無序二月肅宗南幸鳳翔郡始知祿山死使僕固
懷恩使于迴紇結婚請兵討逆九月廣平王領蕃漢之衆

收西京走安守忠賊之死者積如山阜王師乘勝至陝郡
賊懼令嚴莊領其驍勇而來拒廣平王遣副元帥郭子儀
等與賊戰于陝西曲沃大破之斬首十餘萬嚴莊奔至東
京告慶緒慶緒率其餘衆奔河北保鄴郡嚴莊至河內南
來歸順賊將阿史那承慶等麾下三萬餘衆悉奔恒趙范
陽從慶緒者唯疲卒一千騎三百而已乾元元年九月肅
宗遣郭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以攻之子儀使善
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內明日接戰子儀麾其屬偽奔慶
緒逐之伏者齊發賊軍大潰使薛嵩求救於史思明言禪
讓之禮思明先遣李歸仁以步騎一萬馬軍三千先往滏陽
以應之及至滏陽子儀之圍已固築城穿塹各三重引水
以灌城下思明南攻魏州節度使崔光遠南走思明據其
城乾元二年正月思明偽稱燕王慶緒自十月被圍至二月

城中人相食思明引衆來救三月子儀等戰敗遂解圍而南斷河陽橋以守穀水思明領其衆營於鄴縣南慶緒使收子儀等營中粮尚六七萬石張通儒高尚平列謂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合迎謝對曰任公暫往見思明思明與之涕泗厚其禮復令歸城經三日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思明引入令三軍擐甲執兵待之及諸弟領至于庭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負荷弃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將兵遠救思明曰弃失兩都用兵不利亦何事也爾為人子殺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吾為太上皇討賊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縊殺之祿山父子僭逆三年而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二

皇王部三十七

唐肅宗宣皇帝 史思明附　代宗孝皇帝

肅宗宣皇帝

唐書曰肅宗宣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毋曰元獻皇后楊氏景雲二年乙亥生初名嗣昇二歲封陝王五歲拜安西大都護河西四鎮諸蕃落大使上仁愛英悟得之天然及長聰敏彊記屬辭典麗耳目之所聽覽不復遺忘開元十五年正月封忠王改名浚五月領朔方大使單于大都護十八年奚契丹犯塞以上為河北道元帥信安王禕為副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等八揔管兵以討之仍命百寮設次於光順門與上相見左丞相張説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嘗見太宗寫真圖忠王英姿頴發儀表非

常雅類聖祖此社稷之福也二十年諸將大破奚契丹以上遥統之功加司徒二十三年改名璵後皇太子瑛得罪立上為皇太子天寶十三載正月安祿山來朝上嘗密奏云祿山有反相玄宗不聽十四載十一月祿山果叛十二月丁未陷東京辛丑制太子監國仍遣上親揔諸軍進討時祿山以誅楊國忠為名由是軍民切齒於楊氏國忠懼乃與貴妃謀間其事上遂不行乃詔河西節度哥舒翰為皇太子前鋒兵馬元帥令率衆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哥舒翰為賊所敗關門不守玄宗幸蜀丁酉至馬嵬頓兵軍不進請誅楊氏於是誅國忠賜貴妃自盡車駕將發留上在後宣諭百姓衆泣而言曰逆胡背恩主上播越臣等生於聖代世為唐民願勠力一心為國討賊請從太子收復長安玄宗聞之曰此天啓也乃令高力士與壽王瑁送

太子內人及服御等物留後軍廄馬從上令力士口宣曰
汝好去百姓屬望愼勿違之莫以吾爲意且西戎北狄吾
嘗厚之今國步艱難必得其用汝其勉之上迴至渭北便
橋已斷水暴漲無舟檝上號令水濱百姓歸者三千餘人
渭水可涉又過潼關散卒誤以爲賊與之戰士衆多傷乃
收其餘衆以北上軍既濟後者皆溺上喜以爲天之睠佑
時從上唯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將士纔二千人自奉而
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
樓闕之狀議者以爲天子氣戊戌至新平郡時晝夜奔馳
三百餘里士衆器械亡失過半所存之衆不過一旅時賊
據長安知上治兵河西三輔百姓皆曰吾太子大軍即至
賊望西北塵起有時奔走七月辛酉上至靈武時魏少遊
預備供帳無不畢備裴冕杜鴻漸等從容進曰今寇逆亂

常毒流函洛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脩奏請路
絕宗社神器須有所歸萬姓顒顒思崇明聖天意人事不
可固違伏願殿下順其樂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上
曰俟平寇逆奉迎鑾輿從容儲闈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
等何忍也冕等凡六上牋辭情激切上不獲已而從之
是月甲子上即皇帝於靈武即日奏上皇是日御靈武南門
下制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
杜鴻漸爲兵部郎中朔方節度判官崔漪爲吏部郎中並
知中書舍人事以御史中丞裴冕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改靈武郡爲大都督府癸巳上所奉表始達成
都丁酉上皇遜位稱誥遣左相韋見素吏部尚書房琯門
下侍郎崔渙等奉冊書赴靈武九月戊辰上南幸彭原郡
景子至順化郡韋見素房琯崔渙等自蜀郡奉上冊書及傳

寶等至上素知房琯名至是琯請爲兵馬元帥收復兩京
許之二載春正月庚戌朔上在彭原受朝賀是日通表入
蜀賀上皇上皇遣平章事崔圓奉誥赴彭原乙卯逆胡安
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九月持四節與迴紇葉護太子率兵
四千助國討賊葉護入見宴賜加等丁亥元帥廣平王統朔
方安西迴紇南蠻大食之衆二十萬東向討賊壬寅與賊將
安守忠李歸仁等戰於香積寺西北賊軍大敗斬首六萬級
賊帥張通儒棄京城東走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
行在即日告捷於蜀上皇遣裴冕入京啓告郊廟社稷冬
十月癸丑賊將尹子琦陷睢陽害張巡姚誾許遠賊自
香積之敗悉衆保陝郡廣平王統郭子儀等進攻與賊戰
於陝西之新店賊衆大敗斬首十萬級橫屍三十里庚申
安慶緒與其黨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陳兵天津橋

南士庶懽呼路側陷賊官僞署侍中陳希烈等三百餘人
素服待罪癸亥上自鳳翔還京仍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
蜀迎上皇鳳翔郡給復五載景寅至望賢宮得東京捷書
至上大喜丁卯入長安士庶涕泣拜忭曰不圖復見吾軍
上亦爲之感惻九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哭於廟三日入居
大明宮十二月景午上皇至自蜀上至望賢宮奉迎上皇
御宮南樓上皇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慶上
皇下樓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嗚咽不能自勝遂扶侍上
皇御殿親自進食自試御馬以進又躬攏轡而行止之後
退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見吾子爲天子吾知貴
矣上乘馬前導自開遠門至丹鳳門旗幟燭天綵棚夾道
士庶舞忭路側皆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百寮班於含元
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晉卿率百辟稱賀人人無不感咽

禮畢上皇詣長樂殿謁九廟神主即日幸興慶宮上請歸東宮上皇遣高力士再三慰諭而止三載正月甲戌朔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乙巳上御興慶殿奉冊上皇徽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丁未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為乾元元年二年九月庚寅逆胡史思明陷洛陽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汝鄭滑等州陷賊三年閏四月朔彗出西方其長數丈己卯以星文變異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乾元為上元追封周太公望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廟時大霧自四月雨至閏月末不止米價翔貴人相食餓死者委骸於路二年三月甲子史朝義率衆夜襲我陝州衛伯玉逆擊敗之戊戌史思明為其子朝義所殺九月壬午制自今已後朕號唯稱皇帝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其以今年十一月為歲

首便數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為數建卯月辛亥朔上御丹鳳門大赦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建巳月庚戌朔壬子楚州刺史崔侁表獻定國寶玉十三枚甲寅太上皇崩於西內神龍殿上自仲春不豫聞上皇登遐不勝哀慟因茲大漸乙丑詔皇太子監國又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因以體元叶乎五紀其元年宜改為寶應建巳月為四月餘月並依常數仍依舊以正月一日為歲首丁卯宣遺詔是日上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謚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廟號肅宗寶應二年三月葬于建陵

史思明附

唐書史思明本名窣于營州寧夷州突厥雜種胡人也狹瘦少鬚髮鼻偃背眼目㱀枯性急躁與安祿山同鄉里相校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初事特進烏知義每令輕騎覘賊必生擒以歸又解六蕃語與祿山同為互市郎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奏為折衝天寶初頻立戰功官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嘗入奏玄宗賜坐與語甚奇之問其年曰四十矣玄宗撫其背曰卿貴在後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十一載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十四載祿山反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陷之十五載正月六日思明與蔡希德圍顏杲卿於常山九日拔之又圍饒陽二十九日不能拔李光弼出土門收常山郡思明解圍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相持累月光弼芻草盡使精卒以車數乘於旁縣取草輒被擊之其後卒十疋唯共得兩束草至劉薦以飼之初祿山以賈循為范陽留後謀歸順為副留守向潤客所殺以思明代之又以

征戰在外令向潤客代其任四月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南收趙郡思明退保博陵五月十日子儀光弼敗思明於沙河上思明以騎卒奔嘉山光弼擊之思明又敗走入博陵郡光弼圍之城方拔屬潼關失守肅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延恩追朔方河東兵馬光弼入土門思明隨後邀擊之思明將卒頗精銳皆平盧戰士因南收常山趙郡又攻河間平原顏真卿以兵食既盡乃渡河而南由是河北之地悉陷於思明至德二年正月思明以蔡希德合范陽上黨兵馬十萬圍李光弼於太原光弼使為地道至城陣前驍賊方戲弄城中人地道中人擒而曳之賊以為神呼為地藏菩薩思明留十月會安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希德留百餘日竟不能拔而歸自祿山陷兩京常以駱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

不知紀極由是資其逆謀思明轉驕慶緒之命慶緒爲王
師所敗投鄴郡其下蕃漢兵五萬人初不知所從思明擊
殺三千人然後降之慶緒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徵兵於思
明且欲圖之判官耿仁智忠諒之士謂思明曰大夫崇重
人不敢言仁智請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對曰大夫又
事祿山祿山兵權若是誰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於兇威
耳固亦無罪今聞孝感皇帝聰明勇智有以康周宣之略
大夫發使輸誠必開懷見納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思明
曰善承慶等以三千騎至范陽思明悉衆介冑以逆之衆
且數萬去之一里使人謂之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等不
勝喜躍此皆邊兵怯懦頗懼相公之衆莫敢進也請弛弓
以安之從之思明遂以承慶守忠入內廳飲樂之別令諸
將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諸郡兵皆給糧遣歸之欲留者

分隷諸營遂拘承慶斬守忠及李立節之首會李光弼使
衙官敬俛招之思明遂令衙官竇子昂奉表以所管兵衆
八萬人兼以僞河東節度高秀巖來降肅宗大悅封思明
爲歸義王范陽長史御史大夫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下並爲
列卿秀巖雲中太守以其男如嶽等七人爲大官使內侍李
思敬將軍烏承恩宣慰使令討殘賊明年改元乾元四月肅
宗使烏承恩爲副使候伺其過而殺之初承恩父知義爲節
度思明常事知義亦有開獎之恩以此光弼冀其無疑因謀
殺之承恩至范陽數漏其情夜取婦人衣衣之詣諸將家
以釁動之意論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甚懼無以爲驗有
頃承恩與思敬從上京來宣恩命畢將歸私第思明留承
恩且於館中思明當有所議已令幃其所寢之床伏二人
于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後私於

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矣床下二人叫呼
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執之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阿史
那承慶鐵券及光弼與承恩之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
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書數百紙皆載先所從反軍將名
思明詰之曰我何負於汝而至是耶承恩稱死罪此太尉
光弼之謀也思明集軍將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
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
榜殺承恩父子因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
諭云國家與光弼無此事乃承恩所爲殺之善也又有使
從京至執三司議罪人狀以示思明思明曰陳希烈已下
皆重臣 上皇弃之幸蜀旣收復天下此輩當慰勞之
今尚見殺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云烏承恩之前事
情狀可知光弼尚在憂不細也大夫何不取諸將狀以誅

光弼以謝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爲大夫誅之大夫
乃安不然爲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張不
矜修表請誅光弼謝河北若不從臣請臣則自領兵往太
原誅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盡削去
之寫表者密白思明思明怒甚執二人於庭曰汝等何得
負我命斬之仁智事思明頗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謂之
曰我任使汝向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負汝仁智大叫曰
人生固有一死須存忠節今大夫納邪說爲反逆之計縱
延旬月不如早死請速加斧鑕思明大怒亂捶殺之腦流
于地十月郭子儀領九節度圍相州安慶緒偷道求救於
思明思明懼軍威之盛不敢進十二月蕭華以魏州歸順詔
遣崔光遠替之思明擊而拔其城光遠脫身南度思明於魏
州殺三萬人平地流血數日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

明於魏州北設壇僭稱爲大聖燕王以周贄爲行軍司馬三月引衆救相州官軍敗而引退思明召慶緒等殺之幷有其衆四月僭稱大號以周贄爲相以范陽爲燕京九月寇汴州節度使許叔冀合於思明思明益振又陷洛陽與太尉光弼相拒思明迭行兇暴下無聊矣上元二年潛遣人反説官軍曰洛中將士皆幽朔人咸思歸魚朝恩以爲然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衛伯玉等可速出兵以掃殘賊光弼等然之乃出師南道齊進次楡林賊委物僞遁將士等不復設備皆入城虜掠賊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弃甲奔散魚朝恩衛伯玉退保陝州光弼懷恩弃河陽城退居聞喜步兵散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爲賊有河陽懷州盡陷於賊思明至陝州爲官軍所拒於姜子反戰不利退歸永寧案（[illegible]）未泥思明至

詔之對曰爲兵士疲乏暫歇耳又怒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令隨身數十人立馬看泥斯須而畢又曰待收陝州斬却此賊朝義大懼是夕思明居驛朝義在店中思明令心腹曹將軍擁中軍兵嚴衛朝義將駱悅并許叔冀男季常等言主上欲害王悅與王死無日矣因言廢興之事古來有之欲與取曹將軍舉大事可乎朝義迴面不應王悅曰王若不應悅等即歸李家王亦不全矣朝義然之令許季常命曹將軍至悅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夢而驚悟據床惆悵每好伶人寢食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恨之及此問其故曰吾向夢見水中沙上羣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畢如厠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命俱盡矣駱悅入問思明所在未及對殺數人因指在厠思明覺變踰牆出至馬槽鞴馬騎之王悅等至令傔人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馬曰是何事悅等告以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錯合有此事然汝殺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長安終事不成矣因急呼懷王者三曰莫殺我因我却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這胡誤我悅遂令心腹手擒思明赴柳泉驛曰事已成矣朝義曰莫驚聖人否莫損聖人否悅曰無時周贄許叔冀統後軍在福昌朝義令許季常往告之贄聞驚欲仆倒朝義領兵迴贄等來迎因殺贄思明至柳泉驛縊殺之朝義便僭僞位寶應二年爲李懷仙所殺梟首送闕下

代宗孝武皇帝

唐書曰代宗孝武皇帝諱豫肅宗長子母曰章敬皇太后吳氏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生于東都上陽宮初名俶年十五封廣平王玄宗諸孫百餘上爲嫡皇孫宇量弘深寬而能斷喜愠不形於色仁孝温恭動必由禮幼好學尤專禮

易玄宗鍾愛之祿山之亂京城陷賊從肅宗北兵靈武以上爲天下兵馬元帥時朝廷草創兵募寡弱上推心示信招懷流散比至彭原兵衆數萬及肅宗迴幸鳳翔時房琯郭子儀繼戰不利賊鋒方銳屢來寇襲上選求勇幹頻挫其鋒聖慮遑寧士心大振及帥師進討雪澇澼違步出關門方始乘馬迴紇葉護王子率兵入助勇冠諸蕃上接以優恩結爲兄弟故香積之戰賊徒大敗遂安西京而迴紇子儀嗣業之舊命由上恩信結於士心故人思自效既收京城民庶安堵秋毫不犯遣某觀迎對之戲樹閒賊殘衆猶保陝郊即日長驅東趨虢略新店之役一戰大捷慶緒之黨十殲七八數旬之間河南底定兩都收復二聖迴鑾紘寧之功推而不受肅宗還京改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四月庚寅立爲皇太子改名豫上元末年兩宮不豫太子往來侍疾躬嘗

蔡惟衣不解帶者久之及承監國之命流涕從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所幸張皇后無子后懼上功高難制陰引越王係於宮中將圖廢立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中官李輔國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於凌霄門候太子至卽衛從太子入飛龍廐以俟其變是夕勒兵於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內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禁錮之幽皇后於別殿丁卯肅宗崩程元振等始迎上於九仙門見羣臣行監國之禮己巳卽皇帝位於柩前二年秋七月壬寅朔戊申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皇帝御含元殿授冊壬子御宣政殿宣制改元曰廣德大赦天下是月吐蕃大寇河隴陷秦成渭三州又大震關西陷蘭鄯河洮岷等州盡有隴右之地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為吐蕃鄉導冬十月庚午朔辛未高暉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盩厔等縣蕃軍自司竹

園渡渭循南山而東丙子車駕幸陝州戊寅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為帝仍逼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為制封拜辛巳車駕至陝州子儀在商州會六軍使張知節烏崇福長孫全緒等率兵繼至軍威遂振舊將王甫誘聚京城惡少年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震懾狼狽奔潰庚寅子儀收京城壬辰以宰臣元載判天下元帥癸巳以郭子儀為京城留守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郡還京辛卯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船三千艘焚居人廬舍二千家甲午上至自陝州二年二月己巳朔冊天下兵馬元帥尚書令雍王适為皇太子癸酉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冬十月景寅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將郭晞斬賊營於邠州西俘斬數百計三年春正月癸卯朔制大赦天下

改為永泰元年三月庚戌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唐寺辛亥大風拔木是春大旱京師米貴斛至萬錢九月丁酉僕固懷恩死于靈州之鳴沙縣時懷恩誘吐蕃數十萬寇邠州蕃將尚結息贊磨尚悉東贊等寇奉天醴泉党項羌渾奴剌寇同州及奉天逼鳳翔府盩厔縣京師戒嚴九年八月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自入朝兼自率五千騎防秋許之詔所司築第待之十年春正月乙未朔丁酉昭義牙將裴志清逐其帥薛崿等奔洺州上章待罪志清率衆歸田承嗣乙未朱泚留京師西征吐蕃請以弟滔權為幽州留後許之十二年三月宰相元載王縉得罪下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鞫之辛巳制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賜自盡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貶撫州刺史十四年五月癸卯上不康至辛亥不視朝辛酉

皇太子監國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內殿謚曰睿文孝武皇帝廟號代宗十月己酉葬元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三

皇王部三十八

唐德宗孝文皇帝 朱泚附　順宗安皇帝

德宗孝文皇帝

唐書曰德宗孝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天寶元年四月癸巳生於長安東宮其年十二月拜特進封奉節郡王代宗即位之年五月以上爲天下兵馬元帥改封魯王八月改封雍王廣德二年二月立爲皇太子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於太極殿六月己亥朔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八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崔祐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以道州司馬同正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乙巳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以蕃俘五百人還之示修好也冬十月吐蕃合南蠻之衆號二十萬三道寇茂州扶

文黎雅等州連陷郡邑發禁兵四千助蜀大破之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爲皇太子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含元殿改元建中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己巳朝大清宮庚午謁太廟辛未有事於郊丘還宮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艱難以來徵賦名目頗多今後除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初大曆中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兖鄆十五州之地李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滄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數萬始因叛亂得立雖朝廷寵待加恩心猶疑貳皆連衡盤結以自固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衆請廣之至是築城五月景寅以軍興十一而稅冬十一月尚書左僕射楊炎貶崖州司馬尋賜死三年四月封朱滔爲通義郡王朱滔王武俊與田悅合從而叛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於魏縣軍壘各相推奬僭稱王號署官名如國初親王行臺之制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與朱滔等四盜膠固爲逆四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同盟于清水庚寅李希烈陷汝州執州將李元吉而去東都震駭甲午遣顏真卿宣慰李希烈軍八月丁未李希烈率衆三萬攻哥舒曜於襄城東都危急冬十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涇原之師救哥舒曜丁未涇原軍出京城至滻水倒戈謀叛姚令言不能禁止上令載繒綵二車遣普王往慰諭之亂兵已陣于丹鳳闕下促神策軍拒之無一人至者上與太子諸王妃主百餘人出苑北門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教射於軍中聞難衆射士得四百人扈從其夕至咸陽飯數匕而過戊申至奉天己酉元帥都虞候渾瑊以子弟家屬至乃

以瑊爲行在都虞候亂兵既剽京城屯於白華乃於晉昌里迎朱泚爲帥稱太尉居含元殿上以奉天隘欲幸鳳翔壬子鳳翔軍亂殺節度使張鎰乃止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陽丁巳邠寧節度韓遊瓌與論惟明率兵三千至纔入奉天賊軍亦至乃出拒之王師不利賊攻城愈急矢石雨下死傷者衆人心危蹙上與渾瑊對泣朱泚據乾陵作樂下瞰城中辭多侮慢戊子朔方節度使李懷光遣兵馬使張韶奉表言大軍將至乃令昇韶巡城叫呼歡聲動地賊不之測疑懼緩攻癸巳懷光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神策將李晟自定州率師赴難軍於渭橋興元元年春正月上在奉天詔曰克致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求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

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
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䘏征戍之勞苦
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
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
庶勞止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民空於杼軸
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
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起都邑賊臣乘釁
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偪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
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
泉谷賴天地降祐人祇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羣盜斯
屏皇維載張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省前非
乃者公卿百寮用加虛美以聖神文武之號被蒙暗寡昧
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羣議昨因内省良所瞿然自今已後

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今上元統曆獻歲發
祥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
年為興元元年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咸以勳舊繼守
藩條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
一切並與洗滌復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諭朱滔
以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永念舊勳務存弘貸如能效順
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
獲罪祖宗朕不敢赦除泚外並從原宥二月甲子加連城
郡王李懷光太尉仍賜鐵券敕三死罪懷光懟曰凡人臣反
逆乃賜鐵券恕以不死今懷光是反定矣因投之於地上
聞懷光將叛令翰林學士陸贄往慰諭之其詞禮益倨悖
尋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避懷光也晟以懷光反狀已
明請上幸蜀丁卯車駕幸梁州留戴休顏守奉天三月懷

光燒營走歸河中庚寅車駕次城固壬辰至梁州四月辛
丑朔時將士未給春衣上猶夾服漢中早熱左右請御暑
服上曰將士未易冬服獨御春衫可乎俄而貢物繼至先
給諸軍而始御之五月李晟自渭北移軍於光泰門外賊
來薄我軍士奮擊大敗之斬馘千計戊戌晟列陣於光泰
門外遣騎將史萬頃往神䴥村開苑牆二百餘步賊樹柵
當之我軍爭拔柵與賊血戰賊黨大敗追擊至白華朱泚
姚令言率衆萬餘遁去晟收復京城是日渾瑊與戴休顏
亦破賊三千於咸陽韓遊瓌追朱泚於涇州六月李晟
上收城露布上覽之涕下霑襟涇州田希鑒斬姚令言幽
州軍士韓旻於彭原斬朱泚並傳首至行在乙巳遣吏部
侍郎班宏入京宣慰六月戊午車駕發興元秋七月景子次鳳
翔府壬午至自興元辛卯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九月丁亥上

顧謂宰臣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難宜廣延納以達下情近
日諫官都無論奏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臣三
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也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
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宣制大赦天下改元時關東大飢
賦調不入國用益窘關中飢民蒸蝗蟲而食之五月分命
朝臣禱羣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羣飛蔽天每下則草木
及畜毛無復孑遺穀價騰踴九月朔方大將牛名俊斬李
懷光傳首闕下馬燧收復河中十月上御正殿策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十一月癸卯上親祀昊天上
帝於圜丘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二年四月景寅淮西李
希烈為其牙將陳仙奇所酖并誅其妻子仙奇以淮西歸順
九月乙巳吐蕃寇好畤京師戒嚴李晟部將王佖擊吐蕃於
汧陽城敗其中軍辛亥寇鳳翔李晟出師襲之一夕而退冬

十月李晟救吐蕃摧沙堡十一月冊淑妃王氏為皇右丁
酉右崩謚曰昭德辛丑吐蕃陷鹽州三年三月河東馬燧
來朝時吐蕃相結贊使大將論頰熱卑辭厚遺告馬燧請
兩國同盟上疑其不誠不允故燧自將論頰熱入朝盛言
蕃相請盟可以保信上從之五月辛未侍中渾瑊與吐蕃
宰相尚結贊同盟于平凉為蕃兵所劫瑊遁而獲免崔漢
衡已下將吏陷没者六十餘人四年春正月上御丹鳳樓
大赦天下京師地震辛亥又震壬子又震甲寅地震宴群臣
於麟德殿己未地震丁卯有司條奏省官其左右常侍太子
賓客請依前置四員從之壬戌加置諫議大夫八員分中書
四員為右門下四員為左是月吐蕃冠涇邠寧鄜慶等州焚
彭原縣邊將閉城自固賊驅人畜三萬計凡二旬而退五年
春正月乙卯詔自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

日備三令節數内外官司休假一日二月庚子以大理卿董
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御史中丞竇參為中書侍郎平
章事兼轉運使六年春正月大雪二月戊辰朔百寮會宴於
曲江亭上賦中和節群臣賜宴詩七韻是日百僚進兆人本
業三卷八年四月乙未貶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
駕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八月以天下水災命朝臣宣撫賑貸河南河北
山南江淮凡四十餘州大水漂溺死者二萬餘人九年正月
癸卯初稅茶歲得錢四十萬貫從鹽鐵使張滂所奏茶之有
稅自此始五月乙巳韋皐破吐蕃峨和城定廉城通鶴軍凡
平堡五十餘所冬十月環王國獻犀牛上令見于太廟十年
冬十月御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舉人十二月
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為太子賓客十二年三月以户

部侍郎裴延齡為户部尚書六月初置左右護軍中尉十
二月乙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環王國所獻犀牛是
冬凍死上著刑政箴一首癸未迴紇南詔劒南西山八國
女國王並來朝賀十三年春正月吐蕃贊普遣使修好塞
上以聞上以犬戎負約不受其使十六年春正月恒冀易
定陳許河陽四鎮之師與賊戰皆不利而退二十一年春
正月御含元殿受朝賀是日上不康癸巳會羣臣於宣政
殿宣遺詔皇太子宜於柩前即位是日崩於會寧殿享壽
六十四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號德宗葬崇陵

朱泚附

唐書曰朱泚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贊善大夫贈禮部尚書
祖思明太子洗馬贈太子太師父懷珪天寶初事范陽節
度使裴寬為衙前將授折衝將軍及安禄山史思明反叛累

為偏將寶應中李懷仙歸順奏為薊州刺史平盧軍留
後柳城軍使卒贈左僕射泚以父資從軍幼壯偉腰帶十
圍騎射武藝亦不出人外若寛和中頗忍慈然輕財好施
每征戰所得賞物輒分與麾下將士以是為衆所推故得
濟其兇謀初隷李懷仙為十將與經略副使朱希彩既殺
李懷仙自為節度以泚宗姓甚委信之希彩為政苛酷人
不堪命大曆七年秋竟為孔目官李懷瑗所殺倉卒之際
未有所從泚營在城北弟滔主衙内兵亦得衆心滔變詐
多端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城北朱副使
莫可衆既無從因共推泚泚遂權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師十
月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八
年三月遷幽州盧龍節度等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其
年泚上表令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

手詔褒美九年就加檢校户部尚書賜實封百户幽州及
河北諸鎮自天寶末便為逆亂之地李懷仙朱希彩與逆
境三節度名雖向順未嘗朝謁至是泚率先上表請自領
部騎三千人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九月泚至京師代宗
御内殿引見賜御馬兩疋戰馬十疋金銀錦綵甚厚又以
器物十牀馬四十疋綃二萬疋衣一千七百襲賜其將士
宴犒之盛近時未有泚又上表請留京師從之因授其弟
滔兼御史大夫幽州節度留後仍以河陽永平軍防秋兵
郭子儀統之決勝軍楊猷兵李抱玉統之淮西鳳翔兵馬
璘統之汴宋淄青兵俾泚統焉十一年八月加拜同平章
事尋令出鎮奉天行營復賜金銀繒綵并内厩弓箭以寵
之十二年加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為隴右節度使權知河西
澤潞行營兵馬事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師鳳翔尹實封至

三百户建中元年涇州將劉文喜阻兵為亂加泚四鎮北庭
行軍涇原節度使與諸軍討伐涇州平加泚中書令還鎮鳳
翔而以舒王謨遙領涇原節度二年又加泚太尉朱滔將
反叛陰使人與泚計議以帛書内蠟丸中置髻髮間河東
節度馬燧捜獲之以聞并送帛書及所遣使泚惶懼頓首
乞歸罪有司上勉之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三年四月
以張鎰代泚為鳳翔隴右節度留後留泚京師加實封至一
千户與一子正員官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
故四年十月涇原兵叛鑾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泚嘗統涇
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羣寇無帥幸泚政寬乃相與
謀曰朱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為主事必濟矣姚令言乃
率百餘騎迎泚於進昌里第泚乘馬擁從北向燭炬星羅
觀者萬計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但稱太尉朝官有

歸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
遂屏人移時言多悖逆又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其僭僞
泚甚悦之又李忠臣張光晟繼至咸以官閑積憤樂於禍
亂鳳翔涇原大將張庭芝段誠諫以潰卒三千餘自襄城
而至賊泚自謂衆望所集僭竊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
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使段秀實久失兵柄故
推心委之遂發鋭師三千言奉迎乘輿實陰有逆謀秀實
與劉海賓謀誅泚且慮叛卒之震驚法獨乃潛為賊符追
所發兵至六日兵乃駱驛而迴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為陳
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為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
知不可以義動遂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仍大呼曰反虜當
斬泚舉臂衛首秀實格拉之恂恂然李忠臣馳助泚泚素多
力纔破其面逆徒譟集秀實海賓遂併見害明日聲言以

親王權主社稷士庶競往觀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
張光晟等八人導泚自白華入宣政僭即僞位自稱大秦
皇帝號應天元年愚智莫不憤怨侍衛皆卒伍寮吏行列
不過十餘人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涼德所
能經營彭偃之詞也僞署姚令言為侍中李忠臣為司空
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蔣鎮為吏部侍
郎樊系為禮部侍郎儀禮使許季常為京兆尹洪經綸為
太常少卿彭偃為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為給事中崔宣
為御史中丞張光晟仇敬忠敬釭張寶何望之段誠諫張
芝杜如江為節度使仍以其兄子遂為太子遥封弟滔為冀
王太尉尚書令尋又號皇太弟十月泚自領兵侵逼奉天
竊威儀輦輅闐隘道途蟻聚之衆軍勢頗盛以姚令言為
元帥張光晟為副以李忠臣為京兆皇城留守居中書省

尋以蔣鎮爲門下侍郎李子平爲諫議大夫並平章事泚軍合於城下渾瑊韓遊瓌與之泚衆大敗死者萬計泚收軍於奉天東三里下營大修攻具明日泚又分兵營於乾陵下瞰城內大震十一月三日杜希全與泚衆戰於莫谷官軍不利自是賊衆驕怠王師乘城而戰人百其勇賊多敗衂或出野戰官軍又獲利焉泚乃大驅百姓填塹夜攻城城中設奇以應之賊乃退縮西明寺僧法堅有巧思爲泚造雲梯十五日辰時梯臨城東北隅城內震駭渾瑊侯仲莊設火坑爲地道陷之又縱火焚其梯東風起吹我軍衆頗危懼而風迴吹賊軍城益薪灌油鼓譟震風火俱熾須臾雲梯與兇黨同爲灰燼城中三門悉出兵王師又捷其夜兵復出攻泚衆敗績李懷光以五萬人來援自河北至泚衆惶駭因而潰長圍遂解衆以爲懷光三日不至城則危矣二

舊紀一百一十三　七

十日夜泚走至京城時姚令言於城造戰格棚樓每坊團練人心大擾泚自奉天迴乃悉令去之曰安戰吾自有計前此每三五日即使人偽自城外來周走號令曰奉天已破百姓聞之莫不飲泣道路闃寂時有人臺省吏人不過十數輩郎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舉選初有數十人陳狀旬日亦皆屏退泚自號其宅曰潛龍宮悉移內庫珍寶以實之識者曰易稱潛龍勿用此敗徵也無幾百姓剽奪其珍寶泚不能禁止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偽國號曰漢稱天皇元年二月李懷光既圖叛逆遣使與泚通和鑾駕幸梁洋自此衣冠之潛匿者出授偽官十七八焉懷光初與泚往復通好甚密以錢穀金帛互相饋遺泚與書事之如兄約云削平關中當割據山河永爲隣國及懷光決計背叛逼乘輿遷幸泚乃下偽詔書待懷光以臣禮仍徵兵馬懷光既爲所賣慙惋憤恥遂領衆

道歸河中三月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之衆悉於城東衆敗泚衆四月泚使韓旻宋歸朝張庭芝等寇武功渾瑊以衆及吐蕃論莽羅大敗旻歸朝殺逆黨萬餘人於武亭川五月泚又使仇敬忠寇藍田尚可孤擊之大破泚衆擒敬忠斬之李晟駱元光尚可孤悉還師齊進晟屯光泰門逆徒拒官軍王師累捷二十八日官軍入苑收京師逆黨大潰泚與姚令言張庭芝源休李子平朱遂以數千人西走其餘黨或奔竄或來降泚衆緣路潰散乃奔涇州纔百餘騎而已田希鑒閉門登陴泚令謂希鑒曰我與爾節度何故背恩希鑒乃使人自城上擲泚所送旌節於外續又投火焚之泚遂過數里息於逆旅泚將梁庭芬入涇州說田希鑒曰我公比日殺馮河清背叛今雖歸順國家必不能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禍何如閉門納朱公與共成事希鑒以爲然庭芬乃追及

舊紀一百一十三　十

朱泚言之泚大悅使庭芬却往涇州庭芬請授已尚書平章事泚不從庭芬既求宰相不得不復往涇州從泚至寧州彭原縣西城屯與泚心腹朱惟孝共射泚泚走墜坑窖中泚左右韓旻薛綸高幽巖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時年四十三姚令言投涇州源休李子平走鳳翔尋並斬獲宋歸朝之敗武功降於李懷光送興元斬之唯不獲朱遂傳爲野人所殺或云與泚子堉爲金吾將軍馬悅潛走党項部落數月得達幽州泚之僭逆官監朱重曜頗親密用事泚每呼之爲兄時賊中以臘月大雨偽星官謂泚曰當以宗中一年長者禳其災變泚乃毒殺重曜以王禮葬焉及京師平出其尸而斬之

順宗安皇帝

唐書曰順宗安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昭德皇后王氏上

元二年正月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宣王建中
元年正月立為皇太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
景申即位於太極殿上自二十年九月風病不能言暨德宗
不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弥留思見
太子涕咽久之大行發喪人情震懼上力疾繐服見百僚於
九仙門既即位知社稷有奉中外始安庚子羣臣上書請
聽政二月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壬寅以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為左散騎常侍
充翰林學士以將仕郎前蘇州司功參軍翰林待詔王
叔文為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甲子御丹鳳樓大赦天下
三月癸酉詔冊廣陵郡王淳為皇太子改名純赦京城繫
囚以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並為太子侍讀七月詔
朕承九聖之列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畏

懼不克負荷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祗勤
如臨淵谷而積疚未復至于經時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
惟四方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廢加以山陵有
日霖潦踰旬是用儆于朕心以荅天戒其軍國政事宜令
皇太子勾當時上久疾不復延納宰臣共論大政事無巨
細皆決於李忠臣王伾王叔文物論諠雜以為不可藩鎮
屢上牋於皇太子指三豎之撓政故有是詔以太常卿杜黃
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見百寮於朝堂八月庚子詔惟皇天
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邦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
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祐不降疾恙無瘳將何以奉
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兹庶尹對越上玄內媿于朕心上
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深惟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

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純睿哲溫文寬和仁惠孝友之
德愛敬之誠通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法皇王至公之道
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
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
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稱誥辛丑誥有天下傳歸
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
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
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
宣政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
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天下死罪降從流已下
遞減一等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良媛董氏為太上皇德
妃壬寅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户元和元年
正月景寅冊皇帝率百寮上太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甲

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之咸寧殿享年四十六謚曰至德
大聖大安孝皇帝廟號順宗葬于豐陵史臣韓愈曰順宗
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書隷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
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
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
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
齊運韋渠牟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
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常侍
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艫雕靡宮人引舟為櫂歌絲竹間發
德宗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每對於數奏未嘗以顏
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
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四

皇王部三十九

唐憲宗章武皇帝　穆宗文惠皇帝
敬宗昭愍皇帝

憲宗章武皇帝

唐書曰憲宗章武皇帝諱純順宗長子母曰莊憲皇后大曆十三年生於長安之東宮内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天子德宗異之貞元四年六月封廣陵王順宗即位之年四月册爲皇太子八月乙巳即皇帝位於宣政殿先是連月霖雨是日晴霽人情忻悦丁未始御紫宸殿對百僚庚戌詔曰朕以寡昧纂承洪業未思理本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奇禽異獸蓋王化之虚美也所以光武形於詔令春秋不書祥瑞朕誠德薄

思及前人自今已後所有祥瑞有司不得上聞其珍禽奇獸亦宜停進冬十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以交王叔文也元和元年春正月景寅朔皇帝率群臣於興慶宮奉上太上皇尊號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癸未詔以太上皇舊恙綴和親侍藥膳權不聽政以高崇文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甲申太上皇崩乙酉宰相杜佑攝冢宰戊子制曰劒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鎮守備各有區分頃因元臣薨謝隣藩不睦劉闢乃因虚構隙以忿結讎遂勞三軍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務欲安人嘗遣使宣諭委之旄鉞如聞道路擁塞未息干戈輕肆攻圍擬圖吞併爲君之體義在勝殘命將興師蓋非獲已宜令興元嚴礪東川李康掎音角應接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神策兵馬使李元奕李步騎之師與東州與元之師類會進討甲午高崇文由斜谷路李元奕由駱谷路俱會于梓潼關辛卯群臣請聽政戊戌上謂宰臣曰前代帝王或怠於聽政或躬覽衆務其道何如杜黄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委任不宜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小大常務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但擇人委任責其成效賞罰必信誰不盡心傳稱帝舜之德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誠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常勢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禮貌或虧欲求致理自然難致苟無此弊何患不至於理上稱善久之五月辛卯册太上皇后王氏爲皇太后九月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癸丑以山人李渤爲左拾遺徵不至二年

春正月上親朝獻太清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己酉以户部侍郎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庚午司天造新曆成詔題爲元和觀象曆九月庚申李錡據潤州反殺判官王澹大將趙琦遂令蘇常杭湖睦五州戍將殺刺史修石頭故城欲謀僭逆癸酉潤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李錡以獻十一月斬錡詔削屬籍十二月景辰上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日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當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摠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

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發斂又在常役之外是歲吐蕃迴紇奚契丹渤海牂牁（上音臧下音柯）南詔並朝貢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御宣政殿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庚子涇原段祐請脩臨涇城在涇州北九十里犯犬戎之衝要詔從之四年秋七月御製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書於六扇屏風是月出書屏以示宰臣丁未渭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戶口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賑給八月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三萬餘人獲戰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十月冊鄧王寧為皇太子癸巳

以冊儲肆赦繫囚死罪降從流已下遞減等工部侍郎歸登給事中呂元膺為皇太子諸王侍讀五年八月乙亥上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為本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前代好恠之流假託老子為神仙之說故秦始皇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藥漢武帝嫁女與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悞誠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務求理四海樂推社稷延永自然長年也上深然之六年十一月乙丑制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辛卯皇太子寧薨謚曰惠昭七年五月上謂宰臣曰御言吳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迴言不至為災人非甚困李絳對曰臣得兩浙淮南狀繼言歉旱方隅授任皆朝廷

信重之臣御史非良或容希媚此正當姦佞之臣況推誠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言間之伏望明示御史姓名正之典刑上曰御言是也朝廷大體以恤人為本一方不稔即宜賑救濟其飢寒況可疑之耶向者不思而有此問朕言過矣八年三月辛未上以久旱親於禁中祈雨是夜澍雨霑足六月景寅京師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壓死所在川瀆暴漲行人不通辛丑出宮人二百車任從所適以水災故也九年十月甲子制朕嗣膺寶位于茲十年每推至誠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於大和宵衣旰食意為於此今淮西一道未達朝經擅自繼襲肆行寇掠將士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思去三面之羅庶遵兩階之義宜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十年正月嚴綬帥師次蔡州界己亥制削奪吳元濟官爵六月鎮州節

師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十二年五月隨唐鄧節度使李愬奏敗賊於吳房獲賊將李祐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十月李愬率師入蔡州執吳元濟以獻淮西平十三年正月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七月詔削奪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官爵仍令宣武魏博義成等五鎮之師分路進討十二月上謂宰臣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朋是黨上曰他人之言亦與卿等相似豈易辯之哉度曰君子小人觀其所行當自區別矣上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言之須行之勿空言說度等謝曰陛下處分可謂

至矣臣等敢不激厲然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上頗忻納十四年春正月以東師宿野不受朝賀三月上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所謂委寄必合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無偏黨朕臨御已來歲月斯久雖不明不敏然漸見物情每於行爲務欲詳審比令學士集前代昧政之事爲辯謗略每欲披閱以爲鑒戒耳崔羣對曰無情曲直辯之至易稍懷姦詐審之實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蓋以曖昧難辯故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僞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是日御宣政殿受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八月上謂宰臣曰天下事重不可一日曠廢若遇連假不坐有

事即詣延英請對崔羣以殘暑方甚因同列將退上止之曰數日一見卿等時雖暑熱朕不爲勞九月上謂宰相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鋭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後稍似懈倦開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羣對曰玄宗少歷民間身經迍難故即位之初知民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璟蘇頲盧懷愼等守正之輔孜孜獻納故致治平及後承平日久安於逸樂漸遠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媚上心李林甫以姦邪惑上意加之以國忠故及於亂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即社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鎛以諂刻欺蔽在相位故羣因奏以諷之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藥起居舍人裴潾上表切諫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燒鍊則火毒難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觀其効用則進御可也上怒貶潾爲江陵令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上以餌金丹小不豫罷元會庚子夕上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廟號憲宗葬于景陵

穆宗文惠皇帝

唐書曰穆宗文惠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后郭氏貞元十一年七月生於大明宮之別殿初名宥封建安郡王元和七年十月冊爲皇太子改今諱十五年正月憲宗崩閏月景午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東序戊申上見羣臣於紫宸門外辛亥以蕭俛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御延英對宰臣二月丁丑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壬寅勑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目人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於尚書省同試三月壬子召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隨於太液亭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飫罷並賜

緋九月辛丑大合樂於魚藻宮觀競渡又召李光顏李光顏入朝欲於重陽日宴群臣拾遺李班等上疏諫云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夫遏密施禁蓋爲齊人合樂內庭事將未可不聽十月鎭州王承元以所部四命請命以魏博節度等使田弘正爲鎭州節度使以承元　爲滑州節度使長慶元年正月巳亥朔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是日法駕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賀於前辛丑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即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二月景子上觀雜伎樂於麟德殿歡甚謂給事中丁公著曰比聞外間公卿士庶時爲歡宴蓋時和民安甚慰予心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臣之愚見風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務漸恐勞煩聖慮上曰何至於是對曰夫賓宴之禮務達誠款

不繼以淫故詩人美樂且有儀譏其屢舞前代名士良辰
宴聚或清談賦詩投壺雅歌雖以盃酌獻酬不至於亂國
家自天寶已後風俗奢靡宴席以諠譁沉湎爲樂而居重
位秉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吏之間曾無愧恥公私相効
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獨聖心求理安得不勞宸慮乎
陛下宜頒訓令禁其過差則天下幸甚時上荒于酒樂公
著因對諷之頗深嘉納三月幽州劉總請分割地土入朝
公卿皆疑獨上推誠納之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幽州
節度使以總爲鄆州節度使秋七月壬子羣臣上尊號曰
文武孝德皇帝上受冊於宣政殿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
下甲寅幽州監軍使奏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別館害判
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軍人取朱滔子洄爲留後洄自
以年老令軍人立其子克融爲留後八月己巳鎭州監軍宋

惟澄奏軍亂節度使田弘正并家屬將佐三百餘口並遇害
軍人推衙將王庭湊爲留後二年二月甲子詔雪王庭湊仍
授鎭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等使三軍將士待
之如初仍令韓愈往彼宣諭十月詔江淮諸州旱損田苗頗
多所在米價不免踴貴眷言疲瘵須議優矜宜委淮南浙東
浙西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各於當道有水旱處取常
平義倉斛斗據時估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十一月庚午命景
王率禁軍五百騎侍從皇太后幸華清宮又幸石甕寺癸酉
上幸華清宮迎太后趣狩于驪山下即日馳還太后翌日方
還庚辰上與內官擊鞠禁中有內官欻然墜馬如物所擊上
恐罷鞠外殿遽足不能履地風眩就牀自是外不聞上起居
者三日十二月丁亥詔五坊鷹隼並解放備具並毀之庚寅
宰臣李逢吉率百僚至延英門請見上不許中外失色與裴度等

三上疏請立皇太子辛卯上於紫宸殿見百官李逢吉奏景
王成長請立爲皇太子左僕射裴度又極言之癸巳詔立景
王爲皇太子景午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受冊畢百寮謁太
子於東宮三年正月丁巳上以疾苦不受朝賀是日大風昏
翳竟日四年正月辛亥上御正殿受朝如常儀上餌金石
之藥處士張皐上疏切諫上悅召之求皐不獲辛未上大
漸詔皇太子監國事壬申上崩於寢殿時年三十謚曰睿
聖文惠孝皇帝廟號穆宗葬于光陵

敬宗昭愍皇帝

唐書曰敬宗昭愍皇帝諱湛穆宗長子母曰恭僖太后王
氏元和四年六月七日生於東內之別殿長慶元年封景
王二年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皇太子即位時年
十六二月辛巳朔上縗服見羣臣於紫宸門外癸未貶户

部侍郎李紳爲端州司馬辛卯勑役掖庭宮人先配內園
宮人並宜放出任其所適己亥冊大行皇帝皇太后爲太
皇太后三月上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天下常貢之外不得
進獻六宅十宅諸王女宜令每年於選人中選擇降嫁甲
寅始於延英對宰臣甲子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
悉爲王庭湊所害上惜其死橫傷悼久之仍歎宰執非才
縱姦臣跋扈翰林學士韋處厚奏曰理亂之本非有他術
順人則理違人則亂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
裴度尚不能用此馮唐所以感悟漢文雖有頗牧不能用也
戊辰羣臣入閤日高猶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諫議大夫李
渤出次白宰相俄而始坐班退左拾遺劉棲楚極諫頭叩
龍墀血流上爲之動容景申賊張韶等百餘人至右銀臺
門殺閽者揮兵大呼進至清思殿登御榻而食攻弓箭庫

右神策軍兵馬使康藝全率兵入宮討平之是日上聞變急幸左軍丁酉上還宮羣臣稱慶諫議大夫李渤以上輕易致盜言甚激切五月制以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竇易直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廻鶻吐蕃奚契丹遣使朝貢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二月桂管防禦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箴六首上深嘉之命學士韋處厚優其答詔四月羣臣上徽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御宣政殿授册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七月甲申拾遺李漢舒元褒薛廷老於閤内論■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内中宣出臣恐紀綱寖壞奸邪恣行伏希詳察上然之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二年五月幽州軍亂殺其帥朱克融及男延齡軍人立其第二子延嗣

爲留後辛巳神策軍施内古長安城中修漢未央宮掘池獲白玉牀長六尺六月減放苑内役二千五百人帝性好土木自春至冬興作相繼庚申鄆州進驢打毬人石定寬等四人辛酉幸凝碧池令兵士千餘人於池中取大魚送入新池癸亥以旱命京城諸司疏理繫囚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夜狐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打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等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劉克明等同謀害帝即時殂於室内時年十八謚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廟號敬宗葬莊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五

皇王部四十

唐文宗昭獻皇帝　武宗昭肅皇帝

宣宗獻文皇帝　懿宗恭惠皇帝

文宗昭獻皇帝

唐書曰文宗昭獻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后蕭氏元和四年十月生長慶元年封江王初名涵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遇弑賊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迎上于江邸癸卯見宰臣于閤内下教處分軍國事宰臣百寮三上表勸進乙巳即位於宣政殿景午上赴西宮成服丁未宰臣百寮上表請聽政三表許之戊申尊聖母爲皇太后己酉敕鳳翔淮南先進女樂二十四人並放歸本道庚戌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韋處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大和元年二月乙巳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六月詔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下制敕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已來制敕參詳删定訖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甲戌以旱放繫囚七月李同捷除兖海不受詔結幽鎮謀叛徐州王智興請全軍討之帝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三年五月己卯栢耆斬李同捷於將陵滄景平丁亥御興安樓受滄州所獻俘九月敕兩軍諸司内官不得着紗縠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十一月甲午帝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畢御丹鳳門大赦禁止奇貢四方不得以雜樣織成非常之物爲獻十二月

蠻陷邛雅等州戊午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董重質充神策西
川行營都知兵馬使蠻陷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門下營又
詔促諸鎮兵救援兩川乙巳郭釗奏蠻退遣使賜蠻帥蒙
嵯顛國信四年四月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
斯爲理本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乏困日昃忘食宵興夜
懷雖絶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示喻卿士形于詔條如
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資用貨
實困於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蓋朕敎除之未敷
使兆庶昧於恥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致理歟永念
慙歎追玆申敕自今內外班列職位之士各務素朴弘玆
國風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糾上主者宣示知朕意焉上承
長慶寶曆奔奢之風銳意懲革躬行儉素以率厲之五年
春正月庚子朔以積陰旬浹罷元會太原旱賑粟十萬石

二月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錫與漳王謀反即令
追捕庚子詔貶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壬寅左常侍崔玄
亮及諫官等十四人伏奏玉陛北軍所告事請不於內中
鞫問乞付法司帝曰吾謀於公卿矣卿等且退崔玄亮泣
涕陳諫久之帝改容勞之曰朕即與宰臣商議玄亮等方退
癸卯詔漳王湊可降爲巢縣公宋申錫開州司馬同正初
京師恟恟以宰相實聯親王謀逆三四日後方知誣構人士
側目於守澄鄭注故諫官號泣論之申錫方免其禍四年春
正月乙未朔以久雪廢元會壬子詔朕聞天聽自我人聽天
視自我人視朕之菲德涉道未明不能調序四時導迎和氣
自去冬已來踰月雨雪寒氣尤甚頗傷于和念玆庶民或罹
凍餒無所假貸莫能自存中宵載懷旰食興歎怵惕若厲時
予之辜思弘惠澤以順時令天下死罪囚除官典犯贓故意

殺人外並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七年正月詔曰朕承上
天之睠佑荷列聖之丕圖宵旰憂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
年于玆而水旱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蓋德未
動天誠未感物一類失所其過在予載懷罪已之心深軫納
惶之慮如聞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時
農務尤切若不能賑救懼至流亡京兆府賑粟十萬石河
中府絳州各賜七萬石同華陜虢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
以常平義倉物充七月以旱命京城諸司疏決繫囚閏七月
乙卯詔曰朕嗣守丕圖覆幬生類兢業寅畏上承天休而陰
陽失和膏澤愆候害我稼穡災于黔黎有過在予敢忘咎
責從今避正殿減供膳停敎坊樂廄馬量減芻粟百司
廚饌亦宜權減陰陽鬱堙有傷和氣宜出宮女千人五坊
鷹隼大量須減放內外修造事非急務者並停八月甲申御

宣政殿冊皇太子永是日降詔應犯死罪降從流流已下
遞減一等九年冬十月內出曲江新造紫雲樓彩霞亭額
左軍中尉仇士良以百戲於銀臺門迎之時鄭注言秦中
有災宜興土功以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上好爲詩每
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
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昇
平故事故爲樓殿以壯之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爲榷
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十一月壬戌中尉仇士良率兵誅
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王璠郭行餘鄭注羅立言李
孝本韓約等十餘家皆族誅時李訓鄭注謀內官詐言金
吾仗舍石榴樹有甘露請上往觀之內官先至金吾仗見幕
下伏甲遽扶帝輦入內故訓等敗流血塗地京師大駭旬
日稍安十二月庚辰上御紫宸殿謂宰相曰坊市之間人

漸安未李石奏曰人情雖安然刑殺過多致此陰沴又聞鄭注在鳳翔募兵不少今皆被刑戮臣恐更此生事切宜原赦以安之上曰然鄭覃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往往憤氣填膺耳開成元年正月辛丑帝常服御宣政殿受賀遂宣詔大赦天下改元乙巳上御紫宸對宰臣李石奏曰陛下改元御殿人情大悅全放京兆一年租賦又停四節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曰赦書須內留一本陛下時看之又十道黜陟使發日更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矣二年三月戊辰夜彗長八丈有餘西北行東指在張十四度壬申詔曰朕嗣守丕構對越上玄虔恭寅畏于今一紀何嘗不宵衣念道昃食思愆師周文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懼德不類貽列聖羞

將俗致和平時無殃咎然誠未格物謫見于天仰愧三靈俯慙庶彙思獲攸濟浩無津涯昔宋景發言星因退舍魯僖納諫飢不害人取鑒往賢深惟自勵慙歎在予之責宜降恤辜之恩式表殷憂異咎昭識天下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釋放三年九月上以皇太子慢遊敗度欲廢之中丞狄兼謨垂涕切諫是夜移太子於少陽院殺太子宮人左右數十人十月皇太子薨于少陽院謚曰莊恪十一月乙卯夜彗孛東西竟天壬戌詔曰上天蓋高感應必由乎人事寰宇雖廣理亂盡繫於君心從古已來必然之義朕嗣膺寶位十有三年常兢己以虔恭每推誠於衆庶將以導迎休應漸致緝熙期克荷於宗祧思保寧於華夏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災氣上騰天文謫見再周朞月重擾星躔當求衣之時覩垂象之變兢懼惕厲若蹈泉谷是用舉成湯之六事念宋景之一言詳求譴咎之端恭聽銷禳之術必有精理蘊於衆情與屈法以安人愛恤刑而原下應犯死罪並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五年春正月戊寅上不康不受朝賀辛巳崩于大明宮之太和殿謚曰元聖昭獻皇帝廟號文宗葬章陵

武宗昭肅皇帝

唐書曰武宗昭肅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元和九年六月十三日生於東宮長慶元年三月封穎王本名瀍初文宗追悔莊恪太子殂不由道乃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開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冊禮五年正月文宗暴疾宰相李珏樞密劉弘季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穎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疹有加無瘳懼不能躬總萬機日釐庶政

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穎王瀍昔在藩邸與朕嘗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稟寬仁俾奉昌圖必諧人欲可立為皇太弟應軍國政事便令權勾當百辟卿士中外庶臣宜竭乃心輔成予志陳王成美先立為皇太子以其年尚沖幼未漸師資比日重難不遑冊命迴踐諸郎式協至公可復封陳王四日文宗崩宣遺詔皇太弟宜於柩前即皇帝位宰相楊嗣復攝冢宰十四日受冊於正殿年二十七二月制穆宗妃韋氏追謚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上御正殿降德音以開府右軍中尉仇士良封楚國公右軍中尉魚志弘為韓國公太常卿崔鄲戶部尚書判度支崔珙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藩邸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乃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

疏言王業之初不宜祟信過當疏奏不省會昌元年正月庚戌有事于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元二月以淮南節度使李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年四月司空平章事李德裕等上章請加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冊八月迴鶻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杷頭烽北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迴鶻首領屈武降幽王授左武衛將軍詔以迴鶻犯邊漸侵內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曰今百寮議狀以固守關防俟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迴鶻所恃者嗢沒赤心耳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戎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恃弱虜無由退擊之為便天子以為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為迴鶻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充迴鶻東面招討使以李思忠為迴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十月辛酉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於閤內論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晨出夜歸方用兵師且宜停止上優勞之諫官出上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三年春正月以宿師于野罷元會二月太原劉沔奏至大同軍遣石雄襲迴鶻牙帳大敗迴鶻於殺胡山其烏介可汗被瘡而走已迎得太和公主至雲州是日御宣政殿百寮稱賀三月太和公主至京師百官班于章敬寺迎謁仍令所司告憲宗穆宗二室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三軍以從諫姪稹為兵馬留後上表請授節鉞尋遣中使賫詔潞府令稹護從諫之喪歸洛陽稹拒朝旨尋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並以本官充招討澤

潞使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七月王元逵奏邢州刺史裴問別將高元武以城降洺州刺史王釗磁州刺史安玉皆以城降何弘敬山東三州平潞州大將郭誼張谷陳揚庭遣人至王宰軍請殺劉稹以自贖王宰以聞乃詔石雄率軍三千入潞州郭誼斬劉稹首以迎雄澤潞五州平八月王宰傳稹首與大將郭誼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獻於京師上御安福門受俘百寮樓前稱賀十月車駕幸鄠縣十一月幸雲陽五年正月宰臣李德裕杜悰等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仁聖文武章天神功神德明道皇帝辛亥有事於郊廟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天下秋七月庚子勑併省天下佛寺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六年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曰炎帝重方士頗服食修攝親授法籙至是藥躁喜怒失常既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請見不許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懼是月二十三日宣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是日崩年三十三謚曰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葬端陵

宣宗獻文皇帝

唐書曰宣宗獻文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元和五年六月生於大明宮長慶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會昌六年三月武宗疾篤宣遺詔立為皇太叔權勾當軍國政事翌日即帝位改今名時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內朗嚴重寡言視瞻特異幼時宮中以為不惠十

餘歲時遇重疾沉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
如對臣寮乳嫗以爲心疾穆宗往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
物非心𢖍也賜以玉如意御馬金帶皆夢乘龍昇天言之於
鄭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歷大和會昌朝愈
事韜晦羣居游處未嘗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強
誘其言以爲戲劇謂之光叔武宗氣豪尤不爲禮及監國
之日哀毁滿容接待羣寮決斷庶務人方見其隱德爲四
月辛未釋服尊母鄭氏曰皇太后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
承旨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中元年正月有事於
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帝雅好儒士留心貢舉有
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每山池曲宴與
學士詩什屬和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凡對臣寮肅然拱
揖鮮有輕易之言大臣或獻章疏即焚香盥手受而覽之

當時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焉閏三月勑會昌季年併省
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爲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
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
四月所廢寺宇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
不得禁止七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李德裕爲人
所訟貶潮州司馬員外置二年春正月宰相率文武百寮上
徽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三年春正
月涇原節度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
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太僕卿陸就往諭旨仍令靈
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景緒各出本道兵馬應接
六月康季榮奏收復原州城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
峽等六關訖邠寧張景緒奏收復蕭關勑於蕭關置武州改
樂安爲威州七月三日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

見于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十
五萬疋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自昔皇王
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于大
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運憂勤戒惕四載于茲每念河湟
土疆綿亘遐闊洎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姦遂縱腥
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
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
舊地爲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
祐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刷恥建功所謀必就實賴樞衡妙
算將帥雄棱副玄元不爭之文絕漢武遠征之悔甌脫頓
空於內地斥候全據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況將士等
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荊榛而刁斗夜嚴逐豺狼而穹廬盡
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涇原宜賜絹六

萬疋靈武五萬疋鳳翔邠寧各四萬疋嗚呼七關要害三郡
膏腴候館之殘趾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
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
務修築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無患載洽亭育之道
永置生靈之安中外臣寮宜體朕意十二月追謚順宗曰至
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曰昭文章武大聖孝皇帝初以河
湟收復百寮請加徽號帝曰河湟收復繼成先志朕欲追尊
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對曰非臣等愚昧所能及至是上
御宣政殿行事及册出上俯僂目送流涕嗚咽四年春正月
以追尊二聖御正殿大赦天下五年八月沙州刺史張義潮
遣兄義潭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
餘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八年正月陝州黃河清二月南蠻
進犀牛詔還之十一年九月右補闕陳嘏左拾遺王譜右拾

遺詩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上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爲方士所惑常以之爲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仍謂崔愼由曰爲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十二年春正月羅浮山人軒轅集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先生遐壽而長生可致乎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何必別求長生耶留之月餘堅求還山十三年五月上不豫月餘不能視朝八月宣遺詔立鄆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事是日崩于大明宮聖壽五十諡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葬貞陵

懿宗恭惠皇帝

唐書曰懿宗恭惠皇帝諱漼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大和七年十一月生於藩邸會昌六年十月封鄆王本名溫大中十三年八月遺詔立爲皇太子監國改今名十三日即帝位時年二十七帝姿貌瑰傑有異稠人藩邸時嘗經重疾郭淑妃侍醫藥見黃龍出入於臥內間語妃以異告帝曰愼勿復言又嘗大雪數尺而帝寢室之上獨無人皆異之宣宗製泰邊陲樂曲詞有海嶽宴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紐之向日謂之拔暈帝東以鄆王即大位以咸通爲年號九月釋服追尊母后晁氏爲太后謚曰元昭咸通元年春正月上御紫宸受朝十一月丁未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二年九月林邑蠻寇安南府遣神策將軍康承訓率禁軍及江西湖南之兵赴援三年春正月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杜悰率百寮上徽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四年春正月庚午有事于圓丘禮畢御丹鳳門大赦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赴邕管會諸道之師禦之五月制朕以寡昧獲承高祖太宗之丕構六載於茲夕惕畋遊是娛罔聲色是縱罔刑戮是濫罔邪佞是惑晝夜悚惕以憂以勤庶幾乎八表用康兆人以泰而西戎款附北狄懷柔獨唯南蠻對充不率侵陷交阯突犯邕寧爰及巂州亦用攙冠勞我士卒興吾甲兵騷動黎元役力飛輓每一軫念憫然疚懷顧惟生人罹此愁苦宜布自天之澤俾垂及物之仁如聞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凋傷轉甚宜有特恩應潭桂兩路各賜錢三萬貫以助軍錢以充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徭配稍簡宜令本道觀察

使詳其閒劇準此例與置本錢黎巂等州因蠻寇殺傷宜令本道收拾埋瘞六年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自李琢失政交阯陷沒十年蠻軍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復故地七年十月安南都護高駢奏蠻寇悉平十一月御宣政殿大赦以復安南故也九年七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許結趙可立殺其主將王仲甫以糧料判官龐勛爲都頭剽掠湘潭衡山兩縣有衆千人擅還本鎮九月甲午龐勛陷宿州知州判官焦璐奔歸于徐乙未龐勛陷徐州十年九月賊宿州守將張玄稔以城降有兵萬人馬舉率師赴之龐勛聞之以其衆將攻玄稔玄稔賊之勁將也遂與舉合勢急圍徐州許佶登城拒守者三日佶敗出走稔收復徐州龐勛方來赴援聞城已拔北南趣濠州馬舉追及渙河擊敗之勛溺水而死蕭縣主將又斬許佶首來降徐寇

悉平十一月南詔蠻驃信坦綽酋龍率衆二萬寇巂州十二月勑荊南節度使杜悰據司天奏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藩鎮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堡凡關制置以其事聞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追贈衛國公主謚曰文懿主郭淑妃所生上尤鍾念悲惜異常以待詔韓宗紹等醫藥不効殺之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府宰相劉瞻京兆尹温璋上疏論諫行法太過上怒十二年春正月宰相路巖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御含元殿冊禮畢大赦五月庚申勑愼恤刑獄大易格言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獄吏苛刻務在舞文守臣因循罕聞視事以此械繫之輩滋於往年追捕之徒繁於曩日寃傷和氣用致沴氛況時屬燭蒸化先茂育並赦罪戾式順生成應天

下所禁繫罪人除十惡五逆故意殺人外餘並宜疎理釋放十四年六月帝不豫七月戊寅疾大漸制立普王儼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辛巳遺詔曰皇太子儼性而寬和生知忠孝德苞睿哲聖表徇齊必能揚祖宗之重光荷邦家之丕構宜令所司具禮於柩前即皇帝位是日崩于咸寧殿聖壽四十一謚曰睿文昭聖恭惠孝皇帝廟號懿宗葬于簡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六

皇王部四十一

唐僖宗恭定皇帝　黄巢附

昭宗景文皇帝　哀帝

僖宗恭定皇帝　黄巢附

唐書曰僖宗恭定皇帝諱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五月生於東内初封普王名儼十四年十月懿宗疾大漸其月十八日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回惟一日如履如臨盱昃劳懷寢興思理涉道猶淺導化未孚而攝養乖方寒暑成癘實有慮於闕政且無斁于怡神竟未少瘳日加危劇萬務繁擁須有主張爰考舊章謀于卿士思闡鴻業式建皇儲第五男普王儼改名儇孝敬温恭寛和持厚日新今儇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俾

崇邦本允叶人心宜立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咨爾中外卿士洎于腹心之臣敬保天子輔成予志各竭乃心以安黎獻是日懿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年十二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居中執軍政並封國公八月皇帝釋服冊聖母王氏爲皇太后河南大水九月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韋保衡貶賀州刺史乾符元年十一月庚寅上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巳丑宰相崔彦昭率文武百官上尊號上御正殿受冊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五月濮州賊首王仙芝聚徒於長垣縣其衆三千進陷濮州俘丁壯萬人鄆州節度使牛穜出兵擊之爲賊所敗二年七月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衆數萬是月賊逼潁許攻襲曲下之四年三月寃朐賊黄巢聚數萬人攻鄆州陷之七月黄巢自沂海其徒數萬

趙穎蔡入查牙山遂與王仙芝合七月賊陷隋州五年二月
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招
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僞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
君長蔡温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温玉以徇仙芝怒急攻
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廣
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改元二月黄巢自衛求
州下嶺陷湖南江西屬郡三月黄巢尚讓東下攻鄂州陷
江南饒信等十五州七月渡江冦淮南十月乃悉衆渡淮
巢自號率土大將軍其衆富足自淮已北整衆而行不剽
財貨唯驅丁壯爲兵十一月陷東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
官屬迎謁之賊供頓而去坊市晏然壬申陷虢州丙子犯
潼關守關諸將望風自潰十二月辛巳賊據潼關時左軍
中尉田令孜專政宰相盧攜曲事之相與誤謀以至傾敗令

孜恐衆罪加己請貶攜官命學士王徽裴徹爲相甲申宣制
以户部侍郎翰林學士王徽裴徹同平章事貶右僕射門下
侍郎平章事盧攜爲太子賓客攜聞賊至仰藥而死是日上
與諸王妃后數百騎自子城由含光殿金光門出幸山南文
武百寮不之知並無從行者京城晏然是日晡晚賊入京城
時右驍衛大將軍張直方率武官十餘迎黄巢於坡頭壬辰
黄巢據大内僭號大齊稱年號金統悉陳文物據丹鳳門僞
赦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在興元六月車駕幸成都府西川
御度使陳敬瑄自來迎奉之乙卯車駕至西蜀丁巳御成都
府改廣明二年爲中和元年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天下勤
王之師雲會京畿京師食盡賊食樹皮以金玉買人於行營
之師人獲數百萬山谷避亂百姓多爲諸軍之所執賣八月
庚子賊同州防禦使朱温殺其監軍嚴實與大將胡真歸

瞳等來降王鐸承制拜温華州刺史三年四月庚子沙陁忠
武義成義武等軍趍長安賊悉衆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
李克用乘勝追之己卯黄巢收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
收京城天下行營兵馬都監楊復光上章告捷行在四年七
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黄巢黄揆黄秉三人首級降時溥初
徐將李師悦與賊戰于瑕丘賊殊死戰其衆殆盡林言與
巢走至太山狼虎谷之襄王村懼追至併命乃斬賊降師
悦壬午捷書至行在十二月丁亥朔大明宫留守王徽與
留司百官上表請車駕還宫詔以來年正月還京光啓元
年春正月車駕在成都府己卯還京三月丁卯車駕至京
師御宣政殿大赦改元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
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
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瑄據鄆齊

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駢據淮南八州秦彦據宣歙劉漢
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轉運
路絶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國命所能制
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西道數十州大約郡將自擅常賦
殆絶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於是蕩然五月宰臣蕭遘
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至德光烈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
大赦十二月乙亥沙陁逼京師田令孜奉僖宗出幸鳳翔
初黄巢據京師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諸道兵破賊爭貨
相攻縱火焚剽宫室居市里十焚六七賊平之後令京兆
尹王徽經年補葺僅復安堵至是亂兵復焚宫闕蕭條鞠
爲茂草矣二年春正月車駕在鳳翔李克用旋師河中與
朱玫王重榮同上表請駕駐蹕鳳翔仍數田令孜之罪乃以
飛龍使楊復恭知内樞密事戊子田令孜迫乘輿請幸興

元庚寅車駕次寶鷄授刑部尚書孔緯兼御史大夫令巫從官赴行在時車駕夜出宰相蕭遘裴徹鄭昌圖及文武百寮不之知扈從不及故令孔緯從之蕭遘惡令孜弄權再亂京國因邠州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乃令巫召朱玫迎奉癸巳朱玫別領步騎五千至鳳翔令孜聞邠州軍至奉帝入大散關令禁軍守靈壁玫至禁軍潰散遂長驅追駕至遵塗驛嗣襄王熅疾爲玫所得時興元節度使石君涉聞車駕入關乃毀徹棧道柵絶險要車駕由他道僅達爲邠州軍踵後崎嶇危殆者數四四月壬子朱玫李昌言迫宰相蕭遘等於鳳翔驛舍請嗣襄王熅權監軍國事玫自爲大丞相兼左右神策十軍軍容使遂驅率文武百寮奉襄王還京師五月庚辰襄王僭即皇帝位年號建貞十二月朱玫將王行瑜受密詔自鳳州率衆還長安辛酉行瑜斬朱玫及其黨與數百人縱兵大掠是冬苦寒九衢積雪兵入之夜寒冽尤劇民吏剽剥之後僵凍而死者蔽地百官奉襄王奔河中王重榮紿稱迎奉執李熅斬之文德元年春正月車駕在鳳翔蔡賊孫儒斬秦彦畢師鐸于高郵二月壬午車駕至京師戊子御承天門大赦改元宰臣韋昭度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戊戌御正殿受冊庚子上暴不康壬寅大漸癸卯立親弟壽王傑爲皇太弟勾當軍國事是夕崩於武德殿壽二十七諡曰惠聖恭定孝皇帝廟號僖宗葬靖陵

黄巢

唐書曰黄巢曹州寃句人本以販鹽爲事乾符中仍歳凶荒人饑爲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盗起於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詔左金吾衛上將軍齊克

讓爲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不允以神策統軍使宋威爲荆南節度招討使中使楊復光爲監軍復光遣判官吴彦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擒送闕斬之賊怒悉鋭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爲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荆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先是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査牙山黄巢挨昆仲入人率盗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爲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羣盗推巢爲王曰衝天大將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巢徒黨既盛與仙芝爲影援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虜之仙芝餘黨悉附焉時王鐸綏于攻取高駢鎮淮南表請詔討賊許之巢乃渡淮僞降于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越州觀察使崔璆奏乞天平軍節度朝議不允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亦不允是歳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進逼廣陵高駢閉門自固所過鎮戍望風降賊九月渡淮十一月陷洛陽繼攻陝虢逼潼關陷華州留將喬鈐守之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軍十萬守潼關關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時禁人出入謂之禁谷及賊至官軍但守潼關不坊禁谷尚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而入夾攻潼關官軍大潰博野

都徑還京師燔掠西市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開遠門出趍駱谷四日賊至昭應五日陷京師時巢衆累年爲盜行伍不勝其富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旣入青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黄王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但各安家業賊衆競投物遺人十三日巢僭位國號大齊仍御樓宣赦且陳符命曰唐帝知朕起義改元廣明以文字言之唐已無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意令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生金子以金王宜改年爲金統中和元年二月尚讓寇鳳翔鄭畋出師禦之大敗賊於龍尾坡畋乃馳檄告諭天下藩鎭四月涇原行軍唐弘夫之師屯渭北河中王重榮之師屯沙苑易定王處存之師屯渭橋鄜延托跋思恭之師屯武功鳳翔鄭畋之師屯盩厔六月邠寧朱玫之師屯興平忠武之師三千屯武功是歳諸侯勤王之師

四面俱會十二月宰臣王鐸率荆襄之師自行在至鄭畋帳下小校竇玫者驍敢無敵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師放火燔諸門斬級而還賊人悚駭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敗賊將尚讓衆勝收京師賊遁去處存不爲備是夜復爲賊寇襲官軍不利九月賊將同州刺史朱温降王重榮十一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師自夏陽渡河屯沙苑三年正月敗黄揆於沙苑進營乾坑二月尚讓率衆十萬援華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師戰於梁田坡大敗賊軍俘斬數萬乘勝攻華州塹柵以環之黄揆棄華州官軍收城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巢黨散走詰旦克用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五月巢賊先鋒將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稱臣於賊遂攻陳許營於溵水陳州刺史趙犨

逆戰敗賊前鋒生擒孟楷斬之巢乃悉衆攻陳州營於是自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數十州畢罹其毒賊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歳無耕稼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趙犨求援於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諸軍由蒲陝濟河會關東諸侯赴援陳州三月諸侯之師復集四月官軍敗賊於太康俘斬萬計收其四壁又敗賊將黄鄴於西華收其壁巢賊大恐收軍營於故陽里官軍進攻之五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深三尺壞賊壘賊自離散復聚於尉氏逼中牟翌日營汴水北是夜復大雨震雷溝塍漲溢賊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鄭州引軍襲擊大敗之殘衆保胙縣宛句官軍追討賊無所保其將李讜張歸霸等各率部下降于大梁尚讓率部下萬人歸時溥賊自相猜間相殺於營中所殘者千人中夜遁去克用追擊至濟陰而旋賊散於

兗鄆界黄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并其妻子函送徐州

昭宗景文皇帝

唐書曰昭宗景文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以咸通八年三月生於東内十三年封壽王名傑乾符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初復宮闈人心傾矚遂聞被疾軍民駭愕及大漸之夕未知所立軍容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遺詔立爲皇太弟柩前即帝位時年二十二以司空韋昭度攝冢宰己丑見羣臣始聽政帝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以先朝威武不振國命寖

微而尊禮大臣詳延道術意在恢張舊業號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稱之四月庚午追謚聖母惠安太后曰恭獻龍紀元年春正月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大赦改元文武臣寮進秩頒爵有差五月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府迁陳敬瑄于雅州建自稱西川兵馬留後用田令孜爲監軍十一月己亥朔將有事於圓丘改名曰曄辛亥上宿齋於武德殿甲寅圓丘禮畢御承天門大赦大順元年春正月御武德殿受朝賀宰臣百寮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禮畢大赦改元乾寧元年春正月上御武德殿受朝賀大赦改元二年五月甲子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各率精甲數千人入覲京師大駭人皆亡竄吏不能止帝御安福門以俟之三帥既至拜舞樓下帝臨軒諭之曰卿等藩侯宜存臣節稱兵入朝不由奏請意在何也茂貞行瑜汗流洽背不

能對唯韓建陳敘入覲之日上並召昇樓賜巵酒宴於同文殿茂貞行瑜極言南北司相傾深蠹時政請誅其太甚者乃貶宰相韋昭度李磎尋殺之殺曰官數人而去王行瑜留弟行約茂貞留假子閻圭各以兵二千人宿衛時三帥同謀廢帝立吉王聞太原起軍乃止留兵宿衛而還七月李克用舉軍渡河以討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等庚申同州節度使王行實棄郡入京師謂兩軍中尉駱全瓘劉景宣曰沙陁十萬至矣請奉車駕幸邠州且有城守時景宣對鳳翔癸亥夜閻圭與劉景宣子繼晟同州王行實縱火剽東市脅上出幸上聞亂登承天門遣諸王率禁兵禦之捧日都頭李筠率本軍侍衛樓前閻圭以鳳翔之卒攻李筠矢及御座之樓非上懼下樓與親王公主內人數百幸求興坊李筠軍扈蹕都頭李君實以兵繼至乃與筠兩都

兵士侍衛出啓夏門趨於華嚴寺以俟內人繼至其日晚幸莎城鎮京師士庶從幸者數十萬比至南山谷口暍死三之一至暮爲盜寇掠慟哭之聲殷動山谷信宿宰相徐彥若王摶崔胤三人至乃移幸石門鎮之佛宮乃令知樞密劉光裕薛王知柔歸京師制置令禁軍以備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牙將閻諤奉表奔問奏屯軍河中候進止發赴州州丁卯上遣內官張承業傳詔克用軍便令監太原行營兵馬發赴新平又令內官郄廷立傳詔涇州令張鐇起涇原之師會克用軍上在南山半月餘克用仍在河中未至渭北上懼鳳翔兵士劫遷乃令延王將御服鞍馬玉器等至河中宣諭八月李克用遣子存勗奉表行在請車駕還宮辛亥車駕還宮三年六月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秋七月岐軍逼京師諸王率禁兵奉車駕

將幸太原癸巳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允奉表起居請駐蹕華州乙未次下邽丙申駐蹕華州時岐軍犯京師宮室鄽閭鞠爲灰燼光化元年八月車駕自華還京御端門大赦改元二年十一月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廢帝幽於東內問安宮請皇太子裕監國是日迎皇太子裕監國矯宣昭宗命稱上皇甲午宣上皇制太子登皇帝位十二月癸未夜護駕孫昭德周承誨等以兵攻劉季述王仲先斬其首詣東宮門呼曰逆賊王仲先已斬首訖請陛下出宮慰諭兵士宮人破鑰帝與后方得出天復元年正月昭宗反正登長樂門樓受朝賀四月甲戌有事於宗廟是日御長樂門大赦改元十月戊戌朱全忠引四鎮之師七萬赴河中京師聞之大恐民皆亡竄山谷十一月中尉韓全誨與鳳翔護駕都將李繼徽奉車駕出幸鳳翔三年正月車駕出鳳翔幸

全忠軍全忠素服待罪泣下不自勝上親解玉帶賜之乙丑次扶風令朱友倫捴兵侍衛丁卯次興元宰臣崔胤率百官迎謁戊辰次咸陽己巳入京師天子素服哭于太廟改服冕旒謁九廟禮畢御長樂樓大赦天祐元年正月全忠率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彦卿奉表請車駕還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木自渭浮河而下連甍號哭月餘不息秦人大罵於路曰國賊崔胤朱温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四月甲辰車駕由徽安門入朱全忠張全義宰相裴樞獨孤損前導是日大風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暝稍止上謁太廟禮畢還宫御正殿宣勞從官衛士乙巳上御光政門大赦八月壬寅夜朱全忠令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弑帝於椒殿帝自辯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內人惟沉飲自

寛時年三十八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葬和陵

哀帝

唐書曰哀帝諱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積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生乾寧四年封輝王名祚天復三年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諸道兵馬元帥天祐元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蔣玄暉矯宣遺詔又矯宣皇太后令皇太子柩前即位二年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在西北方十二月戊申全忠令知樞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積善宫四年二月禪位于梁全忠建國奉帝為濟陰王遷於曹州時太原幽州鳳翔西川猶稱天祐正朔天祐五年二月帝為全忠所害時年十七謚曰哀皇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定陶鄉

太平御覧卷第一百一十六

太平御覧卷第一百一十七

偏霸部一

蜀劉備　劉禪

劉備

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上高五尺餘遥望重重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也)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矣年十五母使李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

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黄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大將軍何進遣都尉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為賊所破往奔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与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功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楷

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勾遣使告急於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時先主有兵千餘人謙以丹陽兵四千人益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死竺帥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内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袁術來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与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虚襲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求和於布布還其妻子遣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万餘人布惡之自出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曹公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擒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礼之逾重出則同輿入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曹公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先主據下邳乃殺操徐州刺史曹胄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曹公東征先主敗績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擒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騎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至汝南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待之先主在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曰平常身不

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一日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不欲見乎先主曰可以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見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然志由未已君爲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計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非唯天時抑亦人事今操已擁百万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与爭鋒也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人殷國富而不知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内修政事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及曹公南征會表死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城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荆州臨亡託我以孤背信自濟死何面目見劉荆州乎吾不忍也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且十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或謂先主曰宜速行

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何忍弃去是時曹公又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弃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等助之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羣下推先主爲荆州牧治公安益州牧劉璋内懷恐懼遣法正迎先主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万人入益州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隷校尉先主推璋行鎮西大將軍益州牧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蜀城中金銀分與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羣下尊先主爲漢中王還治成都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建立礼儀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永安三年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宫時年六十三五月梓宫自永安還成都謚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華陽國志曰漢末大乱雄傑並起若董卓呂布二袁韓馬張楊劉表之徒兼州薗郡衆動万計叱咤之間皆自謂漢祖可踵桓文易邁而魏武神武幹略戡屠盪盡于時先主名微衆鮮而能龍興鳳舉假翼荆楚番飛梁益建元僞漢與之鼎跱非英才命世孰克如是

劉禪

蜀志曰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即尊號爲皇太子先主殂于永安宫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是歳魏黃初四年也景耀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數道並攻用光禄大夫譙周策奉書於艾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勑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宫身往造焉後主乃舉家東遷在位凡四十年既至洛陽策命爲安樂縣公食邑萬户賜絹萬疋奴婢百人後司馬文王與後主宴爲之作樂故蜀妓傍人皆爲感愴而後主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亦不能輔之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蜀故秘書令郤正聞之求見語禪曰王復問可言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以此荅王曰何乃似郤正之語也禪驚曰此實如尊命左右皆大笑後薨於洛陽

魏略曰始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奔荆州禪時年數歳匿竄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乱扶風人劉括避乱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始禪與父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驗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爲太子始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位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内外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七

偏霸部二

吳

孫堅
孫策
孫權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堅

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為縣吏府召署校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堅以郡司馬募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又徙下邳丞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於魏郡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堅又募精兵千許人與儁併力奮擊所向無前拜別部司馬中平三年司空張溫西討邊章韓遂溫表請堅參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乃詣應對不順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溫不忍發舉軍還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以堅為長沙太守克破星等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董卓專擅朝政諸州郡舉義兵討卓堅亦舉兵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晏然自若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進軍討卓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傕音角）等來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

與汝和耶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尋徙都入關焚雒邑堅至雒脩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破之追渡漢水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追謚武烈皇帝兄子賁帥將士衆還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

孫策

吳志曰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江淮間人成向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居江都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磾音低）仗節安集關東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揚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等屯江津張英屯當利以距術術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纔千餘騎數十疋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千策又從母阜陵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樂為致死劉繇弃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奔走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乃攻破虎等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等為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

劉勳要擊悉虜之策輕軍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與數百人自歸曹公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公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密治兵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刺傷創甚請張昭等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至夜卒時年二十六追謚長沙桓王

孫權

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郡察孝廉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貢職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皃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

之表年又最壽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建安八年權西征伐黃祖破其州軍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二十一年冬曹公攻濡須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報脩好誓重結婚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牋于曹公乞討關羽閏月權征羽遂定荊州曹公表權爲驃騎將軍持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文帝踐祚加權九錫爲吳王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遂改元爲黃武元年臨江拒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好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七年二月公卿百司皆勸正尊號夏四月武昌言黃龍鳳皇見丙申祭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元黃龍元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六月與蜀爲盟九月遷都建業四年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以得馬聽與交易赤烏七年步隲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宜爲之備權曰吾待蜀不薄無以負之人言若不可信朕爲君破券保之蜀竟無謀如權所籌太元元年權祭南郊還寢疾二年四月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葬蔣陵吳志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弥以滋

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宴翼者哉其後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吳志曰權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陵統甘寧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捍權權乘駿馬越津渠得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耶張遼樂進相謂言早知之急追即獲舉軍歎恨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舩從濡須口入公見舟船器仗法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權劉景升兒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撤還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有貴像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問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賔客顧權曰此諸君之將軍也

孫亮

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氏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權爲亮納焉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建興元年冬十月大傅諸葛恪率軍遏巢湖城東興十二月魏使將軍諸葛誕等出騎七萬圍東興恪以大兵赴敵大破魏軍太平元年以從兄偏將軍綝（丑林切）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又料兵家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三年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謀誅綝九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承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吳曆曰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孫休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耶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處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所奉迎本意留一日一夜發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顒顒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孫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綝以兵千人迎拜於道側休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元年冬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令武士縛綝即日伏誅五年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群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姧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姧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聖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

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敢布拜表叩頭休荅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歎歎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七年七月休薨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江表傳曰休寢疾日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音)出拜之休把興手而指𩅦以託之也。襄陽記曰李衡為丹陽太守時休在郡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恙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

吳志曰休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孫皓

吳志曰孫皓字元宗權孫和之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布興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皓既得志麁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語皓十一月誅興布天紀三年冬晉命鎮東將軍司馬伷(音胄)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勢之中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咸以為罪後宮千數而采擇無已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面或鑿人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熟不復堪命故也晉軍所至則土崩瓦解而王濬順流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濬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伷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丁亥就集于京邑四月詔賜號為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

穀五千斛錢五千萬絹五百疋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郎中五年皓死于洛陽(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也)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南吳人好作女歌頗能不時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國隣今為汝作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吳志評曰皓淫刑所濫殞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其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一十九　偏霸部三

前趙劉元海　劉淵　劉聰　劉曜

劉元海

晉書載記序曰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燉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後涼四月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前趙劉淵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內侵燕岱控弦四十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之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後漢中平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扶羅以其衆留漢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入朝魏武因留之為分其衆為五部以左賢豹為左部帥其餘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雖分屬五部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有一大白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其夜夢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二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名焉幼而好學不捨晝夜常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學武事並皆工絕猨臂善射膂力過人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太原王渾虛衿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國晉文王深待之時東萊王彌等皆遷結渾言之於晉武帝帝召見與言大悅之後謂王濟曰劉元海容皃風儀機談鑒智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會父豹卒帝以淵代為左部帥轉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大安中惠帝失政諸王迭相殘滅州郡姦豪所在蜂起從祖北部都尉右賢王宣等議曰右賢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下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共推淵為大單于淵曰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數行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何呼韓耶足道哉宣等稱善元熙元年遷於左國城晉人東附者數萬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在四方

未定可仰遵高皇初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聰字宙
混一當更議之十月爲壇南郊僭漢王位改晉永興元年
爲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三宗五
祖之神主而祭之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拜授各有差四
部之東萊王彌起兵青徐遣使來降拜鎮東大將軍青州
刺史東萊郡公四月汲桑叛自稱趙王還置州郡十一月
石勒及胡部等帥衆來降永嘉元年秋七月鳳皇集于蒲
子丞相劉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十月僭即皇帝位于南
郊大赦改元以衛軍和爲大將軍撫軍聰爲車騎大將軍
建武曜爲龍驤大將軍河瑞元年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王
璽大赦改元二年以大司馬梁王和爲皇太子八月淵寢
疾以劉洋爲太傅延年爲太宰司徒聰大司馬大單于並
錄尚書置單于于平陽西淵薨于光極殿太子和即位聰自
西明門攻斬和于西室九月葬淵永陵謚曰光文皇帝廟
號高祖

劉聰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
子母張夫人之孕夢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
十五月而生聰夜有白光之異左耳一白毫長二尺餘幼
而聰悟究通經史百家之言孫吳兵勢靡不通之援臂善
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以永嘉四年僭即帝
位于光極前殿大赦改年光興元年以衛尉呼延晏爲前
鋒大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州命東萊弥龍
驤曜鎮軍勒進軍會之比及河南十二敗晉師長驅圍洛
陽陷之縱兵大掠幽晉帝于端門殺晉太子及諸百官已
下二十餘人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
于平陽大赦改光興爲嘉平元年二月晉帝進號儀同三
司會稽郡公聰引帝入讌謂曰卿爲豫章王時朕曾與王
武子相造武子介朕於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作樂府
歌文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
俱爲盛德頌卿稱善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
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硯頗憶不帝曰臣敢
忘之但恨尔曰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
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大漢將應乾受曆故爲陛
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帝之業九族敦睦者陛下
何由得之三年正月讌於光極前殿逼晉帝行酒庾珉王
雋等起而大哭聰惡之二月丁未懷帝崩于平陽於是誅
珉等三月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四月愍帝即位於長安車
騎曜等攻長安河東地震雨于平陽建元元年正月黑霧

四塞着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更時日落地三月相承出
於西方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
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
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
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癸未
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
旁己丑劉氏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十一月以晉王粲爲
國相大單于總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
鬼哭麟嘉元年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聰自去冬至是遂
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
戲或三日不醒七月河東大蝗唯不食粟豆司隸靳準率
部民收而埋之哭聞于十餘里然後鑽土飛出復食黍豆
大司馬曜攻陷長安外城九月犬與豕交于宮門有豕着

進賢冠昇聰御坐大冠帶綬與豕丞昇儀而鬬死殿上宿
衛莫有見其入者長安飢甚死半麴允爲粥以供帝膳帝
泣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乃使侍中宗敞奉
牋降曜敞隨使者至帝內祖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東門曜
受璧焚櫬遷愍帝及司徒梁汾驃騎麴允等諸臣百餘人
至于平陽聰臨光極殿帝稽顙于前麴允伏地大哭扶不
能起聰大怒允自殺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以大司馬
曜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二年正月東平
王約卒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以晉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
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聚
而觀之故老亦有悲泣者十二月大饗于光極前殿聰欲
觀晉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
或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斬之戊戌

愍帝崩于平陽三年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會晉王康已
下二十一子焚焉而卒自此鬼哭宫至於九月夜聲不絕
四月尚書令王監崔懿之等極諫聰大怒收監等斬之秋
七月鬼哭于光極殿聰晝見東平王約甚惡之徵秦王曜
爲丞相錄尚書事固辭仍以丞相領雍州收靳准爲大司
空領司隸校尉粲亥葬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年
漢昌葬宣光陵爲諡昭武皇帝廟號烈宗八月以丞相曜
爲相國大都督司空靳准爲將軍領尚書事粲荒酗酒色
遊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准准遂勒兵入宫執粲數而
殺之追諡靈帝劉氏無少長男子盡刑于市發掘二陵焚
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准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
蕃于晉相國曜自長安赴難
前趙錄曰麟嘉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楢

煖猶不瘦殆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
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反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
悉在大有人民宫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
北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後三年當來後國中
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俱可末明聖十數人在耳汝
但還後年當來見汝不遙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
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宫與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
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手來必見過當以女相妻約歸置
皮囊於机上俄而蘇謂左右曰机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
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
王敬在攝提當相見馳使奏聖聰曰若當如此吾不懼死
也及聰以戊寅歲薨與此玉并葬焉

劉曜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少孤
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性託落高亮與衆不羣鐵厚一寸射
而洞之身長九尺三寸手垂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
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光初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
平陽來奔上尊號于曜僭即皇帝位十二月靳准左右車
騎喬太王騰等殺准奉六璽來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長安
立子熙爲皇太子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于長安令曰
蓋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
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民庶故立漢
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
國號御以大單于爲太祖其速議以聞於是太保呼延晏
等議曰今宜承晉毋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
陛下勳功懋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

華稱大趙遵以水行曜從之於是以冒頓配天淵配上帝
三年五月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一宿樹撥變為人形
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色白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
襪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為大樹枝
葉甚茂四年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
諫曰伏聞勅旨營陵將周廻四十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
棺槨黃金飾之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
不及泉聖王之終也如是秦始皇下固三泉周迴七里身
亡之後毀不旋踵闇王之終也如此從喪亂已來漢帝諸
陵咸見發掘唯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達至然抑亦釋之
之功興亡奢儉固然於前唯陛下覽之曜大悅終南山崩
崩中得白玉一尺有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以為己瑞羣
臣咸賀中書監劉均曰山崩石壞國傾民亂皇亡皇亡敗

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趙都於秦
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撫然改
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晉惠后也洛陽之陷納之六年正
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十一年七月石虎帥衆四萬
人寇掠河東進攻蒲坂曜盡中外精銳自潼關北濟虎懼
引師而還曜追而敗之枕尸二百餘里虎奔朝歌遂攻石
生于金墉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十二月勒自帥衆拒
之陣于洛西曜性少酣酒末年尤甚將戰飲數斗常乘赤
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斗餘至于西陽門撝陣
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
渠墜于水上為堪所執勒將還襄國令曜使與太子毗書
令速降但勑毗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
為勒所殺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太司馬南陽王胤等議欲

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邽石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
潰虎執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自劉淵建號西
河至是二十有六載

晉書載記曰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
僭立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太平御覽卷第百一十九

偏霸部四

後趙

石勒
石弘
石虎
石閔

後趙石勒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庭中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幼而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或在前後懼以告父母曰勞耳鳴無不祥也會并州刺史司馬騰執諸胡山東賣充軍實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亦在中東

至平原賣在平人師懽爲奴每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諸奴亦聞歸以白懽懽奇而免之隣於馬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馬自託於桑而備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投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等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騎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關東所在兵起二年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率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以勒爲名永嘉元年勒歸劉淵淵拜爲輔漢將軍平晉王淵薨聰襲位劉曜王彌圍洛陽勒帥精騎三萬會之王彌既平洛陽將先誅勒請彌讌于己營手斬彌并其衆將軍郭黑略沙門竺浮圖澄以其有道術進之於勒試澄有効甚尊重之前趙

嘉平二年張賓說勒曰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王業可圖勒於是進據襄國聰授勒都督幽冀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郡上黨公邑萬户三年以征虜將軍爲魏郡太守鎮業三臺基謀之萌逆於此矣前趙麟嘉元年劉琨遣姬澹帥衆來討勒與戰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來降七月劉聰疾甚以勒爲大將軍録尚書事受遺輔政勒固辭乃止劉曜稱尊號將授勒太宰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如曹公輔故事曜聞曹平樂之言停太宰之授勒大怒曰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尔所呼耶征虜虎與左右長史張敬張賓等上疏曰大司馬雖位冠九台秩霸者之號請改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魏王在鄴故事以二十四郡

户十九萬爲趙國十一月勒即位改光初二年爲趙王元年建社稷宗廟主書司與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聽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二年令曰國人不聽報嫂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八月鑄軒懸偉八佾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禮樂於斯備矣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乳四子可謂變通姻祥矣加嚢日其賜乳婢一人穀百石雜綵四十疋庶以爾迎嘉祥冬十月勒與鄉親齒坐語及平生勒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父老歸語令速來漚麻麻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讎匹夫乎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其復之三世十一月李陽至引入懽酣宣揚臂笑視之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鬭不孤往曰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賜甲第一拜爲都

尉陽與勒隣居嵗常爭漚麻池迭相毆擊四年二月拜子
弘爲世子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讀春秋
史漢諸傳而聽之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
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侯耳其天資英
達如此八年八月僭三臺十月以世子衛將軍弘鎮鄴太
和十年劉曜圍洛陽襄國大震勒統步騎四萬趙金墉濟
河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以爲神
靈之助命曰靈昌津戰于西陽門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
之二年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車騎虎赴上封遣主
簿趙封奉傳國玉璽送之秦隴悉平建元元年二月車騎
虎等上尊號勒不許固請勒以趙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八
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僭即皇帝位
大赦改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四月勒

如鄴議營新宮廷尉續咸諫曰臣聞唐虞之治採椽茅茨
土階三尺秦彰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於千
古迨夏商之瓊臺瑤室秦章華阿房貲財内竭華夷外
叛詔曰且勒停作申吾直臣之氣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
爲大司馬程遐開府儀同是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
巨木萬餘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爲灾天意
欲吾營鄴都耳於是營之勒以成周漢晉舊京欲有移都
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三年
正月大饗于建德殿酒酣勒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
等主也光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
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
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然猶
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者當並驅于中原未知
鹿死誰手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
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朕
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四年雍州刺
史石生上言西鄉竹死蚍鼠鬬于安定府間二日蚍死臨
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音皆曰基兹安定廳事前夜聞
誦書聲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隕石于肥鄉六月勒寢疾召
中山王虎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
閤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晉書曰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
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
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石弘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弘字大雅第三子母程夫

人右光祿遐之妹建平元年立爲太子虛衿受士好爲文
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
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聖人之
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程遐言於勒曰中山快快
不可以輔少主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不從勒薨虎執政
臨軒召子冀州刺史遂帥兵入禁宿衛文武無不奔散弘
大懼策拜中山王虎爲丞相以十三郡封爲魏王又加九
錫虎僞讓後乃授之延熙元年七月改號立爲衛國分魏
郡立黎陽十月弘賚璽綬親詣魏宮諭禪意虎曰弘昏昧
愚暗居喪無禮不可以君臨萬國奉承宗廟便當廢之云
何禪讓也十一月廢弘爲海陽王弘就車容色自若幽弘
及太后南陽王恢子崇訓宮煞之時年二十二

石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爲勒弟晉永興中與勒相失嘉平元年劉琨送勒母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殘忍好馳獵譆遊無紀度尤善彈人軍中毒患之勒白王曰此兒凶暴無使軍人煞之聲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怯之至十八捡攝恭謹嚴重愛士弓馬迅健勇冠當時勒深嘉焉拜征虜將軍性酷虐無道軍中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輙因事害之至於降城陷壘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屢加責誨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彌隆杖以專征之任既廢殺弘稱居攝趙大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年虎志荒內遊外就營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守牧祀郊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三月南遊臨江而還江

東大震是月鶴省臺成賜匠有差九月遷都鄴宮二年從洛陽鍾簴九龍等于鄴是歲大武殿東西宮皆就大武殿基二丈八尺穿爲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伎巧起靈臺之殿于顯陽後採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珎奇者萬餘人內置宮女十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虛實禁郡國不得私知學星讖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三年太保安夔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號勸進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斬成公段于閶闔門即天王位南郊大赦親王貶爲郡公蕃王爲縣侯太子邃惣百揆其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于遊畋懸管而入或夜百騎宿于宮臣家淫其妻妾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盤上傳首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後煞之合牛羊肉煑而食亦賜左右所以識其味也虎荒躭內遊威怒遠度邃以事可呈之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事發幽邃于東宮殺之及妃張氏男女二十六人盡賜死合一棺埋之誅其宮臣友黨二百餘人立河間公宣爲太子建武六年追尊號考樂平孝公爲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黨盃門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鄉送雄虎變爲雌乳一狼子七日斃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佛圖澄聞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橋於靈昌津採

石爲中濟石無大小輙隨流用功五百餘萬不成虎如靈昌津沉璧告誠璧浮于渚上水波騰上津所毀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還十一年發雍梁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發司豫荊兗二十六萬人城洛陽宮十三年二月虎親耕籍田于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問澄公公曰禍將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韜起宣光殿于太尉府梁長九丈太子宣視而惡之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楊杯牟成等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入宮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杯等許諾八月煞韜宣奏之虎哀絕久之乃鞠召太子宣鏁繫於鄴北火焚殺之議立太子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

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便欲煞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齊公世爲皇世子立昭儀劉氏爲皇后十一月饗羣臣于大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發石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大寧元年正月虎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佛圖澄西入關虎掘之無屍唯有一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寢疾四月薨于金華殿（晉書曰季龍始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子世即位尊劉后爲太后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勒兵而還戎卒九萬次于湯陰石閔爲前鋒都督太后令授遵丞相加九錫增封十郡己丑至安陽亭庚申曜兵入自鳳陽門昇太武前殿盡哀退如東閤羣臣勸即位大赦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廢太后劉氏爲昭儀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大司馬義陽王鑒爲大傅沛王沖爲太保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甲午太武殿災諸門觀閤蕩然服御燒者太半光炎照天月餘乃滅乙未雨血周遍鄴城六月葬虎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十一月石閔劫司空李農右衛王基等謀共廢遵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十人執于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幷誅鄭太后張皇后遵字太祇虎第九子凡在位百八十三日鑒即位大赦以石閔爲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鑒使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僞不知夜

斬松才於西中華門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人將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都掖門臣嚴帥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好陳力勿憂無報也伏都等攻閔農不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門至琨華横尸相枕諸胡羯無少長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人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青龍初元年正月石閔欲滅二石之號議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二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號大衛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閏月發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鑒字太朗虎第三子也

晉書曰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殘害讖言滅石者陵尋而徙封蘭陵公字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石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石閔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閔字永曾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於河內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嘉命虎子之歷位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鋭虎撫之如孫及身長八尺善謀勇力絕人虎即位爲脩武侯歷北中郎將虎之敗呂梁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永興元年閏月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於閔僭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號稱大魏復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皇帝母王氏爲皇太后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

以司馬李農爲太宰諸子皆爲縣公新興王祗聞石鑒之死稱尊號于襄國改年永寧石祗遣相國汝陰王石琨帥衆十萬伐鄴六月進據邯鄲閔盡衆拒之琨軍大敗二年三月閔攻襄國百餘日祗懼乃去皇帝之號改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于慕容儁中軍張春請救于姚弋仲三月祗相國汝陰王琨自冀州救祗弋仲遣子襄帥騎三萬八千儁遣將軍悅綰帥甲士三萬勁卒十三萬四方攻之祗衛其後閔師大敗閔與十餘騎奔還鄴祗使劉顯帥衆七萬追奔伐鄴閔盡衆出戰大敗之追奔至于陽平顯懼密使請降求煞石祗爲効四月劉顯煞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等遣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祗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劉顯稱尊號襄國三年二月劉顯帥衆伐常山守蘇彥告難閔率騎八千救彥敗顯于常山追奔

及于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三月慕容儁已赴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廣臺恪方陣而前閔衆寡不敵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潰圍出東奔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遂爲恪所擒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敢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王耶儁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評帥衆圍鄴五月送閔龍城告魔而煞之鄴中餓人相食虎時宮人略盡冉智尚幼蔣幹遣繆嵩劉猗奉表降晉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降評蔣幹懸而投出于倉垣評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及諸王公卿于薊初慕容儁斬閔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一

偏霸部五

前燕慕容廆（五罪切） 慕容皝（音晃） 慕容儁
慕容暐

前秦苻洪 苻健 苻生

前燕慕容廆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世居遼左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拜率義王始建國於大棘城之北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意甚好之遂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祖木延從毋丘儉征高麗有功加號

大都督父涉歸以全柳城勳進拜單于遷邑遼東於是漸變胡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姓廆身長八尺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一見奇之謂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涉卒弟耐立將謀殺廆廆亡潛於遼東徐郁家太康元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又還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謂紫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沉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皆讓不授擢舉賢才官方授任魯國孔纂宿德清望請爲賓友平原劉讃儒學洽通爲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胄受業焉太興四年晉遣謁者拜廆使持節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郡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咸和元年加侍中特進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於青山晉遣使者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襄公皝爲燕王追謚武宣王儁稱尊追尊武宣帝廟號高祖

晉書曰廆在位四十九年

慕容皝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二子小字萬年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才藝晉建武元年拜振武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太寧末拜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即遼東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九年八月晉遣謁者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一如廆故事二年七月立子儁爲世子四年以左司馬封弈爲左長史九月弈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於是上議十月僭即燕王位于文德殿大赦境內改備郡司以封弈爲相國追尊先公爲武宣王先妣爲王后

起文昌殿出入警蹕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是歲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八年七月晉使鴻臚郭悕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餘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九月遷都龍城宮闕十二年四月黑龍一白龍一見于龍山皝率羣寮觀龍去龍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赦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寺于山皝雅好文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教胄子十四年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十月饗羣僚于承乾殿右長史宋該性貪賜布百匹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皝因見白兔馳射馬倒墮而還宮引太子儁屬以後事謂曰今中原未平方須經建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方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于承乾

殿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龍山謚文明王儁稱尊追尊曰文明皇帝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晉書曰皝嘗田于西鄙將濟河見一老父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囑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

慕容儁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録曰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身長八尺一寸善屬文雅長辭賦至於器服車室皆著銘讚以爲勸戒皝之八年晉遣使者拜皝燕王以儁爲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十一年進拜使持節鎮東將軍皝薨即燕王位赦其境內元年春正月儁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五月聞趙亂乃嚴兵將

爲進取之計七月晉使謁者陳沈拜儁侍中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元璽元年正月司南車成儁大悅告于皝廟四月遣輔國恪相國封弈與閔戰于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擒送之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固守鄴城遣輔弼評等帥騎一萬以討之鄴北郡縣悉降輔國弈等二百一十人勸稱尊號令曰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聞也八月尅鄴輔弼評等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并乘輿服物及六璽送于中山傳國璽蔣幹先已送晉儁欲神其事業言曆運在己乃詐云得之賜閔妻號奉璽君封冉智爲海濱侯以輔弼評爲司州刺史鎮鄴十月輔國恪等三百五人奉皇帝璽十一月僭即皇帝位于正陽前殿大赦改年時晉遣使詣儁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庚午書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武宣王尊爲高武宣皇帝文明王爲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渾氏爲皇后光壽元年正月立中山王暐爲皇太子赦改年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嚙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嘗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皝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讚鐫頌其旁置薊城東掖門是月像成而馬死十一月自薊遷鄴二月入鄴宮大赦繕宮殿復銅雀臺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樹自拔根出璧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以爲岳神之命遣尚書郎段勤以大牢祀之五月遼西獲黑兔二年三月儁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

屍踏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儁寢疾謂大司馬恪曰吾患惙頓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致治不可以亂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也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四年正月儁薨於應福前殿年五十三僞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葬龍陵儁雅好文籍性嚴重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

晉書曰儁在位十一年自初即位至于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也

慕容暐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元璽三年封中山王尋立爲皇太子光壽四年儁卽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年以太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專百揆上庸王評爲大傅副贊朝政司空楊鶩爲太保吳王垂爲河南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兗州牧鎮梁國四年正月暐南郊十月太尉弈迎神王和龍初暐委政大宰恪專受經于博士王勸助教尚鋒祕書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于東堂以勸爲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皆有拜授八年大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貴妃可足渾氏爲皇后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來伐遂至方頭吳王垂大敗之軒獲三萬餘級溫奔還淮南垂既敗溫威德彌振大傅評大不使之太后遂與評謀殺垂十二月垂出奔秦十一年六月秦輔國將軍王猛鎮南將軍楊安率衆六萬來伐以太傅評下邳王厲等帥精卒三十萬拒秦師于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怪異非常十月評及猛戰于潞川評師敗績單騎遁還猛乘勝追奔長驅至鄴十月符堅帥衆會猛來攻拔鄴城外亂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句麗及上黨質民子弟五百人夜開城北門引納秦師暐與太傅評左衛將軍孟高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追之及暐于高陽秦將巨虎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敢縛天子虎曰我梁山巨虎受詔縛賊何謂天子也執暐送鄴堅問其本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陵墓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堅入鄴宮昇正陽殿徙暐及王公已下并諸鮮卑四萬餘户于長安封暐新興郡侯邑五千户尋拜尚書堅征臺城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符丕于鄴中山王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德稱尊號僞謚幽皇帝

晉書曰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號凡八十五年

前秦符洪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符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爲氐酋其後家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于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寢產洪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爲部帥好學多權略善騎射屬劉氏之亂散千金招延儁傑戎晉繈負奔之推爲盟主劉曜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羣氐推爲首劉曜以洪爲氐王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堡隴山石虎將軍攻上邽洪詣虎降虎跣出迎之拜冠軍將軍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於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石虎既滅生洪率户二萬下隴東如馮翊虎拜洪護氐校尉進爵爲侯徙秦雍州民羌十餘萬户于關東遷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之方頭從征段遼有功進封西平郡公佛圖澄言符氏有王氣虎陰欲殺之洪稱疾不朝太寧元年進位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進封本國略陽郡公時姚弋仲亦圖據關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衆五萬來伐洪洪逆擊敗之於是安定梁楞等並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已終中原

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
望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苻字遂改姓
苻氏自稱大將軍單于三秦王初趙將軍麻秋西鎮枹
罕聞冉閔之亂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雄逆擊獲之以爲
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既而秋因讌酖洪將併其衆
世子健收而殺之洪將死謂健曰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
國吾亡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薨年六十六

苻健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健字建業洪第三子母姜氏
夢感大羆而生生之夜洪夢族曽氏王蒲建謂之曰是兒
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羆字世健後避石虎外祖
張羆之名故改焉晉永和六年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開府
都督關西諸軍事雍州刺史於是盡衆西行至盟津起浮

橋以濟濟訖焚橋三輔堡壁悉降十一月入都長安於是
左長史賈玄碩等依諸葛亮劉備故事表健爲秦王玄碩
等乃上尊號健僞讓再三乃從之皇始元年正月僭即天
王位于南郊大赦改晉永和七年爲皇始元年追尊父洪爲
太祖武惠皇帝繕宗廟社稷於長安立妻強氏爲皇后子
萇爲皇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弟雄丞相東海公
其餘封授各有差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百姓採野繭
而衣收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
請宜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仲同趙之初號健
從之僭即皇帝位于太極殿大赦諸公進爵爲王立五等
之封以次進之三年正月下書曰其令公卿巳下歲舉賢
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
諫或面陳朕過其速以聞勿俱貴賤四年丞相東海王雄

卒贈相國進封魏王謚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趙建
武中拜龍驤將軍雄頭大足短故軍中稱爲大頭龍驤健甚
重之曰元才吾之姬旦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爲皇太子六
月健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
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乙酉薨于太極前殿年四十九葬
原陵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廟
號高祖

苻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幼而
兇暴嗜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七歲洪戲之問侍
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
出血曰此亦一淚耶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
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

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改
年羣臣奏先帝晏駕甫尒不宜改號生怒不從窮推議主
壽光元年七月殺右僕射段純以太子門大夫趙韶爲僕
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佐郎董榮爲尚書並以
佞倖進也九月中書監胡文言於生昆頻有客星孛于大
角熒惑入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
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脩德以攘之生曰皇
后與朕對臨天下足塞大喪之變於是殺皇后梁氏誅大
傅錄尚書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后安之女
孫又誅丞相雷弱兒諸羌悉殺弱兒南安羌酋也生雖諒
闇遊飲荒淫殺戮無道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
置左右末幾后妃公卿巳下至于僕隷誅五百餘人二年
正月發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災宜以責臣應

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從之誅
司空王墮壬戌饗羣臣于太極殿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
書令辛牢典勸生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矢射牢殺
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蓬頭僵仆生以爲樂
三年四月姚襄遣姚蘭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平王
黃眉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等步騎萬五千以討之羌偽
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拒襄大戰獲襄襄有
駿馬曰行千里是戰也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歸初長安
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
海即堅封也第在洛門東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羣臣朔望
漏盡請見生曰知盡乎須待飲訖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飢弊
或至申酉之間方出臨朝酒怒色厲多有殺戮或連月昏醉
弗堪省覽或使宮人與男子躶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
或生剝牛羊驢馬燖雞鴨三五千爲羣放之殿中或生剝
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觀以爲樂勳戚忠良殺害略盡朝士奔
逃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過十年至於截
脛刳胎拉脅鋸頸殺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
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旦將
禍集汝門先覺可以免禍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
梁平老等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東海王堅帥麾下三
百人繼集宿衛將士皆捨仗歸堅生猶昏寢不悟堅衆既
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俄
而殺之時年二十三謚厲王封子馗爲越侯

前秦苻堅　苻丕　苻登

苻堅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苻堅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趙
建武中母苟氏祈西門豹祠歸而夜夢與神交遂孕十二
月而生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
付臣又土王咸陽祕而莫之傳也姿貌魁傑臂垂過膝
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
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趙右光祿大夫司隷校尉
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
官之御街小兒敢戲統顧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復
遇之統下車謂曰苻郎當大貴僕不及如何堅曰若如公
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
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健之入關次于曲沃夢天神遣
使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旦而爲壇於曲沃拜堅
泣謂曰先王昔始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汝也復爲神
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
有經略大志堅既殺苻生永興元年六月去皇帝之號僭
稱大秦天王即位太極殿誅董龍等二十餘人改壽光三
年爲永興元年追尊父爲文桓皇帝世子宏爲皇太子兄
清河王法爲丞相東海公　永安公苻侯爲太尉諸王皆貶
爵爲公苻柳爲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爲
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
爲右僕射席寶爲丞相長史王猛爲中書令侍郎權翼爲
黃門郎諸公卿爲生所誅者悉復本官十月丞相東海公
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之意也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

慟哭嘔血二年四月堅如雍祀五畤音止六月如河東祀后土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權翼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嶮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禪音善南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堅下書曰咸陽內史猛聲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緝綜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中丞鄧羌性鯁直與猛協規齊志於是百僚肅整豪右屏氣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爲吏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爲司隸侍中領選如故猛上䟽曰伏見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西河任羣忠貞淑慎處士朱彤博識聰辯並宜左右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舉融等尋別銓授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右僕射任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中書侍郎領太子庶子三年九月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天下初將爲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爲文猛融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而乃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曰事何從而泄勑外窮推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四年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五年白虎見天水六年遣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鏗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五年六月晉大司馬桓溫伐燕次于枋

搢頭燕師屢敗遣散騎侍郎樂嵩來乞師請賂秦以虎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邵羌帥步騎二萬救燕溫敗歸是月京兆民王彼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柔服十曰易簡弘大堅納之以彼爲諫議大夫十一月燕車騎吳王垂來奔桓溫既走慕容暐音偉割河洛之地以賂秦乃曰行人失辭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六年令輔國王猛帥鎮南楊安虎牙將軍張蚝焙建節鄧羌等步騎六萬討平燕豊八月猛攻壺關暐遣太傅上庸王評等帥四十萬屯於潞川猛覘覘丑豔切知評賣水鬻樵不撫將士大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數十萬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陳於渭原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弃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羌曰若以司隸見與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而不應猛乃馳就許之羌於是歡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馳入傍若無人搴[illegible]旗斬將燕師敗績進帥圍鄴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怗然十一月堅自帥精銳十萬攻鄴七日而至於安陽故宅引諸耆老語及祖父舊事泫然流涕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背衆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

陛下神筭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音臘)朽何足憂也戊寅尅
鄴慕容暐出奔將軍郭慶執暐於高陽送之辛巳堅入鄴
宮大赦閱其圖籍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
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以王猛為都督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冀州牧鎮鄴封清河郡侯以僞太宰
恪太傅評之第盡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
三十八人猛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金石絲竹之賞山
甫翼周實受四牡之錫卿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
其敬受之無逆朕命以鄧羌為散騎常侍安定太守眞定
郡侯邑三千户賞潞川之功七年七月堅如洛陽下書曰
士死知己猶來格模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隷高平
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弗敢忘也
可召其子孫詣行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攀為琅邪太守

攀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為丞相中
書監司隷校尉猛固辭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辭不拜乃停
司徒之授四月天鼓鳴彗出于尾箕長十餘丈或名蚩九
旗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燕之分野而掃東井東井秦
之分灾深禍大十年之後燕滅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當
為代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亡虜也而布列朝廷貴盛莫
二宜除渠帥以寧皇秦若旦誅鮮卑不少滅客彗者臣請
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暐為尚書垂為京兆尹冲為平
陽太守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龍漢陽人苟
太后姑子少與苻雄結刎頸之交苻生屢欲誅堅賴威之
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誅苻生及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
謀遂有辟陽之寵雅重王猛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常謂猛
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産猛兄事之

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嶮逆寇亂益州招引吳軍為脣齒
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可帥甲士五萬星言
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音老)晉威
遠將軍栢石帥衆三萬入據墊(音店)江張育自號蜀王稱蕃
于晉八月鄧羌敗晉師于涪(音浮)西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
斬之益州平羌勒銘于岷山而還十二月羌至自成都堅
引見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將軍復
遇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幸羌曰臣常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
仲華之遭光武堅笑將軍蓋以自貺非直將軍之幸亦朕
之遇賢十一年正月以徵士樂陵王忻為國子祭酒堅雅
好文學英儒畢集忻博之精莫如忻也終于太子少傅五
月猛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岳諸
神無不周備以猛少瘳赦殊死七月堅臨省疾問以後事

猛曰晉雖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
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為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
卒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
合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諡武侯朝野
巷哭三日十二年正月癸巳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
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卜池養之食之以粟四月堅下書曰
涼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蕃受位而臣道未純可步兵校尉
姚萇等自石城津伐天錫天錫率勁勇五萬來拒戰于赤岸涼
師大潰天錫率騎數千奔還姑臧旣降于萇甲午大軍
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舁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
送之長安諸郡悉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為西中郎將涼
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户於關中封天錫重光縣之
東寧鄉二百户號歸義侯拜比部尚書還右僕射萇之征

也堅爲天錫立第既至如歸十三年正月太史奏有星見于外國之分當有聖人之輔中國得之者昌堅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竝遣求之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八月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録而覩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慙怒乃焚其書著作郎董朏音斐雖更書時事然十不留一八年三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于長安十月堅引羣臣於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賓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討之計其兵杖精卒九十七萬吾將先啓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左右僕射權翼沙門道安陽平公融尚書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納十九年晉車騎桓中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其前將軍劉波攻河北堅大怒遣其子征南鉅鹿公叡冠軍慕容垂佐衛毛當等將步卒五

萬救襄陽堅下書曰吳人敢恃江山屢寇王境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脩戎備發州民則十丁遣一兵若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朕將巡會稽復爲續代國存君義同三王其以司馬昌明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並爲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騎從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融等攻壽春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水陸七萬敗堅于肥水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頤謂夫人張氏曰朕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何面目復臨天下泫然流涕堅

諸軍悉潰及慕容垂一軍獨全比至洛陽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説堅請巡撫燕代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入告罪于太廟丁零翟斌反于河南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泓先爲北城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牧諸馬牧鮮卑衆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擊之爲泓所敗泓自稱大都督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將若泓何翼曰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宗族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在畿甸實社稷之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鎮蒲坂苻叡爲都督配兵五萬

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陽平原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戰于華陰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大破慕容冲于河東冲奔于泓泓衆至十萬餘遣使謂堅曰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以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堅大怒召暐責之暐叩頭流血陳謝堅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息兵暐密遣使謂之曰今秦數已終當不能復久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泓於是進向長安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萇率衆七萬來攻堅爲萇所敗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退師而歸使苻方戍驪山苻暉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拒冲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與苻

琳率衆三萬擊冲于霸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從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以至於此長樂公符丕在鄴粮竭馬又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長安危逼遣從弟求救於謝玄二十一年慕容冲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時雖兵冦危逼馮翊諸堡猶有負粮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先是言天或導余留汝衆總戎政勿與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粮以給汝自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山六月太子宏將母妻數千騎出奔冲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召宰人進食俄而忠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別

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應符暦可以爲惠堅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乎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遣右僕射尹偉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曰姚萇叛賊柰何擬之古人因問偉曰卿於朕朝作何官對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八月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詵等皆自殺三軍莫不哀慟萇欲匿弒堅之名乃謚爲莊烈天王長樂公稱尊號僞謚堅爲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奔也假道歸晉歷位輔國將軍栢玄篡位以爲梁州刺史

晉書曰堅在位二十七年

符丕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符堅字永叔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惠好學堅與之言將略嘉之才幹亞于符融爲將善收士卒時出鎮于鄴東夷安之堅敗歸長安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于枋頭堅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平州刺史符冲帥幽并之衆擊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等所敗乃率衆三萬進屯壺關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進如潞州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所弒乃舉哀于晉陽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呂光自西城還師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稱尊號二月慕容冲左將軍韓延煞冲立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正月丕以呂光爲車騎將軍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稱尊號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狄道長符登雖王室疏屬而志略雄明請

共立之以赴大駕於是推登爲使持節督隴右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東下隴右據南安馳使請命八月丕以登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南安王持節雍州牧因其所稱而授之九月丕下書鮮卑慕容永我之騎將首亂京畿禍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帥禁衛虎旅覆而取之十月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師大敗丕懼帥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陜要擊斬之送丕首于江東符登稱尊號謚爲哀平皇帝

符登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符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敞太尉司馬登少勇有壯氣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將還羽林監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太平二年與姚萇戰於胡奴堆大破之十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吉城奔登登乃具丕

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爲壇于隴東僭即皇帝位改太平二年爲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堅神主于軍中引師而告堅神主曰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庶上報皇帝酷恐下雪民人大恥二年登次于凡亭九月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掘堅屍鞭撻無數裸剥衣裳附之以棘坎土埋之三年登次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萇以登戰勝謂堅神像所助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謂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陛下假臣龍驤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豈假手符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于此勿計神過聽臣至誠四年正月登昇樓謂萇曰自古安有殺君反立神像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偉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

軍每夜驚乃斬像首送登六年三月登自雍攻長安七月登攻新平姚萇救之登引退八年十二月姚萇薨九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四月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軍尹緯據橋以待登與緯大戰爲緯所敗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聞登敗弃城出奔登至無歸乃奔平涼收集遺兵入馬毛山七月興攻登于馬毛登遣子崇質於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死之時年五十二子崇奔隍中復稱尊號改年延初謚登爲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于楊定與崇帥衆二萬攻乾歸爲乾歸所敗崇定皆死之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和七年是歲歲在甲午四十四年晉太元十九年也

晉書曰登在位九年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伍世凡四十有四年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二

偏霸部七

後秦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蜀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期　李壽　李勢

後秦姚弋仲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長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孫塡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内附漢朝嘉之假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赤亭那玄孫柯迴魏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而聦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亂戎夏隨之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

扶風公劉曜以弋仲為平西將軍石虎廢石弘自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太寧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將軍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仲為右丞相石祗為劉顯所殺仲乃與燕連和仲有子四十二人誡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江北諸軍事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七十三後仲屍柩為符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長稱尊號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陵曰高陵

姚襄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姚襄字景國仲第五子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民愛敬之咸請為嗣仲以襄非長不許石祗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薨率戶六萬南至滎陽晉處襄于譙城遣弟為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一面交歎便若平生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謝萬討襄逆擊破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音吁台）朝廷大震襄方軌引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據許昌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尅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徹圍拒之為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數千騎奔于北山百姓隨襄者四千餘戶襄尋從北山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鄜城符生遣符飛拒戰襄率衆西引與符堅戰于三原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萇稱尊追謚魏武王

姚萇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姚萇字景茂仲之第二十四子少聦哲多權略不脩行業兄襄為符堅所殺萇率諸弟

降秦符堅以為揚武將軍歩兵校尉潞川之戰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符堅伐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為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叡司馬既而為泓所敗叡死萇遣參軍姜協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稱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冲入長安司隷崔翼尚書趙遷等數百人來奔萇聞符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吳忠率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吳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慕容冲遣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蓋來戰于新平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

赦改年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追尊考仲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秋七月萇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萬戶于安定七月以太子興鎮長安四年十月立社稷于長安六年大敗符登于長安七年三月萇寢疾遣鎮東姚碩德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在所八年十月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詔輔政萇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旣備吾無恨矣庚子薨于永安宮年六十四諡武昭皇帝葬原陵廟號太祖

姚興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姚興字子略萇之太子萇薨秘不發喪皇初元年乃發喪行服即位于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涇陽與符登徙改齋三萬戶於長安二年以叔父緒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三年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四年二月遣齊公崇伐洛陽弘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剋洛陽以東平公紹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四年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先是吐蕃傉（內沃切）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暠據燉（音蜡）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逕蒼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邈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邈傉檀蒙遜李暠等各脩表奉獻九月隆奉表請降興荅報嘉美以隆爲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七年正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聽什說佛經九年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藩十年與魏通和貢馬千疋十一年劉譙縱遣使稱藩十六年五月興疾于內寢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于諮議堂尚書令廣平公弼（如留）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持兵於第興疾損升前殿百官咸會征虜劉羌泣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第興曰朕過庭無訓諸子交惡含恥胡顏視于四海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公就第十七年十二月興疾重廣平公弼告病不朝集兵於第興怒乃收弼囚之十二月興疾甚遣收廣平公弼第甲仗還武庫於是弼黨率甲仗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高（一作嵬）勒兵拒戰不得入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丁未薨於前殿年五十三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姚泓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姚泓字元子興之太子興薨即位大赦改爲永和元年廬于諮議堂訖葬乃親庶政晉相劉裕來伐遣冠軍檀道濟龍驤王鎮惡入自淮肥二年七月劉裕次于陝城泓次于灞上裕至潼關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裕進據鄭城泓遣姚裕屯兵宮中將軍姚丕守渭橋泓軍于逍遙園丕爲晉所敗泓自赴之因丕之敗遂相践而退泓與河間公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大將軍東平公讚聞泓之敗率諸軍赴難會泓于石橋晉人已圍青門（諸一作門）諸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與河間公裕等詣裕請降泓于彭城公伏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撫（音武又音憮失意也）然不荅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降于裕裕盡殺之九

月裕至長安送泓于建康市戮之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燋死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于是歲歲在丙辰三十有三歲

蜀李特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其人口歲出錢四十巴人謂賦爲賨(在宗切)因名焉及高祖爲漢王始募賨民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漆之利民用殷阜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及魏武尅漢中特祖父虎歸魏魏武嘉之遷略(洛一云略)陽拜虎等爲將軍內徙者亦萬餘家散居隴右諸郡及三輔弘農所在號爲巴人虎子慕爲東羌獵將慕凡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特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擾亂天水略陽扶風始平諸郡皆被兵寇民頻歲大飢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至劍閣顧眄嶮阻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閻式(音緒)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元康九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音歆)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勝代廞廞遂謀叛有劉氏割據之志勝率衆入州廞遣衆逆之戰于西門勝敗走廞償煞之廞自稱大將軍益州牧時李庠與兄弟及李含任回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兵陣軍部肅然廞惡其齊整煞之復以特爲督將特兄弟既怨廞引兵歸綿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犍(音虔)爲太守李苾(蒲必切)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下人朱竺所殺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叛上表稱廞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欲征之惠帝遣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弟驤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鎮北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弟驤驍騎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以相統領進兵攻尚於成都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太安二年都下推特爲大將軍大赦改元爲建初元年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兇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時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遣大衆奄襲特營尚出逆戰到官桒特軍敗績死之雄稱成都王追謚景王及稱尊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子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音奔)育之勇舉爲東羌校尉平趙廞於成都晉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建初元年特既見殺流自稱大將軍益州牧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李驤也)高明仁愛識量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李雄也)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薨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稱尊號追謚流秦文王子龍

李雄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汲水忽然而寐夢大虹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以李流世卒雄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埿法爲貴人位過三公不疑雄少以烈氣聞識者皆器重之特稱益州牧以雄鎮犍爲又拜前將軍流薨雄稱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導養之志雄欲迎爲君長生固辭曰推步太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於李非吾節也建興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晏平元年三月范長生乘素輿詣城雄迎于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請雄對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夏六月僭即帝位大赦改年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爲景帝母羅氏爲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玉衡五年正月立妻任氏爲皇后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爲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寢疾六月丁卯薨年六十一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

李期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雄薨班即位雄子車騎將軍越自江陽奔喪以期與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臨越煞班於殯宮班字世文雄兄蕩第四子雄事任氏無子養班爲子越既煞班於是矯太后令罪狀謚戾太子立期爲主甲子期僭即皇帝位玉恒元年正月大赦改年立妻閻

氏爲后四月大將軍漢王壽率步騎一萬自涪縉向成都期不虞至預不設備至即尅城屯兵宮門殺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褒等廢期爲邛都公幽之別宮期自殺年二十五謚曰幽公

李壽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子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雄奇其才秀以爲足荷重任封爲建寧王既而期立改封漢王領梁州刺史治涪城壽見期兄弟十餘人並有強兵懼不自全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尅之放兵虜掠數日乃定於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咸康四年爲漢興元年追尊父驤獻皇帝三年六月壽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太興百萬躬行天罰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羣臣以國小衆寡江吳險遠固之未易叩頭泣諫乃止兵人咸呼萬歲十月釋禮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四年以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六年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巂髓音河陽六郡爲漢州四月壽寢疾常見李期爲祟八月薨年四十謚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

李勢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即帝位大赦改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李氏爲皇后嘉寧二年晉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來伐勢大發軍禦之鎮東李位都逆往降溫達成都之十里陌勢衆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

國志勢乃夜開東門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
勢壽與櫬面縛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叔父福臧記云福
等十餘人於建康晉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卒常璩字道
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闢以來迄于
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
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
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
爲應之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讖云
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尅又
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字至
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
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壬戌而降晉合四十七年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四

前涼張軌　張寔　張茂　張重華　張祚　張天錫

西涼李暠姑老　李歆

北涼沮渠蒙遜　沮渠茂虔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
常山王耳十七世孫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母隴西
辛氏軌少好學明經與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宮守舍人
與京兆杜預以所注易遺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
中庶子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

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喜曰霸者之兆乃
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拜涼州刺史課農桑拔賢才置崇
文祭酒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永興二年拜
安西將軍封樂安鄉侯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纂别
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姑臧城匈奴所築也南
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永嘉四年十一
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十餘丈五年帝遣使
拜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
安遷晉帝於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者
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
讓不受二年進拜太尉涼州牧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
撫軍副涼州刺史五月軌寢疾立子寔爲世子己丑薨于
正寢年六十葬建陵册贈侍中大尉謚武穆公張祚僭號

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張寔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張寔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西中郎將建興元年長史張璽等表寔嗣位十月帝遣使授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將降劉曜進寔侍中司空京州牧三年始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五年南陽王寶聞愍帝崩自稱晉王號年建康置百官遣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户六年六月京兆人劉弘使左道以惑百姓寄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皆懷刀入内斬寔於外寢時年五十葬寧陵晉王寶冊贈寔大司馬涼州牧謚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髙祖

張茂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梁録曰張茂字成遜寔之母弟虚靖好學不以勢利爲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寶辟從事中郎又薦爲給事黄門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疾固辭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寔左司馬陰元等以寔既初害于駿冲幼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以平西將軍行都督凉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九月立寔子駿爲世子三年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四年茂寢疾執駿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康忠順汝謹守忠節無或失墜薨于正寢年四十八劉曜遣使贈太宰謚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張駿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張駿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偉十歲能屬文茂之四年拜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梁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劉曜遣使拜大將軍涼州牧元年正月親耕籍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大臨三日四年十二月劉曜爲勒所擒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六年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八年石季龍勸駿稱涼王置百官駿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不在赦又請立世子乃立重華爲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孟獻女殊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十四年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寮極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秀命西曹掾典閤内外事竹素綏以著京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十九年八月田于建西蹹王

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爲金澤縣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既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禆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年四十晉遣策贈大司馬謚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張重華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梁録曰張重華字泰臨駿第二子寛和懿重沉毅少言駿薨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境内三年九月晉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授詔羣

秦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五年重華誠羣寮于閑預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并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七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策拜子靈曜爲世子大赦境内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葬顯陵張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世祖

張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

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靈曜冲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曜爲涼寧侯立祚爲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趙長等議僭即王位于謙光殿大赦改年爲和平元年立叱干氏爲皇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重華少子玄靚爲涼武侯置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二年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福利祚甚信之征東張瓘遣兵傳檄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曜八月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脩素與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晉衆至萬餘人還向姑臧祚大懼遣楊秋胡將靈曜於苑北拉[illegible]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大澤爲靈曜發哀閏月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觀張琚張嵩煞祚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内混

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琚長馳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長奮劔[illegible]刺祚中額奔入萬秋閤爲廚士徐里所殺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即位備禮改葬于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玄靚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張玄靚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立玄靚爲大將軍涼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池東天澤地然廣袤數丈號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佗族瓘勒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令諸營曰張瓘謀逆被

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瓘自殺混入見玄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輔政五年六月大旱令諸所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漢虞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綏字士艾燉煌人父[illegible]晉司徒綏家貧好學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六年宋混卒天錫以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八月右將軍齊肅等議以靖多難務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害玄靚時年十四葬平陵謚沖王

張天錫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母

曰劉美人玄靚八年即位年十八謁于太廟尊母劉氏為太后元年四月秦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三年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晉遣使拜隴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八年郡國火燃於泥中三十所苻堅復有并兼之規天錫大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於晉又與桓溫書尅其年大舉都會上邽十年以世子懷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次子太豫為世子豫母焦氏為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國色並有殊寵天錫每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人妻皆曰尊若不諱妾請以死於前洒掃於地下無他志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十三年五月苻堅遣武衛將軍苟長等率衆十萬來伐天錫遣中衛將軍史景等拒戰赤岸為秦所敗天錫納左長史馬芮之言面縛降秦東徙長安拜歸義侯北部尚書還右僕射隨苻堅敗於淮南又入晉為員外散騎常侍復本封薨贈鎮西將軍謚悼公張軌以晉永寧九年辛酉之歲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西涼李暠古老切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李暠字玄盛隴西狄道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敢之後世李為為西州右姓祖父弇音奄前涼武衛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昶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沉敏有器度後涼龍飛二年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牧號神璽元年拜暠效穀令二年燉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暠為燉煌太守段業復暠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庚子元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為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弇涼公父昶涼簡公以瑤為征東將軍三年正月於南門起靖恭堂以議朝政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以作鑒戒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百人四月燉煌有蔦緣木而生作黃鳥之形世子譚卒九月立子歆為世子正月大赦改年為建初元年三月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暠親為之序文寫諸葛亮訓厲以誡諸子十三年正月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二月薨于恭德殿年六十七葬建世陵謚昭武王廟號太祖初暠為羣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旣而傉檀入據姑臧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初河右不生楸槐張駿之世取秦隴植之皆死至是而酒泉宮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樹賦又作婦辛氏誄自餘賦數十篇

李歆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涼錄曰李歆字士業暠第二子暠薨左長史宋繇等上為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改年為嘉興元年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為不可宋繇亦諫歆怒不從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戰于懷城歆敗左右勸還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煞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遜所煞歆弟驍騎將軍翻擊虜將軍豫等西奔燉煌遜遂入酒泉翻及燉煌太守恂與諸子等弃燉煌奔於北山郡人宋承弘等以

恂在郡有惠政容信招恂恂率數千騎入於燉煌宋承推
恂為涼州刺史遜率衆二萬攻恂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
殺恂爲之第六子也遜獲翻子寶從于姑臧歲餘北奔伊
吾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寶自伊吾率流人及虜騎
南襲燉煌據之遣使降魏魏以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
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
州牧燉煌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於
西土在燉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薨謚宣公自暠元年歲在
庚子至為蒙遜所滅二十一年

北涼沮渠蒙遜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其
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遜好學涉羣史雄烈有
英略後涼龍飛二年遜伯父羅仇麹粥從呂光征河南光
前軍大敗皆為光所殺宗部會葬者萬餘人遜哭謂衆曰
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獎竇融保寧河右呂王耄荒虐
民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
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立盟約一旬之閒衆至萬餘與
從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為涼州牧康公改龍飛二年
為神璽元年業以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大將軍委
以軍國之任永安元年三月遜以為業所憚內不自安請
為安西太守四月業收男成賜死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
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為報仇乎成素有恩信衆皆
憤泣從之比至氐地衆餘一萬業遣右將軍田昂武衛將軍
梁中庸等攻侯塢遜自氐地救之昂率騎五百歸遜軍遂大
潰中庸來奔五月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遜業左
右散走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

己為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西與妻子相
見遜遂斬之六月右長史梁中庸等推遜為大將軍涼州
牧張掖公大赦改元四年秦遣鴻臚梁斐拜遜鎮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九年二月兩月並出正
始元年冬十月遷都姑臧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謙光
殿大赦改元置百官始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
立子政德為世子三年二月與西秦通和遜西巡遂循海
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中書侍郎張穆
賦焉銘之于寺前十四年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
之象九月堂成遂讌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昞曰仲
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
與世推移畏于匡辱于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昞不
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
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
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
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鷰數萬銜土培城
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尅而還此其所
以稱聖也義和元年十一月魏遣太常李慎拜遜太傅涼
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三年夏四月遜寢疾立子茂虔為
世子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謚武宣王號太祖

沮渠茂虔

崔洪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沮渠茂虔遜第三子聰穎好
學和雅有度量義和三年立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
錄尚書遜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為永和元年立子
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三年正月西中郎
將燉煌太守沮渠唐兒上言月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郡

城東門投書於地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處訪於奉常張愼愼曰昔虢將亡神降于莘深願陛下尅念停政以副三十之慶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處不悅七年正月朝羣臣于謙光殿有狐在于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射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處爲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目流血五月太廟基陷六月當陽門崩魏常山王赤堅率衆至姑臧處嬰城拒守九月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徙處及宗室士民十萬戶于平城拜處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八年賜死諡哀王自遷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寅三十九載

晉書曰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位三十

二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五

偏霸部九

後涼呂光　呂纂
呂隆
後燕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後涼呂光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呂光字世明略陽人其先自沛遷略陽因家焉世爲氐酋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趙建武中生於方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童兒咸推爲主長而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

簡有大量人莫之知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憚愛隣境肅清遷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建元十九年以光爲使持節西討諸軍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等步騎七萬討西域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拒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爲木被甲羅之壘上以爲持久之計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財寶請救於獪胡獪胡王遣弟率二十餘萬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爲罥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姑默宿尉頭等國及諸胡外內七十萬人光遷營相接陣爲勾鏁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秋七月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逃奔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進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地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胡人奢侈富於生養

家有蒲桃酒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諸
國貢款屬路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
著秦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王門巴西諸軍事安西將軍
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二十一年正月大饗文武博議進止
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異千
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
羌校尉大安元年苻丕以光為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
西域大都酒泉公光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袂哀慟三
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謚堅為文昭
皇帝十月大赦境内改建元為大安十一月群寮勸進曰
長蛇未殄方掃清國難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為侍中
中外都督隴右諸軍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
露降道遥園白鸞翔于酒泉衆鸞成列而從之麟嘉元年

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於是羣寮奉請崇進名號光
從之二月僭即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置官司丞郎以下
稽攝州縣事三年九月大廟新成追尊父為景昭王祖為宣
公曾祖為恭公高祖為敬公龍飛元年五龍見于浩亹羣臣
咸賀勸光稱號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備置羣
司立世子紹為太子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
紹為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為太尉弘為司徒詔曰
吾疾病不濟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
委重二兄庶可以濟今外有强寇民心未寧汝兄弟輯睦
則貽厥萬世若内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
心薨葬高陵謚武皇帝廟號太祖

呂纂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母
趙淑媛少便弓馬不好書大安元年至于姑臧光臨薨執手
戒之曰汝性麤武深為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
業勿聽讒言光薨紹秘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
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臣雖長陛下
國家之適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驍騎呂超謂紹曰纂臨
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恐成大變宜早除之纂聞超
謀遂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入自青角門昇諫光
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遂僭天王位大赦改龍
飛四年為咸寧元年謚紹隱王纂遊田無度荒躭酒色常
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馬諫
不納番和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超於纂纂召
超入朝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
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引諸臣讌于内殿呂隆屢勸纂

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于内至琨華堂東閤車
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
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將軍魏益入斬
纂首以徇隆既篡位謚纂靈帝葬白石陵

呂隆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既
殺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咸寧三年為神鼎元年二月追
尊父寶為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勳拜為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鴻臚恒
敦拜隆征北大將軍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公三年隆
以二涼之逼遣超賫珍寶請迎于秦遣尚書左僕射齊難
率步騎四萬來迎隆率户一萬隨難東遷既至長安秦以
隆為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其後坐與兆

興少子廣平公弼謀反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州至于是
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後燕慕容垂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小
字阿六敦母蘭淑儀垂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
皝甚寵之常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
故名霸字道業因墜馬傷前二齒後改名缺外以慕卻缺
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去夬以垂為名稱尊號
封吳王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
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之垂遂出奔秦苻堅聞垂至大悅
郊迎執手禮之甚重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
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歷京兆尹苻堅敗於淮南垂軍獨
全堅以千餘騎奔之世子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

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
垂曰彼忝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屬垂垂至澠池言於
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臣請奉詔輯寧朝
裔且龍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權
翼諫曰垂爪牙名將今之韓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為人下
頃避禍歸誠非慕義也而忝冠軍之號不飽其志列地百
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
會必有凌霄之志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
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其
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
至安陽脩牋於長樂公丕垂至館之於鄴西會苻暉告丁
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丕於是配垂兵二千遣廣武
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貳戒飛龍曰垂為三

軍之統卿為垂之謀主苻暉告急簡書相尋垂方圖飛龍
停河內不進悉誅氐兵命左右殺飛龍濟河焚橋衆三萬
至洛陽苻暉閉門拒守不與交通翟斌率衆會垂勸稱尊
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
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誣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自稱
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翟斌為建義將軍封河南王弟德
為范陽王衆至二十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元年正月朝
羣寮于滎陽宮以暐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
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為燕元元年立太子寶為燕王
太子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於魏郡肥鄉築
新興以置輜重進師攻鄴開其西奔之路二年三月丕奔
鄴奔并州以魯陽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十二年垂定都
中山建興元年正月羣寮勸垂正尊號辛卯僭即皇帝位

於南郊大赦改元立子寶為皇太子十年五月太子寶率
衆八萬伐魏范陽王德為之後繼魏聞寶將至徙于河西
寶臨河不敢濟引師還次於參合陂而魏軍大至三軍奔
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十一年三月垂大衆出參合太
子寶出天門垂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
各皆號哭軍中哀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輿燕昌城而
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于平城夏四月薨于
上谷沮陽年七十一謚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晉書曰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在位十三年墓曰宣平陵

慕容寶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寶字道祐垂第四子元
璽四年生于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段后謂垂曰
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濟世之雄遼西高陽陛下兒

之賢者宜擇一樹之垂不納謂曰汝謂我爲晉獻公乎建興十一年四月僣即皇帝位大赦改爲永康元年寶遣將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豈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遂自殺八月立妃段氏爲皇后濮陽公策爲皇太子二年正月魏使脩和寶不許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尚書慕容晧謀殺寶立趙王麟寶與太子策等萬騎就清河王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五月詳遂僣稱尊號九月趙王麟率衆入中山殺詳麟復僣尊號中山飢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敗績南奔魏入中山寶遣御史中丞兼鴻臚魯邃持節授司徒范陽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侯牧守三年二月寶發龍城以撫軍慕容騰爲前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于乙連長上

段速骨宋赤眉因民之憚遠役殺司空樂浪王宙衆既幸亂投伏奔走寶馳還龍城又與長樂王盛等南奔尚書蘭汗殺速骨等十餘人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迎寶還于薊寶欲北還盛等咸以汗忠款虛實未明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鄴鄴中遺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聞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乃還龍城次于廣都蘭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於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逆寶至龍城難引寶入于外邸殺之年四十四殺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號年青龍七月長樂王盛襲誅汗盛即位僞謚寶惠愍皇帝廟號列宗

慕容盛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録曰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秦建元十年生于長安二十年苻堅誅慕容氏盛奔東歸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建興六年領北中郎鎮薊進爵爲王及寶爲蘭難所殺盛馳赴哀盛潜結大衆謀討難及汗等斬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青龍元年謙揖自卑不稱尊號以長樂王稱制諸王貶爵爲公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僣即皇帝位正月朝羣臣于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爲長樂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三年八月右將軍慕容國謀率禁兵襲盛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阻動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一賊從闇中擊盛傷足遂取輦昇前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囑以後事熙未至而薨年二

十九僞謚昭武皇帝廟號中宗

晉書曰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恐人不自安雖推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慕容熙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録曰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于常山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長樂元年遷僕射中外督領昌黎尹盛薨遂僣即皇帝位大赦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二年正月熙引見州郡耆舊于東宮問以民所疾苦司隸部民劉瓚對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四月立

符貴人爲昭儀五月築龍騰苑廣十里餘役徒二萬起景雲山于苑内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爲符昭儀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暑熱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半四年二月昭儀符氏卒符貴嬪爲皇后九月符后遊畋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五年十月擬鄴之鳳陽作弘光門累級三層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寤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是日符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諫熙大怒斬之后嘗季夏思凍魚鱠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四月符后卒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絶息久而乃蘇服斬縗食粥百寮宫内設位哭臨有司按檢哭者有淚則不無淚則加罪羣臣振懼莫不含辛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熙欲以爲殉乃毁其襚韡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弗許營陵周輪數里下固三泉内圖畫尚書八座之像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轜車高大毁北門而出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三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門入宫授甲閉門拒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尅遂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熙微服逃于林中爲人執送雲等殺之年二十三雲葬之徽平陵諡曰昭文

皇帝

晉書曰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戊熙二年滅

慕容雲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録曰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祖父和高句麗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侍東宫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及熙葬后馮跋詣之告以大謀雲懼跋等强之四月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爲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爲侍中中外都督録尚書事武邑公二年慕容歸爲遼東公主燕之宗祀三年冬十月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啓抽劒擊雲雲以几拒班桃仁進而殺之推立馮氏爲主跋即位諡爲懿惠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馮跋即位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六

偏霸部十

南涼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南燕慕容德
慕容超

禿髮烏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録曰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八世祖疋孤自塞北遷于河西孫卒子壽闐立闐孫機能壯果多謀略晉太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能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落轉盛遂據涼土鞬卒子烏孤嗣位養民務農脩結鄰好呂光進封孤廣武郡公益州牧五賢王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鹿孤爲驃騎將軍傉檀爲車騎將軍二年改稱武威王三年正月徙治樂都八月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脇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薨謚武王廟號烈祖

晉書曰禿髮烏孤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疋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疋孤子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禿髮利鹿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録曰利鹿孤烏孤弟太初三年八月即位大赦改治西平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年延耆老訪政治二年羣臣固請即尊號不許乃僭稱河西王三年三月寢疾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創踐寶曆垂諸奕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頓是將不濟内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經揔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薨謚康王葬西平陵

禿髮傉檀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録曰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建和三年襲位徙號涼王遷于樂都改爲弘昌元年秦遣使拜車騎將軍廣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投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姑臧七月讌羣寮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構此堂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渙然瓦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三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檀還于樂都雖受制於秦車服禮制一如王者十一月遷于姑臧嘉平元年十一月僭即涼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臺爲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爲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儁爽聰悟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昌高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檀覽而善之擬之曹子建七年傉檀嵗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盤北迫蒙遜今遠征雖尅後患必深傉檀曰孫將略地禦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内倶寠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盤彼名

熾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盤乘虛來襲一旦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盤所陷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反遣鎮北段荀追之荀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傉檀曰熾盤昔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其身何其痛哉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盤六月至西平盤遣使郊迎以上賓之禮歲餘爲熾盤所鴆諡景王時年五十一武臺亦爲熾盤所害少子保周歸魏魏以爲張掖王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傉檀之歲甲寅十有八歲

晉書曰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南燕慕容德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皝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姙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娠夢日入臍中獨喜而不敢言晉咸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毀過禮年十八長八尺二寸額上有日月兩角下偃月重文元璽初封梁公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封范陽王入爲魏尹秦滅燕從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效後爲張掖太守符堅伐晉垂請德爲副堅敗德乃隨垂如鄴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隸校尉八年拜司徒垂臨薨謂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以德鎮鄴及寶失中山奔龍城以德爲丞相領冀州承制南夏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來攻鄴元年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滑臺黎陽魏軍垂至三軍危懼欲徙黎陽昏日流澌冰合是夜濟訖冰亦尋消德大悅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德入滑臺趙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山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伏願仰承俯順以安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許之令曰今假順來議且依燕元故事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爲元年大赦殊死已下置百官封進有差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于河西遣中黃門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䟦建骨作逆于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奉迎鍾馳使白狀寶遣思之後見採樵者知德稱帝懼而北奔初符登既滅登弟廣率所部三千來降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壘至是復叛稱秦王德留撫軍魯陽王和守滑臺德率衆攻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曰符廣雖平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可謂用武之國德猶預未決於是遣牙門蘇撫問沙門朗公報曰山栖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即朗之檀越敬覽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祕不敢言德大悅三月德引歸而南五月次薛城八月入廣固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元年又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詢今增一備字以爲複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於是赦賞有差褒德

任賢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匠張剛為材官
將軍尚方令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
朝讌于延賢堂酒酣德嘆謂羣臣曰朕雖寡薄拱已南面
在上不驕夕惕于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興
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多
陳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戲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虛
言相賞不賞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
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
十匹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冢顧左右曰
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居近市死
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
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
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

意也德悅之三月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遂北登社首
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問謨以齊之山川賢哲故事謨歷
對詳辨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五年二月夜地震
栖之雞皆驚擾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
書右丞曹默自冀州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為御史
中丞封永熙侯六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九月汝水竭十
一月德疾篤夜夢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
爾惡人生心戊午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
而震起百寮驚越德亦不安還宮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
中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顧託以汝死無
所恨舉目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今日召
董中書造詔立超開目頷之是夕薨于顯安宮年七十為
十餘棺夜分出門潛瘞山谷莫知其屍所在虛葬于東陽

陵謚獻武皇帝廟號世宗在位五年

慕容超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錄曰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
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
妃就弟德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
起山東張掖太守苻昌誅納及德之諸子公孫太妃以耄
不合刑納妻段氏以懷姙未決執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
故吏也將公孫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公孫氏臨卒授
超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
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後因呂隆歸秦秦從涼
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母謂超曰母子得全濟者呼延
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
女以吾厚惠於是納之超至長安佯狂行乞由是往來無

禁齊隆人宗正謙善卜相西至長安賣術于路超行而遇
之因就謙相謙奇其姿貌超乃內斷于心不告母妻辭母
詣霸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
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呈以金刀且宣祖母臨終之言
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姿器魁傑有類於德
德愛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
尉開府置佐十一月立為太子己未僭即皇帝位大赦改
建平六年為太上元年三年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秦姚
興許還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韋宗還聘贈
以千金超復遣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聘秦送大樂
伎一百二十人姚興大悅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
元馳先反命超大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二千迎于境
上超親率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穆

王爲穆皇皇帝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妻呼延氏爲皇后五年二月晉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晉師渡淮超聞晉軍之盛自率衆四萬距戰大敗奔還廣固徙郭内民入堡小城晉攻陷大城長圍列守超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裕不許六年正月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十一月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出奔爲晉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爲軍賞始德建平元年歳在己亥僭號居齊至爲劉裕所滅在己酉凡二十一年

晉書曰超在位六年初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七　偏霸部十一

西秦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盤

乞伏慕末

北燕馮跋　馮文通

夏　赫連勃勃　赫連昌　赫連定

西秦乞伏國仁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録曰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其先自漠北南出太陰山五世祖拓隣晉太始初率户五萬遷居高平川隣卒子詰權立遷于牽屯權卒子利那立那卒弟祁泥立祁泥卒那子述延立遷于苑川延卒祁泥子傉大寒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寒卒子司繁立秦始皇中遷于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繁率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潜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于統繁乃詣統歸降苻堅拜南單于留之長安後以爲鎮西將軍鎮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即位聞堅征晉奔敗仁收衆至十餘萬又聞堅爲姚萇所殺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建義元年置武陵苑川等十一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苻登遣使拜仁大將軍苑川王四年六月薨僞謚曰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録曰乞伏乾歸國仁弟雄武有度略仁薨羣寮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歸爲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爲太初元年立妻邊氏爲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九月遷于金城二年正月符登遣使拜爲大將軍金城王六年立子熾盤爲太子七年登遣使

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黄鉞加九錫之禮十月氐王楊定步騎四萬來伐歸勸衆而進大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八年吕光來伐歸乃稱蕃遣子勃勃爲質既而悔之十三年秦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來伐入自兩安峽歸次于隴西以拒碩德與潜師繼發歸聞興至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戰敗遁歸苑川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發利鹿孤迎歸處之於晉歸將叛謀泄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盤曰姚興方盛吾將歸之令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於是送熾盤兄弟於西平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悦拜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十四年姚興遣歸還鎮苑川盡以部民配之十八年正月歸至自長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震裂十一月又朝于長安二十年姚興慮

歸終爲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盤爲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二十一年盤以長安亂將始乃招結諸部築城于嵻峎山以據之更始元年歸隨姚興如平流盤攻抱罕尅之遂遣使來告歸 奔還苑川遂如抱罕留熾盤鎮之歸將衆二萬遷于度堅山諸將勸稱王七月僭稱秦王大赦改年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四年五月歸畋于五谿山有梟集于其手歸惡之六月爲兄子公府所殺公府出奔盤遷于抱罕遣弟廣武將軍智達追擒公府于嵻峎山南轘裂之八月葬歸于抱罕元平陵僞謚武元王廟號高祖

乞伏熾盤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録曰乞伏熾盤乾歸太子歸薨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爲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勍爲相國封拜各有差二年盤討吐谷渾別統虵達于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三年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盤大悦謂群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五月聞傉檀西征率步騎二萬襲樂都傉檀降遂并南凉兵強地廣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妻吐蕃氏爲王后四年盤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建弘元年立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改年大赦九年盤寢疾頓命太子慕末乃薨于外寢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録曰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盤之太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年立爲太子盤薨僭即秦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弘元年二月立子萬載爲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末焚城邑毀寶器率户五千東如上邽爲赫連

定所拒遂圍南安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末衛軍古弼固諫以爲不宜遂内徙從之庫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内大飢人相食傳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代末乃銜璧出降送于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載

晉書曰熾盤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北燕馮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燕録曰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世子孫食菜馮鄉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有器量爲慕容永將永滅跋東徙

和龍長樂中跋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中來康末
拜中衛將軍建始元年與二弟結謀襲殺慕容熈立高雲
爲主正始元年以跋爲中外都督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
封武邑公太平元年雲爲離班桃仁所殺下督李垂等誅
班及仁群臣推跋爲主僭即天王位大赦令曰義貴適時
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從齊號即號燕國改爲太平元
年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帝子永爲太子三年七
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七年建太學以長樂劉
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
五已上敎之十四年宿軍地燃一旬乃滅十七年二月北
部人趙壽女旣嫁化爲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群臣曰此
何祥乎尚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爲雄陰變爲陽君
替臣僭之象李有婦人專寵王莽篡僭今女爲男臣將爲

君之徵跋曰將何以禳之權曰桑穀生朝大戊脩德而殄
道中興熒惑守心宋景責躬延齡二紀唯脩身崇善可以
轉禍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爲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
學爲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
欽承明訓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
於內寢謂之曰吾疾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參決萬機九
月跋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
人規立其子受惡翼聽政謂之曰上疾將瘳柰何便欲代
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
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皆不得見跋弟弘於是
舉壯士數十人襄甲入禁中宿衞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
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徑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皇堂
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薨弘遣循城告曰天降凶禍大帝
崩背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國危社稷吾備
太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
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弘遣使賜死命宗
正馮哲黄門盧昭典葬事于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僞謚文
成皇帝廟號太祖

馮文通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燕錄曰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
纂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
中山公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薨僭即天王位大興
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皇后
二年正月立子少王仁爲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盈數里
地中西行至水前者銜馬尾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
爲民遷之象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石城邊東營丘城

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引還徙民四萬餘戶而西三年
六月魏末昌王健來伐五年四月遣右衞孫德乞師于宋
十二月又遣尚書陽伊請迎于句驪六年三月端門崩四
月魏又遣侍中建興公龔弼東平公娥青伐攻尅白狼句
驪將葛居孟光率衆數萬隨陽伊來迎屯于臨川尚書令
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
衆攻弘弘引句驪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關下生中流矢
卒句驪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夷女皆句驪
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龍城見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
旬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於外葛居孟光
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擊
而還遣使催弘子句驪後二年爲句驪所殺僞謚昭成皇
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弘滅亡之歲丙子二十

八載

夏赫連勃勃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録曰赫連勃勃朔方人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父劉虎前趙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祖父豹後趙建武中拜平北將軍左賢王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魏師來伐辰遣子右地代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爲魏所敗遂乘勝濟河攻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奔秦高平公没弈于妻之以女姚興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崘獻馬八千匹于秦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二萬襲殺高平公没弈于而并其衆至數萬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弘始十年爲龍昇元年置百官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稱大夏以大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發嶺北民夷十萬於朔方黒渠之南營起京城大赦改龍昇七年爲鳳翔元年令曰朕之皇祖北遷幽朔改姓姒氏後從母爲劉氏子從母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主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統者以鐵代爲氏庶朕宗子剛鋭如鐵皆堪伐人二年立夫人梁氏爲后立子璝爲太子四年九月劉裕滅秦入于長安十二月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大悦遂圖進取之計遣太子璝率騎二萬南伐長安五年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迴堡八月勃進據咸陽劉裕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勃入長安正月群臣勸勃稱皇帝

三月壇于霸上即皇帝位大赦改鳳翔六年爲昌武元年冬十月以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還統萬（城爲勃勃所都之城名也）宮殿大成大赦改昌武二年爲真興元年刻石都南頌紀功德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桓文皇后父豹曰宣皇帝曾祖虎曰景皇帝祖訓兒曰元皇帝五月雨魚于統萬二年十月起冲天臺于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六年勃將廢太子璝爲秦王以酒泉公倫爲太子璝聞將廢已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平高爲璝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璝率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勃大悦立昌爲太子七月勃寢疾八月疾甚輦昇永安殿召群臣屬以後事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

赫連昌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録曰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薨即位于永安臺大赦改真興七年爲承光元年七月杏城劉睹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十月魏乘虛來伐三年五月戰于黒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内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從諸城民七萬戶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三月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娥青追擒之送于魏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尋爲魏所殺

赫連定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録曰赫連定勃勃第五子鳳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率衆赴安定進封平原王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擒定遂率遺衆數萬據平原僭稱皇帝大

赦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莫璝爲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十月畋于陰磐登苛藍山而望統萬城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俄而有群狐百數鳴於定傍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大不善咄咄天道復何言三年八月魏軍來襲十月尅安定進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萬户西奔上邽四年河南王莫璝因戎伏之衆東而以爭天下魏遣益州刺史沒利延寧州刺史拾虎率騎三萬夾伐遂擒定送于魏勃勃初號龍昇元年歲在丁未至是歲在辛未二十五載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八　偏霸部十二

宋劉裕　劉義符　劉義隆　劉劭　劉駿

劉子業　劉彧　劉昱　劉准

宋劉裕

徐爰宋書曰高祖武皇帝姓劉氏諱裕彭城綏輿里人夜生有神光之異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嘗遊下邳遇一沙門于逆旅沙門言及中原事故因云江表尋當喪亂高祖曰便遂至亂世當有拯之者不沙門曰拯之者其在君乎其意甚至初高祖患手瘡積年未瘳沙門曰此瘡難治先有良藥當以相與因出懷中黃散袠留之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黃散治瘡一傳而愈餘散寶錄之被金瘡輒用有驗晉陵人韋叟少以占相爲事其言多驗嘗相高祖曰君當立主方伯父之又曰君相赫進貴不可言唯

願富貴無相忘晉末妖賊孫恩作亂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軍事牢之命高祖覘賊遠近將勇士數十人會遇賊至仍迎擊之賊衆數千高祖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酣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爲賊所殺乃輕騎赴之既而衆騎並至賊遂大崩高祖追流矢所傷通中信宿而愈自後屢被重傷皆弃以爲患軍中益加敬憚恩北走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恩知城弗可下乃進向滬瀆高祖復弃城追之恩乘風浮海奄至丹徒師衆數萬鼓噪登于蒜山居民皆荷擔而走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巘赴水死者甚衆恩頭沛僅得還船雖被摧破猶恃衆力遂徑向京師朝廷震懼以高祖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帥舟師討恩于郁洲復大破之桓玄從兄脩以撫軍鎮丹徒以高祖爲中軍參軍玄篡

帝位循入朝玄高祖從至京師玄既宿憚高祖威名又恍
高祖之風儀姿貌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卿不得獨擅
其清武説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必不爲人下
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使裕以萬人爲前驅
關隴不足定也事定之後當更議之耳高祖乃與弟道規
沛郡劉毅東海何無忌潛謀匡復桓循弟弘以征虜將軍
領廣陵以道規爲中兵參軍劉毅先亦爲弘吏佐遭母憂
還京口是至住江北與道規共集義徒高祖託游獵會無忌
及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及從弟藩等同謀二十七人
并顧從者百餘人是時大風暴起丙辰詰朝城門開義衆
馳入稱有詔齊聲大呼吏士驚散即獲桓循斬而徇之與
桓弘主簿平昌孟昶等帥壯士六十人斬弘于廣陵城因
收衆濟江玄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

義軍或曰裕等衆力甚弱豈有辦成陛下何憂之甚玄曰
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
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衆推高
祖爲盟主移檄京邑遇吳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其
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徑入其陣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
至羅落橋高祖望賊旗鼓聲衆馳進挺劍指麾光耀如電
將士皆莫敢仰視但憑神武爭爲先登殊死而戰無不一
當百呼聲動天地風火竝起鉦鼓之音震駭京邑桓謙等
諸軍一時土崩高祖鎮石頭留臺百官群僚宿衛各率其
職於是推高祖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
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桓玄經潯陽江州刺史郭昶
之備乘輿法服以資之收略二千餘人挾天子奔于江陵
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帥諸軍南討破玄大將

軍郭銓等于桑落洲玄奔歸復挾天子西走初益州刺史
毛璩遣弟子循之誘玄以入蜀至於枚回州益州督護馮
遷斬玄首傳于京師天子反正詔進位侍中都督中外諸
軍事高祖固讓加錄尚書封豫章公邑萬戶絹三萬匹鮮
卑慕容德僭號於青州德死從子超襲僞位公抗表北討
屠廣固超踰城走獲之戮其王公以下約口萬餘馬二千
匹夷其城隍獻超于京師斬于建康市盧循寇南康廬陵
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馳使徵公公至下邳留船運輜
重自帥精銳步歸孟昶諸葛長民懼寇之深也欲擁天子
過江公弗聽昶窮窘無餘固欲藥而卒群賊大至公悉出
輕利帝躬提幡鼓命軍衆齊力擊之賊衆大敗追奔逮
夜乃收兵而歸循等還潯陽公更簡練三軍將進攻討循
聞大軍至欲逍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

里丙申大軍至左
里將戰公麾以進兵幡竿折遂沉于水衆皆失色公自忻
笑曰往年覆舟之戰亦幡竿折今復然賊必破矣衆乃大
悅即攻柵並進循兵雖死戰猶弗能禁諸軍乘勝擊之循
單舸走劉蕃孟懷王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交州刺
史杜慧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劉毅爲荆州刺史矜
功驕縱公表請討之毅單騎出自隘道側分遣諸軍伐蜀
以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公授以謀略遂平成都斬僞蜀王
譙縱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僭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宗之得
書響應公帥衆軍西討休之不敢戰乃弃城走奔僞羌僞
主姚興死子泓新立人情騷擾公乃抗表北伐諸軍入關
及姚泓戰大破之泓肉袒稽首公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
盈積後宮數千人公先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于京師
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諸將士執姚泓歸之有司斬于建

康帝公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晉帝乃命有司禪位于王改元熈二年為永初元年三年正月崩于西陵年六十

沈約宋書曰高祖諱裕字德輿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小字寄奴初高祖家貧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逵執録甚嚴王謐造逵見之乃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玄將篡謐手解安帝璽紱為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衆並謂謐宜誅唯高祖保持之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不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付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孝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

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土鄣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

宋書高祖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也

述異記曰宋高祖微時嘗遊會下過孔靜宅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之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靜遽出適與帝遇延入結交贈遺臨別執帝手曰卿後必當大貴願以身嗣為託帝許之及定京邑靜自山陰令擢為會稽內史

劉義符

徐爰宋書曰少帝諱義符高祖長子也高祖崩五月即皇帝位廬陵王義真明雋秀令朝野屬望而司空徐羡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等貪弄朝權深相忌憚乃共誣罔搆成其釁是日上跳收義真徙于新安郡徐羡之王弘傅亮謝晦檀道濟等守門露仗入殿時上在華林園褰舟中兵士競進殺侍御者二人遂扶上出東閤廢為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遂徙于吳郡六月徐羡之等使邢安泰殺營陽王於金昌亭年十九

沈約宋書曰羡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帝恭羡之不許遣使殺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帝突走出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害

劉義隆

沈約宋書曰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授西中郎將荊州刺史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迎即皇帝位改元元嘉元年三年

司徒録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羡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帥六師擒晦於延頭送京師伏誅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木十二年大水京邑乘舡二十四年貨貴制大錢一當兩三十年三月遇弒于含光殿年四十七

劉劭

沈約宋書曰劉劭字休遠文帝長子六歲拜為皇太子二十七年有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天為劫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有異術主乃白上求入道育自言服食主及劭皆惑之始興王濬與劭並多過失使道育祈請令不上達遂誣蠱事泄道育叛亡變服為尼逃東宮濬從京口後載將去三十年二月濬自京口入

朝復載還東宮有告上云京口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嚴道育上使掩捉得二婢云道育隨濬還都上乃使京口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覆廢劭賜濬死毋潘淑妃與徐湛濬馳報劭劭因是有異謀其月二十一日召前中庶子蕭斌告以逆事明旦與斌同載從萬春門入張超之手行殺逆又使人殺潘淑妃濬屯中堂劭即偽位改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並舉義兵劭以事委王羅漢會秀以拒義軍三月十九日義軍至新林二十一日至新亭二十二日劭衆連敗相繼散降四月四日義軍薛安都等並入殿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從井中牽出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斬于牙下濬劭及四子並梟首暴屍於市投劭濬屍于江張超之為亂兵所剖腹刳心爭食其肉焚其頭骨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西望山下焚屍揚灰于江後史官目劭為元凶

劉駿

沈約宋書曰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元凶殺逆以為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帥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元嘉三十年四月上至于新亭即皇帝位五月赴京城孝建元年春親祠南郊改元大赦詔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申詳舊條勸盡地利力田善蠶者具以名聞更鑄四銖錢立皇　子業為太子賜為父後者爵一級大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四月京師疾疫遣使案行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為斂埋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司空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貶爵誕不受命據廣陵反上親御六師車駕出頓宣武堂三年七月尅廣陵城斬誕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朱雀門至於玄武湖七年於博望山立雙闕八年閏五月帝崩於玉燭殿年三十五

沈約宋書曰世祖遊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沈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數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獨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諫之江智淵卧草側亦謂言之為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乃注弩作色曰御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目

劉子業

沈約宋書曰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世祖入伐元凶被囚於侍中下省將見害者數矣卒得無恙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罷南北二馳道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是歲諸郡大旱甚米一斗數百京邑亦至百餘永光元年春改元大赦八月帝自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顏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為景和元年以宮人謝氏為貴嬪夫人加虎賁鈒戟鸞輅龍旗出警入蹕時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司不保首領先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荊湘二州以厭之先欲誅除諸叔然後發太宗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戊午夜帝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云見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壽寂之懷刀入姜產之為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殞之時年十七帝幼而狷急在東宮

每爲世祖（斷遺子業世祖）啓參起居書跡不謹上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荅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業都懈狷突日甚何以頑固亦耶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彩

沈約宋書曰前廢帝景和末召南平王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之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等杖一百其夕廢帝亦殞

劉彧

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爲雍州刺史景和末上入朝被留停廢帝誅害宰輔殺戮大臣恒慮有圖之者疑畏諸父並拘之殿內收上付廷尉一宿被原將加禍害者前後非一既而害上意

定明旦便應就禍害上先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壽寂之等密共合謀殞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引升西堂御坐召見諸大臣于時事出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引備羽儀雖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施行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爲太始元年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雍州刺史袁顗帥衆赴之車駕親御六師出頓中興堂司徒建安王休仁帥衆軍大破賊斬僞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荊雍相五州平定之晉安王子勛並賜死同黨皆伏誅太豫元年四月上大漸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上崩于景福殿年四十四帝少而和美風姿端雅早失所生養於路太后房內大明世諸弟多被猜忌唯上見親常侍路太后醫藥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世及即大位四方反叛以寬仁待物諸將帥有父兄子弟同逆者並授以禁兵委任不異故衆爲之用莫不盡力平定天下逆黨多被全宥其才者並見授用有如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參侍與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茹堂講周易常自臨聽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近讒慝剪落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沈約宋書曰王景文爲揚州刺史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下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籍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太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

劉昱

沈約宋書曰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也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元徽元年正月改元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賊奄至攻新亭壘齊王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五年七月戊子夜帝殞於仁壽殿初帝在東宮年五六歲時始就書學而惰業好嬉戲主師不能禁好緣漆帳竿去地二丈餘如此者半食乃下年漸長喜怒無節左右有失旨者輒手加撲打徒跣蹲踞以此爲常主師以白太宗上輒救昱所生嚴加捶訓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諸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變態轉興內外稍無以制三年秋冬間便好出遊行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漸自放恣太后不復能禁單將左右棄部伍或十里二十里入市里或往營署且出日暮

乃歸四年春夏此行彌數自京城尅定意志轉驕於是無日不出與左右人解僧智張五兒恒自馳逐夜出承明門夕去晨反旦去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馬驢值無免者民間憂懼晝日不敢開門道上行人殆絶常着小袴未嘗服衣冠有白棓數十枚各有名號鉗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錐錐人陰破左右人見斂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胷正立以矛刺胷洞骨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床側先是民間訛言謂太宗不男昱是李道兒子昱每出入去來常自稱劉統或自號李將軍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百數十錢供酒肉之費輅車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入從者不過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尋惟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即能

能鍛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以此爲忻一日無事慘慘不樂齊王潛圖廢立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昱乘露車從二百許人無復鹵簿羽儀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就曇度道人飲酒醉扶夕還仁壽殿東阿氊幄中卧時昱出入無禁大内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内外無相禁攝敬則先結昱左右楊萬年等二十五人謀共取昱其夕王敬則出外楊玉夫見昱醉熟無所知乃與萬年同入氊幄内以昱防身刀斬之提昱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馳至領軍府以首付齊王齊王乃戎服率左右數十人稱行還開承明門入昱他夕每開門門者震懼不敢視至是弗之疑齊王既入曉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

劉准

沈約宋書曰順皇帝諱准字仲謀小字知觀明皇帝第三子也封安成王廢帝殞奉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即皇帝位昇明元年改元大赦齊王出鎮東城輔政作相三年加相國揔百揆備九錫之禮四月禪位于齊王壬辰帝遜于東邸既而遷居丹陽宮封爲汝陰王殂于丹陽謚曰順皇帝時年十三史臣曰聖王膺籙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世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讓而已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八

偏霸部十三

南齊蕭道成　蕭賾　蕭昭業
蕭昭文　蕭鸞　蕭寶卷
蕭寶融

蕭道成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將漢相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孫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郡於是爲蘭陵人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儒士雷次宗立學雞籠山年十三受業治禮記及左氏春秋襲爵晉興男江夏王大司馬參軍員外侍郎直閤中書舍人右軍將軍尋陽王子房反加輔國將軍師衆東討一日破十二壘轉冠軍將軍持節共討諸軍事鎮淮陰徵還遷督徐兗二州軍事南兗州刺史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民間流言太蕭道成當爲天子帝愈以爲疑遣鎮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將銀壺酒封賜太祖戎服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諸卿闇於見事主上誅諸弟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唯應速發事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及還京拜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時世祖以功當別封贛縣太祖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詔許之加二百户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勔共掌機事加侍中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出頓新亭以拒之加使持節平南將軍給鼓吹一部治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賊平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者此公也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二兗徐青冀五州鎮東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二千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號爲四貴四年加尚書左僕射威名既重蒼梧王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爲汝著力者乃止楊王夫等殺蒼梧王迎立順帝太祖移鎮東府進侍中司空録尚書事封竟陵郡公進太尉十二州諸軍事自大明太始已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省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間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爲薄馬乘具不得作金銀度不得作織成綉裙衣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爲雜花不以七寶飾樂器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輒鑄金銀爲像又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大尉録尚書事南徐州如故三月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四月進爵爲王又命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樂舞八佾辛卯宋使兼太保淵兼太尉僧虔奉璽紱禪位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即位於南郊柴燎告天畢壇受禪禮畢即建康宮大赦改昇明三年爲建元元年封宋帝爲汝陰王五月汝陰王薨追謚爲宋順帝四年三月庚申有疾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曰吾遘疾弥留至于危篤公等奉太子如事吾當令太子敦睦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壬戌崩于臨光

殂年五十六謚曰太祖高皇帝上少有大量博涉經史善
屬文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
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欲以身率下移風
變俗每曰使我治國十年當使金土同價四月庚寅葬武
進大安陵

蕭賾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
諱龍兒生於建康清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
屋上故以字上初爲尋陽國侍郎辟西曹書佐出爲贛令
尚書庫部桂陽王休範反上遣軍襲尋陽事平除晉熙王
諮議遷司徒右長史黃門郎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徵拜侍
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又加持節都督京畿諸軍事僕
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

齊國建爲世子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
以石頭爲世子宮置二率坊有服章一如東宮進爲太子
及太祖即位爲皇太子太祖崩上即位乙丑稱先帝遺詔
以司徒褚淵録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丙申立皇太
妃王氏永明元年正月辛亥南郊大赦改元四年正月辛
亥耤田禮畢甲寅幸閱武堂勞酒小會十一年正月皇太
子長懋薨甲午立太孫昭業爲皇太孫七月上不豫徙居
延昌殿始登階而屋鳴吒甚惡之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
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
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
輔思弘治道百辟庶條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
復何言又詔曰我識滅之後身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
導路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

鐵環者隨我入梓宮靈上勿以牲牢爲祭祭唯設餅茶飲
乾飯酒脯而已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百官六時入臨
又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自
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
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者聽朝賢選序已有別詔是日崩
年五十四九月丙寅葬景安陵帝剛毅有斷爲治總大體
以富國爲先頗不喜遊宴彫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
詔凡諸遊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珠玉玩
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絶

蕭昭業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字元尚小名法身文惠太子
長子也世祖即位封南郡王文惠太子薨立爲皇太孫即
位追尊文惠太子爲世宗文皇帝隆昌元年正月大赦改

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閏月丁卯以鎮軍大將軍西
昌侯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月癸巳太后令嗣主特
鍾沴氣爰表弱齡自入纂承鴻業長惡滋甚居喪無一日之哀
衰絰爲忻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壅社稷危殆有過綴旒
鎮軍居正體道家國是賴伊霍之舉實寄淵謨便可依舊典
以禮廢黜中軍新安王體自文皇叡哲天秀宜入嗣洪業永寧
四海外即以禮奉迎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敕皇孫手
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王侯五日一
問訊世祖帝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爲法身重愛
甚文惠太子崩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勝俄爾還內歡
笑極樂在世祖喪泣竟入後宮常列故伎二部入閤迎奏
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
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

子便是大罪左右主師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沽富兒百倍矣及即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昔時思汝一箇不得今用汝未朞年之間所出諸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不選群小及給閹人豎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好鬬鷄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毀世祖招婉殿以封賜閹人徐龍駒爲齋龍駒尤親幸爲後閤舍人日夜在宮房内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内聲言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内外淆雜無復分別壬辰使蕭鸞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内殿諸閹人登興光樓望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在西鍾下須臾蕭鸞領兵先入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

自刺不中以帛纏出殺之餘黨亦見誅卒時年二十二葬以王禮

蕭昭文

蕭子顯齊書曰海陵恭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王廢尚書令西昌侯鸞奉帝纂統延興元年七月丁酉即位以尚書令鎭軍大將軍西昌侯鸞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郡公十月進爲太傅揚州牧如殊禮進爵爲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以無録公命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幼冲庶政多昧早膺尩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公宜入承寶命式寧宗祏帝可降封海陵王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時年十五謚曰恭王

蕭鸞

蕭子顯齊書曰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宋世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遷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太祖踐祚遷侍中封西昌侯建武元年持節冠軍將軍郢州刺史世祖即位轉度支尚書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遷中領軍左衛將軍豫州刺史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遺詔爲侍中尚書令加鎭軍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海陵即位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鎭東城給五千人録尚書假黄鉞中外都督加殊禮進爵爲王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大位羣臣三請乃受命建武元年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戊子立皇太子寶卷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二年十

月丁卯詔曰軌世去奢事殄哲后訓物以儉理鏡前書朕思所以還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罷東田毀興光樓并敕水衡量省御乘永泰元年四月甲寅改元大赦五月以太子中庶子梁王爲雍州刺史己酉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大存儉約罷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帝所起太子東田賣之永明中興輦舟乘剔去金銀還主衣庫太官進食有裹蒸帝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世祖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

蕭寶卷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高宗崩太子即位永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詔二品清官以上應食禄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二千貫二年八月甲申夜宮内

失火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義兵於襄陽三年正月丙申合朔事畢與宮人於閱武堂元會皇后正位帝戎服臨視三月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義軍至南州輔國將軍申胄軍二萬人於姑熟奔歸丙辰李居士與義軍戰于新亭敗績十月冀青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己卯以衆降光祿大夫張瓌先守石頭弃城奔還於是閉宮城自守李居士以新亭降軍築長圍守宮城十二月王珍國侍中張稷等帥兵入殿廢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及即位性重澁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日夜於後堂戲馬五更方卧至晡乃起漸出遊走屏逐居民從萬春門遊東宮以東至於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靜室巷陌縣幔爲高障置仗防之謂之屏除夜出晨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

氏爲貴妃仍以金蓮帖地使妃行於其上曰此步步蓮花耶每出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着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縵矟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選無賴小兒善走者爲逐馬左右百人常以自隨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綠以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樵蘇路絶吉凶失時輿疾弃屍不得殯葬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雕彩靡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又信鬼神崔惠景事時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揚州牧鍾山王以至尊爲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宮禱祀祈福及閹兵入趨出戶閹人黃大刀傷其膝仆地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梁王稱宣德皇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

東昏侯

唐秘書監虞世南公子先生論云公子曰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淫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殺戮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兇自貽非命將天之所弃用傾代業者乎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爲輪金之性剛工人理以成器豈人事也唯上智下愚特禀異氣中庸之才全由訓習自宋齊以來東宮師傅備貟而已貴賤禮隔規獻無由且多以位昇罕由德進善乎哉賈生之言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則保其身體傅則傅以德義師則尊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同明孝仁義禮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儒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衞之使與太子居處

故太子生乃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無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傅胡亥教之獄訟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有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爲之妖言視殺人如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導之者非其理也故選左右裨教之最急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不尚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忘身理數然也

蕭寶融

蕭子顯齊書曰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建武元年封隨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爲荆州寧益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西平郎將荆州刺史蕭穎胄啓西拼連二

郡太守劉山陽奉主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爲使持節都
督諸軍事左將軍以蕭穎冑爲右將軍督行諸軍事夏侯
亶自京師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成國祚光
臨億兆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且封十郡爲宣城王加相
國荆州牧又加黄鉞蕭穎冑爲左長史進號鎮軍蕭衍進
號征東將軍己巳群僚上尊號中興元年正月乙巳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以相國左長史蕭穎冑爲尚書令冠軍將
軍蕭衍爲雍州刺史十二月建康平皇太后令以蕭衍爲
大司馬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
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二年正月皇太后臨朝
入居内殿以大司馬蕭衍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殊禮進位
相國摠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遠遊冠
位在諸王上二月進梁王爵爲王增封十郡建天子旌旗

警入蹕三月景辰遜位于梁丁卯梁奉帝爲巴陵王徙姑
熟戊辰薨年十五追爲和帝葬恭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因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
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雖有寅歆徽名大號斯爲幸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

偏霸部十四

北齊高歡

高澄

高洋

高殷

北齊書曰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渤海蓨
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
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
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
養於同産姊婿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
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
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

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
有康濟之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神武自隊主轉輪
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絶若
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
行覺而内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
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笞神
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産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
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
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
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户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
結孝昌元年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
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

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
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
於床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
爲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尓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
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
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
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既而榮以
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
敢制私使榮舉兵内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
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邑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
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
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尓朱兆榮曰此
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

尓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
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州庫角無故自鳴神
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又尓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
召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
騰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
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
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
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殺帝而與尓朱
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魏普泰
元年二月神武自領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
據冀州是月尓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
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
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

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
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云尓朱兆將
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
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
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尓俱失
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尓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
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
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尓鄉里難制不
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
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尓不能爲
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
牛饗士喻以討尓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
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極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

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乃抗表罪狀尓朱氏
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尓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
騰以爲朝廷隔絶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
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
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
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
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
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
事劉貴弃城來降閏三月尓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
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
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摠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
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
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爲死志四

面合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勠力者共輔
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
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
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四月斛斯椿執
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
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兇
蠹既除朝廷慶悅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
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
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
壬辰還鄴魏帝餞于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
師北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
往事尒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搆禍隙神武深以
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

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
府而定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
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
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
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
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
紹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
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
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
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陵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
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
不敬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天平元年正月魏帝下詔罪
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擅權

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搆以
誠節爲逆首昔晉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
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
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
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
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
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
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
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
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位於長安巳
酉神武入洛陽止於永寧寺八月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
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
事焉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剋潼關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

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荅乃集百僚沙門耆老議
所推立以爲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
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
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
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
晉陽形勢不能相接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
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
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二年正月魏帝褒詔以神武
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四年十月壬
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
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
跨槖駝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
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興和元年

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征自鄴會兵晉陽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斯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勑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

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亦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勑勒老公並性純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樂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之事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

高澄

北齊書曰世祖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辯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幷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

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七年五月文襄帥師赴潁川六月剋之獲西魏大將王思政等八月文襄遇盜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殺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刃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提刀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床下賊黨去床遇弑時年二十九追謚文襄皇帝

高洋

北齊書曰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常怪之初高祖之歸尔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

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曾有沙門乍愚乍
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帝曾與諸董共見之歷問祿位
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
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
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
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
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
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
異之天平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定元年加侍中
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世宗遇害
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若臠斬群
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
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揔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

便者咸蠲省焉八年正月戊辰魏帝詔進帝位使持節丞
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
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
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
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
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位相國揔百揆加九錫殊禮齊王
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奉皇帝璽綬禪位于帝
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事畢還宮御
太極前殿詔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為天保元年辛酉尊
王太后為皇太后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
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六月詔吉凶車
服制度各為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冀州之勃
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

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所作貴不忘本思
申恩洽蠲復田租丁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
為皇后八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
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心沃朕子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
榮祿待以不次又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勸課廣收天
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
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
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
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
上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
殿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景寅帝
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
退明年征契丹帝親踰山嶺為士卒先露頭袒身晝夜兼

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竟大破契丹獲十餘萬口
雜畜數十萬頭嘗於東山遊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收
西伐西人為之震恐帝素沉敏有遠亮初文襄崩祕不發
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
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
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
已二百許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
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
吾不知死在何日洎受禪之後留心政術御下肅清六七
年後以天下無事便留連飲宴通日竟夜躬自鼓舞袒露
形體傅粉塗黛乘駝牛驢不施鞍勒親戚貴臣雜錯侍從
微集娼媼分付從官親看無禮以為戲樂貴妃薛氏甚被
愛寵忽憶其經與清河王岳私通命支解之弄其髀以為琵

琶歎曰佳人難再得後又以刀子劃楊愔腹崔季舒託俳優言曰老　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輀車幾下釘者數焉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於鄴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去二百餘步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帝沉湎日甚婁太后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天子母豈不如共婿眠時即當嫁老母與胡太后大怒自此不復開顏帝免冠辭謝乃設席於地脫背就罰苦請笞胸五十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又令元黃頭與諸國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至紫陌乃墮於地凡所殺害或支解或火燒或投水蓋以萬數又誅元氏或父母爲主或身常貴盛皆斬於東市凡七百餘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獲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七年秋自河西總秦戍

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春帝在城東馬射勑京城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聖應氷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群臣並命賦詩以新宮成故也十年春正月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二月景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景辰帝至自遼陽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還京師葬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高祖武平初又改廟號顯祖先是帝問泰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荅曰得三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又何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年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一

偏霸部十五

北齊高殷　高演　高湛

高緯

北齊高殷

北齊書曰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東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車駕至自晉陽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笇秋八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于晉陽時年十七諡閔悼王

高演

北齊書曰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内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以尚書奏事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録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録尚書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朝班除太傅録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搶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録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座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彦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内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彦喻之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彦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弭伏寧方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彦勅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内刀而泣帝乃令歸彦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

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旣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二年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逺今嗣子冲眇未聞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玆大寶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葬於文野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輕傜薄賦勤恤人隱内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度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

高湛

北齊書曰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娉蠕蠕（而蠢切）太子菴（烏含切）羅辰女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旣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勸三奏乃許之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也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四月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二年癸未春正月乙卯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十二月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四年二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主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

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
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内叅乘子尚乘驛送
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馬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
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宫
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平陵

後主高緯

北齊書曰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
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
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
子及武城入纂大業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
帝天統元年乙酉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宫大赦
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三年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四
年秋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

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武平三年二月侍中祖珽爲左
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御覽三月辛酉
詔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
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
皇后斛律氏爲庶人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
脩文殿御覽六年八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
浮橋河橋絶閏月已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
師次河陽周師夜遁七年冬十月帝太狩於祁連池周師
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陽庚午帝發晉
陽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
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阿那
肱等圍其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
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弃軍先還癸丑入晉陽

憂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群臣
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
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留安
得王延宗廣寧王孝珩音衡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
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輔
相慕容鍾葵等與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
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
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
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
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
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
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
梅勝郎叩馬諫乃廻之鄴時唯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

孝珩襄城王彦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
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
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
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宫人及
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
請帝親勞軍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
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無辭將士莫
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
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
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
禦周之方略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
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
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傳位幼主帝自稱太上皇幼主名恒

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於是黄門侍郎顔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出鄴東巳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仍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留太后於濟州遣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

以停後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林爲周將尉遲勤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温國公在位凡一十三年帝業昏亂加之暴虐崔季舒斛律光等皆以直見殺帝好自彈琵琶而唱無愁曲每處深宫羞見朝士三日一臨小殿啓事者走如飄風頭著手臂不得平視凡諸犬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又於宫中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兒每好不急之求一夜索蝎及曉得三斗置之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觀其號叫宛轉而爲笑樂又賣官爵各分州郡下至卿官皆降中旨於是州縣官人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以至於敗也初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乃悉索境内蝟膏以絶之議者以帝之名聲與蝟和協亡齊之徵也

百三十一卷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二

偏霸部十六

梁蕭衍　蕭綱

蕭繹（侯景附）

蕭衍

梁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高祖以宋大明八年生于秣陵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胯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内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

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等並遊焉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鎮壽春除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諶（任）等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户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高祖爲冠軍將軍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弃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爲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又遣崔惠景督諸軍高祖等並受節度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率十萬餘騎奄至慧景軍死傷略盡唯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明帝崩東昏即位始安王遥光徐孝嗣江祏更直内省分日帖勑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

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
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
馬呼吸數萬虎視其間以觀天下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
圖之悔無及也懿聞之色變心不之許弘策還是歲至襄
陽於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二
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吕僧珍等謀
之以十一月召僚佐集於廳事謂之曰昔武王會盟津皆
曰紂可伐今昏主悪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
生人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悪共興義舉公侯將
相良在兹日各盡勲效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
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百艘騷音出檀溪竹木裝艦東
昏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
穎冑以襲襄陽穎冑伏甲斬之送首於高祖仍以南康王尊
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到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
非廟筭高祖荅曰所藉義心一時驍鋭事事相接猶恐疑
怠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三年二月南
康王為相國以高祖為征東將軍高祖發襄陽移檄京邑
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前軍輕兵濟
江逼郢城張冲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三月南康王
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為中興元年遥廢東昏為涪
陵王以高祖為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
假黄鉞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吴子陽等救郢州六月子
陽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以自固七月高
祖命王茂潜師襲加湖俄而大潰子陽竄走衆盡溺于江
王茂虜其餘而旋郢城主程茂以城降高祖又遣軍主唐
脩期攻隋郡並尅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入質司部悉

平八月天子遣黄門勞軍九月詔高祖平定東夏並以便
宜從事是月豫州刺史申冑弃姑孰走大軍進據之遣曹
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李居士率歩軍
迎戰景宗擊走之大軍次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
據皂莢橋十月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等列陣於航
南大路精手利器尚萬人閹人王倀褚羊切子持白虎幡督
率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掎居倚切角奔之鼓譟震天地珍國
之衆一時土崩諸軍望之皆潰茂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
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高
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内罷逼營府署官
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紿徒亥切東昏出戰因以衆
來降高祖令諸軍築長圍十二月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
王珍國斬東昏送首茂師高祖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庫及
圖籍收嬖妾潘淑妃及凶黨王咺况晚切之以下四十八人屬
吏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
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録尚書驃騎大
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户給班劒四十人黄
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高祖入屯閲武堂下令大赦
二年天子遣尉勞京邑贈高祖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孝
侍中丞相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内殿詔進高祖都督中外
諸軍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
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又詔進位相
國揔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高祖固
辭二月進梁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永嘉等十郡
益梁國并前為二十郡三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
旗出警入蹕景辰齊帝禪位于梁高祖謙讓不受太史令

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並明著群臣固請乃從之
夏四月景寅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類于天
大赦改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封齊帝爲巴陵王八月
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十一月立皇子統爲皇
太子四年正月詔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
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是歲大穰米斛三十五年三
月魏宣武帝從弟翼率其諸弟來降陳伯之自壽陽率衆
歸降八年正月輿駕親祠南郊赦天下九年三月幸國子
學親臨講肆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
學十年親祠南郊大赦三月鄧脁（旨熱切）以朐山引魏軍遣
振遠將軍馬仙琕（步梁書切名琕及艮以琕名不負 遂去女揍琕蒲暴切字書又音闇）討
之十月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古獲切）十餘萬復克朐山城
十八年親祠南郊普通元年正月改元大赦五年六月龍

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處樹木倒折七年
赦死罪已下大通元年三月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赦
天下改元二年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宮直
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内屬中
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捨身公卿已下以錢一億萬奉贖
十月輿駕還宮大赦改元三年十月幸同泰寺昇法座爲
四部衆說大般若涅槃經義六年春親耕籍田四月熒惑
在南斗大同元年正月改元大赦二年三月詔文武在位舉尔
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十年三月幸蘭陵謁建寧陵十
一年四月魏遣使來聘中大同元年四月於同泰寺講說
法會大赦改元十月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音察）爲雍
州刺史太清元年二月魏司徒侯景以豫章廣潁洛陽等
十三州内屬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大行臺承詔如鄧

禹故事四月大赦改元八月以大將軍侯景録行臺尚書
事二年八月侯景舉兵反十月景自横江濟于採石景至
京師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十月攻陷東府城三年三月
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賊攻陷
宮城縱兵大掠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録尚
書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景辰崩于淨居
殿時年八十六十一月進尊爲武皇帝廟號高祖葬于脩
陵
梁書曰高祖生知淳孝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
猶卷不輟手後宮職司貴妃巳下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
不飲酒不聽音樂歷觀古昔帝主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
學罕或有焉

蕭綱

梁書曰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讃小字六通高祖第三
子天監五年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五
月立爲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高祖崩即皇帝位大寶元
年正月大赦改元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
東之地二月邵陵王綸自尋陽至于夏口郢州刺史南平
王恪以州讓綸侯景逼帝幸西州夏大飢人相食京師尤
甚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西州八月湘東王
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衆逼郢州侯景自進位相國封
二十郡爲漢王邵陵王綸奔郢州走十月侯景自加宇宙
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二年三月侯景自率衆西寇自
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四月西陽景分遣魏將宋子仙任約
襲郢州閏月景進寇巴陵王僧辯逆戰不能尅五月湘東王
遣遊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約

帥衆拒援軍六月僧祐等擊破任約擒之景解圍宵遁王僧辯
督衆軍追景攻會山城尅之七月景還至京師王僧辯軍次湓
城八月侯景遣衛尉卿彭儁率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幽
于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潯陽王大心及潯陽王諸子二十人
矯詔禪于豫章嗣王棟大赦改元十月帝崩于永福省時年四
十九賊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王僧辯率百官
奉梓宮昇朝堂世祖追崇爲簡文皇帝廟曰太宗葬莊陵
梁書曰太宗見幽縶題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讃立身
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
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文甚悽愴

蕭繹

梁書曰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
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郡王大同六年出爲都督江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爲都督荊雍湘司郢等九
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太子
舍人蕭歆至江陵宣密詔以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湘州湘州刺史
河東王譽拒而不遣七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戰敗又
遣將軍鮑泉伐討譽九月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反來
寇江陵世祖嬰城拒守詧將杜崱士力切及楊混各率其衆
來降詧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尅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
將大寶元年五月王僧辯尅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二
年二月魏遣使來聘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王僧
辯帥衆屯巴陵景進寇巴陵世祖遣將軍胡僧祐陸法和
帥衆下援任約敗景遂遁走僧辯帥軍追景所至皆捷八
月僧辯下次湓城十月王僧辯等表稱侯景弑逆皇帝賊
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竝罹禍酷世祖奉諱大臨三月百
官縞素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將軍胡僧祐率群寮竝奉
牋勸進世祖固讓三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潯陽世祖
馳檄告四方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户開國公三月
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告明堂太社四月益州
刺史新除假黃鉞太尉武陵王紀竊位於蜀改號天正元
年世祖遣司空蕭太拜謁塋陵修復社廟五月以尚書令
征東將軍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斬賊左僕射王偉尚
書呂季略於江陵市是月魏遣太師潘洛辛等寇秦齊王
僧辯遣杜崱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
刺史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八月蕭紀率巴蜀大衆東下
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
復勸世祖即尊號表三上乃從之承聖元年十一月景子

即皇帝位於江陵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追尊所生妣阮
脩容爲文宣太后二年西魏遣大將尉遲迥襲陷益州三
月以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四月以征北大將軍陳霸
先爲司空九月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衆來寇冬十
月魏軍至于襄陽蕭詧率衆會之內外戒嚴輿駕出行
柵徵王僧辯等軍十一月魏軍至柵下徵廣州刺史王琳
入援辛卯魏軍大攻世祖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六軍敗績
反者斬西門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十二月西
魏害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太子皆見害明年四月追
尊元皇帝廟曰世祖
梁書曰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六歲高祖問汝讀
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
驚歎既長好學博極群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

冠絕一時也

侯景附

侯景河朔人也少不羈高歡以爲將軍雄勇冠時征伐數有大功嘗謂歡曰若假景三萬人當横行天下要須縛取蕭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後高歡死景乃以河南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紹宗圍於長社景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雄雌耶紹宗曰吾將決戰景乃令戰士皆被甲持短刀但低視斫人脛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暴顯等降紹宗景衆乃潰景與腹心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陽下之而據其城梁武以爲河南王招集戰士乃請錦萬匹爲軍人作袍帝不與以青布

給之又請娶於王謝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其偶可朱張已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景既爲朝廷所疑武帝使謂景曰譬如貧家畜十客尚能得志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是朕之失也明日遂將兵於歷陽濟江闕邵陵王綸督衆軍景乃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京都臨賀反於内大王攻於外天下不足定也兵法曰遲巧不如拙速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景遂晨夜兼行至都百道攻城縱火焚諸城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景又於城南城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内内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執畚(音本)鍤(叉甲切)景又募人先爲奴者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内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使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陷景自爲丞相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昇殿帝謂景曰卿久在戎得無勞乎景不對帝曰卿是何州人而至此又黙然左右任約代對及出景謂約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矣先是城中積屍不暇理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絶景悉命聚而焚之尚書郎鮑正疾篤賊曳出而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武帝崩立簡文又立豫章王景皆殺之遂簒位國號漢年稱太始王偉請立七廟景問何謂七廟偉曰古者天子祭七代祖考故致七廟并請七代諱勑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代吾不復憶唯記得阿爺名大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啖衆聞咸笑景頻爲王僧辯所破將走王偉按劒諫曰自古豈有走天子今宮中衛士尚可一戰寧

可便走景曰我在此時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摧柳仲禮於南岸皆爾所親見也今日之事恐是天亡爾好守城吾當一決乃與百騎東走至松江乃與腹心數十人乘船入海至湖豆州舍人羊鯤殺景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勝應尅捷則隱起分明如不勝則低是日瘤陷肉中遂傳首於江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三

偏霸部十七

梁蕭方智　後梁蕭詧　蕭巋　蕭琮

陳陳霸先

蕭方智

梁書曰敬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郡王二年出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為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至自尋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劒二十人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横與戰敗績之横死王僧辯率衆出屯姑熟七月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採石濟江入于京師以帝為皇太子九月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丙午帝即皇帝位十月詔改承聖四年為紹泰元年大赦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郡公以司空陳霸先為尚書令尊所生夏貴妃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太平元年正月大赦四月齊軍水步入丹陽縣至秣陵故治六月齊潜軍至蔣山北至玄武湖司空陳霸先授衆軍節度大破之七月陳霸先進位司徒九月改元大赦除司徒陳霸先為丞相録尚書事二年四月齊遣使請和八月加丞相黄鉞領太傅劒履上殿九月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陳公備九錫之禮十月禪位于陳奉帝為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史臣曰梁季横潰喪亂屢臻當此之時天曆去梁敬皇高讓將同釋負焉

後梁蕭詧

後梁宣帝諱詧昭明太子第三子也封岳陽王授雍州刺史孝元被西魏所害詧遂為魏附庸稱大定元年以蔡大寶為相時人比劉備遇孔明詧性不好酒尤惡見婦人篤信佛法謂尚書宋如周曰卿可謗經如周蹴踏上子六切自陳懼而出以告蔡大寶寶曰卿當不謗餘經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經云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且長故戲之耳詧居處殘毀干戈日用在位八年憤恨而殂年四十四子巋立

蕭巋

明帝諱巋宣帝第三子也聰明有器識大定元年為太子宣帝崩太子即位號天保元年十五年周武帝平北齊得傳國璽巋入周賀武帝大會群臣及諸蕃客周武自彈琵琶令故齊主高緯起舞達摩支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勝緯舞訖勸巋巋乃起舞周武曰梁主乃能為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自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武大悅周武指齊氏故臣叱列長叉謂巋曰是登陴罵朕者巋曰長叉未能抱桀翻敢吠堯周武大笑初雖禮接巋未深知之至是巋承間乃陳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屬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周武亦為歔欷自是禮遇日深賜雜繒百段馬五匹并賜齊宮伎女還歸國執巋手曰待破突厥必送梁王歸江東巋途經古跡莫不駐馬賦詩以敘其懷至于江陵凡三十首女為秦晉王廣妃在位十四年而殂

蕭琮

琮明帝太子也既立赦其封內改元廣運琮性寬仁有大

度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明年隋文徵琮入朝琮率其臣二百餘人朝于長安羣臣辭于送客堂琮下馬二執別莫不殞涕既至隋文帝留之使崔弘度將兵攻江陵江陵不守於是國廢

陳陳霸先

陳書曰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長興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潁川寔玄孫準晉太尉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為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倜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所推服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

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大同初新喻侯蕭映為吳興太守甚重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及映為廣州刺史高祖為中兵參軍隨之鎮映令高祖招集士馬衆至千人仍命高祖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為交州刺史以裒刻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逆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冏等不時而進皆敗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冏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江南督護沈覬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遂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閤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高祖而觀之其年冬蕭映卒明年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高祖為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

楊瞟四杪南討十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瞟推高祖為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澈湖於屈獠界立砦緝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㵎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賊衆大潰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其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密議誠嚴三年七月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縊于閤下高祖迎蕭勃鎮廣州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偲等率千餘人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悅說高

祖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以君疏外詎可闇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此太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蒙國成造往聞侯景渡江即欲赴援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崇方岳已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猶賢乎已乃降後旨使人慨然僕行計決矣憑為披述乃遣使間道往江陵稟承軍期節度湘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六月高祖備嶂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遣主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灨石魚梁高祖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遷仕奔寧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侯尋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

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寧都人劉
藹等資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
萬人據白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三月
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南康高祖斬之承制命高
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餘如故六月高祖發自南
康觀者數萬人是時承制遣征都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
侯景八月僧辯軍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
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軍乏食高祖先貯軍糧五十
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帝
立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袞奉表于江陵勸進十
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
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楊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
餘並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萬人強弩五千張舟

艦二千乘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
禮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湓
城會高祖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軍次蕪湖
侯景城主張黑弃城走三月高祖與諸軍進尅姑孰仍次
蔡州侯景登石頭城觀望形勢意甚不悅謂左右曰此軍
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船舫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
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諸將未有所決僧辯
遣杜崱問計於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
坐韋粲之在清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望之表裏俱盡肆
其凶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
請先往立柵高祖即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城
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
路景率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乃命諸將分

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徐度領弩手二
千橫截其後賊乃却高祖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悉力乘
之賊退據其柵景儀同盧暉略開石頭北門來降盧主戴
晃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尅其四城賊復還殊死
戰又盡奪所得城柵高祖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柵而入
賊復散走景與百餘騎弃矟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景衆
大潰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遣腹心取其二
子而遁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景將郭元建會元建奔齊
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僧辯啓高祖鎮京口五月齊
遣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
衆七萬填塹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自率萬人
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弓弩亂發齊平秦王中流矢死
斬首數百級齊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歸遣記室參軍

劉本仁獻捷于江陵承制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
餘並如故及王僧辯率衆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高祖代
鎮楊州十一月湘東王即位于江陵改承聖元年明年湘
州平高祖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高祖司空餘如故十一
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州請晉安王
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牋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
自潯陽入居朝堂給高祖班劍二十人四年五月齊送貞
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晉
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請納貞陽侯也高祖以爲不可遣
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從高祖居常憤歎
密謂所親曰武皇雖盤石之宗遠布四海至于尅雪讎恥
寧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

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寄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爲賞賜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部列將士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高祖步軍至石頭前進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與其弟三子頠相遇俱出閣左右尚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尋至僧辯衆寡不敵走登城南門樓高祖因風縱火僧辯窮蹙乃就擒是夜絞僧辯及頠景午貞陽侯遜位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巳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壬子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劍鼓

吹並如故仍詔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震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反高祖命周文育衆攻載于義興龕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義興二年正月癸未誅杜龕于吳興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鐵武率舸艦備江川仍頓梁山起柵三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內盪主黃叢逆擊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高祖遣定州刺史沈泰吳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四月丁巳高祖詣梁山軍巡撫五月甲申齊兵發自蕪湖景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巳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

於大司馬門外白獸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兵還京師癸未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周文育侯安都頓白土崗旗鼓相望都邑震駭高祖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陳粟萬斛六月壬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幕府山高祖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帳內麾下出幕府山南與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七月景子詔授高祖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爲公

增邑并前五千户并給油幢皂輪車是月侯瑱（伽旬）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歡（姃王表）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是日詔高祖食安吉武康二縣合五千户九月進高祖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牋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見龍跡自大里至象闕亘三四里庚申詔追贈高祖考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義興郡公謚曰恭十月甲戌勑丞相自今入問訊可施別榻以近扆坐二年正月壬午進高祖位太傅加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并給羽葆鼓吹一部丙申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

討之九月詔進位相國揔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十月進高祖爵爲王又命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辛未梁帝禪位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封梁帝爲江陰王賜民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丙子輿駕幸鍾山祠蔣帝廟戊寅輿駕幸華林園親覽辭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謚前夫人錢氏號爲昭皇后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删定郎治定律令戊子迁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夏四月甲子輿駕親祠太廟乙丑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弔祭司空監護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備辦以梁武林侯蕭諮息季卿嗣

爲江陰王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起太極殿甲寅太極殿成匠各給復十二月庚申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率百僚朝前殿拜上牛酒甲子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导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即日輿駕還宮丙寅高祖於太極東堂宴羣臣設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三年春正月己丑青龍見于東方丁酉夜大雪及明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表稱白雪見于州江南岸長數十丈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丈所通身潔白衣服楚麗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于軍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切覩）孝勱六月戊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柬簡等三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京師甲午衆師凱歸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堂哀甚癸卯高祖臨訊獄省訟是夜熒惑在天尊高祖疾又甚景午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纂甲寅迁殯于太極殿西階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葬萬安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三

偏霸部十八

陳
陳蒨
陳伯宗
陳頊
陳叔寶

陳蒨

陳書曰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長子也少
沉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
高祖甚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帝夢兩
日闘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黄其大如斗世祖因三
分取一而懷之侯景之亂鄉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獨保家
無所犯時亂日甚乃避地臨安及高祖舉義兵侯景遣使

收世祖及衡陽獻王世祖乃密裹小刀冀因入見而害景
至便屬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軍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
矣會景敗世祖乃得出赴高祖營起家為吳興太守高祖
受禪立為臨川郡王邑二千戶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
育侯安都敗於沌口高祖詔世祖入衛軍儲戎備皆以委
焉尋命率兵城南晥胡戶切永定三年六月景午高祖崩遺
詔徵世祖入纂皇統甲寅至自南晥入居中書省其日即皇
帝位於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離
萬國率土崩心若喪考妣龍圖寶曆眇屬朕躬運鍾擾攘
事務機務南面須主西讓禮輕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
可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為天嘉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立者賜穀人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
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輿駕親祠南郊二年春正月庚
戌大赦天下十二月立始興國廟於京師用王者之禮太
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
及榷酤之稅並施行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
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輿駕親祠南郊二月甲子改鑄五銖
錢三月景子安成王頊至自周詔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
軍置佐吏是歲周所立梁王蕭詧死子巋丘軌切代立天康
元年春二月景子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日昃劬勞思
弘景業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疾患淹時元陽累月百
姓何咎寔由朕躬念茲在茲痛加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
嘉七年為天康元年三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頊為尚書令夏四月乙卯皇孫
至澤生在位文武賜絹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癸
酉世祖疾甚是日崩于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

不救脩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
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漸以為遺恨
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翊內外叶和
勿違朕意山陵務存儉速大斂竟群臣三日一臨公除之
制率依舊典六月甲子群臣上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葬
永寧陵

陳伯宗

陳書曰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世祖嫡長子也永
定二年拜臨川王世子世祖嗣位立為皇太子天康元年
四月世祖崩即皇帝位二年春詔大赦天下改光大元年
孝悌力田賜爵一級輿駕祠南郊二年十一月慈訓太后
集群臣於朝堂令降為臨海王遜還藩邸是日出居別第太
建二年薨時年十九

陳頊

陳書曰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大通二年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大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高祖子姪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爲直閣將軍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總與高宗有舊每同遊處高宗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返乃見高宗身是大龍總便驚走時在關右永定元年遙襲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戶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尋授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進號驃騎將軍餘如故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六年遷司空天康元年授尚書令廢帝即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給班劍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劍履上殿增邑并前三千戶餘如故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是歲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改光大三年爲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異等殊才並加策序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冬十月新除左衛將軍歐陽紇據廣州舉兵反辛未遣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率衆討之壬午輿駕祠太廟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黃法𣰰(其於切)爲中護大將軍丙午輿駕親祠太廟二月癸未儀同章昭達擒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廣州平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

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僕射辛酉輿駕親祠南郊辛未親耕藉田二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訖太建元年逋餘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五年三月詔大都督吳明徹統衆十[illegible]白下[illegible]月[illegible]剋[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高[illegible]六[illegible]其明[illegible]又[illegible]朕嗣纂鴻基思弘經略上符[illegible]下[illegible]人[illegible]大拯淪溺芟夷蕭周凱捷相繼拓地數千連城將百蠢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匿)出陰私將帥軍人罔顧刑典今使特法嚴除仁聲載路且肇元告慶邊服來荒始覲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右淮北南司霍光歷陽臨江等郡士民罪無輕重悉皆原宥七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南郊四月乙未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表各二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八月周遣使來聘是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輿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龍見于南兖州永寧樓側池中二月癸亥輿駕親耕藉田三月丁未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即隷近州賦給田宅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八月甲子青州義主朱顯宗等率所領七百戶入附丁卯輿駕幸太社觀閱武十一月詔建子令月微陽初載應此加辰宜播寬澤可大赦天下甲午周遣柱國梁士彥率衆至肥口

戊戌周軍進圍壽陽以新除中衛大將軍楊州刺史始興王叔陽為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並自拔還京師譙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沒于周矣十四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上謚孝宣皇帝廟號高宗葬顯寧陵

陳叔寶

陳書曰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黄奴高宗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生于江陵江陵陷高宗遷關右留後主于穰城天嘉三年歸京師立為安成王世子太建十四年正月高宗崩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宮曰弘範立妃沈氏為皇后七月辛未大赦是月江水赤色如血自京師至于荊州九月設無㝵[illegible]大會於太極殿

捨身及乘輿服御至德元年正月詔大赦改太建十五年為至德元年二年十二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色隆隆若雷聲後主在東宮好學有文藝及即位[illegible]又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illegible]孔貴人[illegible]並複道[illegible]婦人[illegible]又以孔貴人等八人侍從尚書令江總孔範等十八侍宴號曰狎客上令八婦人襞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曙所司皆因閹人奏事主者由此擅作威福軍旅器備並皆不修任用沈客卿施文慶等以苛刻為忠於是文武離心莫肯用命隋文帝謂高熲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曰吾將行天討何密之有使投柹於江彼若能改吾又何求乃遣晉王廣為元帥以討之及聞隋軍臨江孔範曰必無渡理但恣妓樂縱酒作詩不輟明日隋軍濟江陵文武百寮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當之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既軍人窺井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叫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賀若弼呼後主視之惶懼汗流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亦無勞恐懼三月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鄴至長安後主已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絕隋文宣詔讓後主後主伏地不能對乃宥之給

賜甚厚每侍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言叔寶願得官號隋文曰叔寶絕無心肝監守又言叔寶日飲一石少有醒時隋文曰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巡狩邙山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封禪書并上表請封禪隋文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嘗侍宴及出隋文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飲酒作詩將此功夫何如思安邊討業初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高熲至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豈天亡也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終於洛陽在位七年年五十二歲

史臣曰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羣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

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爲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離臨機不悟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覩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材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躭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慾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顔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走丸順流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爲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寥遇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五

皇親部一

摠序后妃　人皇后　庖犧母
神農母　黄帝母　黄帝四妃
顓頊母　顓頊妃　帝嚳四妃
堯妃　舜母　舜二妃
夏禹母　禹妃　帝相后
桀妃　契湯母　湯妃
帝乙妃　紂妃　周大王妃
王季妃　文王妃　武王妃
宣王后　幽王褒后
秦始皇太后

久遠院

摠序后妃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后入御史奏雞鳴于階下（夫人告白也）然後夫人鳴佩王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闢門也）（闢朝啓門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正也）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成婦道也。又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又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又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又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又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
多也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又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又曰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鄭玄注曰后之言後也
又婚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以德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天下之婦順故內
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
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治理此之謂
盛德
白虎通曰天子之妃謂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
謂君也明海內之小君也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
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興也以塗山而桀放也用妹喜殷
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
嫄及大任大姒而幽王之擒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
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

后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傛華充衣各有爵位而
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
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
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
千石比中更充衣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
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
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
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
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駿肚衕
應劭漢官曰皇后稱椒房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美
其繁興以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氣也猶天子赤泥殿
上曰丹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
又曰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紐
又曰皇后太子各食三十縣曰湯沐邑○五經要義曰古
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
女史書其日授其環以進退之法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
當御者以銀環進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者陽也
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
也
後漢書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
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

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
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王晏
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
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
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
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
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
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
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明
德中興斲彫爲樸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
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
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

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已下
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
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
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
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
合遂志淫蠱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
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
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
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
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
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
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

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敘略同一揆
魏志曰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
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
好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
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
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又曰黃初三年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已後羣臣不得奏事太
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授茅土之爵以
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蔡邕議后父不應
拜后曰天性之至父子之道人倫之序君臣之義世至因
親故情禮無二義序緣敬故尊爵無上易曰有父子然後
有君臣有君臣然後禮義生焉故資父事君敬之至也君不
以貴而臣其所尊故子爵不加於父也夫以帝王之尊猶無臣

妾父母之義況后從尊於帝而令母執臣妾邪而鄭玄復
云公朝與歸寧別有二制尊卑迭用拜揖更牙亦未詳斯
議爲何所據○晉張華女史箴曰茫茫造化二儀始分散
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
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
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
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
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
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
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

貴隆隆者墜釁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歡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
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
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
期女史司箴敢告無姬

後魏書曰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世崇儉質
妃嬙嬪御率多闕焉唯以次第爲稱而章帝思昭穆惠煬
列入帝妃后無闕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
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品次太武始增左右
昭儀及貴人椒房

後魏書曰後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
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
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

北史曰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文帝創基修衽席以儉
約武皇嗣歷節情欲於嬙嬖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
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
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皁榮之所及無問險
詖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
帷而拖青紫緣恩倖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
趙李之傾城曾未足比其驕縱也人厭苛政其事實多文
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隋文居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
室旁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
略依周禮省減其數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
麗飾陪從醼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

人皇后

春秋命曆序洛書摘亡辟曰人皇兄弟九人別長九州雖
良地精女出爲之后謂良封所推也

包犧母

河圖曰燧人之世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帝系譜
曰伏羲十月四日人定生母華胥孝經河圖云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時

神農母

春秋元命苞曰女登生神子人面龍顏始爲天子
孝經鉤命決曰任姒感龍生帝魁魁神農名
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登少典
妃遊華陽有龍首感之生神農於裳羊山娶奔水氏女曰
聽訞婧生帝臨女子

黃帝母

河圖曰黃軒母曰地祇之子名附寶之郊野大電繞北斗
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轅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母曰附寶其先即炎
帝母有蟜氏之女少典氏婚及神農之末少典氏又娶附
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
帝於壽丘千室云二十五月命生黄月

黃帝四妃

史記曰黃帝娶西陵氏女是爲累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
其後皆有天下
漢書古今表曰黃帝妃方雷氏生玄囂是爲青陽妃累祖生
昌意妃彤魚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蒼林
帝王世紀曰黃帝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累祖次
妃方雷氏曰女節次曰彤魚氏次曰嫫母
列女傳曰黃帝妃曰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
賢心每自退餘同呂氏

顓頊母

河圖曰搖光之星如虹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帝顓頊

史記曰昌意娶蜀山女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黃帝崩高陽立是爲顓頊

帝王世紀曰昌意生妃謂之女樞金天氏末生顓頊於弱水（搜神記同）

顓頊妃

世本曰顓頊娶于滕墳氏（宋忠注曰墳音）之子謂女祿是生老童（帝系云[illegible]滕奔氏同）

帝嚳四妃

河圖曰慶都與赤龍合生帝於伊堯（世紀云堯母姓）

毛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萇）（毛詩）[illegible]

毛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茀土芒芒

春秋元命苞曰周本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跡生后稷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之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常有黃雲覆蓋之夢食不飢（天帥）以年二十寄伊長孺家無夫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有赤龍負圖至署曰赤帝起成天寶即慶都之翼之野奄然陰風雨龍與慶都合有身龍消不見乳堯（本書）

史記曰嚳娶陳豐生放勳（云堯母十四月生堯帝王世紀搜神記同）

又曰后稷棄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說欲踐之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以爲神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棄

毛詩生民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本后稷私姜嫄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嚳）

史記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遺其卵簡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

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元妃有邰國之女曰姜嫄是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簡狄是產契次妃曰陳豐是生帝堯次妃曰娵訾產帝摯

帝王世紀曰娵訾班在四人下生摯最長故登帝位

堯妃

世本曰堯娶散宜氏子謂之女皇（宋忠曰是生丹朱帝系漢書同）

帝王世紀曰女瑩生丹朱（漢書亦云女瑩）

舜母

河圖著命曰女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

史記曰舜母早死瞽叟更娶後妻生象傲

舜二妃

尚書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禮記曰舜葬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帝俊妻娥皇生焉

帝系曰舜娶于帝堯謂之曰女匽

列女傳曰有虞二妃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舉舜爲相攝行王政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受禪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事瞽瞍猶若初焉天子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謂之湘君

尸子曰堯妻舜以娥媵之以皇娥皇衆之女英

離騷九歌湘夫人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帝子謂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道死於湘水者因爲湘夫人也）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下

夏禹母

河圖著命曰脩紀見流星意感生帝文命我禹興

周禮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薏苡生

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紀夢接生禹父(命使之星謂流行)

世本曰鯀娶華氏曰女志是生高密禹(帝系云產文命云同)

禹妃

尚書咎繇謨禹曰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辛日娶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塗山女史記同)

山海經曰太室嵩高成陽西啓母化爲石在焉

帝王世紀曰禹始納塗山氏女曰女媧合婚於台桑有白狐九尾之瑞至是爲攸女故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是也

列女傳曰啓母塗山者夏禹之妃塗山之女也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

呂氏春秋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南音南土(以過)(理成之)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作歌曰候人實始作南音也

帝相后(少康二世所見)

左傳曰伍員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也)生少康焉澆求之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

楚辭曰迫少康之未家留有虞之二姚

桀妃

洛書錄運法孔子曰逢氏抱小女末喜觀帝孔甲悅之以爲太子履癸妃

國語曰桀伐蒙山而得末嬉

紀年曰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閒夏

帝王世紀曰末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爲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

列女傳曰夏桀末喜者夏桀之妃也桀伐有施有施女以末喜(以女妻人曰女)

殷湯母

河圖著命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湯

湯妃

帝王世紀曰湯娶有莘爲正妃

列女傳曰湯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伊尹爲之媵臣佐湯

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太位

帝乙妃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賤不得立立少子辛辛母正后嗣

帝王世紀曰帝乙二妃生四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少曰受德辛庶妃生箕子初啓母之生啓及仲尚爲妾及立爲后乃生紂

紂妃

史記曰紂伐有蘇有蘇人以妲己女焉紂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武王殺之斬以玄戈懸之小白旗(世本又載)

列女傳曰妲己者殷紂之妃也紂伐有蘇有蘇女以妲己美而辯用心邪僻辛比於體戚施於貌紂好酒淫樂不離

妲己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

周大王妃

毛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又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摯國任姓）

史記曰古公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大姙皆賢婦人生子曰昌

王季妃

列女傳曰大姜者太王之妃有台之女曰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

河圖著命曰大姙夢長人感己生文王

毛詩曰思齊大姙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列女傳曰太姙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懿誠莊維德之行及其有娠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放言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姙教以一而知其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姙爲能胎教

文王妃

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篤生武王（篤厚也大姒生聖子武王）

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論語泰伯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理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列女傳曰大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

武王妃

左傳曰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杜預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也）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虞唐叔之名）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帝王世紀曰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于內生太子誦

宣王后

璅語曰元妃獻后生子不恒其月而生后弗敢舉王召羣吏問將弃之仲山甫曰天將以是棄周棄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從乃弗棄

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

幽王褒后

毛詩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孽謂褒姒也）

又曰正月刺幽王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國語曰夏之衰也二龍止於夏庭而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韋昭曰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倮而譟之化爲玄黿入王後宮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見後宮童妾所

弃妖子聞其啼哀而收之夫婦亡奔於襃襃人有罪請入所弃女是爲襃姒幽王愛之生伯服廢申后而以襃姒爲后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不笑烽火大鼓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數舉烽申侯怒與西夷犬戎攻殺王虜襃姒(史記列女傳注同也)

列女傳曰幽王出入與襃姒同乘獵不時以適襃姒意

秦始皇太后

史記曰呂不韋所幸姬有娠而進之子楚生秦始皇是爲太后

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爲長信侯長信侯生兩子毐專國事驕奢與侍中左右貴人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呼曰吾乃秦皇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與我亢鬬者走行白始皇始皇大怒毐因作亂戰棫陽宮始

皇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兩弟囊撲殺之皇太后置之棫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謁于王遂以千乘萬騎自迎太后歸咸陽太后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稱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茅君之力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六

皇親部二

漢太上昭靈后　高祖呂皇后
高祖薄皇后　孝惠張皇后
孝文竇皇后　孝景薄皇后
孝景王皇后　孝武陳皇后
孝武衛皇后　孝武李皇后
孝昭趙太后　孝昭上官皇后
衛太子史戾后　史皇孫王悼后
孝宣許皇后　孝宣霍皇后
孝宣王皇后　孝元王皇后
孝元傅皇后　信都馮太后
孝成許皇后　孝成帝趙皇后

孝哀丁太后　孝哀傅皇后
孝平母衛姬　孝平王皇后

漢太上昭靈后

詩含神霧曰含始呑赤珠刻曰玉英生皇(玉類英文也)有後赤龍感女媪劉季興

春秋握成圖曰執嘉妻含始游雒池赤珠出刻曰玉英呑此者爲王客以其年生劉季爲漢皇(爲王客者爲王者賓客)

史記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帝王世紀曰太上皇名執嘉妃曰媪爲昭靈后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於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后黃鄉今小黃縣也

高祖呂皇后

漢書曰高祖后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後漢王得定陶戚夫人愛幸生趙王如意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邪乃召趙王欲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灞上入挾趙王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早起太后伺其獨居使持鴆飲之迨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數月召惠帝視人彘帝視

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后治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

高祖薄皇后

漢書曰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魏豹立爲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曹參等虜魏王薄姬輸織室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趙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　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娠歲中生文帝高帝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出從子之代代王爲帝尊爲皇太后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告祠高廟曰高皇呂后不宜配食薄太姬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太后于園

孝惠張皇后

漢書曰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呂后崩大臣正之以非孝惠子誅之孝惠后廢處北宮

孝文竇皇后

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

宮會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乃求其主者願歸清河而主者誤寘於代籍中竇姬泣涕而行及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子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爲皇后景帝立爲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以尊其術

孝景薄皇后

漢書曰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 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

孝景王皇后

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初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母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奪于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夢日入其懷中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

微也景帝即位立爲皇后男爲太子景帝崩武帝即位爲皇太后也

孝武陳皇后

漢書曰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妃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

漢書武帝陳皇后退居長門宮司馬相如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得幸頗爲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頌以奏主上皇后復得親幸

孝武衛皇后

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賤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子十餘人飾置家帝祓灞上（祓除也於灞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悅既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歡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皇后（據即戾太子也）

孝武李皇后

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傾國佳人不可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若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讓之曰貴人獨不可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迺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絕愛絕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迺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且畏惡吐弃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

孝昭趙太后

史記曰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即昭帝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衛太子廢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將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云問左右曰人言何云左右

對曰人言以爲且立其子何爲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莫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

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妊身十四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其生門曰堯母門昭帝即位追尊爲皇太后

漢武故事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從上至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爲陛下生一男男七歲妾當死今年必死宮中多蠱氣必傷聖體言終而臥遂卒既殯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發冢室棺無尸唯履存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列仙傳曰鉤翼夫人姓趙少好學沉靜病臥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望氣云東方有貴人氣推而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鉤而手尋拳生昭帝既而帝害之殯尸不臭而香數月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衣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

孝昭上官皇后

漢書曰孝昭上官皇后隴西上邽人祖父桀因材力親近爲侍中昭帝始立年八歲帝姊鄂邑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后父安因主親近丁外人聞之長公主召入爲婕妤月餘爲皇后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侯後桀謀反發覺后以火不預謀亦以霍光外孫不廢宣帝即位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戾后

漢書曰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史皇孫王悼后

漢書曰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

孝宣許皇后

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爲暴室嗇夫廣漢有女平君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門歐侯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張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爲媒介遂與曾孫及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

漢書宣帝即位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議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旨白立許婕妤爲皇后

孝宣霍皇后

漢書曰孝宣霍皇后光女也母顯既使女醫陰殺許后顯因爲女成君衣補治入宮

漢書曰孝宣許后起微賤登至尊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及霍后立亦循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

而禮之皇后與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絶矣

孝宣王皇后

漢書曰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少時好鬭雞宣帝在人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每欲適人所當適者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爲婕妤霍皇后廢後上憐太子蚤失母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朴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元帝即位爲皇太后成帝即位爲太皇太后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號太皇太后爲邛城太后年七十餘崩以父奉光封邛城侯故號之

孝元王皇后

漢書曰孝元王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賀字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皆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

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illegible]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illegible]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麓之墟即沙麓地也後八十年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雅君禁生女政君即元后也初母李親姙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常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乃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皇后擇後宮可以娛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強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送政君於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娠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元皇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皇后哀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以莽爲大司馬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平帝年九歲常被病太皇太后臨朝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旨舜素謹飭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代既無以報受人寄託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爲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

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以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泣涕莽欲脅之迺出璽投之地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絶之於漢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

孝元傅皇后

漢書曰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内温人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

漢書曰孝元傅皇后帝即位爲婕妤甚有寵爲人有才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

信都馮太后

漢書曰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就館生男拜爲婕妤父奉世婕妤内寵與傅昭儀等

建始中上
漢書曰元帝建始中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
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好直前當熊
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
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
嘆以此倍敬重焉

孝成許皇后

漢書曰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
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侍送者還
白太子欣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
久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
至即帝位常寵於上後宮稀得進見久之皇后寵亦益衰
而後宮多新愛姉平安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
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

孝成帝趙皇后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號曰飛鷰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鷰而說
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父臨
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為皇后後寵以衰而弟絕幸
為昭儀居昭儀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
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謂璧中之橫帶）承藍田璧
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

孝哀丁太后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太
后建平二年丁太后崩起陵恭皇之園王莽秉政乃奏貶
傅太后號曰定陶恭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
復奏恭王母及丁姬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禮有改葬
謂發王母及丁姬冢徙歸定陶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
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椰作冢祠以太牢既
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
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恭王
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莽踰制度今
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共王母及丁姬
椁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椁代去珠
玉葬丁姬媵妾之禮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掘平
恭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時戒
云時有羣鷰數千銜土投冢中

孝哀傅皇后

漢書曰孝哀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
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帝崩王莽白太后令孝哀皇
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
園自殺

孝平母衛姬

漢書曰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曰子豪子豪女弟為宣帝
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
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生平
帝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
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顓國權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
京師乃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王后莽長子宇非莽隔
絕衛氏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
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莽篡國廢為家
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即真以嬰爲定安公王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后時年十八爲人婉㜲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廼號爲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豫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焚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七

皇親部三

東漢

光武郭皇后　光武陰皇后
孝明馬皇后　孝章母賈貴人
孝章竇皇后　孝章梁皇后
孝隱宋皇后　孝和陰皇后
孝和鄧皇后 曹大家附　孝德左皇后
孝安閻皇后　孝安李皇后
孝順梁皇后　孝沖母虞貴人
孝質母陳妃　孝崇匽皇后
孝桓梁皇后　孝桓鄧皇后
孝桓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孝靈何皇后
孝靈王皇后　孝獻伏皇后
孝獻曹皇后

光武郭皇后

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眞定槀人也安陽思侯昌女曰聖通世祖至眞定納聖通有寵世祖即位聖通爲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二年貴人立爲皇后彊爲太子是後后寵衰數懷怨懟廢二十八年薨葬北陵

光武陰皇后

續漢書曰光武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名麗華宣恩哀侯陸女也陸卒後女年十九兄識嫁與世祖納后於宛當成里以后性寬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男爲東海王十七年郭皇后廢后立爲皇后十九

年太子強廢東海王爲太子
東觀漢記曰上微時過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遂納后於宛

孝明馬皇后

續漢書曰孝明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新息侯援之女后年七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御出入授計一以貫之諸家莫如其母不知其家事獨后所爲也後聞之咸驚異焉母嘗使善卜者相后曰此女必當大貴遂爲帝王妃然而少子建武二十八年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是見寵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宮以帥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夫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帛御者禿裙不緣性不

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窓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誠言不宜晨起因陳風邪霧露之誡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讀楚辭尤善賦頌疾其浮華聽翦輒摘其要讀光武皇帝紀至有獻千里馬寶劒者上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歎息也時有楚獄囚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慮其多濫承閒爲上言之上惻然感動於是上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所得聞后志在克己奉上不以私家奸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兩弟黄門郎訖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黄門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章帝即位后爲皇太后下詔告三輔二千石無得令馬氏婚親因權託屬奸亂吏治犯者正法以聞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蒼頭衣綠構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絶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政教不嚴而從以躬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視內以娛樂外以先女功太后崩合葬顯節陵

東觀漢記曰后長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結三匝復出諸髮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后素謹慎小感慨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閣後殿深以自過起居不忻至正月當上原陵言我守備不精慙見原陵不上

陳思王畫讃序曰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顧而笑

孝章母賈貴人

續漢書曰孝明賈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之姨女孝章皇帝之母也初選入後宮爲貴人生章帝馬后無子帝既生而馬后母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也但患養之不勤愛之不至耳若能愛如己子則孝敬亦如親生矣於是馬后待章帝過於所生章帝感養育之恩遂專名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家不蒙舅氏之寵

孝章竇皇后

續漢書曰孝章章德竇皇后右扶風平陵人竇勳之女后生二歲呼卜相工見后皆言大貴有容貌才能母泚陽公主欲內之帝聞后有才色數以問諸家建初二年后與女弟隨主入見長樂宮進止得適人事脩備舉事長樂宮下至侍御貢獻問遺皆得其忻心太后異之亦可焉入掖庭

見北宮章德殿后性敏給稱譽日聞太后亦緣意明年有
司請立長秋宮遂立爲后有寵專固後宮先是宋貴人生
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心忌害之皆誣以扶邪媚道後
以憂卒

孝章梁皇后

續漢書曰孝章恭懷梁皇后安定烏氏人也父竦建初中
以女二人選入宮有寵其弟産孝和皇帝竇后母養欲隱
絶梁氏初和帝生竦兄弟不蒙忻喜竊私相賀語言漏泄
傳聞竇后惡之遂作蜚語誣陷以惡詔書傳考竦死漢陽
獄家屬徙九真二貴人以憂死永元九年竇太后崩竦長
女嫕上書自陳上遂見嫕泣涕問訴賞賜舍宅財物以二
貴人葬有闕改殯之于承光宮小貴人尊號曰皇太后與
姊貴人合葬于西陵上謚曰恭懷皇后儀比敬園追爵謚
竦爲褒親愍侯徵還竦家屬

敬隱宋皇后

續漢書曰敬隱宋皇后右扶風平陵人當陽穆侯揚之女
也兩女皆有才能令色永平末俱選入宮配皇太子皆寵
明帝崩太子即位是爲章帝姊妹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小
貴人生皇子慶二歲立爲皇太子後竇后幸廢爲清河王
至永元九年竇后崩清河王上書求上貴人家又爲外祖
母求詣洛陽治病詔書聽之殤帝崩清河王子立是爲安
帝鄧太后崩安帝追尊小貴人曰敬隱后

孝和陰皇后

續漢書曰孝和陰皇后吳房侯綱之女也后爲人聰恵有
才能永元四年選入掖庭爲貴人以託先后近屬故有異
寵立爲皇后自和熹鄧后入宮後陰后寵衰怨恨后外母

鄧朱數出入后所有言后與朱共挾蠱賜后策遷于桐宮
以憂死葬臨平亭部

孝和鄧皇后　曹大家附

續漢書曰孝和和熹鄧皇后太傅高密侯禹之孫平壽敬
侯訓之女也訓有五男三女長鷙次京悝弘閶女燕次綏
綏即后也次容番辛有子女娥甫在繈褓時后年十二傷
娥早孤養視撫育慈恩深至后七歲讀論語十二通詩諸
兄讀經輒難問微旨志在書傳母非之曰當習女工以供
衣服今不是務汝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意則縫綖極女
工事暮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内外皆號曰諸生父訓
心異之永元四年呼相工蘇大相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
法也貴不可言七年中復與諸家女俱選入宮姿容窈窕
進退辭令粲然有異與衆女殊八年十一月己卯后入掖

庭爲貴人諸兄除郎中后時年十六德冠後宮后性恭肅
小心承事陰后夙夜兢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下之上深嘉
焉遂有特寵后自入宮遂博覽五經傳記圖讖内事風雨
占候老子孟子禮記月令法言不觀浮華申韓之書上每
欲官秩后諸兄弟輒爲推讓孝和世騭裁虎賁中郎將京
悝弘閶黄門郎和帝未崩數失皇子皇子生養於民間羣
僚無知者及和帝崩是日倉卒上下憂惶后乃收歛皇子
皇子勝長有微疾殤帝生百餘日后欲自養長立爲皇子
其夜即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帝在襁褓皇太后臨朝建元
元年三月太后崩丙午合葬順陵

東觀漢記曰后年五歲太夫人爲剪髮夫人年老目冥并
中后額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言夫人
哀我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及爲太后時宮中亡

大珠一篋太后念欲下掖庭考問之恐有無辜僵仆者乃
親自臨見宮人閱問動𥦗顔色開示恩信宮人即時首服
不加鞭箠不敢隱情宮人驚咸稱神明

曹大家附

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
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
其七表及天文志未及竟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
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
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預聞政事作女
誡七篇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
著賦頌銘誄論疏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
家讚焉

孝德左皇后

續漢書曰孝德左皇后安帝母也父仲男犍爲武陽人后
兄聖伯爲妖言伏誅父母同産皆没官后長掖庭有令色
賜清河王王大悦特親幸自媵妾已下莫能與比六年生
男爲清河太子卒葬當利延延平元年殤帝崩清河太子
爲皇帝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帝左姬曰孝德皇后

孝安閻皇后

續漢書曰孝安安思閻皇后河南滎陽人侍中長水校尉
暢之女也有才能令色立爲皇后安帝崩閻后皇太后與
兄顯定策禁中立濟北王少子北鄉侯爲皇帝奉後以其
年少欲久專政於是太后稱政永建元年崩諡安思后合
葬恭陵

孝安李皇后

續漢書曰孝安恭愍李皇后以宮人侍上見幸生順帝爲
閻后所妬見鴆物故瘞葬城北帝即位左右以聞更以禮
殯永元二年葬共陵諡曰愍皇后

孝順梁皇后

續漢書曰梁皇后大將軍商女后有光景之祥及長聰叡
仰承兄姊俯接弟妹恩情周悉既有女功之巧尤好史書
學問之事九歲能誦孝經論語通韓詩大義略舉女傳
列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異焉選入掖庭相工茅通
見之大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常見於是
以爲貴人恩寵日崇乃白上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
爲義蓋詩人螽斯之福則百斯男之祚所由興也願陛下
思天行之普逮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
是上愈善之益親顧焉陽嘉元年立爲皇后冲帝在襁褓
太后攝政和平元年崩羣臣奏諡曰順烈皇后合葬憲陵

孝冲母虞貴人

續漢書曰孝順虞大家孝冲皇帝母也遭冲質仍夭政在
梁氏故與質帝母俱抑而無號嘉平四年小黄門趙祐議
郎卑整言上孝冲皇帝母虞大家質皇帝母渤海陳夫人
皆誕生聖帝未有稱號今禮盛明當以母氏序載外戚朝
廷之恩臣子極賤尚有追贈況二母見存而徒曰大家夫
人非所示後進母以子貴之義上感其言即日拜大家爲
貴人使中常侍持節就國授印綬

孝質母陳妃

續漢書曰樂安陳夫人孝質皇帝母也家本魏郡以以伎
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梁冀欲專國權令帝母不得至京
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靈帝拜夫人爲孝王妃

孝崇匽皇后

續漢書曰蠡吾侯博園匽貴人者桓皇帝母也上年十四襲父蠡吾侯翼爵即帝位追尊父為崇皇陵曰博陵匽夫人為崇園貴人和平元年有司上言為孝崇皇后即授印綬宮曰永樂

孝桓梁皇后

續漢書曰孝桓懿獻皇后順烈后之女弟也字女瑩上始即位備禮儀納綵葉舊令娉后納采乘馬束帛如孝惠孝平故事娉后黃金二萬斤永初四年立為皇后時太后秉政皇后擅寵後宮太后崩後后恩積衰後宮姬孕若産皇子后輒隨嫉害少有得全育者然終身亦無子後見御轉希至延熹二年以憂恚崩葬懿陵

孝桓鄧皇后

續漢書曰孝桓鄧皇后字猛女母宣本微初適郎中鄧香

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上誅后兄冀等立猛女為皇后惡梁姓之同改姓亳氏後姓鄧氏后特尊驕忌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乃廢之凡立七年以憂死葬於北邙

孝桓竇皇后

續漢書曰孝桓竇皇后章帝竇后之族孫大將軍武之女也孝靈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臨朝武以宦者放縱日久謀悉誅除廢其官上欲獲忠節下副論者數入禁中進白太后太后以為此皆天所生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典常故何可廢耶但當誅惡耳中常侍管霸頗聞其語結謀誅武武自殺太后歸長樂宮熹平元年六月崩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

續漢書曰河間慎園董貴人孝靈皇帝母也靈帝即皇帝位追尊父長為孝仁皇帝陵曰慎陵董太夫人曰慎園貴人及竇太后歸政還長樂宮迎貴人到京都奉璽綬上尊號為孝仁皇后稱永樂宮竇太后崩後永樂后數至前省與上相見與於政事中平六年上棄天下永樂后兄子重為驃騎將軍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勢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憤恚詈罵曰汝欲怙大將軍耶敕驃騎斬大將軍頭來何太后以告進進收重免官爵重自殺后憂怖病還河間崩合葬慎陵

孝靈宋皇后

續漢書曰孝靈宋后帝敬宋貴人之從孫執金吾酆之女無寵而又當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惡誣以祝詛上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獄以憂死父兄弟皆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闥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收葬后及酆父子於皐門亭宋氏舊塋

孝靈何皇后

續漢書曰孝靈靈思何皇后南陽宛人也以良家子選入掖庭見幸姙身就館生男為貴人父眞前卒召貴人同父兄何進為郎中靈帝崩何皇后子辯立為皇帝后為皇太后進為錄尚書事紹謀誅廢中官進以紹計白太后太后不聽以為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柰何令我楚楚與士人共事乎及董卓屯顯陽議以為太后迫永樂后令崩逆婦姑之節遷太后于桐宮太后暴崩羣臣奏謚曰靈思皇后合葬文陵

孝靈王皇后

續漢書曰孝靈靈懷王皇后孝獻帝母王璋女也才明聰敏能書會計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光和三年中夏幸姙身后怖畏何皇后服藥欲除姙胎安不動又后數夢

負日遂不敢擧四年三月癸巳生上庚子渴飲米粥遂暴
薨上歸於庭暴室嗇夫朱直擁養獨擇乳母歲餘於樂后
自將護至三歲靈帝閔上早失所生追思后令美乃作追
德賦令儀頌陵曰文昭陵起墳文陵園北

孝獻伏皇后

續漢書曰孝獻伏皇后琅邪東武人侍中輔國將軍不其
侯完女也后坐與父完謀爲奸書謗國不道上收后下暴
室詔獄憂死兄弟皆伏誅

張璠漢紀曰曹操入其二女於宮貴人誣伏氏氏爲亂使
御史大夫郗慮伏節收后后被髮徒跣走而執上手曰不
能復相活耶上大驚號哭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
曰郗公天下寧有此乎左右莫不流涕遂殺后也

曹瞞別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
壞戶發壁牽后出

孝獻曹皇后

續漢書曰孝獻曹后丞相魏王操女也名憲建安十八年
上納操二女憲節於後宮皆以爲貴人明年伏后薨憲爲
皇后二十年獻帝禪位於魏憲拜山陽公夫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八

皇親部四

魏武宣卞皇后　文甄皇后
文郭皇后　明毛皇后
明郭皇后　晉宣穆張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懷王太后
懷深太后
元帝夏侯太妃
虞皇后 荀氏附
明帝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
康帝褚皇后
簡文鄭皇后
孝武李皇后
王皇后
安帝陳太后
恭帝褚皇后

魏武宣卞皇后

魏志曰武宣卞皇后琅邪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
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微服東
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在洛者皆歸后止之
曰曹君吉凶未定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
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

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命后養之
文帝爲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忻
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
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甚耳亦何當賜遺乎長御還見
以語太祖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改節是最爲難二十四
年拜爲王皇后文帝踐祚尊后曰太后稱永壽宫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
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爲太后見外親
不假以顔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勉也
帝爲太后弟秉起第及成太后幸弟請諸家外親設下厨
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文昭甄皇后

魏志曰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父逸上蔡令后
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
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世今
亂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
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建安
中袁紹爲中子熙納后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
帝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遣使
賜死葬于鄴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又別立寢廟太和
元年追封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
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
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舅氏親疎高下叙用各有差賞
賜累巨萬
魏書曰甄后每寢寐家中髣髴見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
共怪之相工劉良相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
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戲馬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
之后獨不行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
后言汝當作女博士耶后荅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覽前
世成敗以爲已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及爲皇后寵愈隆而
彌挹損每因閑宴常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
獲斯可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喜焉

文郭皇后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后少而父
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
亂流離没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宫后有智
數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爲
夫人及踐祚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遂立爲后黃
初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

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
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
便移止奈何明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宫

明帝毛皇后

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河内人以選入東宫明帝時爲平
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輦及即位立爲皇后初明帝爲
王始納河内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下太后慰勉
焉虞氏曰曹氏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嘉本典車工
卒暴富貴舉動甚蚩騃（五駭切）語輒自稱侯身人以爲笑帝之
幸郭皇后也后愛寵日衰景初元年帝遊後園召才人以
上宴樂左右宜延皇后帝不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
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
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

明帝郭皇后

魏志曰明帝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寧宮值三主幼弱宰輔親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太后然後施行毌丘儉鍾會等假其命以爲亂焉景元四年崩

晉宣穆張皇后

晉書曰宣穆皇后張氏諱春華高祖同郡人也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初高祖辭仕以風痺不能起居曝書遇雨高起收書家唯一婢見之后懼言語泄漏乃手殺之而自執爨爲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武帝受禪追尊爲太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晉書曰景懷夏侯皇后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預籌畫魏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以鴆崩武帝登祚始加號謚

文明王皇后

王隱晉書曰文明皇后王肅女秉德清身體行純和八歲誦詩論特精喪服苟有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朗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惜不爲男每居大喪常身不勝衣及鍾會見任言於文帝曰會好爲事端寵過必變太始元年尊曰皇后宮曰崇禮自即尊位眷戀素業忽弃華麗四年薨

晉書曰后諱元姬年十二祖朗薨后哀慼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

武元楊皇后

晉書曰楊元后父炳言后相貴故文帝爲武帝娶之生惠帝武帝疑惠帝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帝採諸葛沖等五十人入殿呈露面常衣令后選取后不取端正唯取長白時卞藩女有美色帝舉扇鄣面語后曰藩女可右后曰藩三世皇后不宜枉以卑位其中者以絳紗繫臂遂取胡芳芳啼哭左右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壯其言父奮聞女中亦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在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帝拜芳爲貴嬪元后疾甚見上素敬胡夫人恐立之又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從妹男消有德色不足復娶異姓帝許之崩于光明殿

武悼楊皇后

晉氏后妃列傳曰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消武帝繼室也太傅楊駿女咸寧二年即后位婉嫕(音翳)有才色映椒房寵禮尤隆后無子賈庶人爲太子妃時數以肆情忌妬失帝意帝遠始絜之事欲廢爲后爲妃陳請曰賈公有勳於王府猶將數世宥之況賈妃親則其子夫妬忌亦婦人之常事不足以一眚而忘大德帝納焉是駕尊曰皇太后賈庶人五日一朝后既喪所天常有慼容庶人謂不悅在己愈自嫌及星辰有變占於母家不利殿中典兵中郎孟觀等遂進勸庶人有先唱者有福後發者受禍庶人遂陷誅后父駿三族及內外新屬遷后於永寧宮賈庶人尋諷百僚奏

太后廢爲庶人母龐付廷尉行刑詔初欲宥之卒不可奪奏太后截髮稽顙稱妾請母於賈庶人而龐遂見刑后不勝憂哀崩於幽宮春秋三十有四謚曰武悼皇后

晉後略曰賈后既殺楊庶人於金墉城又信妖巫謂人既死必訴怨於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以合塟之

惠帝賈皇后

王隱晉書曰后諱南風武帝謀太子婚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元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女有五可賈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長白賈女種妬少子醜而短黑郭槐多齎寶物於后遂娶南風八年將納妃帝知太子不慧故試之盡召東宮官屬作飲食而密封詔使太子決停信侍之賈妃大懼召人荅詔草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荅

詔引義必責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荅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荅得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武帝大喜賈妃酷妬手擊數人或以刀戟擲孕妾子乃墮地上大怒治金墉城將殺之趙粲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洛陽尉部小吏忽有好物尉疑爲盜召詰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師卜當得城南年少厭塞暫是相煩尋重報小吏從之上車下帷內着簏箱中行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忽見樓閣好屋問此何處云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三十五六短小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日共宿得此衆物賈氏親疎聞其形狀如是賈后慙而去尉亦解意云時他人多殺之不出唯此小吏以愛得出賈后詐有身內藁物爲產遂取妹夫韓壽兒謐之謀闇所生故弗顯

賈庶人臨廢還哭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當自廢詔賜死

沈約宋書曰齊王冏入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又問曰誰起事冏曰梁趙后歎曰繫狗當繫其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晉後略曰載賈后以廢車出承明東掖東門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

惠羊皇后

臧氏晉書曰惠羊皇后諱獻容太山南城人也父玄之字弘獻永康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夜中有火永興元年河間王顒使將張方廢后於金墉城七月陳昕等唱伐成都王復后位八月張方又廢后十一月張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與二年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賜

后死劉暾等上表后得免帝還洛迎復后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懷帝即位尊后爲惠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朕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爲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嘗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附

晉書曰謝夫人名玖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未知帷房之事乃遣玖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忌之求還西宮遂生愍懷乃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及

愍懷遇酖玫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玫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太后

臧氏晉書曰懷王皇太后諱媛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崩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

梁皇后

臧氏晉書曰梁皇后諱蘭璧安定人也祖鴻李儀同三司父芬司徒后初爲豫章王妃懷帝即位爲皇后永嘉中沒胡賊

元帝夏侯太妃

晉書曰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父莊淮南太守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耶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元帝立稱王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耶國初有讖云銅

馬入海建業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矣

元敬虞皇后 荀氏附

晉書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父豫元帝爲琅耶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太興三年冊贈皇后璽綬祔于太廟

晉書曰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伷音宙由是虞后所忌漸見疏薄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懷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帝庾皇后

晉中興書曰明穆皇后庾氏諱文君左將軍琛第三女也后少以珪璋特異令儀淑美故中宗爲肅祖納焉初爲世子妃仁和有禮深見敬重后生顯宗成皇帝顯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后辭讓數四不得已遂臨朝攝萬機蘇峻作逆王師敗績后以憂逼崩時年三十三

成恭杜皇后

晉書曰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成帝以后弈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后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昏者輒中止及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康帝褚皇后

晉中興書曰康獻皇后褚氏字蒜子太傅裒之女也后聰明有器識以名家女入爲琅邪王妃生孝宗穆皇帝孝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泰元元年太后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九年崩于顯陽殿

簡文鄭皇后

晉中興書曰簡文宣太后鄭氏諱阿春滎陽人先適田氏生一男夫又亡后依於舅吳氏中宗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遊後園有見之者言於中宗曰鄭氏女雖嫠居賢於吳氏遠矣遂以德色納爲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中宗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出恐姊既爲人妾無復求者中宗從容謂劉隗曰鄭氏有二妹卿可求佳對使不失舊

隗舉其從子備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園夫人咸和元年薨

孝武李太后

晉書曰孝武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廢黜早夭其後諸姬絶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宫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宫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帝聞異焉遂生孝武帝

王皇后

晉中興書曰孝武定皇后王氏字法惠寧康三年中軍將軍褚冲侍中王康奏晉陵太守王藴女天性柔順恵心塞淵儀度既同四業允備且盛德之兆羙善先積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肅進六宫母儀天下故烈宗納焉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藴於東堂具説后過狀令加訓誡藴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

安帝陳太后

晉中興書曰安德太后陳氏松滋人也諱歸女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羙色能歌彈入宫初爲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

恭帝褚皇后

晉書曰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熈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祔

葬冲平陵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八

後魏

叙后事

魏神元竇皇后　文封皇后
桓雖皇后　平文王皇后
昭成慕容皇后　獻明賀皇后
道武慕容皇后　道武劉皇后
明元姚皇后　明元杜皇后
太武赫連皇后　太武賀皇后
景穆閭皇后　文成馮皇后
文成李皇后　獻文李皇后
孝文林皇后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馮皇后　孝文高皇后

叙后事

後魏書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報母劬勞之恩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

魏神元竇皇后

後魏書曰神元竇皇后没鹿回部大人賓之女賓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其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使勇士於中營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曰后暴崩速侯等驚走赴因執而殺之

文封皇后

後魏書曰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後早崩桓帝立乃葬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毋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次妣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雖皇后

後魏書曰桓帝后雖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曰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平文王皇后

後魏書曰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平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内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祝曰若天祚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雲中金陵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慕容皇后

後魏書曰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元眞之女也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智沉厚善決斷專理内事多從建國二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賀皇后

後魏書曰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宫生太祖苻洛之内侮也后與太祖及故臣民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與太祖避賊而南轄失轄后懼仰天告曰國家胤冑豈正爾絶滅也唯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而免難其後劉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埿妻知之密以告后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飲顯使醉之向晨故驚廐中羣馬使起視馬后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也故顯不使急追太祖至賀蘭部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埿家匿神車

中三日元湛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去皇
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盛樂金陵追尊謚配饗焉

道武慕容皇后

後魏書曰道武皇后慕容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後入充掖
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后帝從羣臣議后鑄金
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孟為漂陽君後崩

道武劉皇后

後魏書曰道武宣穆皇后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為夫人生
華陰公主後生明元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鑄金人不成
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
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謚號配饗太祖自
此後宮子為帝母加正位配饗焉

明元姚皇后

後魏書曰明元昭哀皇后姚興女也興封西平長公主太
宗以后禮納之後為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
帝寵幸之出入居處如后焉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
當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加謚葬雲中金陵

明元杜皇后

後魏書曰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
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太宗即位拜為貴
嬪太常五年薨謚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號
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後甘露降於
后廟庭高祖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婦人外成理
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
使罷祀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
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為世祖母性仁慈勤撫

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為保太后後
尊為皇太后真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謚曰惠葬崞音郭山
從后意也初后嘗謂左右曰吾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
禮以從園陵北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
崞山建碑頌德

太武赫連皇后

後魏書曰太武皇后赫連氏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
及二妹俱為貴人後立為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賀皇后

後魏書曰太武敬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為夫人生恭宗神
麚始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謚配饗太廟

景穆閭皇后

後魏書曰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選以
入東宮有寵真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
尊號謚葬於雲中金陵是時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
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
功高宗即位為保太后尋尊為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
崩謚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

文成馮皇后

後魏書曰文成文明皇后馮氏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郡
公母樂浪王氏生后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
入宮世祖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
宗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
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號泣而臨之
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即位尊后為
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二居于諒闇太后密定

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爲之也承明元年尊號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寡幼纂寶曆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音至鳥傷生之類宜放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是時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遊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本親緦麻皆受復除

素儉性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太后多智略猜忌能行大事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之間便爲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誓李沖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賜賚不可勝數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讌羣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率羣臣上壽於太后忻然自歌高祖亦和歌遂命羣官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而參之以示無私也十四年崩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雌雉集于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毀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於永固陵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靈宮石室至今猶存號曰千年堂

文成李皇后

後魏書曰文成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也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云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內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侍太后後問后后云爲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生顯祖拜貴人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李皇后

後魏書曰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

也姿德婉淑年十八選入東宮顯祖即位爲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孝文林皇后

後魏書曰孝文貞皇后林氏平涼人叔父金閭起自閹官有寵於常太后位至尚書射平涼公金閭兄勝爲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爲定州刺史未幾爲乙渾所誅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荀音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廢后爲庶人

孝文廢皇后

後魏書曰孝文廢后馮氏太師熙之女太和十七年立爲后高祖遵經與禮后及夫人嬪已下接御皆以次進車駕南

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伐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熙兄
誕薨高祖為書慰以叙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
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
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
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為內主譖構百端尋詔廢為庶
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為練行尼

孝文馮皇后

後魏書曰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也母曰常氏本微賤得
幸於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
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
其一早卒后有姿媚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
家為尼高祖猶留念焉歲餘而文明太后崩高祖服終後
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疾痊除遣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

至寵愛過本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為左昭儀後立
為皇后後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閹官高菩薩私亂及高
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為其心腹
中常侍劇鵬諫而不從憤懼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
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后求婚於高
祖高祖許之而公主志所不願后欲強婚之有日矣公主
密與侍婢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見高
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因駭愕未之全信
而祕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乃具言其事此後后漸憂
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
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令者許賞報不貲謡乃取三
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為左道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
慮還見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託參起居皆賜之衣服

殷勤託寄勿使漏泄亦令雙蒙充行皆其信者也唯小黃
門蘇興壽密陳委曲高祖問其本末勅以勿泄至洛執問
菩薩雙蒙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高祖臥含溫室夜引
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
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
陳狀又讓后曰汝母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啓
高祖勅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后猶不言高祖
乃令以緜堅塞整耳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
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呼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爾
嫂今乃他人俱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
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汝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高祖深
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
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

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后及二王出乃賜后辭訣
再拜稽首泣涕歔欷令宿東房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
後宮久乖陰政自絕于天若不早為之所恐成漢末故事
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可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
高祖崩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
走呼不肯引決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殯以后禮謚曰幽
后葬長陵營內

孝文高皇后

後魏書曰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妹也父颺母蓋氏
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高祖初乃舉室西歸達龍城鎮
表后德色婉豔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見后
姿貌奇之遂入掖庭年十三初后之幼也曾夢在堂內立
而日光自窗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

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祖之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遂撫念慈愛有加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謚曰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祚追尊配饗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大姒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徧暉孤塋弗祔先帝孝感自衷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呂尊薄禮申漢代又詔曰文帝昭皇太后尊配高祖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然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

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遷還置蛇舊處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三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

皇親部六

後魏宣武于皇后　宣武高皇后

宣武胡皇后　孝明胡皇后

西魏

孝武高皇后　文帝乙弗后

郁久閭后　廢帝宇文后

恭帝若干后

東魏孝靜高皇后

後周

文元皇后　文叱奴后

閔元后　明獨孤后

武阿史那后　孝李后

宣楊后　宣朱后

宣陳后　宣元后

宣尉遲后　靜司馬后

隋文獨孤皇后　宣華夫人

煬帝蕭皇后

後魏宣武于皇后

後魏書曰宣武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親政事烈時為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為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為皇后謁于太廟后靜默寬容性不妬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沒其后暴崩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太陵謚曰順皇后

宣武高皇后

後魏書曰宣武高皇后文昭弟偃之女也世宗納爲貴嬪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妬忌宮人稀得進御及肅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瑶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太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喪還瑶光佛寺葬殯皆以尼禮世宗暮年高后悍（音旱）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餘年皇太子全育惟肅宗而已

宣武胡皇后

後魏書曰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之女后母皇甫氏産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性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

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人講禁中積數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也惟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有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慎護爲擇乳母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視焉及肅宗踐祚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令以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冲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故式門下召禮官博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帷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illegible]音）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祠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射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勑造申訟車時復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而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肅宗詩曰恭己無爲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親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後幸左藏公主嬪女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尋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

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勑示文武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婬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自劉騰死叉又寛怠太后與肅宗及高陽王雍爲計解叉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惏（[illegible]音）鄭儼寵私宮掖勢傾海内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始於此矣及武太元年尒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沉於河水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寺武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焉又曰靈太后頗事莊飾數出遊幸元順面諍曰禮婦人夫喪

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音餌)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曰千里相從豈欲衆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

孝明胡皇后

後魏書曰孝明胡皇后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也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肅宗頗在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肅宗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女范陽盧道約女隴西李瓚等女俱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太切后既入道遂居於瑤光寺焉

西魏孝武高皇后

後魏書曰孝武皇后高氏齊神武長女也帝見立乃納爲后及帝西幸關中降爲彭城王妃

文帝乙弗后

後魏書曰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涼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瓌後三世尚公主女乃多爲王妃甚見貴重父瑗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母淮陽長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文帝納爲妃及帝即位以大統元年册爲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無嫉妬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惟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時新都關中務欲東討蠕蠕(音軟)冠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爲尼悼后猶懷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祕禁外無知之者六年春蠕蠕舉國渡河前驅已過而頗有言虜爲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顏以見將帥耶乃遣中常侍曹寵賫手勑令后自盡后奉勑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訣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爲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入自覆而崩年三十一瘞於麥積崖爲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郁久閭后

後魏書曰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長女容貌端嚴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通好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爲貴后之來營幕戶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匹駝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簿文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王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爲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后懷孕將產居於瑤華殿聞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曰此爲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爲文后之靈產訖而崩年十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至鹿苑帝輼(音溫)輬(音涼)後來將就次所軸折不進

西魏廢帝宇文后

後魏書曰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產之日有

雲氣蕭室芬氣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既廢崩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

恭帝若干后

後魏書曰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長樂公正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納之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後出家為尼在佛寺薨竟無謚

東魏孝靜高皇后

後魏書曰孝靜高皇后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為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侍中司空孫騰司空公襄城王旭（祖一）兼尚書令司州牧西河王悰（嬪赤）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宮官侍衛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為山王妃

後周文元皇后

後周書曰文元皇后魏孝武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遇后無禮帝殺歡改封后馮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閔薨祔葬成陵

文叱奴后

後周書曰文叱奴后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高祖即位後尊為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己酉崩四月丁巳葬固陵

閔元后

後周書曰閔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閔帝為洛陽公尚焉及踐祚立為皇后帝被廢后出俗為尼高祖誅晉公護上帝尊號為愍帝以后為孝愍皇后號崇義宮隋氏革命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獨孤后

後周書曰明獨孤后太保衛公信之長女也帝在藩納為夫人帝即位立為王后在位數日崩葬昭陵世宗崩與后祔葬之

武阿史那后

後周書曰武阿史那后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突厥嬬（而恕）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十數萬於是陵逼中原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已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會雷風大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為天譴（去戰切）乃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為天元上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詔后祔葬孝陵

孝帝李后

後周書曰孝帝李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高祖幸之生宣帝宣帝即位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為太帝太后隋開皇初出俗為尼改名常悲薨以尼禮葬之京城南

宣帝楊后

後周書曰宣帝楊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立為天元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

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決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爲皇太后號弘聖皇太后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雖初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已聞昉譯已行此詔甚悅後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中殂祔葬定陵

宣朱后

後周書曰宣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帝爲太子后被選掌衣服名而幸之遂生靜帝靜帝立尊爲天元太皇后后本非良家子年又大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之故特尊崇之宣帝崩靜帝即位尊爲太后隋初出俗爲尼改名法淨後殂以尼禮葬之

宣陳后

後周書曰宣陳后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之女以選入宮拜爲德妃月餘立爲天元左大皇后帝崩出俗爲尼改名華光父山提本尒朱兆之隷仕齊爲特進開府謝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除大宗伯

宣元后

後周書曰宣元皇后名樂尚河南洛陽人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選入宮拜貴妃後立爲天元右大皇后宣帝崩出俗爲尼名華勝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

宣尉遲后

後周書曰宣尉遲皇后名熾繁蜀公迥之孫女也有美色初適杞公亮之子西陽公溫後以宗婦入朝帝逼而幸之後亮聞謀逆帝遂誅溫追后入宮立爲天元右大皇后帝崩出俗爲尼改名華道年四十殂

靜司馬后

後周書曰靜帝司馬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宣帝傳位於帝納后爲皇后隋文帝以后父消難挺身奔陳廢后爲庶人後嫁爲隋司州史李丹妻

隋文獨孤皇后

隋書曰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爲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揔百揆

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爲皇后性尤妬忌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風上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已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

宣華夫人

隋書宣華夫人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

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煬帝蕭皇后

隋書曰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巋（丘軌切）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其宇切）后躬親勞苦煬帝之爲晉王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皆不吉巋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立爲后帝每遊幸未嘗不隨侍從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唐貞觀四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一

皇親部七

唐高祖竇皇后
太宗長孫皇后（徐妃附）　高宗廢王皇后
中宗趙皇后　廢韋皇后
上官昭容　睿宗劉皇后
竇皇后　玄宗廢王皇后
武皇后　楊貴妃
楊皇后　肅宗張皇后
吳皇后　代宗沈皇后
獨孤皇后　德宗王皇后
韋賢妃　順宗王皇后
憲宗郭皇后（女學士宋尚宮附）
穆宗王太后　穆宗蕭皇后
懿宗郭貴妃　昭宗何皇后

高祖竇皇后

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摠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宮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尚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尚強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爲念但得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爲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爲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于我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

曰恨我不爲男以救舅氏之難殺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氣疾發輙危篤諸姒以太后性嚴憚謹皆稱疾而退唯后晝夜扶侍不脫衣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莫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大業中高祖爲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爲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爲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長孫皇后

唐書曰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

軍晟之女也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武德元年冊爲秦王妃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即位立爲皇后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爲之序又著論駮漢明德馬皇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誡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愼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上元元年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徐妃附

唐書曰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遍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爲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之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殁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爲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廢王皇后

唐書曰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爲晉

王妃高宗登儲冊爲皇太子妃永徽初立爲皇后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宮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武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宮將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

中宗趙皇后

唐書曰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父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中宗爲英王時納后爲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內侍省則天臨朝瓌爲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謚爲恭皇后

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追謚后爲和思莫知瘞所以皇后褘衣於陵所寢宮招魂置衣於魂轝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宮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

中宗廢韋皇后

唐書曰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中宗爲太子時納后爲妃仍擢后父玄貞爲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爲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泰永壽長寧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裹之遂名曰裹兒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爲太子又立后爲妃中興初復立爲皇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乃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

中外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日聞于外景龍四年六月帝遇毒暴崩后懼秘不發喪及臨淄王勒兵入內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爲亂兵所殺追貶爲庶人

上官昭容

唐書曰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曆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爲昭容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勑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帝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俄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

睿宗劉皇后

唐書曰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父延景陝州刺史儀鳳中睿宗居藩納后爲孺人尋立爲妃生寧王憲壽昌代國二公主睿宗即位冊爲皇后及降爲皇嗣后從降爲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譖爲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謚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惠陵

睿宗竇皇后

唐書曰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父孝諶潤州刺史后姿容婉順動循禮則睿宗爲相王時爲孺人甚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爲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長壽二年爲戶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咒詛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宮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謚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靖陵

玄宗廢王皇后

唐書曰玄宗廢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爲臨淄王時納后爲妃上將起事頗預密謀贊成大業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以父仁皎爲太僕卿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導以符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爲祭南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咒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爲比事發上親究之皆驗下制廢爲庶

人守一賜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冤復尊爲皇后

玄宗武皇后

唐書曰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攸止卒後后尚幼隨例入宮上即位漸承恩寵及王庶人廢後特賜號爲惠妃宮中禮秩一同皇后惠妃開元初產夏悼王及懷哀王上仙公主並襁褓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瑁不敢養於宮中命寧王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華二公主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薨年四十餘

楊貴妃

唐書曰玄宗楊貴妃父玄琰蜀州司戶妃早孤養於叔父玄璬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

惠妃薨帝哀悼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朞歲恩禮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天寶中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爲兄弟祿山母事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六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決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

玄宗楊皇后

唐書曰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皇帝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爲忠王后爲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心知運曆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垍開元十七年后薨葬細柳原

肅宗張皇后

唐書曰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爲天后所殺玄宗幼失所恃爲竇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父去逸天寶中選入太子宮爲良娣后辯惠豐碩巧中上旨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太子收復長安肅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違離左右宦者李靜忠啓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玄宗太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寡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產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辦

大家事肅宗即位冊爲淑妃贈父去逸左僕射母竇氏封
義章縣主乾元元年冊爲皇后肅宗崩太子監國遂移后
於別殿幽宮崩

肅宗吳皇后

唐書曰肅宗章敬皇后吳氏濮陽人后父坐事沒入掖庭
開元二十二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
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賜之而吳后在籍中容止端
麗性多謙抑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於
春明門外代宗即位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准禮以先太后祔

代宗沈皇后

唐書曰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世爲冠族父易直秘
書監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宮賜太子生男廣平王天寶
元年生德宗皇帝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

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
見之留后於宮中方經略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思
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亡代
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即位下詔遥尊爲皇
太后

代宗獨孤皇后

唐書曰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父穎左威衛錄事參軍后
以美麗入宮嬖幸專房故長秋虛位諸姬罕所進御后始
冊爲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大曆十年五月薨追謚曰
貞懿皇后殯於內殿累年不忍出宮十三年十月方葬命
宰臣常衮爲哀冊

德宗王皇后

唐書曰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秘書監德宗爲魯
王時納后爲嬪上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即
位冊爲淑妃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冊爲皇后是日
崩於兩儀殿

韋賢妃

唐書曰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初爲良娣貞元二年
冊爲賢妃性敏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深重之六宮
師其德行及德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於寢園元和
四年薨

順宗王皇后

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瑯琊人父顏儀衛尉卿后幼以
良家子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
年十三大曆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爲宣王孺人順宗外
儲冊爲良娣后言容恭謹宮中稱其德行順宗即位疾恙

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帝不能言冊禮將行復止
及永貞內禪冊爲太上皇后中和元年正月順宗晏駕五
月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宣赦太后
居興慶宮后性仁和恭遜深抑外戚無絲毫假貸訓屬內
職有母儀之風爲元和十一年三月崩於咸寧殿謚曰莊憲

憲宗郭皇后

唐書曰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駙馬都尉曖
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爲廣陵王時納后爲妃以
母貴父祖有大勳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元十一年生
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冊爲貴妃時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
族華盛慮正位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冊拜後時穆宗嗣位冊
爲皇太后敬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宣宗繼統即后之諸
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謚曰懿安祔

葬於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

女學士宋尚宮附

唐書曰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爲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旣而課爲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芳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華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荅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眞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

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教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華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爲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大和中坐駙馬沈㼚事幽若憲於外第賜死

穆宗王太后

唐書曰穆宗恭僖皇太后王氏越人父紹卿婺州金華令后少入太子宮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即位立爲妃長慶四年二月尊爲皇太后文宗即位之初號寶曆太后

穆宗蕭皇后

唐書曰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爲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生文宗皇帝寶曆二年敬宗崩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江王即位文宗踐祚之月奉冊上尊號曰皇太后武宗即位供養彌謹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諡曰貞獻

敬宗郭貴妃

唐書曰敬宗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長慶末以姿容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爲才人生晉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才人容德冠絕特寵異之俄冊爲貴妃及昭愍遇盜宮闈變起文宗即位尤憐晉王有若己子故貴妃禮遇不衰

昭宗何皇后

唐書曰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侍壽王邸姝麗多智

特承恩顧生德王裕王昭宗即位立爲淑妃乾寧中車駕在華州冊爲皇后自乾符已後盜滿天下妖生九重宮廟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斬臣內侮后於蒙塵薄狩之中贊膳無侮不離左右天祐初朱全忠逼遷輿駕東幸洛陽其年八月昭宗遇弒翌日宰相柳璨獨孤損等詐宣皇后令云帝爲宮人所害輝王祚宜昇帝位仍尊后爲皇太后遭罹變故迫以兇威宮中哭泣不敢聲聞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忠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宮知樞密宣徽副使趙殷衡素與不叶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于梁誣告云玄暉私於何太后相與盟詛誓復唐室不欲王受九錫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陽誅玄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宮又殺宮人阿秋阿虔仍廢太后爲庶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二

皇親部八

蜀
劉備甘后　穆后
劉禪張后　小張后
吳孫堅吳后　孫權步后
二王后　潘后
謝妃　徐妃
孫亮全后　孫休朱后
孫晧母何太后　孫晧滕后
前趙劉淵母呼延妃
劉淵張后　劉聰呼延后
二劉后　劉曜劉后
後趙石勒劉后
後燕慕容垂段后
宋劉裕臧后　胡婕妤
劉義隆袁后　劉駿母路后
劉駿王后　劉彧母沈婕妤
劉彧王后　陳妃
劉昱江后　劉准母陳昭華
劉准謝后

蜀劉備甘后

蜀志曰先主甘皇后沛人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先主於當陽長坂于時困逼弃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殞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宜號昭烈皇后與大行皇帝合葬制曰可

穆后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使相后云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於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延熙八年薨合葬惠陵

劉禪張后

蜀志曰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

小張后

蜀志曰後主小張皇后飛小女隨後主遷于洛陽

吳孫堅吳后

吳志曰孫堅吳夫人權之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與弟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距焉堅甚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爲婚生四男一女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理國政甚有補益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囑以後事

孫權步后

吳志曰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宮夫人性不嫉妬多所推進故久見愛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旨請追正名號乃贈皇后印綬

二王后

吳志曰吳主權王夫人琅琊人也夫人以選入宮得幸生

孫和權將立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數加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

吳志曰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在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

潘后

吳志曰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父為吏坐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身夢有以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夫人為皇后性妬媚容自始至卒譖害甚衆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張昭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病諸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

謝妃

吳志曰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寵早卒

徐妃

吳志曰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以夫人妬忌廢之以疾卒

孫亮全后

吳志曰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立為皇后孫綝廢亮為會稽王隨亮之國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后

吳志曰孫休朱夫人朱據女孫綝廢亮休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

孫皓母何太后

吳志曰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何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彭祖即皓也後徙和居新都遣使賜嫡妃張氏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月餘進為皇太后焉

孫皓滕后

吳志曰孫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娉牧女為妃皓即位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時人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中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昇平宮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前趙劉淵母呼延妃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錄曰左賢王妃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一大白魚頭有二角軒鬐躍鱗於龍門而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影非常授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自是十三月而生淵

劉淵張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錄曰劉淵皇后張氏夢日入懷寤

而告淵淵曰吉徵也愼勿言之自是十五月生聰

劉聰呼延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劉聰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貌故以配焉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爲計后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構間其中未必不禍發于今日妾常聞陛下説會隱公事一何相似竊爲陛下寒心聰深然其言於是相圖之計起矣

大劉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劉聰皇后劉氏㜽長女也字麗芳以左貴嬪立爲皇后聰將起鵄儀殿廷尉陳元達諫

聰大怒將斬之后時在後堂聞而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計當賞以美爵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自古國敗家喪未始不由婦人妾每覽古事忿之不忘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觀妾猶妾之視前人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曰朕比來得微風之患意怒不自由元達忠臣命其冠履就坐引元達以劉后表示曰外輔如公等内輔如此后朕亦何憂矣

小劉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聰后劉氏㜽小女字麗華童齒聰惠膚髮眀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每止之輒誦彌甚與諸兄爭論經義理旨超然諸兄常深歎謝性孝友善風儀進止如珪璋焉以貴嬪立爲皇后殷二女四孫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聰並納之自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建元中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長闊于平陽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劉后産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須見隕肉之傍劉氏卒僞謚武宣皇后乃失此肉哭聲亦止

劉曜劉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録曰劉皇后侍中昶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手垂過膝髮與身齊姿色才德邁於列后

後趙石勒劉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後趙録曰石勒劉皇后侍中閭之妹後部胡人也勒納之於胡關美色有特寵張犴反於襄城后抽劒斬之勒頼后而濟后性惠有幹助理軍國之務有呂

氏輔漢之風然嚴整貞婉容裕不妬忌過之也石弘即位尊爲皇太后與彭城王堪謀殺石虎謀泄虎殺之

後燕慕容垂段后

崔鴻三十國春秋後燕録曰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光禄大夫儀之女后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爲庸人之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之婦鄰人聞而笑之内黄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麟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踟躕以擇良配垂稱燕王垂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皇后卒如其志

宋劉裕臧后

沈約宋書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后適高祖生會

稽宣長公主高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
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爲親屬請謁晉義熙
四年正月甲午卒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
還葬丹徒

胡婕妤

宋書武帝胡婕妤諱道安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納生
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高祖踐祚追贈婕妤大
祖即位上尊號曰章皇太后

劉義隆袁后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
夫湛之庶女也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太子劭及東陽獻
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
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十万因此恚恨甚深

稱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迴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
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
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六上甚悼痛之詔永壽太守顏延之
爲哀策文其文甚麗也

劉駿母路后

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
選入後宮生孝武拜爲淑媛年既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藩
世祖入討元兇淑媛留守尋陽上即位有司奉尊號曰皇
太后第休之並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休之等財物
家累千金居處器服與帝子相侔尋崩時年五十五遷殯
東宮改東宮門題曰崇憲宮

劉駿王后

沈約宋書曰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元
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山陰公主世祖在藩后甚
有寵上伐凶逆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大明四年率
六宮躬桑于西郊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
崩于含章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寧陵

劉彧母沈婕妤

沈約宋書文帝沈婕妤諱容姬納後宮爲美人生明帝拜
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年四十世祖即位追贈湘東國
太妃太宗即位上尊號爲皇太后

劉彧王后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上嘗宮
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懽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
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
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爲樂外

舍之爲懽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廢帝即位尊
爲皇太后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
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煑藥左右止之曰
若行此事官家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交會帝曰汝語
有大理乃止孝建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四

陳妃

沈約宋書曰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屠家女也太妃家
在建康縣東家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見之賜錢三萬
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
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即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宮賜太
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尋又還生廢帝故民
中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踐祚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
晉孝武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姬

劉昱江后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太始五年太宗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強蔭卜筮最吉爲太子納爲太子即位爲后帝既廢降爲蒼梧王妃

劉准母陳昭華

沈約宋書曰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人也太宗晚年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入宮及生男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爲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

劉准謝后

沈約宋書曰順帝謝后諱梵境光祿大夫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二

皇親部九

齊蕭道成母陳后　蕭道成劉后

蕭昭業母王后　蕭昭業何妃

梁蕭衍母張后　蕭衍郗后

丁貴嬪　阮脩容

蕭綱王后　蕭繹徐妃

陳陳霸先章后

陳蒨沈后　陳頊柳后

陳叔寶沈后　張貴妃

北齊高歡婁后　爾朱太后

高澄元后　高洋李后

高演元后　高湛胡后

高緯斛律后

齊蕭道成母陳后

蕭子顯齊書曰宣孝陳皇后諱道正臨淮東陽人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之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太祖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我於此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建元元年重追尊孝皇后

蕭道成劉后

蕭子顯齊書曰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父壽之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呑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后嬰卧家

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適太祖嚴整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棲其上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

蕭昭業母王后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瑯耶臨沂人建元元年為南陽王妃四年為皇子妃無寵太子為宮人製新麗衣服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為皇太孫太妃鬱林王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

蕭昭業何妃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之女后將拜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性婬亂為妃時與外姦通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為王妃

梁蕭衍母張后

梁書曰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即文帝從姑宋元嘉中嬪於太祖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謚曰獻

蕭衍郗后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人云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適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隷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為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建武五年高祖為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明年歸葬南徐州武進縣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梁公詔贈后為梁公妃高祖踐祚追崇為皇后

丁貴嬪

梁書曰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為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祗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為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為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

阮脩容

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後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為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為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內寢時年六十七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即位追崇為文宣太后

蕭綱王后

梁書曰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瑯琊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安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䂮妙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蕭繹徐妃

梁書曰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既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投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

陳陳霸先章后

陳書曰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吳興烏程人也本姓鈕父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姓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騎侍郎后母蘇氏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而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詞高祖自廣州南征交阯命后與衡陽王昌隨世祖由海道歸于長城侯景之亂高祖下至豫章后爲侯景所囚景平高祖爲長城縣公后拜夫人及高祖踐祚永定元年立爲皇后高祖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召世祖入纂世祖即位尊后爲皇太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冊尊后爲皇太后二年三月景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

陳蒨沈后

陳書曰世祖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州事參軍后年十餘歲以梁大同中歸于世祖高祖之討侯景世祖時在吳興景遣使收世祖及后景平乃獲免高祖踐祚永定元年后爲臨川王妃世祖即位立爲皇后

陳頊柳后

陳書曰高宗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侯景之亂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以長城公主之故待遇甚厚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后與後主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城王妃高宗即位立爲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高宗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女及即位拜爲貴妃甚有寵幸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吳媼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當此之時新失淮南之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病瘡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以後主之命實皆決之於后後主瘡愈乃歸政焉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一年薨于東都時年八十三葬洛陽之芒山

陳叔寶沈后

陳書曰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儀同三司憲侯君之女也母高祖女會稽穆公主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

服畢每至歲時朔望恒獨坐泣涕哀慟左右內外咸敬異焉太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爲皇后后性端靜寡嗜慾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初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后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旣薄而張貴妃寵傾後宮後宮之政並歸之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佛經爲事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詞文甚酸切隋煬帝每所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

張貴妃

陳書曰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選入宫是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後主見而悅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爲貴妃妃性聰惠甚被寵遇後主每引見貴妃與賓客遊宴貴妃薦諸宮女預焉後宮等咸德之競言貴妃之善由是愛傾後宮又好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妖巫使之鼓舞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妃必知之以白後主由此益重妃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軍陷臺城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妃於青溪中橋

北齊高歡婁后

北齊書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娉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旣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閫閾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

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以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疎忌諸王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令廢立孝昭即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改姓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年六十二合葬義平陵

爾朱太妃

北齊書彭城太妃爾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爲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尒朱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邪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爲尼神武爲起佛寺天保初爲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

高澄元后

北齊書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

公主文宣受禪尊為文襄皇后

高洋李后

北齊書曰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為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

高演元后

北齊書曰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為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為皇后帝崩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

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閹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高湛胡后

北齊書曰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為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鴞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為皇太后

高緯斛律后

普門院

北齊書曰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為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為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為尼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四

皇親部十

昭儀　夫人　貴人　婕妤　[illegible]充

普門院

昭儀

漢書外戚傳曰武帝制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位次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漢書曰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河內人少為上官太后才人元帝進幸有寵為人才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

漢書曰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父奉世為執金吾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昭儀

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男立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宮名在長安城）

又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廢立為皇后後寵小衰而弟更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

魏志序曰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昭儀婕妤

容華美人明帝又置淑妃昭華
後魏書曰世祖左昭儀文明皇后馮氏之姑父卽坐事誅
后遂入宮昭儀雅有母德鞠養教誨年十四高宗踐極選
后爲貴人皆是昭儀撫訓之力
又曰孝文馮昭儀廢后馮氏姊也高祖還洛后恩遇甚厚
昭儀先以疾病文明太后遣還家爲尼太后崩服終高祖
重引爲左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
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厚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帝遂廢后爲
庶人昭儀寵愛過本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後遂立爲
皇后
沈約宋書曰漢元帝制昭儀世祖省之晉泰始二年又置
昭華昭儀等以備九嬪也
崔鴻三十國春秋前趙錄曰嘉平二年立司空王育女爲

左昭儀尚書令任顗女爲右昭儀
晉書載記曰石勒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
侯貞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
務簡賢淑不限員數
西京雜記曰趙后腰體弱善行步進止女弟昭儀不能及
弱骨豐肌尤工笑語爲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西京賦曰增昭儀於婕妤賢旣公而復侯
唐書曰高宗六年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長孫無忌屢言
不可帝後召于志寧等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
后御等以爲如何志寧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
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
后

夫人

周禮注曰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
官職者矣
禮記婚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
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
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旣御着
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着右手陰也旣御而復故
此女史之職也
史記曰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娙（紫娥日五耕反）娥秩
比中二千石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
夫人自請武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來前

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
形貌體狀不足以當人主於是有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
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眞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
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之號焉
又曰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崩惠帝
立呂后爲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
戚夫人舂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
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
耳飲以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又曰高帝薄姬文帝母也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
曰先貴無相忘也而管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

此兩美人相與笑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王心悽然憐遵
姬是日召而幸之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
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
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不可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
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
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
閔焉圖畫其形甘泉宮齊人少翁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
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不
得就視上愈益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
姍姍其來何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自爲作賦以傷
悼夫人

又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閒武帝巡狩過
河閒望氣者言此室有奇女天子氣使召之既至女兩手
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是得幸號曰拳夫人
後漢書曰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聲伎入孝王宮得幸
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
魏志曰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
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
妤有容華有美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太和中始復命
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
夫人位次皇后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有智數時有所獻納文帝之爲嗣后
有謀焉太子即位后爲夫人
王隱晉書曰胡芳以選入宮父奮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
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後拜芳夫人元后臨終
有命先來臨者有賞胡夫人自排人匿前辭訣咸寧二年
立皇后楊氏封父駿臨晉侯駿漸驕慢奮語駿卿恃女更
豪也與天家作婚者未有不滅門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也
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增損
後魏書曰明元昭哀皇后姚興之女太宗以后禮納之後
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出入居處
禮如后焉
晉中興書曰簡文宣皇后鄭氏字阿春滎陽人也先適渤
海田氏生一男夫亡后依舅濮陽吴氏中宗爲丞相敬后
先崩將納吴氏女爲夫人后及吴氏女並遊後園有見之
者言於中宗曰鄭氏雖嫠居賢於吴氏遠矣遂以德色納
爲夫人甚有寵

沈約宋書曰晉武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
夫人位視三公
晉起居注曰有司奏今月九日當拜鄭夫人后婕妤捷儀
注應服雀釵桂襈
列仙傳曰鉤弋夫人右手拳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鉤
而手尋伸生昭帝既而帝害之殯尸不臭而香數月昭帝
既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屨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
改爲弋廟有神祠焉
西京雜記曰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擁夫人倚瑟而
絃歌畢泣下流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望歸
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爲之後宮齊唱常入雲霄
又曰戚夫人以百煉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
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又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內時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王如意爲言高祖思之或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輙倚夫人夫人擊筑高祖自歌大風詩以和之

又曰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又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貴人

東觀漢記曰光烈陰皇后上即位立爲貴人上以后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輙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

又曰章帝宋貴人時竇皇后內寵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譖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疎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爲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

暴卒

又曰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爲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後漢書曰順烈梁后永建三年與姑俱入掖庭時年十三太史卜兆得封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爲貴人常時被引御從容辭曰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又曰桓思竇后延熹八年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以聖等九女皆爲貴人

東觀漢記曰申貴人生孝穆皇帝趙夫人爲穆皇后匽夫人生桓帝帝既立追謚趙夫人爲穆皇后匽夫人爲愽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愽園匽貴人履高明之懿德皆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

又曰孝桓帝鄧后字猛父香早死猛母宣改嫁爲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城君孫壽之舅也壽引進令入掖庭得寵爲貴人故冒姓爲梁氏

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聖通世祖至眞定納聖通有寵世祖即位以爲貴人

魏志曰文帝納甄后於鄴有寵生明帝郭后李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

王隱晉書曰武帝臨軒拜諸葛婉爲夫人李胖爲貴人

後魏書曰文成馮后生有神光之異高祖踐極以選爲貴人

又曰文成光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也頓丘王峻妹后之

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嘗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永昌王仁得后後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發驗問皆相符同生顯祖拜貴人

沈約宋書曰貴嬪文帝所制貴人漢光武制泰始二年又省貴人置貴姬

婕妤

漢書曰婕妤視上卿比列侯

又曰孝宣皇帝之爲曾孫也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配曾孫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議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旨白立許婕妤

爲皇后

又曰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少時鬬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者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爲婕妤是時館陶主母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早失母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

又曰孝成班婕妤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 蛾而大幸爲婕妤居增城合歡宮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姬

世說曰漢成帝幸趙飛燕讒班婕妤呪詛帝乃考問婕妤

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漢書曰成帝隆於內寵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

又曰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

魏志曰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有婕妤五等

晉服制令曰婕妤銀印青綬佩朱瓊玉

婦人集曰漢元帝賜婕妤書曰問飛燕胡婕妤夫上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猶此言之眞僞之效難以欺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務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白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讒卒不能自毀婕妤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姊弟尊幸哉今過蒙譴謫老親兩弟何班婕妤報諸姪曰記言劉見元帝所賜趙婕妤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悰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頗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今汝曹自評之

後魏書曰御史中尉李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書學讀誦經傳嘗謂所親曰此女當興我家卿曹各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名納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世宗崩婕妤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四

久遠院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五

皇親部十一

嬪　世婦　御女

美人　才人　保林

女侍中　女尚書　女史

嬪

尚書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詩推度災曰關雎知原冀得賢妃正八嬪嬪婦也八婦正以內則可以化四方度

周禮天官內宰曰以陰禮教九嬪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言者文也

又曰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貞婦也婦德貞身謹也婦言謂辭令也婦容謂婉娩也婦功謂絲枲也自九嬪以下而御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也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夫人三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後反足之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玉齍玉敦黍稷器也若有賓客則從后害贊后事大喪則帥敘哭者亦如之才從右也

周禮冬官匠人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禮記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親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又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國語曰齊襄公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

漢書曰王莽備九嬪視九卿

魏志曰文帝增貴嬪位次皇后

又曰文德郭皇后文帝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采諸葛沖等女五十餘人入殿賜采女食皆憂不食帝使繆郭楊后曰可但入郭其中者以絳繫臂胡芳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之芳曰死不畏何畏陛下帝壯其言故遂敬之芳父奮聞女中亦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在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拜芳為貴嬪

晉書曰胡貴嬪名芳父奮泰始九年簡良家子以充內職拜芳為貴嬪每有顧問不飾言詞率介而荅進退方雅最蒙愛幸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常與樗蒲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芳生武安公主

王隱晉書曰又採侍御史齊國左雍女為脩儀有文才

晉書曰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拜脩儀後為貴嬪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每遊華林輒迴輦過之語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楊皇后崩芬獻誄咸寧二年納悼后芬受詔作頌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為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辭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

晉諸公讚曰舊制貴嬪夫人比三公假金紫淑媛淑儀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比九卿假銀青

晉起居注曰泰始三年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郎將宗正丞司馬攸拜滎陽園妾李琰為脩華王宣為脩容徐琰為脩

儀吳淑爲婕妤趙娫爲充華九年有司奏禮唯皇后聘以穀圭無妾媵設王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十年上臨軒使持節兼太常洛陽令司馬肇拜采女胡芳爲貴嬪又使使持節兼御史中丞太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媛爲淑妃臧曜爲淑媛芳爲淑儀趙粲爲脩華陳琇爲脩容咸寧三年拜美人左嬪爲脩儀刑蘭爲婕妤朱姜爲容華

又曰惠帝元康二年詔曰才人謝玖進爲淑妃有司奏當與三夫人以下同拜詔宜在後也永寧元年詔曰峻陽園淑妃公孫明識貞粹令進位爲貴人

後魏書曰高祖改定內官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

山海經曰對隅山顓頊葬于其陽九嬪葬其陰

左貴嬪集有離思賦相風賦孔雀賦松栢賦泣瀝頌賦納皇后頌楊皇后登祚讚功桑花頌鬱金頌菊華頌神武頌四言詩四首武元皇后誄萬年公主誄

世婦

周禮曰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宮宮中之內羞

周禮天官冢宰曰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乃充之無則闕

周禮春官曰世婦每宮二人女史二人世婦宮王者六宮女史居宮有才智者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后親帥九嬪御御謂從往侍祀也禮天子有世婦女御出帥九嬪者舉中言祠于高禖之前高禖太昊之所祀

又曰季春之月后齋戒親東鄉躬桑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向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及諸臣之妻也

禮記婚義曰古者天子二十七世婦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以太牢祀于高禖高禖祀名高禖尊也吉事先見之象蓋謂之人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故重至日因以用之簡娀以玄鳥至之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爲故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后妃率九嬪御后者天子適妻也妃配也嬪婦也御妾也周禮天子一后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以應外朝公卿大夫之數也世婦不見卑者文略御妾皆行世婦可知也右妃將九嬪女御皆會禖以祈孕妊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天子所御謂右妃以下至妾任有萌牙者也韣弓衣也祝以高禖之命飲以醴酒帶以弓韣尚使得男也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也孕妊者於高禖登位之前也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齊戒者專事於先蠶也東鄉盛德也躬桑者手三繅猶天子親耕三推也古者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卜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公桑以食之蠶事既外外成也分繭稱絲其多少所以稱故曰絲效其功此時也在孟夏於之也以供郊廟之服天子諸侯所服以祭者必右夫人所親蠶也禮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受之覲繅三盆手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故曰無或敢怠

又曰孟夏之月蠶事既畢后妃獻繭於天子進其成功也乃脩繭稅以桑爲均十而取一曰稅乃收世婦以下所蠶之稅也以桑爲平者用桑多則繭多少則繭少也貴賤長少如一貴謂世婦賤謂妾御長謂力壯者也言無尊卑老壯各自以桑爲平不得以高下爲差也

史記曰中宮天極星後勾四星末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

爵也
漢書曰軒轅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爵也
范曄後漢書曰世婦主知喪祭賓客
後魏書曰高祖改定內官世婦視中大夫
又曰宣武靈皇后胡氏初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生肅宗
明皇帝
後周書武帝建德中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賛文相華
嬪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立六宮之數劉曹已降
等級彌繁選擇遍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
雲本由耆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
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
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宜悉減省

御女

周禮天官冢宰曰女御（[illegible]義所[illegible]數御猶進也侍也）
范曄漢書曰八十一御女序于王之燕寢頒宮分務各有
典司
後漢書曰高祖改定內官御女視元士
淮南子曰孟春之月東宮御女青色衣青綵鼓琴孟夏之月
南宮御女赤色衣赤綵吹笙竽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
衣白彩撞白鍾孟冬之月北宮御女黑色衣黑彩擊磬石

美人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
美人之號焉至武帝各有爵位美人視二千石
又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過河內
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
何有對曰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
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
故也
又曰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
主女配帝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佯爲有娠取後宮
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
又曰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爲昭儀謂成帝曰我言從中宮
來即從中宮許美人兒從何生許氏竟當復立耶令許美
人有子竟負若約謂何帝曰約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
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
范曄後漢書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
備內職焉光武中興置美人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
又曰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十三選入掖庭生舞陽長公主
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冲帝早

夭梁冀秉政忌惡他族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
又曰王美人趙國人也豐姿色聰敏有才能明書會計以
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爲何后所酖靈帝思美人作追
德賦令儀頌
魏志曰漢制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皆如舊制自夫人以
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美人暨太
和中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美人視二千石
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後美人忤皓皓怒
棒殺之
沈約晉書曰夏殷以上內職無聞姬氏之隆婦官爲盛前
漢列給十四世祖受命又有美人以比職焉
後魏書曰高祖改定內官美人視三品
沈約宋書曰晉武帝採漢魏前事之制置三夫人其餘有

美人爵視千石太宗以美人爲散使
蕭子顯齊書曰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美人爲散職

才人

范曄後漢書曰和帝數失皇子鄧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

魏志曰明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明日帝見毛后后曰昨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

魏略曰明帝青龍三年於別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上轉南附爲其秩石擬百官之數

王隱晉書曰太康七年出後宮才人妓女已下百七十人歸家

又曰初惠帝幼世祖遣才人謝玖給惠帝因是有娠臨娶

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

臧榮緒晉書曰懷帝王太后諱媛姬初入武帝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也

晉中興書曰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有淑姿選入後宮爲才人

後魏書曰高祖置女職中才人視五品

沈約宋書曰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世祖又置中才人以爲散位

崔鴻三十國春秋後趙録曰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見而悅之因請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惠柔婉寵幸亞於鄭后也

保林

漢書曰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保林視百石

晉武帝起居注詔曰今出清商掖庭及諸署才人妓女保林已下二百七十餘人還家

女侍中

後魏書曰高祖置女侍中視三品

又曰陸昕之容貌柔謹尚獻文女常山公主高祖以其主婿特垂昵睠昕之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琊公主並爲女侍中

又曰于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微解書靈太后引爲女侍中

又曰靈太后妹爲元乂妻封平君拜女侍中

鄴中記曰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蟬直侍皇后

女尚書

魏略曰明帝遊宴在内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爲女尚書

省奏事當畫可

魏書曰高祖置女尚書視三品

晉東宮舊事曰迎太子妃之日諸長御皆在幄帳左右侍宮人重行東面以准女尚書西面以准女尚書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征討所得美女萬餘以爲宮人簡其有才藝者爲女尚書

女史

毛詩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也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者后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之生子月辰則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色赤貌彤管有煒悅懌女美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赤管煒然女史以悅懌妃妾之德美之也

毛詩義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

有柱下史右有女史外內各有官也

周禮曰女史八人（女史女奴曉書也）掌王右之禮掌內治之藏以詔右內治內政（內治之法本在內掌書而藏之）送內宮（考六宮之計）書內治之藏以令（右之命也）凡右之事以禮從（亦如太史之於王）

漢書曰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兮顧女史而問詩

范曄後漢書曰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晉記曰元康中司空張華懼右族之盛乃作女史箴

沈約宋書曰女史執筆記言是司過身戒夕盡國畏晨

後魏書曰高祖置女職女史賢人視三品

沈約宋書曰太宗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內職紫極房光興房各置女史一人

崔鴻三十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驗察虛實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六

皇親部十二

太子一　并世子見

周易離卦曰黃離元吉（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離子有明德能附麗於其父之道文王太子是也賢成其業故吉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王肅曰兩離相續照明之義也）

周易鼎卦曰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鄭玄曰顛踣也趾足也無事曰趾設陳曰足爻體巽為股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陰爻而柔與乾同體以喻正承乾乾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禮踣其為足之道情欲然則當以和義出之然如否者嫉妒天子踐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遠之子妻坤為順又為子母牛在右妃之旁側妻之妙也有順德子少賢貴而立以為世子又何咎也）

周易震卦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王肅曰在有震而尊若漢若於天有震而賞者莫若於王有尊而威者莫若於雷一有震而不震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其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而不過百里故行百里則匕皆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費宗廟社稷祭則諸侯執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

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又曰震為長子

易經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鄭玄注曰起猶立也乾為天震為長子達人立為天子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也）

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尚書大傳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于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戰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鄭玄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鄭玄曰定王業也）

又曰我終之後恒稱太子 集李恒當也稱太子者明非諸侯王事未定矣
又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 發武王名也三仁箕子比干微子文王得赤雀丹書故號以進天謚未成而崩武王以天號未行謚不自成故稱太子明號諸而未爲王
又曰予稱太子發明愼父以名卒考 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武王我崇之發恒稱太子者明愼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莫稱太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踰年而稱太子號若父業有不成者而將軍
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
吾語女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志愛人君之行 四者君德
不爲驕侈不爲太靡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爲民愛費 言爲儉也因就木敎旧姓也
春秋演孔圖曰聖人在後曰望陽苞懷至德據少陽 文王子也 故曰在後謂文王矣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不登于俎豈

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帝王世記曰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于內生太子
誦
尚書顧命曰尒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時是也元子釗康王名也
弘濟于艱難
穆天子傳曰成姬之喪邢侯曹侯來弔內史將之以見天
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廟
門以送邢侯再拜勞之侯不荅拜 謙不與太子亢也
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 叔譽叔向 五稱
而三窮逡巡而退其言不遂 五稱並五事遂無矣 歸告公曰太子晉
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師曠見太子先稱曰吾聞太子之
語高於太山顏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
喜既見子喜而又懼吾聞女知人年長短吉凶也曠對曰

女聲清女色赤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將上賓
於帝所女愼毋言殃將及女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也
春秋傳曰靈王二十一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
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
不竇澤
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皇鳴遊伊
洛閒有道士浮丘伯引上嵩山仙去
尚書大傳曰堯爲天子朱爲太子舜爲左右 鄭注曰左右輔也若周之冢宰典國事 堯知朱之不肖少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
同賊之 似也以堯受運行知天命在愛又深知精之不以不殺命然天誅如數則也 故堯推尊
舜而尚之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
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

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
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家語曰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
王肅曰言乃雍和也 孔子曰胡爲其不然古者天子崩則世
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
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尚書大傳曰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
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 鄭玄注曰十八歲入大學
爲人傳闕燕事也
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又曰古之帝王者少立太學小學 禮記曰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 使公
卿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

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太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太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天子書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祚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荆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宮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已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又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黜伯魯而立無恤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紲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說苑又載事具奉使部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之寶也

毛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

毛詩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樂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今太子獨不然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也于曰也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日以憂也

又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箋云斯學也和女德無行酷暴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暴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散女獨居而畏矣宗子嫡子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干寶注曰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正位謂君南面臣北面后居於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

又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餘諸臣則計之

又曰凡其死生鮮薨之物以供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鄭司農云鮮謂生肉薨謂乾肉也

又曰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選百羞醬物珍異以俟饋供后及世子之膳羞

又曰籩人爲王及后世子供其內羞內其羞食以供房中之羞

又曰醢人供后及世子之醬齏菹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又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弈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

又曰王之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國子屬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遊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名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羣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儀禮聘禮曰：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

大戴禮曰：古之王者，太子生，因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則教固以行矣。

又曰：太子既冠成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其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禮記曰：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辟僭效也。其先生則亦不改。為僭太子。）

又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

又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之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令者也。御，如今小史直日矣。）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餁臭味惡也。）

又（是其寢）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武王帥循之也。）

又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又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涖，視也。代成王踐阼，攝王位治天下。）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中，心也。懌，說也。）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明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成王亦學其道。）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以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

又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朝夕之問，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也。日中又朝，文王為世子存其禮。）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色憂不滿容，不及文王正履也。）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必知所進，知其所食。）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親猶自也。玄冠，玄冠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敬其所饌之食。）疾之藥，必親嘗之。（齊者，所以致其敬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善，嘗之善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也。（復常所服。）

禮記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凡接子擇吉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日也）冢子則太牢（冢子大子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太牢（皆謂長子）

又曰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手（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

又曰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左傳桓公曰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婚於齊（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敗戎師也齊侯又欲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

又曰九月乙卯子同生（子同莊公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接見君子以禮見於父）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又曰曹太子來朝（曹太子莊公射姑）賓之以上卿之禮（曹伯有疾故使其太子來朝禮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如諸侯之上卿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食三牢車）二年一享食宴之也一饗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饗初獻酒樂人上堂初獻樂奏太子歎而哀歎也）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之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無喪而慼憂必及焉曹太子臨樂而歎故曰其有憂乎父將死先見之也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

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嫡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舍申生勿使將兵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里克不對）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偏衣偏裻之衣異色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金玦以金為玦也）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速召也言太子不去身必危召罪狐突知其孫李而成不而太子於親一役父不違孝而安民與其罪故若將戰曰猶愈衆賢之言以過太子於死也在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又曰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又曰盟會於寧母謀鄭故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罪之也）

又曰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姞之子避公也遂事晉文公故奔晉也）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故使待命於東（待命於鄭東也）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又曰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也（秦康公晉文公太子雍晉出也）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呂甥郤芮欲焚公宮也）乃多與之徒衛（徒衛）

兵也穆嬴日抱太子穆嬴襄公夫人太子靈公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寘置也此太子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之門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屬託也子曰此子若才吾受子之賜如子為吾教之使有才知人君之道也明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子之教不至也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君言未久其言尚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大夫偪迫無置靈公以一君顧命之言責己也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于時先蔑與士會相逆來迎也

又曰郳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自安於夫鍾邑國人弗徇徇順也十二年春郳伯卒郳人立君不立太子而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夫鍾郕邽郳邑名也國人一以為不順之故郕伯立而更立君太子以夫鍾來奔其國也

又曰齊高厚相太子光以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伯曰晉大夫士弱高厚相太子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高厚與太子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傳言此也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光君不免也

又曰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也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七

皇親部十三

太子二

左傳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其身色赤而生毛也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共姬宋伯姬也平公入夕夕省也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過也姬納諸御納之平公之御嬖生佐公嬖棄而生佐佐立為宋元公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太子痤美而很戾不從心合左師畏而惡之左師向戌也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寺人宋閹人也秋楚客聘于晉過宋楚客過宋使也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言供其內以事也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欿坎也書盟書也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欲速為君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又曰許悼公瘧許悼公買也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

物可也原止之無惡藥物不害醫無以加壽命有無故曰舍藥物可也一曰罪止非也判無良史物讀爲刎

止責許止不能盡心事君舍藥物以罪之

又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宜申也曰太子任弱其母非嫡也太子任秦嬴也王太子建實娉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謂夫人故太子建聘之而不立是謂亂國是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黷也外援謂太子任秦外甥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黷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又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齊景公嫡夫人也年燕人所生不成未冠七諸子鬻姒之子荼荼嬖鬻姒者景公妾荼者公子也諸大夫恐其爲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爲太子也恐立之言君年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豫少長諸子之何故令早立長也公曰二三子聞

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言二三子周於國憂莫則疾

不恭自在謀其自間樂今何無憂夫無疾何爲君乎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子國惠子高昭子國夏高張也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寘置也欲使遠荼野

公羊傳曰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言子存君子未葬明當世父位爲君也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未踰年之君也既葬稱子以臣子在以繼父也名者不可一日無君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也

又曰公孫慈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戴爲殊會王世子殊尊別公也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可以世世子也言當世父位爲君也諸侯會之尊之殊之故諸侯不敢以會王世子爲主侯爲世子所會也自王首止惡(?)限斷衆曰公士大夫之衆臣是也自遠諸侯子在三公之下尊於三世子所以會諸侯言三公此禮之成儀各有所施設言及上言因王世子亦得以見公及諸侯也

穀梁傳曰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非正曰度信禮注諸

侯之子世子射姑蹔於天子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皇子禮遂比會國同王命世子也至於朝會非其曹伯有疾使世子不朝會未爲有國非禮之正而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會內失正曹伯失正言二者俱失之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正故是言世子不書世子受父之命而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成公子哀公之弟也偃師哀公太子謂之世子者也哀公子招十年殺之

變公有疾世子留招殺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袁公之弟招

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公子謂

又曰鄭君子招先君之子今君之弟也公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唯君之貳也副貳云可以重之存爲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而殺之惡也親惡哀公故殺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鄭玄注曰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勞來百牢以客禮待之

處生正則嵗有世子郊迎勞來以相見百牢其禮也

孔子家語曰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所以著代注王肅曰主人之位以明代父也冠於阼者不醮則醮於客位加其成也醮於客位者醮在戶西南面以成之三加彌尊喻其志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彌尊喻其志知宜敬冠而字之敬其名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

又曰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孟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言天子諸侯之冠禮而問之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已君人無所殊言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

孔叢子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曰文王舍適而立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故立其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

立其子亦各有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
權也
漢舊儀曰皇后太子各食三十縣曰湯沐邑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稱世子春秋傳曰王世子
會于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
于舟是也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
或云諸侯之子稱世子則春秋傳云晉太子申生鄭太子
華齊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
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
因之
又曰太子夫人無謚者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
不得有謚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無謚知太子亦
無謚

又曰天子太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
再之義也
又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於諸外者尊師說先
王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記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
又曰太子拏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小學
小學經藝之宮也太學者辟雍鄉射之宮
又曰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厭臣子之亂君在者春
秋之義殺太子與殺君同罪春秋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言
君者明與君同也君薨夫人無子有遺腹待其產而立之
何尊適重正也曾子問云立適以長不以賢賢不肖未可
知也尚書曰知人則哲唯帝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塞
愛憎也故春秋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
以長
列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謂之曰何嘯之悲也
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吾憂魯君老而太
子少也鄰婦曰此乃魯大夫之憂也且魯國雖有事婦人
何與女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者晉客舍吾家繫馬
馬佚馳踐吾園葵使我終歲不厭菜鄰人女奔亡借吾兄
追之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今魯君老老必將悖太子
少少必愚愚悖之間姦偽並起夫魯國有事禍及眾庶婦
人獨安所避之鄰婦謝曰子之慮非吾所及也居三年魯
果內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鬬婦人輸不得休息
史記曰周厲王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
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
乃立共和是為宣王又曰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嬖
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
矣毋可奈何申侯怒乃與犬戎共攻殺幽王驪山下虜褒
姒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為平生
紀年曰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
史記燕世家曰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太
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王秦覺
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
斬丹以獻秦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
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
而歎烏即白頭馬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
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丹為雞鳴遂得逃歸故怨

於秦欲報之養勇士無所不至丹與其傅麴武書曰丹不
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曾得覩君子雅訓欲
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之通義節恥受辱以生也貞
正所羞之見卻以虧其節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過者斯
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
行遇丹無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
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海內英雄
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
我辭則一劍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
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目於天地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
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盡亦大夫耻也謹遣
書願熟思之
史記呂后本紀曰太后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爲人仁

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
我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用留侯策太子得毋
廢又張良世家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
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
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
易太子此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
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
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
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
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請之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

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
相謂曰凡來者以將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
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
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
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
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
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
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
將皆陛下故等夷[illegible]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也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illegible]
上雖病強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
妻子自強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

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
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強起至
曲郵[illegible]有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
疾強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
十二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
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
猶欲易之及讌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
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
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爲辱故恐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
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子真而主矣

漢書外戚傳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入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以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按誅大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漢武故事曰武帝生猗蘭殿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立為皇太子

漢書曰衛皇后生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張晏曰禖者求子月令曰祀于高禖是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及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韋昭曰良娣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産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母氏姓為氏以相別也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太

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充典治巫蠱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太子急乃收捕充斬以聞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云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自經後車千秋言太子之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宣帝即位有司奏謚曰戾置奉邑三百家

又曰孝元皇帝為太子也母曰哀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害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又曰孝宣王皇后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為婕妤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早失母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家生甲觀畫堂如淳曰甲觀三名畫堂二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又淵外不在未央宮中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常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黃白鶴飛廉之爲名也不敢絕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古者皇也西至直城門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去其後幸酒樂讌晉灼曰幸酒甘酒讌湛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才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

又曰孝哀皇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嗣立爲王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數稱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立爲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宮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八

皇親部十四

太子三

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

東觀漢記曰東海恭王彊光武皇帝長子也母郭后建武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廢爲中山太后自郭后廢彊不自安數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其十九年六月彊廢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國食東海魯國并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賞賜恩寵無倫比致虎賁旄頭宮殿設鍾簴之縣彊性聰達恭謙臨之國比上書讓還東海十九縣又因皇太子因辭上不許以彊章示公卿大夫深嘉歎之

續漢書曰趙熹爲太尉中元二年上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新承王莽之亂國無舊典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尊卑無別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范曄後漢書曰孝順皇帝安帝之子母李氏爲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聖男廚監邴吉殺之太子數爲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能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亥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

西鍾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魏志曰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
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
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
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問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
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
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魏略曰太祖不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
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
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太子也
世語曰辛毗女憲英適太常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
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
得立抱毗頸而告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歎曰

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
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明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
爾三世矣每朝燕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
特留意於法理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明帝帝以母不以道終
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
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
姬子京兆王爲嗣故不拜太子
魏末傳曰明帝嘗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
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殺其母臣不忍復射其子因涕泣
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建樹之意定也

王隱晉書曰武皇帝寬惠仁厚深沉有智量風度容貌魁
如也景元中爲撫軍咸熙元年晉國初開立爲世子遷撫
軍大將軍開府副相國二年立爲太子
又曰惠帝爲太子時上素知太子闇弱後必亂國然不能
和嶠對勖韃之荀勖還盛稱太子德更進茂不同西宮之時也
嶠荅詔稱臣以爲太子如故不見更勝此自陛下家事非
臣所盡也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勖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聿音字熙祖少聰慧武帝愛之六七歲
時帝夜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
以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近火光令人照見也又嘗見
宮養豬肥大不常復問上何不殺以賜左右而久費五穀
上即烹之由是益奇之常稱以爲似宣皇帝亦以東宮無
嫡有託後之意太康十年詔曰遹既長且仁可令以遹爲

廣陵王以廣陵臨淮爲封國邑五萬戶及世祖崩惠帝即
位立爲皇太子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止東宮雖當賴師傅
羣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
太保衛瓘息庭司空司馬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悲音
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音
息恒並以道義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此六人更共往來
止其後太子好卑居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鞅勒使墮地
又令人屠肉已自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亡其母本屠
家女也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稍失儲副望賈后無子妒害
滋甚九年正月月暈赤黃數重三月十八日滎陽河南潁
川密霜殺桑及姚李杏花尉氏雨血有聲若牛出許昌城
憂桑生于東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枯日中若飛燕者積
數月漢中平中亦有此變皆爲太子也賈后作顛子髡太

子見頡之象也是時謠曰宮東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
汝髮十一月天連大風發屋折樹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遣
宮婢齋書與太子云陛下昨夜不快汝可入朝太子如令
請朝詔聽二十九日入朝賈后不見使婢陳舞賜棗酒強
使飲醉不見聽太子醉賈后誣奏太子有悖書廢徙金墉
城以千兵防送幽于許昌宮之別坊賈后與賈謐等早害
太子以絕民望三月十四日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
賈后表以廣陵王禮殯趙王倫誅賈謐廢賈后帝乃使持
節兼司空衛尉伊業故皇太子曰嗚呼少資岐嶷之質荷
先帝殊異之寵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建尔儲
副以光顯我祖宗祗尔德行以從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
者而朕昧于凶構致尔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
今頼宰相賢明人神憤怨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

於尔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
皇太子喪禮備制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尔
心

文士傳曰賈謐與愍懷太子博爭道成都王穎聲曰皇太
子國之儲君賈長淵何得無禮

晉書曰明帝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
數歲嘗坐置膝上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
孰遠對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
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
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及帝即尊號立爲
皇太子紀已見明紀中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肅祖中宗長子也建武元年中宗爲
晉王拜王太子及踐尊號爲皇太子冊曰於戲朕承天緒忝
繼祖宗之洪基君臨于萬邦戰戰兢兢若涉淵水未有攸
濟自古聖王數宅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
授尔于儲宮以陪貳于朕躬欽哉尔其克念乃祖日新厥
德何遠非佞何親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愼歟
尔其敬之

又曰孝宗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建元二年康帝疾篤左
光祿大夫領司徒謨尚書令恢等上疏曰臣聞皇羲立適
五帝攸往湯風亮散三王傳嗣故令國有常居民有定奉
闡諸盛蕃不易之道也伏惟皇子天挺奇表隆準豐下岐
嶷之姿彰於始年大成之風顯於朞月宜建立儲宮允副
民望請下太史擇吉日告宗廟備禮儀奉行奏可

後魏書曰太宗明元皇帝道武之長子初帝母賜死大
祖乃召帝告曰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

後與國政使外家無亂汝當繼統吾故遠同漢武爲長久
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召之帝欲入左右
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測
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和解而進不晚也帝從之乃遊
行於外及元紹之逆也帝還而誅之天賜六年即皇帝位

又曰景穆皇帝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賀夫人延和元
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惠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
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
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
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於城北其大姑河澤草茂
盛可供大軍數万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言者曰爲
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
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正平元年六月薨於東宮

將年二十四賜謚曰景穆皇太子高宗即位追尊爲景穆
皇帝廟號恭宗
又曰世宗宣武皇帝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爲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爲龍繞己數匝遂有娠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立爲皇太子
又曰肅宗孝明帝諱詡世宗第二子也延昌元年立爲皇太子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崔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
又曰廢太子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詔曰

昔塗山有育美名列於夏典任姒作配昌發顯於周書故能緝熙丕緒祚延八百自元子誕育於今四載而名表未孚於四方茂實未昭於朝披非所以寵章遠猷允光禮度者也太皇太后親發明旨爲之立名依德協義名恂字元道國祚永隆儲貳有寄無窮之兆於是而始乃大赦天下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高祖每歲征幸常留守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庶子高道悅數苦諫恂甚銜之乃手刃道悅於禁中高祖引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爲庶人置之河陽後謀逆賜死
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着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又曰昭明太子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慟絕武帝命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又曰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劉孺等同見禮待太子起樂賢堂

後周書曰宣帝諱贇高祖長子帝即位多過惡初帝之在東宮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朴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威嚴矯情修飾以是過惡遂不聞
隋書曰煬帝高祖第二子也母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鍾愛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伎之玩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及太子勇廢立爲皇太子
唐書曰李綱隋開皇末爲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趨而出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及勇廢黜文帝召東

宮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居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日在其側致令至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

隋書曰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尒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煬帝即位便幸雒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

唐書曰太宗文皇帝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皇后以隋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館初在孕而語聲聞於外后心異之將誕育后不之覺而太宗已生高祖受禪拜尚書令進封秦王武德九年立爲皇太子

又曰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也大業末高祖捕賊汾晉令建成攜家屬寄于河東義旗建遣使密召之建成與巢王元吉閒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領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從平長安義寧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國世子開府置僚屬二年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十萬徇洛陽及還恭帝授尚書令武德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太宗功業日盛建成與齊王元吉潛謀作亂九年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高祖已召裴寂蕭瑀竇誕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顏師古等欲令窮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迴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

又曰高宗文皇帝太宗弟九子母曰文德順聖長孫皇后貞觀二年生於東宮之麗正殿封晉王幼而歧嶷端審寬仁孝友初授孝經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爲善對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太宗大悅曰行此足以事父兄爲臣子矣太子承乾廢長孫無忌李勣等議立爲皇太子

又曰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晉王而限以非次惶惑不決乃御兩儀殿羣臣盡出獨留長孫無忌及司空房玄齡

李勣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此我心無聊因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驚懼爭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太宗所欲報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汝宜拜謝晉王因下拜太宗謂無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論何如無忌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召問百僚必無異辭於是建立遂定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八

皇親部十五

太子四　太孫　太孫妃　太子妃　良娣　孺子　保林　才人　家人子

唐書曰廢太子瑛（音英）玄宗第二子也景雲元年封真定郡王開元三年立爲皇太子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巳日求其短譖於惠妃惠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玄宗感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令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李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下不合參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爲庶人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寶應元年詔贈皇太子

又曰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令仙芝徵河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素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靖恭太子葬於西原

又承天皇帝倓（音談）既爲張良娣所構肅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時代宗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音秘）入朝獻捷從容語及倓事泌曰臣幼稚時念得黄臺苽辞陛下聞其說乎高宗大帝有子八人天后所生四子自爲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弘爲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之立雍王賢每自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黄臺苽辞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哀愍辞曰種苽黄臺下苽熟子離離一摘使苽好再摘令苽稀三摘尚自可摘絶抱蔓歸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奪宗之計不行

又曰憲宗章武皇帝順宗長子母王太后六七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誰子在吾懷對曰是第三个天子德宗異而憐之貞元四年封廣陵王順宗即位之年封冊爲皇太子

又曰懿宗恭惠皇帝宣宗長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大和七年生於藩邸封鄆王大中十三年宣遺詔立爲皇太子姿貌瓌傑有異稠人藩邸時嘗重疾鄆妃侍疾見黄龍出入於臥內妃以告帝曰慎勿言

又曰僖宗恭定皇帝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初封普王懿宗大漸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臨旰昃劳懷寢興思治彌道猶淺道化未孚而攝養乖方寒暑成厲實有慮於關政且無暇而怡神考玆舊章謀于卿士思闡鴻業式建皇儲第五男普王孝敬

溫恭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俾崇邦本允叶人心宜立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咨尒中外卿士暨于腹心之臣各竭乃心永安黎獻

太弟 附

王隱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立清河王覃為太子成都河間王復廢覃為清河王立成都為皇太弟

晉陽秋曰永興元年河間王顒表拜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司空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等以大駕北征廢皇太弟穎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晉成都王穎為皇太弟領丞相自鄴懸秉朝政事無大小皆先關諮

唐書曰武宗肅皇帝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長慶元年封潁王開成五年文宗疾甬軍中尉仇士良魚志

弘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疹有加無瘳懼不能躬總万機日釐庶政稽于古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潁王瀍昔在藩邸與朕常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稟寬仁俾奉昌圖必諧人欲可立為皇太弟應軍國政事便令句當百辟卿士宜竭乃心

又曰昭宗景文皇帝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親睦自艱難播越嘗隨侍左右僖宗不豫遺詔立為皇太弟

太孫 附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既廢賈后皇帝使使持節追復皇太子拜皇孫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又詔立臧為皇太孫文武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趙王倫篡位太孫廢為濮陽王薨惠帝復作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薨謚沖皇太孫并追謚前太孫為哀皇太孫

晉惠帝起居注曰拜皇孫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又詔臧為皇太孫臧廢到銅駝街宮人咸從皆哽咽路人收淚為桒復生於西廂長丈餘太孫廢乃枯

又曰惠帝詔以太常成粲為太孫太傅前城門校尉梁柳為太孫少傅

又曰惠帝使使持節兼司空任城王濟策命愍懷皇太子前妃為皇太孫太妃是日也以復妃告于太廟

後魏書曰高宗文成皇帝景穆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

又曰劉尼代人也父祖皆為方面大人少壯健有膂力世祖善之拜羽林中郎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之尼勸愛立高宗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

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仍謀於南部尚書陸麗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高宗於苑中麗抱高祖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万歲

後周書曰建德二年夏六月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普加一階

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為太祖所愛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户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又曰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文惠太子薨立昭業為皇太孫居東宮昭業少美容止好隸

書世祖初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

唐書曰貞觀十七年誕皇太孫宴宮寮於弘教門太宗幸東宮自殿北門入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朕有甲觀之慶故就卿爲樂耳謂太子曰尓國之儲二府藏是同金玉綺羅不足爲賜但先聖典籍可爲鏡誡耳因賜尚書毛詩孝經各一部

又曰永淳元年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將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問曰今立太孫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臣按周禮有嫡孫漢魏已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但封王耳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

太子妃 附

白虎通云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謂也相與偶然古者天子後宮嫡庶皆曰妃（史記曰黃帝有四妃帝嚳有四妃舜有二妃）周以天子之正嫡爲王后秦稱皇帝因稱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稱妃漢因之漢書外戚傳云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晉以後咸遵之

漢書曰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帝即位立爲皇后

又曰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匹妙切）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

又曰元帝爲太子司馬良娣死後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王禁女政君預爲時預擇者五人政君獨衣絳緣諸于（諸于大掖衣也）使侍中杜輔送入太子宮見於丙殿得御幸有身立爲太子妃

又曰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欣說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万歲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爲皇后

又曰孝哀帝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爲太子傅氏女爲妃哀帝即位立爲皇后

後漢書曰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氏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爲天爲父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順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

吳志曰太子孫和賜死和與妃張部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

蜀志曰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

王隱晉書曰楊元后武帝娶之生惠帝謀婚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后欲娶賈充女充妻郭酷妬宿著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少子醜而短黑郭必欲使所生女配太子既先使人言又輸寶物於楊后固啓必成本當娶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定見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南風時年

十五大太子二歲上乃聽之帝知太子不惠又聞衛瓘言
故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作飲食而密封詔事使太
子決停信待之賈妃大懼請外人作荅詔草給使張泓行
還荅賈妃曰太子不學而荅詔引義必致責作草主更益
譴負不如直以意荅賈妃大喜語泓使爲我好荅得富貴
與汝共之泓素有才荅之高過武帝大喜於是賈妃諷旨
於外說張泓孝廉郎才語領軍舉高弟充遣語女曰衛瓘
老奴幾破汝家事於是賈妃銜之
又曰賈妃酷妬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隨刃墮
地上聞大怒垂廢之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
晉氏右妃別傳曰武悼皇后武帝繼室世太傅楊駿女賈
庶人爲太子妃時數以肆情性忌妬失帝意帝欲廢爲右
爲妃陳請曰魯公有勲於王府妃親則其子妬忌婦人之

常事不足以一眚而忘大德帝納焉
王隱晉書曰初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
娶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太子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
爲婢王夷甫小女惠風賈后暴戾日甚乃表乞免爲庶人
送太子妃王氏入金墉城妃父尚書令王衍見魯表離婚
妃出金墉城號哭感動左右道路爲之悲愴也
又曰劉曜王弥等入洛盡將諸右妃去愍懷太子王妃拔
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爲賊婦賊
乃害之
晉起居注曰元帝太興五年上臨軒使策命拜晉王太子
妃庾氏爲皇太子妃
晉孝武帝起居注曰納采聘太子妃百官朱服會於新安
公主第秘書監王操之爲主人

晉孝武帝起居注曰上臨軒設懸而不樂遣兼司空望蔡
公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詔曰太子諱婚禮即就仰祖宗遺
烈憑道德之資保傅將翼賢士竭誠慎行修德積善慶隆
豈唯在予夫賚錫所以宣其悅情其便依舊有賜左僕射
王珣奏賜文武絹布百官詣止車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妃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皆
住車相揖妃主皆住車不揖
東宮舊事曰司徒會稽王道子等啓曰皇太子保體宸極
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中書令太常王獻之新
安公主息女六行率修四德光備加世載簡正慶深積善
僉曰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太元二十一年皇太子納妃
瑯邪臨沂王氏時年十四
王隱晉書曰安僖皇后王氏字神愛太常王獻之女新安

公主生即安帝姑也孝武帝以右少孤無兄弟故爲安帝
納爲太子妃
東宮舊事曰有詔以皇太子納妃賜帛各有差使持節兼
司空公尚書右僕射謝琰副護軍將軍臨湘縣侯車胤迎
詹事尚書左僕射王珣率東宮屬迎于主第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織成衮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
前後部鼓吹各一部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同心雀鈿一
具函盛驗花六五支登花二五支園樹花十株碧紗座祩
半繡一升羅杯文長命綺襡一（襡音蜀衿別名）
又曰太子納妃絳眞文羅一幅被子一絳羅繡四幅被一
又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眞文羅裤漆龍頭支髻枕一銀花
鏤鈿自副金塗連盤鴨燈一絳地文履一量漆花奩一絳
地織成綺縷有七綵杯文綺一絳石杯文綺被有一又七

綵杯文綺袴長命杯文綺袴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

沈約宋書曰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又曰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河内温人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爲皇后

又曰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

又曰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世爲華族而后父祖並已亡弟又弱小門無强蔭以卜筮最吉拜爲皇太子妃

蕭子顯齊書曰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車而殺減）漆畫輪車太子妃亦乘之

又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耶臨沂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宫人制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帳陳古舊釵鑷（奴叶切小鉗也）十餘枚

唐書曰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則十三嬪于太宗武德九年册拜皇太子妃

又曰高宗廢后王氏同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儲册爲皇太子妃

又曰開元中勑所選皇太子及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禮合避人令追就本縣及過本司未爲得所其應預妃者宜令所司具名録奏各令女及近親隨使於命婦朝堂待進止

良娣　附

漢書曰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母貞君兄恭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

沈約宋書曰大明五年上更爲太子置内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贍女爲良娣

蕭子顯齊書曰建元三年太子宫置三内職良娣比開國侯

唐書肅宗張皇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宫爲良娣

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幼以良家子入宫爲才人順宗在藩邸時代宗以才人賜之生憲宗皇帝立爲孺人順宗外儲册爲良娣

孺子　附

後魏史曰劉芳沈雅方正太子恂之在東宫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更勑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娉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

保林　附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廢爲庶人考竟太子母淑妃謝玖及太子所幸保林蔣俊及母三弟

沈約宋書曰大明五年上爲太子納宜都守袁僧惠女爲保林

蕭子顯齊書曰太子保林比五等侯

才人　附

王隱晉書曰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娶賈妃迎玖西宫遂生愍懷

蕭子顯齊書曰太子才人比附馬都尉

家人子 附

漢書曰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生宣帝數月衛太子史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

皇親部第十六

諸王上

漢書百官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綟綬

史記曰高帝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高帝崩惠帝立呂后使人持鴆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名曰人彘居數日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

又曰燕王劉澤（漢書曰高帝從祖昆弟）高帝十一年封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以畫干營陵侯澤澤大悅之用二百斤金爲壽田生已得金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太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請張卿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爲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有卿大然之乃諷大臣立呂產爲王田生因說張卿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尚觖（音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乃以澤爲琅琊王

又曰齊哀王襄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太尉周勃誅諸呂大臣欲立齊王琅琊王澤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駟鈞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也）方以呂氏幾亂天下又立齊王是復爲呂氏也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於沛爲吳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撫其背曰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天下同姓一家汝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又曰楚元王交高帝少弟也高祖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辟比皇子

又曰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遣人酌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而去

又曰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入清宮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章盡以梁地王東牟侯興居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

又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illegible]）（曰黃黃金白白銀）亦二十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illegible]）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賦旦受詔食時上

又曰孝文皇后生景帝梁孝王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在梁東北華宮所在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蹕入言警擬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

又曰梁懷王揖文帝子也文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壹朝因墮馬死

又曰孝景栗姬生河間獻王德孝景二年立脩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本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及詔策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而指明

又曰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吳已破二歲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又曰孝景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好音樂口吃難言王初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曰孝景賈夫人生中山靖王勝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帝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之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illegible]）聚蚊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今臣雍閼不得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

覽一百五十　二　程書度

覽一百五十　三　王阿明

有葭莩之親（張晏曰葭蘆葉莩裏白皮也）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明友相
為使夫宗室擯却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
橫分也勝又樂酒好肉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
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
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
臣

又曰景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
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幸
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曰發以毋微無寵故王居卑濕貧
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而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以武陵桂陽屬焉）

又曰孝武李姬生燕剌（盧達切）王旦為人辯略博學經書及
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弟當立上書求入宿衛

上怒下其使獄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
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
三萬益封萬三千戶因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多齎金寶
走馬賂遺蓋（蓋主）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弘羊等
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
其章旦聞之喜上疏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桀等皆
伏誅旦聞之憂懣（音悶）置酒萬載宮會賓客臣妾坐飲王自
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蘇林曰廣音曠以術為道路）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
骨籍籍兮亡居毋求死子兮妻求死夫排佪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坐者皆泣

又曰孝武李姬生廣陵厲王胥倡樂逸遊故終不得為漢
嗣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迎女巫李女須
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
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以錢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
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
須等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
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相餽遺通私書後延
壽謀反誅辭連及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
立矣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天子遣廷尉大鴻臚
即訊胥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
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
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
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兮何
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蒿里召兮郭
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雞鳴

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
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

又曰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
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

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為穆生設醴也

又曰王尊為東平相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
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
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
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復延請登堂尊謂王
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
天下皆言王勇王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
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欲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

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嚮王耶王又推閑尊髙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東觀漢記曰東平獻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寛仁弘雅明帝即位詔以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貂裘蒼到洛陽使鴻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讃拜之位外殿乃拜上親答拜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蒼發上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

又曰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去爲善最樂帝曰其言甚大稱是腰腹蒼美鬚髯腰帶圍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輙乗驛馬問焉其見親重如此

又曰廣陵思王荆性刻急隱害喜文法有才能中元二年世祖崩不悲哀而作飛書與東海王彊說之令舉兵爲逆亂彊得荆書即執其行書者封上之以親親隱其事遣荆止河南宫

又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墨無金銀綵飾馬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施親戚被服自如

范曄後漢書曰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世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賞賜焉

又曰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七年追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以爲比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財寳賜京京都莒好治宫室窮極伎巧皆飭以金銀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

又曰樂成靖王黨永平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聦慧善史書如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

又曰清河王慶爲太子竇后譖有司奏廢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宗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常以貴又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臘輙祭於私寢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遥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

又曰李燮字德公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時安平王續爲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還欲復其國燮奏曰續在國無守藩政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佐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貰燮爲議

又曰董卓置弘農王於閤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乃與妻唐姬宫人飲讌別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如棄萬乘兮退居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柰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王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酖死時年十八

漢名臣奏曰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駿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武帝色難之謂獻

王曰湯以七十文王百里王其免之知其主意即縱酒聽樂因以終也

漢雜事曰中元二年光武崩王莽之亂國無制度皇太子與諸王同席坐尊卑無別是時上下莫之是正太尉趙熹乃正色横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魏略曰任城王彰字子文武帝子也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如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隅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使上下畏其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又曰趙王朝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因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言阿翁帝言良曰我汝兄耳愍甚如是每爲涕泪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

皇親部十七

諸王下　王妃

諸王下

魏志曰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聡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慼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病卒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又曰中山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

又曰樂陵王茂性傲佷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舜猶侯之有庳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帝行之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未有不爲侯者是以

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小知悔昔之非今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或諫彰讀書彰謂左右曰大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爲博士耶

又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讀誦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

蜀志曰魯王永字公初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構永於後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

吳書曰南陽王和字子孝被譴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僚聞之皆憂悚以爲檣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當復國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吳志曰魯王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

又曰齊王奮字子揚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

晉書曰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爲太宰一門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有也享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恒有履冰之懼

又曰安平王孚武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群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内有親戚外有交遊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疋及元會詔孚輿車上殿帝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

又曰安平獻王孚性通和以身自白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孫武有名於海内嘗罹罪譴孚性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

又曰平原王幹字子良宣帝子太始元年封平原王邑一千三百戸四年給鼓吹駙馬二疋使服侍中之服幹不治國事雖有爵禄若不在身所得俸秩皆露積腐爛齊王冏爲長沙王乂所殺幹哭之哀謂左右曰宗室轉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

又曰文帝崩齊王攸率禮過哀上以攸至孝毀甚二年五月文明皇太后親臨省攸攸毀瘠厘重類不可識太后留攸慰撫旬日還中詔勉攸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思不可專守一意以陷於不孝若復不從往言當遣人監守飲食

又曰武帝子乂字仕度封長沙王性果厲有威斷初入洛謂成都王曰天下先帝之業王宜維之時齊王冏已至開

又言者皆憚之
又曰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子後屯騎校尉加散騎常侍
形狀美而神明少乃不知書
又曰梁孝王肜宣帝子拜大將軍領西戎校尉因大會語
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饕銓知肜求為尚書
令荅曰下邳王為令與天下共嚼啖大饕故難公在此獨
嚼肜曰長安大饕誰耶銓荅盧播是肜曰是吾家吏隱忍
之耳銓曰天下皆王家吏王法可不復行之耶
又曰齊王攸好學不倦借人書皆為治護時遇有水旱則
出租秩加賑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太康三年詔
齊王攸當出方嶽遂撫其國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
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黃鉞朝車乘輿之副
晉陽秋曰齊王冏輔政士以牛酒郊勞平原王幹獨齎百
錢于懷賀之
晉中興書曰譙王丞鎮湘州至武昌釋軍備見王敦敦因
宴集謂丞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才也丞曰公未盡耳
安知鉛刀不能一割丞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
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耶丞之鎮
又曰武陵威王晞為桓溫所收忠敬王少子也被廢後新
安王遵初封新寧王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慟左右將軍桓
伊當造遵遵如門人曰何通桓氏門人曰桓伊與桓溫疎宗
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
少稱聰察及長輒凡退無復名望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王金璽龜鈕纁朱綬五
時朝服遠遊冠佩山玄玉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

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
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彊不息無有懈倦
又曰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
晉帶十園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四十人崇
飾綺麗費用殷廣
又曰江夏王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
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前廢
帝狂勃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
親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
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為鬼目粽
又曰衡陽王義季為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
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盡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
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
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
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荅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一
年徵為都督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發
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荊楚以為美談
又曰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
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
此以我弟故生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
又曰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閑素篤
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
國高他國一階
又曰晉平王休祐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列所營財貨以短
錢一百賦民田登求白米一斛皆令徹白若折者悉簡繹
此米外一百至時又不受米平米責錢凡諸求皆如此

蕭子顯齊書曰竟陵王子良雲英少尙禮才好士居不疑
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後魏書曰河南王平原拜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
者千有餘家時歲頻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
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
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訟之高祖覽而
嘉歎
又曰任城王澄字道鏡少好學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顧
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秀發後當爲宗室領
袖後爲中書令改授尙書蕭頤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韻
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乃以文見美
也
又曰安定王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

高祖親行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
執曰陛下親御六師政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竊刧如其
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匿詔曰大司馬執憲誠
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應有非常之澤雖違
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
而秉法諸君不可不愼於是六軍肅然
又曰永昌王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征戰常有大
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人
又曰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
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瑯琊王誦有名人也
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又曰東平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祖器之謂曰叔
父必能儀刑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世宗即位時

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
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當時壯其
忠謇
又曰廣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領廷尉高
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民訟始知廣陵之明了
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
汝兄汝爲羽兄汝復何恨
又曰彭城王勰字彥和小而岐嶷姿性不羣勰生而母潘
氏卒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不
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捨晝夜博綜經史雅好
屬文從征阿北破新野南陽高祖令勰爲露布勰辭曰臣
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示天下以臣小才
豈是大用高祖曰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不見者咸

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爲者人謂吾制非兄則弟誰能辯之
北史曰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母陳氏廣寧王伎也延
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
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衝天王文宣問
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
隋書曰楊雄高祖族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
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上指安德郡以示羣臣
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王
唐書曰紀王愼爲貝州刺史愼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
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
賈誼書曰高皇帝分天下以封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
起高皇帝以爲不可是故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
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爲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故以王號加之摠名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以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稷謂之茅土

王妃

史記曰趙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讒之太后誣以罪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命衛士圍守之弗與食趙王餓迺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續漢書曰梁安陳夫人孝質皇帝母也家本魏郡少以伎入孝王家得幸生質帝梁冀欲專國權令帝母不得至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帝拜夫人爲王妃

范曄後漢書曰董卓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王乃與妻唐姬及宮人別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抄關東略得姬傕因欲妻之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衮得病詔遣太醫視疾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

又曰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吳志曰吳主孫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不肯由是失志早卒

又曰吳主孫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眞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眞生琨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娉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尋卒

藏榮緒晉書曰賈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荃濬禁錮解荃等屢請充迎其母而父不判充當鎮關中屯軍城西爲供帳受百官餞荃濬遂突出於坐中叩頭流血請充并陳詭擧客以母應還之意荃是齊獻王之妃衆賓皆驚起散出充甚愧愕

晉中興書曰海西李皇后庾氏字道憐司空冰女也初爲海西王妃海西即位拜爲皇后泰和元年崩葬敬平陵海西公夫人無子

又曰簡文皇后王氏字簡姬后以冠族太宗納焉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並失太宗意后及道生俱被幽廢以憂薨列宗踐祚追尊曰順皇后

又曰中宗母太妃夏侯氏字光姬一字銅環太妃爲恭王妃生中宗王薨中宗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還葬瑯琊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中宗之爲王納后爲妃永嘉六年薨

又曰康獻皇后褚氏字菻太傅裒之女也后以名家人爲瑯琊王妃生孝穆皇帝

蕭子顯齊書曰隋郡王子隆字雲興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

後魏書曰元匡爲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奏親王及始蕃二王蕃妻悉有妃號而三蕃已下皆謂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如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人無定外降從夫三蕃既啓王封妃名亦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妃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蕃王妻名號始定

又曰陽平王顯詔曰顧所生親李誕育懿儀形藩國毋緣子貴義著春秋可授陽平王太妃以申典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

公主

易泰卦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泰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帝乙歸妹誠合斯義

尚書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注云降下也嬪婦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王逸注曰帝子堯子也

毛詩曰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春秋左傳曰襄四年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閼父爲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之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又莊元年曰單伯送王姬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婺女天孫也

又曰公叔相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易去也魏相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竊恐吳起之無留心也侯即曰奈何因謂侯曰試近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無留心則必辭侯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輕君也則

少爵於是異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爵魏武侯魏武侯疑
之而不信也
又曰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諸女悉嫁
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
車騎以千數
漢書曰單于兵強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
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
閼氏生子必爲太子豈曾聞外孫與大父抗禮哉
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
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
獄吏教引爲證
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
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
無子過平陽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
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陽主金千斤子夫上車
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
又曰烏孫以馬千疋娉女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
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
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昆
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遣
使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又曰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病困
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
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爲言前入
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囑我故於是爲

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
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又曰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
養帝蓋公主私通客河閒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
主權有詔外人侍長公主
又曰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
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董偃始與母以賣珠爲事年十三隨母
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
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冠出則執轡入則
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又曰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
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按
責王所爲梁使見大長公主（如淳曰帝姊也）謝而泣曰何梁王爲
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太后曾不省也長公主具以告太
后太后喜爲帝言之帝心迺解

又曰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
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
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公主許之後公主
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
書言得尚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後數來朝
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
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
騾也
又曰薛宣封爲侯時妻死而敬武馬公主寡居上令宣尚
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
延陵奏可其子況私從燉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

後漢書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縣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肅宗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于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

又曰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候之乃駐

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又曰鄧晨初娶世祖姊元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兵敗世祖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能對

又曰班始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所嬖人居帷中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

又曰竇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比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陽公主竇氏一公兩侯三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又曰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公主適陵鄉侯大僕梁松[illegible]松坐誹謗誅

又曰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illegible]肅宗尊為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又曰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也

又曰明帝永平二年少府陰就子豐殺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殺

續漢書曰印璽綬王公玉匣銀縷夫人貴人長公主銅縷

謝承後漢書曰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魏志曰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公主為之立廟

魏略曰初東阿王植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

官看關東將兩三人微行見淸河公主欲因主以謝而關
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下
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
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
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録之晏婦藏
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
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殺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貌乃尚公主拜左將軍
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少知名尚武帝妹常山公主公主妬
忌兩目失明然無子
又曰武帝勑衛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
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

又曰孫秀字彦才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
主母喪未朞便納娉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將與
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
又曰桓溫尚南康公主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
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
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託其弘濟艱難翼卒以溫爲都督
荆梁四州諸軍事
又曰武帝爲晉陵主求婿王珣曰謝混雖不及劉真長不
减王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會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
御莫近禁臠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彦封宣華弘農郡公主
女彦年八歲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
議封女彦語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崇謚

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送葬
又曰孝懷帝事裴紹息歆尚滎陽長公主綏字季伯秀從
兄子歆不願婚聞詔在中書即娉溫嶠妹中丞傅宣奏歆
大不敬
又曰帝之姑姊妹皆爲長公主加綠綬
晉中興書曰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天下大亂
敦將還臺悉以主嫁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寳一時
弃捐
又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淸河公主
未出適值永嘉亂傳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
酷主自告具與太守周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
統
又曰南康宣公主興男明帝長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縣

主適桓溫
又曰新安愍公主道福簡文第三女徐淑媛所生適桓濟
重適王獻之
晉讃曰初衛瓘子宣尚世祖女繁昌公主宣過黃門不厚
致有讒構楊駿欲專朝政諷內外奪宣奎瓘由此去位上
會諸妃主議問主宜待汝薄今欲離汝意云何主素訥不
能自申但泣泣是不欲離諸主因言泣是婦人重於弃出
故泣耳於是遂離與姑妹書稱故新婦
宋書曰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
又曰王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
永成君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裸偃
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告主乃免偃謙
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禄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子

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娥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譖之於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

又曰何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疎戚莫不霑被恩紀

又曰趙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離婚

又曰褚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第七女冶安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冑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歷顯位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二

公主中

沈約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異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妾唯一駙馬事不均平乃 如此帝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劒二十人帝每出主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吏部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迴遂得免也

又曰徐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子湛之字孝源幼孤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事祖父母及母以孝聞元嘉中為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宮每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常自往新洲伐荻有衲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劉湛之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衲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

又曰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
朝典年十三父曇首卒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
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
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
品任舉咸盡其分
又曰宋世諸公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
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
斆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
以臨海公主降嬪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
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裙
足得成禮自晉氏已來配尚公主者雖累經美冑亟有名
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固辭子敬灸足
以求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
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脘腹殷沖幾不免於強
鉏制勸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
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軌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
絶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兄弟疎闊姆妳爭媚相
勸以嚴妮媼競前相謟以急其聞又有應答問訃卜筮師
母乃至殘飲餘食詰辨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或進不
獲前或入不聽出入則嫌於欲疎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
三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
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
聲影才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
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如臣門外代荷殊榮
足定家聲使頓提拂清宮美官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成
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質非唯上陳一已規全身之

願實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若
恩制須降披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
遍示諸主以諷切之並爲戲笑
梁書曰武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最
得令稱
又曰王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
興昭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
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
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錫銓二王可謂玉昆金季母長
公主疾銓形貌瘠毀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
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
又曰柳偃字彥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
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
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謝覽字景滌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帝平建業
朝上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長揖而已意氣閑
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想謝莊正當如此自此乃被賞味
又曰謝朓及郗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
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
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帝即位二公主始隨内還武帝意
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氏子
謨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公主公主以呈帝甚加
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
又曰郗叡子鈞尚武帝永興公主自宋齊已來公主多驕
淫無行永興公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公主所憎每

被召入先帝璧爲郡數字鈞輙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
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
鈞
又曰張纘字伯緒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
駙馬都尉封利豪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
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
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後魏書曰金根車公主封君皆乘之但右騑而已
又曰太祖嘗引崔玄伯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高祖欲以
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于
賓附之國
又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奉
姑有孝稱初與穆氏瑯琊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

妬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
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彰爲嗣
又曰蕭寶寅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疋并給禮具公主
有婦德事寶寅盡肅雍之禮好合雖積年而敬事不替寶
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
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諮穆清
河王懌親而重之
又曰馮穆尚順陽公主宋翻爲河陰令公主家奴爲劫攝
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
立之日中流汗霑地
又曰陳留公主寡居泰州刺史張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
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宗停廢數
年

又曰高道穆爲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
赤棒卒呵之不止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
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
責之
又曰宿石元明帝時拜中壘將軍嘗從獵帝親欲射虎石
扣馬諫引帝上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石爲忠臣切諫
免虎之害賜馬一疋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劉昶尚武邑公主主薨更尚建興公主又尚平陽長
公主及昶終與三公主同塋異穴
又曰劉輝字重昌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
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
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公主公主姊
因入聽講言其故靈太后太后初勑清河王懌窮其事懌

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知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禮
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
又曰嵇拔世爲菀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
嘉之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公主有功超授
敬大司馬封長樂王
又蠕蠕曰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使朝貢并爲長子請
尚公主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琅琊公主許之未及
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爲婚好西魏文帝乃以
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稱爲化政公主妻那瓌兄弟塔寒
又曰阿那瓌遣使朝貢復求婚詔以常山王騭妹樂安公
主許之改封爲蘭陵郡長公主阿那瓌奉馬千疋以爲娉
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
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咸出豐渥阿那瓌遣迎公主於新

城之南

陳書沈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定亭侯為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撫集士卒修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

又曰蔡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學有文詞尤工草隸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家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曰帝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

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阯

後周書尉遲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

隋書曰文帝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相者孫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

又曰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有罪妾當從坐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而卒

又曰南陽公主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許國公宇文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逆弑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人神所

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士及右衛將軍述之子也以父勳封新城縣公隋文帝嘗引入臥內與語奇之令尚煬帝女南陽公主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四

皇親部二十

公主下

公主下　駙馬

唐書竇抗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
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也
又曰隋煬帝至鴈門爲突厥所圍蕭瑀進謀曰臣聞始畢
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在蕃夷
俗可賀新知兵馬事昔漢高解平城圍乃是閼氏之力況
義成以帝女爲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
假使無益事亦無損煬帝從之發使詣可賀諭旨俄而突
厥解圍而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
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義成公主之助也
又曰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鄭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
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樂安長寧是
也唯玄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又曰高祖平陽公主起義兵公主於鄠縣庄散家貲招引
山中亡命得數百人以應高祖略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
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衆
得兵七萬人公主聞使以聞使者至高祖大悅及義軍渡
河公主引精兵萬餘與太宗會於渭北與其駙馬柴紹各
置幕府營中號爲娘子軍京城平封爲平陽公主以獨有
功每賞賜異於他主及薨謚曰昭
又曰竇誕竇抗第三子也尚高祖女襄陽公主竇氏自武
德至今再爲外戚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
莫與爲比

又曰房玄齡之子遺愛尚高陽公主玄齡病上表諫征遼
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
憂我國家
又曰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初主有寵
於太宗遺愛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
遺直無禮於己高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
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主賜自盡
又曰杜如晦之子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
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
又曰高士廉子以履行尚太宗女東陽公主拜駙馬都尉
遭父艱居喪以孝聞太宗手詔勅喻曰古人立孝毀不滅
身聞卿絕粒殊乖大禮幸抑摧裂之情割傷生之累俄起
爲衛尉卿
又曰蕭瑀子銳尚太宗襄城公主公主雅有禮度太宗每
令諸公主凡厥所爲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爲營第公
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同則定省多闕
再三固讓乃止
又曰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
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
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
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
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又曰貞觀中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勑有司資
送倍於永嘉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
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
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即

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
又曰太平公主高宗少女以則天所生特承恩寵初永隆
年降駙馬薛紹垂拱中被誣告與諸王連謀誅死則天乃
殺武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豐碩方額廣頤多權略則
天以爲類已每預謀議神龍年誅張易之有謀進號鎭國
太平公主賞錫不可勝紀二年置公主府時中宗韋后上
官昭容用事皆以爲智謀不及公主甚憚之公主日益豪
横唐隆元年玄宗淸内難公主又預其謀令男崇簡從之
與玄宗尊立睿宗公主頗著大勳益尊重加實封五千户
通前一萬户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軍國大政事
必參决如不朝謁即宰臣就第議其可否公主由是驕恣
田園遍於近甸貨殖流於江淮公主懼玄宗英武乃連結
將相專謀異計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先天二年玄宗

覽一三五中　三

漸危逼乃勒兵誅其黨蕭至忠等公主遁入山寺數日方
出賜死于家藉其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於御府
又曰唐隆元年勑公主置府近有勑總停太平公主有崇
保社稷功其鎭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置襄縣袁楚客
奏記於中書令魏元忠曰女有内男有外男女有别剛柔
分矣中外斯隔陰陽著矣豈可相濫哉然而幕府者丈夫
之職非婦人之事今諸公主並開府建僚崇置官秩若以
女處男職所謂長陰而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不爽
其可得乎竊謂非致遠之計乖久安之策書曰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此之謂也君侯不正雖之哉
又曰安樂公主韋后所生初中宗遷於房州欲及州境生
於路次性惠敏容質秀絶中宗韋后愛寵日深恣其所欲
奏請無不允許特寵驕縱權傾天下自王侯宰相以下除

拜多出其門所營第宅并造安樂佛寺擬於宫掖城西造
定昆池於莊延袤數里出降之時以皇后仗發於宫中中
宗與韋后御安福門觀之及韋庶人敗與駙馬武延秀皆
斬之追貶爲悖逆庶人
又曰武延秀武承嗣之第子也時武崇訓爲安樂公主壻
即延秀之從父兄也數引至主第延秀久陷蕃中解突厥
語常於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及崇訓
死延秀得幸尚主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衛將軍駙馬都
尉
又曰太中二年以起居郎駙馬都尉鄭顥尚萬壽公主詔
曰女人之德雅合愼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之節也
先王制禮貴賤同遵既已下嫁臣僚儀則須依古典萬壽
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覽二三三一四　四

又曰弘化公主宗室女貞觀十三年降吐谷渾慕容諾曷
鉢
又曰文成公主宗室女貞觀十五年封降於吐蕃贊普弄
贊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于河源見主
人子婿禮甚謹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
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
當築一城以誇示後世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
書從之
又曰貞元三年遣迴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
君命請婚於我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見合闕於
麟德殿且命齎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疋還
之許其互市而去以殿中監嗣王湛然爲送咸安公主使
仍兼婚禮使四年迴紇公主兼使者至自本蕃上御延喜

門禁婦人及車輿觀者時迴紇可汗喜於和親其禮甚恭乃上言曰昔爲兄弟今即子壻子壻半子也彼猶父此猶子父若患於西戎子當遣兵除之

又曰太和公主長慶元年封爲公主冊爲迴紇可汗出降愛登里邏胥沒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初保義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爲永安公主將以降嫁其年保義可汗卒冊九姓迴鶻爲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請迎所許嫁公主朝廷封第五妹爲太和公主以降今迴紇焉雖狄人固請永安而終不許故命中書舍人王起就鴻臚寺以宣喻焉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市販珠人高后募三寸珠乃詣闕上之珠好過度賜五百金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仲求珠獻四寸之珠

又曰蕭史善吹簫教秦穆公女作鳳聲公爲作鳳臺令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飛去

荀氏家傳曰荀羨字令則年十五擬國婚之選君不欲連姻帝室乃遠遁長史監司追尋不獲已遂尚尋陽公主

世說曰桓武平蜀以李勢女爲妾有寵常著齋後溫尚南康長公主主始不知之既聞乃伺溫不在率數十婢拔白刃往李所故欲斫之見李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婉主於是擲刀前抱之阿姊我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風俗通曰列侯尚公主國人尚公主以妻制夫陽屈於陰介

漢武帝集柏梁詩曰左九嬪作萬年公主誅曰赫赫京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篤生公主誕育休禎秀出紫暾日暉月明紅顏髮鬒金質玉形

駙馬

漢書曰駙馬都尉掌駙馬（駙爲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

又百官公卿表曰漢武元鼎二年置三都尉駙馬奉車掌御乘輿車騎都尉掌羽林從騎並無員或以侍中常侍郎尹校尉左遷爲之

漢舊儀曰駙馬都尉掌駙從武帝置秩比二千石

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今年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宋書曰江斅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

女臨江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齊書曰王暕字思晦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祖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梁書曰袁樞博學明悉舊典初陳武帝長女永嘉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岊（岊子結反）梁時武帝受命唯主客請議加蕆駙馬都尉并贈岊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與列侯尚主自斯已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爲一號

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已來因爲瞻准

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如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配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絶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宜追贈陳侯時以議爲當

後魏書曰陸昕之風望端雅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馮誕字子正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特蒙親待尚高祖妹樂安公主拜駙馬都尉高祖寵誕同輿而載同按而食同席而坐

又曰宿石高宗時爲中散嘗從獵高祖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引高宗馬至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石爲忠臣而控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治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

又曰萬安國代人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迁散騎常侍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迁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卧起爲立第宅賞賜至鉅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成王

唐書曰文宗儉素嘗駙馬都尉韋處仁入見巾夾羅巾以進上謂曰本慕卿門户清素故俾從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爲之卿不須爲也

又官品志曰駙馬奉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公主者無班秩。語林曰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駙馬都尉美姿儀帝每疑其傅粉後夏月賜以湯餅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

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五

郡部一

叙京都上

釋名云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俋聚會之稱也

左傳曰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

尚書太傳曰十邑爲都

尚書曰建邦設都

又曰成王在豊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毛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於酆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又曰四縣爲都

又曰距國五百里爲都

公羊傳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白虎通曰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明什倍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或曰夏爲夏邑殷爲商邑周爲京師

帝王世紀曰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師

又曰天子所居宫曰都

風俗通曰京謂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京師義亦取此

帝王世紀曰宓羲爲天子都陳在禹貢豫州之域西望外方東及明緒於周陳胡公所封故春秋傳曰陳太昊之墟也於漢屬淮陽今陳國是也神農氏亦都陳又營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黄帝都涿鹿於周官幽州之域在漢爲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則上谷本名彭城

今上谷有涿鹿縣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黃帝祠皆黃帝戰蚩尤之處也或曰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少昊氏自窮桑登位故春秋傳曰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登帝位魯北後徙曲阜於周爲魯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奎婁之分降婁之次周以封伯禽故春秋傳曰命伯禽而封少昊之墟是以書叙稱魯公伯禽宅曲阜是也顓頊氏自窮桑徙商丘於周爲衛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常山及兖州桑土之野營室東壁之分豕韋之次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謂之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帝嚳氏都亳今河南偃師是也禹貢外方之域嵩高之北或言在梁非也帝堯氏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南有望都縣山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北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其縣曰望都而地理志堯山在唐南山中張晏以堯山實在唐北地理志堯之以後徙涿鹿世本云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禮在并州之域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爲更名唐故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氏乎帝舜其所營都或言蒲阪即河東縣

帝王世紀曰夏鯀封崇伯故春秋傳曰謂之有崇伯鯀國在秦晉之間左氏傳曰趙穿侵崇是也禹受封爲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南角亢氏之分壽星之次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於漢平陽安邑皆屬河東晉陽屬太原在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參代之分實沈之次於周爲晉今司隸并州之域也相徙商丘於周爲衛成公夢康叔曰相

奪予享是也少康中興復還舊都故春秋傳曰復禹之迹不失舊物是也世本又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案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厎滅亡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然則居陽城者自謂禹避商均時非都也故戰國策稱桀之居左天門之陰右天谿之陽成皋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吳起對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案地理志上黨商都有天井關即天門也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爲通西上郡關即吳起之所云也洛皆在陽城非都審矣

帝王世紀曰商契始封於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上洛商是也世本契居蕃相徙商丘本顓頊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故商王大火謂之辰故辰爲商星今濮陽是也然則契之所封商丘商洛是也商土於周爲衛商是也而學者以商丘爲契封謬矣湯始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洛河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陽亭是也以經考之事實甚失其正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寧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湯又盟諸侯于景亳然則二亳皆在梁矣春秋會于亳是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世本又言太甲

從上司馬在鄴西南葉詩書太甲無遷都之文桐宮其在斯乎仲丁徙囂或曰今河南之敖倉是也故書序曰仲丁徙于囂河亶甲徙相在河北故書序曰河亶甲居相是也祖乙徙耿為河所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今河東有耿鄉是也及盤庚立復南居亳之殷地故書序曰將治亳殷今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南亳偃師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故立政篇曰三亳阪尹是也武丁徙朝歌於周為衛今河内縣也紂自朝歌北築沙丘臺沙丘地理志在鉅鹿東北七十里邯鄲國屬趙於禹貢在冀州大陸之野昴畢之分大梁之次至今民俗歌謡男女淫縱猶有紂之餘風世稱趙女之美是也

又曰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風是也及公劉徙邑於豳今新

平漆之東北有豳亭是也故詩稱篤公劉于豳斯館至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陽西北岐城舊趾是也故詩稱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故書序曰維周王季宅程是也故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郢西夷人也暨文王受命徙都於酆在今京兆之西是也故稱伐戎於崇作邑於酆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陽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觀是也周公相成王以酆鎬偏處西方之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土中故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唯洛食是為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郟鄏之地是以或謂之郟鄏故春秋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河南是也今郟鄏東門名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酆鄗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酆至懿王徙大丘秦謂之廢丘今京兆槐里是也。世本曰懿王居大丘厲王淫亂出于彘今河東永安是也平王即位徙居洛洛誥所謂新邑也國語曰幽王滅周乃東遷本殷之畿内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域河洛瀍澗之間周於南柳七星張之分鶉火之次也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故春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後六年王室定遂徙都成周是後晉又率諸侯之徒脩繕其城以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焉翟泉地在成周東北今洛陽城中有周王冢是也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

又曰秦非子始封於秦故秦本紀稱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隴西秦谷亭是也玄孫莊公徙廢丘周懿王之所

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酆之地列為諸侯文公徙汧故秦本紀曰公車獵至汧乃卜居之今扶風郿縣是也寧公又都平陽故秦本紀曰寧公二年徙居平陽今扶風郿之平陽亭是也故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今扶風雍是也至獻公即位徙治櫟陽今馮翊萬年是也孝公自櫟陽徙咸陽秦本紀曰作為咸陽築冀闕徙之及漢元年更名新城屬扶風後并於長安故太史公傳曰長安故咸陽也元鼎三年復別為渭城今長安西北渭水陽有故城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寔為咸陽是也

又曰漢高帝元年始為漢王都南鄭屬漢中秦厲王所置在禹貢梁州之域北達雍南跨巴蜀與秦同分二年北徙櫟陽故秦獻公之所居後居萬年故屬馮翊今京兆縣也都長安秦咸陽之地今京兆所治縣也其城狹小至惠帝

元年始更築廣五年乃成光武以武信侯進封蕭王在禹貢徐州之域於周以封子姓之別附庸蕭在春秋於漢屬豫州今沛國蕭是也及即位於鄗更名高邑建武元年始都洛陽故成周之舊基城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是以時人謂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

又曰魏武為魏公都鄴今魏郡是也後文帝因漢之舊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迹鄴為王業之本基與洛陽凡五都故號曰五都

博物志曰河東平陽堯所都河東太陽虞所都太保

潁川陽翟夏禹國弘農陜虢所都王季

河南偃師尸鄉湯所都

魯國薛奚仲所都河南洛陽周公遷殷民曰成周河南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之以為王城平王所都

河南鞏東周所都

扶風槐里周懿王所都

扶風郇邑豳鄉公劉所封

左馮翊櫟陽秦獻公所封

扶風雍秦惠王所都

晉書云晉都洛陽至永嘉南遷居建康今潤州江寧縣宋齊梁陳並同居建康梁元帝及後梁蕭詧又別居江陵永嘉之亂有十六國各建都邑前凉張軌都敦煌後凉吕光都姑臧後凉禿髮烏孤都略陽西凉李暠都酒泉北凉沮渠蒙遜都張掖前燕慕容廆初都和龍後徙薊又徙鄴後燕慕容垂都中山南燕慕容德都廣固北燕馮跋都和龍前秦苻堅後秦姚萇並都長安西秦乞伏國仁都定樂前趙劉聰都平陽後趙石勒都襄國至石季龍都鄴後蜀李特都成都夏赫連勃勃都統萬城

又曰永嘉南遷後魏拔中原初都代又徙洛陽至文帝遷長安孝靜帝遷都鄴號東魏西魏東魏禪北齊高洋以鄴為上都晉陽為下都西魏禪周周禪隋並都長安隋高祖營大興城後徙居之名曰長安今西京也隋煬帝遷洛陽於故周之王城對伊闕即今東都城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六

州郡部二

敘京都下

史記曰：婁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脫輓輅（木橫遮車前人推之音胡格反），衣其羊裘，因齊人虞將軍見上，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成王即位而營雒邑，以天下中，四方貢職道里均，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人也。今陛下與項籍戰滎陽，爭成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暴骨中野，欲與成康比隆，臣以為不侔矣。夫秦被山帶河，四塞之固。夫與人鬬，不搤其喉，拊其背，未能全勝。上疑之，及留侯言之，上即日車駕西都，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

漢書曰：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曰：雒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河向雒，其固亦足恃。張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獨守，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又曰：秦中形勢之國也，地勢便利，以下兵於諸侯，譬如高屋之建瓴水也。

又曰：翼奉上書曰：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澠池，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又敖倉地方千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胡羌之難（師古曰蕃扞也）（言一禁反音千萬反）遂陛下恭己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

後漢書：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洛陽宮闕名有卻非殿）。

又曰：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班固感前代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答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以諷諫為主者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陽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

又黃琬傳：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也。

又曰：杜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

又曰：王景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篤上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而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景紀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烏等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

又曰：陳紀遷侍中，出為平原相，謁董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遷何如？紀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左傳之文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議計之末者愚以爲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崤嶮之險也卓意甚恨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

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崗改名秣陵有別小江可以貯舡宜爲都邑劉備勸都之自京口遷都焉吳志先亂時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歸建業死不就武昌居乃遷都建業案江表傳漢建安中劉備曾宿於秣陵觀江山之秀吳志曰初張紘嘗謂權曰秣陵楚威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及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illegible]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覩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

晉書周顗成都王穎以爲河南尹顗觀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都壽春曰不圖危運戎狄交侵畿甸危逼僉以郡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河朔蕭條崤函阻澁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岳名州四帶有重險之固運漕四通無空匱之難雖聖上神聰元輔明賢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保永祚也

載記曰劉元海之僭大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鳳翔龍興奄受大命然皇居仄陋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乃遷都平陽

又石勒下令曰武都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魄歸之初張賓謂勒曰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國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王業成矣遂據襄國又符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眞不虛矣權翼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殞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何也德不修故也吳起有云在德不在險願陛下守之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江表傳孫皓欲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陸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樂矣又武昌土地危險磽确非王者都安國養民之處舡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就武

昌居臣聞翼星爲祥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發自天心也

後魏書文帝泰和十八年卜遷都鄴登銅雀臺御史大夫崔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運漕四通有西門使起舊迹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國富主奢暴成速敗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陽

三國典略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還都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渚宮洲數滿百當出天子陛下龍飛是其應乎梁主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左僕射王褒曰帝王所都本無定處其如黔首萬姓未見輿駕入建業謂是列國諸王

宜順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時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勸東謂為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梁主笑之又於後堂大會文武五百人問之曰吾欲還業諸郷以為何如衆皆愕然莫敢先對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入勸梁主云建業舊都塋陵猶在荊鎮邊疆非王者宅願陛下弗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其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

五經要義曰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

王嬰古今通論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美郷方三千里五岳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鹽鐵論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為天下之名都

世説曰謝公時兵厮養逋士多外竄在南塘下諸舡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師

譙周法訓曰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

管子曰凡立國都非大山之下必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准繩

山海經曰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郭璞注曰天帝曲密之邑

又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

又曰從極之淵三百仞惟冰夷都焉冰夷河伯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之賢舉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為大王以脩德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幣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遂策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陽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幽人聞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東循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户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築城郭立宗廟設官司即詩所謂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作廟翼翼築之登登削屢馮馮者也周道之端蓋自此始

兩京記曰 隋文帝開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長安故城漢來舊邑宮宇蠧朽謀欲遷都僕射蘇威等議令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當遷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開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漢故城之東南萬年縣界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枕龍首原今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名棖公言詞多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位何故坐之左僕射高頴揣知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創制規模謂之大興城隋文初封大興公及登極縣門園池多取其名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四十步周廻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

又云東都城隋大業元年自故都移於今所其地今周之王城自周敬王後漢並居於今之故都至仁壽四年隋文

帝於此營建初謂之東京有詣闕言事者稱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為東都為王充所據充平改為洛州總管府尋又置陝東大行臺武德九年復為洛州都督府貞觀六年改為東都舊宮為洛陽宮明慶元年復為東都武太后號為神都神龍元年復舊又改為河南府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初隋煬帝登北邙觀伊闕顧曰此龍門耶自古何為不建都於此僕射蘇威對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悅然其地北據山麓南望天闕水木滋茂川源形勝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又曰太宗車駕始幸洛陽宮唯因舊宮無所改製終於貞觀永徽之間荒蕪虛耗置都之後方漸修補龍朔中詔司農少卿韋機更繕造高宗常謂機曰兩京朕東西二宅來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始作上陽等宮至武太后遂定都於此日已營構而宮府備矣

郡國誌廬山在柴桑彭澤二縣之界疊障九成崇巖萬仞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障亦曰天子都

楊雄蜀都賦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

張衡南都賦曰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

魯都賦曰彼齊諸儒皆繪弁端衣散佩垂紳金聲玉色溫故知新訪魯都之區域尋先王之遺真

左思蜀都賦曰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苞玉壘而為宇

又曰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民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奧則八紘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

後漢杜篤論都賦夫大漢之盛代藉雍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代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海也合二百一十一曰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多三百年）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彰（謂呂氏亂而文帝興昌邑廢而立帝中興）皆莫能遷於雍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農巳來無茲著明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於公劉居豳大王居岐文王居酆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育業也）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衍豐也謂秦都關內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七

州郡部三

敘州　敘郡　敘縣（邑郭里坊關隘附）

敘州

釋名曰：州，注也，郡國所注仰。

說文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

河圖括地象曰：長城者爲州。

又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

又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

河圖曰：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鹹以酸。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塞，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駛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

尚書舜典曰：肇十有二州。（注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廣大，分爲并州，燕齊遼遠，分置幽州、營州，爲十二州。）

又湯誓曰：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政。（九有，九州也。）

尚書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師焉。（鄭玄注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毛詩商頌曰：帝命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

詩含神務曰：邶、鄘、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

周禮地官大司徒曰：五黨爲州，使之相賙。（鄭玄注曰：州，二千五百家。賙，其困乏。）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又春官下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又夏官下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禮記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

春秋說題辭曰：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西曰雍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荆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揚州（自江南至海也），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也），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也），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岱東至海）。

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別，土壤山陵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九百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言民足以盡地力），（[illegible]）磽确不墾者，其餘隄封千五百萬二千頃。

論語摘輔象曰：兗、豫屬上台（九州繫三台），荆、揚屬下級（之下台，下級之上），梁、雍屬中上（中台之上），冀州屬錯（錯，猶雜也，屬中台之下），青州屬下上（下台之上），徐州屬下下（下台之下也）。

五經異義曰：地有九州，足以承天。

史記曰：鄒衍云：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赤縣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後漢書曰：獻帝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獻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爲雍州；省交州，以其郡國并荆州、益州。於是有兗、豫、青、徐、荆、揚、冀、益、雍九州。禹貢梁州，益州也。無并州一地也。）

又曰：順帝時，李固上書曰：夫天下之大，譬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病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

應劭漢官儀曰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戎狄置交阯朔方之州復徐梁之地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以交朔獨不稱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襲始開北方遂交南方爲子孫基阯也

漢官解詁曰冀趙常山（胡廣注曰經曰冀州既載居趙國今治常山）兗衛濟河（經曰濟河惟兗州衛國今治山陽）青齊海岱（經曰海岱惟青州居齊國今治[illegible]）徐魯淮沂（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居魯國今屬徐州而治東海）揚吳彭蠡（經曰淮海惟揚州又曰彭蠡既瀦居吳國今治九江）荊楚衡陽（經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居楚國今治武陵）益庸岷梁（經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改梁州爲益州合治廣漢）涼邠黑水（經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居邠國漢改[illegible]）雍別朔方（漢別雍州之地置朔方刺史）交阯南越（漢平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別治[illegible]）幽燕朝鮮（[illegible]）并代晉翟（[illegible]）

淮南子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柱

又曰九州大縱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亦千里

又曰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晨土（東南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晨土）正南次州曰沃土（[illegible]故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illegible]故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illegible]八月建酉百[illegible]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爲四方內主故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illegible]故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illegible]）正東揚州曰申土（[illegible]）

輿地志曰周成王時周公作輔定官分職改禹九州以徐梁合之於青分冀州之域爲幽并二州

風俗通曰周禮五黨爲州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

物理論曰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并州周官有并州爾雅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數而增交益焉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圖

張衡靈憲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敘郡

釋名曰郡群也人所群聚也秦改諸侯置郡縣隨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

史記曰秦始皇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以公國爲大以侯伯爲小大郡曰守小郡曰都

漢書地理志曰漢孝平時凡郡國一百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

又曰六郡者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續漢書郡國志曰光武中興命併省郡國明章和至于順帝凡郡國一百五仍爲十三郡

又曰光武以官多役煩乃併省郡國十凡縣道侯國四百餘所後爲十三州部司隸理河南（今洛陽）豫州理譙（今亳州）兗州理昌邑（今兗州金鄉縣）徐州理剡（今下邳縣）青州理臨淄（今青州臨淄縣）涼州理隴（今秦州隴城縣）并州理晉陽（今太原）冀州理鄗（今趙州高邑縣）幽州理薊（今幽州薊縣）揚州理歷陽（今和州縣）荊州理漢壽（今武陵郡）交州理廣信（今封州蒼梧縣）至于末加置郡國百有五凡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東有樂浪郡西有燉煌郡南有日南郡北有鴈門郡西南有永昌郡廣袤如前漢

通典曰秦始皇帝併天下分置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爲三十六郡）郡各領縣縣萬戶已上爲令減萬戶爲長平百越又置四郡（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合四十郡置一守一丞兩尉以典之監侍御史掌監諸郡漢有

天下王侯郡國並置焉迄于平帝户口繁息凡新置郡國六十七與秦三十六合一百三改周雍州曰涼州復置夏之徐梁二州而改梁曰益北置朔方南有交阯別置二刺史九十三郡（涼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刺史十三人各掌一州）

又曰後漢魏武輔政吳蜀三方鼎跱疆埸不定建安中置郡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郡樂陵章武南陽襄陵是也又省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郡等七郡江）文帝受禪又置七郡（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也）明帝置六郡（平公孫度得遼西遼東帶方玄菟樂浪又置上庸一郡）少帝又置平陽一郡并得漢舊郡國五十四平蜀得二十郡（劉備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雲南宕渠并得漢舊巴郡廣漢犍爲牂牁越嶲益州漢中永昌涪陵蜀郡也）晉太康平吳之後天下一統（平吳得州四交廣荆揚也郡四十三）九州十六（太康地記曰司冀兗豫荆揚徐青幽并雍涼梁益交廣也）晉自湯陰敗後羌羯交侵至乎劉曜陷洛陽於是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秦營十二州並淪沒

矣後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天平年凡州六十八至武定年凡州一百一十一郡五百一十九周明帝受魏禪至大象二年凡州二百一十一隋文帝受周禪至開皇三年罷天下郡其縣但隸州而已九年平陳巳後四海一家大業三年罷州為郡四年大簿凡郡國一百八十三唐貞觀十三年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叙之為十道

應劭漢官儀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大山山陽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章樹生庭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稽是也京兆絶高曰京京大也十億曰兆欲令帝都殷盛也左輔右弼蕃翊承風也張掖始開垂張臂掖也

黄恭十四州記曰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六年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以公國為大侯伯為小大郡曰守小郡曰都尉都尉之言君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君至尊也言郡守專權君臣之禮更崇也今之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而謂之郡也

風俗通曰周制天子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叙縣

釋名曰縣懸也懸係於郡也

說文曰縣邑也從口巳聲

周書曰郊田方六百里因四土為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周禮地官遂人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

禮記王制曰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畿内夏時天子所爲州界也）

黄恭十四州記曰縣萬户以上為令則子國也千户為長男國也今人呼縣為百里子男本方百里也故言今之百里古之諸侯

又曰縣者弦也言施繩用法狀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

風俗通曰周禮百里曰同所以奬王室協風俗揔名縣縣玄也言當玄静平徭役

邑 附

尚書大傳曰五里為邑

周禮地官曰四井為邑

易訟卦曰逋其邑人三百户
周書曰周公乃作大邑于成周
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穀梁傳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十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公爲病矣
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史記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兵師爲營衛
張華詩曰鸎鳥言遊東邑東邑紛穰穰婚姻及良時嫁娶避當梁

鄉附

釋名曰鄉向也衆所向也
周禮地官司徒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又曰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後漢書曰張湛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唐書曰張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喪以孝行稱縣令郭湛改其所居爲復禮鄉至孝里
老子曰以鄉觀鄉
莊子曰遊於無何有之鄉
鄭玄別傳曰國相孔文舉敎高密縣曰公者人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黄恭交廣記曰秦兼天下改附積爲鄉鄉則有族今嗇夫是也鄉之言境言其在人境域内非天王所置故言鄉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泉陵人爲白土嗇夫漢末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自當代出因名其鄉曰更生鄉
萬歲曆曰黄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便語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於是因曰語兒鄉
郡國志曰秭歸縣屈原鄉里南岸曰歸鄉西岸曰秭歸屈原既放暫歸鄉里因曰歸鄉縣屈原姊女須聞原還亦來喻之因曰姊歸也
王子年拾遺録曰張掖郡郅奇字君珎居喪盡禮以淚灑石石即成痕着枯木枯草在冬必茂浸地成鹹俗謂之鹹鄉漢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改曰孝行之鄉歲時使立廟祭祀

黨附

周禮地官司徒曰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助
釋名曰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所尊長也
六韜曰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

閭附

周禮地官司徒曰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
說文曰閭里門也周禮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
尚書曰武王克商軾商容閭
范曄後漢書曰袁忠子秘爲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秘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秘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陣謙以得免詔復秘等閭號曰七賢閭

戰國策曰王孫假年十五事閔王王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
曰汝朝出而晩來吾倚閭而望汝
又曰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
掩桓公之罪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

里坿

周禮地官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風俗通曰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禮記曲禮上曰里有殯不巷歌
春秋傳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
論語曰里仁爲美
又曰東里子產潤色之
論語撰考讖曰里名勝母曾子斂襟

漢書曰禮古經者出魯淹中里
又曰盧綰與高祖同里閈
又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
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
後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闢從講堂掃除至孔里永異之
召郡府丞謂曰方今阨急而闕里無故自滌豈宜夫子欲
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禮請豐等會手格殺
之
張璠漢記曰荀爽兄弟八人時人謂之八龍舊居西豪家里
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曰高陽里
宋書曰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
母憂哀毁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苦里爲孝家里
宋略曰張敷幼樹風規貞心簡立居喪滅性孝道淳深宜
追甄異以旌厥美可改所居里曰孝張里
又曰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世道詔改所居曰孝行里
又曰太祖十三年春鳳皇見于京師衆鳥隨之改其地曰
鳳皇里
唐書曰劉𧧌之貞觀元年詔遣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
其終養江南道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賜以東帛因上表
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
典略曰衞襄字叔遼河東人也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改其
里謂之孝德里
晉宮閣名曰洛陽城中諸里年和里宜壽里永年里宜都
里大學里富儲里德官里大雅里孝敬里永安里安城里
左池里東臺里安民里延壽里日中里步廣里西國里東
平里殺陽里比恢里安武里孝西里大始里光林里石市

里宜秋里葛西里西河里宣賜里延嘉里攸陽里南孝里
中恢里宜年里渭陽里利民里西樂里北溪里西義里東
統里宣都里石羊里中安里右池里
潘岳西征賦曰所謂尚冠修城河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
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注云皆里名也
社祭酒別傳曰桓宣武館于赤蘭橋南曰延賢里
荊州記曰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舊說其間雕墻崇峻漢
靈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人朱轂駢耀華蓋
接陰同會於太山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勑
縣號爲冠蓋里
荊州圖記曰秭歸縣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爲屋今
其名樂平里
伏琛齊地記曰臨淄有梧臺里

益州記曰州南蜀時故錦潤也其處號玩錦里
伍輯之從征記曰譙周去孔子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曰孔里
郡國志曰齊臨淄縣東有陰陽里諸葛亮梁甫吟云步出齊城門遥望陰陽里里内有三墳墳累累皆相似借問誰家墳田疆古冶子也
會稽典録曰陳囂與民紀伯爲隣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慚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坊附

漢宮閣名曰洛陽故北宮有九子坊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顯昌坊脩成坊綏福坊延禄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隣附

尚書曰睦乃四隣以蕃王室
毛詩曰協比其隣
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周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左傳傳公曰弃德不祥怒隣不義
又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
又曰救灾恤鄰天之道也
又桓公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又昭元年曰晏子如晉景公使更其宅還而毀之曰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又曰諸侯守在四鄰
語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又曰德不孤必有鄰
後漢書曰張霸字伯饒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皆市宅其旁以就學焉
南史曰宋季雅市宅在呂僧珍宅側呂問宅價曰千一百萬呂怪其貴宋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也
物理論曰買宅者先定鄰焉
又曰買鄰之直貴於買宅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七

州郡部四

河南道上

開封府

河南府

陝州

東京開封府

元和郡國志曰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爲鄭地戰國時爲魏都

史記曰魏惠王自安邑里徙大梁（今浚儀縣大梁城魏惠王所築）

漢書曰酈食其說高祖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

又曰文帝以皇子武爲梁王都大梁後東徙睢陽（注曰睢陽今宋州地）

後漢書曰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大梁

春秋後語曰蘇秦去韓之魏說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留汝南鄢邵陵舞陽新都東淮潁煮棗無疏（鴻溝在浚儀縣今□今鄭州煮棗今曹州宛句無疏史記作無胥未詳所在）西有長城之地（史記作長城之界今武原縣有長城）北有河水卷燕酸棗地方千里田舍廬廡之數無所不芻牧人民之衆牛馬之多夜行不絶輷輷軿軿（車馬聲也輷火宏切）夫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

郡國志曰東魏孝靜帝以此置梁州周宣帝改爲汴州以其臨汴水爲名也隋大業十三年州廢以開封浚儀屬鄭州隋亂陷賊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復置汴州

五代史曰梁開平元年梁祖初開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名東京元管開封浚儀陳留雍丘封丘尉氏六縣至是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武陽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隸焉後唐復降爲汴州以宣武軍爲額其陽武長垣扶溝考城等四縣仍且隸汴州其餘五縣却還本部晉天復中復升爲東京復以前五縣隸之漢周並因之

太康地記曰豫州之分其人得中和之氣性安舒其俗阜其人和今俗多寬慢

漢志曰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是也

史記曰王稽與范雎言曰先王待我于三亭之南（三亭今屬浚儀縣）

陳留風俗傳曰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外白甚急簡方圍棊長嘯曰局上有劫甚急

徐廣史記音義曰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圖經曰浚儀有

高陽故城顓頊高陽氏佐少昊有功封於此城

又曰浚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即魏公子無忌勝祭之地

左傳曰韓起送女於楚還過鄭鄭伯勞諸國（今圉城是也）

漢志曰陳留郡鄭邑後爲陳所幷故曰陳留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也

古史考曰伊尹生於空桑陳留有空桑故城

家語曰孔子南遊於楚至阿谷之隧使子貢奉觴從女子乞飲今陳留有阿谷水

漢志曰雍丘屬陳留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東樓公

左傳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在雍丘有鳴鴈亭）

左傳曰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今在雍丘縣）

漢志曰東昏陳留郡莽改曰東明

又曰襄邑屬陳留有服官莽曰襄平師古曰襄邑宋地本

承匡襄陵鄉宋葬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濕故徙縣於襄陵謂之襄邑縣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睢水傳曰睢渙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焉

左傳曰宣二年鄭破宋師于大棘杜預曰在襄邑

後漢地理志曰陳留郡己吾有大棘鄉

國都記云封丘衛地故燕之延鄉也高祖與項羽戰戰於延鄉有翟母免其難故以延鄉封翟母焉

漢志曰封丘屬陳留郡孟康曰春秋時敗翟于長丘今翟溝是也

漢志曰尉氏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邑也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遂以為邑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族耳

後漢地理志曰陳留郡尉氏有陵樹鄉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囿有秦樂廄漢以馴養猛獸

漢志曰外黃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耳瓚曰縣有黃溝故依之也

左傳曰惠公敗宋師于黃杜注外黃縣東有黃城

陳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皇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於野有丹蛇自洒濯入梓宮其俗處仍有遺髮其處在小黃縣陳留

漢志曰長垣屬陳留郡莽曰長固

孟康曰春秋會于匡今匡城是

晉地道記云長垣故衛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

地道記曰承匡城在縣西左傳文十一年會晉郤缺于承匡是也

漢志曰鄢屬陳留郡莽曰順通

左傳隱公曰鄭伯克段于鄢

又鄭太叔侵鄭至于廩延注曰縣北有延津後漢地理志曰即酸棗也

戰國策云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為日久矣沙海儀臺名

陳留風俗傳曰縣有蒼頡師曠城其城有列仙吹臺梁王增築之以為吹臺俗號繁臺

史記曰大梁城有十二門東門曰夷門隱士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抱關者魏公子無忌厚遺之不肯受

水經曰大禹塞滎陽澤開渠以通淮泗名莨菪渠即汴渠也漢平帝時河汴決壞後明帝遣使者修治汴渠至隋大業中更令開導名通濟渠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東引

入泗連于淮至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植柳煬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公私漕運商旅舳艫相接

隋書曰大業元年以汴水迂曲迴復稍難自大梁城西南鑿渠引汴水入號通濟渠

西京河南府

十道志曰洛州周之舊都禹貢豫州之域

尚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言先卜河北黎水不吉又卜澗瀍之間乃吉

周禮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

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
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又曰午爲鶉午周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七星周
之分野
周書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于洛北因邙山以爲天下
之湊也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
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漢書曰高祖欲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
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
之先自后稷積德十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大王以狄伐故
去豳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爲西伯武王伐紂八百諸侯

不期而會成王即位周公之屬輔相焉乃營成周於洛邑
以爲天下中四方納貢道里均有德則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
周之衰乃分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也今陛下
用兵取天下百姓肝腦塗地而欲比隆周室臣以爲不侔
矣不如都秦帝以問張良良曰洛陽雖險其中不過百里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不如都關中婁敬之說是也
博物志曰周在中樞三河之分風雨所起四險之國武王
克殷定鼎郟鄏以爲東都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酆鎬偏在西方職貢
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即中土
元和郡縣志曰河南府三代皆爲都邑周公營之爲成周
秦爲三川郡漢爲河南郡後漢光武都之

左傳曰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
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帝王世紀曰周襄王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果
辛有之言
又曰晉趙鞅納王使汝寬守關塞服虔曰關塞南山伊闕
也
史記曰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三川以窺周室死且
不朽矣
漢志曰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
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王莽曰宜陽
後漢書曰時天下墾田不以實戶口互有增減詔下郡國
檢覈其事而州郡多不均平百姓嗟怨帝見陳留牘上有
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抵時顯宗

爲東海公年十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
問曰何故言河陽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
陽帝鄉多近親
又曰梁鴻登北邙山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覽觀
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遼遼未央兮噫人之劬勞兮噫
魏志曰明帝即位欲平北邙山令登觀臺見孟津廷尉辛
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若九河
盛溢洪水爲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乃止
晉書曰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三日曲水事摯曰漢章帝時
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
相携至水邊洗除因流水以濫觴遂以成俗帝曰若如所
談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對曰虞摯小生未究其本此事
起自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羽觴隨波流及

秦昭王時三月上巳日置酒河曲遂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於王曰令君制有西夏此即其處因立爲曲水焉二漢相沿爲盛集帝嘉賞對

隋書曰煬帝命僕射楊素等營構宮室大業元年遂成新都而徙居之今洛陽宮是也

洛陽地圖曰鞏在洛水之間鞏固也言四面有山可以鞏固也

朱超石與兄書曰洛下道路亦好青槐映蔭可愛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銅駝街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集衆賢銅駝陌上集少年

水經曰伊水東北過伊闕昔大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如闕伊水歷其間謂之伊闕

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有獸在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擒之以獻天子命畜之東虞曰虎牢唐諱虎改武其後又

名成皐

十道志曰壽安縣漢宜陽縣也

史記曰張儀爲秦說韓王曰大王今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榮陽則鴻臺之宮非大王有也又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皐之固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縣有陘山）西有宜陽商坂之塞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陝州

十道志曰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即古虢國地戰國時屬韓秦併天下屬三川郡

史記曰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後漢書曰獻帝東歸至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下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從乃止

史記曰芮國在今馮翊界魯桓公三年芮伯萬爲毋姜氏所逐遂居于魏（今芮城是也）

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毛萇注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而久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及入境見行者讓路耕者讓畔咸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所爭之地以爲閑田天下聞之歸周者四十餘國

唐書曰天寶元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三門山路所通深便於漕運於所開濬中得古鏵鉏上有古篆平陸二字由是其年改爲平陸縣

山海經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名曰桃林廣圓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其中得驊騮騄耳之乘以獻穆王

尚書曰放牛於桃林之野

春秋曰處桃林之塞（桃林在閿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八

晉陽院

州郡部五

河南道中

虢 鄭 曹 華 陳 蔡
汝 宋 亳 許 潁

虢州

十道志曰虢州弘農郡禹貢豫州之域春秋爲虢地七國時秦韓之境秦併天下爲三川郡漢元鼎中置弘農郡

左傳僖二年曰晉荀息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以伐虢

應劭漢官儀云弘大也所以廣大農業也

漢志曰武帝置弘農縣於秦故函谷關山嶺下

戴延之西征記曰函者道形如函也孫卿子曰秦有松柏之塞是也

帝王世紀曰虢有三爲周興封虢仲於西虢此其地也封虢叔於東虢即成皐是也今陝郡平陸縣是北虢

漢書曰楊僕爲樓船將軍恥爲關外人於是徙關新安剖秦河南南陽二郡之西境於故函谷置弘農郡

漢書郊祀志曰黃帝以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後名其地爲鼎胡（今胡城縣也）

郡國縣道記曰盧氏西虢之別也

遁甲開山圖曰盧氏山宜五穀可以避水災因山以名縣

汝州

十道志曰汝州臨汝郡禹貢豫州之域春秋時爲周王畿及鄭楚之地

十三州志曰戰國時梁屬魏秦置三十六郡屬三川郡漢爲河南郡之梁縣也

左傳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即今魯山縣也）

又曰楚白公之亂葉公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縊死葉公遂邑焉（即今葉縣也）

家語曰葉公好龍窻壁皆畫龍形真龍爲降葉公見而喪魄

漢書曰漢王至成皐棘生說漢王曰漢楚相拒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且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漢得休息王從其計出兵宛葉間

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注曰應城在襄城城父縣西南

韓詩外傳曰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珪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曰應侯今應城是也

鄭州

十道志曰鄭州滎陽郡禹貢豫州之境秦兼天下爲三川郡

帝王世紀曰黃帝都於有熊今新鄭是也

漢志曰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國語曰鄭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路泉徐蒲（鮮虞姬姓路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皆則蠻夷戎狄之人也非親作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也）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東虢鄶仲妘姓）之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淫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寄孥妻子賄財也）周亂而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克二邑鄢弊補舟依柔歷華君之土也（言克二邑則八邑可得此）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溱洧水名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説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後鄭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十邑謂八邑及虢鄶）

韓詩外傳曰鄭國俗以二月桃花水下時會於溱洧之上以自祓除也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

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皋閒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以久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能堅守敖倉此天所以資漢願足下急進兵攻滎陽據敖倉之粟即天下知所歸矣

晉書曰阮籍嘗登廣武見劉項戰處歎曰時無英主使豎子成名（其地在滎陽）

地道記曰陽武滎陽有博浪沙張良爲韓擊秦始皇處

宋州

十道記曰宋州睢陽郡理宋城縣虞舜十二州爲豫州之境周爲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之邑後爲齊楚魏所滅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濟陰東平楚得沛梁即今州地

禮記曰武王克殷下車而封殷之後於宋禹貢曰導荷澤被孟豬（孟豬澤在今虞城縣明都澤是）

博物志曰宋北至泗水南迄睢渦有孟豬之澤碭山之基

元和郡國志曰秦併天下改爲碭郡後改爲梁國漢文帝封子武爲梁王自漢至晉爲梁國屬豫州宋改爲梁郡隋於睢陽置宋州

唐書曰天寶末祿山亂兩河郡縣多所陷沒張巡許遠守睢陽賊將尹子奇併力攻圍踰年不下城中食盡竟爲賊所陷巡等抗詞不撓遂被害

陳留風俗傳曰宋之地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仁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史記曰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是曰兔園又爲複道自宮屬諸平臺三十餘里

圖經曰梁王有脩竹園園中竹木天下之選集諸方遊士各爲賦故館有鄒枚之號又有鴈鶩池周迴四里亦梁王所鑿又有清冷池有釣臺謂之清冷臺

漢志曰寧陵屬陳留莽曰康善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也

漢書曰梁孝王武以孝文十二年徙梁梁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居於平臺四十餘里

曹州

十道志曰曹州濟陰郡置在濟陰縣禹貢豫州之域周爲

曹國地後屬宋七國時屬齊漢爲濟陰郡地在濟水之南故以爲名曹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曹南山也）

左傳僖二十八年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移舍於墓（言發冢）曹人兇懼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公說復曹伯

尚書曰夏師敗績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孔曰三朡國名今定陶也）

水經曰荷水俗謂之五丈溝東經定陶

漢書曰高祖五年春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於定陶汜水之陽

左傳曰衞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重丘人毀瓶因詬之（重丘今乘氏縣）

亳州

十道志曰亳州譙郡置在譙縣禹貢豫州之域春秋時陳國之譙邑六國時屬楚秦爲碭郡地漢爲譙縣屬沛郡

左傳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杜注焦今譙國）

史記曰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譙國

漢書地理志曰王莽以譙爲延成亭

魏志曰後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太史令單颺以爲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及文帝即位果如其言以先人舊都立爲譙國與長安許昌鄴洛陽號爲五都

元和郡縣志曰後魏立南兗州周武改爲亳州

魏略曰太祖於譙東五十里澤中築起精舍讀書射獵閉絕賓客即謂之譙東

史記曰老子苦縣人也（苦縣即今真源縣）

單州

五代史曰單州本單父縣梁爲輝州後唐同光二年復舊隸宋州周廣順中割隸曹州

史記曰虙不齊字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國有賢者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許州

十道志曰許州許昌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許國

左傳曰許太岳之胤也

說文曰許炎帝之後也武王伐紂時封之

漢志曰潁川許縣舊許國也

魏略曰後漢建安元年太祖迎獻帝都於許即此邑也魏文帝即位改許昌縣焉

左傳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今有魯祊城在長社縣）

後漢書曰宋寵爲潁川太守閤功曹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秀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凱對曰鄙郡稟嵩高之靈中岳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恥受堯禪洗耳河濱重道輕帝遯世高蹈樊仲父者志潔心遐恥山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父城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神通於神明雖冤

集於左右出潁陽鳧義山英奎秀偉逸才挺出宛孔子之房陝存文武於將墜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著於師門政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已存公有公儀之節出定陵

又曰獻帝建安元年遷都許

魏略曰黃初五年文帝東征留郭后於永始臺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請移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出卒沒今帝在遠未有命柰何移也又景福殿賦曰鎮以崇臺寔曰永始（臺在許昌縣）

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董卓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當為兵衝宜亟去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韓馥迎彧獨將宗族至冀州後董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鄉人留者多見殺略

陳州

十道志曰陳州淮陽郡置在宛丘縣

元和郡國圖曰禹貢豫州之域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楚滅之秦滅楚屬潁川郡漢高分置淮陽國後漢改為陳國

毛詩陳風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注水經曰東門池水至清而不耗不生諸草

爾雅曰陳有宛丘又曰丘上有丘為宛丘

漢書曰高帝十一年立子友為淮陽王罷潁川郡以益之

七賢傳曰漢武出淮陽到監鄉帝問陳翼曰此名為何翼曰監鄉上曰何斯乎翼曰臣言不欺若不欺佩刀當生白毛若欺則無毛視之刃果有毛（監鄉在江縣）

潁州

十道志曰潁州汝陰郡置在汝陰縣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豫州之域春秋胡子國楚滅之秦併天下為潁川郡在漢則汝南郡之汝陰縣也魏晉於此置汝陰郡後魏改置潁州

毛詩曰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史記曰蒙恬伐楚寢丘今汝陰縣有寢丘故城在焉

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無受利地荊楚之間有寢丘其地為不利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封功臣二葉而滅唯寢丘不奪一名沈丘

蔡州

十道志曰蔡州汝陽郡禹貢豫州也

圖經曰春秋時為沈蔡二國之地後為楚魏二國之境秦兼天下以其地為三川漢為汝南郡地形志曰謂之懸瓠城亦名懸瓠城又水經曰汝水周城形如懸瓠故取名焉

史記曰周武王克殷封叔度於蔡叔武庚作亂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七乘子胡改行率德周公聞之舉胡以為魯卿士故魯國治復封胡于蔡是為蔡仲　輿地志曰新蔡縣蔡平侯自上蔡徙都之故曰新蔡

漢志曰汝南郡高帝置王莽曰汝汾

又曰鮦陽屬汝南郡在鮦水之陽也鮦音紂

又曰吳房本房子國也楚靈王遷房于楚吳王闔閭弟夫槩王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戟出堂谿

又曰李斯上蔡人也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要斬咸

陽市斯出獵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子曰吾欲與客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

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平輿故城今蔡州汝陽縣東北有二城相去五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

州郡部六

河南道下

滑　濟　青　淄　登　徐　兗　沂

濮　鄆　齊　萊　密　泗　海

滑州

十道志曰滑州靈昌郡置在白馬縣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衛地戰國時屬魏秦爲東郡地

左傳曰狄滅衛衛立戴公以廬于曹（今白馬地即曹邑）衛文公自曹邑遷于楚丘（今衛南縣地）衛成公又遷于帝丘（今濮陽縣）

史記曰秦始皇五年拔魏十五城始置東郡

漢志曰白馬屬東郡

又曰酈食其說沛公曰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西征記曰古有神白馬因以名縣

又開山圖曰白馬群行水上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

後漢書曰樊儵封燕侯即東郡也

濮州

十道志曰濮州濮陽郡置在鄄城縣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衛地戰國時屬齊秦并天下即東郡地在漢爲濟陰郡

之鄄城縣

左傳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鄄杜注曰衛邑今東郡鄄城是也

史記曰齊威王九年趙伐我取鄄

左傳曰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墟注云衛有觀在昆吾之墟今濮陽城

史記曰舜耕于歷山耕者讓畔應劭曰歷山即雷澤中山也

水經曰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延東走自投濮而死衛靈公將之晉舍於濮水之上夜聞歌聲召師涓受之

濟州

十道志曰濟州濟陽郡置在盧縣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齊秦兼天下為東郡茌平地茌音仕緇反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杜注曰今盧縣故城是

史記曰扁鵲生盧故曰盧醫

酈元注水經曰碻磝城西即故茌平縣城碻磝即今州是也沈約宋書作敲囂字

宋書曰元嘉七年到彥之北征拔碻磝後失之至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先鋒入河平之於此固守因置碻磝城

郡國志曰後魏置濟州於碻磝城中即石勒於耕地聞鼓角之聲是此

圖經曰東阿春秋時齊之柯地也

郡國志曰其地出繒縑故秦王服阿縞

十道志曰石窌在長清縣

左氏傳曰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自徐關入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鋭司徒免乎曰免既而問之璧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窌

鄆州

十道志曰鄆州東平郡置在須昌縣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屬宋即魯附庸須句國朐音戰國時其地屬魏秦為薛郡地漢為東平國

左傳曰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杜注云鄆魯西邑

又僖二十二年伐邾須句僖公時也

又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賜虞人[illegible]

青州

十道志曰青州北海郡置在益都縣

元和郡縣志曰少昊之墟古青州之地舜時以青州越海遼遠分為營州武王克商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周成王少時命太公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後子孫為秦所滅分齊地置齊郡琅邪二郡漢為臨淄郡

圖經曰少昊之代爽鳩氏虞夏則有季萴仕力反殷湯有逢公伯陵逢音蒲江反殷末有蒲姑皆為諸侯國於此地周成王時蒲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

史記曰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

又曰蘇秦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齊軍之良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鬬雞走狗臨菑之塗車轂相擊人肩相摩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給人足志氣高揚
又曰齊所以名齊者有天齊祠也
又封禪書曰始皇遊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羨門之
屬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池名在臨淄南郊山下
漢書曰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
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
又曰齊有三服之官縱爲春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北望齊國曰美哉國
乎鬱鬱蔥蔥使古人無死者則寡人將何去此俯而泣下
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蔬食惡衣可得而食也
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
晏子笑曰樂哉今日之遊宴也見怯君一諛臣二使古而

無死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畎畝
惟農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公慙乃引觴自罰
韓子曰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曰
美哉堂堂乎後代孰有此晏子曰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
國而田氏有之奈何對曰君欲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振窮
卹孤雖十田氏其如君何
齊記曰晉永嘉五年東萊牟平曹嶷爲刺史所築城有大
㵎甚廣因之爲固謂之廣固城城側有五龍口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録曰慕容德初議所都尚書潘聰
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四塞之固負海之饒
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險峻足爲王者
之都從之

十道志曰齊州濟南郡置在歷城縣古兖州之域
周禮曰子爲玄枵齊之分
左傳曰晉平公伐齊戰于靡笄下
史記曰舜耕于歷山
竹書穆天子傳曰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人
巳巳天子東征飲于漯水之上漯水在祝阿即今禹城縣
郡國縣道記曰章丘古高唐縣也春秋時齊邑
史記曰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于河

淄州

十道志曰淄州淄川郡置在淄川縣禹貢青州之域周之
九州爲幽州之境春秋及戰國時屬齊秦爲齊郡漢爲濟
南郡之般陽縣
漢志曰般陽屬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王莽曰濟南
亭

圖經曰長山縣本漢於陵縣也隋改爲以界內長白山爲
名
漢志曰於陵屬濟南郡王莽曰於陸
郡國志曰長山於陵城散宜生得瑞獸之地

萊州

十道志曰萊州東萊郡置在掖縣禹貢青州之域周之九
州爲幽州之境秦置三十六郡屬齊郡漢志高祖置東萊
以其在齊國之東故云東萊
尚書禹貢曰萊夷作牧
左傳曰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百疋齊師乃還後齊人復入萊萊恭公浮柔犇棠晏弱圍
棠滅之遷萊子於郳

史記曰周武王封太公於營丘萊侯聞之遂與太公爭營丘

左傳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聊攝齊西界姑尤齊東界攝聊城攝城在姑水尤水也水在聊墨縣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元封元年大旱禱萬里沙孟康云沙長三百里在郡界

地里志曰長廣縣有奚養澤

周禮職方氏曰幽州之藪曰奚養長廣今昌陽縣

登州

十道志曰登州文登郡漢牟平縣屬東萊郡文帝封齊悼惠王子將閭為牟平侯此即將閭邑也圖經曰古萊子國也戰國及秦屬齊郡漢已下屬東萊郡

又曰文登漢腄縣有之罘山

漢書曰腄有之罘山丹水所出師古曰腄音直瑞切

史記曰始皇二十八年行郡縣上泰山過黃腄經成山後二十九年又東遊登成山外之罘勒石紀功

密州

十道志曰密州高密郡置在諸城縣禹貢青州之域兼得徐州之地秦為琅琊郡漢屬齊文帝分齊立膠西國封齊悼惠王子卬為膠西王都高密

齊記曰密州本東武縣樂府東武吟即是也

秦本紀曰始皇二十六年齊遂登琅琊層臺於山上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二萬戶於琅琊山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琅琊立觀臺周旋七里以望東海

史記曰齊湣王為燕師所敗唯聊莒即墨三城不下立湣王之子法章於莒是為襄王

徐州

十道志曰徐州彭城郡置在彭城縣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徐州之域春秋時宋滕薛小邾偪陽之地六國時屬楚秦并天下為泗水郡楚漢之際楚懷王自盱眙徙都之後項羽徙懷王于郴自立為西楚霸王又都於此漢為泗水郡後為彭城郡

漢書曰高祖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大風之歌令兒皆習和之上乃起舞忼慨泣下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

宋書曰高祖經略中原以彭城險要置府於此後王玄謨上表曰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于濟岱六州之民三十萬戶實由此境

後魏書曰尉元上表曰彭城宋之要蕃南師來侵莫不因之以凌諸夏

泗州

元和郡縣圖曰泗州臨淮郡理臨淮縣禹貢徐州之域春秋屬魯魯又為徐子之國後秦滅楚為泗水郡漢分置臨淮郡

漢書地理志曰衣猶縣臨淮郡王莽曰康義衣音依即達水也

郡城記曰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西巡聞徐君威德日遠遣楚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從之者數萬徐國今徐城是也

兖州

十道志曰兖州魯郡置在瑕丘縣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兖州之域春秋時為魯國武王即位封周公於少昊之墟曲阜之地周公不就至子伯禽乃就封之後三十四君為楚所滅楚以魯為薛郡初為魯國魏太祖為兖州牧焉

左傳曰季康子伐邾以邾子益來囚諸負瑕杜注云魯邑也有瑕丘城即今縣

家語曰夫子為中都宰今有中都城在焉

漢書曰高祖略地取湖陵方輿地志屬山陽郡即今方輿縣也

左傳曰隱公矢魚于棠即此地唐或為魚臺縣

漢書曰吳楚七國反天子命周亞夫將三十六軍擊之亞

夫至淮陽問客鄧都尉策安出客曰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敝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亞夫從之乃破吳（吕令邑全[illegible][illegible]有）

魏志曰太祖欲征陶謙時呂布在兖州荀彧說太祖曰昔高祖居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蔕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自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濟河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乃從之

海州

十道志曰海州東海郡置在朐山縣禹貢徐州之域春秋魯國之東境七國時屬楚秦為薛郡地後分薛郡為郯漢改郯為東海郡

漢書曰朐屬東海郡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

又曰東海郡祝其羽山在南縣所殛之地王莽曰猶亭

左傳曰公會齊侯于夾谷即此

沂州

十道志曰沂州瑯琊郡置在臨沂縣禹貢徐州之域也春秋時齊地秦置瑯琊郡

論語夫子曰點爾何如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尒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武城今費縣）

又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

漢地理志曰費貢屬東海郡王莽曰章信後屬瑯琊郡（費讀祕）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

州郡部七

河北道上

懷　孟　衛　相　洺　邢

冀　趙　鎮　定　瀛

懷州

元和郡縣圖曰懷州河内郡禹貢冀州之域覃懷之地周爲畿内及衛邦雍二國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韓魏二國秦兼天下滅衛爲三川郡

禹貢曰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後漢書曰光武定河内而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今河内帶河爲固户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非此子不可也乃拜恂爲河内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以爲矢養馬收租以給軍

左傳曰周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州陘隤懷（懷州今河内縣）

又曰襄王賜晉文公以陽樊温原攅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在晉山之南河之北故曰南陽）

元和郡縣圖曰河内縣春秋野王邑也

左傳曰晉人執晏弱于野王

漢志曰武德縣屬河内始皇東巡自以武德定天下故名之也

十道志曰脩武本甯邑也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改曰脩武

韓非書曰秦昭王敗趙長平西伐脩武

漢書曰漢武帝行幸緱氏至汲縣之新中鄉得南越相呂嘉首因立爲獲嘉縣

孟州

圖經曰孟州河陽郡禹貢冀豫二州之境則武王伐紂會盟津是也周爲畿内蘇忿生之邑後爲晉邑

左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北齊書曰神武使潘樂鎮北城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又東魏所築中潬城仍置河陽關故有河陽三城侯使

冀州圖經曰河陽在河内郡南六十四里有宫有關

晉書曰潘岳才名冠世爲衆所嫉出爲河陽令

左傳隱三年曰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又僖十年狄滅温（温今河内温縣）温子奔衛周襄王以地賜晉文公

衛州

元和郡縣圖曰衛州汲郡禹貢冀州之域後爲殷都衛縣界朝歌是也戰國時屬魏秦屬河東郡漢爲汲縣地

地理志曰河内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人謂之三監

史記曰周旦以成王命興師殺武庚禄父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

漢志曰朝歌屬河内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王莽曰雅歌

劉子曰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後漢書曰虞詡爲朝歌令多盜連年不解親舊皆弔之曰

得朝歌何衰也詡笑曰難者不避易者必從臣之節也詡謂河内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賊犬羊相聚以求飽暖耳去敖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爲粮青冀流民不知掠以爲衆守其阨塞此爲斷天下之右臂也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効也詡悉平之

春秋後序曰太康五年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塚者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塚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

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曰黎陽古黎國也詩曰黎侯寓于衛是也

相州

元和郡縣圖曰相州鄴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地屬晉戰國時屬魏魏文侯使西門豹守鄴是也秦併天下爲邯鄲上黨二郡之地漢高帝分置魏郡治鄴尚書曰河亶甲居相

後魏書曰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尚書崔光對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

漢志曰魏郡領鄴館陶斥丘等一十八縣

後魏書曰文帝太和十八年卜遷都經鄴登銅雀臺御史崔光等曰鄴城平原千里漕運四通有西門使起舊迹可以饒富在德不在險請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鄴城非長久之地石虎傾於前慕容滅於後國富主奢暴成速敗且西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也遂止

魏書曰黃武二年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廣平陽平魏平三郡爲三魏也

圖經曰安陽紂都也在洪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是也

戰國策曰紂昔聚兵百萬左飲淇水使竭右飲洹水不流

晉書載記曰石勒諸將佐議欲都鄴將攻三臺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於是進襄國

漢志曰内黃屬魏郡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内云

洺州

十道志曰洺州廣平郡屬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爲赤狄之地後屬晉

左傳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是也七國時屬趙秦併天下爲邯鄲郡漢初置廣平國

禹貢曰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衡漳在肥鄉縣

左傳曰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杜注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

漢志廣平國領縣十六武帝征和二年改爲平干國宣帝復故王莽曰富昌

十道志曰洺水縣本漢斥漳縣也

漢志曰以其國斥鹵故云斥漳

又曰曲周屬廣平國莽曰直周

圖經曰邯鄲單盡也邯山名謂邯山之所盡也

邢州

十道志曰邢州鉅鹿郡禹貢冀州之域秦併天下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郡

左傳曰凡蔣邢茅周公之胤也

又成十五年楚大夫申公奔晉晉以爲邢大夫峽（邢音刑邢之地廣平）郡國志曰邢州尚書坊東平地周百餘步其所鳴響人馬行上轟轟有聲極之即火出。十三州志曰鉅鹿唐虞時大麓之地尚書堯試舜百揆納于大麓麓則林之大者堯之禪舜欲使天下皆見之故合羣臣與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授受以明己禪也

張耳傳曰高祖從平城還過趙趙王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踞趙相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栢人今堯山縣）

冀州

十道志曰冀州信都郡

元和郡縣圖曰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在秦屬鉅鹿郡

李公緒趙記曰趙孝成王造檀臺之宮爲趙都朝諸侯故

曰信都

史記曰秦時有客說張耳曰兩君羇旅難以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以就功乃求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

漢書曰項羽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改曰襄國

晉書曰張賓說石勒曰襄國因山憑險實形勢之國可都之遂都於此

晉書曰初童謠云古在左月在右讓去言或入口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讓去言爲襄也或入口爲國也尋爲石勒所都

後漢書曰王郎僭號河北惡應光武自薊南行至下博惶惑不知所之有白頭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守光武即馳赴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

魏志曰韓馥爲冀州牧公孫瓚欲襲之袁紹使高幹諷馥令以冀州讓紹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辟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以州與之馥不從以州與紹

盧植冀州風土記曰冀州聖賢之泉藪帝王之舊地

十三州志曰冀州之地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語曰仕宦不偶值冀部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自薊南馳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兎肩

魏志曰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冀州所制者廣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荀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今分冀州將皆動心一旦生變天下未易圖也公從之

趙州

元和郡縣圖曰趙州趙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爲邯鄲郡平棘縣地又趙國兩漢及魏以封建子弟

趙記云女子盛飾冶容習絲竹長袖傾絶諸侯

左傳曰師及齊師衛孔圉及鮮虞伐晉取棘蒲（棘蒲今平棘縣也）

史記蘇秦說趙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里西有常山南有漳河東有清河北有燕代

漢志曰元氏屬常山縣王莽曰井關亭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

後漢書曰光武北征彭寵陰后從行生明帝於元氏傳舍章帝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又祠顯宗於始生堂皆

奏樂用新詩復元氏祖

十道志曰高邑縣趙房子之邑竹書紀年作鲂子漢以為鄗縣（鄗音呼各反）後漢復改為高邑

後漢書曰光武至鄗羣臣請即帝位於是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今趙州柏鄉縣）

鎮州

十道志曰鎮州常山郡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冀州之域周為并州地春秋時為鮮虞國戰國時屬趙秦兼天下為鉅鹿郡

十三州志曰真定本名東垣以河東有垣故此加東耳

漢書曰高帝時代相陳豨反使趙利守東垣上自攻之不下卒罵帝帝怒增兵急攻城斬罵者改曰真定

漢志曰井陘屬常山郡

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鉶山注曰燕趙謂山脊為鉶即今井陘是

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趙王翦下井陘

元和郡縣圖曰靈壽縣本中山國都也

十三州志曰中山武公本周之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晉大史餘見周王王問之諸侯孰先亡對曰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日觀之中山其先亡乎其後魏樂羊為文侯將拔中山封之靈壽

戰國策曰九門縣本有九室而居趙武靈王改為九門縣

史記曰趙惠王三十八年藺相如城九門大城

定州

十道志曰定州博陵郡禹貢冀州之域虞舜十二州蓋并州之域春秋時鮮虞白狄之國後改為中山國

張曜中山記曰郡理中山以其城中有山故謂之中山又云郡治中人城

漢志曰盧奴縣屬中山國盧水出焉

圖經曰安喜縣即古盧奴縣也有黑水故池深而不流俗謂黑水為盧不流為奴

漢書外戚傳曰宣帝母王夫人微時與父迺別於柳宿城（在義豐縣）

十道志曰唐縣本春秋時鮮虞邑也漢為唐縣地

漢志曰唐縣屬中山國王莽曰和親故堯國也堯為唐侯邑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孟康曰晉荀吳伐鮮虞入中人今中人亭是

應劭風俗通曰中人城北四十里有左人亭鮮虞故邑（左人亭名也）

漢書曰望都屬中山國莽曰順調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為名

圖經曰陘邑縣本七國時中山國之苦陘縣也

史記曰李克為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入多於前克曰苦陘上無山林之饒下無藪澤牛馬之息而入多於前是擾亂吾民也於是免之

十道志曰鼓城縣春秋鼓子之邑漢下曲陽之地

春秋左氏傳曰晉荀吳圍鼓以鼓子𩞈鞮歸（鉅鹿下曲陽有鼓聚）

十三州志曰中山有上曲陽故加下耳

圖經曰北平縣本秦曲逆縣之地屬中山國

漢書曰高祖北征還過曲逆上其城望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於是封陳平為曲逆侯

後漢書曰章帝北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改為蒲陰

瀛州

十道志曰瀛州河間郡禹貢冀州之域舜十二州爲幷州之境春秋時屬燕趙二國秦幷天下爲河間郡漢爲河間國

郡國志曰瀛州以地帶滄海物產滋瀛故以名之又云以瀛海爲名

漢志曰河間國領縣四樂成侯幷武隧弓高王莽曰朔定

應劭曰在南河之間

漢書曰武帝時望氣者云西北有女極貴遂訪之於河間得鉤弋夫人

十道志曰博野縣本漢蠡吾縣地

十三州志曰太初元年蠡吾侯去入繼孝質是爲孝桓帝追尊其父蠡吾侯冀爲孝崇皇帝陵曰博陵因改爲博野縣

漢志曰高陽縣屬涿郡王莽曰高亭以其在高河之陽故曰高陽

漢志曰東平舒屬渤海郡以代郡有舒故此加東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二

州郡部八

河北道中

魏　博　莫　深　易　幽
順　歸順　涿　薊　燕　檀
嬀　平　營　德　棣　滄
貝

魏州

元和郡縣圖志曰魏州魏郡禹貢兗冀二州之域在夏即觀扈之國春秋時爲晉地戰國時爲衛魏二國之地秦滅魏置東郡滅趙置邯鄲郡漢以秦邯鄲之南部東郡之邊縣置魏郡後漢封曹操爲魏王治鄴

史記曰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重義而務御

漢書曰邯鄲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漢初分邯鄲之南部置魏郡

漢志曰魏郡王莽曰魏成領鄴館陶等十八縣又曰元城屬魏郡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氏焉

後漢書曰曹操爲魏公操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

元和郡縣志曰元城縣有沙麓山即春秋經所書沙麓崩後爲漢元后興之象也

博州

元和郡縣志曰博州博平郡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地也戰國時爲齊地秦漢爲東郡地

左傳齊晏子對景公曰聊攝以東其爲人也多矣

史記曰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不下魯仲連

爲書約之矢以遺城中燕將得魯連書泣三日猶與不能
決乃自殺
史記曰齊威王伐晉至博陵徐廣注曰東郡之博平也
莫州
十道志曰莫州大安郡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唐景雲
二年分瀛州置
漢志曰鄚縣屬涿郡王莽曰言符
郡國志曰鄚縣有易京城後漢末公孫瓚築京以自固圍
塹十重以鐵爲門諸將家家作樓以千計並高五六丈爲
袁紹所攻城樓皆陷没
圖經曰清苑縣本漢樂鄉縣也
漢志曰樂鄉屬信都王莽曰樂丘
史記曰漢高祖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對曰有樂叔後遂封
樂叔於此

深州
後漢書曰獻帝初公孫瓚據幽州先是有童謡曰燕南垂
趙北際中間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
之乃築京以自固也
元和郡縣圖曰深州饒陽郡禹貢冀州之域七國時爲趙
地秦爲鉅鹿郡地漢爲饒陽縣隋置深州以州西故深城
爲名也
漢志曰饒陽屬涿郡在饒河之陽故名之
又曰安平屬涿郡王莽曰廣望亭漢書高帝六年封鄂千
秋爲安平侯
後漢書曰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亦止）至饒
陽無蔞（力朱）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上豆粥明旦光
武謂諸將曰昨作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公孫異字）
易州
十道志曰易州上谷郡禹貢冀州之域虞舜分冀州立并
州則爲并州之地春秋時燕趙之分秦併天下爲上谷郡
地漢置涿郡今州即涿郡之故安地也
又曰易縣本漢故安縣也漢志曰故安屬涿郡漢書曰文
帝封申屠嘉爲故安侯
九州記曰易縣西南三十里有送荆陘即荆軻入秦之路
也
河北記曰易縣前有天成王潭不從王莽潭子與生五子
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
十道志曰淶水縣本漢遒縣也
漢志曰遒屬涿郡莽曰遒屏

漢書年表曰景帝封匈奴降王隱強爲遒侯
又曰容城屬涿郡莽曰深澤
十道志曰遂城戰國時武遂縣漢之北新城
史記曰趙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
漢志曰北新城屬中山國莽曰朔平土地十三州志曰河
間有新城故此加北
幽州
十道志曰幽州范陽郡禹貢冀州之域虞舜十二州爲幽
州夏殷省併冀周復置幽州秦爲漁陽上谷等五郡漢高
分上谷置涿郡武帝開東夷又置玄菟樂浪二郡
釋名曰幽州北幽昧之地故曰幽州
晉地道記曰幽州因幽都以爲名
山海經曰北荒有幽都之山

爾雅曰北方之美者幽都之筋角焉
晉地道記曰舜以冀州南北廣大分燕北地爲幽州
漢志曰漁陽郡屬幽州莽曰通路
史記曰顓頊郡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
又曰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曰北
郡國志曰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其氣躁急通齊趙渤
海之間一都會也
史記曰燕秦千樹栗與封侯等士馬所生有魚鹽棗栗之
利
後漢書曰公孫瓚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
三國典略曰東魏薛琡嘗夢山上掛絲以告所善張亮曰
山上絲幽字也君必爲幽州後果如之
禮記曰武王克商封黃帝之後於薊

史記曰鄒子之燕昭王擁篲前驅請爲弟子受業築碣石
宮以身親往師之
又曰昭王謂郭隗曰願得賢士以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
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歸燕
漢志曰安次縣屬渤海郡又續漢志曰安次屬漁陽郡
圖經曰武清縣本漢之雍奴縣也
酈元注水經曰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
魏志曰張郃傳曰從擊譚於渤海別將圍雍奴大破之

順州

方輿志曰順州順義郡在范陽郡唐天寶初置又改爲順
義歸化二郡順亦相夙

歸順州

方輿志曰歸順州其地乃燕之北境燕太子丹使荊軻獻
地圖即謂此也即元順州之北境唐天寶初以置歸化順
義二郡同領懷柔一縣復又立歸順州以理焉

涿州

圖經曰涿州涿郡古涿鹿之地舜十二州爲幽州地禹貢
爲冀州之域春秋戰國爲燕國之涿邑漢高帝置涿郡
史記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漢志曰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屬幽州領縣二十九

薊州

圖經曰薊州漁陽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燕
秦時於此置漁陽郡二漢因之
又曰漁陽縣本北無終子國也有無終山城

春秋左氏傳曰莊十三年齊人伐山戎杜預注曰山戎北
狄無終三名其實一也
漢志曰無終屬右北平故無終子國也

燕州

釋名曰燕宛也在涿鹿山南宛宛然因以名之
春秋說題辭曰箕星爲燕陰氣促生故俗云貪利地宜栗
史記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
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不佃作而足於棗
栗矣此所謂天府也
又貨殖傳曰燕秦千樹栗以比封侯

檀州

十道志曰檀州密雲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戰國時並爲

燕地秦爲漁陽郡在漢領白檀等十二縣
又曰本漢虒奚縣漁陽屬郡
漢志曰虒奚屬漁陽郡莽曰敦德虒音題
又曰燕東有漁陽郡
漢書曰漢李廣再節白檀
魏書曰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烏丸於柳城
續漢書曰白檀縣即右北平

嬀州

十道志曰嬀州嬀川郡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幽州之域春秋戰國並屬燕國秦併天下爲上谷郡爲潘縣也
漢志曰燕西有上谷郡
又曰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調屬幽州領縣十五
又曰潘縣屬上谷郡莽曰樹武潘音普半反

晉太康地里志曰潘縣吏屬廣寧郡
史記曰軒轅黄帝戰於阪泉之野
十道志曰阪泉在懷戎縣
周書曰黄帝殺蚩尤於中冀名曰絶轡之野亦其地
史記曰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即嬀州之地名也

平州

十道志曰平州北平郡禹貢冀州之域舜十二州爲營州之境周爲幽州之地春秋時爲山戎孤竹白狄肥子二國地秦兼天下爲遼西郡肥如縣地
漢志曰肥如屬遼西郡肥子奔燕燕封於此
史記曰齊桓公北征山戎至孤竹至卑耳之溪見一人長八尺具衣冠右袪衣走馬前桓公問於管仲對曰山之神有俞兒霸王之君興則前導袪衣示前有水右袪衣從右方涉至卑耳之溪從左方涉其深至膝已涉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魏志曰曹公北征烏丸田疇自盧龍道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道今在盧龍縣

營州

十道志曰營州柳城郡禹貢冀州之域其在十二州爲營州地周爲幽州春秋爲山戎之地戰國時屬燕秦漢爲遼西郡
郡國志曰地當營室故曰營州
漢志曰遼西郡秦置屬幽州領縣十四
後漢書曰遼西郡即烏丸鮮卑蹋頓所居。十六國春秋慕容皝傳曰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可營制規模築龍城構宫室改柳城爲龍城縣遂都之改曰和龍宫

後漢輿地記曰舜分齊營州之域燕西置營丘郡於其城内今柳城縣有營丘城

德州

元和郡縣志曰德州平原郡禹貢兖州之域春秋戰國時齊地秦兼天下爲齊郡地漢分齊郡置平原郡
漢志曰平原郡高帝置王莽曰河平領縣十九
十道志曰蓨縣本漢條縣也景帝封周亞夫爲條侯後改爲蓨
漢志曰脩縣屬信都郡莽曰脩治
元和郡縣志曰安德縣有鬲津枯河禹貢九河之一
漢志曰鬲縣屬平原王莽曰河平

棣州

元和郡縣志曰棣州樂安郡禹貢青州之域又曰兗州之域春秋時爲齊地秦幷天下爲齊郡漢爲平原渤海千乘三郡地

左氏傳曰錫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十道志曰厭次本漢富平縣

漢志曰富平侯國屬平原郡王莽曰樂安亭後漢明帝改爲厭次

漢書東方朔傳曰朔平原厭次人也

十道志曰滴河縣本漢朸縣也朸音力

漢志曰朸屬平原郡莽曰張鄉

十道志曰蒲臺本漢濕沃縣也

漢志曰濕沃屬千乘郡莽曰近亭

三齊記曰蒲臺高十八尺始皇所頓處臺下縈蒲繫馬今蒲猶縈也

滄州

十道志曰滄州景城郡禹貢兗州之域虞舜及周爲幽州之域春秋時屬齊晉七國時屬齊趙秦併天下以齊地置齊郡以趙地置鉅鹿郡漢高帝分鉅鹿置渤海郡分齊郡置平原郡

漢志曰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在渤海之濱因以爲名

圖經曰渤海齊滄州之地屬趙分居多

漢書曰趙分地薄人衆丈夫相遇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塚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

十三州志曰渤海風俗鷙悍高氣力輕薄允

十道志曰清池縣漢之浮陽縣也

漢志曰浮陽屬渤海郡莽曰浮成

十三州志曰浮陽浮水所出東入海

漢書曰宣帝時渤海飢盜賊起龔遂單車入境平之後勸叛者賣劒買牛民皆知勸

漢志曰千童縣靈帝改曰饒安屬渤海郡

又曰樂陵縣屬平原郡莽曰美陽

貝州

元和郡縣志曰貝州清河郡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兼天下以爲鉅鹿郡漢又分置清河郡

十道志曰周武建德六年平齊於此置貝州以貝丘爲名

左氏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

漢志曰清河郡高帝置王莽曰平河屬冀州領縣十四

圖經曰清河縣秦爲厝縣厝音醋漢爲信成縣

漢志曰厝屬清河郡王莽曰厝治安帝以孝德皇帝葬于厝改曰甘陵

十道志曰武城趙邑東武城也

史記曰趙平原君勝封東武城

元和郡縣志曰夏津縣本漢鄃縣鄃音輸縣也

漢志曰鄃縣屬清河郡王莽曰善陸

漢書曰高后封呂他爲鄃侯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三

州郡部九

河東道下

蒲 絳 晉 澤 潞 遼

沁 隰 慈 汾 并 石

嵐 代 忻 蔚 朔 雲

蒲州

十道志曰蒲州河東郡置在河東縣本漢蒲坂地蓋堯舜所都

左傳曰晉獻公滅魏以賜畢萬服虔注曰在晉之蒲坂

史記曰季布爲河東太守文帝謂布曰河東吾股肱郡也

博物志曰河東有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漢興少有名人

魏志杜畿傳曰畿爲河東太守開置學官親執經教郡中化之自後河東多儒者閭閻之閒習於經法

春秋左氏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illegible]）瑕氏之地（[illegible]）沃饒而近盬（[illegible]）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illegible]）隘（[illegible]）於是乎有沈溺重腿（[illegible]）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則公室乃貧（[illegible]）不可謂樂公說從之

郡國志曰猗氏縣猗頓所居之地猗頓魯窮士也聞術於陶朱公公教之畜五牸遂富漢因之名縣

史記曰魏都安邑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侵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我安邑近秦於是徙居大梁

漢志曰河東郡秦置王莽曰兆陽領縣二十四

又曰蒲坂故曰蒲秦更名王莽曰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因加反孟康云晉文公以賂秦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遂名之師古曰應說是

絳州

元和郡縣志曰絳州絳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爲魏地秦三十六郡爲河東郡

後漢書曰章帝元和三年行幸安邑觀鹽池

晉太康地志曰安邑有司鹽都尉別領兵五千

圖經曰晉穆侯遷都於絳曾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後獻公復爲絳絳在今曲沃故城二里有絳邑故城是故絳在翼城東南有故翼城是也

十道志曰正平縣有九原一名九原即趙簡子觀處

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漢書曰元鼎六年上幸緱氏至此聞南越破遂立爲聞喜縣

圖經曰聞喜縣有董澤左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

晉州

元和郡縣志曰晉州平陽郡禹貢冀州之域堯舜所都周爲冀州地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時屬韓秦爲河東郡地

十道志曰本漢平陽縣地

漢志曰平陽縣屬河東郡以其在平水之陽故名之

前趙錄曰太史令言於元海曰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唐堯所都於是徙居平陽也

兩河記曰洪洞縣以此地固重複控扼要險故曰洪洞焉
漢志曰襄陵屬河東郡王莽曰幹昌以晉襄公之陵以爲
名
十道志曰霍邑漢彘縣也
漢志曰彘屬河東郡周厲所奔也王莽曰黄城

澤州

元和郡縣志曰澤州高平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
戰國時屬韓魏後屬韓秦兼天下今州即上黨郡高都縣
之地也
史記曰秦使武安君白起攻趙趙發兵拒秦秦大破趙於長
平[illegible]西
十道志曰澤州以濩澤爲名
漢志曰濩屬河東郡禹貢析城山在其西南濩[illegible]反

墨子曰舜漁於濩澤
十道志曰晉城縣本漢高都縣也
漢志曰高都屬上黨郡有天井關
元和郡縣志曰高平縣本漢泫氏縣也[illegible]反
漢志曰泫氏屬上黨泫水所出也
竹書紀年曰梁惠王九年晉取泫氏
史記曰趙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于端氏也

潞州

元和郡縣志曰潞州上黨郡禹貢冀州之域殷爲黎國春
秋時屬晉又曰縣有潞子之國秦爲上黨郡地
左傳宣十五年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
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illegible]晉侯伐之滅潞酆舒奔
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戰國策曰秦有安邑則韓必無上黨以遠韓近趙故卒歸
趙
隋圖記曰上黨南陽古以爲縣實都也
漢志曰上黨郡秦置屬并州有上黨關
又曰壺關屬上黨郡黎侯國今有黎亭
釋名曰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
上黨記曰高平赤壤其地山阻百姓不居即此郡也
圖經曰後周建德七年於襄垣縣立潞州以其浸汾潞爲
名
漢志曰長子縣屬上黨郡周史辛甲所封師古曰長讀長
短之長
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即長子之地
也

左傳襄十九年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
屯留上長[illegible]
又曰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
晉太康地記曰銅鞮故晉大夫羊舌赤邑時號赤爲銅鞮
伯華漢以爲縣

遼州

圖經曰遼州樂平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晉戰
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上黨郡貞觀中避諱改爲儀州後
又爲箕州後爲遼
十道志曰和順縣本漢沾縣地即諱閼與邑
史記曰秦昭襄三十八年攻趙閼與趙奢曰其道遠險狹
譬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乃使趙奢將大破秦軍乃
解閼與之圍

漢書高帝紀曰韓信破代相夏說於閼與

漢志曰沾縣屬上黨郡有沾水出壺關(沾音他兼反)

沁州

十道志曰沁(千浸切)州陽城郡本漢穀遠縣地

元和郡縣志曰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時屬韓在秦為上黨郡地今州即漢上黨之穀遠屬地

漢志曰穀遠屬上黨郡王莽曰穀近

晉地記曰穀遠今名孤遠後代語訛耳

十道志曰綿上縣亦穀遠縣之地以縣西有綿上地因名之舊屬介休縣隋分置綿上焉蓋晉介子推之地

隰州

圖經曰隰州大寧郡夏殷已前其地與冀沁同在周為晉之北鄙

元和郡縣志曰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為晉地七國時屬魏秦為河東郡地漢為蒲子縣屬河東郡

國語曰驪姬謂晉獻公曰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太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太子申生也二子重耳夷吾也蒲隰平蒲子縣)

郡國志曰以州前二里有泉下濕故取下濕之義為名

十道志曰永和縣本漢狐讘縣也

漢志曰狐讘屬河東郡(讘音之涉反)

慈州

元和郡縣志曰慈州文成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也秦併天下即河東郡之北屈縣

漢志曰北屈王莽曰朕北應劭曰有南屈故稱北瓚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左傳僖二年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屈地生良馬)

元和郡縣圖曰吉昌縣有姚襄城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齊後主武平二年遣斛律明月破周兵於此城下

郡國縣道記曰吕香本漢之北屈有騏縣

漢志曰騏屬河東郡侯國

汾州

十道志曰汾州西河郡禹貢冀州之域其在虞夏及周屬并州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秦併天下屬太原郡

左傳昭元年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汾洮二水)以處太原(太原晉陽縣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又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大夏今晉陽縣)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叔虞封唐是為晉侯)

又昭二年曰齊陳無宇送女晉侯謂之少姜請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介休縣)

又傳二十四年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元和郡縣志曰子夏居西河吳起守西河皆為此也

禮記檀弓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朱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

夫子兩罪一也
唐書曰高祖初起兵師次霍邑隋將宋金剛拒不得進屯
軍賈胡堡會霖神語曰若向霍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日
雨止我當助破之〈賈胡堡在縣〉
并州
元和郡縣圖志曰并州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晉
國戰國時爲趙地秦併天下置太原郡
尚書禹貢曰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春秋元命苞曰并之爲言精合交并
釋名曰并者兼并也言或并或設
元和郡縣志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按晉大鹵太原
大夏夏墟晉陽六名其實一也
左傳曰晉荀吳敗狄於大鹵〈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
太康地記曰并州不以衛水爲號不以恒山爲稱而云并
者蓋以在兩谷之間乎
帝王世紀曰帝堯始封於唐又從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
平陽即今晉陽即太原也
又曰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從都安邑至周成王以封弟
叔虞是爲晉侯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是封汝周公請
封於唐王曰吾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封之
魏志曰高祖園表尚於鄴時表甥外生高幹爲并州刺史
奉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
胡宜速迎尚併力觀釁幹不從故敗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于晉陽引汾水灌其城不
沒者三板

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晉陽公宮
之垣皆荻蒿
隋圖經曰并州其氣勇抗誠信韓趙魏謂之三晉剽〈疋妙反〉
悍盜賊常爲他郡劇
漢志曰太原郡秦置有鹽官在晉陽屬并州領縣二十一
又曰榆次屬太原郡王莽曰太原亭
史記秦本紀曰莊襄王使蒙驁攻趙榆次
漢志曰陽曲屬太原應劭曰黃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
陽曲
石州
元和郡縣志曰石州昌化郡禹貢冀州之域虞及周屬并
州春秋時屬趙亦爲白狄之地在秦爲西河郡之離石地
史記曰秦伐趙取離石
前趙録曰今離石在國單于所徙庭是也
十六國春秋曰晉惠帝以劉元海爲離石將兵都尉
嵐州
元和郡縣志曰嵐州樓煩郡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爲晉
國後屬趙本樓煩故地秦爲太原郡漢爲太原郡之汾陽
地
史記曰趙惠文王主父行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
而破其兵取其地爲縣
漢志曰汾陽屬太原郡汾水所出
漢書項羽傳曰漢有善射者曰樓煩楚挑戰樓煩輒射殺
之使射羽羽大怒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樓煩縣屬鴈門北人善騎射〉
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代州

元和郡縣圖曰代州鴈門郡古并州之域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置三十六郡鴈門是其一焉漢因之

河東記曰代句注在州西北鴈門界西陘山是也

史記曰趙襄子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則趙有句注之北

爾雅曰北陵西隃鴈門是也郭璞注曰西隃鴈門山也

地理志曰自代傍陰山至高闕代王以為塞

漢志曰鴈門郡秦置句注山在陰館

王莽曰填狄屬并州領縣十四

山海經曰鴈門出其閒在高柳代中

史記曰趙襄子與代王會於夏屋以銅斗擊殺代王而取其地

十道志曰五臺縣本漢慮虒縣

漢志曰慮虒屬太原郡師古曰慮虒音廬夷

又曰崞縣屬鴈門王莽曰崞張

又曰繁畤屬鴈門王莽曰當要

忻州

元和郡縣志曰忻州定襄郡古并州之域春秋時為晉國戰國時為趙地秦漢為太原郡地今州即漢太原郡之陽曲縣也

十道志曰忻州置在秀容縣本漢曲陽縣後漢末於此置九原縣

十三州志曰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已西盡雲中鴈門之閒遂空建安中丞相曹公集荒郡之户以為縣聚之九原縣界新興郡領九原等縣屬并州

元和郡縣志曰秀容城劉元海新築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為名

蔚州

元和郡縣志曰蔚州安邊郡禹貢冀州之域虞及周屬并州春秋時地屬晉戰國時屬趙秦漢為代郡

漢志曰靈丘屬代郡瓚曰靈丘之號在趙武靈王之前也

漢書曰酈食其說漢王曰杜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

晉書曰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

朔州

元和郡縣志曰朔州馬邑郡屬禹貢冀州之域虞及周為并州地春秋時為北狄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鴈門郡漢為鴈門郡之馬邑也

漢志曰馬邑屬鴈門郡王莽曰章昭

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為馬邑

後魏書曰道武天興元年還都平城孝文遷都之後於此置朔州

冀州圖云趙武靈王胡服而征遂有獫狁之地漢高帝以韓王信壯武乃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信以晉陽去塞遠請理馬邑上乃許之後匈奴圍信信數求救上賜書責信信懼以馬邑降胡

雲州

元和郡縣圖曰雲州雲中郡禹貢冀州之域虞及周為并州之地春秋時為北狄地戰國時其地屬趙其後屬秦鴈門郡地漢鴈門郡之平城縣也

漢志曰平城東部都尉治王莽曰平順
郡國志曰雲中五原啞出口成氷言苦寒也
漢書曰七年上自將擊韓王信于銅鞮縣名信亡走匈奴與匈奴共距漢上從連戰乘勝逐北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
元和郡縣圖曰後魏道武於此建都東至上谷西至河南至中山北至五原地方五千里以爲甸服孝文改爲司州牧置代尹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四

州郡部十

關西道

雍 華 同 岐 燿 乾
隴 邠 涇 寧 慶 原
靈 鹽 鄜 坊 延 丹
綏 銀 麟 夏 豐 勝

雍州

尚書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文耀鉤曰岐華已北龍門積石南至三危雍州也
春秋說題辭曰秦金精堅故秦俗亦堅
春秋元命苞曰雍壅也東距坂西有漢中南含高山阻居肩是
釋名曰雍州在西山之内壅翳也
應劭注漢書曰四面積高曰壅
李巡注爾雅曰河西其氣蔽壅也
晉太康地志曰雍州西北之地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
呂氏春秋曰西方爲壅州
三輔黃圖曰始皇表河以爲秦東門表汧以爲秦西門
地理通說曰東自同華略河西北西自岐隴會原極于此盡其地扶灃瀰據函崤方千里得百二之固
史記蘇秦說秦孝公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河外有洪河之險西有漢中巴蜀北有代馬之利此天府也
又曰獻公徙居櫟陽孝公用商鞅作咸陽築冀闕徙都之

貨殖傳曰關中由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

漢書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言秦地險固二万人足當諸侯百万人也）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

又婁敬說高祖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之都洛以爲天下之中四方納貢道里均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今陛下欲比隆成康之時爲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變急百万之衆可具故秦膏腴之地以爲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吭而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之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祖以

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高祖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又百官表曰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

又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也

後漢書曰董卓從都長安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曰陸海

三輔黄圖曰太初元年以渭城以西屬右扶風長安以東屬京兆尹長陵以北屬左馮翊以輔京師謂之三輔

關中記曰秦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二關之間謂之中地地東西方千餘里

十道志曰雍州京兆郡禹貢九州之一舜置十二牧雍亦在焉周武王都酆鎬平王東遷以岐酆之地賜秦孝公始都咸陽秦兼天下置内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以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謂之三秦高祖入關定三秦復爲内史武帝改爲京兆尹

華州

十道志曰華州華陰郡置在鄭縣禹貢雍州之域

元和郡縣圖曰周爲畿内之國鄭桓公始封之邑其地一名咸林春秋時爲秦晉之地戰國爲秦魏二國之境西岳華山在焉秦爲内史地漢爲京兆尹

國語曰鄭桓公爲周司徒食菜咸林也

左傳曰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南及華山

史記曰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

漢志曰鄭屬京兆尹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師古曰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也爾雅曰河西曰華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玉焉

魏志曰董卓遷都長安華歆求出爲下邽令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六年東遊海上遣使關中至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奉具璧門）

水經曰渭水東逕平舒城即江神返璧於華陰平舒道遺鎬池君之處也

尚書泰誓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左傳曰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曰今華陰東潼關是也）

同州

元和郡縣志曰同州馮翊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屬秦本大荔戎國秦獲之更名曰臨晉七國時屬魏秦併天下

京兆馮翊扶風並內史之地漢爲河上郡後爲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郡後改爲同州以其書云灃水攸同故名之也

十道志曰漢王定三秦開中置三郡以塞國爲河上郡後罷三郡以爲內史武帝改爲左馮翊

應劭漢官解詁曰馮輔翊著故以爲名

水經曰洛水東南經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沙苑

史記曰魏文侯十六年代秦築臨晉

十六國春秋曰符健時河渭溢蒲津監冠登得一屨於河中長七尺健歎曰覆載之內何所不有

穆天子傳曰陽紆之山何伯馮夷之所都

漢志曰臨晉縣有河水祠又郊祀志祠河於臨晉

博物志曰馮夷華陰人得道水仙爲河伯

左傳曰秦晉戰于彭衙注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又曰秦伐晉晉使呂相絕秦曰俘我王官翦我羈馬羈馬今在郃陽縣王官城

漢書曰宣帝微時嘗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爲人所辱也蓮勺有鹽池名曰鹵中又漢志曰屬馮翊蓮音輦勺音酌

漢志曰郃陽屬左馮翊在郃水之陽即大雅大明之詩曰在郃之陽

岐州

元和郡縣圖曰岐州扶風郡今爲鳳翔府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秦都屬內史高帝更名中地郡後屬內史景帝更名主爵都尉武帝改右扶風所以扶助京師行風化也

史記曰秦文公作鄜畤靈公作吳陽上畤又作下畤今鄜畤有三畤

又曰皇始二十九年巡隴西北地出笄頭山過回中回中在扶風郡

漢書曰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回中宮候騎至雍

水經曰郿縣有積石原魏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此原遂先據之亮至果不得上又魏氏春秋曰亮據渭南宣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即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五丈原在郿縣

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今岐山縣是

三秦記曰陳倉山上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玉雞

耀州

五代史曰耀州本京北府華原縣唐末李茂貞據鳳翔僭行墨制建爲耀州以義勝爲軍額命溫韜爲節度使

乾州

又曰本唐之奉天縣也唐末李茂貞建之爲州後因之不改

隴州

元和郡縣圖曰隴州汧陽郡禹貢雍州之域秦文公所都漢爲汧縣屬右扶風

禹貢曰導汧及岐至于荊山

說文曰隴天水大坂名也

三秦記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又曰隴渭西關也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得越

漢志曰喩麋屬右扶風即今之汧陽縣

邠州

元和郡縣圖曰邠州新平郡禹貢雍州之域公劉所居之地秦爲内史地漢爲右扶風本作豳字開元中以豳與幽字相涉故爲邠

漢志栒邑屬右扶風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也

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十六國春秋曰苻堅時新平人王雕陳圖讖王猛以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雕臨刑上疏曰臣師劉湛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出帝王寶器願陛下志之後果獲王器焉

十道志曰宜祿縣本漢鶉觚縣後魏又分置東陰盤縣

周地圖記曰秦使蒙恬北築長城又於北原築城以觚奠酒而祭有鶉飛止觚上因以名縣今有鶉觚原

元和郡縣圖曰新平本漢漆縣

後漢書曰建武八年隗囂攻略陽上至漆進止未定會馬援夜至上喜問之援聚米以爲山谷於上前指軍所從入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

涇州

元和郡縣圖曰涇州安定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屬秦始皇時屬北地郡漢置安定郡

宋永初山川記曰安定處山谷之間昆戎舊壤迫近夷狄修習武備人皆以馳射爲事

國語曰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王猶不堪况汝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王王滅密（今北地有密城）

詩大雅曰密人不恭敢拒大邦

寧州

元和郡縣圖曰寧州彭原郡禹貢雍州之域當夏之衰公劉邑焉周時爲義渠戎王國至秦昭王殺義渠戎王併其地始皇時爲北地郡漢因之

漢志曰泥陽屬北平郡莽曰泥陰應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蠻中（十道志曰漢故泥陽縣平後魏又置定平）

又曰義渠道屬北郡莽曰義溝

史記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至秦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岐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氏昫衍之戎築城郭以居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殺義渠戎王於是秦有北地隴西上郡之地

慶州

元和郡縣圖曰慶州順化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夏稷子不窋居之今有不窋故城在焉春秋時義渠戎王國始皇時爲北地郡

漢志曰郁郅屬北地郡有牧師苑官莽曰功著

周地圖記曰郁郅城今名尉李城在白馬嶺兩川交口水經曰尉李亦曰不窋疑郁郅之訛也

十道志曰樂蟠縣本漢略畔道也

漢志曰略畔道莽曰延年道有略畔山俗呼曰各盤音訛耳

原州

元和郡縣圖曰原州平凉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地屬
秦始皇時屬北地郡漢爲安定郡
漢志曰高平屬安定郡莽曰鋪陸
班固安豐戴侯頌曰高平第一帝臨我師
漢書曰漢文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
十道志曰蕭關在原州後漢曰隗囂使牛邯守瓦亭關十
道志曰瓦亭在平凉郡

靈州

元和郡縣圖曰靈州靈武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戰國屬
秦秦併天下爲北地郡漢爲富平縣地
漢志曰靈武屬北地莽曰威武東孝帝四年置靈州有河奇
苑號非苑師古曰水中可居曰洲此地在河洲隨水高下
未嘗淪没故號靈州河奇二苑皆在焉

十道志曰靈州有赫連勃勃所置果園水經云河水北有
薄骨律鎮城在洛上舊赫連城也桑果榆林列植其上故
謂之果州
圖經曰周宣政和二年破陳將吳明徹遷其人於靈州江左
之人崇禮好學習俗皆化因謂之塞北江南

鹽州

元和郡縣圖曰鹽州五原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戎狄
地秦屬梁州漢置五原郡地有原五因而名之
史記曰梁山漆沮之北有義渠朐衍之戎即此地
漢志曰馬嶺屬北地郡以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
十道志曰馬嶺今鹽州地
元和郡縣圖曰後魏爲西安州以其有鹽池又改爲鹽州

鄜州 音夫

十道志曰鄜州洛交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秦地始皇
時爲上郡漢爲上郡雕陰縣地
史記曰秦文公畋于汧渭之間夢黄蛇首上鄜以爲上帝
之徵遂以鄜立鄜時祠白帝也
漢書云匈奴南侵至朝那膚施即此地也
漢志曰雕陰屬上郡有雕陰山

坊州

元和郡縣圖曰坊州中部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翟國
秦屬内史漢爲右馮翊翟道縣之地苻姚時時置杏城周
置馬坊唐高祖因置坊州取馬坊爲名
漢書曰朔方爲西部都尉休屠爲北部都尉榜渠爲中部
都尉○郡國志曰杏城在三秦高奴之地翟道故城即今郡城是
也俗謂之高樓城

穆天子傳曰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造父爲御翔行經
翟道昇於太行
元和郡縣圖曰宜君縣前秦苻堅於役祤縣故城置之

延州

元和郡縣圖曰延州延安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白狄
所居秦漢屬上郡高奴之地項羽以董翳爲翟王居高奴
即其地也
漢志曰膚施屬上郡有五龍山
水經曰渭水東經高奴水漢志高奴水合豐林水謂之清
水

丹州

元和郡縣圖曰丹州咸寧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爲白
翟所居秦漢爲上郡地

隋圖經集記曰義川蓋春秋時白翟也其俗語云丹州白室即白翟語訛耳

綏州

元和郡縣圖曰綏州上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白翟所居七國時屬秦秦併天下爲上郡漢初屬翟國後改爲上郡

山海經曰上郡有䟽屬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殺窫窳帝梏之䟽屬之山即此也

銀州

元和郡縣圖曰銀州銀川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白翟地秦爲上郡漢爲河西郡圁陰縣地

前漢志曰圁陰屬西河郡莽曰方陰師古曰圁字本作圁縣在圁水之陰因以爲名也今有銀川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

耆舊傳驄馬城即銀川城也苻秦建元元年自驄馬城巡撫夷狄

麟州

元和郡縣圖曰禹貢雍州之域秦漢爲雲中郡隋爲勝州天寶中分勝州地置麟州

晉太康地志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即此地

後漢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鄣列亭至盧朐山即今縣北光祿塞是也

夏州

元和郡縣圖曰夏州朔方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魏秦併天下屬上郡漢武分置朔方郡

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

漢書曰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出雲中至高闕遂至苻離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北苻離塞名漢）

十六國春秋曰赫連勃勃於朔方縣築大城既成下書曰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都城宜以統萬爲名

酈元水經注統萬城勃勃蒸土所築

又曰朔方縣有契吳山勃勃北遊登之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馬嶺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此之善者也

漢書曰武帝收河南置朔方五原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由是城之自此爲關中根抵

漢志曰朔方治窳渾莽曰溝搜窳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

又曰三封屬朔方郡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

豐州

元和郡縣圖曰豐州九原郡禹貢雍州之域秦漢上郡地

勝州

元和郡縣圖曰勝州榆林郡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戎狄地戰國時晉趙地秦漢爲雲中郡

秦本紀曰始皇十三年伐趙取雲中因以爲郡

續漢書郡國志曰雲中郡領雲中咸陽旗陵沙南北輿武泉原陽定襄武進成樂十一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四

州郡部十一

隴右道

秦 渭 蘭 會 河 洮

岷 廓 疊 鄯 涼 甘

肅 瓜 沙 伊 西 庭

秦州

十道志曰秦州天水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始封之邑秦爲隴西郡漢武置天水郡

史記秦本紀曰周孝王時非子好馬及善畜養孝王曰昔栢翳爲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遂分土地爲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

漢志曰天水郡莽曰塡戎明帝改曰漢陽

秦州記曰郡前有湖水冬夏無增減或謂天水取名由此湖也

漢志曰上邽屬隴西郡戎邑也又曰成紀清水並屬天水郡莽改清水曰識時

輿地志曰石紐地名夏禹所生之地

續漢書郡國志曰成紀古帝庖犧氏所生之地

漢志曰略陽道屬天水郡十三州志曰略陽即故冀城也

又曰街泉戎邑道屬天水郡

續漢書地里志有街泉亭

渭州

十道志曰渭州隴西郡春秋及戰國時羌戎所居秦昭王伐得義渠戎王始置隴西郡

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又曰終南敦物至于鳥鼠漢志

豲道戎邑也屬天水郡即今隴西縣地豲桓音

地道記曰漢陽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郡處其西故曰隴西其山堆旁崩聲聞數百里揚雄所謂響若坻頹是也

蘭州

十道志曰蘭州金城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併天下爲隴西郡

後漢書西羌傳曰羌無弋援劔曾孫忍留湟中忍子研立研最豪健故羌中號爲研種秦始皇時務併六國兵不西行故羌人得蕃息及秦併天下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渡漢興匈奴冒頓強盛臣伏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人求守隴西於是徙留何於狄道

漢志曰狄道屬隴西郡以其地有狄種故云狄道

又曰浩亹水若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蘭州有浩亹故城浩亹音閤門

漢志曰金城郡領縣十三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瓚曰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金城湯池

會州

十道志曰會州會寧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併天下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郡唐武德二年平李軌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改爲會州

元和郡縣志曰後周太祖爲西魏相來巡會師於此因置州爲名唐貞觀中亦爲粟州

河州

十道志曰河州安鄉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併天下爲隴西郡漢分置天水郡

漢志曰枹罕屬金城郡故罕羌侯邑也枹音孚其子從木
禹貢曰道河積石至于龍門積石山在金城西南
西域傳曰河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

洮州

十道志曰洮州臨洮郡禹貢雍州之域秦漢諸羌之地
漢志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沙

岷州

十道志曰岷州和政郡禹貢雍州之域六國時屬秦秦併天下爲隴西之臨洮縣
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起臨洮

廓州

十道志曰廓州寧塞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羌地
漢書曰宣帝時諸羌數背叛後將軍趙充國屯隴西羈縻

之諸羌不敢動
後漢書段熲傳曰延熹中燒當煎何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熲追討大破之明年澆河大豪寇張掖熲斬澆河大帥五千餘人西羌於是弭定

疊州

十道志曰疊州合川郡禹貢梁州之域歷秦漢魏晉爲諸羌所據
後周書曰建德六年西逐諸戎始統有其地因置恒香郡尋改爲疊州蓋以其地多山重疊以名郡也又於三交口築城置甘松防又爲三川縣以隷恒香郡至建德元年改三川縣爲常芬縣仍立芳州以邑隷焉取其地多芳草爲郡之名

鄯州

十道志曰鄯州西平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之地
漢志曰允吾屬金城郡今龍支縣即其地

涼州

十道志曰涼州武威郡禹貢雍州之域六國至秦戎狄月支居焉漢初爲匈奴右地
釋名曰西方寒凍或云河西土田薄故曰涼
晉書曰姑臧城匈奴所築舊蓋臧城語訛後云姑臧
又曰惠帝末張軌求爲涼州於是大城此地爲一會府以據之號前涼後呂光復據之號後涼
禹貢曰原隰底績至于豬野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續漢書曰西羌自賜支以西濵河首左右居今河關西可十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

異物志曰古渠搜國當大宛北界豬野今姑臧界豬野澤是○劉昞燉煌實録曰晉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虎道邊虎化爲人遥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彎弧持之又遥呼暠曰有事告汝無疑也暠知其異投弓於地人乃前曰燉煌空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從酒泉言訖乃失暠乃移都酒泉
後漢書曰安帝時匈奴寇常山於是西北有事民飢民用不足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專務北邊曰譬若家人衣壞敗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郎中虞詡曰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境而今棄之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風土壯猛便習兵事今羌所以不過三輔爲腹心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

甘州

十道志曰甘州張掖郡禹貢雍州之域六國至秦戎狄月支居焉漢爲匈奴右地

尚書禹貢曰道弱水至于合黎

十道志曰今張掖有合黎水

漢志西域傳曰月支本居祁連敦煌間霍去病傳曰濟居延遂臻小月支攻祁連即此道也

漢志曰張掖郡匈奴昆邪王地武帝時開之莽曰設屏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張掖也

又曰觻得屬張掖郡有千金渠西至樂涫入澤中莽曰官式（涫音官觻鹿）

又曰刪丹屬張掖莽曰貫虜

肅州

十道志曰肅州酒泉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月支所居漢爲武威酒泉郡也

漢書曰武帝元狩二年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來降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

又匈奴傳曰漢置酒泉郡以隔絕故與羌通路又西通月支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其水甘若酒故名酒泉

後漢書曰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土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路）

瓜州

十道志曰瓜州晉昌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戰國時烏孫月支居焉漢初爲匈奴右地後爲武威酒泉二郡

漢志曰冥安屬敦煌郡冥水出焉又名籍端水出羌中西入澤冥安即晉昌地

又曰廣至宜禾都尉治昆侖障莽曰廣桓即常樂地有宜禾故城

沙州

十道志曰沙州燉煌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屬西戎漢置燉煌郡

左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蒙犯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瓜州在燉煌）

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燉煌郡徙人以實之（應劭曰燉大也煌盛也）

又西域傳曰東則接漢扼以五門陽關今壽昌有陽關及玉門故關

漢志曰燉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

伊州

十道志曰伊吾郡本伊吾盧地在燉煌之北大磧之外南去玉門八百里

後漢書曰永平十六年明帝命將北征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

又西羌傳曰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陶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之地以制西戎

西州

十道志曰西州交河郡

漢書西域傳曰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以避白龍堆之扼車師後王姑句

以道通爲不便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後魏書曰以其地勢高峻人物昌盛因名高昌
庭州
十道志曰庭州雍州之外流沙之西北前漢烏孫舊地東
與匈奴接歷代爲胡虜所居
漢書西域傳曰貳師伐西域諸國震懼自燉煌西至鹽澤
往往起亭而輪臺渠黎多有田卒
後漢書曰班超将兵擊伊吾於蒲類海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六

州郡部十二

劒南道

劒　綿　梓　遂　益　漢
彭　蜀　邛　普　雅　瀘
茂　翼　當　悉　靜　柘
恭　維　奉　嶲　姚　黎
龍　松　嘉　簡　陵　眉
榮　資　戎

劒州

圖經曰普安郡禹貢梁州之域秦之蜀郡漢屬廣漢郡之
梓潼縣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爲飛閣道以通蜀漢
即此郡
三國志曰鄧艾伐蜀自陰平縣景谷步劒閣道懸車束馬
逕出油江而至大漢是此地也
蜀記曰梓潼縣有五婦山一名五婦臺秦遣蜀美女五人
蜀遣五丁迎女至梓潼五丁蹋地大呼驚五女並化爲石
郡國志曰梓潼縣北有華容水則蜀都賦曰却背華容是
也

綿州

十道志曰綿州巴西郡禹貢梁州之域周併梁入雍州地
春秋戰國屬蜀侯國秦爲蜀郡漢廣漢郡地今州即廣漢
郡之涪縣也
九州記曰綿州之賓賓人旋人皆夷也
郡國志曰勁勇好氣而善舞故古有巴渝舞

蜀記曰左綿緋紅三川所尚（綿州左綿郡有小江所染緋紅於此水濯後益鮮人之所）

重

宋書曰范栢年梓橦人明帝問卿鄉土有貪泉不栢年曰臣梁益之地有廉泉讓水不聞有貪泉帝嘉之即以為蜀郡太守（廉泉讓水在昌明縣）

郡縣志曰神泉縣有泉十四甘香異常錮疾飲之即差故曰神泉

漢書志曰涪屬廣漢郡有孱亭孝曰統疟劭曰涪水出廣漢南入漢

梓州

十道志曰梓州梓橦郡禹貢梁州之域漢武分置廣漢郡

漢書曰文帝以蜀道銅山賜鄧通鑄錢即今銅山縣也

蜀志曰先主入蜀攻劉璋遣諸葛亮等分定州郡略地至郪百姓以牛酒勞軍又曰姜維聞諸葛亮瞻破乃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

十道記曰廣漢之地有鹽井銅山之富本禹甸夷周末秦併為郡有蔬食果實之饒

九州要記曰玄武山一名赤雀山一名宜君山山有扈尾入貢

又華陽國志曰玄武山一名三嵎山山出龍骨傳云龍昇不達墜此民取以入藥用玄武縣因山得名

遂州

十道志曰遂州遂寧郡禹貢梁州之域漢分梁州置廣漢郡今州又為廣漢縣

九州要記曰青石縣有青石山天下青石無佳於此可為鍾磬

又郡國志曰昔巴蜀爭界歷歲不決漢高八年山自裂如素所界巴蜀之民懼天戒乃息所爭

益州

十道志曰益州成都府古梁州巴濮庸蜀之地在秦為漢中巴蜀三郡地

釋名曰益阸也所在之地險阸

應劭地里風俗記曰疆壤益廣故號益州

史記曰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

又曰秦惠王時苴蜀相攻各告急於秦秦欲先伐韓司馬錯曰不如先伐蜀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使豺狼逐群羊也又有禁止暴亂之名今攻韓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二國併力合謀而求解于楚魏臣竊危之王曰善遂滅蜀

漢書曰宣帝時方士上言益州部有金馬碧雞神帝令王褒入蜀祀之

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折權魚鳧俾明是時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次曰伯雍又次曰魚鳧鳧田於湔山得仙後有王曰杜宇出天墮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為宇妻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移居郫邑

十三州志曰當七國稱王獨杜宇稱帝於蜀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池澤汶山為畜牧中南為園苑時有荊人是後荊地有一死者名鱉令其尸亡至汶山却更生見望帝帝以為蜀相時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鱉令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德薄乃委國禪鱉

令鼈曰開明遂自亡去化爲子規故蜀人聞鳴曰我望帝也又云望帝使鼈令治水而淫其妻令還帝慙遂化爲子規杜宇死時適二月而子規鳴故蜀人憐之皆起自開明巳下五葉始立宗廟時蜀有五丁力士能徙山岳每一王死五丁輒爲立大石以誌墓今石井是也號曰井里成都記曰郡城即秦惠王使張儀築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

九州志曰益州城初累築不立忽有大龜周行旋走因其行築之遂得堅固故曰龜城

南史曰宋太始初益州市橋忽生一洲有道士柳石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必王勝喜也及齊永明二年武帝遣始興王爲益州勝喜者即始興反語也

續漢書郡國志曰益州部漢中巴廣漢蜀犍爲越嶲牂牁益永昌凡九郡

華陽國志曰成都夷里橋南岸道西有城即錦城一曰錦官又曰錦里

又曰蜀初少文教文翁爲蜀郡太守立精舍學堂以隸其俗因是文教聿興今有文翁堂在大城内

漢州

圖經曰漢州德陽縣土地同益州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兼置益州領郡十二

蜀記曰益州謂之三蜀廣漢其一也

後漢書曰雒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和帝時陳寵爲太守聞之有勑令收葬骸骨哭聲遂絶。蜀記曰金堂縣古有金舡沉江之東岸民於水中往往見之

彭州

十道志曰彭州濛陽郡本漢繁縣宋置晉壽陽圖經曰唐垂拱二年以九隴縣置彭州取古天彭闕以爲名

周地圖記曰宋元嘉九年有樵人逐鹿所趨險絶進入石穴行數十步豁然平博問是何所人答云小成都後更往求之不知所在

地理志曰九隴縣晉置以縣有九曲山爲名

蜀州

十道志曰蜀州唐安郡本漢江源縣屬蜀郡莽曰邛原

魏志曰蜀州鵠鳴山張陵客蜀學道于此山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又益州記張陵登仙之所傳云陵爲蟒蛇所吸人以爲登仙

蜀記曰青州縣因山得名山上有黄帝投道壇

又玄中記云山有穴潛行分爲三道各通一處

邛州

十道志曰邛州臨邛郡禹貢梁州之域漢武置十三州在益州之部

周地圖記曰梁武陵王蕭紀於蒲水口改置邛州南郡邛來山因以爲名

史記曰蜀卓氏之先趙人秦破趙卓氏獨夫妻推輦而行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鴟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因銅山鑄錢此也

蜀記曰漢張騫奉使尋河源得高節竹植於邛山號曰邛竹今緣山皆是可爲杖

蜀志曰臨邛有火井諸葛亮一窺更盛

博物志曰後人以家火投之火即滅至今不然

晉州

十道志曰普州安岳郡禹貢梁州之域漢武十三州在益州之部今州境則漢之資中牛鞞墊江後漢之德陽等四縣

雅州

十道志曰雅州盧山郡禹貢梁州之域漢武十三州在益州之部即秦嚴道縣也

蜀記曰秦滅楚徙楚嚴王之族於此故謂之嚴道

漢志曰嚴道屬蜀郡邛來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莽曰嚴治

郡國志曰漢源縣有離崖即蜀守李冰所鑿離堆即古雅也

嚴道縣有九折坂即王陽迴轡之所

瀘州

十道志曰瀘州瀘川郡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郡子國秦蜀巴郡漢屬犍爲郡

漢志曰江陽屬犍爲郡十道志曰瀘州本漢江陽縣地

諸葛亮出師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茂州

十道志曰茂州通化郡禹貢梁州之域本冉駹國漢以爲郡

史記曰南越破後冉駹等皆震懼請臣置吏以冉駹爲汶山郡守

翼州

圖經曰翼州臨翼郡秦之土地與益州同二漢屬蜀郡本漢之蠶陵也

漢志曰蠶陵屬蜀郡王莽曰步昌

當州

十道志曰當州江源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爲雍州之境後周書曰天和元年鴈門公紇干略於此討渾胡因置同昌郡

悉州

十道志曰悉州歸誠郡禹貢梁州之域古西羌地

圖經曰唐顯慶三年割當州三十里左封縣界內有悉唐川因立爲悉州

靜州

圖經曰靜州靜川郡土地與當州同唐永徽四年置靜州於唐縣以理夷落

拓州

圖經曰拓州蓬山郡土地與當州同唐顯慶三年於此置拓州取其開拓封疆爲郡之名

恭州

圖經曰恭州化郡北接土蕃土地與當州同唐顯慶中置恭州取恭慕王化爲名

維州

十道志曰維州維川郡

蜀志曰姜維爲忠督將軍張嶷北討汶山叛羌即此也

圖經曰武德中白苟羌首領以地內附因於姜維故城置維州以領之

奉州

圖經曰奉州雲山郡本蠻夷之地南接土蕃爲夷落之極塞武德中羌夷內附因立奉州取其順奉王命爲名

嶲州

十道志曰巂州越巂郡本益州西外夷漢初為邛都國
史記曰西南夷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
漢志曰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集巂屬益州應劭
曰故邛都國也有巂水言越以此水彰休盛也
九州要記曰巂之西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
博物志曰越巂國有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如故又玄
中記曰割而復生名曰及牛
十道記曰越巂有瀘水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
立死非時中人多悶絕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亮征
越巂上疏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又地記曰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在
又十道記曰水浚而嶮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渡
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奴諾川鸚鵡山黑水之間若水出
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是此
漢志曰旄牛屬蜀郡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
外南至大莋[illegible]今

姚州

十道志曰姚州雲南郡蓋夷越之地亦為滇王國漢武開
之置益州郡有滇池澤後因為益州之雲南弄棟二縣也
漢志曰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故滇王國也
有滇池大澤又有弄棟縣焉
華陽國志曰滇漢勾町夜郎葉榆同師舊堂侯王國以十
數編髮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禦楚頃襄王遣將軍莊蹻
泝沅水出苴蘭以伐夜郎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反遂留
王之是為莊王

黎州

圖經曰黎州洪源郡漢為沉黎郡宋齊以來並為沉黎郡
後周破羌夷立黎州

龍州

十道志曰龍州江油郡秦漢及魏不置郡縣
魏志曰景元四年諸軍征蜀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險難艾以氈
自裹轉推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即此地也
周地圖記曰江油帥楊李二姓各自稱蕃於梁至後魏武
帝得其地置江油郡西魏於此立龍州

松州

十道志曰松州交川郡禹貢梁州之域又為雍州之域秦
漢諸羌居焉

圖經曰郡有甘松嶺因以名郡
山海經曰甘松嶺亦謂之松桑嶺江水發源於此
江源記曰平康縣有羊膊嶺大江發源之所

嘉州

十道志曰嘉州犍為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犍為郡之南安
縣
史記曰漢武使唐蒙伐西戎得夜郎國遂立犍為郡
漢志曰青衣屬蜀郡順帝改名漢嘉
十道志曰周武保定元年於此置青州遥取漢青衣縣為
名宣政二年改為嘉州
華陽國志曰青衣有沫水漢志蜀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
害又益州記曰青衣神號雷埏廟班固以為離堆
益州記曰峨眉山兩山相對望之如峨眉

簡州

十道志曰簡州陽安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犍爲之牛鞞縣地

華陽國志曰牛鞞縣有陽明井今在郡北十里九州要記曰簡州在赤水之北(今有赤水在州南)

周地圖記曰晉義熙末刺史朱齡石率建平人征蜀仍於東山立金成後魏平蜀改爲金水郡

陵州

十道志曰陵州仁壽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犍爲郡之武陽縣東境也

郡國志曰昔張陵於此得鹽井祠玉女於井内因謂之陵井郡因井得名

益州記曰郡有東嵎三山相對去陵井百里

郡國志曰有鼎鼻山周之九鼎淪一於此故後人往往見鼎耳因名之

又曰郡有朝女山昔有朝祖女於此山得道今足跡尚存故名朝女山

眉州

十道志曰眉州通義郡禹貢梁州之域犍爲郡之武陽南境

周地圖記曰梁武帝太清二年武陵王蕭紀開通外水立青州於通義郡南安縣北後魏二年平蜀三年改青州爲眉州(因峩眉山爲名)

蜀記曰秦惠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蜀王開明拒之不利退至武陽見獲(今彭山縣即其地)

郡國志曰青神縣當羌蜀之要漢武使唐蒙破西南夷即路始於此

榮州

十道志曰榮州和義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爲南安縣地屬犍爲郡

九州要記曰和義郡古夜郎之地有成都市漢武時南中令使通僰道無功唐蒙因殺之令曰恨不見成都市而死蒙即立市如成都以殺之故曰成都市

益州記曰旭川縣有馬鳴戍漢刺史韋校夜過此地有神馬嘶漢中馬皆嘶以應之故以此名戍

蜀記曰昔有女人於溪浣沙有大竹流水而觸之因有孕後生一子自立爲王因以竹爲姓漢武使唐蒙伐牂牁斬竹王因有此地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廟祀之

資州

十道志曰資州資陽郡禹貢梁州之域漢爲犍爲郡之資中縣地

周地圖記曰後魏廢帝二年於武康郡之陽安縣置資州(陽安在今州此簡州界)

郡國志曰内江縣有水深百丈實郡川摠會之所

戎州

十道志曰戎州南溪郡春秋僰侯國秦惠王破滇池始通五尺道漢武得蜀故使唐蒙理道於此而破牂牁即此道也後爲僰道縣以屬犍爲郡

郡國志曰南溪縣西三十里有魚津津南有鴛鴦圻

益部耆舊傳曰僰道有張真者娶黄氏女名帛真因乘船過江船覆没帛求夫尸不得自沉於水積十四日乃抱夫屍出於灘下故名鴛鴦圻

卷第一百六十六終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七

州郡部十三

山南道上

荊　峽　歸　復　郢　鳳

成　武　興　宕　扶　文

利　夔　開　合　忠　萬

閬　果

荊州

十道志曰荊州江陵郡漢舊縣爲南郡

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

春秋元命苞曰軫散爲荊州分爲楚國荊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

爾雅曰漢南曰荊州

周官職方氏曰正南曰荊州其鎮曰衡山其藪澤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

晉元康地記曰荊州於古蠻服之地

漢書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言曰吾王不返矣王至詣中尉府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

漢書地理志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

史記曰蘇秦說威王曰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陵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淮南子曰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苞巴蜀東裹郯邳潁汝以爲洫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山高尋

雲霓深谿肆無景

十三州志曰漢章帝建初二年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安六王

盛弘之荊州記曰元嘉中以京師根本之所寄荊楚爲重鎮上流之所總擬周之分陝晉宋以降此爲西陝

釋名曰荊州取名於荊山又曰荊警也南蠻數寇常置警備

左傳曰楚子西公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

十道志曰當陽縣舊曰縣爲南郡廣陽王　子益之所封

荊州記曰當陽本楚之舊邑左氏傳云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穎容釋例云麇在當陽

十道志曰公安縣漢孱陵縣地吳之南郡

荊州記曰劉備敗於襄陽南奔荊州吳大帝封爲左將軍荊州牧城此而鎮之時人號備爲左公故名其城曰公安

古今地名曰松滋縣古鳩茲地漢屬廬江郡

峽州

十道志曰夷陵郡春秋戰國時並楚地秦置三十六郡屬南郡魏武於此置臨江郡梁置宜州周武帝以州居三峽之口改爲峽州

史記曰秦昭王二十九年秦將白起攻楚燒夷陵

吳錄曰蜀昭烈皇帝立宜都郡於西陵

宜都記曰郡城即陸抗攻步闡於此

荊渚記曰夷陵郡居大江之上即西通全蜀故夷陵有安蜀古城

吳志曰陸遜上疏夷陵要害實國家之關限若失之非損一郡荊州亦可憂也

十道志曰宜都縣本漢夷縣屬南郡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南崖有山名荆門北對崖有山名虎
牙故曰荆門虎牙即楚之西塞

歸州

十道志曰歸州巴東郡在周為夔子國屬楚秦併天下為
南郡之地漢置秭歸縣唐武德二年割夔州之秭歸巴東
二縣置歸州
袁崧記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
因名其地為秭歸[illegible]
三國志曰吳置建平郡即宜都之西部也晉王濬自蜀江
公流伐吳守將吾彦表晧曰請增建平兵若建平不下晉
師終不敢過晧不從

復州

十道志曰復州竟陵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戰國時屬楚
秦兼天下屬南郡漢中十三州在州部即江夏之竟陵縣地
唐武德五年為復州
郡國志曰沔陽縣即楚王地也
圖經曰監利縣漢華容縣乾溪章華臺在焉

郢州

十道志曰郢州富水郡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
夏郡晉宋以來為竟陵郡地西魏屬安州後周武帝置郢州
隨廢唐武德六年為郢州
郡國志曰長壽縣武陵山春秋謂楚平王卒於樠木之下
即此山也

鳳州

十道志曰鳳州河池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在秦隴西郡

地漢為故道縣地故道今兩當縣是漢武攻雍為京後為
凉州之地
水經曰兩當縣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
謂之故道水縣因水取名或云縣西有兩山相當故名之
華陽國志曰河池一名仇池
郭仲産秦州記云仇池山一名仇維山上有池似覆壺前
志云是縣以山得名
水經曰大散水流入黄花川黄花縣因水得名

成州

十道志曰成州同谷郡禹貢梁州之域古西戎地周省梁
入雍為白馬氐國
史記西南夷傳曰自莋以東北君長數十冉駹為大自冉
駹以西北君長數十白馬最大皆氐類
後漢書曰河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頃左右悉白馬氐

武州

十道志曰武州武都郡土地所屬與成州同亦白馬氐之
地
漢書曰西南夷傳曰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冉駹等皆
震懼請臣置吏以為廣西郡至元鼎六年以白馬氐地為
武都郡
隴右記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故
詔誥有紫泥之美
郡國志曰武都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將姜維斸五部
溪蠻之所。魚豢魏略曰文帝黄初元年徙武都於美陽在
今雍州好畤縣界武都故城是也

興州

十道志曰興州順政郡戰國時白馬氐之東境秦併天下爲蜀郡地漢元鼎六年置武都郡

晉書曰懷帝永嘉中氐之人楊茂搜據武都郡子孫丞嗣爲氐王

周地圖記曰郡有丙山山有穴即丙穴其口向丙因以爲名每春三月上旬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日聯綿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左太沖蜀都賦曰嘉魚出於丙穴

宕州

十道志曰宕州懷道郡禹貢梁州之域古羌地周爲雍州之境秦漢魏晉諸羌據之

後魏書曰梁弥忩者宕昌羌也其先常爲羌豪祖勤自稱宕昌王弥忩世祖初求内附遂拜弥忩爲宕昌王因封其地爲宕昌蕃（宕卩細吟）

扶州

十道志曰扶州同昌郡禹貢梁州之域實西戎之地周省梁入雍爲雍州地秦漢魏晉並屬蕃夷

後魏書曰廢帝前元年西逐吐谷渾定陰平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取前羌部落所居爲之名時又置怙夷縣屬鄧統郡以戎夷寧怙爲義也

周地圖記曰後魏廢帝置同昌縣屬鄧封統郡

文州

十道志曰文州陰平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爲雍州之境戰國時氐羌據焉漢武時開西南夷置陰平道以統其衆

蜀志曰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緣油江出綿竹

華陽國志曰晉永平之後羌虜數叛遂立爲郡以遏之

輿地志曰晉永嘉之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因是遂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此後不復爲正朔所頒

利州

十道志曰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春秋戰國時並屬蜀侯漢葭萌縣地

華陽國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苴侯與巴王通好巴與蜀爲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乃伐蜀遂滅蜀及巴苴置巴蜀二郡

水經曰益昌有小劒城去大劒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劒閣也

蜀志曰先主使陳戒絕馬鳴閣魏武聞之喜曰此閣通漢中之平陰乃咽喉之要路（馬鳴閣本益昌縣）

夔州

十道志曰夔州雲安郡春秋時爲魚國秦并天下爲巴郡地漢爲魚復縣

左傳曰庸蠻叛楚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曰裨儵魚三巴今魚復縣也

漢志曰江關都尉理魚復（橘官）

郡國記曰白帝城即公孫述至魚復有白龍出井中因號魚復爲白帝城劉備因改魚復爲永安又後漢書公孫述自以承漢土德故號曰白帝城

蜀志曰羅憲爲領軍守永安聞魏軍平蜀三日哭於都亭

荊州圖副曰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丈皆棊布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至冬水退依然如故

荊州記曰壘西聚石爲八行行八聚謂之八陣圖因曰八

陣既成自今行師不復敗後見莫能了之桓宣武伐蜀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

開州

十道志曰開州盛山郡本漢朐䏰縣之地

合州

圖經曰合州巴川郡秦漢屬巴郡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

忠州

十道志曰忠州南賓郡土地所屬與夔州同譙周巴記曰後漢獻帝初平六年臨江縣屬永寧郡建安中改永寧為巴東郡臨江仍屬焉續漢志曰和帝永元中分枳縣置平都縣（平音專今豐墊點也）

史記蘇代曰楚得枳而國亡

萬州

十道志曰萬州南浦郡土地所屬與通州同漢為巴郡朐䏰縣地

續漢志曰朐䏰屬巴郡（朐音蠢䏰音閏）

尋江源記曰梁山東西數千里望之若長雲垂天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

又曰景穴有嘉魚其味甚美景穴在梁山縣栢枝山

閬州

圖經曰閬州閬中郡禹貢梁州之域春秋為巴國之地秦漢為巴郡

華陽國志曰巴子後理閬中

地形志曰閬中居蜀漢之半當東道要衝今郡城即古之閬中城後謂之隆城是也

後魏輿略曰此州古有隆城堅險因置隆州尋又立盤龍郡以郡中有盤龍山為名

三巴記曰閬中有渝水賨民銳氣喜舞故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故樂府中有巴渝舞

果州

十道志曰果州南充郡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並屬巴子國秦惠王滅巴蜀是為巴郡地自漢至晉為安漢縣

華陽國志曰漢獻帝初平元年劉璋分墊江上為巴郡理此縣

周地圖記曰相如縣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縣郡國志曰馬緩為車騎將軍於此構崖十有餘處今果山有車騎崖

益州記曰南充縣西有大昆井即古之監井也

唐書曰貞元中謝真人於郡紫極宮上昇萬目所覩郡郭是夕處處有虹霓雲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八

州郡部十四

山南道下

梁　洋　商　金　房　通
渠　渝　涪　朗　澧　巴
壁　蓬　集　唐　鄧　襄
均　隨

梁州

圖經曰梁州漢中郡春秋至戰國時楚地秦漢為漢中郡

蜀志曰劉備初得漢中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

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沛公欲攻楚丞相蕭何諫曰雖王漢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願王漢中鎮撫其民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洋州

十道志曰洋州洋川郡春秋戰國時並爲楚地秦爲漢中郡地

漢志曰成固屬漢中郡今洋源縣地是也

又曰安陽屬漢中鬻谷水所出今黄金縣地

商州

十道志曰商州上洛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爲豫州之境戰國時屬秦秦併天下爲内史地漢武置上雒縣於此

史記張儀說楚懷王曰大王誠能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於是與齊絶約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四皓始皇時隱於商山作歌曰英英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時遠吾將何歸

漢志曰商屬弘農郡秦相衛鞅邑也

金州

十道志曰金州安康郡禹貢梁州之域於周庸國之地楚之附庸後爲楚地秦爲漢中郡

帝王世紀曰安康謂之嬀墟或謂之姚墟

後漢書鄭弘上書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穎容釋例曰舜居西域本曰嬀汭

漢志曰西域屬漢中郡應劭曰嬀墟在西北舜之所居即今西城縣

房州

十道志曰房州房陵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古麇國也

左傳曰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杜注防渚在麇地闞駰云防陵即春秋防渚也

漢志曰防陵上庸屬漢中郡

盛弘之荊州記曰竹山縣有白馬塞孟達爲新城太守登白馬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不能守豈丈夫哉

通州

十道志曰通州通川郡土地所屬與金州同春秋戰國並屬巴子國秦併天下爲巴漢郡漢因之

後漢志曰宣漢屬巴郡即漢宕渠地也

巴漢記曰和帝分宕渠之東置也

圖經曰西魏改爲通州以其居西達之路故以爲名今爲達州

渠州

十道志曰渠州潾山郡土地所屬與通州同漢志曰宕渠
屬巴郡
輿地志曰梁大通三年於此置渠州
左思蜀都賦曰外負銅梁宕渠

渝州

十道志曰渝州南平郡古巴國也
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西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謂之三
巴
山海經曰海内西南有巴國昔太皥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昭是為巴人（郭璞注曰[illegible]）
李膺益州記曰明月峽在巴縣東壁高四十丈有圓孔形如滿月因以為名
又曰江津縣西有香草樓昔有仙人於此置樓居植香草於樓下一夕仙去後人指其地為香草樓

涪州

十道志曰涪州涪陵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為雍州之地春秋時屬巴國秦為巴郡漢為涪陵縣巴漢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本與楚商於之地接

朗州

十道志曰朗州武陵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楚秦為黔中郡漢高帝五年更名武陵郡梁湘東王於荊州割武陵郡置武州陳天嘉元年分武陵立沅陵郡隋文改武州為辰州又改為嵩州又改為朗州
史記曰秦惠王十四年求以武關外就楚易黔中地○武陵記曰後漢梁松自義陵移郡於若城今州東有張若城是
晉書曰潘京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州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之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徐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武陵記曰武陵郡境四千餘里

澧州

十道志曰澧州澧陽郡春秋戰國時其地屬楚秦屬黔中郡漢改黔中為武陵郡屬荊州今州即武陵郡之零陽縣地吳分武陵西界立天門郡此即郡之境晉為南義陽郡隋平陳置松州尋改為澧州在澧水之北故取為名
尚書禹貢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澧水）
輿地志曰晉末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南義陽郡寄在荊州
十道志曰慈利縣即漢零陽縣地

圖經曰界内有零溪水即以為名隋開皇十八年改零陽為慈利縣
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曰悠悠澹澧（[illegible]）

巴州

十道志曰巴州土地所屬與通州同漢為巴郡宕渠縣
四夷縣道記曰李特孫壽時有群獠十餘萬從南越入蜀漢間散居山谷因斯流布在此地後遂為獠所據

壁州

十道志曰壁州始寧郡本漢宕渠縣地後漢分置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後魏分始寧置諸水縣

蓬州

十道志曰蓬州咸安郡本漢宕渠縣地
周地圖記曰武帝天和四年割巴州之伏虞郡隆州之隆

城郡於此置蓮州

集州

十道志曰集州符陽郡本漢宕渠縣地晉惠帝永寧中李特王蜀其地屬焉梁武改爲東巴州後改爲集州以東北有集水因以爲名云以嵩山澂集嶽也

唐州

十道志曰唐州淮安縣禹貢豫州之域春秋楚地戰國時屬晉後入韓秦置三十六郡爲南陽郡

漢志曰南陽郡有比陽縣比水所出東入蔡

左傳僖四年齊師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師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

晉太康地記曰自葉至沘陽南北連百里號爲方城亦曰長城

周地圖記曰湖陽縣光武所封外祖樊重邑又光武封姊爲湖陽公主漢志曰湖陽古蓼國也蓼音力救反

鄧州

十道志曰鄧州南陽縣禹貢豫州之域戰國屬韓秦置三十六郡南陽其一也

釋名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

漢志曰南陽郡領宛犨等三十六縣秦置莽曰荷堅屬荊州

又曰鄧屬南陽故國都尉治應劭曰鄧侯國也

史記蘇秦說韓惠王曰韓西有宜陽東有穰淯

後漢書曰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詔下郡國撿覈其事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州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肯服時顯宗爲東海公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

史記曰秦滅韓徙天下不軌之人於南陽故其俗夸奢尚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宛西通武關東受淮海都會也

圖經曰菊潭以界內菊潭水以名縣〇盛弘之荊州記曰菊水其源傍有芳菊浸潤流其滋液水極芳馨飲之者皆壽考

後魏略曰孝文帝南巡至新野臨潭水而見菖蒲花乃歌曰兩菖蒲新野樂遂建兩菖蒲寺以美之

楚地記曰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

襄州

十道志曰襄州襄陽郡禹貢豫州之南境春秋以來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漢爲南陽郡獻帝時魏武始置襄陽郡

襄陽記曰襄陽本楚之下邑檀溪帶其西峴山亘其南亦楚國之北津也

荊州圖副曰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始置襄陽郡以地在襄山之陽爲名

楚地記曰蜀關羽攻沒于禁等七軍兵勢甚盛獨襄陽徐晃屯守不下曹公謂晃曰全襄陽者徐公之功也後吳大帝率兵向西時曹仁鎮之司馬宣王言於魏文曰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地不可失也

南雍州記曰永嘉之亂三輔豪族流於樊沔僑於漢側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宋文帝因之置南雍州焉

晉書曰山簡字季倫嘗鎮襄陽郡中有高陽池每臨池未嘗不大醉而還人歌之曰山公何所詣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郡峴首山南至宜城百餘里其間彫牆峻宇閭閻填列漢宣帝末其中有御史刺史二千石數十家珠軒駢耀華蓋連延掩映於太山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勑號太上廟道為冠蓋里

漢志曰筑陽屬南陽郡故穀國今穀城縣也莽曰宜禾應劭曰筑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沔筑音逐

圖經曰穀城縣有酇城漢志曰即蕭何出所封也音讚

均州

十道志曰均州武當郡禹貢豫州之域春秋時楚地秦置

南陽郡

漢志曰武當屬南陽郡

十道志曰鄖鄉古麇國也左傳曰楚潘崇伐麇至于錫穴又地形志曰漢中郡之東界有錫縣即古之錫穴也

隨州

十道志曰隨州漢東郡春秋隨侯之國秦及兩漢屬南陽郡

左傳曰楚武王侵隨鬬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隨為大

漢志曰隨屬南陽郡故厲國也左氏傳曰楚伐徐齊師伐厲以救之厲音賴

又曰舂陵屬南陽郡侯國故蔡陽之白水鄉上唐鄉漢文帝元朔五年以零陵　道之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為舂陵侯後以舂陵下濕上書徙南陽今棗陽縣有舂陵故城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九

州郡部十五

淮南道

楊　楚　滁　壽　泗　和

廬　舒　蘄　申　光　安

黄　沔

楊州

元和郡縣圖志曰揚州廣陵郡禹貢九州揚州其一也春秋時屬吳七國屬楚秦滅楚爲廣陵後併天下屬九江郡漢爲江都國建武元年復曰揚州

左氏哀九年曰吳城邗溝通江淮也

魏志曰黄初六年征吳幸廣陵城臨江觀兵見江濤歎曰天所以限南北也

隋書曰義寧元年詔修江都宮治龍舟鳳舸黄龍赤艦樓舡蔑舫以幸江都爲錦帆綵帳作泛龍舟春江花月夜等曲以幸之因而都焉

宋書曰徐湛之爲揚州起風亭月吹觀臺琴室以爲遊宴焉

又曰揚州刺史王謐薨高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軍謝混爲州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二議諮帝劉穆之謂帝曰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帝從之

郡國志曰廣陵以城置在陵上爾雅云大阜曰陵連接西蜀一名阜崗一名崑崙崗鮑昭蕪城賦曰拖以漕渠軸以崑崙崗

河圖括地象曰崑崗山横爲地軸此陵交帶崑崙故廣陵也

漢志曰廣陵國高帝六年置景帝四年更名江都王莽曰江平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

漢書曰廣陵厲王賜策曰烏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強（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要服荒服政不及之也一服之內反）

圖經曰江陽縣本漢江都縣也以在江之北故曰江陽

漢志曰江都屬廣陵國

又曰海陵縣臨淮郡莽曰亭閒

十道志曰六合縣本秦棠邑縣春秋時棠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爲蔿蒲之役故子囊師師于棠（蔿蒲楚邑）

楚州

元和郡縣志曰楚州淮陰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越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射陽縣之地

漢志曰射陽縣屬臨淮郡莽曰監淮亭在射水之陽故曰射陽

又曰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陂（陂名在射陽縣晏曰射陂之）

晉書曰穆帝時中郎將荀羨北討云舊淮陰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焉

郡國志曰北對清泗臨淮守險有平陽石鼈田稻豐饒

吳越春秋曰吳肝伐齊自廣陵掘溝通江淮（即州地）

史記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楚乃東侵廣地于泗上

漢志曰盱眙屬臨淮郡都尉治莽曰武

南兖州記曰盱眙本春秋時善道地

漢書曰項羽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都盱眙

南兗州記曰南兗州地有鹽亭百二十三所縣人以漁鹽爲業略不耕種擅利巨海用致饒沃公私商運充實四遠舳艫千計吳王所以富國強兵而抗漢室也

圖經曰寶應縣本安宜縣即漢之平安縣地屬廣陵郡

唐書曰天寶初有李氏女子既嫁而寡爲尼名真如忽有人自天而下以寶與之因名寶應

濠州

十道志曰濠州鍾離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時爲鍾離子國戰國時屬吳秦置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置鍾離春秋成十五年曰叔孫僑如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貽熾中又）昭十四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遂滅巢及鍾離

史記曰楚平王十年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吳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水上見儵魚出遊從容莊子曰是魚樂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

史記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十道志曰塗山在臨淮郡西

又曰招義縣本漢臨淮縣

漢志曰淮陵縣屬臨淮郡莽曰淮陸

壽州

元和郡縣志曰壽州壽春郡禹貢楊州之域秦併天下爲九江郡漢爲淮南國

伏滔正淮論曰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有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保壽春者南引荊海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里而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所以壘多亡國也

史記曰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又項羽本紀曰羽封英布爲九江王都六盡有江淮之地

漢書曰六故國也屬六安國咎繇後爲楚所滅如谿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芍音鵲）

左傳文五年曰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蓼音了）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漢志曰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鮑鮑魚也木謂楓柟之屬）

壽春記曰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數百里無復人居晉平吳其民乃還本土復立爲淮南郡

齊書曰高祖初遣垣崇祖鎮壽陽謂之曰我新有天下魏必送劉昶爲辭壽春賊之所衝深爲之備既而果然乃敗還

十道志曰霍丘縣本漢松滋縣也

漢志曰松滋侯國屬廬江郡莽曰誦善

十道志曰霍山縣灊縣也

漢志曰灊縣屬廬江郡天柱山在南

史記曰吳王闔閭四年伐楚取灊

滁州

元和郡縣志曰滁州永陽郡春秋時楚地在漢爲全椒縣也。漢志曰全椒縣屬九江郡
十道志曰隋以爲滁州以滁水爲名
郡國志曰後漢彭城劉平爲全椒令虎皆渡江

和州

元和郡縣志曰和州歷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爲楚地秦爲歷陽縣屬九江郡漢爲淮南國
郡國志曰歷陽西有過胡城即王導築以禦石虎
漢志曰歷陽郡尉治屬九江郡莽曰明義
十道志曰南有歷水故曰歷陽
淮南子曰歷陽之都一夕爲湖[illegible]
十道志曰麻湖在縣西十里
漢書曰漢軍追項羽至江東城烏江亭長檥舟待之

廬州

元和郡縣志曰廬江郡古廬子國也春秋舒國之地
十道志曰戰國時其地屬楚秦置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爲合肥縣
左傳魯僖公四年曰徐人取舒杜預注云舒國今廬江舒縣也
尚書仲虺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魏志曰青龍元年滿寵爲揚州都督請於合肥城西三十里置新城表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軍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兵救甚難今城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立城固守此所謂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也詔從之
廬江記曰人物語音風土明茂皆勝沿左諸郡
漢志曰廬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領縣十二
又曰龍舒屬廬江郡應劭曰羣舒邑也
又曰居巢屬廬江郡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
左傳昭二十五年曰楚子使熊相禖郭巢（巢音[illegible]）
郡國志曰肥水出自巢湖謂之馬尾溝
十道志曰慎縣本漢浚遒縣
漢志曰浚遒屬九江郡（浚音俊遒音才由反）

舒州

釋例曰舒有五名舒庸舒龍舒州舒鳩舒城其實一也
左傳定二年曰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元和郡縣志曰舒州桐安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皖國也
十道志曰春秋時爲楚東鄙戰國時屬楚秦置三十六郡

爲江夏郡
史記曰皖偃姓咎繇之後也春秋時楚滅之
漢志曰皖屬廬江郡
續漢書郡國志曰廬江郡自舒縣徙居皖
魏志曰正始二年孫權遣諸葛恪屯皖城以伺邊隙
吳志曰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呂蒙上言曰皖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加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於是親征皖破之
宋書州郡志曰晉安帝於舊皖城置懷寧縣
圖經曰桐城春秋時桐國也亦漢樅陽縣也
左傳曰定二年曰桐叛楚（桐小國也廬江舒縣有桐鄉）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自尋陽浮江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蘄州

十道志曰蘄州蘄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並屬楚秦置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蘄春縣之地

漢志曰蘄春屬江夏郡

史記曰始皇十六年滅楚虜王負芻於蘄

地名記曰蘄春以水隈多蘄菜因以為名

晉書曰武帝以宣太后諱春改為蘄陽

吳志曰魏使廬江謝奇為蘄春郡典農呂蒙襲破之

又賀齊傳曰初晉宗為沛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襲樂安取保質權以為恥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生虜宗吳復置蘄春郡

申州

十道志曰申州義陽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申國之地秦為南陽郡地漢置平氏縣屬荊州漢武封北地尉衛止為義陽侯魏文帝分南陽立義陽郡宋文元嘉末於義陽立司州周武帝為申州

輿地志曰義陽有三關之險十道志曰三關謂平靖關（長老云此獨因山為障不營壍故名平靖）其一也武陽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界

光州

十道志曰光州弋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弦子國秦置三十六郡屬九江郡漢為西陽縣

左傳僖五年曰楚人滅弦（弦在弋陽軑縣）弦子奔黃

漢志曰西陽屬江夏郡

又曰軑屬江夏故弦子國（音汰又第系反）

圖經曰定城縣春秋黃子國也

十三州志曰定城置在古黃子國南十二里

十道志曰定城本漢弋陽縣

漢志曰弋陽侯國屬汝南郡在弋山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也

十道志曰固始縣本寢丘孫叔敖所封之邑也

又曰期城縣本漢期思縣也

漢志曰期思屬汝南郡故蔣國也

左氏傳曰凡蔣周公之胤也

安州

十道志曰安州安陸郡春秋鄖子之國雲夢之澤在焉後楚滅鄖封鬭辛為鄖公則其地也戰國時屬楚秦併天下為南郡城漢為安陸縣宋武置安陸郡唐武德四年為安州

黃州

十道志曰黃州齊安郡禹貢荊州之域戰國時屬楚秦為南郡地漢為西陵縣高齊置衡州隋開皇三年為黃州

又曰麻城黃陂縣本漢西陵縣也

沔州

十道志曰沔州漢陽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鄖國之地戰國時屬楚秦併天下為南郡地漢為安陸縣地晉立沌陽縣屬江夏郡（沌音篆）唐武德四年置沔州

尚書禹貢曰逾于沔（廣曰沔上）

三國志曰魏初定荊州沌陽以為重鎮

晉書曰永嘉六年王敦表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沔陽

宋書州郡志曰晉於臨嶂山置沌陽縣

荊州記曰臨嶂山南峯謂之烏林峯亦謂赤壁

吳志曰曹公臨荊州孫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退保赤壁

永初山川記曰沔口古以為滄浪水屈原遇漁父處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六十九

州郡部十六

江南道上

昇 宣 池 潤 常 蘇

湖 杭 睦 鄂 饒 信

江 洪 撫 吉 袁 虔

建 福 泉 漳 汀 南

昇州

圖經曰昇州古揚州之地也春秋時為吳地戰國時越滅吳為越地後楚滅越其地又屬楚初置金陵邑秦併天下改金陵為秣陵屬鄣郡漢元封二年改鄣郡為丹陽郡

漢志曰故鄣郡屬丹陽郡王莽曰候望

金陵圖云昔楚威王見此有王氣因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秦併天下望氣者言江東有天子氣鑿地斷連岡因改金陵為秣陵

吳志曰孫權欲興都未定長史張紘勸都之後劉備宿於秣陵亦勸權都之遂定議都秣陵○建康圖曰西晉亂元帝自廣陵渡江此城荒落以府第居縣地幕府之名自此而立尋以江寧為琅耶國蓋襲帝始封之名也歷宋齊梁陳六代皆都之

輿地志曰金陵有東府城晉安帝時築其城西本簡文為會稽王其東則丞相會稽王道子府謝安石薨以道子代領揚州州在東故時人號為東府西州

圖經曰金陵有古冶城本吳鑄冶之地也

晉書曰元帝太興初以王導疾久方士戴洋曰君本命在甲申地有冶金火相爍遂移治於石城

宣州

十道志曰宣州宣城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後屬越越為楚所併戰國時又屬楚秦為鄣郡地漢為丹陽郡地理志曰武帝元狩元年改鄣郡為丹陽郡屬揚州理宛城即今郡是也

吳書曰孫皓以牛渚為督以何植為使而禦晉軍（當塗有牛渚山）

桓玄傳曰玄居南州大築齋第以郡在國南故曰南州

齊州郡志曰梁承聖元年置南豫州

十道志曰隋開皇中改南豫州為宣州

漢志曰涇縣屬丹陽郡韋昭曰涇水出蕪湖

圖經曰南陵縣有赭圻屯在縣西北

晉書曰哀帝以桓溫入參朝政自荊州還至赭圻詔止之遂城赭圻鎮

十道志曰南陵有鵲洲

春秋左氏傳曰昭五年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於鵲岸（則地也鵲江州縣有鵲尾洲是）

漢志曰溧陽縣屬丹陽郡溧水所出也

又曰當塗侯國屬九江郡蔡曰山聚應劭曰禹娶塗山有禹墟焉

春秋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

晉書州郡志曰西晉陵懷之亂琅耶王出鎮揚州因渡江南下金陵建大業衣冠禮樂州郡邑名並隨渡江從北地當塗來江南自東晉始也

金陵記曰姑熟之南淮曲之陽置南豫州六代英雄迭居於此以斯地為上游焉

池州

圖經曰池州池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及秦漢為鄣郡之地吳為石城縣隋為秋浦縣唐武德中置池州

三國志曰吳黃武二年封韓當為石城侯

輿地志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故名其水為貴池

又曰梁大同二年置石埭因貴池源有兩小石埭堰溪水遂以為名

潤州

十道志曰潤州丹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吳國地謂之朱方吳為越所併地屬越戰國時越為楚所滅後屬楚秦併天下為會稽鄣二郡之地漢初為荊國故荊王劉賈所都之地吳王濞誅以其地併入江都國武帝又分屬丹陽會稽二郡之地

左氏傳曰襄王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

後漢書曰建安中吳大帝自吳徙都於京十六年遷都秣陵後於京口置京督以鎮焉

吳志曰京督所統蕃衛尤要是以吳為重鎮

圖經曰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尔雅曰丘絕高曰京因謂之京口

吳錄地理曰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衣徒三千人鑿坑敗其勢改云丹徒

圖經曰丹陽本漢曲阿縣也

漢志曰曲阿故雲陽莽曰風美屬會稽郡

史記曰秦始皇改雲陽為曲阿

輿地志曰曲阿縣屬朱方南徐之境秦有史官奏東南有王氣在雲陽故鑿北岡截直道使曲以敗其氣故曰曲阿

又曰丹徒界內土堅緊如蠟　諺云生東吳死丹徒言吳

多產出可以攝生自奉養丹徒地可以葬
吳志曰岑昏鑿丹徒至雲陽而杜野小辛間皆斬絶陵襲功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
圖經曰唐垂拱四年立金山縣後改名金壇取邑界句曲之山金壇之陵以爲號
眞誥曰地肺似洛中北邙山土水似長安丹鳳門外井泉之味
河圖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

常州

十道志曰常州毗陵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漢爲毗陵縣屬會稽郡
輿地志曰晉陵縣春秋時吳之延陵邑也季札讓位耕於此因以封之漢改爲毗陵

漢志曰毗陵縣屬會稽郡季札所居舊爲延陵漢改之也王莽曰毗壇
輿地志曰東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爲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爲晉陵
又曰吳越之間謂荊爲楚秦以子楚故改爲陽羨其地本名小震居在荊溪之北故云陽羨
周處風土記曰陽羨本無荊溪吳郡郡境震澤之會也其地理則三江之雄潤五湖之腴表
吳越春秋曰周改爲陽羨
漢志曰無錫屬會稽郡莽曰有錫
周處風土記曰周武王追封周章於吳又封章小子斌於無錫也
圖經曰昔有識述其地云無錫寧天下平有錫兵天下爭故名之

蘇州

十道志曰蘇州吳郡禹貢揚州之域周爲泰吳國至闔閭強盛始都於此後爲越所滅秦併天下爲會稽郡
釋名曰吳虞也太伯封於此以虞志也
郡國志曰俗好用劍輕死蓋湛盧屬鏤干將要離之遺風焉東北有海鹽縣復有章山之銅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越絶書曰闔閭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漢志曰吳屬會稽郡周太伯所邑也具區澤在其西王莽曰泰德
十道志曰嘉興縣本秦由拳縣也
漢志曰由拳屬會稽郡應劭曰古之檇里（檇子反）

吳錄地里志曰吳王時此地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
續漢志曰屬吳郡吳黃龍五年嘉禾生於由拳改縣曰禾興後以太子名和改曰嘉興
圖經曰華亭縣本嘉興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爲名
晉書曰陸機被誅臨刑歎曰華亭鶴唳不可得聞
輿地志曰吳大帝以陸遜爲華亭侯以其所居爲封也華亭谷出佳魚蓴菜故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湖州

十道志曰湖州吳興郡禹貢揚州之域防風氏之國也春秋時爲吳地後屬越越爲楚所滅後屬楚秦漢屬會稽郡
國語魯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骨一節長專車也）吳子使來好聘且問於仲尼曰骨何爲大仲尼曰禹致防風氏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

封禺之山（汪芒長翟國名封嵎山在吳郡永安縣）
郡國志曰五湖之表州以為名也
漢志曰烏程屬會稽郡有歐陽亭
郡國志曰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故以名縣
地理志曰武康縣本烏程之餘下鄉地漢末童謠曰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暨為永興分餘不為永安以協謠言
吳興記曰長城縣吳王闔閭使弟夫槩居此築城狹而長晉武帝置縣因長城以名縣

杭州

十道志曰杭州餘杭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吳越地秦漢屬會稽郡
史記曰楚威王伐越殺王無彊尽取故吳地至浙江又曰始皇三十七年東遊丹陽至錢塘
漢志曰錢塘屬會稽郡西部都尉治王莽曰泉亭劉道眞錢塘記曰昔縣境逼近江流縣在靈山下至今基址猶存郡議曹華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與錢及成縣境蒙利乃遷此地於是為錢塘縣
漢志曰於潛屬丹陽郡（潛音）
吳錄地里志云縣西潛山蓋因山以立名舊潛字無水至隋加水
漢志曰餘杭屬會稽郡莽曰進睦
吳興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將上會稽塗出此因立為縣
郡國志曰夏禹東去捨杭登陸於此仍以為名
十道志曰鹽官本漢海由拳二縣境
漢志曰海鹽屬會稽郡故武原鄉有鹽官

睦州

十道志曰睦州新定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越國秦屬丹陽郡漢為歙縣地
吳志曰大帝以後漢建安十三年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黟歙山賊平定之分歙始新新定黎陽休陽四縣并黟歙六縣
圖經曰隋置睦州取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為義
十道志曰桐廬縣吳黃武四年分富春置以桐溪側有大梧樹垂條偃蓋傍蔭數畝遠望似廬因謂之桐廬縣
漢志曰富春屬會稽郡莽曰誅歲

鄂州

十道志曰鄂州武昌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楚地秦屬南郡漢分置江夏郡晉安帝義熙元年冠軍劉毅表以為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湖川邊帶溪沔請荊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隋為江夏郡唐武德四年為鄂州
尚書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
十道志曰江漢二水會於州之西界
左傳曰吳伐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
世紀曰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鄂（今武昌縣地）
江夏記曰一名夏口亦名魯口沙陽夏汭鄂渚新興鈞渚皆其地名
武昌記曰大帝築城於江夏以程普為太守遂欲都鄂州改為武昌郡其民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歸建業死不向武昌居斷是徙都建業
齊書曰劉懷珍言於高帝夏口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遂令柳世隆鎮焉

十道志曰江夏縣本漢沙羨縣

饒州

十道志曰饒州鄱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番縣地屬九江郡漢爲番陽屬豫章郡隋開皇九年爲饒州

地理志曰城即吳芮爲鄱君時所築

漢書貨殖傳曰譬猶戎狄之與干越不相入明矣韋昭注曰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

又曰淮南王安諫伐閩越之利上書云越人欲爲變必先守餘干中可積食而有材可治舡慮越人有伐材積食之患

徐湛鄱陽記曰北有堯山嘗以堯爲號又以地饒衍遂加食爲饒

圖經曰以山川蘊物珍奇故名饒

信州

圖經曰唐上元元年正月江淮轉運使元載以此邑川原夐遠關防條帶宜置州制可賜名信州以信美所稱爲郡之名

鄱陽記曰界内之山出銅及鉛鐵者有王山

江州

十道志曰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荊二州之境尚書禹貢彭蠡既豬又曰九江孔殷

周景式廬山記曰柴桑彭澤之郊古三苗國舊廬江地

尋陽記曰春秋時吳之西境後吳爲楚滅更爲楚地秦屬廬江郡漢屬淮南國晉武太康十年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成帝咸和元年移理湓城即今郡是

晉地道記曰尋陽陸通五嶺北導長江遠行岷漢亦一都會也

洪州

十道志曰洪州豫章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吳地秦爲九江郡漢爲豫章郡

豫章記曰太康中望氣者云豫章廣陵有天子氣故封愍懷太子爲廣陵王領鎮軍以鎮豫章後永興中懷帝遂以豫章王登天位隨平陳罷郡爲洪州

撫州

十道志曰撫州臨川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吳地秦屬九江郡漢立南昌縣今州即南昌縣地後漢分南昌立臨汝縣吳太平二年分豫章之臨汝南城縣立臨川郡即今州也隋平陳置撫州

晉書曰王羲之嘗爲臨川內史置宅於郡城東偏旁臨迴溪時據層阜

荀伯子臨川記曰王右軍故宅其地爽塏山川若畫每至重陽日二千石已下多遊萃於斯舊井及墨池並在

漢地理志曰高帝六年命大將軍灌嬰立洪州其年分洪州南境立南城縣以其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

吉州

十道志曰吉州廬陵郡春秋時爲吳地戰國屬楚秦并天下屬九江南部都尉理漢爲廬陵縣屬豫章郡

雷次宗豫章記曰靈帝末揚州刺史劉遵上書請置廬陵鄱陽二郡獻帝初平二年始立郡

圖經曰隋平陳改盧陵郡置吉州以吉陽山爲郡名

袁州

十道志曰袁州宜春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吴地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之宜春縣晉武改宜春爲宜陽隋平陳分洪州之宜陽立袁州

漢書曰武帝封長沙定王子爲宜春侯

吴録曰宜春縣出美酒每歲上貢封酒親付計吏

虔州

十道志曰虔州南康郡春秋時吴地秦屬九江郡漢爲贑縣地屬豫章郡後漢興平二年分豫章立廬陵郡而贑縣屬焉晉太康三年立爲南康郡隋平陳立虔州以虔化水而得名也

圖經曰贑縣章貢二水雙流至縣合爲贑水其間置邑因以名縣

十道志曰南康縣本漢南野地

吴録曰南野縣有大庾山九嶺嶠以通廣州

建州

十道志曰建州建安郡古閩越之地秦閩中郡漢屬會稽吴分置建安郡陳屬閩州隋平陳屬泉州唐武德四年置建州因建溪爲名

方輿志曰浦城縣本漢東候官之北鄉也吴永安三年改爲吴興縣

圖經曰晉尚書陸邁梁尚書郎江淹皆爲吴興令按淹自序云吴興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是也

福州

福州圖經曰勾踐六代孫爲楚所併其後有無諸以其境南泉山之地因而都之稱閩越王 至孫繇又以東海隅之地稱越王俱是會稽之域遂有三越之稱

圖經曰梁承聖二年封蕭基爲長樂侯於此

十道志曰福州長樂郡亦閩越地秦爲閩中郡漢高帝立無諸爲閩越王都於此晉置晉安郡陳置閩州唐開元十三年爲福州

開元録曰閩州越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種有五姓謂林黄等是其裔

郡國志曰漢武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東北一尉西南一候也

泉州

十道志曰泉州清源郡秦漢土地與長樂同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宋齊以後因之唐景雲二年置泉州

天寶初爲清源郡乾元元年又爲州

漳州

十道志曰漳州漳浦郡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唐分其土地置漳州

郡國志曰梁山有漳浦水一云漳溪水

汀州

十道志曰汀州臨汀郡歷代土地舊與長樂郡同唐開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初置在雜羅縣以其地瘴居者多死大曆中移理長汀白石村

南州

十道志曰南州南川郡禹貢梁州之域周省梁入雍戰國時巴國之地秦漢爲巴郡之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一

州郡部十七

江南道下

越 歙 明 台 處 温
婺 衢 潭 岳 衡 永
道 郴 連 邵 黔 思
費 辰 錦 溪 敘 施
播 珍 夷 業 溱

越州

十道志曰越州會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越國

春秋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

史記曰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吳志曰會稽南面連山萬重北帶滄海千里

輿地志曰順帝時陽羨人周嘉上書請分浙江以西爲吳郡東爲會稽郡

宋略曰會稽山陰編戶三萬號爲天下繁劇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王獻之望鏡湖澄澈清流瀉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郡國志曰越王北面以事吳後終滅吳

漢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領曲阿等縣三十六

吳越春秋曰禹巡行天下歸還大越會計脩國之道以會計名山仍爲地號也

漢志曰剡縣屬會稽莽曰盡忠

南史曰張稷爲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

漢志曰諸暨縣屬會稽郡莽曰疏虜

十道志曰縣有暨浦諸山因以爲名

會稽志曰龜山之下有東武里即琅耶東武縣山一夕移於此東武人皆從此故里不動

歙州

十道志曰歙州新安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屬越秦屬丹陽郡

漢志曰歙都尉治屬丹陽郡

漢志曰黝縣屬丹陽郡浙江水出焉成帝鴻嘉二年爲廣德國王莽曰愬虜師古曰黝音伊字與黟同

晉書曰孔愉字敬康會稽人永嘉之亂避地入新安山谷中以稼穡讀書爲業信著鄉里後奄忽而去人皆以爲神爲之立廟孔靈村

梁書曰任昉爲新安太守調楓香二石始入三兩便止不欲遺之後人及下任唯有桃花米二十石

圖經曰績溪縣以界內乳溪與徽溪相去一里迴轉屈曲並流離而復合謂之績溪縣因名焉

圖經曰任昉爲新安太守因行春至此愛其雲溪緣源尋幽累日不返百姓因名其溪爲昉溪村名昉村

又曰新安貢柿心墨木黝之字縣職此之由

又曰祈門縣本名閶門著於秦漢之代縣有巨石夾流水兩相對其狀似門故號閶門

又曰婺源縣本晉休寧縣

東陽記曰上應婺女故名之

明州

十道志曰明州餘姚郡古舜爲餘姚之墟

史記曰越王勾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

漢志曰餘姚屬會稽郡本鄮縣之地

風土記曰舜支庶所封故曰餘姚

輿地志曰邑人以其海中物產於山下鄮易因名鄮縣

圖經曰鄮縣有甬東及句章故城

台州

十道志曰台州古越州會稽郡之地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越國秦屬閩中郡後越王無疆七代孫閩君搖率越人佐漢伐秦惠帝録其功封搖為東越王都於甌

山海經曰甌在海中郭璞注云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故地也若在南海中鬱林郡為西甌吳地記曰漢書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天子天子遣太中大夫嚴助發兵往救未至閩越止兵東甌乃舉國徙中國處之江淮間而後遺人往往漸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縣

漢志曰回浦東部都尉理屬會稽郡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十道志曰唐武德四年討平李子通於臨海縣置海州五年改海州為台州

處州

圖經曰處州縉雲郡古縉雲之墟也秦為會稽郡地漢初為東甌地後以為回浦縣光武更名章安吳分為永嘉郡

輿地志曰永嘉郡本會稽東郡地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等五永嘉郡

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閩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歎其奇絶遂書突星瀨於石

輿地志曰松陽縣本章安南鄉漢末立為縣吳地記曰縣東南臨大溪有松陽樹大八十一圍腹中空可容三十人坐故取此為名王右軍嘗往看之永嘉記曰青田縣有草葉似竹可染碧名為竹青此地所豐故名青田浮丘公相鶴經曰青田之鶴

溫州

十道志曰溫州永嘉郡會稽之東境也漢永建四年置永寧縣

郡國志曰永嘉為東甌鬱林為西越斯地蠶一年八熟

圖經曰永嘉縣漢冶縣之地後漢改為章安縣

漢志曰冶本閩越地屬會稽郡

婺州

十道志曰婺州東陽郡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越之西界秦屬會稽郡漢初屬荊吳二國

郡國志曰婺州正得東越之地漢時其地屬會稽為東揚州人俗輕躁少信行好淫祀

鄭緝之東陽記曰此境於會稽西部嘗置都尉理於此吳寶鼎元年始分會稽置東陽郡隋平陳置婺州蓋取其地於天文為婺女之分野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群烏助銜土塊為墳烏口皆傷一境以為至孝所致因以縣名烏傷

十道志曰唐武德七年改烏傷為義烏

衢州

十道志曰衢州信安郡土地所屬與婺州同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於信安縣置西有三衢山因以為名

輿地志曰後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縣立新安縣晉太

康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改名爲信安左傳曰越伐吴王孫彌庸觀越見姑蔑之旗杜注云今東陽太蔑縣是輿地志曰太蔑秦漢爲太末縣今龍丘乃春秋東陽太末縣也

潭州

十道志曰潭州長沙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爲黔中地之南境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荆州置湘州隋平陳改湘州爲潭州

史記天官書曰翼軫爲楚分傍一小星爲長沙星漢書曰高帝封番君吴芮爲長沙王

又曰長沙定王發景帝二年立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注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儛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郡國志曰炎帝神農氏葬於長沙長沙之尾東至江夏謂之沙羡是其地

十三州志曰西自湘江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

湘州記曰始皇二十五年併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鄉爲長沙郡以統湘川蓋取星以名焉

遁甲經曰長沙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避世

湘中記曰其地有舜之遺風人多純朴今故老猶彈五絃琴好爲漁父吟

湖南風土記曰長沙下濕丈夫多夭折俗信鬼好淫祀第蘆爲室頗雜越風

岳州

十道志曰岳州巴陵郡禹貢荆州之域古三苗國地春秋及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晉分長沙之巴陵置建昌郡在巴陵齊武封子倫爲巴陵王梁封齊明帝子寶義爲巴陵王奉齊後以備三恪隋平陳改爲岳州

尋江記曰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淮南子曰斬脩蛇于洞庭

十道志曰巴陵縣本漢下雋縣之巴丘地

漢書地理志曰下雋縣屬長沙郡

十道志曰華容縣本漢孱陵縣

衡州

十道志曰衡州衡陽郡春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漢爲酃縣地屬長沙國吴分長沙之東部立爲湘東郡隋平陳罷郡爲衡州因衡山以取名

尚書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荆州

甄烈湘州記曰宋大明中望氣者云湘東有天子氣遣日者巡視斬崗以厭之尋乃湘東王爲天子謂明帝也

圖經曰茶陵縣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

永州

十道志曰永州零陵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楚之南境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晉以零陵屬湘州隋平陳置永州因永水爲名○梁書曰孫謙字長遜爲零陵太守有善績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謙至絶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

甄烈湘州記曰石鷰山石形似鷰大小如一山明淨即頡頏飛翔

羅含湘中記曰石鷰在泉陵縣雷風則群飛然其土人稀有見者

按十道志曰零陵縣本漢泉陵縣

道州

十道志曰道州江華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楚漢屬長沙國唐貞觀八年爲道州

圖經曰昔舜封象有鼻國即其地

郴州

十道志曰郴州桂陽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及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漢高祖二年分長沙南境立桂陽郡屬荆州部君郴梁元帝爲盧陽郡屬衡州隋平陳改爲郴州

史記曰項羽從義帝於長沙郡郴

連州

十道志曰連州連山郡春秋時楚地秦爲長沙郡之南境二漢爲桂陽郡之桂陽縣吳屬始興郡晉因之宋於此立宋安郡後省齊如之梁爲陽山郡唐武德四年改爲連州以郡南黃連山嶺爲名

邵州

十道志曰邵州邵陽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屬楚秦爲長沙郡漢爲昭陵縣屬零陵郡吳分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屬荆州即今州也晉武改昭陽爲邵陽唐貞觀十年改爲邵州。又曰邵陽縣本漢昭陵縣地屬長沙國

黔州

十道志曰黔州黔中郡禹貢荆州之域戰國爲楚黔中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其地又屬焉漢武陵郡之酉陽縣地武陵五溪蠻之西界也周武帝保定四年蠻帥田思鶴以地内附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爲黔州

吳録曰黔陽屬武陵郡黔陽今辰州三亭縣西故城是也

思州

十道志曰思州寧夷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楚地隋開皇十八年始置務川縣屬庸州唐武德元年以務川當牂牁要路置務州貞觀八年改爲思州因思邛水爲名

費州

十道志曰費州涪川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屬楚漢武帝元鼎六年通牂牁道置牂牁郡其地屬焉江山阻遠爲俚獠所居多不臣附周宣政元年獠王元殊多等歸國遂立州取費水爲名

九州要記曰九丘之外有費州

辰州

十道志曰辰州盧溪郡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時屬楚其地即古蠻夷之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黔中爲武陵郡隋開皇平陳改爲辰州。沅陵記曰五溪十洞頗爲邊患自馬伏波征南之後雖爲郡縣其民叛援代或有之蓋恃山險所致十道志曰壺頭山後漢馬援征五溪蠻取壺頭山賊乘高守隘水迅舡不得進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穿岸爲室以避炎氣遂卒于此武陵記曰山邊有石窟即馬援所穿室也室内有大蛇如舡云是援之餘靈

十道志曰故老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漢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爲一溪之長故號五溪

錦州

十道志曰錦州盧陽郡歷代土地與辰州同唐武德初以辰州之地析置錦州

溪州

十道志曰溪州靈溪郡禹貢荆州之域歷代土地所屬與

辰州同唐武德中立溪州蓋取五溪相會於此
又曰大鄉縣本漢沅陵零陵二縣地屬武陵郡梁分立大
鄉縣三亭縣本漢靈陽縣地屬武陵郡唐分大鄉縣縣有
小酉山黔山大酉山

敘州

十道志曰敘州潭陽郡古蠻夷之地戰國時為楚黔中地
唐貞觀八年為巫州天授三年以巫山不在州界改為沅
州以沅江水為郡名開元十三年仍舊為巫州至大曆五
年為敘州
五溪記曰民多射生而鼻飲噉蛇鼠捕鰕蟵朝饕夕用故
無宿紿

施州

十道志曰施州清江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巴國七國

時為楚巫郡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巫地屬焉周武帝
建德二年酋長向鄒兄弟四人相率內附置施州
又曰清江縣本漢巫縣地屬南郡巫縣今夔州巫山縣是
也吳晉及周為沙渠之地隋於此置清江縣

播州

十道志曰播州播川郡秦夜郎縣之西南隅思王十四年
欲得楚黔中地以武關之外易之今綠黔府即楚謂黔中
地漢武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牂牁郡其地屬焉以且蘭
有椽船牂牁因此立郡以名焉貞觀九年於北界置郎州
後省十三年又於其地置播州以其地有播川因名焉
漢書曰唐蒙上書說武帝曰聞夜郎國有精兵可十餘萬
浮舟牂牁出其不意以制越此一奇也

珎州

十道志曰珎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國之地晉永嘉五年
分牂牁置夜郎郡兼置充州唐貞觀十七年廓闢邊夷置
播川鎮後因川中有降珎山因以鎮為珎州取山名郡也
九州志曰夜郎自古非臣伏州郡之地漢武開拓南邊始
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即牂牁都尉居之
後漢書曰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
十三州志曰牂牁者江中山名也

夷州

十道志曰夷州義泉縣古徼外蠻夷之地漢置牂牁郡歷
代恃險不賓臣附隋大業七年始招慰置綏陽縣屬明陽
郡唐武德四年置夷州

業州

十道志曰業州龍溪郡古蠻夷之地唐置業州或為龍溪

郡

溱州

十道志曰溱州溱溪郡古蠻夷之地唐貞觀八年開拓南
蠻於榮懿縣立溱州地多貢象牙後或為溱溪郡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一

州郡部十八

嶺南道

廣 部 岡 循 潮 恩
春 賀 端 藤 康 封
瀧 高 義 新 勤 竇
桂 昭 蒙 富 梧 潯
龔 鬱林 平琴 賓 澄 繡
象 柳 融 邕 貴 黨
横 田 嚴 山 淳 羅
潘 容 辯 白 牢 欽
安南都護府 武峩 粵 芝 愛
福祿 長 驩 峯 陸 廉

巖 番 禺 湯 瀼 籠
環 古 崖 儋 振 瓊
萬安

廣州

十道志曰廣州南海郡秦置南海郡二漢因之兼置交州吳因之分置廣州宋齊皆因之梁陳並置都督府隋平陳又置番州煬帝初復置南海郡唐爲廣州

又曰南海縣本漢番禺縣地

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禺東注云賁禺即番禺也吳録曰番禺縣有禺山尉佗所葬

南越志曰蕭達山西十里有靈州山焉其山平原弥望曾野極目

郭景純云南海之間有衣冠之氣者斯其地也

又曰秦占氣者以南方有黄氣紫雲之異使繡衣使者鑿之二十餘丈乃流血數日以爲鑿龍之効今所鑿之處形似馬鞍謂之馬鞍崗

又曰石門之水舊曰貪泉俗云經大庾則清襟之氣分歛石門則淄素之質變

廣州記曰尉佗築朝臺以朝天子

南越志曰朝臺下有越佗城朝臺西三十里即崗旁江構越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十道志曰番禺北津水今名廉平水

韶州

十道志曰韶州始興郡禹貢楊州之域春秋戰國皆楚地秦屬南海郡二漢屬桂陽郡吳置始興郡晉因之宋改爲廣興齊復爲始興隋平陳爲韶州以韶石爲名

郡國志曰韶州科斗勞水間有韶石形若雙闕永和二年有飛仙衣冠遊二石上昔舜遊登此石奏韶樂因以名之

岡州

十道志曰岡州義寧郡禹貢楊州之域秦漢並屬南海郡東晉末分置新會郡宋齊梁並因之隋平陳置封州後改爲允州後改爲岡州

郡國志曰岡州地邊大海晴少雨多時遇甚風林宇悉拔俗織竹爲釜以蠣殻屑泥之煮鹽轉久弥密

循州

十道志曰循州海豐郡春秋時爲百越之地戰國屬楚秦二漢南海郡地晉亦然隋平陳置循州

南越志曰郡東水道一千里趙佗昔爲龍川尉所涖於此

潮州

十道志曰潮州潮陽郡亦古閩越地秦屬南海郡秦末屬尉佗漢初屬南越後亦屬南海郡後漢因之晉置東官郡隋平陳置潮州

郡國志曰稻得再熟蠶亦五收煑海爲鹽

十道志曰海陽縣本漢揭陽縣地

南越志曰潮陽縣窮海之比故曰潮陽

恩州

十道志曰恩州恩平郡秦屬南海郡二漢爲合浦郡唐貞觀中置恩州

春州

十道志曰春州南陵郡古越地秦屬南海象郡漢合浦郡之高涼縣地晉分置恩平縣唐武德四年討平蕭銑置春州

賀州

十道志曰賀州臨賀郡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吳置臨賀郡晉因之宋爲臨慶國齊復爲臨賀郡陳因之隋平陳置賀州因賀水爲名

端州

十道志曰端州高要郡秦屬南海郡兩漢並屬蒼梧郡晉亦然宋齊並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平陳置端州

南越志曰石室山傍洞雲霧自生風煙有二石門以爲仙之下都

藤州

十道志曰藤州感義郡秦屬南海郡二漢並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置藤州煬帝初州廢置永平郡唐復爲藤州

郡國志曰俗以青石爲刀劒如銅鐵法婦人亦爲環玦代珠玉也夷人往往化爲貙（貙小虎也）

康州

十道志曰康州晉康郡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晉分置晉康郡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康併入信安郡（今高要郡也）唐復置康州

封州

十道志曰封州臨封郡土地所屬自秦已上與康州同今州即漢蒼梧郡之廣信縣也梁置信郡兼置成州隋平陳廢郡改成州爲封州

瀧州

十道志曰瀧州開陽郡（瀧音雙）土地所屬自漢已上與康州同晉分端溪置龍鄉縣今州即其地南越志龍鄉縣屬廣熙郡梁分廣熙置建州又分建州之雙頭洞立雙州即此是

高州

十道志曰高州高涼郡秦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二漢屬合浦郡吳置高涼郡晉因之梁置高州隋平陳郡廢而高州如故唐爲高州

南越志曰高涼本合浦縣也吳建安十六年衡毅錢博拒步騭於高安峽毅投水死博與其屬亡于高涼呂岱爲刺史博既請降制以博爲高涼都尉於是置郡焉

義州

十道志曰義州連城郡土地所屬秦已上與潘州同漢置蒼梧郡今州即蒼梧郡之孟陵縣唐武德四年江表底定於此置南義州貞觀二年於此置義州

新州

十道志曰新州新興郡古越地秦始皇略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即其地也漢爲合浦縣之臨元縣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隋唐爲新州

勤州

十道志曰勤州銅陵郡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信安郡唐置勤州或爲銅陵郡

竇州

十道志曰竇州懷德郡禹貢楊州之分古越地漢蒼梧郡之端溪縣先管羅竇洞因爲名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爲竇州

郡國志曰竇州悉以高欄爲居號曰干蘭三日一市

又曰特亮縣在河洞水北昔有白牛夜出光影照村村人見此牛光號爲特亮也

桂州

十道志曰桂州始安郡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越地七國時爲楚越之交始皇三十三年略發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是爲桂林郡焉二漢屬零陵蒼梧二郡吳分置始安郡晉孝武改爲始建齊復爲始安梁天監六年立桂州於蒼梧鬱林之境無定理處大同六年移桂州於今理隋大業三年罷州唐武德四年復置桂州

始安記曰吳越之境其人好劍輕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魚稻無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

十道志曰臨桂縣荔水水源多生桂桂生處不生雜樹

昭州

十道志曰昭州平樂郡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宋屬始建國齊屬始安郡隋亦然唐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八年改爲昭州取昭潭爲名

盛弘之荊州記曰平樂縣西南數十里有山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子白黑分明

蒙州

十道志曰蒙州蒙山郡漢武平南越置蒼梧郡今州即蒼梧之荔浦縣也隋置隋化縣唐置蒙州州有山號曰蒙山山下人皆姓蒙因爲州名

富州

十道志曰富州開江郡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梁爲開江武城二郡地陳置靜州改開江武城二郡爲逍遥郡隋平陳並廢唐又置靜州貞觀八年改爲富州因富水爲名

梧州

十道志曰梧州蒼梧郡秦屬桂林郡二漢爲蒼梧晉以後並因之梁屬成州隋平陳改爲封州唐爲梧州

漢書曰武帝元始六年開蒼梧郡

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潯州

十道志曰潯州潯江郡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並屬鬱林郡隋屬永平鬱林二郡地唐置潯州

郡國志曰大賓縣漢布山縣糖牛與虵同穴牛嗜鹽俚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牛舐之出外則不得入取其角爲器一曰糖牛

龔州

十道志曰龔州臨江郡秦屬桂林郡漢平南越置蒼梧郡

今州即郡之孟陵縣地也唐置龔州

鬱林州

十道志曰鬱林州鬱林郡秦爲桂林郡漢改爲鬱林郡後漢亦同梁置定州後改爲南定州隋平陳改爲尹州煬帝初爲鬱林州唐爲鬱林州

平琴州

十道志曰平琴州平琴郡舊鬱林郡地唐置平琴州或爲平琴郡

賓州

十道志曰賓州安城郡古越地秦桂林郡地漢爲鬱林郡又爲鬱林郡之嶺方縣自漢迄隋並爲嶺方縣唐武德五年置賓州

澄州

十道志曰澄州賀水郡古越地秦爲桂林郡漢爲鬱林郡之嶺方縣唐武德四年置澄州

繡州

十道志曰繡州常林郡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以後因之唐平蕭銑置繡州

象州

十道志曰象州象郡秦屬桂林郡二漢爲鬱林郡吳又分置桂林郡晉宋齊因之隋平陳置象州因象山以爲名秦之象郡今合浦郡非此象州也

柳州

十道志曰柳州龍城郡秦漢土地與象州同晉以後屬桂林郡隋屬始安郡唐平蕭銑置昆州貞觀八年改爲柳

融州

十道志曰融州融水郡歷代土地與柳州同唐置融州

邕州

十道志曰邕州朗寧郡古越地秦爲桂林郡漢鬱林郡之嶺方縣地晉置晉興郡于此隋爲鬱林郡之宣化縣武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爲邕州

圖經曰人俗怪當澆薄內險外柔惡椎髻跣足尚雞卜卵卜

貴州

十道志曰貴州懷澤郡虞舜時蒼周並爲荒裔秦爲桂林郡自漢以下與鬱林郡同唐置貴州

黨州

十道志曰黨州寧仁郡秦桂林郡地唐置黨州

南越志曰黨州隆仁縣有京觀即古征黨洞殺俘虜處

橫州

十道志曰橫州寧浦郡古越地秦象郡地漢爲合浦郡之高涼縣地隋於此置簡州又改爲緣州唐改爲橫州

田州

十道志曰田州橫山郡土地與朗寧郡同唐爲田州

嚴州

十道志曰嚴州循德郡禹貢荊州之域漢武平南越即象郡地唐乾封二年置嚴州地在嚴崗之側因爲名

圖經曰州門有長河水深八十丈從牂牁流下

山州

方輿志曰山州龍池郡土地與嚴州同唐爲山州或爲龍池郡

淳州

方輿志曰淳州永定縣秦屬桂林郡地唐武德四年置至永貞以犯憲宗廟諱改爲巒州以巒山爲名

羅州
十道志曰羅州招義郡禹貢楊州之地是爲南越宋元嘉三年鎮南將軍檀道濟巡撫於陵羅口築城因以名之屬高凉郡唐武德五年因其地復置州
南越志曰招義縣昔流人營也
潘州
十道志曰潘州南潘郡古甌駱越地秦平百越爲桂林郡地漢爲合浦縣地屬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八年改爲潘州
嶺表記曰潘州昔有方士潘茂於此昇仙遂以名郡
容州
方輿志曰容州普寧郡古越地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宋太始七年分合浦縣於此立南流郡齊梁陳不改隋廢

唐武德四年置銅州貞觀八年改爲容州因容山爲名
十道志曰鬼門關在北流縣南三十里兩石相對狀若關形闊三十餘步昔馬援討林邑經此立碑石碣尚存昔時趨交趾皆由此關巳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故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人還
辯州
郡國志曰斯地瘴氣春謂青草瘴秋謂黃茅瘴有瘴江水
十道志曰辯州陵水郡古越地秦象郡地二漢屬合浦郡唐置辯州
郡國志曰辯州在陵羅二水之間
白州
十道志曰白州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地漢爲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爲白州

嶺表録曰州有一泒水出自雙角山合容州江呼爲緑珠江緑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
牢州
十道志曰牢州定川郡本巴蜀西南徼外夷秦屬象郡漢屬牂牁郡唐置義州改爲智州貞觀十一年改爲牢州以牢石爲名
欽州
十道志曰欽州寧越郡歷代土地與白州同宋齊巳來置宋壽郡梁又置安州隋平陳改爲欽州
安南都護府
方輿志曰安南府今理宋平縣古越地禹貢楊州之地號爲百越在周爲越裳重譯之地秦屬象郡漢爲交阯日南

二郡界後漢因之唐爲交州
又曰人俗雜蠻夷之風其人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以貫其首男子耕農女子織絍兵則矛楯長刀木弓竹矢或骨爲鏃
交州記曰南定縣人足骨無節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故山海經云交脛人國脚脛曲戾相交所以謂之交趾
南越志曰龍編縣州之始有蛟龍編於津之間因以爲瑞而名邑
武峩州
方輿志曰武峩州武峩郡土地與安南府同唐置武峩州
粤州
方輿志曰粤州龍水郡土地與安南府同唐爲粤州或爲龍水郡

芝州

方輿志曰芝州忻城郡土地與安南府同唐爲芝州或爲忻城郡

愛州

方輿志曰愛州九眞郡秦象郡地漢武置九眞郡後漢亦同晉亦屬九眞郡宋齊因之梁置愛州隋爲九眞郡唐又爲愛州

福禄州

方輿志曰福禄州福禄郡土地與九眞郡同唐爲福禄州

長州

方輿志曰長州文陽郡土地與九眞同唐爲長州

驩州

方輿志曰驩州日南郡古越裳氏國九譯所通者也秦屬

象郡二漢屬九眞郡吳分置九德郡晉宋齊因之隋置驩州後爲日南郡唐爲驩州

郡國志曰驩山洞人去其兩齒爲飾刻背作花文中山立市十日一會鑄銅爲器大如盤名旁旁以爲財市

峯州

方輿志曰峯州承化郡古文郎國有文郎水亦陸梁地秦屬象郡二漢屬交趾郡吳分置新興郡晉改爲新昌陳置興州隋平陳改爲峯州煬帝初廢唐復置峯州

林邑記曰蒼梧以南有文郎野人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爲業與人交易若上皇之人

陸州

方輿志曰陸州玉山郡秦象郡地漢以來屬交趾郡梁分置黄州及寧海郡隋平陳郡廢改黄州爲玉州煬帝初州廢唐復置玉州上元二年改爲陸州州有陸水

廉州

方輿志曰廉州合浦郡秦象郡地漢置合浦郡後漢同吳改爲珠官晉又爲合浦郡宋因之兼置臨瘴郡及越州齊又因之隋改爲禄州尋廢改合州置廉州

後漢書曰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爲合浦太守先時太守多貪珠遂徙向交趾嘗到革理前弊珠遂還稱爲神明桓帝徵之

巖州

方輿志曰巖州安樂郡土地與合浦郡同唐爲巖州或爲安樂郡

雷州

方輿志曰雷州海康郡秦象郡地二漢以後並屬合浦郡

梁分置合州大同末爲南合州隋煬帝初廢唐爲雷州

投荒録云雷州南濱大海多雷雷之聲近在簷宇之上雷州之北高州之南數郡亦多雷雷聲似在尋常之外俗俟雷時具酒肴設奠畏雷法甚嚴謹有以彘肉與雞肉食者霹靂即至

禺州

十道志曰禺州温水郡古百越地婺女之分野秦屬象郡本宕昌之邊邑唐置宕州又改爲禺州以南方番禺之地因名州

湯州

方輿志曰湯州湯泉縣秦屬象郡唐置湯州或爲湯泉州

瀼州

十道志曰瀼州臨潭郡禹貢荆州之分春秋屬楚在鬱林

之西南交趾之北隋大將軍劉方始開此路爲鎮守尋又不通唐貞觀二年清平公李弘節遣欽州首領寧師宗招慰開拓尋劉方舊路得達交州爲州在瀼水之東故以爲名瀼音而章反

籠州

十道志曰籠州扶南郡古越地在南越之西界唐貞觀十二年大使清平公李弘節招降獠置籠州以籠洞爲名

環州

十道志曰環州正平郡禹貢荊州之分州隸桂州貞觀二年李弘節招慰款附環落洞故以名州州在遊盧水南整水北

古州

方輿志曰古州樂古郡土地同臨潭郡唐置古州或爲樂古郡

崖州

方輿志曰崖州朱崖郡郡地海中之洲也洲方千里與今海康郡之徐聞縣對自徐聞徑度便風揚帆一日一夕即至梁置崖州

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開南海地置朱崖儋耳二郡元帝罷朱崖郡以其阻絕數反故罷之

郡國志曰崖州婦人着總纈以土爲金器用瓠瓢無水人飲唯石汁又有椒以安石榴花着瓮中經旬即成酒其味香美仍醉人

交州記曰朱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

儋州

十道志曰儋州昌化郡土地所屬與朱崖同漢元鼎六年定越地置儋耳郡唐武德四年置儋州漢書張晏注曰儋耳其俗鏤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爲數支狀似雞腸因名焉山海經海內南經曰有離耳郭景純注曰鏤其耳分令下垂爲飾即儋耳也

振州

方輿志曰振州延德郡土地與朱崖郡同隋置臨振郡唐置振州

瓊州

方輿志曰瓊州瓊山郡土地與朱崖郡同唐貞觀六年割崖州置瓊州

萬安州

方輿志曰萬安州萬安郡土地與朱崖郡同唐置萬安州或爲萬安郡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二

居處部一

宮

世本曰堯使禹作宮

釋名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也

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史記曰天官書曰文武虛危主宮室

大戴記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

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

又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左傳曰襄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夫故作其宮若君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

又曰晉成虒祁之宮又成銅鞮之宮數里

論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史記曰騶子之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又曰秦始皇造阿房宮徵發天下工匠

又曰秦始皇所居之宮有祈年宮長信宮梁山宮

又曰戎使由余於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

又曰項羽屠咸陽焚其宮室三月火不滅

又曰盧生說始皇曰人主為微行所居而人知之則害於神願上居無令人知則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乃命咸陽之旁三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所幸言其處者死始皇幸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不善之中人以告丞相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斬之自是莫知所在決事悉於咸陽宮

又曰始皇二十七年作長信宮於渭南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築垣牆如街巷）

又曰漢武帝時河決天子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作瓠子歌於是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又曰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漢書曰漢八年蕭何相國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蒼龍玄武二闕）前殿武庫大倉高祖還見宮闕壯麗甚怒曰天下方未定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壯非麗無以威四夷且令後世無以加也

又曰初江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走狗觀也古曰今書本犬臺有作太臺字者誤也犬臺宮名）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悅之

又曰武帝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

又曰上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又曰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祋栩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步壽宮

又曰栢梁災越巫勇之迺曰越俗有火災又起屋必以大

用勝服之於是起建章宮爲千門萬户

又曰梁孝王吳楚破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於天子

又曰孝武作建章宮爲千門萬户有鳳凰闕高二十餘丈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高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又曰秦起咸陽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王作⋯⋯皇作四十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師古曰鶩亂馳也⋯⋯言其廣大不屈橈也⋯⋯音女教反）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又曰鄒陽諫吳王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服虔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懸衡天下（服虔曰⋯⋯言其平也⋯⋯）畫地而不犯（師古曰⋯⋯畫地之法制之行不⋯⋯）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

又曰後元二年幸盩厔作五柞宮（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

又曰甘露二年幸萯陽宮（在鄠音倍）

後漢書曰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皆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患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重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善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雩場在明堂之南也）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又曰東平王蒼薨元和三年東巡狩幸東平宮追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

魏志曰帝營作許昌宮楊阜諫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禹卑宮室而天下樂業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皆喪社稷也

吳志曰後主二年六月起新宮於太初之東制度尤廣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壞諸地大開苑囿起土山作樓觀加飾珠玉製以奇名右臨硎左彎碕又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宮內巡遶堂殿窮極伎巧功費萬計

又曰赤烏十年春二月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詔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宮作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別更置帝曰大禹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妨損農桑且建業宮乃朕從京來作府舍耳材柱率細年月久遠恐朽壞今武昌宮材木自可用繕之〇晉書曰尚書僕射謝安

石以宮室朽壞啓作新宮帝權出居會稽王第二月始興功內外日役六千人安與大匠毛安之決意修定皆仰按玄象體合辰極並新制置省閣堂宇名署時正構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石頭津主啓聞取用之因畫花於梁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重樓皆繡栭藻井門開三道上重名朱雀觀觀下門上有銅雀懸楣上刻木爲龍虎左右相對

王隱晉書曰高堂隆刻鄴宮屋材云後若千年當有天子居此宮惠帝止鄴宮治屋土剝更泥始見刻字計年正合時

載記曰石勒欲營鄴宮先是廷尉續咸諫止之及是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否此非爲災天意欲吾營都矣於是營之勒親定規模

又曰劉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樓於滈池侍中喬豫和苞上䟽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上准乾坤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淪漂無所而猶上懸營室作爲楚宮故能上興康叔武公之迹延九百之慶也今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一觀之費足以平涼州矣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做瓊樓而建陵霄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書奏曜大悅

宋書曰少帝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

齊書曰高祖永明元年秋七月車駕幸青溪舊宮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唐書曰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薛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茅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土崩瓦解取誡後代良以奢虐所致太宗悅其對

又曰高祖嘗避暑于仁智宮

又曰閻立德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咸稱旨賞賜甚厚

又曰太宗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曰離宮遊幸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納之

西京雜記曰趙王如意年幼未能親就外傅戚姬使舊趙內傅趙媪傅之號其室爲養德宮

又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上枝覆蔭數十畝其西有青梧觀觀有三梧桐樹樹下石騏驎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而屬筋焉

帝王世紀曰紂作傾宮七年乃成大十里高千丈又曰堯有貳宮

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滿四十者出嫁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隨補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

六韜曰殷君喜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市

列仙傳曰鉤弋夫人齊人病六年右手拳望氣者云東方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故名其宮爲鉤翼宮

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玄琉璃宮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三旬不出聽政其後大風飄沙一夕填此宮谷

鄴中記曰襄國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立一宮宮有

一夫人侍婢數十黃門宿衛石虎下輦即止凡虎所起內外大小殿臺觀行宮四十四所

項國志曰武帝遊五柞宮欲廣上林令蕭隆諫曰堯舜至治廣德不務苑囿帝初不悅後拜為中郎。墨子曰上古之人未知為宮室就陵而居處下潤傷民故聖人作為宮室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中足以禦風寒上足以待霜雪牆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為樂也今之為宮室必厚斂百姓暴奪民財為曲直之室青黃刻鏤之飾故國貧而人難訴也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越絕書曰美女宮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室

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域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實為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靖箕子之宮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為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尺畫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西方有宮白石為牆五色玄黃門有金牓而銀鏤題曰天地少女之宮西南有宮以金為牆闕有金牓以銀鏤題曰天皇之宮南方有宮以赤石為牆赤銅為門闕有銀牓曰天地中女之宮北方有宮以黑石為牆題曰天地中男之宮東南有宮以黃石為牆以黃牓碧鏤題曰天地少男之宮西南有宮以黃銅為牆題曰地皇之宮

十洲記曰青丘山上有紫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又曰方丈山有琉璃宮

紀年曰穆王所居鄭宮春宮

說苑曰楚使使聘齊齊王享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況大國之樹

三輔故事曰桂宮周匝十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土山複道橫北庭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

三輔黃圖曰有夜光宮望遠宮昭臺宮蒲桃宮棠梨宮萯陽宮長平宮五柞宮

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長平宮黃山宮望仙宮長楊宮集靈宮延壽宮祈年宮通天宮馺娑宮沛宮林光宮甘泉宮龍泉宮首山宮交門宮明光宮五柞宮萬歲宮竹宮壽宮建章宮太一宮思子宮（見漢書長樂等宮或在京師或在外郡或帝王所居或祠祀所在或因事以置）夜光宮棠梨宮扶荔宮（見三輔黃圖）桂宮（見三輔故事）鼎湖宮谷口宮。魏略曰大秦國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

郡國誌曰金河府摩磚宮北二十里有石殿一飛橋向岸畫以古賢哲士太常卿蔣必遊制太和五年文明太后來幸釣得鯉魚一雙長三尺以黃金鏁穿鰓放於池中後皆長五尺況泛相隨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氣爽聞池內辨鬭聲水中鼈蠏須臾雷電暝冥有氣五道自池中屬於天久之乃滅波止水定唯見一魚化為龍矣

又曰秦川宮昔非子到秦於此築宮室

又曰廬山有三宮上宮在懸崖之表人所不及次宮在山

巖下兩邊有陰陽瀨有石羊馬夾道相對下宮在彭蠡湖
際
隋圖經曰大業十六年自江都還洛陽勑於汾州北臨汾
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之時臨
河盥漱即涼風凜然如八九月其北多雨經夏罕有晴日
一日之中倏忽而雨倏忽而晴晴雨未曾經日雖高嶺千
仞嶺上居人掘地深二三尺即得清泉用之
壽春圖經曰十宮在縣北五里長阜苑內依林傍澗踈迥跨
阜隨地形置焉並隋煬帝立也曰歸雁宮回流宮九里宮
松林宮楓林宮大雷宮小雷宮春草宮九華宮光汾宮是
曰十宮
西京記曰通義坊唐高祖龍潛舊宅武德元年以為通義
宮六年高祖臨幸大宴羣臣引見鄰里父老班賜有差貞

觀元年立為興聖尼寺焉
又曰大明宮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京城之東北隅初高宗
嘗患風痺以宮內湫濕屋宇揜蔽乃於此置宮司農少卿
梁孝仁充使制造北據高岡南望爽塏視終南如指掌坊
市俯而可窺
東京記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苑前苑東南臨洛水西
亘穀水上元中韋機充使所造列岸脩廊連亘掘地得銅
器似盆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
子孫時人以為李氏再興之符高宗末年常居此宮以聽
政也
兩京記曰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穀水虹橋架迥
以通往來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四

居處部二

室

說文曰室實也
釋名曰室實也物滿實其中也
毛詩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鄭箋云如當路築
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成
又曰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又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
周禮冬官匠人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居
之

禮記檀弓下曰晉獻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之也）長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
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
又曰室中不翔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左傳襄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
不敢間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
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在窟室）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掘地為室）
又曰怒於室而色於市

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
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得之門也修身正行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謁
國語曰智襄子為室美智伯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
襄子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曰高山峻原不生草
木松栢之地其土不植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
氏亡同說苑
又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礱磨張老夕焉而見之不
謁而歸文子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
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
士首之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
而忘禮吾懼不免何以敢告文子歸勿令礱也
春秋繁露曰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人弗為

漢書曰文帝徵賈誼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
事與誼言之
又曰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
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
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
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積思於
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
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
邪枉之道經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師古曰蜮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用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言魅蜮矣偃為淫首其罪
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
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
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
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
董君從東司馬門入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之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又霍光傳曰蓋主
等奏廢光光聞止畫室中不敢入帝召入慰勉之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
又曰孔光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
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
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
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好忠直之名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
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
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荅以
他語其不泄如是
又曰京房所言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

以功舉賢即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
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
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
言煩碎上下相司不可許部刺史奏事京師
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
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又漢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薄姬
內人傳詣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
後漢書曰祭彤為太僕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
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又曰袁閎見時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
福祚後代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代爭權此即
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代欲投跡深林

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殁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狂生目之潛身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又曰馬援之攻五溪蠻初軍至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縣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因名壺頭）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屬武陵郡）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搤捉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以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斗數百頭以大云是援之餘靈）賊每乘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流涕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家居不好掃室賓客存之者或曰可一掃乎蕃曰丈夫當爲國家掃除天下豈徒室中

晉書曰范含字君道祖嘉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萊縣毫丘自號毫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

宋書曰武帝六年五月初置陰室于覆舟山脩藏冰也

唐書曰太子承乾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左庶子于志寧切諫不從

家語曰魯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室夜暴風雨室壞趨而託之魯人閉戶不受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楊龍驤洛陽記曰顯陽殿北有避雷室西有禦龍室

神異經曰西北荒有石室有百二十人同居齊壽千二百歲

十洲記曰崐崘山上有瓊華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傳曰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七百歲歷陽有彭祖仙室

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洛陽宮室名曰洛陽有瑩舒涼室含章鞠室清暑涼室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王事聽室）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唯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侍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又曰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也

拾遺錄曰老君居反景之室日與世人絶跡

又曰燕昭王坐祇明之室外於泉昭之館此館常有白鳳白鸞遶集其間

列子曰虛室生白張湛注云夫視有若虛者虛室而純白獨生

莊子曰原憲居圜堵之室蓬戶不完桑以爲樞甕以爲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

尸子曰厚積不登高臺（不嫌）高臺多傷大室多陰故皆不居

呂氏春秋曰高元作室

又曰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戸三年而未成羣臣莫敢諫

淮南子曰高陽魋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木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將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辭無以對受命而爲之室其始成㓠然善也而後果敗

又曰崐崘有增室

又曰有石城金室

又曰古者民澤處腹穴（累土爲室謂之腹）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蚊虻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室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百姓安之

鹽鐵論曰匈奴織柳爲室旃席爲蓋

說苑曰延陵季子遊于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故室美故牆高新牆庳是以知民力屈也

又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平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所以然者生而見善教也

新序曰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儀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適之也曰聞命矣築室者不輟明日又諫國小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明日又諫曰左昭右穆爲室而大以臨二先君無乃害於孝乎於是哀公毁室而止

風俗通曰論語夫子宮牆數仞禮記季武子入宮不敢哭由是言之宮室一也秦以來尊者以爲常號乃避之耳室也實也孝職曰室中　論語曰譬如牆由此言之宮其外室其內也

楚辭曰砥室翠翹絓曲瓊（言所内之室以砥石爲室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曲瓊玉鉤也）

又曰鑿山楹而爲室下披衣於水渚霧濛濛其晨降兮雲裴斐而承宇

又曰網戸朱綴刻方連冬有奧突（奧覆室）夏大室夏有寔寒（寒事鑑具上居）

又曰築室兮水中葺之以荷蓋

又曰像設居室靜閒安高堂邃宇檻層軒潘岳狹室賦曰伊余館之褊狹良窮弊而極微

李尤室銘曰室以安身寢息幽閑窒塞空隙遮遏風寒無曰寂寞屋漏昭然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五

居處部三

殿

說文曰殿堂之高大者也

釋名曰殿典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太極殿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右𡐨左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𡐨者爲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堂之正者爲路寢凡殿堂坐位以近尊爲上無尊者則已東向者以北爲上南向者以西爲上西向者以南爲上北向者以東爲上也殿堂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幅席席前設筵凡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史記秦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禁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之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指南山之巔爲複道渡渭屬之咸陽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鳳皇集上林迺作鳳皇殿以荅嘉瑞事具祥瑞部鳳皇篇

後漢書曰董卓傳云建安元年七月帝還至洛陽幸陽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爲名殿

范曄後漢書曰中平二年復修玉堂殿

東觀漢記曰明帝欲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魏志明紀云青龍三年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殿改名九龍殿又高堂隆傳云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又張遼傳曰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賊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爲起殿舍又特爲遼母作殿

晉書曰張駿霸西河於姑臧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四面各起一殿東方曰宜陽青殿南方曰朱陽赤殿西方曰政德白殿北方曰玄武黑殿各同方色各以時居之

晉載記曰石虎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

魏略曰青龍三年起太極殿洛陽故諸宮有却非殿銅馬殿敬法殿清涼殿鳳皇殿嘉德殿黃龍殿壽安殿竹殿

晉中興書曰烈宗起清暑殿識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爲殿以敵楚之聲爲號非吉祥也有頃烈宗崩桓玄自號楚

又孝武帝造太極殿郭璞筮云一百一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

落享燕書曰秋七月丁卯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鐵彘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闕言狀以是日到詔曰經始崇殿而彘具出人神允協之應也

趙書曰劉曜召構殿巧手二千人發陽平等十郡車牛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基

齊書武穆裴皇后傳云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

又魏虜傳云虜主宏率衆至壽陽軍中黑氈行殿皆烏漆楯烏漆槊綴以黑蝦蟇幡登八公山賦詩而去

又禮志云魏文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

又蕭赤斧子穎胄傳曰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欣恐畏不敢居之穎胄改爲嘉福殿

隋書宇文愷傳云時上北巡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唐太宗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四夷賓服唯須守此成功以養百姓因栢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經始將畢安可改移若易一椽增一瓦人足竟踐良工揮墨扭其梁棟所壞益多亦猶百姓既安因而撫養若慕奇功變法制不恒其德必致勞擾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朕頃覽劉聰傳聰將爲劉后起鷂儀殿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疏啓請甚切聰怒解而甚媿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然非知之難也朕近於藍田市木將別爲一殿取制兩儀仍構重閣其木已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又曰高祖引蘇世長宴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諫以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獲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彼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

又曰玄宗嘗召張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殿爲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

又曰麗正殿高宗降誕之所開元中繕寫圖籍貯之洛陽宮殿簿有明光殿三秦記云明光殿在桂宮中皆以金玉珠璣爲簾晝夜光明

太冲吳都賦云飾赤烏之暐曄是也

三輔宮殿名曰未央宮有騏驎殿椒房殿

又曰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門殿朱鳥殿曾城殿宣室殿承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鴦殿鉤臺殿合懽殿蕭何殿曹叅殿韓信殿

成都記曰隋蜀王秀常造一殿飛鳥不止其上

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闌金搏山鹿盧蛟龍山負於井上又有金師子

伏滔北征記曰梁城東有韓馮墓去城三里青蘭殿是宋王住殿

山謙之丹陽記曰太極殿周制路寢也秦漢曰前殿今稱太極曰前殿洛宮之號始自魏案史記秦皇改命宮爲廟以擬太極魏號正殿爲太極蓋採其義而加以太亦猶漢夏門魏加曰大夏耳咸康中散騎侍郎庾闡議求改大爲泰

蓋謬矣東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寢也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宮之舊也含章名起後漢顯陽徽音亦起魏曰明陽晉避文帝諱改爲此周禮亦有路寢小寢又其制度也

登真隱訣云寒陽殿太和殿皆云王清宮中殿名

二京雜記曰漢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紫殿謂之三雲殿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

郡國志曰秦州上邽縣北十六里有無疆古殿基後魏太武築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成帝造飛行殿方丈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而趨一名雲雷宮

兩京記曰東京五殿　　壁厚五丈高九十尺東西房

廊皆五十餘間西院有厨東院有教坊内庫高宗常御此殿

又曰流盃殿東西廊殿南頭兩邊皆有亭子以間山池此殿上作漆渠九曲從陶光園引水入渠隋煬帝常於此爲曲水之飲在東都

又曰含元殿陛上高於平地四十餘丈南去丹鳳門四百步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耶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魯宮間名曰太極殿十二間徽行殿顯陽殿暉章殿含章殿建始殿仁壽殿百福殿清暑殿章華殿嘉福殿宣光殿脩明殿嘉樂殿芙蓉殿崇光殿華光殿蔬圃殿華德殿九華殿軒五殿林園在章陽殿百兒殿芳德殿靈　殿承光殿永寧殿景福殿延休殿百子殿虞清殿淵冥殿安昌殿

建康宮殿簿云林光殿在縣東北十里湖溝村覆舟山前晉以爲藥園

又曰陳永初中於臺城中起昭德嘉德壽安乾明有覺等殿

又曰光嚴殿在縣東北六里景陽山東嶺南起重雲光嚴二殿前爲兩樓

又云梁於臺城中立曾城觀觀歷四代修理更起重閣七間上名重雲殿下名光嚴殿

又云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

神龍之華殿是也

又云臺城溫德門内又起三善長春勝辯等殿

又云鳳光殿在縣東北五里一百步舊臺城内

又云宋於臺城立正福清曜等殿

又云臺城中有蘼蕪閣醴日殿飛香三重閣

又云臺城溫德門内有永貞溫文文思壽安等殿

輿地志云未央後宮有鴛鸞昭陽飛翔增地合歡蘭林披香鳳皇等八殿

又云丹陽郡建康縣文德殿梁武帝移張衡渾儀置此殿

又云洛陽有顯陽殿皇后正殿也魏明所建

又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華光殿梁武帝大通中毀施與草堂寺人洗取朱貫直百萬以其地起重閣七間

又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寳雲殿梁武帝以施佛事

又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惠輪殿梁武帝以供養佛
又云洛陽昭陽殿魏明所治在太極之北鑄黃龍高四丈鳳皇二丈置殿前
又云新安郡新始縣西十里有大宰殿晉武陵王晞爲太宰桓温誣言其反徙新安立第於此葬第側後安還都今空冢在
楊龍驤洛城記曰顯陽殿北有雲氣殿
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徽音殿式乾殿暉章殿含章殿建始殿仁壽殿嘉福殿百福殿芙蓉殿九華殿流圓殿華光殿崇光殿
建康宮闕簿云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宫内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注水經曰孔子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池方四十餘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六

居處部四

堂 堂皇附 樓

堂

說文堂殿也
釋名曰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禮記曰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又曰將上堂聲必揚
又曰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又曰覲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也由夷王以下
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長三丈）

續漢書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三十國春秋西涼傳曰李暠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貞女暠自爲序以明鑒戒文武群寮亦皆圖焉是月白雀翔于靖恭堂暠頌之
梁書曰高祖五年改閱武堂爲德陽堂改聽訟堂爲議賢堂
後魏書任城王澄從高祖於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堂有義此堂天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非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

何得默尔遂譴即命黄門郎崔光鄭郭雅邢巒崔休等賦
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高祖曰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
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和苞漢趙記曰劉聰嘉平三年廷尉陳元達極諫聰怒將
斬之聰時幸逍遥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
者社稷之計聰免之於是改李中堂為愧賢堂○北史齊文
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河淵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
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悦
之故盛興後園之翫習於是貴賤慕効處處營造
又曰若干惠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
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即日徙堂於惠
宅
論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稱尭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為卑下

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王須臨堂察之乃知
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日曆於扆坐顧輒見之也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蔆蔆水物也所以厭火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則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禄堂仁
壽堂綏福堂含芳堂樂日堂椒華堂芳音堂顯成堂承光
堂五福堂嘉寧堂
瑞應圖帝琴堂前有二橘樹連理改琴堂為連理堂
華陽國志曰文翁立講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
遇火太守更脩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記曰虞潭為右衛將軍太夫人年高求解職詔
不聽特假百日迎母東歸起養堂親疎集會作詩言志
齊地記曰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脩
文學處也

拾遺記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堂設火齊屏風
又曰海人獻龍膏為燈於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峴
王子年拾遺記漢武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
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歴月不歇帝彌思渺乃改
延涼室為遺芳夢堂
襄河記曰馬泉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杯
堂引泉水為禊禊之所臨時構造事竟毀除其流杯堂本
在壘城西
郡國誌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十里有石室臨大河水
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
又曰齊桓公宮城西門外有講堂齊宣王立此學也故稱
為稷下學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此也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永康縣縉雲堂黄帝煉丹處

又曰費先有積習堂
益州記文翁學堂在城南
羊頭山記太學堂洛陽南開陽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
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
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碑議郎蔡邕銘
又曰聖壽堂石虎造垂玉佩八百大小鏡二萬枚丁香末
為泥油瓦四面垂金鈴一萬枚去鄴三十里聞響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
郡國志舞陂之側即春申君子假居之殿也後太守居之
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黄遂名黄堂
説苑曰聖人之於天下譬如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

之間適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歩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歩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也

漢武内傳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術用之可以遊景雲之宮登流霞之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堦皆用玉

東京賦金華玉堂白虎麒麟

潘尼詩曰鸞鳳棲堂廡不若翔寥廓

文選天台山賦玉堂陰映乎高隅

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

古詩云黄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庭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

堂皇附

漢書曰坐堂皇上室而無四壁曰皇也

廣雅曰堂皇合殿也

洛陽記曰洛陽宮有桃間堂皇杏間堂皇徐間堂皇竹間堂皇李間堂皇魚梁堂皇醴泉堂皇百戲堂皇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水碓堂皇擇果堂皇

陸機四言詩序曰太子宴朝士於宣猷堂皇遂命機賦詩

樓

爾雅曰陜而脩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樔澤中守草樓也

釋名曰樓有戸牖諸孔婁婁然也

史記曰方士言武帝曰黄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漢書曰濟南人 上皇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也又郊祀志云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顔師古注云漢宮閣疏云神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

東觀漢記云公孫述造十層赤樓也

後漢書曰張奐傳初奐爲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郡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

又曰黄昌爲郡守陜縣彭氏造高樓臨道昌行縣彭氏婦人輒升高樓而觀昌乃殺之

蜀志曰周群作小樓多令奴更直臺上視天纔有一氣即白群

晉書曰石崇作樓令婢綠珠作歌舞於上孫秀求綠珠不得及崇被收方在樓上謂珠曰吾今爲汝死矣珠乃墜樓而死

又曰於石頭東城内起高樓加累入於霄漢連堞帶於積水署曰入漢樓

宋書曰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出景陽樓狀如煙廻薄久之詔改景陽爲景雲樓

趙書云趙染寇長安秦王業奔射鴈樓格戰至天明不拔

齊書曰東昏侯後宮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窮盡雕綵以麝香雜香塗壁時世祖於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

又曰焦度嘗戰敗逃于宮亭湖中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復拒沈攸之於郢城登樓詈辱攸之攸之攻不能下至今

呼此樓爲焦度樓也
又魏虜傳云虜自佛貍世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臺
謂之白樓樓南又有伺星樓
梁書處士陶弘景傳云弘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永明初
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又曰
武帝大同十年幸蘭陵因賦歸舊鄉詩已酉幸京口城北固樓
曰此不足以固守然北望江山實爲壯觀乃改名北顧因幸
廻賓亭宴帝鄉故老及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三
千文與之
周書曰長孫儉傳云爲荊州刺史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
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盛弘之荊州記云西鄂城東有三女稚殺三女造此樓於
墓所
老君本記云周康王時文始真人結草爲樓占星候氣登
真隱訣云長綿樓上太清上宫名玉晨道君所居吴越春
秋云會稽郡小城勾踐築周千一百二十步西北立爲龍
翼樓
世說云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顧長康曰遥望層城丹樓
如霞
墨子云偏城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堞四尺百步一木樓
樓前面九尺高七尺二百步一立樓去城中二丈五尺
洛陽地記曰洛陽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東北角有樓高
百尺魏文帝造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西百餘步有丹霞樓臨川康
王之置
吴越春秋曰范蠡爲勾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爲兩蜺繞棟

以象龍角
羊頭山記曰原城西門南角有萬歲樓俗傳飛入江常以
鐵鏁維之又樓上時見一道白氣如煙刺史必死輕者貶
謫州人至今爲常候
郡國誌定州安縣城上樓謂之神女樓
又曰馬邑白樓即後魏納姚興女爲后后悲思因造此樓
登望飾以鉛粉故名之
又曰金華縣因山爲名城南臨溪水高阜上有樓名曰玄
暢樓宋沈約造以吟詠於此處
韋述兩京新記曰上陽宫有麗青臺浴日樓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玉樓十二層
虞氏家記曰吴小城白門蓋吴王闔閭所作也至秦始皇
帝守宫吏燭鷰窟失火燒宫而此樓故存
瀨鄉記曰老子廟有皇天樓九柱樓靜念樓皆畫仙人雲
氣
袁彦伯羅山跡曰仰望石樓皦然在雲中
金陵地記吴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
落星樓
吴都賦曰亭戍旅於落星之樓
世說曰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
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揺動魏明帝登
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持之樓即便頽壞論者謂輕重力
偏故也
九江録曰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
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衆將避之公曰老子於此不淺便坐談
詠至今名庾公樓

幽明錄曰鄴城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二十丈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一頭飛入漳河清明見在水底一頭今猶存

水經鄧州伯陵山上有入鄉樓

益州記曰成都有百尺樓

晋宮閣名云洛陽有鳳皇樓

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樂府詩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漢宮閣名云長安有馬伯騫樓又有貞女樓

晉宮閣名晉有伺星樓

又曰總章觀儀鳳樓在觀上廣望觀之南又別有翔鳳樓

又有慶雲樓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七

居處部五

臺上

爾雅曰觀四方而高曰臺（積土四）有木曰榭

釋名曰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

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謂文王之作靈臺也

又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禮記月令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

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

又曰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野）

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

又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又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

又曰有蛇自泉（臺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聲姜薨毀泉臺也

史記曰秦皇作瑯琊臺刊石頌德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一雞子於上公曰危哉息曰公造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實危於此公乃止

又曰趙武靈王為野臺以望齊中之山境徐廣注野一作望齊也

又曰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家

亦不訾（謂其多不可訾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又曰淮南王安立思仙臺

又曰楚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昔楚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又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

又曰子路聞蒯聵入馳往入城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又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悉以香柏香聞數十里

漢書郊祀志曰王莽篡位二年好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作樂其上

史記云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孫卿言於帝曰仙人好樓居帝乃使卿持節候神作通天臺高三十丈雲雨悉在其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武帝祭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置祠具招仙人祭天已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盃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臺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隨風雨飛去西京賦云通天眇而竦峙經百常而莖擢上班華以交紛下刻峭而若削也

又藝文志曰曲臺記后倉記七篇如淳注曰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為記故曰曲臺

又曰趙武靈王建叢臺於邯鄲

又曰文帝嘗欲作露臺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又曰貳師擊右賢王召李陵使為貳師將軍輜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也）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軍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曰無所事騎（師古曰言不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上壯而拜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初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不畫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魏志曰武紀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又作冰井臺

魏略云黃初五年文帝東征留郭后於永始臺霖雨城樓多壞有司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未有急而便移止奈何也

何晏景福殿賦曰鎮以崇臺實曰永始複道重閣倡枉是俟

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乃張昭曰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權有慙色而罷

晉書曰汝南文成王亮太妃伏氏嘗有小疾祓於落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洛可謂富貴矣

又曰范甯為豫章大守大設庠序遣往交川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弥廣

又曰京張茂築靈劒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
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築臺乎姑
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
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
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昔
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命
止作役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大破南凉傉檀于百
井殺衆數萬以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
韓子曰景公與晏子游少海登栢寢之臺望其國曰美哉
渙乎後世將孰有之晏子曰其田氏乎曰寡人有國如田
氏有之爲之奈何對曰君若欲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
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恤孤寡行惠而好儉民將歸君雖

十田氏其如君何
又曰越王伐吳先宣言吾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
池罷苦百姓煎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構巧麗窮極神功橫
巖雲渚珠曜星河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寒役者皆凍晏子遂如臺執
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今罷爲
一臺而不速成國人皆以晏子助君虐也晏子歸而君令
罷役仲尼曰古之善爲臣者美名歸之君災禍歸之身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溪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
窺天上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
衣從風仲叔御諫曰昔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

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內能無乃太盛與公下席再拜
曰寡人過矣於是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悅子貢聞之曰
所謂能受諫也
賈子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于章華之臺三休乃
至。南雍州記曰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
盛弘之記云宅西有三間屋基跡極高云是孔明避水臺
先有人姓董居之滅門後無復敢有住者齊建武中有人
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
爲宅銘今宅院見在
樓觀本記曰尹喜宅南山阜上先館舍即大夫觀望之臺
也昔老君於此山騰空時人因號曰老子陵蓋非墳墓也
故爾雅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此之謂矣
新序曰桀作瑤臺罷百姓之財伊尹諫之桀曰吾有天下

猶天之有日日亡吾亡矣
又曰魏王將欲爲中天之臺曰敢諫者死許綰入曰聞大
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力王曰子何力能加曰臣聞天與
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立七千五百里高其
趾當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
侯五千里王必願爲臺必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
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
食廩之輸以千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盡農畝之地足以
奉給王臺具者已備乃可作王默然而罷
又曰紂爲鹿臺十年乃成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故天
下叛
沈懷遠南越志曰熙安縣東南有圓岡高十丈四面爲羊
腸道論者曰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名曰朝臺也

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
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爲朝臺
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由所居大城東北九里有
許由臺高六丈廣三十步長六十步由恥聞堯讓而登此
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
管子曰囷倉寡而臺榭繁者藏不足以供其費臺榭相望
者其上下相怨也
三輔故事曰未央宮前有東山臺釣臺倉池中漸臺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抱筆執牘從
之書過簡子與之居無幾而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
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
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
說苑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巳也乃築爲五仞

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
侯請爲觴皆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尚諸
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又曰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適焉栢常騫曰爲臺甚
急臺成君何爲不適焉公曰然梟昔鳴昔鳴者其聲無
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適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
公曰何其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斛問
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
當陛布翼伏地而死
家語曰楚王將游荆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令尹子西駕於
殿下曰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子西出從十里還引
轡而止曰大子期忠臣也若臣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
也王乃還

五經異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
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
有時臺囿臺
歸藏夏后曰啓筮享神於晉之靈臺作璿臺
山海經曰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又曰衆人熙熙如春登臺
伏滔地記曰瑯琊城東南十里有郎山即古瑯琊臺也
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臺赤
孤山也然高顯出於衆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餘里山
上壘石爲臺石形如塼長八尺廣四尺厚尺半三級而上
級高三丈上級平敞二百餘步升石立碑紀秦功德漢武
帝亦登此臺

吳越春秋曰楚靈王立建章華之臺與群臣登焉王曰臺
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
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土水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
音絲竹之悽唳以之爲美昔先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
國氣大不過容宴豆士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
務官不易朝市今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
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譏豈前王之所盛人
君之所美者乎臣之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納之即除工
去飾不遊於臺
又曰范蠡於東武山起遊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
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於淮陽中宿臺在於高平駕
臺在於成丘立苑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齊臺在於襟山
勾踐之出遊也休息石臺食於冷廚

又曰吳王闔閭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遊卧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姑胥之臺且食鮔山晝遊胥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

又曰越得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楩枬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壁鏤以黄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昔者桀爲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自取其灾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後必爲越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胥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坂之人道死巷哭不輟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

帝王世紀曰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貰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故洛陽南宮誃臺是也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度臺去青口澤六十里魏武造也破袁紹於此

楊龍驤洛陽記曰凌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廻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嚮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舞唱之節

述征記曰廣陽門北魏明帝流杯池猶有處所池西平原懿公主第有皇女臺西南劉曜壘壘西曜試弩棚西北有鬬雞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八

居處部六

臺下

王子年拾遺記曰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工南得煙丘碧桂酈水然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葱巒錦柏縹樆龍松寒河星柘西得漏海浮金狼淵羽璧滌嶂霞素寘阜乾漆陰坂文杞褰流黑魄暗海香瓊瑶異是集有二人皆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興功至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又云二客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

又曰燕昭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王王坐通雲堂亦曰通霞之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也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見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舂此石爲泥泥於通霞之臺與西王母遊居此臺上常有鍾鼓琴瑟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似桂花隨四時之色

又曰魏明帝即位五年起靈禽之園方國所獻異鳥殊獸皆畜此園也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國人云其地去涼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瑞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以爲器服昔漢武時有獻大雀此之類也此鳥畏雪霜乃起小屋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風露恒隔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以爲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也魏代喪滅珍寶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高翔也

又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一名宣昭之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質千尋文理盤錯以一木爲臺用足矣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飾水精爲泥臺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引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遊飛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纖縷毛羽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口噤井池冰堅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大褥褥是西域所獻施於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弃臺下

又曰魏文帝築臺基高四十丈列燭置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也以處美人薛靈芸焉

又曰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握土羣臣皆負畚鍤時隆寒役者多死高堂隆等諫之不聽累年而畢

又曰魏文帝時黄星炳夜乃起畢昴臺以祀星

又曰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儔爲江東絶色同幽者百餘人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吳主見圖而嘉之以琥珀如意撫按則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況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獲寵每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寫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

還劉之名特為妖乎權乃劉其名為榴環臺也又與夫人
游釣得大魚吴王喜而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為喜有喜
必憂以為深誡至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
知幾之神矣釣臺今猶基存
漢武帝内傳曰鈎弋夫人謂帝曰妾相運正應為陛下生
一男男年七歲妾當死矣今年必不得歸願陛下自愛言
終遂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
其非常人乃發塚開視空棺無尸唯衣履存焉乃起通靈
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止矣
又曰漸臺高三十丈南有辟門三層内殿增陛咸以玉為
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以黄金於樓屋上
洞冥記曰武帝起招仙之臺於明庭宫北明庭宫者甘泉
之別名也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

唱來雲依日之曲使臺下聽而不聞管歌之聲
又曰太初二年起甘泉望風臺於臺上得珠望之如照且
因名照月珠
又曰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常有飛光如星集
於臺上亦曰經星臺
又曰帝初起神明臺時掘地入三十丈得泉水色黄傍有
人居無日月光明晝夜以火照中有人食土飲水服赭布
之衣漢人問汝何時居此荅曰商王無道使兆民入地千
丈求青堅之土以作瓦起瑶宫金堂二人皆以繩縋入地
裹負畚器取土多有壓陷死者今猶二人在耳漢人問何
得獨存荅曰我以玉為衣玦金為環身有金玉故心氣不
滅漢人問汝欲更出為人否荅曰食土飲泉與螻蟻為伍
寧望日月乎乃引出三日自死骨肉靡靡成灰唯心如彈
丸大堅如石以物扣之則是乾血耳
述異記曰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又曲阜縣南十
里有孔子春秋臺
又曰吴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横亘五里
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宫妓數千人上别立春宵宫為長夜
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舟陳妓日與西
施為水嬉又於宫中作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宫之欄檻
皆珠玉飾之吴既敗越王勾踐於會稽山上地方千里勾
踐得范蠡之謀躬教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于外而
館賢士會稽之上有越臺
又曰晉永嘉之亂既過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與
平城公主等奔入两河界悉為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故有
思鄉之志村人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

館至今蕭然王朗懷舊賦云將軍出塞之臺公主望鄉之
館是也漢武帝遣將軍王濆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濆與
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亡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為望鄉
之處
又曰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
於九疑山民思之故立祠中都郭門古宫存焉宫前有堯
臺舜館銘記皆古
又曰中山有韓夫人愁思臺望子陵也
又曰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
為賢士臺亦謂之招賢臺
郡國志曰漢州壁玉臺穆天子為盛姬所造也今旁地猶
多珉石
又曰汝陰縣富陂城即詩之汝墳也俗謂之女郎臺

又曰魏硯子臺云是張儀冢似硯也
又曰曹州麟城南有望麟臺園客祠庭種香草有五色神
蛾得六大繭絲六十日始盡處
又曰洺州溫明臺後漢世祖晝臥此殿眠奔入造床下齊
勸即位處
又曰滎陽縣有大武城高祖與項氏各在一城東城有高
壇即項羽置太公於上處今名項羽堆亦呼爲太公臺
又曰金河府青臺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於六宮遊戲
因歌曰青臺雀青臺雀緣山採花額頭著其曲並在大樂
部
又曰金河府自平城遥登臺出渴鉢口梁元帝横吹
詩曰朝登青陂道暮宿白登臺天女神即生後魏始祖神
元也

又曰衛州苑城北十四里沙丘臺也俗稱妲己臺去二里
有一臺南臨淇水俗稱爲上宮也
又曰鄆州須昌縣有牟丘城青陵臺宋王令韓憑築者
又曰南頓縣有光武臺應璩宅在其側
又曰洛陽陽子臺在陽城東三十里陽陵子歷處洛水昔
王子晉與浮丘公同遊受王喬之瑞水亦宓妃之所在也
又曰宛句縣呂都城呂后追尊父呂公爲宣王都此有呂
后臺西有薛陽侯臺閣道相連基址見存
又曰洛陽鷄臺有劉曜試弩棚夕陽亭賈充出鎮長安
百僚餞送於此
又曰鄭州故魏任城王臺下池內有漢時鐵鍾長六尺入
地三尺頭自正爲晉氏重興之瑞今不知所在東南有空
侯城鄭衛之音也

又曰酸棗縣韓徙都於此有冰井臺五馬泉
又曰衛州有鳳皇臺
又曰邦州龍陂山有楚王臺
又曰濮州羊角城陳思王愁臺基甚高
又曰夏州朔方郡赫連勃勃僭號築土起真珠樓沖天臺
又曰兗州有娥皇女英臺
又曰恒州野望臺趙武靈王以登高望亦曰寒臺
又曰荆州華容縣東六十里有章華臺楚靈王築臺東
即荆臺蘇也
又曰并州榆次縣鑿臺即韓殺智伯於鑿臺之中
又曰木客山吳王遣木客入山求木不得工人有怨思作木
客吟一旦神木自生長二十丈作姑蘇臺
又曰鄧州皇后城即迎陰后處城西張平子讀書臺

又曰亳州城父縣老子祠賴鄉曲仁里廟內有八公臺九
柱樓畫東王母西王母又有靜念樓
又曰蒲州蚩尤城鳴條野禹娶塗山女思慕本國築臺以
望之謂之青臺上有禹祠下有青臺驛
又曰汴城上有列仙吹臺西有牧澤兩道二百里漢梁孝
王所造今謂之赤堤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云者瞽師子
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側因名焉西有崇臺即顏李云蟬臺
之下沙海之上是也
又曰許州有丹書臺魏文帝受禪有黃鳥銜丹書集此臺
又曰衛州鹿臺在衛城內紂自投火處紀年曰武王擒紂
於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糟丘酒池去城南一里基
跡猶存
水經注曰固安縣金臺陂東西六十里南北五十步側陂

西北有釣臺高十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金
臺高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雋之
爲苑陽也戎之即斯臺也有小金臺臺北有觀鳥臺𢘃高
大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
堵咸淪柱礎尚存是基構可得而尋訪諸耆舊咸言昭王
禮賢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
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
故脩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
故彫牆敗館尚傳後列之名雖無經紀可憑察其古跡似
符宿傳矣
又曰鳳谿水側有鳳皇止焉故謂之鳳皇臺
又曰河水南至華陰又東北玊澗水注之南出王溪北流
經皇天固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因名之

爲皇天固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及泉鳩里加兵仍於太子
者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日記曰而思之無太子之冤歸臺縣北其本今湖城縣之西闕鄉之東基趾猶存也）天下聞而悲
之
又曰睢陽城故宮東即梁之舊池也　周五六百步水列
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
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
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
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爲大
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
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
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
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

又曰景外臺劉表之所築也表性好鷹每登此臺歌野鷹
自來
又曰睢陽城中有掠馬臺東有一臺謂之清冷臺
又曰長平城在上黨郡南秦壘在城西秦坑趙衆收頭顱
築臺於此崔嵬桀起今乃號曰白起臺
山海經曰沃民國有軒轅臺
又曰帝嚳堯丹朱帝舜各二臺臺四方在崐崘東北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鵠穆
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
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數年
皆隨鳳飛去秦爲作鳳女祠於雍宮時有簫聲焉
成都記曰望鄉臺蜀王秀所築也
又曰思妻臺在梓潼縣五丁於此山拔蛇山崩殺五丁
并殺秦王女因名之

三輔宮殿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西征記曰楊州雷陂有臺高二丈南兗州記即吳王濞之
釣臺也
地理志曰北地郡有之田臺京西北四百里嵩高山記曰
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
益州記曰臨橋東有嚴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
南雍州記曰高齊之後有堂堂西有射堂五間射堂南有
大池池上有臺名曰樂喜臺
荊州記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孤峙背邑面河實郊
邇遊憇之佳處也
襄沔記曰襄縣南五里鳳林山側宋隋王劉誕鎮北有龍
兒見此池中於後雍州刺史韋叡於此立放生臺

越絕書曰夫差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太史公登之以望五湖

伏琛齊地記曰平葉城西北八十里有平望亭亦古縣也或云秦始皇爲望海臺

述征記曰陵雲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塼作道通至臺上登迴迴眺究觀洛邑曁南望少室亦山丘之秀極也

又曰蟲臺梁孝王所築於兔園中迴道似蟲因名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九

居處部七

闕

闕　觀

崔豹古今注曰闕觀也於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遠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示四方蒼龍白虎玄武朱雀並畫其形

釋名曰觀於上觀望也

廣志曰闕缺也門兩邊缺然爲道也

周禮太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

禮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歎蓋歎魯也鄭玄云觀闕也

左傳曰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象魏闕也法令縣之故謂其書爲象魏之

又曰哀十七年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注云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墟也今濮陽城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注云禮天子諸侯內闕一觀也又定二年傳云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

漢書曰牂牁郡有桂浦闕

又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黃金白銀爲闕[illegible]仙[illegible]觀

又曰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丈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至闕而息過又聞車聲夫人曰此必是蘧伯玉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軾路馬今蘧伯玉賢者也必不以暗昧廢禮公令人視之果如所言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闕俠東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闕題曰地戶西北荒中有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天門

十洲記曰崑崙山有水精闕

水經曰秦孝公築冀闕臨渭水在咸陽西四十里

關中記曰未央宮東有青龍闕北有玄武闕漢書所謂北闕者也

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號曰鳳闕也閶闔門內東出有折風闕一名別風

瀨鄉記曰老子廟前有兩石闕大闕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鹿闕邊各有子闕

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闕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帝然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南康縣歸美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滄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陽重陽人無壽類矣

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員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生載鳴五穀熟

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崙第九層山形漸狹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有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闕直上四十丈有風雲雨師闕

觀

漢書成紀云孝成帝元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帝在太子家生甲觀畫堂應劭注云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顏師古曰畫堂但畫飾室中宮殿通有綵畫也

又曰甘露二年幸萯陽宮在鄠屬玉觀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制臨決鴻以才論最明儒者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又章帝紀曰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將軍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又曰時謂東觀爲老氏藏室注老子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于柱下言東觀多經籍

又曰高彪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又曰靈帝起四百尺觀於河亮道造萬金堂於西園又造南宮玉堂築廣城苑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觀始構有鵲巢其上侍中高堂隆曰
起闕而鵲巢不得居之象
又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
吳志孫和傳云和爲太子被廢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
屈晃率諸將吏泥首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
惡之
蜀志云李輔字玄政爲才門討破羌虜築岸羌觀于秦
亭晉書元紀曰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
赤青珥詔曰天災譴誡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各
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觀
又劉曜載記曰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簡百姓年二十五
已下十三已上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命
起酆明觀西宮建凌霄臺於滈池

又曰石季龍載記云太子宣出時季龍於其後宮昇凌霄觀
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
子弄孫日爲樂耳
又張駿傳云駿境內漸平使其將楊宣帥衆越流沙伐龜
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
遐觀以處之
齊書王儉傳云宋明帝太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
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二人儒玄史四科
科置學士十人其餘吏下各有差是歲省總明觀於儉宅
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陳書後主紀云帝令采木
湘州擬造正寢栰至牛渚磯盡沒既而漁人見栰於海上
後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後魏書高祖紀下云十五年五月議改律令於東明觀親
折疑獄
又道武帝紀云天興三年起紫極殿玄武樓凉風觀石池
鹿苑臺
又匈奴劉聰傳云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
氣至天赤龍奮迅而去
輿地志云丹陽郡建康縣臺城齊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
月觀婉轉橋徘徊廊園內作淨名精舍
又曰丹陽郡秣陵縣新亭壠有遠望樓又名勞勞樓宋改
爲臨滄觀行人分別之所
又曰洛陽有廣望觀閶闔觀萬世觀脩靈觀臨商觀白藏
秋魏築總章觀建翔鳳於其上使八方才人六宮女尚書
居之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王井綺欄水轉百戲
又曰石虎起靈臺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又女妓一千爲鹵

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遊於戲馬
觀
漢封禪儀泰山東南有山名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出長
三丈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
三輔黃圖云漢武帝起鳷鵲觀
又起神明觀馺娑觀甘泉苑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
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風周迴五百四十里
又曰武帝起鳷鵲觀神明觀寥法觀集靈觀仙門觀陽祿
觀
漢宮殿名曰長安有臨山觀渭橋觀仙人觀霸昌觀蘭池
觀平樂觀九華觀豫章觀鴻雀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
封巒觀走狗觀天梯觀瑤臺觀流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
春觀華池觀射熊觀迎風觀露寒觀當市觀石闕觀白渠

觀鼎郊觀（雷丘山關中記云鼎郊觀在上林苑）白虎觀懷德觀三雀觀林木
觀温德觀長平觀。華廷㑺洛陽記曰洛陽城十八觀皆
施玄檻鐵籠疏雲母幌
華山記曰南嶺東巖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竪立號
曰石門一山孤崖特秀上有客觀登之者遠眺千里
阮勝之揚州記云揚子縣有揚子宮宮中有玄珠觀
華陽國志云蜀城有逸客觀
華廷㑺洛中記云金墉城西南角有昌都觀東北有百尺
樓魏都水使者陳熈造
建康宮闕簿云商飈觀在東北十三里雞門亭後亭墩上
齊武帝築九日登以晏群臣
又曰曾城觀在縣東北七里景雲樓東齊武帝起七月七
日夜令宮人登以穿針因曰穿針樓

又曰通天觀在縣東北五里一百步舊臺城內宋元嘉中
築蔬圃二十三年更修廣之築池汨天泉造景陽樓大壯
觀花光殿設射堋又立鳳光殿醴泉堂
又曰洛陽宮中有玄覽觀東沚觀清覽觀高平觀廣望觀聽
松觀見親觀高樂觀陵雲綴章宣曲萬年等觀
又云建業宮有迎風觀在縣南十五里宋武大明中起於
石子墩上孫峻殺諸葛恪殺綝殺朱主皆於此又有徽道
觀
晉潘岳關中記曰柘觀虎圈觀昆池觀上蘭觀朗池觀走
馬觀湯祿觀犫觀則陽觀陰德觀並在上林苑中
陸機洛陽地記曰洛陽南宮有承風觀洛陽北宮有增喜
觀洛陽城外有宣揚觀千秋鴻池泉城楊威石樓等觀
又曰洛陽城外有鼎中觀。輿地志云洛陽西南洛水上有
鼎中觀是成王定鼎處
唐韋述東京雜記曰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
又曰上陽宮有上清觀
潘安仁西征賦云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
之曾觀兮今數仞之餘趾
左太冲吳都賦云應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
閡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觀
何平叔景福殿賦云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盧
岧蕘岑立崔嵬巒居
宋玉高唐賦序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
高唐之觀
魏陳思王七啓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
清風而立觀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云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
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
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云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謝玄暉觀朝雨詩云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
觀復集九成臺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

居處部八

宅

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說文曰宅人所託也

周禮曰凡任地國宅無征鄭注云國宅城中無征稅也

禮記曰獻田宅者操書契

左傳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及晏子如晉公更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如里室皆如其舊則使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卒復其舊宅

漢書曰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又曰魯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吳志曰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晉書曰裴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構甚麗與兄共遊行床帳儼然搖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也楷心知其意便使住

又曰杜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又曰有奏王公國家京城不宜有田宅未暇作詔國郎當使有往來之處今限京師得有宅一所

又書曰劉繪字士章彭城人也太常悛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客繪解褐爲著作郎太祖見歎曰劉公爲不亡矣繪聰警善隸書爲竟陵王後進賓客時張融周顒並有五言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風氣時人謂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又朝野爲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北劉中央言處二人間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幼喪父母爲外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外甥外祖父母以寗氏甥小而慧謂應相也舒答當爲外家成此宅相

又曰上黨鮑瑗家多喪禍貧苦淳于智卜之卦成謂曰爲君安宅者女子工耶曰是也又曰此人已死耶曰然智曰

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入市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折新馬鞭者便就請買還懸此樹三年當得物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浚井中得數十萬銅錢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晉書曰孔愉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

又曰桓玄得志常欲以謝安宅爲營謝混曰邵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慙而止

宋書曰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晉有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真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凶敗後給臧燾亦頻遇喪禍故世稱惡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爲第始就築未居而敗

又顏延之傳曰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人笑汝拙也

齊書曰齊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字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

梁書曰高祖宋大明八年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

後魏書曰　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反爲侍中穆紹與元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懟不敢復言

又邦巒傳曰孝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佳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原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寧之宅帝謂司空穆高僕射李冲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

五代史晉史曰羅紹威前唐時嘗建第洛陽福善里莊宗同光中始賜明宗梁祖庸使趙巖宅雖華以趨內遠乃召紹威子周敬易其第後明宗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形瓌秀若素識者上夢中白此得非前宅主羅氏乎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夢中所見上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勳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左羽非序家爲善何以致此

五代史周書曰漢初以晉入蕃將相第宅賜隨駕大臣以趙瑩第賜太祖太祖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索屬版籍外如別有契券已所置者可歸本直郎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太祖堅之乃受

孔子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益宅不與焉

淮南子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對曰天下三不祥而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復問何爲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嗜慾無止二不祥不聽正諫三不祥哀公喟然自反不益宅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

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國語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興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敖之子文伯毀也官有司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宮也使人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政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以蓋其父罪守其後嗣也公欲弛郈敬子之宅

亦如之（公文公叔甥子魯大夫叔孫伯玄孫之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刖子於外之寬者也）對
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脊稀烝享之所致君昨者世有
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之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自更
於外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從女亦弗取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韓子曰有與猛者鄰欲賣宅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
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以我滿貫也遂去之
淮南子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里之數
因天地之固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抱朴子曰葛盧佐光武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
今基址石礎存焉
郡國誌曰虢州楊震宅西有龍埜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
窟大元初人逐獸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

又曰洛陽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輙得金玉寶玩後魏邢
巒掘得丹沙及錢銘曰董太傅之物後夢見卓索巒不與
經年而卒
又曰洛陽石崇宅有綠珠樓今謂之狄泉
又曰洛陽蘇秦宅在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每夜見赤光於
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業爲之造寺
又曰幹山南許詢宅
又曰長沙南寺賈誼宅亦陶侃宅在焉
又曰婁縣山下有巫咸故宅在焉
又曰鄂州西塞山黃琬宅丁固宅
又曰尋陽郡湓城亭有陶潛宅
又曰郴州城東北有仙人蘇耽宅
又曰清陽有小長安東揚城有范蠡祠即故宅也

又曰恒州九門縣新市城西藺相如宅
又曰鄧州梅溪出紫山南道百里奚故宅基在焉
又曰密州高密西有鄭玄宅亦曰鄭城玄後移葬於厲阜
基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世號萬匹梁
輿地誌云縣東南白沙有龐士元宅於漢水之北司馬德
操宅於漢水之南隔魚梁州衛對宇歡情自接每至相思
則褰裳涉水
樓承先別傳曰樓玄到廣州尋求虞仲翔故宅處遂徘徊
躑躅哀咽悽愴不能自勝耳
三輔決錄曰郭詳為太尉長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稱
曰長史宅
瀨鄉記曰老子祠在瀨鄉曲仁里譙城西出十里老子平
生時教化學堂故處也漢桓帝修建屋宇爲老子廟廟北

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所生舊宅也
劉楨京口記曰糖頹山山周迴二里餘山南隔路得郗鑒
故宅五十餘畝
又曰長村東太濆濱北有鄭玄故宅
戴延之西征記曰東陽門外道北吳蜀二主第宅去城二
里墟基猶存
又曰潼關北去蒲坂城六十里城中有舜廟城外有宅井
及二妃壇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也
述征記曰豐水西九十里有漢高祖宅
又曰山陽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嵆康園宅今悉
爲田墟而父老猶謂嵆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成都記曰成都縣南百步有嚴君司馬相如揚雄宅今草
玄亭餘跡尚存

陳留耆舊傳曰董宣爲北海太守大姓公孫舟造起大宅
卜工占之云宅成當出一喪舟使其子東行人殺之以塞咎
宣收舟考殺之
世說曰鍾會荀濟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寳劒可直百萬常
在母鍾太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劒仍竊
去不還荀後知是鍾而無由得求思所以報之會鍾兄弟
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於是潛
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之容鍾來
入門便感慟發疾宅遂空廢
徐邈別傳曰邈字仙民舉世謠承傳爲定館舊居太歲神在
卯此宅之左即彼宅之右地何得俱忌邈以爲太歲之屬
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定體
水經注曰齊城門外有晏嬰宅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楊溪源出紫山南流
入淯故耆老傳云溪西有百里奚宅
又曰新野郡南有越相范蠡祠蠡宅三户人傳云祠處即
是宅
又曰襄陽范蠡祠南有晉河南尹樂廣宅周迴十餘畝最
舊井猶未頹檀道濟置邏其中即名爲樂宅
又曰襄陽西北十許里名爲隆中有諸葛孔明宅
又曰宛城有侍子府宅
范注荊州記曰義陽六安縣有光武宅枕白水所謂龍飛
白水
蘇州記曰周文學科孔子弟子言偃宅在常熟縣西
史記云言偃吳人也字子游又吳地記云宅有井井邊
有盥洗石周四尺輿地志云梁蕭正德爲郡太守爲蕭將
去莫知所在
吳地記曰云陸氏宅在長谷谷在吳縣東北谷名華亭谷
水下通松江昔陸遜陸凱居此谷吳志云漢廬江太守陸
康與袁術有隙使姪遜與其子續率宗族遠此避難居于
是谷東有崑山父祖墓焉
故陸機思鄉詩曰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
列仙傳云歷陽有彭祖宅禱祠風雨應期而至
襄沔記曰郡南晉永興中鎮南將軍襄陽郡守劉弘至隆
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使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
又曰繁欽宅王粲宅並在襄陽井臺猶存
又曰長流解西有梁曹儀同景宗柳儀同慶遠韋儀同叡
諸宅並相隣次郡城西門韋叡少時有南陽人恭郁善相
相叡宅康出三公刺史貴不可言時叡宅上有草屋十間郁

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叡換宅疑而不許叡兩兄闡纂有
令問位望在叡之右鄉里謂此人應班槐棘其後闡纂相
繼而終叡奉龍飛遂成宅相稱文徵書既至遊憩此宅登
氣之言殆有徵矣
丹陽記曰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對瓦官寺門張侯橋所
也橋近宅因以爲名
仲雍荊州記曰秭歸縣有屈原宅伍子胥廟擣衣石猶存
韋述兩京記曰東京宜人坊自半本隋齊王暕宅煬帝愛
子初欲盡坊爲宅帝問宇文愷曰里名爲何愷曰里名宜
人帝曰既號宜人柰何無人可以半爲王宅
又曰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欽明户部尚書圉師猶
子與中書令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
飾車馬以遊里巷京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觀惡不姓許

即姓郝

又曰崇仁坊西南隅長寧公主宅旣承恩盛加雕飾朱樓綺閣一時勝絶又有山池別院山谷虧蔽勢若自然中宗及韋庶人數遊於此第留連弥日賦詩飲宴上官昭容操翰於亭子柱上寫之韋氏敗公主隨夫爲外官初欲出賣木石當二千萬山池別館仍不爲數遂奏爲觀請以中宗號爲名詞人名士競入遊賞

又曰延壽坊東隅駙馬裴巽宅高祖末裴行儉居之自行儉以前居者輙死自儉卜居有狂僧突入覘其庭中大柳樹中有豕走出徑入北隣其家數月纍死盡此宅清晏

又曰永興坊西門北魏徵宅本宇文愷宅及徵居之太宗幸焉時將營小殿賜徵爲堂

又曰通化坊東南鄭公敫開山宅西北顏師古宅又有歐

陽詢宅時人謂之吳兒坊

又曰延壽坊北門之西有中書令閻立本宅宅内西亭有立本畫水之跡

又曰明教坊龍興觀西南隅開府宋璟宅南門之東國子司業崔融宅璟造宅悉東西相對不爲斜曲以避惡名融爲則天哀策用思精苦不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

又曰尚善坊東南隅岐王範宅宅有薛稷畫鶴世稱妙絶

又曰勸善坊東北隅太子太師鄭公魏徵宅山池院有進士鄭光乂畫山水爲時所重

又曰宣風坊北街之西中書令蘇味道宅宅有三十六柱亭子時稱巧絶

祿山事跡曰祿山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隘陋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内庫錢更造宅焉勑所司窮其華麗不限功力財物堂皇院宇重複窈窕周匝諧曲戶牖交疏高臺臨池苑若天造帷帳幔幕充牣其中至九年八月祿山獻俘至京方命入此新宅

春秋内事曰陰宅以日奇陽宅以月偶陰宅先内男子當令奇陽宅先内女子當令偶乃吉陰宅内男子三人陽宅内女子二人

地鏡圖曰人望百家宅法中有赤氣者家有汎財白氣入人家有財不保黑氣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氣者有銀地實也

嵇康宅無吉凶論曰設爲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宫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忌以速彭祖之夭必幾矣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

樓觀本記曰隋之開皇元年勑旨樓觀者本尹先生卜居

之勝宅老君說經之聖跡乃立教根源福田之首宜令所司別作園林開拓舊居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

居處部九

第　邸　屋　家

舍　廬（屠蘇附）　庵

第

漢書曰高祖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又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

史記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漢書霍去病益貴上爲治第辭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又曰高后德夏侯嬰脫孝惠魯元於下邑賜北第一上曰

近我以尊異之注云第以北爲尊

又曰平恩侯許伯入第司隸校尉蓋寬饒往賀酒酣仰視屋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居侯可不誡哉

晉書青溪橋東南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太宗舊第後爲會稽文孝王道子宅謝安薨後道子領揚州刺史於此理事時人呼爲東府至是築城以東府爲名其城東北角有靈秀山即道子宅內山變月趙牙所築也

齊書劉瓛姿狀纖小而儒學冠於當朝京師貴遊士子莫不下席受業瓛性謙下不以高名自居住檀橋有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不敢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謁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華宇豈吾宅哉未及徙居遇疾卒

唐書段綸兵部尚書綸少任俠落拓不脩細行仕隋左親衛隱太子見而悅之妻以瑯琊長公主舍高祖之舊第數聞鼓吹之音視之無所覩綸謂主曰聞圖讖李氏當王命今於第內有此禎祥必而家應籙之徵也

又曰張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氏云

魏王奏事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宅

荀氏家傳曰荀彧字文若太祖既定冀州爲公起大第於鄴諸將各以功次受居地太祖親游之笑曰此亦周禮六勳之差也文選蜀都亦有甲第當衢向術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邸

史記曰代王馳入北邸

史記封禪書曰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

陸機洛陽記曰百郡邸在洛城中東城下步廣里中

屋

說文曰屋居也

釋名曰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亦謂之正也屋之正大者

通俗文曰客堂曰㡿（五下反）

聲類曰廡堂下周也

釋名曰屋奧也其中溫奧

易豐卦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王弼注云屋藏蔭物也以陰處而家在外陰自藏陰者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閤之甚也蒙其所處而深自藏闃戶無人）

詩鵲巢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又曰於我乎夏屋渠渠注夏大也渠渠猶勤勤也
又車轄小戎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注西戎版屋心曲心
之委曲也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周禮冬官廬人曰殷重屋堂脩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考
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注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
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觀兵於盟津有火流於王屋化爲
赤烏三足
禮記曰富潤屋
左傳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又曰宋災樂喜爲政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注大屋難
撤故就塗之
又曰欒氏乘公門宣子謂趙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

以帥卒欒氏退
又昭六年傳曰叔孫婼聘於晉曰必葺其牆屋去如始
至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
屋民貲柱趣作決日而成畢爲民士祝曰興功役者令也
如有禍崇令當之民大悅
又曰王霸建武初連徵不至霸安貧賤居常茅屋蓬戶
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吳志曰吳儀字子羽爲人不治產業造屋舍纔容足隣家起
大宅孫權出望見起屋左右曰吳儀家權曰吳子羽儉必
非也令人親至果足隣舍
又曰魚宗爲將軍朱據吏將母在營夜雨屋漏宗起涕泣
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晉記曰左將軍王廙中宗姨弟也爲母起屋違制上流涕
責廙
皇甫謐列女傳曰衛覽與妻宿客舍遇雷雨妻夢虎齧其
足驚起相謂曰我此行未宜天欲戮我夫妻出中夜叩頭
屋壞壓殺數十人
家語曰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貨竊犯圍
出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壞屋之下有埃
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
竊食名氏恭缺亦藏
又曰周公居冢宰之尊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新語堯
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比屋而誅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九間雖崑崙玄圃不之過也
又曰武帝四歲封膠東王　長主抱膝上問曰兒欲得婦

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因指其女問曰阿嬌
好不笑對曰云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
悅乃苦要上遂定婚
漢官典職曰南北宮相去七里中間作大屋複道三行天
子案行中央臺官從左右
崔凱喪服節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爲殷屋殷屋四夏屋也卿大夫
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正室齋室也
神異經曰西北金闕北荒有百屋齊長四十丈盡以五色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城有鬱金屋
廣志曰大秦國以青水精爲屋
郡國誌秦州俗尚氣力不耻寇盜弓馬射獵以爲工能其
居八板爲屋故詩云在其板屋脩我甲兵又車轄輶罽小
戎皆言田狩之事

論衡曰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又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吉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身何惠害於歲月而必擇之亦如以鄣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亦當擇日

世說曰蔡司徒說在洛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數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

又曰庾闡作揚都賦成以示庾亮亮云可三二京四三都謝安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無不儉狹

景陽詩蜘蛛網四屋

七啓曰雲屋皓旰(音旱)閑宮顯敞

陶潛集以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劉義恭啓事曰洪恩覃被賜臣息伯禽墅屋二間

楚詞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

家

說文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

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又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易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自家刑國

後漢李通嚴毅治家如官庭

舍

說文曰市居曰舍

禮記有客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左傳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而從之注反首亂頭髮又下垂也拔舍草止也

漢書曾城舍班婕妤居之

又曰成帝趙皇后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

桓子新論董賢女弟為昭儀居椒風舍後漢宋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得相勞苦而先昇諱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賜

謝承後漢書曰趙昱請魏士蔡母君公立精舍受公羊傳

又曰楊震客居湖縣立精舍家貧常以種藍自業

又曰楊奇字公挺震之玄孫少有志節不以家勢為名交結英彥不與豪右相交通於河南緱氏界中立精舍門徒常二百人

又曰陳寔字仲弓詣太學郭林宗陳仲舉為親友歸家立精舍講授諸生數百人

又曰周磐字堅伯初為安陵令以從弟暢為司隸縣屬州

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已歷三縣丞復經三城遂去還家立精舍教授守先人冢廬遠方知名

又曰張奐字然明弘農華陰人詣太學受業博通五經隱處在扶風郿縣界中立精舍斟酌法齊鄭之雅訓書誦書傳蕃習弓馬

魏武令曰孤本欲自立精舍令遂為國討賊

後漢書張湛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侯舍故時人號曰東門君

齊書周顒字彥倫汝南城安人也智林道人遺書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

古今注野人為負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

廬

說文曰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釋名曰寄止爲廬

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漢書武帝賜嚴助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也）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抗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無以從橫說

華嶠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父取後妻憎苞分之出外日夜號泣不能去被毆杖不得已廬於門外旦入洒埽進食父怒逐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東觀漢記曰耿純率宗族歸光武純兄歸燒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

又曰李恂爲武威太守後坐事免無田宅財産居山澤結草爲廬　魏略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後家無餘積無他奴婢占河南房陽亭部荒田二頃分牛廬居止其中

魏志曰管寧至遼東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

晉書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

諸葛亮表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郡國誌廬山周武王時有匡俗先生字君孝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於此仙去空廬尚存故曰廬山

皇甫謐高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乃不言常結草爲廬冬夏袒露垢汙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洛陽故宮名曰侍中廬在南宮中

屠蘇附

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

廣雅曰屠蘇庵也

魏略曰李勝爲河南尹聽事前屠蘇壞令人泊之

庵

釋名曰圓屋曰庵庵掩也自覆掩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一

居處部十

門上

說文曰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從二户象形也閭闔天門也闔門扉也門閉也闕門觀也闤闠市門也閤門坒也闇昏也門常昏閉故曰闇即守門隸人也閭里中之門也。易說卦曰艮爲門

爾雅曰閍謂之門(注詩曰祝祭於閍是也)

又曰正門謂之應門宮中之門謂之闈(謂相通小門也)

韓楊天文要集角天門也　風俗通曰閉城外郭內里門也　禮記注云天子五門皐門雉門庫門應門路門魯有庫雉路三門則諸侯三門也

漢制內至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

應劭注漢書曰掖者言在司馬門之旁掖王者行幸設車宮轅門帷宮旌門無宮則供人門鄭注周官云次車爲藩則仰車轅以表門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陳列周衛則立長人以表門

周禮曰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陛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供人門(謂王大以爲藩仰車以門人謂以人爲衞以長大人以爲門)

又曰師氏掌詔王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曰視朝於路寢門外也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尚書曰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又曰闢四門

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又曰北門(篇名)刺士不得其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耳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又曰高門有閌

又曰衡門(篇名)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詩義問曰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又曰出門同人無咎

又曰不出户庭無咎

禮記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

又曰生男懸弧於門左

又曰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又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又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輿(作樂)

又曰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

又曰入門而問諱

又曰孔子負手曳杖逍遥於門

又曰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者

又月令曰孟秋其祀門祭先肺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順陰也

又曰孟冬戒門閭修鍵閉

左傳曰寒從時門户橋道謂之啓塞城郭牆塹爲之塞皆啓閉之急不可一日而闕也

又襄二年王叔　宰曰蓽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難爲上矣(蓽門柴門圭竇小户穿壁上銳下方狀如圭)

又曰新作南門書不時也(注本名稷門公更高之故高門也)

又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又曰公及邾師戰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杜預曰魚門邾城門）
又曰楚子囊圍宋門于桐門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也）
論語憲問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又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又鄉黨曰入公門鞠躬如也
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旁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又曰太史公曰余過大梁求所謂夷門者大梁城東門也
又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也門外可設爵羅翟公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乃大署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又曰萬石君子慶爲內史慶歸入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又曰呂不韋說子楚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盍自大子之門顧乃大吾門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耳
漢書曰太液池有壁門
又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又曰魏勃家貧欲見齊相曹參無以自達常早起掃其門人問故勃曰欲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門乃見參參用爲舍人

又曰梅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師古曰顓與專同）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又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又曰張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不謹薄太后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又曰鄭崇爲尚書上謂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使通賓客者也）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又曰鄒陽諫吳王曰今臣盡智畢義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對飾固陋之資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又曰王尊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傅相者頻坐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及還致詔尊持後謁者傳奔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鄘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爲諫議大夫行郎中戶將軍（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古以亦主爲名也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及安

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
衛司馬
又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時王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顔謂望之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猶常也言違之不能隨俗被褒以達）
（忤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望之曰各從其志
又曰鉤弋夫人大有寵有娠十四月乃產是為昭帝武帝
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去鄭君里門四方所由觀禮其廣令
容高車結駟名為通德之門
又曰郅惲字君章為上東門候帝常獵夜還惲拒門不開
帝乃迴從中東門入賜惲布黜中東門候
又曰李膺傳曰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
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魚為喻龍門

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不通魚鱉之屬莫能
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
袁宏漢紀曰建初二年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
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不譴怒之但
絕其歲用
後漢書馬援傳曰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
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　更名魯班門為金馬
門
又曰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俗名之為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諸婦女從後連
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
又郭祚傳曰祚遷尚書右僕射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
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
帝納之詔御在太極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
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又曰張湛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
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寺門即平陵縣門也）主簿
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也君所乘車曰輅禮記曰家車馬曰軾車前橫木也東車曰少正之有所敬則俯憑為小俛也）
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
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又曰虞延為陳留督郵勑延一人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
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　引咎
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上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
郵虞延故侍御史罪宜放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
侃無倦
吳志曰張昭諫孫權不從辭疾不朝權恨自出過其門呼昭
辭疾篤權使燒其門欲恐之昭更閉戶權使滅火住門良
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
又曰初平中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閶門出天子閶闔吳
西郭門夫差所作
又曰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是月武昌門災改作
端門
晉書曰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
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理唯談莊老每捉玉柄麈尾與手
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
謂之一世龍門

又曰賀循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
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
會循出至破崗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及之
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又曰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
起門頵曰當使容駟馬車訢笑而從之
又曰梼含自號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
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曰赫連勃勃宮殿大成乃刻石都
南頌其功德其南門曰宋朝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平
朔門又起沖天臺于南山欲登之望長安
又後趙錄曰建武十年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
天十餘刻乃滅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
又後秦錄曰姚興從朝門遊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

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拒之
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
嘉焉於是進位二等
隋書曰高祖初爲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
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
啓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
陳書曰高宗七年改作雲龍神虎二門宋宮殿簿曰晉宮門
第二重宮牆東西門晉本名中東華門本晉東掖門也梁改
之西對第三重牆萬春門神虎門第二重宮牆西門晉本
名中西華門　本晉西掖門宋改名西華東入
對第三重牆千秋門
水經注曰長安城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本離宮
無城故城之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宣平門王莽更名
春正門正月亭民曰東城門其郭門曰東都門逢萌桂冠
處也第二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曰宣德門布恩亭內
有籍田倉亦曰籍田門第三霸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
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亦曰青綺門邵平種瓜處也
南出東頭第一門覆盎門王莽更曰永春門長茂亭其南
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
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改曰光
禮門顯樂亭第三西安門北對未央宮本名平門王莽更
名信平門城正亭西出南頭第一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
億年亭亦曰故光華門也又曰便門第二直門王莽改曰
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第三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
更名章義門著誼亭其水北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又曰
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横門王莽更名朔都門

左幽亭如淳曰横音光北郭有棘門徐廣曰在渭北漢書
徐厲軍此以備匈奴又有通亥門也第二門洛門又曰朝
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名高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二

久遠院

居處部十一

門下

家語曰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不能黙其色見幼者不能盡其辭雖有疾風雨吾不入其門矣

白虎通曰門四出何所以通四方故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

太公金匱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氏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及門 日昃出西闈視五闈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績帝猷明堂之西北門稱闈

墨子曰夫城守之法爲懸門沉機也

潛夫論曰貴賤顧爲其宅吉而制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而門樞朽常苦崇財貨而驕僭耳上不順天心下不育人物而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代之功豈不惑哉

吳地記曰閶闔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門高樓閣道後由此伐楚改曰破楚門

世説曰楊脩爲魏武主簿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脩見即命壞之曰門中活闊字王嫌門大也

魯連子曰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唐之門。説苑韓昭侯造高門屈宜咎曰昭侯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反益以奢此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矣

常璩華陽國志曰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在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爲太子聘齊女齊女思於齊日夜號泣因而爲疾闔閭乃爲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登遊其上

又曰子胥爲吳造大城陸門八象天之八風水門八法地之八聰立閶門者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以象地户亦名破楚門亦名蛇門者吳位辰屬龍故小城南門作龍以厭地氣也

又曰吳救越王使歸國送之蛇門之外大縱酒群臣祖道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楚晏子身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乃更通大門

淮南子曰周文王作玉門言以玉飾也

又曰崑崙山旁有四百四十門

又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踔絶寒門

又曰自東北方土山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八門之風是節寒暑焉

神異經曰東北有鬼石室三百里户共一門石牓題曰鬼門西南銅関頰牓題曰人往門向東北銅闕夾門牓題曰人來門

張晏注漢書曰龍樓門門上有銅龍

漢宫殿名曰長安有宣平門覆盎門爲秋門横門鄜東都

門今名宣德門禮城門青綺門章義門仁壽門壽成門成宮
有辟門有慈石門
又曰洛陽有泰夏門閶闔門西華門萬春門倉龍門長秋
門景福門永巷門丙舍門爲都門金牙門不老門章臺門
濯龍門定鼎門
蔡質漢官儀曰宮北朱雀門至止車門內崇賢門內建禮
門
洛陽故宮名曰洛陽有飛兔門含章門又有建禮門廣懷
門有明禮門泰夏門司馬門閶闔門南止車門東西止車
門西華門神虎門雲龍門東掖門西掖門千秋門南端門
望鑪門神仙門敬法門却非門含德門上東門廣陽門津
門小苑門開陽中東門司馬門北闕門玄武門南掖門北
掖門南端門金門九龍門白虎門春興門青瑣門金商門

宜秋門
古今地名曰河南定鼎門九鼎新定
晉宮闕名曰洛陽有承明門
又許昌有崇禮門
晉宮門又有大夏門長春門朱明門青陽門三輔黃圖曰又
有章城門直城門洛城門
水經注曰神獸門東對雲龍門衡栿之上皆刻云龍風虎
之狀
又曰穀水東流逕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一曰上昇門
又曰閶闔門漢之西上門
又曰陶水東南經高門南蓋晉昌陽亭故有高門之稱矣
又經司馬子長墓北入于河亦謂之龍門太史自叙云遷
生於龍門是也在馮翊夏陽縣

郡國誌賀州封陽有隄陂龍水深百尋大魚自擲登此門
化爲龍不過者曝鰓點額也
又曰同州龍門城帶龍門山大魚點額暴鰓半死謂此也
司馬彪注莊子云呂梁即龍門也
又曰郢城南有三門東曰龍門離騷云過夏首而西浮顧
龍門而不見夏首即夏口也
又曰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
達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扣之即清越所謂神鉦也
又曰兗州乘丘左傳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
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于乘丘即此也
又曰長安縣漢高祖五年置故城在京西北二里漢惠帝
築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入街九陌東面有青綺門東
陵侯邵平秦破爲布衣種瓜此門外西北面有棘門漢文

屯兵之所
又曰魯城伯禽邑也西五門東一曰鹿門即臧孫紇斬鹿
門關以出奔邾第三曰稷門即圉人犖能投蓋于稷門杙之
又曰蜀望帝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
又曰鄜州仙宮門即漢武帝所造相思川也伏陸縣有相
思鄉
又曰洛陽南面最東曰開陽門初未有名夜有一柱飛在
樓上乃是琅邪開陽縣南門一柱飛去遂記其年月日以
爲名
又曰鴻門在新豐縣西八里沛公見項羽處
又曰薊城慕容儁鑄銅馬於門側謂曰銅馬門今大驛前
有石函長二尺高一尺代不敢開銘云泰建元十年造銅
虎馬

又曰汴州陳留郡縣本春秋衛地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亦稱梁惠王焉土多髦俊儒藝則以遊俠夷門即侯嬴抱關處

又曰洪州西門昌門豫章生松陽樹門內大二十五圍嘗枯永嘉中忽更榮茂以爲元帝中興之瑞故郭璞南郊賦云弊樟擢秀於祖邑以宣帝曾爲此郡守故也

又曰虵門即吳大城門也

又曰廣州盧航仕州爲治中有仙術刺史步隲惡之以狀聞後誅之航後題其門曰珠門珠門國雖存無射年欲知此書盧航還太守削之隨削字更生

又曰越州雷門句踐所立以吳有虵門得雷而發表事吳之意吳以越在辰巳之地作虵門

石虎鄴中記曰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六層反宇向陽下開二門又安大銅鳳於其鎮舉頭一丈六尺開窻戶朱柱白壁未到鄴城七八里遙望此門

述征記曰青門外有魏車騎將軍郭淮碑小城最東一門名落索門門裏有司馬京兆碑郡民所立

豫章記曰郡灌嬰所築有六門其一日松陽門其所以郡爲名西二門其一曰昌門其一曰皋門東及北一門亦即以東北爲名晉太元中太守順陽范君更開門之北爲東陽門以對皋門開北門以對松陽門今八門相望通路直指

安城記曰郡大城舊有六門今爲八

荊州圖記曰臨澧縣南三百里有高嶺特立素崖千尋望之有似香鑪吳永安六年自然洞開其助如門古老相傳名天門門兩角上各生一竹垂下爲之天帚云

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爲匠門其言劍匠因之名

又郡國志云中公巫臣家亦在西南面

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曰魏武聽政殿前有聽政門

丹陽記曰司馬門之名起漢世案列女傳鍾離春詣齊司馬門史記又云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是則名起戰國非獨漢也今又曰公車門而俗稱謁章門也

西京記秦阿房宫以磁石爲門懷刃入者輒止之

西征賦曰門磁石而梁木蘭構阿房之恠奇

蕪城賦曰製磁石以禦衝糊頳壤以飛文

韋述西京新記曰西京俗曰長安城亦曰京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門中明德門東啓夏門西安化門東面三門中春明門北通化門南延興門西面三門中金光門北開遠門南延平門皇城西芳林門金光門朱雀門通化門春明門有蕭望之冢啓夏門先農壇皇城南面六門正南承天門門外兩觀 石登聞鼓 東長樂廣運重明永春門次西永安門次北嘉猷東西恭禮安仁門東西廊歸仁納義門次北太極門西至殿北面三門正北玄武次東安禮門玄德門西面二門南通明北嘉猷門太極殿旁東上西 上閤門東西廊左右延明門甘露殿門外東西永巷曰華月華門東西千步廊東宮重明門北左右永福門內廊左右嘉善門東西奉化門

又曰西京大明宮南面五門正南丹鳳門次東望仙延政門次西建福興安門

又曰大明宮含元殿東西通乾觀象門殿北宣政門門殼外屏東崇明門南出含耀門昭訓門西光順門東西廊曰

華月華門紫宸殿前紫宸門門設外屏東崇明門南出含
曜門昭訓門西光順門南出昭慶門光範門
又曰東京俗曰洛陽城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門正南曰
定鼎門東建春門南永通門北面二門東安喜門西徽安
門西面連苑
又曰東京紫微宮城南面六門正南應天門門外觀相夾
肺石登聞鼓次東興教門重光門大和門次西光政門洛
南門東面一門重光北門西南二門南洛城　西門北嘉
豫門北面二門西玄武東安寧門應天次北乾元門門東
萬春門西千秋門門外東西廊左右延福門又西會昌門
西北景運門
又曰上陽宮東西二門南曰提象門北星躔門內門曰觀
風門

又曰東都苑東面四門曰垂猍上陽新門望春門南面三
門曰興善興安靈光門西面四門曰延秋遊義龍燁靈溪
門北面四門曰朝陽靈圃望冬應福門
又曰東都皇城南面三門正南曰端門東左掖門西又掖
門東面一門賓曜門西面二門南曰麗景門北曰宣耀門
又曰東都　城東面一門宣仁門南面一門永福門北面
一門含嘉門
又曰萬年縣門宇文愷所造高宗末太平公主出降於縣
廨為婚第以縣門窄隘欲毀之高宗勑曰其宇文愷所作
不須拆於他所開門遂存
楚辭曰望長楸而大息涕零零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
門而不見又曰君之門兮九重又曰魂兮下來入脩門王
逸曰脩門郢城門也

摯虞門銘云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李尤平城門銘曰平門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達帝
宮正陽南面炎暑赫融
李尤廣城門銘曰廣陽位孟厥月在申涼風時至白露已
紛
李尤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在
孟春
李尤中東門銘曰東契仲月厥位當卯倉庚有聲鷹隼匿
爪除去桎梏獄訟勿考
李尤旄城門銘曰旄門值季位月在辰順陽布惠貧乏是
振
李尤門銘曰門之設張為宅表會納善閑惡擊邪防害
李尤西上門銘曰上西在季位月惟戌芳黃菊發號令嚴

悉
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不周用事玄冥幽晦
陰陽不通蟄蟲匿彩迎冬北壇順陰所在
李尤穀城門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丑太陰主刑殺伐為
首
班固西都賦曰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左思吳都賦曰通門二八水道陸衢西京賦曰量門襲故陽
曜陰藏
潘岳懷縣作詩曰綠槐夾門植
魏文帝賦序曰王粲直賢門也故萘之
古詩曰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四

居處部十二

户　樞　關　鑰　開
闔　閣　閤　簃　閾

户

釋名曰户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

説文曰半門曰户

易豐卦窺其户闃其無人

毛詩鴻鴈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户

大戴禮曰𡏖武子户之銘曰夫難得而易失又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户漢天漢也案户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

禮記曲禮上曰户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户視必下入户奉扃視瞻毋回（不干人之私）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又禮運曰大道之行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

又王藻曰君子之居恒當户（嚮明）

又月令曰孟春其祀户祭先脾陽氣出祀之於户也

論語曰子曰誰能出不由户者何莫由斯道也

史記田嬰賤妾有子名文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勿令舉妾竊舉之及嬰見文怒曰五月之子長與户齊不利其父毋文頓首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于户乎如受命于户則高其户誰能至者嬰默曰子休矣

後漢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致於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户下主簿白以爲据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户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

又曰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户誦習不交僚友京師稱之

又曰魯恭十五及弟丕俱居大學習魯詩（魯申公詩）閉户講誦絶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

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户曹爲辭曹也

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

莊子曰原憲居魯蓬户不完桑以爲樞也

慎子曰天明不憂人之闇也闢户牖必取己明焉

淮南子曰使鬼神能化則不待户牖而行若循虚而出入則亦無屨也夫户牖者風氣所從往來也而風氣者陰陽之户牖者也離者必病（離猶遭）故託鬼神以戒之

又曰百星之明不若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户之明

楊子法言曰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户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曰孔氏者户也曰子户乎曰我户哉吾獨有不户者矣（君大不由聖人之道者也）

三輔黄圖曰明堂有三十六户法極陰之變數

東晳發蒙記曰治户傷孕婦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户牖精力過人太學號曰閉户先生

語林曰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户共爲謀身之計王曠世弘來在户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大

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內之遂建江左之策

神異經曰東南有石井焉上二石闕東南面上有榜著闕題曰地戶

列士傳曰吳王闔閭畏王僚之子慶忌作石室銅戶以備之

太公金匱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也

解道虎齊記曰巢父城北十五里石戶聖人去轉欲閉今裁廣數寸窺屋裏方二丈

論衡曰燕王生明光宮所臥處三戶盡閉使二十人開不得○越地傳曰勾踐宮有百戶

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食雲母夏桀時為人所閉於宮中從求道因化得去印封其戶時人曰得方回一丸泥閉戶不可開

樞

爾雅曰樞謂之椳郭璞注曰門戶扉樞也[illegible]曰門戶扉樞可依據為椳也

說文曰門樞謂之椳

魏志華佗曰戶樞不朽

潛夫論曰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為令名懼之不堅而為作鐵樞卒其所敗者非禁忌少門樞朽也苦崇貨財而行驕僭失民心耳事具門部

傅子曰漢武世王侯觀殿重階金樞紫墀

李陵詩曰明月照戶樞想見餘光輝

文選詩曰秦地天下樞八方湊賢才

尚書顧命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弁夾土出堂廉曰尺土所立處

爾雅曰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戺郭璞曰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為限

三秦記曰明光殿以金為戺

關

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焦貢易林曰大畜之乾金柱鐵關堅固衛災君子居之居當憂居

左傳襄四年季孫攻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預曰魯南城門

方言曰關而東陳楚之間戶籥

老子曰善閉無關鍵

史記曰侯嬴謂魏公子曰嬴乃夷門抱關者

又漢書王仲翁謂蕭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illegible]

魯連子曰魯連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堂之門孟嘗君曰吾

關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關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

鑰

周禮地官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鍵為壯也

方言曰關西謂之鑰

何承天纂文曰壯出鑰者也人作鑰子鑰毋非也

東宮舊事曰守鑰四人對番上下東宮門鑰本中宮門鑰

太公金匱鑰之書曰昏慎守深察訛也

風俗通曰鑰施懸魚翳伏淵源欲令揵閉如此

闑

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闑

周禮考工記曰闈門容小扃
蔡邕明堂月令語曰明堂之門皆門稱闈

闈

爾雅曰闈小者謂之閨
說文曰閨特主户也上圓下方有似於圭
文選曰閨中風暖

閤

說文曰閤門傍户也
爾雅曰小閨謂之閤
史記曰汲黯爲東海太守以清靜爲政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漢書曰公孫弘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
又曰田延年盜三千萬卽閉閤獨居偏袒持刀東西步數

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漢書曰左馮翊韓延壽行縣之高陵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恥不能明教化因入傳舍閉閤思過訟者自髡肉袒謝之
宋書曰孝武宴朝賢張暢何偃並在坐偃因醉曰張暢固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黄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黄閤故暢譏之
晉宮閤名曰洛陽宮有金光閤清陽閤朱明閤承休閤安樂閤白藏閤顯仁閤崇明閤章德閤飛雲閤安世閤長安閤長安有東明閤西華閤紫闥閤
傳玄歌詩曰我家近宮掖易知復難忘黄金爲閤門白玉爲殿堂
晉宮閤名曰洛陽有金光閤文成閤明度閤飛雲閤安世閤長安有東明閤西華閤紫闥閤
宋志三公黄閤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黄其閤以示嫌不敢近天子也且漢制云爾

閣

周書作雒曰凡五宮堂咸有深閣
韓詩外傳曰黄帝時鳳皇集東園止於阿閣棲梧桐食竹實終身不去
禮記內則曰大夫七十而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鄭玄注曰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王諸三侯內及達閣）

廣雅曰棧閣也
漢書曰甘露中五經諸儒雜論於石渠閣
又揚雄傳曰王莽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語曰惟寂寞自投于閣
後漢楊終上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法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陳書曰至德二年後主於光昭殿起臨春結綺望仙等三閣長數丈並數十閒其窗牖户壁皆以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沉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寶珍異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動

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
植以竒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貴妃居結綺閣龔
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
五代史朱梁傳曰宰相柳璨奏西京舊有凌煙閣圖畫國
初功臣今遷都東都比未崇建四鎮副元帥梁王勳業冠
古請立新凌煙閣別創一閣圖畫梁王以旌徳業詔曰魏
賞彭陽之功別創紀勲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崇嘉徳之
樓式示新規爰從舊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内擇善地別造
凌煙閣圖寫賜名曰天祐旌功之閣
戰國策曰田單棧道木閣以迎齊襄王及后於城陽山反
之國
楚漢春秋曰項王爲髙閣置太公於上告漢王曰今不急
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王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若

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羮
三輔舊事曰秦二世欲起凌雲閣與南山齊
漢宫殿疏曰天禄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凌
雲閣秦二世造
洛陽宫殿簿曰髙平觀南行至清覧觀髙閣六十四間脩
齡觀南行至臨商觀髙閣五十五間太極殿前南行仰閣
三百二十八間南上總章觀閣十三間東上凌雲臺閣十
一間永寧宫連閣二百八十六間十二間連閣上下數見
親觀差閣九間
洛陽地記曰雲臺髙閣十四間乗風觀髙閣十二間
丹陽記曰漢魏殿觀多以複道相通故洛宫之閣七百餘
間
三輔故事曰天禄閣石渠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又畫賢

臣象凡十一人霍光第一蘇武第十二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物理論曰故人之仕孕者揔其名籍上之天府天子立金
匱玉閣命司録以監省之
西京記曰西京大明正中含元殿殿東西翔鸞棲鳳閣下
肺石登聞皷左右龍尾道
東京記曰紫微宫有臨波閣閶闔閣
班固西都賦曰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飛閣
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
通乎桂宫
葛龔反遂初賦曰考天文於蘭閣覽羣言於石渠
古詩曰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
陸機樂府詩曰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

崔琦七蠲曰紫閣青宫綺錯相連
東京賦曰飛閣神行
南都賦曰連閣煥其相輝
上林賦曰重坐曲閣
陸機表云登三閣注三閣謂秘書郎掌内外三閣經書
鮑昭詩觀霞登綵閣
蜀都賦曰行陽城之延閣注延長也
江淹表云府之延閣注延閣書府也
天台賦曰朱閣玲瓏於雲間
陸機詩曰飛閣纓虹帶
張景陽七命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謝玄暉詩曰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楚辭曰蘭閣兮黄樓

古詩曰層閣鬲天居

簃 音移又音貽

爾雅曰連閣謂之簃 郭璞注曰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

通俗文連閣曰簃

東觀漢記曰帝詔馬嚴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

晉宮閣名曰洛陽宮有崇陽闥延明闥通明闥脩雲闥通福闥徽音闥承休闥玄明闥玄暉闥崇禮闥白藏闥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五

居處部十三

廳事 齋 房 庭 階 陛 墀
序 廊 塾 壇 屛 㡳 宁

廳事

郡國志曰廣州吳孫晧時以滕脩為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

裴淵廣州記曰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年衘穀莖于楚庭於是圖其像廣州則楚分野故因圖象其瑞焉

臨海記曰章安縣南門有赤欄橋世傳成公綏作縣此橋上對廳事縣令年常祭廳事神用生鹿其年沽得白鹿還於廳事上生以祭神仍遂食之歲時用焉自是以後白鹿不可復得而必須生鹿歷代相承迄今不絕

世說曰庾太尉兄弟初渡江行路人有避雨者悉聚諸廳事上征西車騎自壁遣之不肯去太尉新沐頭散髮高詠從閣內出避雨者退莫有留者

王朗與許靖書曰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上共論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忘倦飢渴無已。盧諶祭法曰凡祭法有廟者置之於座未遑立廟祭於廳事可也

兩京記曰考功員外廳有薛稷畫鶴宋之問為讚工部尚書廳有薛稷畫樹石並為時所重

齋

王安成記曰大和中陳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讀書百姓于今呼曰讀書齋

晉徵祥說曰桓玄鎮姑孰屋壁先畫作黄盤龍號盤龍齋
俄而玄敗將軍劉毅居之毅小名盤
襄沔記曰金城内刺史院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
文選鮑至云簡文爲晉安王鎮襄陽日又引劉孝威庾肩
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恵子悦徐陵王囿孔鑠等於此齋
綜覆詩集于時鮑至亦在數凡十人資給豐厚日設肴饌
于時號爲高齋學士。雍州記云高齋其泥色甚鮮淨故
此名焉南平世子恪臨州有甘露降此齋前竹林昭明太
子於齋營集道義以時相繼
又曰白土齋南道有一齋以栗爲屋梁武帝臨州寢卧於
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紫雲騰起形
似繖蓋遠近望者莫不異焉梁武帝于此龍飛
又曰高齋東北有一齋名曰下齋次於高齋制度壯麗極

爽塏刺史辯決獄訟舊出此齋
國史補曰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在焉李
約自江淮竭產買歸洛中置於小亭號曰蕭齋

房

說文曰房室在旁也
釋名曰房旁也室之兩旁也
尚書大傳曰古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
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
毛詩黍離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漢書曰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
廷翕然望焉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恭王太后宜當何
居孔光不欲令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王太后宜改
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
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屬使上以
不得直道而行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室主温暖除惡氣也
酈善長注水經曰芭水出南埜水谷北流逕玉女房水側
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
郡國誌曰葭萌縣玉女房昔有玉女入石穴室有竹數莖
下有青石壇每因風恒自掃壇
王子年拾遺記曰越欲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以進
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以祠川海以江南億万戶民輸
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脩明以貢於吳吳
處之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幌内竊窺者莫不動心
驚爲神人吳王妖惑忘於國政及越兵入乃抱二女
以逃吳苑

晉宮闕名曰洛陽宮内有羲和温房
十洲記曰崐崘山有紫翠丹房
拾遺錄曰崐崘丹密雲房東西千步望之如丹霞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
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
又九歌曰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
宋玉風賦曰主人女子乃更有蘭房奥室止臣其中

庭

說文曰庭朝中也
尚書曰咸造勿褻在王庭
周易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禮記曰諸侯之庭
毛詩曰洒掃庭内

又曰俟我于庭乎而
又曰殖殖其庭
又曰子有庭内弗洒弗埽
又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左傳曰庭實旅百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又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周書曰成王四征不庭
漢書曰王商爲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謂不飾文）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皃絶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拜見丞相坐未央庭中）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晉書曰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悦
説苑曰吳入楚申包胥告急於秦秦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立哭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遂退而隱終身不見

階

釋名曰階梯也言有等差
説文曰階陛也陛升高階也除殿陛也阼主階也
尚書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禮記曰季氏之葬在西階下
又大傳曰天子阼階高九尺
又曰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又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左傳曰石之紛如死于階下
又曰衛孫子來聘公登亦登
論語曰沒階趨進翼如也
史記曰堯舜土階三等堂高三尺
三秦記曰明光殿以玉爲階
呂氏春秋曰周之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
文選詩曰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

又曰阿閣三重階

陛

摯虞决要注云其制有陛右城（七則切）左平平以文塼相亞次城者爲陛級也九錫之禮納陛以登謂受此陛以上殿
靈光殿賦曰飛陛緣雲以上征
蔡邕獨斷曰天子陳兵於陛故呼陛下用卑達尊之意也

墀

説文曰墀塗地也
禮記曰天子赤墀
漢書典職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漢書有白玉墀
又曰曲陽侯王根僭作赤墀青瑣司隸京兆奏根負鉞謝罪
劉楨清慮賦曰駢雄黄以爲墀

序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郭璞曰所以序別内外也舍人曰殿東西堂序牆也）

廣雅曰反坫謂之序

說文曰序東西牆也

尚書顧命曰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曰大訓唐虞書典謨也河圖八卦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東序重深而奥祕

廊

周書作雒曰九五宮明堂咸有重廊

史記紂有諛目曰左強夸而目巧教紂為象廊

漢書曰武帝策茂才曰蓋聞虞舜之時遊巖廊之上（文穎注曰殿下外屋也晉灼注曰堂邊曰巖巖峻之廊也）

鄭緝之東陽記曰石步廊去歌山十里臨流虛構高可數丈長三十丈可容百人坐

太覽一百八十五　六　徐壬

韓子曰師曠為晉平公請角一奏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大風而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平公懼伏于廊室

兩京記曰隋煬帝從東都至西京御道並作長廊

枚乘七發曰連廊四注臺城增光

陸機與弟雲書曰聽頌觀東作百丈許廊屋

塾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璞注曰夾門堂）

尚書顧命曰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後

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塾何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先孰思其事也

東觀漢記曰趙孝為郎每告歸往來常白衣步擔過道上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

魏武制度奏曰三公列侯門旋內外塾方三十畝

壇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高祖高祖擇日齋戒設壇拜為將軍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拔膝右手柱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山上有飛流壇縣水激石飛湍百仞即孫溫伯所委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逍遙

覽一百八十五　七　劉何夫

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劉備為漢王權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帝王世紀曰雍都有五時壇漢武獲麟處

屏

爾雅曰屏謂之樹（郭璞曰小牆當門中者也舍人曰以垣當門蔽為樹）

廣雅曰復思謂之屏

說文曰屏蔽也

釋名曰屏自鄣屏也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

禮記禮器曰康王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玄注云屏樹也小牆之罘罳）

論語八佾曰或問管氏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鄭玄注曰樹屏也）

又季氏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牆謂之屏也

漢書佞幸傳曰哀帝令將作為董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

又曰王莽傳曰莽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但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園門罘罳曰無使民復思漢也

漢官典職曰省閤下大屏稱曰丹屏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

晉書曰阮籍為東平相徹去屏障使內外相對

孫卿子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欲見於內也

風俗通曰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第以自障蔽也示臣臨見自整屏氣處也

吳越春秋曰越將伐吳越王命於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已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予也吾見子於是已明誡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

白虎通曰所以設屏何所以自障也示極臣下之故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

扆

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郭璞注曰牖東戶西也禮云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扆地

尚書顧命曰設黼扆以其所名之耳

儀禮覲禮曰天子負扆南面朝諸侯是外致命也

禮記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南　而立

宁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郭璞注曰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

釋名曰宁佇也見君所佇立定氣之處也

毛詩曰俟我於著乎而

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昔門院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六

居處部十四

厨　竈　竇　厠

普門院

厨

說文曰厨庖屋也

易曰庖有魚義不及賓也

毛詩大庖不盈

禮記玉藻曰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又田獵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漢書賈誼曰其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後漢書禰衡到許都人問荀文若趙稚子云何（趙爲蕩寇將軍見腹志也）衡曰文若可使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厨請客（大故曰衡見荀顏容）

（有儀貌故可弔喪有腹故可監厨也）

七賢傳曰阮籍以步兵厨中有美酒求爲步兵校尉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庖厨不徙後宮不移

古詩曰左顧勑中厨

竈

禮有五祀竈居一焉

月令孟夏其祀竈祭先肺陽氣盛熱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

禮藏文仲燔柴於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缾非所柴也文仲焉知禮

禮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

論語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史記孫臏救韓入魏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經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人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遂逐之

又曰李斯曰竈上騷除萬世一時也騷音掃

漢書李少君言祀竈皆可致神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器以食則益壽壽益則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之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天子親祀竈焉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

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次不録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廼寤而請之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廼賜福帛千疋後以爲郎

又曰息夫躬祠竈人見之告呪詛遂弃市

又曰昭帝時燕王宮豕出圂（胡困切）壞都竈注都竈蒸炊之大竈也劉向以爲豕禍

後漢書李南女曉術以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竈室卒有暴風婦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

疾風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妻將憂之因
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又曰更始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
與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
諸子罵詈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
内侯
又曰虞詡爲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
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問曰孫臏減竈
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二
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過則彼所不

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
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又曰向栩性不恒又似狂坐於竈北板屋上
又曰張忠署孫賓爲主簿遂祭竈請比隣
又曰陰識之　臘日晨炊而竈神見殺黃羊因祀之三
世繫昌遂常以臘日祭也
戰國策曰智伯攻晉陽城城不沉者三板泊竈生蛙懸釜
而炊
魯連子曰一井五絣洩可立待一竈五突烹飪十倍分烟
者衆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爲竈神
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
又曰陽子居南郭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迎於郊至於梁
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
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
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閑是以不敢問今閑矣請聞其
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
宜都縣記曰宜都山絕崖壁立數百丈有一火爐插在崖
間望可長數尺傳古堯洪水人泊船此旁爨餘留之故曰
插竈崖
萬畢術曰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夢書曰竈主食夢者得食
李尤竈銘曰燧人造火竈能以興

竇

周禮考工記曰宮中之竇其崇三尺
左傳曰蓽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
又曰有過氏滅夏立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晉書阮逸避亂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
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
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
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
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家語曰子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衛有蒯聵之亂子羔
逃至郭門刖者守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
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彼有室子羔入焉追
者罷子羔乃去

廁 溷附

廣雅曰清溷屛廁也

說文曰廁清也

釋名曰廁言人雜廁在上非一也或曰溷濁也或曰清至穢宜常脩治使清潔

儀禮曰隸人溫廁溫塞也為人復往褻也

左傳曰晉侯將食麥 如廁陷而卒

史記曰朱虛侯入未央宮遂擊呂產產走天風大起從官亂莫敢鬬逐殺產於郎中府吏廁中

又曰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有口才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雎持魏陰事告齊故雎得此饋心怒雎以告魏相魏齊齊使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以懲後無妄言者

又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又曰萬石君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徐廣曰窬築垣短版也音注廁牏謂廁垣牆建隱其廁而浣滌也一謂牏為竇言建又自洗滌廁竇瀉除穢汙之穴也[illegible]曰械窬[illegible]器音械豆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又曰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刃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趙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又曰大將軍衛青侍中上據廁而視之注溷廁也

漢書郅都侍上賈姬如廁有野彘入廁上目都擊之都不往上欲自行都伏諫曰亡一姬復一姬進上雖自輕奈太后宗廟何太后聞之賜都金

晉書王戎東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偪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眾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

又曰郭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臝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魏氏春秋曰許允為鎮北將軍未發從樂浪允善相印將拜印以不善更刻大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好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

幽明録曰逹德民虞嶽上厠輙有一人授草手內與之不覩其形如此非一過後至厠又無送者但聞戶外鬬聲窺之正見死奴與死婢爭先進草奴適在前婢便因後撾之畜此輙兩相擊食頃欲出婢奴陣勢方未已乃厲聲叱之奄如火滅自是遂絶

又曰阮德如嘗於厠見一鬼長丈餘色黑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咲而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

桓譚新論曰傳士弟子譚生居東寺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教使晨起厠中祝之三旦而人告以爲咒咀補治數日

費歟曰杜蘭香戒張碩不宜露頭上厠夜行必燭若脫誤當跪拜謝

周景式孝子傳曰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

叩頭思過寧思惟無愆念常如厠不冠卽便悔過風尋止

異苑陶侃曾如厠見數十人悉持杖有一人著平上介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相見

襄沔記蜀先主之依劉表起至厠見髀裏生肉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之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雖重備因此欲取備備覺僞如厠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從襄陽城西檀溪水中而渡枝溺不得出備旣急乃曰的盧今日危矣可不努力乎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溪而去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守厠三年

抱朴子內篇曰河東項曼都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問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仙人乘龍迎我上天先過紫府金床玉几眞貴處也仙人以流霞杯飲我輙不死不飢渴昔淮南王辜天帝有失行謫之守厠矣吾何人哉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厠見有絳文帳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退笑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崇曰是厠耳寔更往向乃守厠婢所進錦囊是籌良久不得便行出謂崇曰貧士不得此厠乃如他厠

又曰石崇厠常有十餘婢侍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畢備又與新衣客多不能着王敦爲將軍年少往脫故衣着新衣氣色傲然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世說王大將軍敦初尚主厠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下菓食遂至盡旣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自倒着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飯羣婢掩口而笑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七

居處部十五

牆壁　柱　梁　棟

牆壁

說文曰垣蔽曰牆又曰壁垣也

爾雅曰牆謂之墉

廣雅曰墉垣牆也

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於形容也壁辟也所以辟斷風寒也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阻以爲援衛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書曰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尚書大傳云賁墉諸侯疏杼注曰賁大也言大牆正道直也疏衰也杼亦牆也亦衰殺其上不得正直詩曰百堵皆作

又曰築室百堵

又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又曰乘彼垝垣以望復關

又曰牆有茨不可埽也牆所以防非常也

又曰牆有茨𨺗衛人刺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而不可道也

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由用也人將聽之

又曰將仲子兮無踰我牆

又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音侮)

又曰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毀牆屋不得覆也

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至魯恭王時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又曰峻宇雕牆

禮曰七月坯牆垣六月小暑後五日蟋蟀居壁

周禮曰牆厚三尺崇之注云高卑爲𡒄足以相爲勝也左傳叔孫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注咎在牆也

又曰巢牛隱於短垣以射吴子諸樊

又曰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

又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論語叔孫武叔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乎對曰譬之宮牆賜之牆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又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又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

史記曰孝景帝即位晁錯爲内史貴幸用事門東出不便乃穿一門出太廟堧垣丞相申屠嘉聞之奏請誅錯上愛之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且又我使爲之錯罷而嘉歎曰吾悔不先斬錯

又曰司馬相如家成都貧家徒四壁立

漢書曰貫高等欲害高祖置人於複壁中

後漢書曰逢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illegible]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曰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去

又曰崔晏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無家徒四壁卒無以殯歛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椁葬具大將軍袁隗樹碑頌

又曰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罹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

吳志曰呂蒙病孫權時在江安迎置內殿治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少食則喜不能則咄唶也

晉書外國傳大秦國以琉璃為牆壁

齊書曰劉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荅方下牀着衣立行及簾外然後應瓛問其故璡曰向束帶未竟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林孝嗣驚起行數步而壁崩

莊子曰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加之

家語曰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

衡山記曰甘泉宮有石壁為禹所刻文在此

洞冥記曰元狩三年帝復起陵霞觀去地九十丈累白玉為壁以八分篆寫羲皇以來迄周成王封禪之事所謂事登壁間蓋帝王之本績也

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恐頹也

淮南子曰舜作宮築牆始也

漢官儀曰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烈士

新序曰諸侯牆有黑堊之色無丹青之彩

神仙傳白和事王君王君語曰我暫往瀛州汝於北石室熟視北壁當見文字讀之得道矣三年方見壁上有古人所刻太清經讀之得仙

魏略曰趙岐避難青州市孫嵩知岐避事置岐於複壁中

西京雜記云匡衡鑿隣家壁偷光讀書

宋玉賦云東家美女登牆窺玉三年玉猶未許

焦贛易林曰千仞之牆禍不入門

孟奧北征記曰鄴城避雷室西南石溝北有華林牆牆高九丈方圓一里也

柱

廣雅曰楹謂之柱

釋名曰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也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語柱而茅茨為民愛費也

左傳曰叔孫豹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又曰丹桓宮楹

穀梁傳曰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和洽蒿茂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鑄柏梁銅柱

又曰成帝立趙皇后劉輔諫曰朽木不可為柱卑人不可為主

范曄後漢書曰李膺拜司隷校尉時張讓弟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往破柱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魏略曰大秦國以水精爲堂柱
吳志曰孫堅爲着草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草騎爭逐茂急見一柱在草中因脫幘著柱上草騎望見圍繞數重復覺是柱乃去
晉書曰石季龍掘秦始皇冢取其銅柱鑄以爲器
又曰太始二年秋營太廟致荊山之材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
曹嘉之晉紀曰諸葛誕以氣勵稱常倚柱讀書霹靂其柱誕讀書自若
陳書曰初梁侯景焚太極殿及景平至陳武帝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後渚因得用之
漢武內傳曰上起神屋鑄銅爲柱黃金塗大五圍

帝王世紀曰桀作金柱三千
列女傳曰紂作銅柱以炭火然之有罪者令抱其柱墮炭中妲己觀以爲笑
漢官典職曰德陽殿柱皆金刻鏤作奇禽異巧間以丹青翡翠竟柱楹以水精一柱三帶韜以赤緹
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飛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
神異經曰崑崙山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仙人府與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男即王男女即王女無爲配疋而仙道成也
三輔決錄曰長陵田鳳字季宗爲尚書郎儀皃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伏滔北征記曰廣陵吳王濞所都城大城得栢柱三皆栢心蓋吳王濞門柱也
華延儁洛陽記曰太極殿有四金銅柱
焦贛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鐵柱
又曰家人之升曰高樓無柱顛僵不久紂失人主身死牧堅
盛弘之荊州記曰巴東城西有一栢柱孤植大可數圍高三丈餘相傳是公孫述時樓柱乃云斫之血出枯而不朽歷代彌固將恐有物憑焉
江陵記曰汚城內有赤湖客舍襄陽大道經城中過元嘉十一年修兩城南門沮壞得土中故柟柱長一丈七尺臨川康王取以爲大齋西北柱初時色黑一季後不復黑計此千年
列子曰共工觸不周山天柱折

晏子春秋曰晏子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
燕丹曰荊軻以匕首擿秦王入銅柱火出
淮南子曰柱不可以剌齒莛不可以持屋
世說曰陸抗初拜司空有人往索酒便自起酌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才以尔爲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陸笑曰戢卿良箴
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傅玄正都賦曰錦繡雕柱
劉良七舉曰綠柱朱榱青璅碧墀
李尤楹銘曰榦強體正雖重不移上下相安高而不危
世說夏侯玄讚曰玄嘗倚柱作書霹靂其柱神色無變作書如故

俞益期牋曰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靈岸南對銅柱悉姓馬自為婚姻有二百戶交州以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夏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日南傳曰三輔故也）

梁

爾雅曰杗廇謂之梁（郭璞注曰屋大梁）

吳越春秋曰夏禹廟以梅木為梁

焦貢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鐵柱完全不腐

漢官典職曰德陽宮畫屋朱梁

曹子建七啓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

古歌曰本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西京賦曰絙雄虹之長梁

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

班固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

楚詞曰玄玉之梁

曹植詩文榱華梁

棟

爾雅曰棟謂之桴（郭璞注曰屋檼也）

廣雅曰檼棟也

釋名曰檼穩也似桶也或謂之望高可望也或謂之林棟中也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

易大過卦曰棟橈本末弱也（王弼注曰初為本而上為末）

左傳襄五年曰盧蒲癸刺慶舍王何解其肩猶援廟桷動於甍（杜注曰甍屋棟）

又曰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

漢武帝故事上起神屋甍附作金鳳軒翥若飛口銜流蘇長十餘丈

神仙傳曰左慈共曹公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懸著棟動搖以飛鳥

淮南子曰郢人買屋棟而與之車轂跪而度之大雖可而長不足也

桓子新論曰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哲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

楚辭九歌曰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

郭璞游仙詩曰雲生梁棟間

傅玄棟銘曰國有維輔屋有棟梁室之傾尚可柱也心之傾不可輔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八

居處部十六

窻　檻　椽　檐
梲　楶　枅　鋪首
藻井　鴟尾　質礎　奥
屋漏　宧　窔　塼　瓦

窻

說文曰窻穿壁以木爲交窻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在
牆曰牖在屋曰窻
又曰櫺楯間子也櫳房室之疏也
釋名曰窻聰也於內視外爲之聰明
大戴禮曰隨武子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則之敬祀皇
天敬以先時

禮記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又儒行曰蓽門閨竇蓬戶甕牖
論語曰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五
經典義曰虞主埋之廟北牖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不喜出入游觀希嘗臨御窻牖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
又曰不窺牖見天道
漢官封禪儀曰泰山有天窻
三輔黃圖曰明堂有七十二牖
孝經注曰明堂之制八窻四闥
東宮舊事曰閤內有曲鄣鄣上雀目窻
又曰宮有四面窻八所綾綺連錢及青瑣郭飛板
郭子曰滿奮畏風在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
有難色帝問之對曰臣若吳牛見月而喘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窻戶扉多是綠琉璃皆達照毛髮不
得藏焉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東方朔於朱雀牖中窺母母謂帝
曰此兒無賴久被斥逐原心無惡尋當得還
又曰帝起神屋有雲母窻珊瑚窻
賢聖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奢靡及死生葬所奢奴婢着銅
窻內令守冢
五行數曰太公金匱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
所忘
李尤牖銘曰天設窻牖開光照陰施于明堂以象八風
陸機詩曰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覽之不
盈手

靈光殿賦曰玉女窺窻而下視
文選詩曰窻中列遠岫
蜀都賦曰列綺窻以瞰江
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
又曰文疎結綺窻阿閣三重階

檻

漢書曰朱雲忠諫攀檻檻折及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
旌直臣
文選曰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
魯靈光殿賦曰軒檻蔓延。楚詞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又曰照檻兮扶桑

椽

說文曰椽榱也桷也椽榱也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魯謂之

桷

通俗文曰屋加椽曰橑（来早加）

漢書解詁曰桷椽也諸侯丹桷以丹色也

詩曰松桷有挺

穀梁曰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非正也

左傳曰宋人伐鄭以太宮之椽爲盧門之椽

續漢書曰蔡邕避難在吳吳人曰吾昔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張璠漢記曰梁冀起臺殿梁柱椽桷鏤爲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

戰國策曰或謂孟嘗君曰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金椽爲刻玳瑁爲龍虎禽獸以薄其上狀若隱起椽首皆作龍形龍首銜鈴流蘇懸之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椽桷皆刻作蛇龍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驚慄

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

檐

說文曰檐櫋也

又曰楣秦名屋聯櫋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

釋名曰檐接也接屋前後也梠旅也連旅之或謂之櫋櫋緜也連緜榱頭使平也上入曰雀頭形以爵也

禮記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

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爾雅曰檐謂之樀（郭璞曰屋梠也）

梲

爾雅曰梁上楹謂之梲

漢官解詁曰梲梁上柱也諸侯藻梲爲藻文也

華延儁洛陽記曰堂皇宮殿皆石玉璫龍桷藻梲

禮記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楶

爾雅曰栭謂之楶（郭璞曰欂櫨也）

三輔故事曰王莽起九廟爲銅鑄櫨

楊子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

枅

爾雅曰枅謂之槉（郭璞注曰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楶人曰朱儒下小方木）

廣雅曰欂謂之枅曲枅謂之欒

說文曰枅屋強也

王延壽靈光殿賦曰曲枅夭矯而環勾

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於是周覽外降流目詳觀叢櫨負極飛櫨承欒枅梧綺錯梲楶鮮樸

鋪首

通俗文曰門扇飾謂之鋪首

說文曰門扇環謂之鋪首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公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

楊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楊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窮

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轉闥歷金環之華鋪

藻井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

西都賦曰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注疏布也以板爲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折方井反植荷蕖綠房紫的咄咤垂珠
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以到披
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金壁玉箱
顏延之七繹曰木寫雲氣土被極芳既挺天而到井又斵圓而鏤方

鴟尾

晉中興書曰泰元十年鶴巢太極殿東鴟尾
晉安帝紀曰義熙六月雷震太廟鴟尾徹壁柱若有文字
宋武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鴟吻中

陳書曰高祖二年戊辰重雲殿東鴟吻有紫煙出屬天宮
會要曰漢栢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或謂鴟吻非也

質礎

尚書大傳曰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曰石材柱下質也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
說文曰礩柱下石也古以木今以石
廣志曰碣石有五色者光澤以爲柱礩出苑蓬山
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襄子之晉陽謂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倉廩實銅少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陽公之室皆以黃銅爲柱礩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
古史考曰秦始皇使刑徒七萬人作驪山以共山石爲碣

○異物志曰大秦國以水精爲碣
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潤
張衡西京賦曰彫楹玉碣
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金楹齊列玉舄承跋

奧

論語八佾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郭璞注曰室中隱奧
通俗文曰奧內曰家
韓子曰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之於坐席正身見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不敬以我爲愚人愚人安可侮也
呂氏春秋曰苑春諫衛公去君因隅隩有竈不知寒矣

屋漏

毛詩蕩抑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屋漏郭璞注曰屋漏義未詳也□□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浴□□氣而後之故謂之屋漏也

宧

爾雅曰東北隅謂之宧郭璞注曰義未詳□□舍人曰東北陽氣始起萬物所養故謂之宧
說文曰宧養也室東北隅食所居也

窔

爾雅曰東南隅謂之窔郭璞注曰窔隱闇也□□舍人曰東南萬物生藏中少出無不由户窔
釋名曰窔幽也亦取冥宜也

塼

詩曰乃生女子載弄之瓦瓦紡塼也
又曰中堂有甓注一名瓴甋
晉書曰陶侃字士行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外暮運

於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宋書范曄母如廁而産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

瓦

說文曰瓦土器已燒之惣名也
禮記曰有虞氏瓦棺
又曰毀方而瓦合
史記曰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漢書曰霍光巷行人見有人在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不見
而霍氏誅
又曰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盡落
魏志曰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爲雙鴛鴦
何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須臾後宮相害死者
吳錄曰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塼以城所壞甚

多
晉書曰張孟陽皃醜嘗從潘岳遊洛陽市岳美皃羣女爭
以果擲岳滿車廂孟陽被投之瓦石
博物志曰桀作瓦　古史曰昆吾氏作瓦
老子曰埏埴以爲器　夢書云夢見瓦爲甲鎧傑禍患
春秋潛巴潭曰宮瓦自墜至死不祥
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以銅爲瓦
莊子曰雖有忮心不怨飄瓦
又曰以瓦注者巧注射賭物也所賭輕則意巧
又曰陶者曰我善治埴　大秦記曰大秦以水精爲瓦
抱朴子曰班狄不能削瓦石爲芒鍼
燕子丹曰荊軻之東宮臨池拾瓦投龜太子進金瓦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九

居處部十七

井

釋名井清也泉之清絜者也
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
竭也又不滯渫滌爲井泥(易云井泥不食)不停污曰井渫(易云井渫不食)
滌井曰浚井水清曰冽井(易云井冽寒泉)甃聚塼修井也(易云井甃無咎)
易傳曰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禮記曰井與門戶竈中霤爲五祀
世本曰伯益作井
周書云黃帝作井
說文云八家一井
易曰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又曰井冽寒泉
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
左傳曰楚伐蕭還無社謂申叔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
爲茅絰哭井則已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
華元獲樂呂狂狡輅鄭人入於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
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
之謂禮(聽謂常在於耳著戮之謂其戮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
史記曰瞽叟使舜穿井穿井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
弟象共下土實井從匿空出去
漢書曰蜀多鹽井羅褒以鹽井致富
又曰陳遵每大飲會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漢書曰元帝時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成

帝北宮井水溢王莽之徵也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府吏舍百餘區井水俱竭長老異
之後果廢焉
又曰王莽時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文曰告安漢
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矣莽使羣公白太后太后
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宗廣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
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夕者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公使我
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
長晨起視亭中有新井入地且百尺也
後漢書曰琅邪有水井水厚尺餘
又曰耿恭之攻匈奴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引兵
據之七月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
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天歎曰聞昔貳師將軍
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
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万歲乃令士
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
以爲神明遂引去
又曰淳于恭門側有井鄉里小兒爭飲牛恭惡之名置水
器汲水滿之
又曰張讓劫天子至河掌璽者投璽井中後孫堅討董卓
至祀國見井有五色光後浚井得璽
吳書曰孫策功曹魏滕有罪讓欲殺之左右憂恐計無所
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闕過錄功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殺之他人明日
皆叛汝矣吾不忍見汝禍及當先投此中策大驚遽釋滕
罪
晉書曰阮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
獨逡巡在後須臾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又曰元帝爲晉王使郭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
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所謂先王
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
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
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岳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
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
命矣
梁書曰巴郡忽有地自開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
帝王世紀曰堯時老人擊壤於路而歌曰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史曰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忽聞金石聲疑有異鑿
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
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
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簡大堅白字色乃黃
魚豢魏略曰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
高士傳曰管寧所居井會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鬭寧乃
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
唐書曰長慶中長安主簿鄭翦督工役太清宮御院忽於院
前西序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直皇帝過路汝速
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恐遽領役人視之其處已陷數
尺發之則一古井然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翦以聞
上旣至宮羣臣及供奉官於馬前蹈舞賀有詔命翰林學
士韋處厚紀述以表其異

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弃井也有為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弃前行也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辯以為至達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然異之無所開吾喙公子牟笑曰子獨不聞埳井之鼃謂東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足沒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跱埳井之樂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万里之遠不足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之推移者此亦東海之大樂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墨子云備城五十步一井

范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孫子兵法曰地多陷曲曰天井

墨子云二舍共一井

抱朴子內篇曰臨沅縣有寥氏家世老壽後子孫輙夭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世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中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

呂氏春秋曰天下之美者崑崙之井

又曰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人傳之者聞於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說苑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管子曰桓公將與管仲飲十日齋戒掘新井而柴焉注新井以柴蓋覆之取其清絜示敬也

葛仙公傳曰仙公取數十錢使一人投井水公從井上呼錢又一一飛從井中出入公器中也

桂陽列仙傳曰蘇耽答母曰有賓客來會耽役性當仙今招耽去違於供養今年多疫癘有此井水飲之可得無恙賣此水過於供養使賓客隨去焉

水經注曰華林園疏圃中有古井悉珉玉為之以鐫石為口王作精密獨不變古粲焉如新

異苑曰蘭陵昌慮縣郚城有華山山上有井烏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禽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盈歲輒死

又曰廣陵郡東界有黃公冢高墳二所前有一井面廣數尺每旱不竭有於其中得銅釜及罐各一

又曰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三龍甚分明行道往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塼隱起作龍形

又曰滎陽曇揩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輙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為龍吒

風俗通曰龐儉父先逃走隨母流宕後居鄉里鑿井得銅生遂溫富後買奴曰堂上者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赤志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龐儉鑿井得錢數万

又曰郗子路行飲馬投錢井中

續漢禮儀志曰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黃龍登
異物志曰盧陵城中有一井井中有二色半青半黃黃者似炭汁作糜粥皆金色因名之金井
幽明錄曰山陰縣九侯神山上有靈壇壇前有古井常無水及請告神即水涌出供用足乃復漸止
潯陽記曰盆城漢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立標井令人掘得井銘曰頴陰侯所開三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爲當運者所開權忻以爲瑞井江中風浪井水輒動
豫章記曰猷源山西北余俘村五六里有洪井說云洪崖先生之井
蜀都賦曰火井炽熒於幽泉注蜀都有火井欲出其火先將家火投之隆隆如雷聲須叟火出光耀十里以竹筒盛

之其光不滅
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時有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以盆着井上煑鹽得鹽後以燭火投井中即滅迄今不復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隨郡北界有厲鄉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村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村西有重塹內周迴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則衆井水動則以地爲神農社年常祀之○尋陽記龍窟有深泉泉側常見龍曾有人於水邊洗銅檠忽浪起水漲便失檠此人没水逐取既出復失去後人見龍銜檠在城裏井邊
幽明錄曰襄邑縣南有瀨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潔齋入者溫清隨人意念

瀨鄉記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餘井水並動
廣志曰臨邛有粉井得其水沃粉則益光
嵩山記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
洛陽記宮牆西有兩銅井連御溝名曰漾汜
羊頭山記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曰酒井
又曰東阿城北門有大井深七尺煑之得膠貢之
又曰雍丘縣有神井與靈竈享祀不竭
又曰盤固山有大井銅人守之五十年一踊水起數十丈銅人每以手掩之即止
又曰零浦有鹽井二十四其一出火常取密閉万里不滅
又曰金龍井西京太極殿上有之金龍負山於上兼金鹿盧
山海經曰崑崙山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百仞面有九井

以玉爲檻
洞冥記珠甜水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帝投陰井井裏遂恒甜而寒洗肉肌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万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則味如酒而駿烈看之則顏色如醉飲一合則三旬不醒啜甜水則隨飲隨醒
又曰長安東七百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中出若土德王則黃雲出火德王則赤雲出水德王則黑雲出金德王則白雲出木德王則青雲出
荊州記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
又曰益陽縣有岡岡上有金井數百尺傳云昔有金人以杖撞地而輒成井
王子年拾遺記峻鍰山石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井中金

桑弱可織縢
又曰范蠡相越致千金僮者万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於
越都以為兵器銅鐵之類如山阜者或藏之井壍謂之寶
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自歷古已來未之有也
又曰頻思之國人皆多力拳頭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
漿雲露羽毛為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申之弑至一丈置
則自縮如螺績此人髮以為繩以汲丹井之水至久方得
外合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去來常在井上仙者食之至
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土杓以授子晉取而飲之
乃有雪飛子晉以衣袖拂雪則雪自止白蛙化為雙白鵠
入雲
又曰王傅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庚
一土三田軍門主果大富於初中以錢買官至中壘校尉

三田一土乃壘字也
郡國誌曰姑衍州有湯井風穴深不可測常有微風雖三
伏盛暑猶須衣裘
又曰恆州常穿井得白玉方四尺下有石石有龜長二尺
許
又曰連渾府姑衍州爸火山西有火井深不可見底炎氣
上昇常若微雹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其山似火從地發
故名焚臺
又曰濮州姚墟有二井是舜井也以物投一井即二井水
皆動耕於歷山漁於雷澤即此也
又曰硤州宜陽山有風井穴大如甕夏出冬入有樵人置
笠穴口風翕之入後於長溪口得笠則知潛通也
又曰朔州有神泉人歌曰紇真山頭有神井入地千尺絶

胃令
又曰貴州有司命井半甘半淡潛涌江波虛盈如勢
又曰衡山侯曇山有溪豪神祠壇傍有石井常無水
人祀之即水出事了即乾
又曰柳州昔柏嶺西麓下有潮井廣半畝一日三湧三落
又曰尭井在汜水縣東十五里漢高祖敗項羽追之入此
井得免見井中有雙鳩飛出有蜘蛛網因而得免
又曰濟州穀城管仲私邑今城内有夫子五井焉
又曰洪州龐源山山上有風雨池言山高水深流激着樹
瀨如風雨云是洪崖之井
又曰廣州越井岡一云越王井云趙佗誤墜酒盃於井逐
浮出石門故詩云石門通越井是也
又曰儋州滔泓井與瀹水通有人以竹置井口瀹水得之

俚人呼竹為滔泓因以為名
師曠問天老曰人家忌賊曰殺生于堂上有血光一不祥
井上種桃花落井二不祥也
天文志曰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水為符瑞王者清淨則
浪井出
符瑞圖曰浪井者不鑿自成王者清淨則有仙人主之
丹陽記曰句容縣有沸井亦曰沸潭
兩京記曰醴泉坊本名承明坊開皇初繕築此坊忽聞金
石之聲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飲者疾愈因以名坊
水經注云襄國西石岡上有井大如車輪圖志云此井光
武營軍所鑿
魏都賦曰墨井鹽池注鄴西高陵有石墨井
嶺表錄曰緑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

李倫爲交趾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
渚宮故事云江陵城東二十里有天井周迴二里其深不
測旱而禱之即大雨時至
隋圖經云常山唐縣中出城西北隅有一大井俗名趙母
井昔云醉酎千日即是此井所醞後以石蓋之人不敢開
齊刺史博陵王濟欲開之即有雲霧隱蔽懼不敢開
魏文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交加
白澤圖曰井神曰吹簫女子
江文通井賦曰穿重壤之千仞兮構玉甃之百節登之不
日既汲既渫
晉郭璞井賦曰亦乃冠玉檻甃鍱錯鼓鹿盧桿劲索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交加通泉浸其根
玄雲潤其柯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

居處部十八

倉　倉　囷　庾

說文曰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
周禮注曰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穀物也
詩云乃求千斯倉乃求万斯箱以峙其粻
又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億及秭
又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
尚書曰武王克商發巨橋之粟大賴于方姓巨橋紂倉也
傳曰楚莊王賑廩同食注賑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
禮記月令曰季春發倉廩賜貧窮

又曰五穀皆入必量於歲
又曰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又曰孟冬命有司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務積聚
又曰國無九年之畜爲不足無三年之畜曰急
周禮曰儲畜以待凶荒
又曰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
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又曰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illegible]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
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
公羊傳桓公曰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之所藏也
論語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春秋佐助期曰天廩倉神名均明
史記曰舜母嫉舜舜父使舜塗泥倉放火而焚舜舜垂席

而下得無傷
又曰李斯年少時入倉觀倉中鼠食粟居大廡下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
又曰高帝七年立太倉
漢書曰汲黯因使矯制發倉救河內飢民上釋罪
又曰武帝之初民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詩曰如岡如阜如山如陵
又宣紀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民
又曰王嘉奏事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又鄭陽上書吳王曰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不如海陵之倉
又賈捐之上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
又食貨志曰漢宣帝時年豐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計令郡國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糶以利人名曰常平倉百姓利之也
後漢書曰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泰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屬能治劇者乃以韶爲嬴長嬴縣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也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万餘

户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又曰隗囂既敗公孫述欲安衆以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號之自王莽已來常空述即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爲將軍
又曰虞詡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河內太守馬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之上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詡籌之知其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已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偷盜爲次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之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及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綵縫其裾也有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爲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爲之流涕以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新舊也

吴書曰建康宫城即吴苑城城内有倉名曰苑倉故開北瀆通轉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晋咸和中修苑城爲宫惟倉不毁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内道北

晋書鄭默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

又曰王渾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

又曰王蘊爲吴興太守民飢輒開倉贍䘏主簿請先列上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恨坐違科免官士庶詣闕乞降晋陵太守

郡國誌曰衡山石廪峯一如倉庾有二户一開一閉閉者亦有關鑰之形

王子年拾遺記曰曹曾遇世亂家家焚廬曾畫書方卷慮其先文湮沒乃積石如倉廩以藏書世謂曹家書倉焉

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名之曰羊腸倉在晋門閭陽北石磴縈委若羊腸故以爲名即今羊腸坂是也

越絶書曰君均東倉春申君造西倉名曰君均西倉門周一里八步

又曰吴兩倉春申君所造一名均輸

洛陽記曰有常滿倉

天門集曰廩星主倉

說苑曰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民煩苦故人子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　由也不受子曰尔以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尔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尔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又曰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悦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悦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之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絶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

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晋陽秋曰泰始四年七月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民也

管子曰錯國不傾之地積不涸之倉藏不竭之府注不涸之倉言務五穀也

述征記曰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然後北迴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

永嘉郡記曰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無復細石中生蘊藻冬天水熱如湯故衆魚歸之名爲魚倉

益州記曰今成都縣東有頹城毁垣土人云古白帝倉也

異苑曰餘姚縣倉封閉完密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鑿毁龜口於是無復虧減

三輔故事曰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激是也石激西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老子曰田甚蕪倉甚虚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又曰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莊子曰諸中國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貴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糶之

淮南子曰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期滿腹而已

鹽鐵論曰匈奴因山谷為城池水草為倉廩

地理志曰敖倉在河南廣武山鄭國所置

漢王與項羽爭天下運敖倉之粟

囷

西京雜記曰曹元理善算友人陳廣漢有二囷忘其石數後算之一斗乃有鼠大如斗在其中

吳志曰周瑜過魯肅求資肅有米三千石乃指一囷與之

續異記曰晉陵無錫尉翟無欲貯穀後開乃成蛇以草焚之便貧

詩曰胡取禾三百囷兮

庾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笥

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注曰庾露積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一

居處部十九

府庫藏　廄

市

府庫藏

釋名曰庫舍也物在舍也齊魯謂庫為舍也

說文曰庫兵車所藏也帑金幣所藏也府文書所藏也

禮記曰季秋之月命百工審五庫之量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

又月令曰季春命有司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

周禮曰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萬民之貢以充

府庫大府下大夫若今之司農

又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含玉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又曰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小用注布帛之藏帛曰布小用賜也

又天官玉府曰合諸侯則供珠盤敦注曰以盤盛牛耳相道

又春官天府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登其數陟也治中謂治簿書之要

尚書曰武王克殷散鹿臺之財紂所積之府庫曰鹿臺

春秋文耀鈎曰咸池天漢五星五帝車舍也宋均注曰舍
庫也五帝庫府
曲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六職
注謂主藏物之稅也
左傳曰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及公子出也竊藏以逃
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
論語曰魯人爲長府藏貨曰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
漢書曰漢高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
又曰立武庫以藏禁兵
又曰枚乘諫吳王曰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輸錯
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如淳曰吳王之府藏也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光和中武庫屋自壞司隸許冰上書
曰武庫禁兵所在國之禁爲災深矣
魏志曰嘉平中二魚集於武庫屋上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
視之果有蛇蛻也
又曰趙王倫既還謟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
令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
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
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
飛莫知所向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目鍾會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
戟在前
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遂築五庫藏五兵偃武
也
鍾會芻蕘論曰國之稱富者在乎豐人非獨謂府庫盈倉
廩實非上天所降皆資之於人人困則國虛矣
洞冥記曰元狩四年將夕有黃髮叟懷內探徑尺王以授
帝帝以王還寶庫即龍王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庫舍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倍萬之利貲
擬王家有寶庫千間
世說曰郗公大聚斂錢數千万嘉賓甚不同嘗朝旦問訊
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錢貨事郗云汝正當
欲得我錢耳乃聽一日開庫任意用郗公始止謂損數百
万許嘉賓遂一日中乞與人都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拾遺錄曰太上皇以寶劍賜高祖及呂后藏於琁庫守者
見白氣從户中出如龍蛇呂氏更琁庫名曰靈金藏及諸

呂擅權白氣亦滅惠帝即位以此貯禁兵名曰靈金府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公子晏
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倉
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而賦斂毋已是桀紂殘賊
而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莊子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魏都白藏之藏注曰白藏庫在西城有屋一百七十四間
爾雅秋爲白藏因以爲名
列子曰范氏之藏大火商丘開入火往還無難色埃不漫
身不焦子華之客乃謝之
晉摯虞武庫屋銘曰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
五常
張衡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

曹毗魏都賦曰百藏之庫戎儲攸歸

潘岳詩曰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廄

說文曰廄馬舍也

釋名曰廄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

詩曰乘馬在廄

左傳曰莊二十九年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今以春作不時也

穀梁傳曰二十九年新延廄延廄者法廄注周禮天子十二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

又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也公曰此晉之寶也息曰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藏之外廄

禮記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論語鄉黨曰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史記曰夏侯嬰為沛廄司御每送客還過高祖語未嘗不移日

東觀漢記曰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舍令

又曰靈帝光和四年初置綠驥廄領受郡國調馬耕謂發

漢舊儀曰天子六廄未央廄承華廄皆万匹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金廄輅軨廄大廄果馬廄乾梁廄騎馬廄大宛廄胡河廄騊駼廄九在城內

孟子曰廄有肥馬野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

郡國誌曰雍州霸昌廄在長安西二十五里王莽使司徒王尋發長安宿此

春秋佐助期曰廄星傳令神名詩時

市

古史考曰神農作市世本祝融作市

說文曰市買賣之所也

古今注曰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風俗通曰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賣當須於井上洗濯令物鮮潔然後市案二十畝為一井今因井為市

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也

周禮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法云主者言其多也百族百姓也

又曰凡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曰市者交利而行刑之處也君子無故不遊觀焉

史記曰呂不韋撰春秋成牓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塡街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來往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之官隱居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中遂有公超市

又曰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遍而誦之
晉書曰羊祜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爲冰南州人方市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感人如此
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王信乎曰否三人言王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無虎明矣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越絶書曰伍子胥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導於闔閭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吳闔閭曰吾聞荆王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之讎者王即使召子

胥入吳王下堦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常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楚王殺之并其子子胥得道遁逃出走唯可以歸骸骨者唯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語無復者王乃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教者猶不聽寡人之罪至死不赦
又曰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爲市在湖里□晉閭兩
都賦曰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宫闕記云長安市有九所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西里爲市凡九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横橋大道南又有當市觀
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觀

張衡西京賦云郭開九市通闠帶闤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是也又按郡國志云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司馬季主卜東市西市在醴泉坊隋曰利人市因有西市署
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按金市在臨商觀西兑爲金故曰金市馬市在東舊置丞爲又酈道元注水經云馬市即嵇康爲司馬昭所害之處
蜀本紀曰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爲青羊觀是也
郡國志曰幽州有邠亭新論云涿縣邠亭本大王所部其人相與夜市不爲則有重害焉
又曰始皇陵有銀蠶金鴈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
又曰郢城內有市名蒲胥故南齊校尉府也

又曰越州梅市即梅福爲市門卒之所
又曰齊桓公宮內有七市韓娥東之齊乏糧過雍門鬻歌於市乃此也
又曰雍州富平西南十五里有直市城秦文王造物無二價以直市爲名
西京記曰東京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開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初築市掘得古冢上藏無塼甓見棺木陳朽觸之便散見著平上幘朱衣得銘曰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遷者祭驗其文題黃初二年所葬也
又曰大業六年諸夷來朝請入市交易煬帝許之於是修飾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齊正卑高如一瓌貨充積人物華盛時諸行鋪竟崇侈麗至賣菜者亦以龍鬚席藉之

夷人有就店飲歠皆令不取直胡夷驚視余以爲常
又曰西市胥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長安中僧法成
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銘云
百年爲市而後爲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時百餘年矣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二

居處部二十

城上

說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釋名曰城盛也盛受國都也
又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
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牆言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
丈夫也所謂堞亦女牆也
易曰城復于隍
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又曰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又曰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建宫室得其所制焉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

又曰崇墉言言
又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禮記曲禮上曰登高不指城上不呼
左傳隱公曰鄭莊公立姜氏愛共叔段爲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又曰美城之大名也
又曰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
又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不處民罷而不堪則曰某寇將
至乃溝公宫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又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
之間而楚克其三都

又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
又曰楚子圍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又曰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又曰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又曰士彌牟城成周計丈尺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糇糧令役於諸侯
又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華元去之曰夫其口衆我寡
穀梁傳襄公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請罪禮也明紀國郯
譽
公羊傳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公羊傳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男五十雉高三雉
史記云秦始皇使蒙恬北築長城西属蜀流沙東至遼水以捍胡
又曰秦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哉漆城光蕩蕩寇來不得上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二世笑遂止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使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又曰梁孝王廣睢陽城周圍七十里
又曰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虜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漢將姓范初築此城其妻率衆完保之因以為名
又曰車師前治交河城外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又曰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徙遼東玄菟城
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已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戊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魏志曰曹公攻馬超渡渭每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公今天寒可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夜可立從之乃多作縑囊以盛土堰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公軍於是盡得渡
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城至于江乘以木為枝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
晉書云涼州城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本匈奴所築也
又曰朱序遷梁州刺史鎮襄陽苻堅遣軍圍序序母韓氏自行城謂西北角當先敗遂領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二十餘丈賊攻新築果敗遂引退襄陽謂之夫人城
晉載記曰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乃蒸土築城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者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為忠
沈約宋書曰檀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壞汝万里長城
又曰氐帥楊難當寇漢中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城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燕録曰初後燕光帝始中丁零民楊道顯於白鹿山為契丹所獲流漂塞外至大難北及黎大國逐出草以射獵為業至十月乃收草為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八十里南北二十餘里名凌城居於其中
又夏録曰赫連勃勃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

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
方統一天下君臨万國可以統万爲名焉
燕書曰太祖數八年使　唐柱等築龍城立門闕宮殿廟
園籍田後遂改爲龍城縣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爲給事黄門中書舍人文宣出塞
邕必陪從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曰此何等城
也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也文宣曰我謂唐邕是金城
此非也
唐書曰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
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北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擣祠
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仁愿乘虚奪取漠南之地築三
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
津濟遥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

百八十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
數万人
又曰天寶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築神都羅城號曰金城
又曰天寶六載十二月築會昌城於陽所置百司及公卿
邸第
又曰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上避難于奉天
初術士桑道茂奏請城奉天爲王者之居至是方驗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詔復築鹽州先是貞元三年城爲吐
蕃所壞自後塞外無堡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後邊患頓息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
仞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
專禦於天子也

周書曰周公作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
七十二里南繫洛水北因陜山爲天下之大制也
家語邑百雉之城古之制也
國語曰衆心成城言以衆心爲城
墨子曰解帶爲城
琴操杞梁死妻援琴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
別離哀感皇天兮城爲頽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就夫之死城下哭
之七日而城崩
淮南子曰崐崘山有層城九重
又曰鯀作九仞之城
墨子曰城四門守城之法積摧磨離茅葦有木有菽有積
沙有蓬艾有麻脂有金鐵有積粟

莊子曰孔子說盜跖曰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跖曰城
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
韓子曰靖郭君城薛客諫靖郭君曰君失齊國雖薛城至
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乃不城薛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瑰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
弱者守敵者戰城郭禹始也
又曰代城始築立版幹一旦亡西南五十里於澤中自立
結葦爲門因就營築焉其城圓周三十七里爲九門故城
處呼曰東城
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薨未葬中牟叛之既葬五日襄子興
兵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襄子擊金而退軍吏曰誅中
牟之罪而城自壞天助也何爲退襄子曰吾聞君子不乘

人於利不阨人於險使其城成然後攻之
述異志曰廬山上北嶺有城號康王城天雨聞鼓角之聲
傳云周康王好音樂巡名山故有康王之號
又曰尋陽柴桑縣城晉永和中有童謠呼爲平石城時人
僉謂平減石之徵也後桓玄篡位晉帝爲平固王恭帝爲
石陽公俱遷於此城
又曰尋陽張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張少貧約嘗往遊
眺忽有一老公來與張言因問之此城何名荅曰吾不知
爲南郡城耳言訖便去不知所之張既出官仕進累遷位
登元凱後爲南郡太守即以城號以志老父之言焉
又曰安陽有金城城皆如金色堅勁不崩摧先儒云上古
時天雨黃金也
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開水歷衡山西南經皇后城建武元

年光武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淯陽俊發兵三
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得其名矣
又曰漢水東合甲水南流經金井城
又曰漢水東經方石城在高原上高十餘丈四面臨平狀
若覆盆其城宿是流雜聚居故世亦謂流雜城
又曰易水西山寬中谷東經五大夫城昔北平侯王譚所
居王莽之亂生五子並避亂隱居北山故其後居世以爲
五大夫城
河北記云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五子
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元才(北平)顯才(蒲平)益才(安熹)
季才(唐)所謂中山五侯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訖與此
同
說苑曰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來降者穆子不許

軍吏曰師徒不勤得城何故不受穆子曰有以吾城叛者
吾所惡也人以城來獨何賞
秦州記曰天水郡治上邽城前有湖中冬夏中停無增減
天水取名由此湖也
又曰金城郡漢昭元始六年所置應劭云初築城得金故
曰金城凡城皆稱金言其固也故墨子稱金城湯池
齊地記曰即墨城東西百八十里平昌城高六丈有臺有
井與荊水通失物於井得之於荊水又神龍出入焉故一
名龍城
三齊略記曰陽庭城東西二百五十里青城山秦始皇登
此山造石城入河三十里臨海射魚方四百里水變血色
今猶尔也
解道虎齊記曰不夜城在陽庭東南一百二十里淳于縣

稱海童作妖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此城以不
夜爲名異之
夢書曰城爲人君一縣尊也夢見城者見人君也夢築新
城有功名
新序曰梁伯湎於酒淫於色心惛而耳塞好作大城而不
居民罷甚
武當山記曰魏興錫縣有長利城父老伯相傳云是長安
土所築邑塞於餘城
王韶之始興記曰有任將軍城秦南海尉任囂城也
合浦有三城馬鞍城白鹿城([illegible])康中張馳甚有惠政白
鹿羣游取一而獻之故因以爲名
袁山松宜都記曰限山縣有山名下魚城四面絕崖兩道
可上皆險山周迴可二十里上有林木池水里民種於山下

晉永嘉亂土人登此避賊賊守之經年食魚擲下與賊以
示不窮賊遂退散因以此爲下魚城
吳地記曰胥門外越城者越來伐吳吳王在姑蘇築此城
以逼之又有越來溪
又曰越來溪西魚城者吳王旣遊姑蘇築此城以養魚
又曰魚城之西有故城長老云築以釀酒今俗人呼之爲
苦酒城
又曰匠門外鴨城者吳王築此城以養鴨
又曰婁門外鷄陂者吳王養鷄城
又曰海渚有吳王闔閭與越結怨相伐築城名曰南武城
以禦越
盛弘之荆州記曰馬收城東三里有蜂城故老相傳云飢年
民結侶拾蜂止憩其中故因爲城又云城隨門勢上大下尖其

形似蜂故有蜂號二稱莫知所附故並載焉
又曰當陽縣東南有麥城城東有驢磨城犄角城傳云伍
員造此二城以攻麥城故假驢磨之名
又曰樊城西北有鄧城即春秋所稱鄧子之國光武云宛
最強鄧次之即謂此鄧城西北行十餘里鄧侯吳離之國
爲楚文王所滅今爲鄧縣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伯綏之
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難愼莫言疑此亦周太廟
金人緘口銘背之流也
又曰秭歸縣西有楊城周廻十餘里即熊繹所居
荆州圖記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磯爲高崇
墉枕流上則過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是曰黃鵠磯寔舟
人之所艱也
又曰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

又曰鄧城有樊城是樊仲山甫所封也
又曰沌陽縣有却月城西一里有馬城也
又曰夷陽縣南對岸有陸抗故城即山爲墉西面天險上
有步闡故城
又曰新野郡魏三公城左右傳漢時三公餞離處也
伏滔北征記曰梁國名故宋國微子所封城再重大城梁
孝王所築
孟奧北征記曰許昌在洛水之西城方圓二十里有三重
城南北東西十門金城西南角有臺高六丈餘方圓二
畝上有廟城門有鐵鏁
關中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
鑿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臺闕亦尒
益州記曰益州城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蜀時故宮也其

處號錦里
成都記曰府城本呼爲錦城秦滅蜀張儀所築也每面各三
里周廻十二里高七丈屢皆傾倒忽有大龜周行隨其所躡
而築之功果就焉故亦號爲龜城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南頭第二門名直城王莽改曰端
路今名直城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二

居處部二十一

城下 [illegible]

丹陽記曰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熈始加塼累石頭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形險固有奇勢故諸葛亮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良有之矣

又曰越城去宫八里案越絶書則東甌越王所立也

又曰江寧縣北三十里有白馬城吳時爲烽火之所

太康地記曰梁孝王築睢陽城十二里以鼓唱節杵而下和者稱睢陽因以爲縣

又曰鴈門馬邑縣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以築城遂名馬邑云搜神記也

述征記曰思子城漢武帝延和二年衛太子遇江充之亂奔湖自經壷關三老太原令田千秋訴太子之冤築思子宫於湖其城存焉

續述征記曰廣固城有大澗甚廣阻之爲固謂之廣固

又曰白馬城魏黄初中曹彪封白馬王治于此城

又曰小城陽城在陽城西南半里許賈中俗説因堯城羊頭山記邯鄲城邯山名鄲盡也邯山至此而盡也

又曰曲阜城内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

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積金爲天城四面千里

關中記曰長安城其形似北斗其土本皆黒壤今城赤如火堅如金父老所傳鑿龍首山土以爲城也

幽明録曰始興縣有皐天子城因山崎嶇十有餘里坑塹數重阡陌交通城内螢基碎瓦柱穿猶存東有皐天子冢皐天子未之聞也

劉楨京口記曰有小昇城

鄧德明南康記曰歸美山下有石城高數丈有一門門外有二石夾左右高數百丈遠望嵯峨雲閣騰空故老謂之神仙游焉

江寧圖曰石頭城吳之金陵城爲石城

郡國誌曰兖州兩觀城即仲尼爲魯司寇誅少正卯之處

又曰陝州魏城即芮伯萬母芮姜逐之出居于魏此也晉獻公滅之以賜畢萬山河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

又曰雲中府快馬城有綾羅泉即塞上翁所居之邑有快馬并亭塞上翁六國前人姓李也

又曰雍州霸陵城在通化門東二十里秦襄王葬於其坂謂之霸上

又曰汴之高陵城即高陽之墟也繁陽城漢玄外黄縣有繁陽亭張耳爲外黄令有夏后祠神井能興雨雹

又曰徐州薛城高厚無比多出暴桀子弟盖孟嘗君餘風也

又曰六壁府後魏太平眞君五年討胡於六壁即此城俗以城有六面因以爲名焉

又有虢城虞城相傳云晉旣滅虞虢遷其人於此築城以居之

又曰幽州無終縣西平城即李廣射石虎之處

又曰復州竟陵城雲夢城城西大澤即古雲夢澤也郤月城在河口魏將黄祖所守處

又曰嬀州涿鹿城即黄帝擒蚩尤處黄帝泉今枯而不流即古之阪泉也

又曰涼州昌松縣有鸞鳥城魏改為神烏城張軌時有五
色鳥集於其處築城
又曰衛州有狗城蓋紂養狗之處也
又曰洛州夫人城即趙武靈王夫人築也
又曰衛州有酒城
又曰涼州卧龍城又云烏城亦名多麹城
又曰登州文登縣有不夜城尚書城有石橋即秦始皇造
欲觀日處文登山始皇召文士而登此山
又曰齊有士鄉城鄭玄云齊有士鄉城越有君子軍
又曰同州韓城即韓原也詩所謂韓侯受命是此韓地春
秋時秦擒晉惠公處也
又曰肅州福禄城因謝艾所築也
又曰廉州宋太始年陳伯紹平夷至合浦見三青牛圍之
不獲即其處置城俗號青牛城
又曰箕子城石勒每破一州必簡別衣冠號為君子城洎
乎幽州擢荀綽裴憲等還襄國路經此後俗訛為箕子城
又曰平州孤竹城即孤竹國也漢靈帝時遼西守廉翻夢
人云余孤竹君之子也今遼海漂吾棺明日見浮棺因葬
之
又曰雲中府齊柳乎舒城有道人城初築時有仙人遊其
地遂名城焉
又曰成都郡城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築以象咸陽沃野
千里號曰陸海有萬歲池即築城取土之處也
又曰定州博陵縣唐城堯為唐侯國於此
又曰陽翟縣舊屬汝州有雞鳴城
又曰隨州博望城即張騫封侯之國也

又曰許州雍城即黃帝臣雍父始作杵臼處
又曰朔州太平城後魏穆帝治也太極殿琉璃臺瓦及鴟
尾悉以琉璃為之
又曰鄭州博浪城即張良為韓報仇擊秦王處
又曰雍州杜城在安仙門南七里春秋范宣子云在周為
唐杜氏即是此也
又曰益陽城魯肅築也去登之望見長沙城邑人馬形色
宛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長沙益陽一時相望
又曰廣州万人城即尉佗故城也
又曰張掖郡實鑿築千秋城万歲城
又曰洛陽澠池縣有秦趙二王城號為俱利城
又曰定州博陵縣榮羊城魏文侯使樂羊攻中山造
又曰重泉城漢武為李夫人所築
又曰蘆出有胥維[illegible]城亦曰柳城
又曰[illegible]州[illegible]之所
[illegible]
又曰營州[illegible]城在[illegible]
又曰營州白鴈城即衛侯伐鄭至于鳴鴈是此也
又曰洛州王城宮城西入苑故郟鄏城也周武王伐紂遷
九鼎此地也夏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土中焉泉亭即春
秋時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
又曰坊州鄜城即高奴城俗謂高樓城
又曰汴有浚城鄘詩云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冬夏常冷因曰寒泉
又曰滑州鹿鳴城城內有鳴鹿臺
又曰陳官城周二十里東晉所築號曰六門城宣陽門楣

上作虎刻木相對又施金稍藻井言武門上作重樓號曰西辰觀吳初築在府宫南號太初宫正殿曰神龍殿又有臨海赤烏殿孫皓起顯明宫引水激之飾以珠玉有彎崎臨硎之觀門及樓皆擊鼓持夜以齊以鼓多驚耶改爲鐵磬

過秦論曰秦踐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池

越絶書曰石城者吳王闔閭所置美人離城也

又曰樓門外馬穿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

又曰樓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吳鷄籠山外鷄陂故吳王所畜鷄使李保之養去縣二十里闔閭姑胥臺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游姑胥之臺太湖中窺百姓去縣三十里

又曰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陸門八南面十四里四十二步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北面八里二百六十步東面一十里七十九步闔閭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吳小城周一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門三皆有樓東宫周一里二百步路西宫在長秋門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守宫者照鷰失火燒之

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又曰范蠡觀天文法於紫宫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員三方西北立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服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

又曰伍子胥爲吳相士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之八風水門八以象地之八聰築小城十里陸門三東面者欲以絶越明矣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立地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彊強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也因復名破楚門

水經注云莱東界有故城舉縣東至瀙水逕沘陽縣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去鄜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荅齊桓公云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

吳地記曰袁山松城晉書云左將軍袁山松陳郡人時爲吳郡太守隆安五年築此城在滬瀆邊江城之以禦孫恩園山松於此城陷害山松城今爲波潮所衝以半毀江中山松城東夾江又有二城相對闔閭所築以備越寇

鄱陽記曰仙人城在縣東南其城皆峭壁危石直上千仞自古呼爲仙人城每天空無雲秋日清澈其上宫殿倉廩歷歷可見

趙曄吳越春秋曰堯聽四嶽之言用鯀修水鯀曰帝之遭天災厥黎及康乃築城造郭以爲國固

淮南子曰崑崙山上有層城九重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郭

說文曰郭廓也廓落在城也

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宫室補城郭

又禮記曰正月無置城郭妨農也

國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而修城郭

月令曰孟夏坏城郭
漢書曰馬援所過爲郡縣治城郭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廖扶畢志衡門死葬北郭號曰北郭
先生
風俗通曰郭郛者亦大也
莊子曰孔子謂顔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顔回對
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
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娱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
回故不仕矣
魏略曰秦國石爲城郭
管子曰内謂之城外謂之郭
焦貢易林曰金城鐵郭上下同力宼不敢賊
王肅表曰夫城之有郭猶衣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裹各異

則保障不完皮骨分離則一體不具

壕

釋名曰城下謂之壕壕翱也言郭邑内所翱翔祖駕處也
禮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
已城郭溝池以爲固謀用是作兵由是起
漢書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
粟不能守

櫓

釋名曰櫓露也露上無覆屋也
孫子兵法曰攻城之法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
陸機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
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四

居處部二十二

館驛　傳舍　亭

館驛

說文曰館客舍也從食官聲
周禮曰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
廣雅釋宫曰館舍也桂苑曰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開元
文字曰凡事之賓客館焉舍也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官是
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宫與公所爲也私館者
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禮記曰舊館人之喪脱驂而賻
左傳曰敢厚大館
又莊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宫側而振

萬焉
又僖上曰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詩國風鄭緇衣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又大雅曰篤公劉于豳斯館
周禮地官司徒下曰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
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
注云候樓館可以觀望也
又秋官司寇下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
注云視館致館也
又司儀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送拜三揖三辭受拜車
送三辭再拜致館亦如之注云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
以禮親致之儀禮聘禮云卿致館注云致至也至此館主
人以禮致之所以安之也

又璟人云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
授館
又云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注云次待事于客
儀禮公食大夫禮云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注云牲
之俎正饌尤尊盡以歸尊賓之至也
又聘禮云厥明訝迎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以君命迎賓
謂之訝迎亦皮弁也
禮記曲禮上云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
問其所舍
又檀弓上云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
乎殯
又云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説驂於舊館無乃以重
乎

又曾子問云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
注云公館若今縣官舍也
左傳莊元年經云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注
云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
逆王命故改築舍於外也
又僖三十年傳云晉分曹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
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恭不速行將無及也
又襄三十一年傳云子産相鄭伯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産使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今吾
子壞之其若異客何子産曰僑聞之文公之爲盟主也宮
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
舍於隸人門不容車不可踰越士文伯不能對晉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又昭十三年傳云宣子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
能鮒也能乃使叔魚見季孫曰鮒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
西河其若之何且泣
又曰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漢書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不脩宣知其
不能
又郊祀志曰孫卿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
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酒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延壽館
又曰鄭莊置驛以延賓客
又曰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
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又元后傳曰王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娛樂
以示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婦人
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又外戚傳曰成帝許美人在上林鹿館數召入飾室中元
延二年懷子
漢書叙傳述元紀云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又揚雄傳長揚
賦云張網罝罘捕熊羆豪猪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
揚射熊館又羽獵賦云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
館
魏志曰文昭甄宣后明帝母也后已早發父逸上蔡令早卒
及明帝即位追封逸爲上蔡侯諡敬侯適孫蒙襲爵蒙子
暢嗣上爲暢起大第車駕自臨之故
世説曰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于甄氏自行視謂左右曰

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對曰陛下聖恩齊于哲王罔極
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魏書曰帝於後園爲母起觀及宮名其里曰渭陽里
晉書天文志云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
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姧使亦曰胡兵起
宋書文帝本紀云帝臨玄武館閱武
又隱逸雷次宗傳云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
之招隱館
齊書褚伯玉傳云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伯玉
伯玉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以居
之
梁書高祖紀云大統七年幸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
徒置集雅館以招遠學沖虛其經黃帝云黃帝於是放萬
機舍寢宮去直侍徹鍾縣減廚膳退而閑居大庭之館齋心

服形三月不親政事
漢武帝故事云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
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還作高陵館
郡國誌台州仙石山有館土人謂之黃公客堂堂兩邊有
石步廊觸石雲起崇朝必有雨有四竿筋竹風吹自成陰拂
石皆淨即王方平遊處
荊州圖記云襄陽縣南水行四十里陸道六十里有桃林
館
建康地記云顯仁館在江寧縣東南五里青溪中橋東湘
宮巷下古高麗使處
西京雜記云公孫弘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
以招天下之士其外曰欽賢館以待大賢翹材館以待大

材接士館以待國士
又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進諸游士各使爲賦隱試易
遷館舍眞臺有其眞二人爲主一曰張微子二曰傅禮和
晉宮閣名云華林館有繁昌館建康館顯昌館延祚館壽
安館千禄館
班孟堅西都賦云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
子生夏五月余之長安壬寅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
子失越翌日乙巳瘞于亭
高允塞上公亭詩序曰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
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貴之邑也
曰公有良馬因以命之此其所貴也負長城而面南山阜
澤帶其側涌波灌其前停驂策以流目挹遺風以依然仰
德音於在昔乃揮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
氏並其後也

張平子西京賦曰顧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又云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
又云豫樟珍館揭爲中峙
班婕妤自傷賦曰痛陽禄與柘館（皆宮名生二子處此二館皆失也）仍襁
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也
張衡西京賦曰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高基於山
岡直槔霓以高居（薛綜曰此二宮館名）
張衡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館龍雀盤蜿
天馬半漢
劉邵趙都賦曰置酒乎黃華之館
左思魏都賦曰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
潘岳東都館賦曰東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我而還居

謂余曰吾將老焉故有終焉之心而無移易之意子且為
我賦之

傳舍

釋名曰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無常人
也
史記相如為趙王奉璧使秦王舍之廣成傳舍古縣也或
云秦始皇因為望海臺
傳載曰鄭審開元中為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
立十二辰候自審始也

亭

釋名曰亭停也人所停集也
風俗通曰謹案春秋國語有寓望謂金亭也民所安定也
亭有樓從高省丁聲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
今語有亭留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
訟諍吏留辯處勿失其正也
漢書項羽傳曰烏江亭長艤舡待羽
又曰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上聞万歲聲者三故
立万歲亭
又韓信傳曰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下鄉縣屬臨淮）下鄉亭長妻苦
之乃晨炊蓐食
又曰李廣嘗夜從一騎至霸陵（霸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
續漢書曰靈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迎入殿
中
又曰蔡邕避難在吳告人曰吾昔至會稽高遷亭見竹椽
從東間數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至饒陽無蔞

亭時天寒衆皆飢馮異上豆粥
又曰趙孝父為田禾將軍孝嘗從長安來欲止亭亭長難
之言有貴客過掃灑不欲穢汙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
田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
張璠漢記曰楚騂為天水太守之官與故太守發會於隴
亭堂吏移發避騂騂讓發於正堂開西稱之
謝承後漢書曰倉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鵠巢亭為亭長龔
壽所殺及婢致富取財物埋置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
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刑罰志鵠奔亭）去
漢官典職曰洛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魏略曰從長安至大秦人民連屬十里一亭
魏書曰元皇后以漢建寧三年二月生齊郡白亭有黃氣
滿室移日不散
吳志曰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庱亭馬為虎所傷權投
以雙戟虎即斃
又曰太史慈與劉繇住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孫策躬
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戰時耶
若卿尔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
王隱晉書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曾祖華至行感
靈夜有神人告亭欲崩苗出亭崩得免
又曰王羲之初渡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與孫綽
許詢謝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陰之蘭亭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慕容垂請入鄴城拜廟苻不許乃潛
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
沈約宋書曰孔寧子與王華並有富貴之願自徐羨之等
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寧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

船寤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
又曰徐湛之爲廣陵郡守善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脩整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
帝王世紀曰桀敗於鳴條之野案孟子舜卒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在安邑之西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在坐而歎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夢書曰亭爲積功民所成也夢築亭者功積成也夢亭壞敗恩澤傷也
韋耀雲陽賦曰八鄉九市亭候三六列樹表塗路有廬宿
丹陽記曰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也故基淪毀隆安中有丹陽君司馬恢移創今地謝石創征虜亭三吳搢紳創治亭並太元中
尋陽記曰楷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岳淹留遠客因以爲名焉
劉楨京口記曰劫亭湖亭通阿湖陵郡治丹徒縣八縣來往經過此湖中多劫於邊立亭因以爲名
裴淵明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望外拜號爲朝拜臺傍江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永嘉記曰樂城縣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
王韶之始興記曰淘水源有堯山長嶺衡亘遠望如陣雲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餘處雖已夷湧而猶可識謂曰堯故亭父老相傳堯南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宮

三齊略記曰曲城齊城東有万歲水水北有万歲亭漢武帝所造
伏琛齊地記曰平壽城西北有平望亭亦古縣也或云秦始皇因爲望海臺　莊子曰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注傳舍也
華延雋洛陽記曰城內都亭華林奉常廣世昌益廣莫定陽延平暴室廣陽西明万歲文陽東明視中東因建春止斯德宮東陽千秋安衆孝敬清明二十四亭河陰界東出戶鄉亭南泉亭街郵亭
孔曄會稽記云江夏太守宋輔於重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
又郡國志云沛國桓儼避地至會稽聞陳業賢而往候之不見臨去入交州留書繫白樓亭柱而別
鄱陽記曰白雲亭在縣西南旁對于越亭而峙焉跨古城之危瞰長江之深隋州刺史劉長卿題詩曰孤城上與白雲齊因以白雲爲名
豫章記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杜亭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於碑邊立思賢亭松碑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世脩治至今謂之謝君亭
越絕書曰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於亭養於檇李謂之語兒鄉
郡國志皇甫謐云鳴條之野立鳴條亭
又曰涼州候馬亭貳師伐大宛得天馬感西風頓羈而逸至燉煌北塞下鳴而去貳師候於此遂名之
又曰韶州瀧溪里有三楓亭
又曰濟州周首亭即埋長狄喬如首於山西是也

又曰冀州華陽亭即嵇叔夜學琴於此
又曰幽州督亢亭即荆軻以地圖獻秦處
又曰郴州武丁岡有樂亭即太守欒巴所建也
又曰柯亭一名千秋亭又名高遷亭會稽記云漢議郎蔡邕避難宿於此亭仰觀椽竹知有奇響因取爲笛果有異聲
又曰潤州覆舟山有閬風亭
襄沔記峴山亭在襄陽縣東一十里今基跡尚存
兩京新記曰西京苑内有望雲亭鞠場亭柳園亭真興亭神臯亭園桃亭臨渭亭永泰亭南昌國亭北昌國亭流杯亭青門亭邵平種瓜之所也
又曰東京上陽宫有曜掌亭九洲亭
又曰東都苑内有金谷亭凝碧池建安記曰止馬亭在飛鸞嶺口馬之登降於此止息故名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五

居處部二十三

逆旅 道路 馳道
途 阡陌 街
巷

逆旅

左氏傳僖公上曰荀息假道於虞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史記曰師尚父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漢武帝故事曰上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内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飲翁曰吾正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内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羣盜何憂不尅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無他嫗因還内時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諸少年皆醉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宫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續漢書五行傳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宫采女爲

客舍主身爲商賈服行至舍求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
戲樂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
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止
客舍去輒爲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
直
范曄後漢書曰周防字偉公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
過客而不受其報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洒掃及明去後人
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晉書曰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褌疑虞爲盜虞默然
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
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褌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還褌以
衣還虞虞辭之不顧
說苑曰鄭桓公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聞之時難
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鄭桓公聞之援
轡自駕爲行十日十夜至即有與之爭封者。楚辭七諫曰路
室女之方桑（路室客舍也）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採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
潘岳客舍議曰　尚書勑客舍廢農好逆士命敗亂法
度皆當除壞十里安一官舍使老小貧民守之又差吏掌
主依官舍收錢數春農事興求須多闕謹案客舍逆旅久矣
其所由來矣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
得其所官無役賦而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所費語
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
舍之法

道路

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
達謂之劇旁（[illegible]）四達謂之衢五達謂
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一歧出者北海劇縣有此道）八
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
又曰大路謂之奔
說文曰一達謂之道路又曰馗九達道也以龜背故謂之
馗
易曰艮爲徑王廙注曰物始故爲徑路
又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又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詩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又曰行路遲遲中心有違
又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又曰路阻且躋（[illegible]）
又曰周道逶遲（[illegible]）
又曰周道如砥（貢賦平均）
又曰有杕之杜行彼周道
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
又關雎兔罝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逵
周禮夏官曰合方氏掌天下道路
又曰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
道路
又夏官候人曰各掌其方之道
禮記檀弓曰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於路畫宮而受弔

爲宮（哀公會君也畫地爲宮室）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
又月令曰三月開通道路
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車從中央
左傳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戟以逐之及逵弗及子都怒
又曰盟諸王父之衢
史記曰文帝行至霸陵愼夫人從上示愼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東觀漢記曰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爲聰明叡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即駕而歸
國語曰夫辰角見而除道故夏令曰九月除道（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
家語曰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

魏晉春秋曰阮籍有時率意獨行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陸機洛陽記曰宮門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兩邊築土牆高四尺餘外分之唯公卿尚書章服道從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夾道種榆槐樹此三道四通五達也
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哭曰可以南可以北
又曰聖人之道如衢設罇過者斟酌之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其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哭問其故曰我東山女嫁爲西海婦行必以暴風雨今灌壇令當道有德吾不敢以風雨過也
十洲記曰天帝君之城仙眞之人出道徑自有一路內到鍾山海岡門外天帝君揔九天之維貫無比焉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警蹕所以戒徒行蹕路也謂行者警於塗路
列子曰堯治天下不知其天下治歟不治歟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任豫益州記曰江油左擔道案圖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擔也）鄧艾束馬懸車處
郡國志曰雍州軹道在通化門東北十里
又曰朱超石與兄書曰洛下道路本好青槐蔭映可愛
列子曰楊子之鄰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衆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而反
揚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韓子曰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私粟爲漿作溝者

於五甫之衢孔子謂其不知禮也
楚辭曰心不怡之長久憂以之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古樂府詩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
古詩曰驅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馳道

史記賈山曰秦爲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達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於外反以鐵椎築）之樹以青松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盜賊秦制也
漢書曰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

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勑亡
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上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
見信用威震京師
又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
曰陛下何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奈何令子孫
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
作百姓皆知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游之益廣宗
廟大孝本也帝從之
又曰元帝即位成帝為太子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
絶馳道至直城門得絶乃度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乃
令太子被召得絶馳道
又曰上居雒陽南宫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
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

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
不足以徧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迺憂
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
則人人自堅矣於是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
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塗

易震卦曰震大塗（王廙注曰大塗万物所出）
論語陽貨曰道聽而塗説德之弃也
尔雅曰堂塗謂之陳路依塗
吕氏春秋曰孔子用魯三年男行乎塗左女行乎塗右財物
之遺者民莫之舉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長途中宿

阡陌

史記曰商鞅相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
漢書游俠傳曰原涉迺大治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
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迺買地開
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趙書曰佛圖澄建武末卒葬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
矣
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皆葬畢陌南北
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
陸機詩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

街

説文曰街四通道也
漢書曰張敞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瓚曰在長安走章臺下街也）
郡國志曰雍州司天臺西北有香室街
又曰夕陰街在右扶風南
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撿實時
州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
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言於長壽街得之
漢官典職曰洛陽有二十四街街一亭
華氏洛陽記曰兩銅駞在宫之南街東西相對高九尺漢
時所謂銅駞街洛陽又有香街
三輔故事曰太上皇在長安香街南高廟在長安城門街
東太常街南
漢宫殿疏曰長安有八街九市

風俗通曰京師有長壽街万歲街士馬街若此非一街者
携也離也四出之路携離而別

巷

毛詩緇衣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巷門外也）
又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叔于狩巷無飲酒叔適野巷無服
馬
又曰姜嫄始生后稷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論語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
爾雅曰宮中謂之壼
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
轍
晉書曰紀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

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
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丹陽記曰七戰巷者庾亮與蘇峻戰宣陽門外峻初小退
尋復來攻交戰者七亮乃南奔故有此名
商君書曰窮巷多怪曲學多辯也
尸子曰舜之方陶不能利其巷也及南面而君天下蠻夷
皆被其福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六

居處部二十四

苑囿

風俗通曰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也
又曰囿者畜魚鱉之處也囿猶有也
說文曰苑有園曰囿一曰養禽獸曰囿
毛詩文王靈臺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左傳僖上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
不可公怒歸之未絕蔡人嫁之
又成下曰十八年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又曰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孫欲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
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得乎
又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注皆囿名也

毛萇詩注曰囿所以養禽獸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大戴禮曰正月祭韭囿
周官曰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玄注云囿游囿之離宮小
苑遊觀處也禁者其蕃衛也囿游之獸游牧之獸也
史記曰漢二年東略地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田之
又滑稽傳曰秦始皇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陳倉優
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獸觸之足矣始
皇以故輟止
又蕭相國請曰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田苑中上大怒
曰相國多受民財乃為民請吾苑乃下廷尉械繫數日王
衛尉侍曰使於民而請真宰相事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
布反上自擊之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已西非陛
下有也相國不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陛下何疑

於是使持節赦出何徒跣謝上曰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耳

漢書曰武帝好微行後南山下乃知帝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旨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内史發小民共待會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阿城本秦阿房宮也）盩厔以東宜春以西隄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也）弋獵之處恐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也）此百工所取給万民所足卬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

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衆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晉灼曰殷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万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潦不時五穀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兵甲脩宮室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事武帝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又曰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宮館名）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日一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秔稻之地民皆號呼罵詈也

又曰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三輔黃圖云在杜陵

又曰元始元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

又曰枚乘說吳王曰漢上林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又曰戾太子既冠就宮為立博望苑以通賓客

苑暉後漢書曰永初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万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又曰延熹二年初造顯陽苑置丞尉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游獵地假與貧民貧民廣成
苑名在汝州
又曰靈帝光和三年作畢圭靈昆苑畢圭苑有二東畢圭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魚梁臺西畢圭周三千三百步並在洛陽宣平門外
又曰靈帝光和五年始置圃囿署以宦者為令
又曰楊賜為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
琨之苑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
為苑昔先王造苑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
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
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廢田
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苑已
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三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

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義以
慰下人之勞書奏帝意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等
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七十里人以為大今
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漢官典職曰宮內苑聚土為山十里九坂種奇樹育麋鹿
麑麂鳥獸百種激上河水銅龍吐水銅仙人銜杯受水
下注天子乘輦遊獵苑中
漢舊儀曰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苑中養
百獸天子遇秋冬獵射苑中取禽無數其中離宮七十所皆
容千乘万騎
又曰武帝時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民貧貲不滿五
十万徙置苑中人日五錢到帝得七十億万以給軍擊西
域

續漢獻帝紀曰昭寧元年董卓任兵屯陽苑使者就拜司
空
續漢書百官志曰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元年初置鴻德苑
張璠漢記曰梁冀多規苑囿西至弘農東至滎陽南入魯
陽北到河淇周旗十里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
於襄國
又後燕錄曰慕容熙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又
起景雲山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
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入宮
晉宮閣名曰洛陽有洪德苑靈崑苑平樂苑
河南十二境簿曰河南縣有鹿子苑洛陽城西有桑梓苑

孟子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何其
大也孟子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囿方四十里民以
為大何故曰文王之囿芻蕘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
為小宜矣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之罪穀[illegible]聊中[illegible][illegible]
以為大不亦宜乎
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為苑囿池足觀望勞形而已矣
非好儉節乎性也
陶季直京都記曰覆舟山周迴二十里有林名白水苑
又曰建康縣北吳朝為桂林苑
南朝宮苑記曰樂游苑在覆舟山南北連山築臺觀苑內
起正陽林光等殿
又曰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陽吳都賦云數軍實于桂林之
苑即此也

又曰芳林苑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廢東府城東邊秦淮大路北齊王融作曲水詩序載懷平浦乃睠芳林即此也

又曰南苑在臺城南鳳臺山宋孝武以南苑地給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即此也

渚宮故事云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地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安行堋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爲湘東踐祚之瑞北有映月亭脩竹堂臨水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顔之推云屢陪明月宴並將軍邑義熙所造

三輔黃圖曰宮二觀十四在甘泉苑垣內甘泉苑起仙人觀

石虎鄴中記曰鄴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宮臨漳水凡此諸宮皆夫人侍婢又並有苑囿養獐鹿雉兔虎數遊宴其中

西京雜記曰廣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別囿學格熊羆後遂能空手搏之

又曰樂遊苑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

又曰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

又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白室山山上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宮館相連延亘數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靡不畢備王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韓子曰秦大飢應侯請發五苑果蓏棗栗以活民王曰秦法賞有功誅有罪今發五苑是有功無功俱賞也

禮稽命徵曰外內之制各得其所四方之事無有畜滯則麒麟遊園六畜繁多天苑有德星應

白虎通曰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所以生也

戰國策曰張儀說韓王曰大王不助秦鴻臺之宮樂林之苑非韓之有也

拾遺記曰黃帝爲養龍之圃

洞冥記曰北及玄坂去空同十七萬里日月不至其地自明有紫河萬里流沫千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茂也北有瀆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腦和丹食則不死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宮西周千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三輔黃圖曰甘泉苑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風周迴五百四十里

兩京記曰東宮有九穀禁苑在宮城之北苑中有四面監分掌宮中種植及修緝又置苑總監都統並屬司農寺

又曰東都苑隋曰會通苑又改爲芳華

又曰神都苑周迴一百二十六里東面七十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

司馬相如封禪文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六

居處部二十五

園圃　圃

竿　藩籬

華表

園圃

說文曰園樹果圃樹菜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毛詩曰園有桃其實之肴

又曰折柳樊圃

周禮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供其果蓏享亦如之注云果棗栗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又曰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

又曰園廛二十而一注云以利少故二十而稅一也廛城市中空地

又曰圃以樹事貢草木謂果蓏葵韭

論語曰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史記曰梁有漆園楚有橘柚園

又曰王翦為秦將伐楚請善田宅園池甚衆

漢書曰始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之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其欲有言復飲酒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

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廼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吏幸相怒召按之廼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又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後漢書曰法眞隱大澤講論藝術歷年不窺園圃也

又曰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沁水明帝女主畏逼不敢言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喝噎於介反壹塞也後發覺帝大怒責憲曰貴主尚見侵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

魏志曰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投簡鉏治也

晉書曰范汪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華廙既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

又曰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王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相去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

宋書曰柳元景多產業居南岸有數十畝菜園時有人求之或留錢元景曰本立園自為供啖豈求利耶

齊書曰世祖太子性頗奢麗宮內多雕飾精綺過於王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

山水處上宮望見乃傍列脩竹內施高鄣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窮極制度

陳留耆舊傳曰范丹學通三經常自任灌園

向秀別傳曰秀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橰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不為也子貢告孔子孔子曰假

修渾沌之術者也

雜記曰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

又曰戴宏為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也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邙山下築園東西五里百步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聚沙為洲激水為波潮其中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徧廣有罪誅沒入為園鳥獸草木僉移上林苑中

又曰樂游園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亦名懷風時人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曰懷風茂陵謂之連枝草

又曰梁孝王兔園有落猿巖棲龍岫鴈池鶴洲鳧渚宮觀相屬

隋圖經曰史記謂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是曰兔園

王褒雲陽記曰車箱阪下有梨園一頃樹數百株青翠繁密望如車蓋

水經注曰睢水東南流入于竹圃水次綠竹蔭渚青青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

又曰玄孰灣中地數頃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樹木高茂望若屯雲中有栗堂甚閑敞牧宰英彥多所游薄

魏志曰有芳林園桐園芳林後避少帝諱改為華林晉宮閣名靈芝園鄴有鳴鶴園蒲萄園華林園

司馬彪續漢書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也

郭仲產仇池記城東有苜蓿園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予終歲不飽葵

淮南子曰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採

陳留志曰園庚襄邑人也庚始居園中故代謂之園公

天文要集曰匏瓜為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如蓄儲

又曰芙蓉園本隋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項周迴十七里貞觀中賜魏王泰泰死又賜東宮今屬家令寺園中廣厦脩廊連亘屈曲其地延袤爽塏跨帶原隰又有脩竹茂林綠被岡阜東坂下有涼堂堂東有臨水亭按黃圖曲池漢武所造周迴五里池中遍生荷芰菰蒲冒間禽魚翔泳宣帝立廟曲池之北名曰樂遊廟即今昇平坊內基趾是也此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宇文愷營建京城以羅城東南

地高不便故鑿此偶頭一坊餘地穿入芙蓉池以虛之

郡國志云西夷有荔支園棘僮施夷中最賢者古所謂棘僮之富多以荔支為業園植萬株樹收一百五十斛

隋圖經曰司竹園在盩厔縣東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玄池乃植竹即此是也

史記曰渭川千畝竹漢謂鄠杜竹林故有司竹都尉西都賦所謂鄠杜濱其足竹林果園芳草甘木也

圈

史記曰竇太后好黃老書召轅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

漢書曰孝武帝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其西則數十里虎圈

又曰李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縣繫而下也）上壯之遂救止焉

三輔故事曰師子圈在建章宮西南

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秦王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虎不敢動

郡國志曰雍州虎圈在通化門東二十五里秦王置朱亥於其中亥瞋目虎不敢動

漢文帝問上林尉觀及馮婕妤當熊在此

漢宮殿疏曰有獸圈有師子圈武帝造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長二十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牢

說文曰牢閑養牛馬圈也

詩曰乃造其曹執豕于牢注云曹群也言搏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殽

穆天子傳曰高奔戎獲虎獻天子東虞命曰虎牢（[illegible]）

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藩籬

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詩曰折柳樊圃（或云藩）

左傳曰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襄公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會于宋以藩為軍注云示不相忌也

又哀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乃免衛侯

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初袞諸父並貴盛唯袞父獨安貧約躬耕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也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坚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南朝宮苑記曰建康籬門舊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京邑之郊門也如長安東都門亦周之郊門江左初立並用籬為之故曰籬門南籬門在國門西三橋籬門在今光宅寺側東籬門本名肇建籬門在古肇建市之東北籬門

今覆舟東頭玄武湖東南角今見有亭名籬門亭西籬門在石頭城東護軍府在西籬門外路北白楊籬門外有石井籬門

莊子曰頹遊其藩

閑居賦曰芳枳堅籬

宋玉對問曰藩籬之鷃

鷦鷯賦曰鷦鷯長於藩籬之下

華表

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荅曰今之華木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

遼東華表 見鶴門

燕昭王墓前華表 見塋門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八

封建部一

叙封建 爵 異姓王封

叙封建

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史記曰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又曰高祖定天下田橫猶居海島帝喻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又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又曰騶忌以鼓瑟見齊威王王悅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即出至門而語其僕曰是人諸說之微言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十數人廣不為
人後然終無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
念豈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
百餘人詐而同坑曰禍莫大於殺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
侯也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
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
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而滅
也
又曰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粮在事精勤遂見
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
百官表注記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上大夫卿
下大夫上中士下士凡五等周興隆三聖制法立爵五等

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啓衛賢賢表德則
太公封齊九命既賜用征諸侯魯以周公之故郊祭昊天
車服有裕季世陵遲僭施無度強弱相吞舊制不復脩也
禹貢徐州土五色王者取五色土以為社封四方諸侯各
割其方色土與之皆苴以白茅皆假銅虎竹使符第五夫
為諸侯始受封之各有菜地百里之諸侯以四十里為菜
地七十里之諸侯以二十里為菜地五十里諸侯以十五
里為菜地其後子孫雖有黜地而菜地世世不黜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土苴
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
封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為
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王隱晉書曰元康初楊駿輔政封賞過度石崇與散騎常

侍蜀郡何攀共為駮議以為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
位宣化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爵行賞優
於太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符定符紹等降慕容垂下書
封紹等為侯以酬秦王之恵且擬三恪
吳越春秋曰吳王聞勾踐盡心自守增之以封越王乃使
大夫種賫葛布十萬甘蜜九欓文笥七枚狐皮五雙以報
增封之禮
韓子曰穰侯越魏而東攻齊五年秦不益一尺之地反成
其陶邑之封應侯以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
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勝戰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
立
説苑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聞之時難
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會封者也鄭桓公聞之援
轡自御其僕接淅而載之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台之位脩其治政以寧國家未
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
功孰與安寧天下者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
侯失賞之意也
又曰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
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之禍鄙小
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由諸侯而
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致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為
匹夫及其政衰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以孤
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郭地千里自關已東

皆為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以封諸侯盛養賢也立人君陽德之盛者也
又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乃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褒大功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封者必試之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為附庸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封示之優賢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為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量其職盡其才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也善明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也

王充論衡曰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比屋而誅
曹植遷都賦曰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儀而末將適于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連遇瘠土衣食不繼

爵

易中孚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曰齊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枚馬撾）其可與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之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其皮矣（言嘗射得之也）

白虎通曰爵五等者法五行或三等者法三光或法三何質者據天故象三光文者據地故法五行
禮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
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乎此據周也所以名之為公侯何公者公正無私之意侯者侯順逆故也
孝經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侯皆千乘象雷百里所潤雲雨同
史記曰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奇兵絕趙軍後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十五已上悉詣長平遮絕救之
又曰秦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漢書曰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入三十疋縑矣晉灼曰武帝一級比十七萬始皇本紀以粟千石拜爵一級時制各異也）賜民爵戶一級六年令民得買爵

又曰衛青比年擊胡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也
又曰宣帝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
袁山松後漢書曰建寧二年爵乳母趙嬈為平氏君
魏書曰太祖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外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與舊列侯凡六等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帝欲封太后母尚書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人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帝曰是也
晉書曰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

服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鬟

爵服始仕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王之所貴唯爵其賞不榮則民不急列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也則民不貴

淮南子曰爵祿者人臣之銜轡

說苑曰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文公文

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頓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蛇穿其處公瞿然曰子欲爵也請待旦日之朝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之 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遂退終身誦甫田之詩

風俗通曰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通侯言其功大通於王室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饗爵也

王粲爵論曰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爲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賞人皆不由等級從無爵封無列侯原其所以爵廢故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以賞也乃積累焉須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爲而及時也上觀古比高祖功臣及白起衛鞅皆稍賜爵爲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一頻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慕進者逐之不倦矣

異姓王封

漢書曰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知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澤流支庶有以矣夫（以其不用詐力也）

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嘗亡命

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故購求耳千金耳變姓名之陳爲里監門後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爲常山王田榮襲耳耳敗走漢漢二年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四年夏立耳爲趙王耳薨子敖嗣立爲王

又曰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從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

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眞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又曰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破楚軍漢二年拜越為魏相國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迺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則兵至矣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

又曰項羽入咸陽黥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後與隨何俱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分布兵而與俱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

又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項籍死使綰別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

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漢十年陳豨反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不行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又曰吳芮秦時番陽令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以女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鋗（鋗音玄）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項籍死上以鋗有功於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

又曰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呂太后臨朝稱制迺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晉書曰初武帝為王時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國王尊重列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

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北齊書曰尉景之子粲少歷顯職體性麤武天寶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粲遂彎弓隔門射勅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荅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

唐書曰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郭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潏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後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懽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是時河東河西河南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乾元元年九月詔子儀與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以中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朝恩害子儀之功媒蘗之召還京師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復為朝恩所間事竟不行上元二年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太原節度使鄧景山亦為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深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遂用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子儀至絳擒殺其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並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又曰渾瑊皋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父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德宗幸奉天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為行都虞候以拒朱泚賊平德宗還宮以瑊為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封咸寧郡王

又曰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少嘗與諸兄讀書輟卷歎曰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一儒哉燧姿度魁異沉勇多智略後朱泚之亂燧守太原燧以晉陽王業所起乃引晉水而注城之東渚以為池寇至討省守陴者萬人尋兼保寧軍節度使封北平郡王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九

封建部二

公封　侯封　伯封
子封　男封　同姓封
外戚封

公封

韋昭辯釋名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

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周書能移於衆與百姓同之謂公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封土方五百里其食半

又春官曰大宗伯職曰公執桓圭

晉書曰陶侃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堅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後魏書曰許洛陽為鴈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頴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

魏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一千八百戶置相一人典祠典書典衛典禮各一人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

侯封

周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又比卦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又屯卦曰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周書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曰侯執信圭

又典命職曰諸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漢書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

後漢書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代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劍佩刀（以駮犀飾劍也）紫艾綬（艾即盭綬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書也）

又曰丁綝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受磽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為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又曰韓歆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

又曰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前書武帝謂朱買臣之詞也）丹頓首謝

又曰光武下詔封諸將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

又曰陰興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為盈溢臣家陛下厚之恩深至厚富

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與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傅昌嗣建初中遭毋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
錢五十萬爲關内侯肅宗怒貶爲關内侯竟不賜錢
魏志曰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
又曰文帝黄初二年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
又咸熈元年晉王奏建五等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户
官屬同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
呉志曰全琮字子璜劉備將關羽圍逼襄陽琮上疏陳羽
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吕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
荅及擒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
今日之捷亦君之功也於是封華亭侯
晉書曰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王沈及王業告之沈馳白
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

非
又曰衛瓘都督幽州以其離間二虜功賜子亭侯瓘乞以
封弟未受命而亡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於
弟遠近稱之
隋書曰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後周元年以父
賢勲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
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
終於養養是以悲耳賢由是大奇之

伯封

周書曰率衆時作謂之伯
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曰伯執躬圭
孝經援神契曰伯白也
魏志曰咸熈元年春晉王奏建五等作地方六十里邑千
二百户妾四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二十八人
後周書曰王勇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户時
有別封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

子封

周禮春官典命職曰子男五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五爲節
又曰春官大宗伯職曰子執穀璧
魏志曰蔣愷濟之孫也咸熈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勲前朝
改封愷爲下蔡子
又曰咸熈元年相國晉王奏五等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
百户相一人典祠令典書丞典衛丞各一人妾三人車前
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
齊書曰王敬則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户敬則少時於

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處皆流血敬則
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
喜故出都自効至是如言
環濟要略曰子獨孳孳栖下之稱也

男封

周禮地官大司徒職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
之一
又春官典命職曰男執蒲璧
環濟要略曰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爲君也
魏志曰咸熈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男地方三十五里
邑四百户相一人典祠長典書丞各一人妾二人車前司
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國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户

同姓封

毛詩駉閟宮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左傳僖中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
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子
十六國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武王子四國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
也六國周公胤也
又昭公上曰武王邑姜娠大叔夢天謂己余命而子曰虞
將與之唐及生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史記曰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歷之兄
二人知太王欲立季歷乃適荊蠻以避季歷義而歸之千
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無子而仲雍代立五世武王剋商
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
又曰武王封吳周章之弟虞仲於虞列爲諸侯十二世而
爲晉所滅

又曰周公旦武王之弟佐武王平紂而封於少皞之墟曲
阜是爲魯公凡四十四世而楚考烈王滅魯
又曰管叔鮮蔡叔度武王之弟武王已剋殷封鮮於管封
度於蔡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蔡叔既遷而死其子曰
胡胡乃改行率德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于蔡凡二十五世
至侯齊而楚惠王滅蔡
又曰曹叔振鐸者武王弟也武王已剋殷封振鐸於曹凡
二十四世至伯陽而宋滅曹
又曰衛康叔者武王弟也周公以成王之命伐武庚放蔡
叔殺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凡三十九世至君角
而秦并天下廢爲庶人
又曰晉叔虞者成王之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
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三十五
世至靖公而韓魏趙三分其地
又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庶子封於鄭二十四世至鄭君
乙而韓哀侯滅鄭併其地
又曰越王勾踐其先苗裔夏后少康之子封會稽以奉守
禹之祀斷髮文身二十餘世至　子勾踐立滅吳稱霸
後十世閩君搖佐諸侯平秦高祖以搖爲越王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
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國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也
又曰高祖封兄喜爲代王匈奴入代廢爲合陽侯子濞爲
吳王
又曰呂后封楚王郢爲下邳侯齊王肥子章朱虛侯興居

東牟侯
又曰孝文封齊王肥子十人爲侯淮南王長子四人爲侯
後皆封王
又曰孝景封楚王子四人爲侯梁王子二人爲侯
又曰淮南厲王死後孝文憐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
歲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
子良爲東城侯
又曰梁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帝哀懼不知所爲與
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
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悅爲帝一食
又曰孝武帝令諸王推恩分子弟諸王子孫一百七十七
人爲侯
又曰武帝以子弘爲齊王子旦燕王子胥廣陵王子髆昌

邑王髆子賀爲昭帝後即位二十七日廢歸故縣
又曰武帝使御史大夫張湯策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立子旦爲燕王曰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子胥爲廣陵王曰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又曰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其封昌邑王賀爲海昏侯
又曰宣帝封子欽爲淮陽王宇爲東平王囂爲楚王竟爲中山王廣陵王子胥弘爲高密王
又曰昭帝封諸王子孫十二人宣帝封六十三人元帝封四十八人成帝封四十三人哀帝封九人平帝封四十八人爲侯

續漢書曰靈帝封河間王子康爲濟南王奉帝父孝仁祀
魏志曰明帝大和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
晉起居注曰武帝詔皇子裕生七歲矣得疾封始平王
又曰武帝詔安平獻王孫承冑以父早亡不建大祚以縣封之今以三縣封爲武邑王
又曰惠帝詔侍中司馬討楊駿之功封東海王食六縣
晉百官名曰武帝以齊王蕤爲遼東王紹皇弟定國後贊爲廣陵王紹弟廣德後
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常愼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愼德是也
華陽國志曰武帝封子穎爲成都王以蜀廣漢犍爲汶山十萬戶爲王國易蜀郡太守號爲成都內史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文帝封太后弟薄昭爲軹侯又封王舅駟鈞爲侯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爲章武侯竇彭祖爲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爲蓋靖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弟衛青以伐匈奴封長平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以伐匈奴封冠軍侯
漢書曰元帝封王皇后父禁爲平陽侯薨長子鳳嗣

又曰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詔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
又曰成帝封太后兄子莽爲新都侯宣帝悼皇考皇舅孫史丹爲武陽侯皇后兄趙欽爲新成侯父趙臨爲成陽侯太后姊子淳于長定陵侯中山王舅馮參爲宜陽侯
又曰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武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許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
東觀漢記曰封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戶爲潁陽侯特以勳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羨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貴盛莫

比
後漢書曰明德馬后詔不得封外戚章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皇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衛尉太后兄廖兩校尉兄防光也）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澤封爵外家爲外施也）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後封爲蓋侯）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條侯周亞夫也前書曰高帝與功臣約非劉氏不王非功不侯違約天下共擊之）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

後漢書曰陰識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乃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魏志黃初三年詔曰后族之家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違背天下共誅之

魏志曰明帝追封甄后父逸安成鄉侯兄豫襲封後改爲魏昌侯子暢嗣父封暢弟溫韡豔皆列侯又以後亡從孫黃合葬帝愛女淑追封黃列侯

吳志曰孫皓元年十二月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舅何等三人皆列侯

王隱晉書曰武帝封楊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爲臨晉侯后母太原龐爲安邑鄉君太學生王鈴曰侯稱臨晉後必制國也駿漸驕傲胡奮語駿曰卿恃女更豪耶人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早晚事耳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耶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何能增損

又曰楊駿以父起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建諸侯所以藩屛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也

太平御覽卷第一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

封建部三

以公相封　功臣封

以公相封（漢書在恩澤表魏氏羣臣封備見此篇也）

漢書曰高祖撥亂誅暴庶事草創行賞授位以能爲次叙至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自是之後宰臣畢侯

又曰漢帝以列侯爲丞相唯公孫弘無爵爲丞相上於是下詔封丞相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又曰武帝時車千秋爲高廟郎上書訟衛太子寃上亦頗知太子惶恐感悟召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當遂爲吾輔拜千秋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

又曰朱博以丞相封二千五百户上書故事不過千户還千五百户

魏志曰王朗字景興文帝即位授司空進封平鄉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又曰崔林爲司空封陽安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有爲漢封丞相已爲荀侯所識魏封三公其末則也）

又曰曹爽以大將軍輔政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户

又曰陳羣以鎮軍録尚書受遺詔進封潁陰侯

又曰何夔字叔龍爲太子少傅太僕文帝踐祚封陽亭侯三百户病乞遜位詔曰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以賢則君有淳固之茂

又曰劉放字子棄爲中書監掌機密進封魏壽亭侯孫資爲中書令封樂陽亭侯太和末資伏策代公孫淵進左鄉侯遼東平定又以參謀之功各封大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齊王即位以決定大謀並增邑子一人亭侯

又曰衛覬爲漢侍中勸讃禪代之義爲文誥之命文帝踐祚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閺鄉侯

又曰桓階爲尚書令封亭鄉侯及病文帝自臨省謂之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

又曰胡質薨家無餘財唯賜衣書篋而已追封陽陵亭侯

又曰盧毓衛臻徐宣陳矯和洽常林杜襲裴潛韓暨高柔王觀辛毗劉靖王基並以列卿尚書封侯

又曰漢制凡人君特所寵念皆賜之封邑及丞相初拜亦錫茅土號曰恩澤出自私情非至公之封也中興以來無有封者

功臣封

周禮夏官曰司勳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若韓信陳平者）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

又曰太公望文王立以爲師文王作豐邑天下三分有其二及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丘成王時及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邵康公封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二十八世

又曰邵公奭與周同姓武王之滅紂封邵公於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四十三世秦始皇滅之

又曰楚出自帝顓頊高陽後吳迴居火正爲祝融吳迴生
陸終陸終子六人少曰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子鬻子事
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
繹於楚以子男之國三十世至負芻而秦滅楚
又曰魏者畢公高之後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封之於畢
其後曰畢萬事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
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賞天啓之矣其後魏獻子並爲晉卿至魏文侯爲諸侯子
武立與韓趙共滅晉而三分其地又七世至王假秦滅魏
又曰韓與周同姓其後世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
子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六世至景侯虔始列爲諸侯
及孫哀侯與趙魏共滅晉三分其地八世至王安而秦滅
韓

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攻徐破之乃賜
以趙城七世叔帶去周入晉趙氏五世而至趙夙夙生衰
衰生盾並爲大夫其後趙鞅是爲簡子始大又四世而至
列侯籍始立爲諸侯三世至敬與韓魏共滅晉分其地又
七世至幽王繆降秦而趙滅
又曰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完後奔齊爲田氏齊懿氏欲
妻之卜之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
姜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仲六世而至
田常田常殺齊簡公立簡公弟平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己
封封邑大於齊至曾孫和遂遷齊康公於海上而田和立
爲齊侯五世至王建爲秦所滅
又曰西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爲秦襄公將兵救
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
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國與諸侯通
又曰樂毅并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于臨
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入臨淄盡以寶貨
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
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漢書曰項羽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
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
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
邯爲雍王都廢丘（縣名今槐里是）司馬欣爲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地）都櫟陽董翳爲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羽更名爲翟也）都高奴楚將瑕
丘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當
陽君英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本南郡爲臨江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故齊王

建孫田安爲濟北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
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
王齊將田都爲齊王趙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也
又曰漢四年立韓信爲齊王後徙爲楚王五年以九江王英
布爲淮南王盧綰爲燕王韓王信爲代王彭越爲梁王
又曰尅項八載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四十有三人時人
民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
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諸宗廟副在有
司迨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
萬戶小國自倍其後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
禁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
又曰漢封功日張良未甞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乃封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未決未得
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謂之複也韋昭曰閣道也）望見
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
上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
者上曰雍齒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皆曰雍齒且侯我屬無
患矣

又曰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
乎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
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功人也且諸君獨以隨我
多者兩三人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君進

曰羣臣議皆誤陛下雖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
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
曹參次之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
益明封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

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又曰項羽被十餘瘡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
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
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之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
蹈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
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

又曰陳豨反上自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
知其無能爲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因見四人上嫚
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

又曰淮陰侯韓信舍人樂說告信反封順陽侯

又曰文帝詔曰方大臣諸呂迫朕朕孤疑皆止朕唯中尉
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守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
武侯

又曰韓王信入匈奴與太子俱至頹當城生子因名頹當
至孝文時降封弓高侯頹當孽孫嫣貴幸顯當時嫣弟
說以校尉征匈奴封龍額侯

又曰景帝封功臣衛綰直不疑等十九人綰封建陵侯不
疑塞侯

又曰張賀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時收養掖庭賀甚
密焉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宣帝追恩乃封其家爲恩德
侯置守冢二百人

東觀漢記曰光武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皆爲侯封餘功

臣一百八十九人

又曰李通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奏請付
諸皇子上感通首創大謀因封通少子雄爲邵陵侯

又曰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
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
以封卿

又詔封竇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
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
兵先期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篤意分
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凡四縣封
融爲安豐侯

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杜虞殺莽於漸臺東海
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

又曰申屠志以功封汝陰王上書以非劉氏還王璽改爲潁陽侯
又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詔封超爲定遠侯
後漢書曰單超左綰徐璜貝瑗唐衡桓帝時共誅梁冀同日封侯謂之五侯於是朝廷曰亂超薨之後其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廻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
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以功封博昌亭侯
太祖下令曰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俱不如也後戰死黄初太和中賜淵子五人皆爵關内侯
又太祖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尅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爲其保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又曰曹洪字子廉以功封野王侯文帝時坐事削明帝即位更封樂成侯
又曰曹休字文烈自荆州北歸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文帝録前後功封爲東亭侯
又曰曹眞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眞少與宗人遵鄉人朱讃並事太祖遵讃早亡眞愍之乞分食邑封遵子等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内侯及眞薨明帝悉封眞五子皆列侯
又曰太祖自柳城還稱荀攸前後謀謨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户今孫亦欲君自擇所封
又曰太祖見賈詡執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爲執金吾封都亭侯文帝即位又封詡小子訪爲列侯

又曰郭嘉字奉孝與州平封齊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目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最增邑并前千户
又曰張旣字德容詔曰卿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徙封西鄉侯
又曰任峻字伯達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豐饒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張遼字文遠以功爲[illegible]侯又討陳蘭梅成等入灊山中蘭等壁其上遼力戰平之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以取蘭成蕩寇功也乃增邑文帝又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帝踐祚進封晉陽侯及薨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未之有也其分遼邑賜一子爵關内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尅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

又曰太祖謂于禁曰淯水之難吾爲能也將軍在亂能整難古之名將何以加之乃録前後功封壽亭侯
又曰文帝踐祚進張郃爲鄚侯明帝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拒將軍所向克定乃益户并前四千三百户郃前後有功明帝分郃户封四子列侯
又曰朱靈字文博先封鄃侯文帝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威過方邵平生所志願勿難邑靈謝曰高唐宿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又曰龐悳以衆降太祖聞其驍勇封關内亭侯後爲關羽所得罵羽而死太祖悲之封其二子爲列侯
又曰徐邈字景山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勲也以功封都亭侯
又曰王昶字文舒討諸葛誕誕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

梁兵驟進亦所以成兵勢也增邑四千七百户矣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
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
晉書曰苻堅南寇桓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
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
萬袍表千端
王隱晉書曰封宣帝爲武平侯公孫淵平又增封舞陽昆
陽二縣
又曰封文帝爲高都侯太始元年詔曰昔唐虞三代之盛
曁于漢魏創業發崇元勲班爵行賞與國同禮延祿逮下
萬邦咸乂朕以寡德登于天位託于王公之上腹心股肱
文武之臣光齊帝業余嘉乃勲慶賞之行其用宜速
又曰張華傳曰華以建策加華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固辭不受府詔聽乃更論平吳之功封華郡公二千户
王者擇近郡平土詳依典制施行華讓前後十餘項祭懇
誠詔不聽遂受封
晉中興書曰元帝以佐命功封周玘烏程公又封王敦武
昌公
又曰孔愉字敬康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
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過及鑄侯印而龜左
顧更鑄猶然印工以聞愉悟遂佩焉
又曰明帝以平錢鳳功封始興公溫嶠建寧公庾亮永昌
公郗鑒南平公卞壼建興公蘇峻邵陵侯劉泉泉陵侯應
詹觀寧侯卞郭益陽侯趙胤湘南侯
又曰成帝以平蘇峻功封公者三人侯者八人又以討郭
默功者三人穆帝以平蜀功封桓溫臨賀公

又曰哀帝以平關洛功封桓沖豐城公海西公以平袁眞
功賜桓溫子偉爲西昌公
又曰安帝以興復功封劉裕等二十三人裕倡謀封豫章
公萬户劉毅南平公五千户何無忌安成公劉道規華容
公
晉起居注曰太康元年詔曰張華前與故太傅創謀大計
部分方策有謀謨之勳封廣武侯邑萬户
又曰惠帝追封衞瓘爲郡公
會稽典録曰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日逐并護
車以北道故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效乃下詔曰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撫循外蠻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其
封吉爲安遠侯
華陽國志曰漢高帝滅秦爲漢王王巴蜀閬中人范目有
恩信方略爲帝募發賨民要與定秦地既定封目爲長安
建章鄉侯帝將征關東賨民皆思歸嘉其功難傷其意遂
聽還謂目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可徙封目閬中慈
鄉侯目固辭乃封度沔縣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

封建部四

德行封　討亂定策封
奉使封　尊賢繼絶封
死王事子孫封　異域降封
雜恩澤封　雜名號封
宦者封　遜讓
誅叚

德行封（漢書恩澤表）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爲陽城侯

又曰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甚非死也後愈封爲博陽侯

東觀漢記曰建武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五百斤

討亂定策封（漢書恩澤表）

漢書曰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逆時霍光金日磾（音低）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丁固切）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之河間臣瓚曰漁陽有博陸城也）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

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奉使封

史記曰高祖使劉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此必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必往而厄於白登七日乃得解還至廣武赦敬封千戶號建信君

漢書曰武帝以校尉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爲博望侯

又曰昭帝以平樂廐監傅介子誅樓蘭王封爲宜陽侯

又元帝以甘延壽使西域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使吳賀孫權踐祚及到武昌權與震昇壇歃血盟封陽亭侯

尊賢繼絶封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箕子走之朝鮮因以封之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由尊賢不過二代

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史記曰武王克紂以紂子武庚祿父續殷祀使管蔡相之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命微子開爲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至宋王偃立於是齊魏楚伐宋滅之而三分其地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絶脩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求聘四皓過魏則寵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

又曰武帝元狩中復詔御史以酇二千四百戶封蕭何曾

孫慶為鄧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厚也
又曰武帝過洛陽下詔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
又曰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又曰元始四年靳翕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
八人紹爵復家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封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
衛公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
魏志曰文帝以議郎孔羨為崇聖侯奉孔子祀
晉中興書曰元帝封孔亭為奉聖侯不食之邑
又曰元帝詔封魏後曹勵為陳留王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封帝堯之後於犁立成湯之後於
宋以奉桑林

死王事子孫封

左傳哀下曰晉荀瑤率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
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也孤子死事者之子也設乘
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之五邑也一曰兩轡也召顏涿聚
之子晉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哀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
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漢書曰周苛以內史守滎陽罵項羽死高帝封苛子成為
高景侯
又曰酈食其使說諸侯至齊死事高帝封食其子疾為高
梁侯
又曰趙王反內史王捍相建德諫不聽遂燒殺捍等景帝
封捍子乘之建德子橫皆為侯楚王反太傅趙夷吾相張
尚並諫不聽死景帝封夷吾子周尚子居皆為侯
魏志曰鮑信為濟北相協視太祖身以遇害太祖追錄信
功封子邵為新都亭侯
說苑曰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令盡散家財以饗
士攻秦國平原從其計勇敢三千人皆出從談赴秦軍秦
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
為李侯

異域降封

漢書曰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亞
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
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
謝病免相
又曰武帝時匈奴王及太子相都尉以下趙信南越王兄
建德等凡三十五人來降並封侯
又曰宣帝時匈奴單于先賢撣䊵等二人降並封侯

魏志曰鮮卑軻比能明帝時將其部衆降拜歸義侯

雜恩澤封

漢書曰高后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為建陽侯
又曰孝武以方術封欒大為樂通侯
又曰宣帝掖庭令張賀有舊恩封賀子彭祖為都陽侯
又曰王莽居攝安衆侯劉崇與張紹攻宛而敗詔從兄竦
崇父嘉詣闕自歸竦因嘉作奏莽莽大悅太后下詔惟嘉
父子兄弟雖有親屬不敢阿私以千戶封嘉為師禮侯嘉子
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人為語曰
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為奏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上欲冠之夜拜為黃
門侍郎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逆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刺太守入
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
魯國先賢志曰汶陽鮑氏起於鮑吉吉字利主桓帝初爲
蠡吾侯吉爲書師及桓帝立歷位至河南尹詔曰吉與朕
有龍潛之舊其封西鄉侯宗族以吉勢力至刺史二千石
者五

雜名號封

漢書曰初高祖微時嘗辟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爲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晋灼曰丘大也大嫂爲家婦也來佯爲羹盡轢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
及立齊代等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
其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
頡羹侯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乃封爲冠軍侯
又曰趙破奴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擊匈奴封爲從驃騎
侯
東觀漢記曰彭寵奴子密殺寵詔關降封爲不義侯
魏志曰初平二十年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
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内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
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内侯
凡六等注曰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也
搜神記曰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墮地
市人擿之隨地化爲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
顥藏之祕府後　校書東觀奏言曰堯舜時朝有此官
今　落印宜可復置

宦者封

漢書曰高后大謁者寺人張澤勸王諸呂封建陽侯
東觀漢記曰孫程爲中黄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
廢爲濟陰王居西鍾下徵北鄉侯爲嗣程等十八人殺江
京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帝以功封程爲浮陽侯万户
又封中黄門王康華容侯王國爲酈侯
續漢書曰呂強爲中黄門靈帝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
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數上書諫諍爲中常侍趙忠等所
譖死
晉起居注曰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中常侍董猛因讓封邑
其封爲武安侯猛前求餘户封三兄令皆封爲亭侯

避讓

史記曰晉文公賞從亡者未至隱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祿
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
緜山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且記吾過以旌善人

避讓續

又曰魯連說魏人新垣衍以帝秦之害秦軍爲却平原君
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
而肆意
戰國策曰趙王以武城封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
遣之曰鄙諺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夫所借衣車者非
親即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
趙王不以文不肖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無伐樹木
無發室屋然趙王悟而知文也僅可使全而歸之
漢書曰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秺侯日
磾以帝少不受封
又曰武帝詔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車騎將軍青度西河

至高闕輕銳之卒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
而還益封三千户以千户封青三子皆爲侯青固謝云皆
諸校尉之力臣青子在繈緣中未有勤勞而受之封非臣
待罪行間以勸士力戰之意
又曰張延壽歷位九卿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
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數上書減户邑天子
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一國户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又曰張賀爲掖庭令收養皇曾孫恩甚密皇曾孫即位是
爲宣帝而賀已死欲封其冢爲恩德侯其子彭祖小與上
同席研書欲封之先賜爵關内侯賀弟安世深辭讓上曰
吾自爲掖庭令不爲將軍也安世乃不敢言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況
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也因會見詔曰公欲讓

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永元元年以定策功增封鄧騭三千户騭不復讓退
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劉愷字伯預以當襲父爵封居巢侯讓與弟憲有司
奏之侍中賈逵上書陳之和帝詔愷致國於弟遁亡所守
弥固乃拜爲郎
又曰丁綝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綝曰昔
孫叔敖教其子受必求磽确之地綝德薄功微鄉亭可矣上
從之封爲定陵謝安鄉食千户
又曰帝欲封樊與置印綬於前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
之功一家數人並受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與之讓不奪
其志
又曰封朱祐爲鬲侯邑七千三百户祐自陳功薄而國大

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也
又曰翟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毋年
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内侯
又曰丁綝卒子鴻上書讓國於弟盛既葬乃挂縗結冢廬
而逃
又曰大將軍竇憲封舞陽侯食邑二万户憲固辭封詔曰
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
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万户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
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荅曰疇負義逃竄之
人耳蒙恩令活已爲多矣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獨
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魏志曰王基拔壽春進封東武侯上疏固辭歸功參佐由

是長吏司馬等七人皆侯
又曰司馬宣王誅曹爽進蔣濟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
蔡邕獨斷曰漢制名諸侯王之子弟封者爲諸侯異姓者
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朝廷
所異者賜位在三公下其次諸侯在九卿下其小國侯以
肺腑宿公親公主子孫墳墓於京師者亦隨會見猥諸侯

誅貶

漢書曰高帝子淮南厲王長孝文六年謀反徙蜀至雍死
趙王如意趙王恢趙王友爲呂后所殺孝景子膠東王自
殺孝　武子燕王旦廣陵王胥並自殺齊王肥子濟北王興
居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高帝兄子吳王濞
弟孫楚　並反伏誅淮南王長子安衡山王賜江都王非

子建並謀反誅楚王六世孫延壽淮南王曾孫寛並謀反
死武帝子孫侯者凡坐酎金等失侯及誅免者一百九人
又曰陳平薨子何代立坐略人妻弃市國除始平曰我多
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興
又曰平陽侯曹參六世孫宗坐闌入宮掖門配城旦留侯
張良子不疑坐謀殺楚内史贖爲城旦封絶其餘功臣子
孫皆罪誅免輙復立嗣
又曰高后封諸呂五人爲侯八年九月並誅張澤一人免
孝文元年軹侯薄昭自殺景帝魏其侯竇嬰有罪弃市武
帝樂通侯欒大斬昭帝安陽侯上官桀桑樂侯安反誅宣
帝平丘侯王遷自殺昌水侯田廣明自殺陽成侯田延年
盜都内錢自殺元帝樂安臣衡免成陵侯淳于長大逆誅
宜鄉侯馮參自殺商陽侯薛宣坐不忠孝免哀帝丁明傅

晏丁滿宋憚王嘉傳商鄭業董賢孫寵息夫躬並誅免平
帝甄豐劉歆爲王莽所殺高陵侯翟方進子盧坐弟學兵
爲王莽所殺
東觀漢記曰光武子楚王英謀反自殺廣陵王荆詛自殺
又曰成德侯朱鮪玄孫杞坐殺人國除昌成侯桓公孫述
坐與楚謀反國除
又曰魏成曾䋣坐訐訕國除山桑侯王常孫廣坐楚事國
除利取侯畢尋玄孫守坐奸人妻國除首鄉侯段普曾孫
勝坐殺婢國除夕陽侯邢崇孫之爲賊所盜亡印綬國除
廣平侯吳漢無後國除潁陽侯祭遵無子國除
華嶠後漢書曰傅俊子昌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
上書以國貧不之封乞錢五万爲關内侯肅宗貶爲關内
侯竟不賜錢

魏志曰曹洪性悋文帝少時求假不稱恨之後犯罪死太
后謂郭后曰今曹洪犯死吾勑帝廢后后泣涕請乃得免
官削爵土
又曰彭城王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户二千申
王衮楚王彪並入朝犯京都禁削縣户
又曰楚王彪坐王陵同謀延彪都昌遣御史案驗收治使
自圖乃自殺
又曰黄初三年臨淄侯植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酒悖
劫脅使者有司奏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爲安都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

封建部五

婦人封　夫人
郡君　縣君
鄉君　錫命附

婦人封

左傳成公上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曰避女子（使避君也齊侯單使避人不知之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窌音溜）

陳留風俗傳曰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夫人

後漢書曰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代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杲舊將旁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通而妻之後企地漸強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臥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攜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悅封為崇義夫人

又曰咸亨中燕山道摠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徒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自是平壤餘衆走投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在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久之賊乃退上嘉其功特封為燕郡夫人

又曰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李盡　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既而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為誠節夫人

又曰王君㚟上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設宴賜以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為武威郡夫人

五代史晉史曰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封魯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人重榮立二嫡妻非禮也朝廷並命之亦非制也

郡君

漢書曰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後漢書曰孔霸人字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梁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

又曰安思閻皇后追尊后母宗為滎陽君

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豫章恭惠君荀氏初以微入宮生肅祖中宗以母賤命虞妃母養肅祖而出嫁荀為馬氏妻太寧元年馬氏無疾而卒肅祖迎母還宮養稱建安君追贈豫章君謚曰恭惠

後魏書曰景明初世追舅氏封外祖母蓋氏為清河郡君

又曰靈太后臨朝以元乂妹封乂妻新平君後遷馮翊君

縣君

漢書曰王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婦生在民閒蓋諱之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

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
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
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
又曰宣帝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
一千爲湯沐邑
范曄後漢書曰靈思何皇后追封父眞爲車騎將軍舞陽
宣德侯封后母興爲舞陽君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母董爲郡君追改封
父永爲灌津敬侯世婦董爲常陽君
又曰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成鄉穆侯封儼世婦
劉爲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
又曰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齊王即位尊后皇太后封太
后母杜爲郃陽君

又曰明悼毛皇后河內人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
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追封后母夏氏爲野王
君
又曰太始三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
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宜追封故衛將
軍景侯夫人羊氏爲平陽君也
臧榮緒晉書曰武悼楊皇后廢在金墉城與母高都君龐
氏共止高都君臨刑后抱持號叫不食而崩
晉中興書曰穆皇后庾氏字文君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
爲車騎將軍母丘氏封安陽縣君從母荀氏永宣縣君
又曰簡文順皇后王氏字蘭始驃騎將軍述之再從妹追
贈前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
沈約宋書曰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永初

二年有司奏裔命婦孫可建昌縣君
又曰孝穆蕭皇后名文壽蘭陵人父卓初與裔俱贈金紫
光祿大夫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
唐書曰古玄應妻高氏因守飛狐縣城卒充爲突厥所陷
下詔曰頃爲黙啜攻城咸憂陷沒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
人懷忠不憚流矢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襃昇何以獎
勸古玄應妻可封爲徇忠縣君
又曰衛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録事參
軍爲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方厚妻程氏力不能免乃
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喪程氏故得以
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冤御史臺鞫之
得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授謫逐程氏開成元年降
勑曰乃者吏爲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冤徒行万里崎嶇

偪畏濱於危亡血誠旣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以加
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夜待盡俾榮祿養仍錫疏封可武昌
縣君
英雄記曰董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
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金華青蓋車都尉中
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
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也
潘岳宜城宣君誄曰行成于己名生於人考終定謚寔曰宣
君祝宗莅事卿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鑾輅依容輼
車外襯
鄉君
魏志曰卞隆以后父封睢陽鄉侯隆妻王氏爲顯陽君追
封隆前妻劉氏爲仁愼鄉君右親母故也

又曰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爲費陽鄉
君
晉書曰立皇后楊氏母太原龐氏爲安昌鄉君追外曾祖
母故司徒王朗夫人夏氏爲滎陽鄉君
晉中興書曰哀靖皇后王氏字穆之司徒左長史濛之女
也初爲瑯琊王妃哀帝即位拜爲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
祿大夫封晉安縣侯母爰氏爲安國鄉君也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祖壽撫軍大
將軍掾父豫太傅參軍中宗之爲瑯琊王納后爲妃豫妻
王氏爲邪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謝野王字妻爲平陽鄉
君
又曰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裒之女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
又曰成恭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爲廣德縣高

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五百疋
又曰穆章皇后何氏字法倪司空充之女追贈父充光祿
大夫封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又曰王蘊以后父徵拜金紫光祿大夫封建昌侯母劉氏
平樂君
沈約宋書曰武敬臧皇后諱愛 東莞人也父雋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建永平鄉君
唐書曰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事覺誅死武都子師
仁年始三歲世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
蘭英請髡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
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摺拾遇有所得
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
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
撫鞠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襃隆以錫其號可封
永壽鄉君

錫命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命晉文公爲侯伯錫之大路之服戎
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左傳曰文元年天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杜預注曰諸侯即
位天子錫以命珪合瑞爲信若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命
亦其比也
又曰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靈公命曰昔伯舅太公
佑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
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汝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
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illegible]

全不能有功
國語曰襄王使邵伯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
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
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
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邑[illegible]在湯誓曰余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illegible]
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汝衆[illegible]
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illegible]
[illegible]如是則長衆使人不可不慎人之所急在大事[illegible]
[illegible]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人[illegible]
[illegible]考中度衷以莅之[illegible]昭明物則
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illegible]祓除其心
精也[illegible]考中度衷忠也[illegible]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

也然則長衆使人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賂(背外不與秦田也背内不與里丕田也)虐其處者棄其信(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不敬王命棄其禮施其所惡棄其忠(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無以事上令晉侯皆違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實心精潔)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月以教人事(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人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也)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班爵貴賤以別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人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也)疊疊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

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凌其人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拜不稽首誣其王替摯無鎮誣王無人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不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

又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机延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内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内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成禮義德之則德以道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人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法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媯寵生子帶將立子帶未及而卒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

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于譙表留彧

晉中興書曰烈宗沖幼桓溫威震内外人情噂沓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溫諷朝廷欲爲九錫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溫已病篤宏以呈安安視輒云不好更改之使彌歷旬日至于溫薨錫命遂寢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

職官部一

總叙官

禮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又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此謂之）千里之外設方伯（畿外也所）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春秋曰昭四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太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之師而命以民事則為不能故也

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居治南方之官南交言夏與春交）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居治西方之官）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方稱朔易謂歲改易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言定四時成歲以告時則當信治百官眾功皆廣）

又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也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勉行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百揆）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大道）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敬信天地之教）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之數）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安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使士農工商時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倡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又曰俊乂在官（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

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人）其拱

又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

事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

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非賢不爵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

又周官曰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受職治職

事再命受服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列位於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也四

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也五命賜則則法也六命賜官此王大命之卿賜官書吏

得自置其臣治家如諸侯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

專征伐於諸侯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伐五侯九伯也[illegible]為方伯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

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為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至元士凡百二十人

夏時之官也

家語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摠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

治官所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

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政官所以成聖聖國言正所以平國天下司寇之官以成

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也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

為轡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置官爵多羣小長安為之語曰竈下

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後漢書曰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官吏尚

繁於是司隷州牧條奏并省有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

其一

漢書儀曰古法雖聖猶試故設四科之辟一科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

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

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

能然後官之

後魏書曰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

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坐謂之八國常

侍待直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仙人博士官典煑煉百藥天

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屬官有大

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署令長

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減五等之爵始分為

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初帝欲法純質每於制定官

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

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

察偵占官謂之白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皆

類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摠理万

機故世號八公太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地東西

南北部皆以諸公為之大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

內外百官屢有減置或事出當時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鴻

常忠直意將軍之徒是也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

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

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者謂之師智足以為礲礪行足

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

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

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者大臣也脩身正

行不怍於鄉曲言語談說不怍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

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忻執戟居前能舉君之過失不

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之臣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而愁悴有憂色者侍御之臣也唯諫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

通典曰唐開元中刋定職次著之爲格蓋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綱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册敷揚宣勞秘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凡六省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等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爲五監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爲六軍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左右千牛爲十六衛以嚴其禁禦一詹事府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內方書局內事三寺家令率更太僕寺三寺十率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凡十率府俾又儲宮牧守督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府州置都督都護太守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官卑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仲長子昌言曰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升階越等其步也亂亂登朝級敗禮傷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次進焉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裁國之無利器猶鏤以鈍刀而望其巧不亦疎乎

楊泉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卒民物猶使狼牧羊鷹養鷄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

李重集雜奏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

采古制漢乃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官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輒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得爲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雖漸優顯令僕出爲郡守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鮑昱是也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預胡質等郡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或還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臺郎亦經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衆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及篤尚之風未洽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漢法官人不得眞秩京房爲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輕資先亦試守不稱則還以左遷然則儁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併郡守等級使同古者明試守左遷之例官人之理盡則士必量能而受爵矣

桓溫集略表曰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戶口彫寡近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思謂門下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故重九棘也今事歸內臺則九卿爲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負外散官及軍府參佐職無所掌者皆併若東觀郊廟籍田

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
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

職官部二

丞相上

尚書曰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
又君奭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則有伊尹格于皇天
又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
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
瞑眩厥疾弗瘳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
將去君黄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雞
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黄
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
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黄鵠舉矣哀公曰止
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
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爲相三
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
左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
又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
國語曰季文子相宣公成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
孫他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人
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
其父兄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
聞之以德榮爲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
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
莠餼米也稂童粱

史記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利得奢龍而辯東方得祝融而辯南方得風后而辯西方得后土而辯北方謂之六相）

又曰堯舉八凱（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為八凱即垂益為皐陶之倫也庭堅即皐陶也）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賦載成亦平也）舉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為八元也）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謂之十六相（亦曰十六族）

又曰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又曰鄭以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又曰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而魚誰復給我魚故不受食茹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布好而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其所豈可害其貨乎

又曰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士無所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自繫使人言之於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奉主法非忠也王赦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又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國中不驅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國中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二世亡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又曰趙高為丞相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又曰韋丞相賢者魯人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賢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又曰魏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乃借劍而敢入

又曰匡衡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為丞相封樂安侯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合也

漢書曰陳平陽武人周勃沛人高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以平為左丞相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不知汗出洽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誰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臣主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理万物撫四夷上曰善於是出勃語平曰君獨不早教我乎

又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何病惠帝自臨視何疾因問君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臣雖死無恨矣

又曰曹參沛人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當入相使者果召參為相擇郡國長史訥文辭謹厚者為丞相史參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

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又曰蕭何拜相國益封五千户卒五百人爲衞衆人皆賀邵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万文帝常燕飲通家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其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朝罷嘉爲檄召通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謂其吏曰今便行斬之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又曰公孫弘潁川人武帝以弘爲丞相掌列侯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户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公孫賀字子叔北地人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泣涕曰臣本邊鄙鞍馬騎射不任宰相
又曰車千秋本姓田爲高寢郎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臣嘗夢見白頭公教臣言於是上召見千秋千秋體貌甚嚴帝說之曰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相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一言寤主旬月至宰相世未嘗有
又曰蔡義河内人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而不弃人倫者竊以聞於先師自託於經術願賜清閒之燕盡精思於前上召見說詩悅之擢爲光禄大夫代楊敞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類老嫗行步傴僂常兩吏扶乃能行
又曰邴吉爲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輒予長休吉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也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人爲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也

又曰邴吉爲丞相常出逢鬭者死傷横道吉不問又逢人逐牛牛喘息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吏怪之吉曰人鬭殺傷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
又曰薛宣爲丞相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頗碎無大體不稱賢相也
又曰韋賢字長孺爲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賜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也
又曰田蚡爲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由是興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

尊顔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於米也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騂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驪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

又曰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政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故事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叙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師哀帝從之

又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丞相高帝更名相國蕭何曹參並為之哀帝更名大司徒

後漢書曰李通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轓騎者文絳掾史見禮如師白録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閤曰黄閤無鐘鈴

漢雜事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汲黯為主爵都尉見蚡未嘗拜揖之而已

漢舊儀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薨即移於第中賜棺賻葬地葬日公卿以下會送

應劭漢官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日一問起居百官亦如之

魏志曰曹公初平十三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

又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為所破戮謖以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冗者責重非所以優也後孫劭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至非所以益之

又曰顧雍為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

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嘿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萬彧為右丞相王蕃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横處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虚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疏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又曰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輙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又曰步隲字子山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内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又曰陸凱遷丞相孫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睛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

晉書曰東海王越爲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事事非宰相是以不拜

又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眞舒居位持重爲任職不顧人之矩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又曰明帝顧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吏曰帖勑時呼爲六貴皆宰相也

齊職儀曰相國綠綟綬袞冕服湯以伊尹爲宰相仲虺爲右相高宗得傅說立爲相魏襄王以公孫衍爲相邦趙孝成王以廉頗爲相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

職官部三

丞相下

唐書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任委實重詔勑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揀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勑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又曰來恒及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爲榮初濟父護兒在隋爲猛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護兒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又曰杜景儉爲相則天常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眞宰相也

又曰武太后嘗召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

又曰蘇味道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

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為摸稜手以為口
實
又曰宇文融旣居相位欲以天下為巳任謂人曰使吾居
此數月庶令海內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
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
又曰牛仙客旣居相位獨潔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
緘封不敢費之百司或有所諮決輒對曰但依令式即可
若不依文非所知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
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劒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
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
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

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
餘亦即日減損車馬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
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
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
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
又曰李峴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臣不於政
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
中書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峴至叱左右去其榻
又曰柳渾與張延賞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巳而嫉渾守
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
久荅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竟
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又曰柳渾為相而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
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鉏豪強兼并上委仗焉每奏
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巳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
滉於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
曰先相公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
死況省閣且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蹈前非行於今朝專
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為霽威焉
又曰李晟之在鳳翔也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
宗於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
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
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心有
不可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知而不為者耶是非在
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

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沈默未嘗泄於所親
又曰閻立本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旣歷任將
軍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
字文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又曰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姦邪嘗因
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
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李林
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
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
李林甫理亂自此巳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
左右為之感動鎛深銜之而憲宗終用鎛為宰相
又曰李絳為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
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

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
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貞元九年詔宰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迭
秉筆處斷每十月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
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若出
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筆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鍔領太原用錢千万賂貴倖
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
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
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
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
又曰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沉言其子公武以家財
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

孫孩幼小穆宗恐為厮養竊盜乃令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
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牛僧孺官側朱書
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即付訖穆宗按簿甚悅
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又曰李程為相敬宗冲幼好治宮室畋遊無度欲於宮中
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諒
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忻然從之
又曰文宗問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牛
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
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
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為宰相
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

許
又曰韋處厚為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
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
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
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
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
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參
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
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
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
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論處厚
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勳高望重
為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

敷奏人不敢橫議
又曰文宗朝宰臣楊嗣復因對奏曰使府判官今人數猥
多徒有糜費臣欲條疏上曰莫限其才人否嗣復曰有才
人自別但澄去滓弊者菁華自出上曰蕭俛為相難言者
必言貞元之名相也卿其志之
又曰宋申錫為相尤以公廉為己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
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
野為之歎息
又曰宋申錫以漳王事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自中書
歸私第止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為宰相
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
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為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
者乎因相與泣下數行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

又曰宣宗時魏謩爲相奏曰臣無褒奬之才驟叨變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内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己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

又曰曹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用並居相位廉潔貞苦君子多之稱爲曹畢

又曰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常召宰相鐸年高昇階足跌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等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長臣應舉歲鐸爲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

職官部四

揔叙三師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宰 揔叙三公

揔叙三師

六典曰三師訓導之官也蓋天子所師法大抵無所統職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

尚書云成王黜殷滅淮夷歸鄷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孔安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禮記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魏晉江左皆然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後周又爲三公隋氏又爲三師

太師

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箋云氐本言尹氏居太師之官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

又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大戴禮曰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傳古之典傳不閑威儀之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爲太師之任也

逸禮曰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

史記曰周文王得呂尚於磻溪以爲師謂之太公武王嗣位號曰師尚父成王即政尊爲太師

漢書音義曰師訓也
應劭漢官儀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今年老有疾俟又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將與尊師重傳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於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焉
續漢書曰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即太師也
獻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爭權後嵩爲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公今日變爲鳳皇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
晉書載記曰蜀李壽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宋書曰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
隋書曰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户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
唐書曰太宗降手詔曰朕觀前代明王聖主曷常無師傅哉況朕鍾百王之末智不周物其無師傅何以臣朕之不逮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依古道置三師位也
通典曰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

太傅

大戴禮曰傅傅之德義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無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厚於德不強於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
漢書曰王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小宜師傅領宿衛明年徙爲太師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
漢書音義曰傅覆也
東觀漢記曰詔太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爲國元老其以憙爲太傅
又曰胡廣爲太傅總錄尚書事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膽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

又曰卓茂字子康世祖即位求茂謁見年七十餘拜太傅封宣德侯賜几杖
又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
後漢書曰張禹遷爲太傅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續漢書曰太傅掌以善道無常職每帝即位輒置一人錄尚書事薨輒省之
華嶠後漢書曰鄧彪字智伯爲太傅賜爵關內侯百官揔已以聽於彪恩寵之異莫與爲比焉
應劭漢官曰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時康叔爲之
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
又曰和帝冊故太尉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今以彪

爲太傅
魏志曰鍾繇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晉書曰何曾爲太傅乞遜位詔會朝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
宋書曰晉宣帝爲魏太傅誅曹爽後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領兵非准例也
齊職儀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爲太傅遷太師秦無其職漢惠帝崩呂后以丞相王陵爲少帝太傅位在三公上
後魏書淮陽王欣大統中爲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

北齊書曰高歸彥作亂冀州詔段韶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
後周書曰王盟爲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
賈誼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大何）魚而公弗予文王曰發嗜鮑魚何爲弗予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乎俎豆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語林曰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陽仲大才劉慶孫長才
曹植輔臣論曰蓋精微聽察理析毫分規矩可則阿保不傾羣言條于口而研覈是非典誥總乎心而唯所用之者鍾太傅也

王庾之保傅箴曰保傅之賢明宗國用寧輔弼之不忠禍及于躬無曰父子無間昔有潘崇無曰至親無二或容江充

太保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正之也）
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尚書大傅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周公相各邑也）
應劭漢官曰太保古官也保養也
晉書曰王祥字休徵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祥以疾病闕廢朝會應免官詔曰太保耆艾

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其寢光奏
晉起居注曰太保衛瓘明允篤誠有匪躬之志其給千兵騎百人
齊職儀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爲太保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李雄錄曰雄與母兄始字伯敬爲太保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人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
呂氏春秋曰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田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陽之姬朞年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臣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而齒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細荊五十

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曰王起王乃變更召保申殺如黄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陽之姬兼國三十九保申之力也

太宰

周禮天官上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佐王治邦國

又曰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兩猶合也言繫者以結其情使民不離散也）

尚書伊訓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王謂太甲也）

又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

家語曰官屬不治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illegible]）

晉書曰武帝時何曾屢上書遜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耆艾其進位太宰朝會乘輿劍履上殿以漢蕭何故事

又曰何曾爲太宰年老禮優每召見勅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

又曰太宰兼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兼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又曰安帝以太宰瑯琊王德文不宜親拂事務以紆論道之重可袞冕之服緑盭綬羽葆鼓吹（盭音戾盭綠也以綠爲質又曰盭草名也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爲綬名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爲太宰

齊職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玄玉秦命羲和使主陰陽之職羲伯司天即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授民時棄稷爲天官夏衰稷後不窋失官由是廢稷殷以其官爲冢宰周公在豐爲太宰召公又居之秦漢魏無其職晉武以從祖安平王孚爲太宰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皇諱改爲太宰（[illegible]）置職以尊安平非避諱也元興中恭帝爲太宰桓玄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都督遂從豁議

後周書曰文帝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理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理邦國

通典曰太宰於殷爲六太於周爲六卿亦曰冢宰周武王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理秦漢魏並不置晉初依周禮備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

仲長統昌言曰冢宰堯官也尚書曰冢宰一曰掌邦治官府以紀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万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以和邦國以諧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魏温子昇爲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策蹇長途終懃一日之致懸纏層臺難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絶臏之悔既處錄金固陳匪石

摠叙三公

六典曰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

尚書曰惟兹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周禮曰三槐三公位焉

公羊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

史記曰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弘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

漢書曰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凡六星也六符星之符驗也

晉書曰文帝爲晉王何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

晉官品令曰三公綠綟綬也晉書

宋志曰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不敢斥天子宜是漢來制也晉書

通典曰隋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爲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寮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行事則攝

天文録曰三台星一名三能一名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

陶氏職官要録曰三台擬三公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韓子曰背私曰公三象鼎足數三法三光

傅子曰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環濟要略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

説苑曰三公正天下調陰陽節風雨

古今通語曰異官同爵共位別職與仁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方國咸寧者謂之司徒使國無枉理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若仁義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熙

李固奏記曰湯問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對曰三公智通大道應變不窮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非大罪不遜位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

職官部五

太尉　司徒上

太尉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命太尉贊桀俊（桀俊才[illegible]曰　太尉秦官）

春秋運斗樞曰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臣集發藏大麓

春秋合誠圖曰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漢書曰太尉秦官也掌武事

又曰高祖言周勃重厚而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為太尉

東觀漢記曰劉彪字穆伯為太尉在位清白廉讓以率下

又曰張輔字孟侯為太尉父尚在輔每遷轉乃一到雒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輔父壽極歡樂莫不嘉其榮也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常客於湖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勵志踰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凡鱣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位至太尉

又曰劉寬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酒所加也）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又曰張禹為太尉時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廩假（廩給也假貸也）詔許之

又曰楊震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己本懷傳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固宜有尚書勑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

又宦者傳曰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万故位至太尉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即位為大司馬

又曰太尉郊廟掌亞獻大喪告謚南郊

又曰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為吉凶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弘後果為太尉

又曰陳蕃拜太尉臨朝歎曰黃憲若在不敢先佩印綬

又曰鄭弘字巨君為太尉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位在下每正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遂置雲母屏風分隔之由此以為故事

又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自防始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為三公者皆輸禮錢千万續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唯此而已遂不代虞

張璠漢記曰楊秉字叔節為太尉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稱為名公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周勃灌嬰周亞夫等爲之

又百官表注曰太尉古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官以爲號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爲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沖帝冊書曰太尉趙峻貳掌樞衡有匪石不貳之心

又曰三公國之楨榦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

又曰河間相張衡説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榮欲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喜也西曹掾安衆鄭均素好名節以爲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宮寺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貴職鮮少自足相授喜表陳之即見聽許其冬帝幸辟雍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屠牛縱

酒勿令乞兒爲宰

漢官典職曰太尉孝文三年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二年置五年復省更名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復置太尉

魏志曰文帝踐祚鍾繇遷太尉時華歆王朗並先世名臣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日殆難繼矣

又曰華歆拜太尉歆疾乞退讓位於管寧文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諭旨曰朕新涖庶事一日万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几筵命百官揔已以須君到然後御坐

又曰鄧艾字士載既平劉禪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斬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擒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万户

又曰王祥字休徵爲太尉司馬文王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國勢位誠爲尊貴然乃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輙拜人者耶損魏朝之美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荀顗遂拜祥獨長揖文王謂祥曰然後知君子見顧之重

吳志曰孫皓詔曰范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可爲太尉

晉中興書曰郗鑒爲太尉雖在公位沖心愈約勞謙日大

謙欽墳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家本書生後因喪亂解巾從戎非其本願常懷慨然咸康五年秋寢疾上疏遜位優詔不許

又曰桓温授侍中太尉固讓不受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温遂親職

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

齊職儀曰魏文黄初二年日蝕奏免太尉賈詡詔天地災害責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爲永制

五代史後唐書莊宗御文明殿冊齊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如常儀禮畢全義於尚書都省領事宰臣羣官在列左諫議竇專不降階爲御史所劾專援引舊典以對時宰臣不記故事無能詰責寢而不行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拜太尉讓曰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
議郎王暢
天文録曰三公星在北斗杓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
太尉司空之象也
摯虞冊讜王太尉文曰朕惟君行爲時表規則宗臣論道
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登上台

司徒上

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五常遜順也汝作司
徒而敬敷五教在寛五常之教務在寛也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
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
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司徒地官掌邦教也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司徒行縣鄙蔡邕月令章句曰司徒教官也

又曰契爲司徒而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
毛詩緇衣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
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
邦國擾亦馴也
又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
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
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又曰地官曰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
其域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
又曰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万民之僞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以六樂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

又地官曰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万民一曰慈幼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寛疾六
曰安富安富謂平其徭役不專取
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
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
韓詩外傳曰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
責之司徒
論語摘輔像曰仲尼爲素王顔淵爲司徒
家語曰地宜不殖則物不蓄万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
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飭謂整其
漢書曰祝良字仲子東海人爲大司徒總恢爲長史以事至
東海過其家見良妻布衣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
司徒史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耶恢下
拜之歎息而歸

東觀漢記曰鄧禹爲司徒討赤眉不以時進光武賜書曰司
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飢民孰不延望
又曰袁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又曰郭丹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後漢書曰蔡茂字子禮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
初在廣漢夢在大殿之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
穗輒復失之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
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也於字禾
失爲秩雖曰失之乃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
月而茂徵焉辟賀爲掾
又曰光武即位高邑使使者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策曰
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騎都尉授印綬封爲鄭侯邑万户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又曰范遷爲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　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

又曰張湛稱疾不朝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舉人盜金下獄）帝強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又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又曰馮勤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因譙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誅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同列會帝之嘗其功不忍加深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物也訾與貲同）忠臣孝子

覽照前代以爲鑒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代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又曰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所得倖祿以收養親族自無擔石之儲

又曰鮑昱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

又曰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

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爲司徒出麤布被

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主司徒衆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

魏志曰華歆字子魚拜司徒歆素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

帝歎息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疏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又曰黃初元年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郎中令爲大司農

魏名臣奏曰黃門杜恕奏曰漢故事人民病疾責之司徒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及先主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万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哉無怠輔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吳錄曰丁固爲司徒初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年吾當爲公乎遂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

職官部六

司徒下　司空

司徒下

晉書曰王渾字玄沖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又曰石苞爲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民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役之後屬有水旱之患倉庫不充百姓無積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唯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吏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

又曰何劭曾之子也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又曰何曾字穎考以太保侍中領司徒曾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化治之本以君弘道故選於衆而復盤桓非所聞也

又曰魏舒爲司徒不持激厲不課人短陳留周震爲諸府所辟書旣下公輒亡衆號震曰殺公掾舒辟之果無患

又曰王戎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委任責成戎形狀短陋而目明徹威儀不足常畜馬纍無日不出覩類之士無不弔也常以象牙竿晝夜筭計家財遂及田牧性

又至儉不能善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病

又曰山濤爲司徒固辭勅斷表卧加章綬曰豈可以垂没之年汙官乎遂出歸家

又曰魏舒字陽元爲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之餘爲第一所舒素爲人先行而後言故未曾語親疎言當遜位九年正月整法服入殿朝會罷遂還奉送章綬內外莫有知舒此情者

曹嘉之晉紀曰王戎再至司徒委事掾屬乘小馬從便門出見者不知是台司也

晉諸公讚曰司徒傅祗疾遜位不許板轝上殿

晉中興書曰劉隗從兄疇字王喬有重名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曰蔡謨字道明遷司徒謨固讓曰若我作司徒將爲後代哂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謨章表十餘上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朝至申而徵不至公卿以蔡公傲無人臣之禮奏送謨廷尉謨率子弟詣闕稽顙詔免爲庶人

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爲大司徒以孔光爲之魏以華歆爲之

北齊書曰孫騰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婢許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遂解司徒

隋書曰王誼爲大司徒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

何患民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
唐書曰大和四年守司徒裴度上表辭冊命言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靦顏目從之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万以買司徒烈子均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撾而走可謂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曰尒以吾爲瞽叟耶
華陽國志曰自建武之後羣儒脩業開宗圖緯漢之宰相當出坤鄉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于堅弈代論道
荀氏家傳曰組字大章中宗爲晉王時將徵爲司徒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勤劳顯著選訓五品以統人倫實允人望詔以組爲司徒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韻見重亦雅敬君德每去當今可以居司徒允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管子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爲司徒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丘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弗奪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以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
典略曰契爲司徒百姓和親變主賓客遠人畢至
蔡邕中鼎銘序曰惟建寧四年春三月進公登于王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三讓然後受命
曹植輔臣論曰辨博通幽見傳異度德實充塞于內知謀縱橫於外解疑釋滯剖散盤結者主司徒
荀勗答詔曰咸寧四年司徒何曾遷太宰詔問勗司徒處當得人副遠近之望井治事見才誰可也勗表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尚書令李胤忠亮高槩應處台輔
宋謝莊爲北中郎諮議司徒章曰臣聞燮理陰陽寅亮天

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掌敷五典職擾兆民豈悟乾靈罔遺光渥方闡不次之任殊絕蕃岳豈可榷尸三事假備六符勲震周迴顧步交悖

司空

尚書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熙明也載成也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然咨禹女有平水災
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之功推是以勸其業也
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也度丈尺也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也興事任力事謂築邑廬宿市
春秋昭四年曰爽鳩氏司空也
續漢志曰司空爲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

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春秋元命苞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金木守之天下憂水

韓詩外傳曰山陵崩阤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

尚書大傳曰溝瀆擁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

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為司空

家語曰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飭猶整飭）

又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成為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覆加大為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又曰彭宣字子佩為大司空而王莽為大司馬專權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質臣老病願上印綬

又曰何武字君卿為司空事後母不篤詔以其舉措煩碎不合眾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上大司空印綬遂冊免之

東觀漢記曰杜林代張純為大司空務於無為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後漢書曰王梁初為野王令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文君自濮陽徙於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

又曰竇融拜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又曰陳寵為司空府故事以計吏至時自以下皆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

又曰張奮字稺通父純臨終勑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勑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勑收下獄奮惶怖乃襲

又曰第五倫章帝立徵拜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後自陳老病以二千石祿俸終厥身

續漢書曰張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録囚徒大雨三日

華嶠後漢書曰第五倫雖峭直然常以中興已來二主好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寬和及為三公值章帝長者多恕屢有善政倫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德風也

又曰伏恭為太僕常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袁宏後漢紀曰第五倫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

漢官解詁曰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魏志曰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伏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之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
儔也清儉守約則季文之疋也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三
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又曰徐邈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
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晉書曰裴秀爲司空刪定官制損益多善當禪代之際揔
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案禹貢山川地名古有
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事成奏上藏
於祕府秀在位四年爲當世名公
又曰鄭袤字林叔爲司空天子臨軒遣就第拜授袤謂使
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徐公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
實傷和氣固辭見許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七年詔光祿大夫鄭袤體行純正

履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
補袞職之闕明詔朕躬匡其不逮其以袤爲司空
晉中興書虞玩字士瑤王道郗鑒庾亮相繼薨遷玩爲司
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比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
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以玩爲知言
齊職儀曰司空品秩官服同太宰舜以禹爲司空成王以
毛公爲司空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爲莫敖秦置御史大
夫省司空
後魏書曰伊馛拜司空及爲三公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
而已不爲苛碎
後周書曰冬官謂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
佐皇帝富邦國大祭祀行灑掃廟社四望則奉豕牲
唐書曰天寶十三載冊楊國忠爲司空其日雨土

五代史唐書曰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爲守
司空時議以自隋唐已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
於宰臣爲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
命官議者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
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
朝堂敘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及
晉天福中以李鏻爲司徒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爲司徒蘇
禹珪爲司空遂以爲例議者不復有云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拜扶風太守未之郡司空張溫
謂曰第五伯魚從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傳曰荀爽字慈明董卓徵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
空爽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爲台司世人號爲白衣登三公
又曰顗爲司空文帝平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公定禮儀

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公遂刪定舊
文行正式爲一代之典書成奏藏於祕府其服色旗幟法
駕之式禮樂犧牲柴燎之典祫禘遷毀配食之制及於明
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朝廷歸其美公既爲台輔德望
清重加以留心禮教以年耆多疾不數朝見詔使侍中任
愷諮問政化所宜行否
又曰蕃字大堅爲司空劉琨表於太子曰司空荀蕃朝廷之
舊臣奕世忠勤乃心皇家具瞻之望唯蕃而已宜增位號
授分陝之重永令臣等有所憑准
白虎通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
環濟要略曰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
宮室器械監百工
典略曰禹爲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使各以

其職來貢

傳子曰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

世論曰諸葛誕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司馬文王秉政徵誕爲司空書至誕曰我當在王文舒後今使爲司空不遣使者出賚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州人欲閉門誕叱之曰卿非我故吏耶逕入綝逃上樓就斬之

齊孔稚珪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故孝通褒贈以覲寵登用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申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暉龜組之華則縱橫吐曜輕輪徐動則翊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擬金龍吹鼗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梁劉孝儀爲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陋謬竊隆重職班三事任惣六條衣衮坐槐既闕論道馳傳懸棠尤慚爲政而偹司土地仰變陰陽折梳之譏已彰僨伏之咎爰著今水蝝不躍旱魃爲灾山無曾秤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垂棄免臣職是當於何逃責乞責降茲台陟協此天人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

職官部七

大司馬

大司馬　三公府掾屬

韋昭辯釋名曰大司馬馬武也大惣武事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周禮夏官曰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成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謂立封於疆爲界)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作起也起其勸善樂業之心使不失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糾猶正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謂賦稅也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也)簡稽鄉民以同封邦國(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均之者使大國小國守平則法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所以正之)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也

毛詩曰圻父(圻父司馬也)予王之爪牙

春秋運斗樞曰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皇銜圖置黃帝前

尚書中候曰稷爲大司馬舜爲太尉

尚書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

韓詩外傳曰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灾變非常則責之司馬

河圖錄運法曰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等百二十人觀鳳皇銜書

家語曰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飭謂整頓)

史記曰楚大司馬景舍帥軍伐蔡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
發其賞舍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
是將威也戰而敵退是衆威也臣不宜以衆威受賞
漢書曰元狩四年上命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
兵五万騎數十万出塞斬首捕虜有功迺置大司馬
又曰董賢爲大司馬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
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單于來朝宴見羣臣上前單于
怪賢年少以問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
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
盛焉
又曰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
相

東觀漢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上第
一可用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
又曰讖云孫咸征狄命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
後漢書曰世祖北擊羣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
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世祖即位
拜漢爲大司馬
又曰上疾瘳召見陰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
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
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漢官序曰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
大司馬無印綬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
吳志曰赤烏九年秋九月以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
軍全琮爲右大司馬

晉書曰石苞泰始之初拜大司馬舊叅軍於都督無敬故
孫楚抗衡於苞苞以楚傲吏相表理故叅軍有敬自楚始
也
又曰齊王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
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
又曰陳騫咸寧初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
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耻願陛下
詳之時弘爲楊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搆於
是徵弘既至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
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役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
悔之
晉武帝太始官名曰大司馬石苞開通爽悟秉意不碎
晉公卿禮秩曰司馬兵官也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

官在三司上晉以石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
晉諸公賛曰義陽王爲大司馬時父孚爲太宰父子居上
公中代以來未之有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以鬻畚爲事常至洛陽貨畚有人
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猛隨去忽至深
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啓道君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
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去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
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直遣人送猛出山顧視
乃嵩高山也
齊職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中二千石金章紫綬武冠絳
朝服佩山玄玉其在少昊則睢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
火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夏官亦居其
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爲司馬楚漢之際曹叅周勃始居其

職

又曰大司馬府舊爲閼王莽篡位故貶去閼焉

後魏書曰安定王休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於六軍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親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尒已有姧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詔曰大司馬執憲誠如是但因緣會朕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君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後周書曰夏官謂之大司馬御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佐皇帝平邦國大宗伯掌其官肅輔社則奉幾事

管子曰昔黃帝得大封辨乎四方故使爲司馬

又曰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組甲厲士衆

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曹仁

博物志曰太公望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嫁爲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班彪上事曰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時議以比軍中候有千人司馬故加之爲大司馬所以別小大司馬之號也

三公府掾屬

太尉長史

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爲毗佐三台助和鼎味

太尉掾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時寒暑不和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次及宣宣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獻諫諍之職未有對揚謇謇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巖谷之士小掾私所以於邑

廣州先賢傳曰鄧盛字伯真蒼梧人爲太尉諸曹掾彭城相左尚以贓罪三府掾屬考驗踰科不竟更選盛覆考盛到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於如此尚獨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即引筆具對

衛玠別傳曰玠字叔寶陳留阮千里有令聞當年太尉王君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而辟之爲掾世號曰三語掾君見而謝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崔寔政論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掾屬以合天子

太尉從事中郎

後魏書曰郭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寵世呼爲郭尖

于寶司徒儀曰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紀綱其事維正大體參輔謀議

太尉主簿

後魏書曰元慶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錢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曰十錢主簿

廣州先賢傳曰鄧盛字伯直爲梯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爲主簿

司徒長史

東觀漢記曰吳祁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于寶晉紀曰傅咸爲司徒長史多所糺正

齊書曰到撝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

梁書曰褚球字仲寶爲司徒左長史加貂自球始也

于寶司徒儀曰右長史職掌撿其法憲明其分職

司徒掾

漢書曰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有所循者增掾屬十人

謝承後漢書曰虞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賀上望見延在公府掾屬中最小黃門問曰故陳留督郵虞延非耶對曰是遂前召見

漢雜事曰陳寵爲司徒掾先是公府掾多不親事但以交接爲務寵常獨親事

魏書曰王粲字仲宣年十八司徒掾辟還黃門不就

晉書曰魏舒爲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曰殺公掾莫有辟者舒固辟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又曰周馥遷司徒左曹掾司徒王渾奏曰馥理識清正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殺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

于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敎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貫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

鍾離意別傳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以詔書送徒三百餘人到河北遭遇隆冬盛寒徒衣被單手足不能復行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爲徒作襦袴令曰不被詔意曰使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使上尚書使者亦當上之光武皇帝得上狀見霸曰所使掾何仁恕爲國用心乎誠良吏也

司徒屬

東觀漢記曰司徒侯霸辟閔仲叔到與相見勞問之不及政事仲叔曰始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以仲叔爲不足耶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爲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

晉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爲左西屬融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焉

司徒從事中郎

晉中興書曰穎川荀組字大章司徒王渾表曰左西屬荀組文義貞素清識見稱宜轉從事中郎

陶氏家傳曰迴字恭淵爲大司徒王導從事中郎爲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眞國器也

司徒諮議參軍

晉中興書曰廬江何充字次道爲司徒王導諮議參軍

後魏書曰李系爲主客郎齊文襄王擇選以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

司徒主簿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護之子也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爲司徒主簿以能判時人號爲入鐵主簿

司空掾

魏志曰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毎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宴

又曰太祖爲司空丞相毛玠常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憂哉

邴吉別傳曰原字根矩魏武皇帝初爲司空辟署議曹掾請見禮畢上送至門中原辭直去不顧上還語左右孫甚敬此人與其辭遠送之謂其尚顧而終不顧此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君宜謝公公望君一日辭不顧揖原勃然曰夫何謝哉夫揖讓者謂其敵耳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讓何施且孔子亥命曰賓不顧矣吾何謝哉人以語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斯名而豈徒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

職官部八

錄尚書 尚書令

錄尚書

漢書曰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毎言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又曰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苟合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語其愼密也如此

應劭漢官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爲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和帝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弥高海內歸仁爲羣賢首其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揔已以聽

又曰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敦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爲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

又曰沖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余以峻爲太傅固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晉書曰元康元年誅楊駿詔曰司徒王渾秉德忠正器量弘遠歷位內外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豫機衡以亮天工其令錄尚書事

又曰賈充爲太尉錄尚書事及伐吳爲大都督吳平遣侍中程咸犒勞增邑八千户

又曰會稽王道子元顯並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

顯爲西録
晉中興書曰泰和元年詔會稽王體道冲虚理識明允阿衡孝文有保乂之規輔弼哀皇盡異亮之道朕承洪緒仍賴善誘愼徽五敎儀形具瞻登賢願親國之典也其以爲丞相録尚書事入朝不趨讃拜不名劒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
又曰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火是時桓玄用事出鎭姑熟名雖在外實遥録尚書故天火示不復用也
又曰明帝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録尚書事
傅暢晉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爲愍懷太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爲光禄大夫尚書七條事皆諮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顒太傅東海王越皆

録三省尚書祕書事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尚書令楊州刺史徐羡之爲司空録尚書事
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尉録尚書事
又曰諸公録尚書事古制也王肅解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録万機之政宗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齊書曰明帝爲宣城王録尚書事廢帝昭業忌恭爲太官以無録公命不與
後魏書曰北海王詳初遷大將軍録尚書事祥之命其夜暴風雲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三國典略曰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録尚書事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尚書郎中源師常白那肱云龍見當雩那肱問曰何處龍見作何顔色師荅曰此是龍星須雩祭也非是真有龍見那肱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
唐書官品志曰録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糾彈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
陶氏職官要録曰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録尚書事尚書有大名自此始也因斯以來每帝幼即位輒置太傅録尚書事

尚書令

六典曰尚書令掌摠領百官儀形端揆其屬有六尚書一曰吏部二曰户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凡庶務皆會而決之

漢官儀曰尚書令主贊奏摠典綱紀無所不統秩千石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其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皆迴車豫避衛士傳不得紆臺官臺官過乃得去（漢尚書稱臺魏晉已來爲省）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嘗出上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
東觀漢記曰陳忠爲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宮上閤以爲故事
又曰侯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獎准爲尚書令明習漢家故事周密畏愼申屠剛爲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後漢書曰宋均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貸郎

又曰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又曰侯霸拜尚書令條撰善政有便於民者除其煩苛時令立春下寬大詔書由霸始建言多施用

又曰陳蕃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華嶠後漢書曰申屠剛為尚書令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言唯剛每極諫

張璠漢記曰左雄為尚書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為尚書令天下皆慎選舉伯豪雄字也

漢官曰尚書令秦官銅印墨綬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專席坐京師號曰三獨坐言其尊重如此

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尚書令魏明帝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對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不稱則請就黜帝慙迴車

又曰荀彧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

魏氏春秋曰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回甯武子不能過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始攸入尚書太祖聞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

蜀志曰費禕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戰軍多事眾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粗舉目暫視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後遷大將軍錄尚書事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又曰蔣琬字公琰諸葛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共讚王業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常由是眾望漸服

又曰劉巴字子初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又曰呂乂字季陽代董允為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時

晉書曰樂廣為尚書令所在無當時功譽然為後人所思

又曰裴秀為尚書令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又曰李胤為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在家貧儉

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又曰荀勗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又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王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又曰王彪之字叔虎爲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稱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之王公無不得判
又曰太熙元年詔曰夫總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代以來每選此官必慎其人議郎王戎可爲尚書令

又曰衛瓘字伯玉拜尚書令性嚴整以法御下視椽佐尚書郎若椽屬
又曰熊遠啓曰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復領荊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
晉中興書曰卞壺爲尚書令司徒王導稱疾不朝壺奏導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壺
又曰萬協遷尚書令詔曰尚書令協抗志高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
晉書曰百官表注尚書令一人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斛領都揔攝諸曹出納王命
晉公卿禮秩曰尚書令拜受命皆策命然則於朝堂發哀古之冢宰以在端右故也

晉故事曰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於是遂置省事吏四人品職章服與諸曹令史同
宋書曰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巳則溢高之不巳則顛引之不巳則遺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又曰武帝踐祚王瑩遷尚書令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皆莫能對瑩在御筵乃斂板荅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應籙御圖武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
齊書曰謝朏字敬沖徵爲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既見乘小車就席
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之職掌封奏令贊文書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氏重內職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今號八座爲

元凱謂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梁書曰何敬容爲尚書令貪恡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荅又曰漏禁中語故朝請日至嘗有客姓吉問卿與邴吉遠近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唐書曰太宗在藩嘗爲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爲遂廢其官廣德元年代宗以親賢有大勳遂特拜尚書令
又曰廣德二年冬詔郭子儀於尚書省視尚書令事命宰臣巳下特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于省賜以教坊音樂
五代史梁書開平三年詔升尚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典尚書令正二品至是以將授趙王鎔此官故升之

會稽先賢傳曰沈勳徵詣南宮賜酒拜尚書令持節臨辟雍名冠百僚

襄陽耆舊傳曰劉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徐廣車服儀制曰尚書令軺車黒耳後戶

通典曰大唐尚書令朝服鷩冕八旒七章三梁冠（鷩雉也可爲冠）也武德初太宗爲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故自龍朔二年制廢尚書令

又曰舊尚書令有大廳當省之中今謂之都堂

世說曰崇禮闥在東掖門內路西即尚書省崇禮門東建禮門內即是尚書令下舍之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